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三九册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EB75/10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三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三九册目次

史部・史鈔類

兩漢雋言十六卷 〔宋〕林越輯 〔明〕凌迪知增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至五年吳興凌氏桂芝館刻文林綺繡本 …… 一

四史鴻裁四十卷 〔明〕穆文熙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朱朝聘刻本 …… 一七九

兩漢雋言十六卷

〔宋〕林越輯　〔明〕凌迪知增輯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至五年吳興凌
氏桂芝館刻文林綺繡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漢雋言
十六卷》提要

兩漢雋言序

言不雋不謂之文言而不足以行遠雋言不倚君子又以偏病之昔豐城有雌雄二劍合以石匣伏於重淵之下有年矣劍出浮之各置其所後二劍相遇遂交合以飛神哉可見天下神物合矣不能無睽睽則未嘗不合數宰之也昔班孟堅作漢書於漢未備范蔚宗續其後漢書始成括蒼林公梓其詞之雋異者名曰漢雋識者病其未爲完書

以後漢之獨遺也余因續以後漢更名曰兩漢雋言夫言史及兩漢俱光鉅煥發如太阿出匣無可軒輊焉者獨可以後漢遺乎固宜合而傳之但漢雋海內藏之久矣而余合以雋之曉可復合之道也紹興壬午梓漢雋之日也至今寥寥幾百餘年矣而余始合則其合也固有數哉

万曆丙子人日河間滄逸居士

凌迪知書于碧梧山房

兩漢雋言目錄

卷一　前集
稱制篇　三宮篇　羣僚篇
調補篇　按職篇
卷二　前集
執事篇　法比篇　獄犴篇
節信篇　禁闥篇
卷三　前集
國士篇　支屬篇　賢豪篇
愚劣篇　詘信篇
卷四　前集
宵貌篇　語次篇　綴學篇
書敎篇　締交篇
卷五　前集
顥蒼篇　異時篇　宇內篇
河山篇　疆外篇

卷六　前集
蒸庶篇　佃作篇　禳祀篇
精祲篇　五樂篇
卷七　前集
貨寶篇　訾算篇　器械篇
三服篇　車兩篇
卷八　前集
第室篇　次舍篇　糒醪篇

五兵篇　搏獸篇
卷九　前集
義農篇　不諱篇　根著篇
昆蟲篇　若干篇
卷十　前集
假設篇　雲烝篇　建瓴篇
鴻濛篇　匈匈篇
卷十一　後集

三精篇　戒節篇　長聚篇
壤墳篇　支閡篇　如炎篇
積精篇　大行篇　女史篇
青蓋篇　竹使篇
卷十二　後集
正屏篇　委身篇　典城篇
關掌篇　元功篇　恩施篇
殿最篇　倜　篇　間語篇

刺探篇　日角篇
卷十三　後集
輕客篇　爲間篇　北道篇
避吏篇　留時篇　養威篇
恣心篇　無分篇
卷十四　後集
長飾篇　陰喝篇　儀適篇
曲度篇　絳衣篇　綺縠篇

兼珍篇　臺門篇　厮舍篇
口算篇　先疇篇　給稟篇
卷十五　後集
候騎篇　生得篇　長轂篇
衡石篇　顧山篇　鬼匽篇
兆人篇　批抵篇　呼韆篇
卷十六　後集
玄混篇　遺跡篇　儲跱篇
釜鬵篇　龍鱗篇　大爵篇
旅生篇　挽滿篇　屬者篇
耿耿篇　抵破篇

兩漢雋言目錄終

兩漢雋言卷之一

宋括蒼林　鉞次甫輯
明吳興淩迪知稚哲校

稱制篇

稱制 高后紀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者謂爲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稱今吕太后臨朝行天子事斷决萬機故稱制詔 **稱孤** 田儋傳俱南面稱孤師古曰王者自稱曰孤蓋爲謙也 **陛下** 高帝紀大王陛下應劭曰陛者升堂之陛王者必有執兵陳於階陛之側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今稱殿下閣下侍者執事皆此類 **朕** 高紀毋敢隱朕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之而不改也 **縣官** 霍光傳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如淳曰縣官謂天子東平王宇傳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之縣官也 **太上** 淮南王傳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如淳曰太上天子也 **鉅公** 郊祀志欲見鉅公鄭氏曰天子也張晏曰天子爲天下父故曰鉅公也 **天辟** 五行志天辟惡之如淳曰天辟謂天子也師古曰辟音壁 **行在所** 武紀徵詣行在所師古曰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巡狩不可豫定故言行在所 **行內** 孔光傳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之內中猶

言禁中也**輦轂**司馬遷傳待罪輦轂下師古曰言侍從天子之車輿**轂下**鮑宣傳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子輦轂之下**車駕**高紀車駕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指斥也**屬車**相如傳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曰漢制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音之欲反**清塵**見上師古曰塵謂行而起塵也言清者尊賢之意也而說者乃以為清道灑塵謂之清塵非也**幸**文紀上幸甘泉如淳曰蔡邕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為僥幸故曰幸**警蹕**文三王傳出稱警入言趣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趣止行人也言出入者互文耳出亦有趣漢儀註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也**傳警**叔孫通傳百官執戟傳警

師古曰傳聲而唱警**馳道**成紀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鮑宣傳丞相官屬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天統**高紀得天統矣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適統**翟義傳厥害適統師古曰國之正統適讀曰嫡**聖緒**元紀朕承先帝之聖緒**帝紘**賓戲廓帝紘恢皇綱**神器**王命論神器有命劉德曰神器璽也李奇曰帝王賞罰之柄也師古曰李說是也**秉統**王莽傳太后秉統數年**屬統**公孫弘傳屬統垂業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繼成**武五子傳令陛下承明繼成師古曰繼已成之業**綴祀**高紀綴之以祀師古曰顯言不絕也

牽制元紀牽制文義師古曰為文義所牽制故不斷決**遵制**匡衡傳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紫色鼃聲餘分閏位**王莽傳紫色鼃聲餘分閏位聖王之驅除云爾應劭曰紫間色鼃邪音也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之餘分為閏也師古曰鼃者樂之淫聲非正曲也近之學者便謂鼃之鳴已失又欲改鼃聲為蠅聲引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尤穿鑿矣**清宴**諸葛豐傳願賜清宴**清燕之間**劉向傳願賜清燕之間**清間**龔遂傳願賜清間師古曰間讀曰閑**清間之燕**蔡義傳願賜清間之燕師古曰燕安息也**清光**鼂錯傳莫能望陛下清光晉灼曰今之臣不能望見陛下之光景所及**末光**蕭曹傳依日月之末光師

古曰贊言何參值漢初興故以日月為喻耳**湛恩**封禪書湛恩龐洪易豐也師古曰湛讀曰沈沈深也龐洪皆大也**渥惠**班倢伃賦蒙聖皇之渥惠兮**閎道**張山拊傳鄉唐虞之閎道師古曰閎大也**仁霑**長楊賦仁霑而恩洽**儲精**甘泉賦儲精垂思**厲精**循吏傳始躬萬機厲精為治**統楫**倪寬傳統楫羣元張晏曰統緫楫聚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楫當作輯師古曰楫輯與集三字並同瓚曰當為輯不通**君服**地理志君服於楚師古曰事楚為君而服從之**深拱**蒯通傳深拱揖讓師古曰深拱猶高拱**漸摩**仲舒傳漸民以仁摩民以誼師古曰漸謂浸潤之也摩謂砥礪之也**覆露**鼂錯傳覆露萬民如淳曰覆蔭也露膏澤也**洪鬯**

校獵賦醇洪鬯之德師古曰洪大也鬯與暢同暢通也**穆清**司馬遷傳於穆清師古曰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昭曠**鄒陽傳獨觀乎昭曠之道師古曰昭明也曠廣也**昭夏**相如傳繼昭夏文穎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澹泊**長楊賦澹泊爲德師古曰澹泊安靜也澹徒濫反泊步各反又音魄**泰阿**梅福傳倒持泰阿授楚其柄師古曰泰阿劍名歐冶所鑄也言秦無道令陳涉項羽乘間而發譬倒持劍而以把授與人也**魁柄**又授以魁柄師古曰以斗爲喻也斗身爲魁**屈起**王命論未見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古曰屈起特起也屈音其勿反**竊鈇**表被竊鈇之言師古曰鈇鉞王者以爲威用斬戮也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於天下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鈇音膚**決上**成許后傳每輒決上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上音時掌反**可許**蕭何傳奏上可許師古曰可其所奏許其所請**主窳**五行志茲謂主窳臣夭孟康曰謂君惰窳用人不以次第爲天也師古曰窳音庾**孱王**張耳傳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弱爲孱師古曰音士連反

三宮篇

三宮王嘉傳貢獻三宮師古曰三宮天子太后皇后也**兩宮**五行志兩宮親屬師古曰謂太后家王氏皇后家趙氏故云兩宮親屬**東宮**劉向傳依東宮之尊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中宮**哀紀食邑如中宮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東朝**

灌夫傳東朝廷辨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永信中安長信**傅昭儀傳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椒房**車千秋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皇后所居也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椒風**董賢傳爲昭儀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太上皇**高紀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儲主**王莽傳宮主儲主**公主**高紀女子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師古曰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卽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主上言王自主其婚也**太主**東方朔傳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故曰竇太主**八子七子**外戚傳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師古曰八七祿秩之差也**五官**又五官視三百石師古曰五官所掌亦象外之五官也**倢伃充依**又至武帝制倢伃娙娥傛華充依各有爵位師古曰倢言接幸於上也好美稱也娙娥皆美貌也傛傛猶言奕奕也便習之意也充依言充後庭而依秩序也倢音接伃音予字或從女娙音五經反**昭儀**又元帝加昭儀之號師古曰昭顯其儀示隆重也**無涓保林**又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師古曰涓絜也無涓言無所不絜也娛靈可以娛樂情靈也保安也保林言其可安衆如林也**八妾**五行志夫人八妾師古曰

（一娶九女正嫡一人餘者妾也故曰八妾）**諸姬**（前五王傳諸姬生趙幽王燕靈王師古曰諸姬總言在姬妾之列者耳其知姓位者史各具之不知氏族及秩次者則云諸姬也）**姬**（文紀母曰薄姬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稱姬焉）**良娣**（武五子傳納史良娣太子之內官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凡三等師古曰娣音弟）

羣僚篇

羣僚（甘泉賦命羣僚）**衆僚**（元紀衆僚久廢）**千官**（嚴助傳奉千官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耳）**官師**（賈誼傳官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冗官**（申屠嘉傳冗官居其中師古曰冗謂散輩也如今之散官）**冗從**（枚乘傳與冗從爭師古曰冗從散職之從王者也）**從官**（元紀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師古曰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也）**法從**（楊雄傳每上甘泉常法從師古曰法從以言法當從耳一曰從法駕也）**尊官**（枚乘傳得尊官師古曰尊高也）**外官**（終軍傳孤於外官師古曰外官謂非侍衛之臣）**左官**（表作左官之律應劭曰人道上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左官猶言左道也皆僻左不正應說是也漢時依上古法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謂降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也）**重臣**（高紀重臣之親）**柄臣**（朱雲傳幾人圖柄臣師古曰柄臣執權之臣）**中朝**（劉輔傳中朝左將軍

辛慶忌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爲外朝也）**上府右職**（貢禹傳郡國釋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諸吏**（成紀封男諸吏光祿大夫王崇爲安成侯應劭曰百官表諸吏得舉法案劾職如御史中丞武帝初置皆兼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爲之無員也）**從吏**（曹參傳從吏患之師古曰從吏吏之常從相者也從音材用反）**故吏**（昭紀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師古曰故吏前爲官職者）**家吏**（武五子傳皇后及家吏臣瓚曰太子稱家家吏太子吏也）**假吏**（蘇建傳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尸臣**（郊祀志鼎刻曰王命尸臣師古曰尸臣主事之臣也）**稗官**（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師古曰稗音稊稗之稗稗官小官）**二府**（劉向傳今二府奏如淳曰二府丞相御史也）**兩府**（杜周傳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大府**（又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師古曰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九列**（韋玄成傳恤我九列師古曰九列卿之位）**相室**（五行志易相室師古曰相室猶言相國謂宰相也相室者相王室）**相君**（高五王傳願見相君）**牧相**（成許后傳漢制牧相執持之也師古曰牧州牧也相諸侯王相也）**守相**（食貨志舉兼幷之徒守相爲利者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酈商傳守相郭同師古曰守相謂爲相而居守名）**郡長**（高紀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韋昭曰秦名

（曰守是時改曰長）新將（嚴延年傳繡見延年新將師古曰新爲郡將也謂郡將者以其兼領武事也）主郡吏（鼂錯傳及主郡吏師古曰主郡吏謂郡守也）三輔（景紀三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長安城中是爲三輔師古曰時未有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內史也東方朔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爲三輔矣非必京兆馮翊扶風也）司空（百官表禹作司空師古曰空穴也古人穴居主穿土爲穴以居人也）太尉（又太尉秦官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太常（又奉常更名太常師古曰太常王者旌旗也畫日月焉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官奉持之故曰奉常也後改曰太常尊大

之義也）光祿勳（又郎中令名光祿勳應劭曰光者明也祿者爵也）衛尉（又衛尉掌宮門衛屯兵師古曰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區廬者今之仗宿屋矣）廷尉（又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爲號）僕射（又謁者有僕射應劭曰僕主也）鴻臚（又典客更名大鴻臚應劭曰郊廟行禮讚九賓鴻聲臚傳之也）少府（又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應劭曰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共音居用反）太官（又師古曰太官主膳食）湯官（又師古曰湯官主餅餌）導官（百官表師古曰導官主擇米張

湯傳繫導官蘇林曰漢儀註獄二十六所獄官無導也師古曰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非本獄所也）鍾官（百官表如淳曰鍾官主鑄錢官也）東園匠（又師古曰東園匠主作陵內器物者）千人（又中尉有兩丞候司馬千人師古曰候及司馬及千人皆官名屬國都尉云有丞候千人西域都護云司馬候千人各二人凡此千人皆官名也灌夫傳以千人與父俱孟康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也）執金吾（百官表中尉更名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率更（又太子率更師古曰掌知漏刻故曰率更）長信（又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更名長信少府張晏曰以太后所居

宮爲名也居長信宮則曰長信少府居長樂宮則曰長樂少府）長秋（又大長秋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以爲皇后宮名）水衡（又水衡都尉張晏曰至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師古曰衡平也主平其稅入）輯濯（又輯濯如淳曰輯濯船官也劉屈氂傳發輯濯士師古曰輯濯士主舟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作櫂並音直孝反）馮翊（又左馮翊張晏曰馮輔也翊佐也）扶風（又右扶風張晏曰扶助也風化也）司隸（又司隸校尉師古曰以掌徒隸而巡察故云司隸）射聲（又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服虔曰工射者也冥冥中聞聲則中之因以名也）戊己校尉（元紀陳湯撟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師古

曰戊已校尉者鎭安西域無常治處亦猶甲乙等各有方位而戊與已四季寄王故以名官也時有戊校尉又有已校尉一說戊已位在中央今所置校尉處三十六國之中故曰戊已也 **駙馬** 又駙馬都尉掌駙馬師古曰駙副也非正駕車皆爲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 **散騎** 又散騎師古曰騎而散從無常職也 **鉤盾** 又鉤盾令丞師古曰鉤盾主近苑囿昭紀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鉤盾宦者近署 **中郎** 惠紀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蘇林曰中郎省中郎也 **輦郎** 劉向傳以父任爲輦郎服虔曰輦郎如今引御輦郎也 **黃頭郎** 枚乘傳選羽林黃頭蘇林曰黃頭郎習水戰者也鄧通傳以濯船爲黃頭郎師古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名之曰黃頭郎

中執法 高紀御史中執法晉灼曰中執法中丞也 **中謁者** 高后紀封中謁者張釋卿爲列侯如淳曰百官表云中謁者掌賓贊受灌嬰爲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爲之諸官加中者多閹人也 **中涓** 曹參傳以中涓從如淳曰中涓如中謁者也師古曰涓絜也言其在中主知絜清洒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 **涓人** 陳勝傳勝故涓人將軍呂臣師古曰涓人主絜除之人 **祭酒** 伍被傳吳王賜號爲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祠時唯尊長者以酒沃酹師古曰如說是也蘇武傳號稱祭酒師古曰加祭酒之號所以示優尊也 **大誰** 五行志故公車大誰卒師古曰大誰者主問非常之人云姓名是誰也大誰本以誰何稱因用名官有大

誰長令此卒者長所領士卒也 **連敖** 韓信傳爲連敖李奇曰楚官名 **莫頭** 曹參傳大莫頭一人如淳曰頭音敖張晏曰莫敖楚卿號也時近六國故有令尹莫敖之官 **掌故** 鼂錯傳爲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主故事 **計相** 張蒼傳爲計相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 **宰士** 翟方進傳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爲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爲士也 **稻田使者** 昭紀稻田使者燕倉如淳曰特爲諸稻田置使者假與民收其稅入也 **視日** 陳勝傳爲項燕軍視日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之云 **府官** 貢禹傳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師古曰太守之府 **尚食** 惠紀宮官尚食比郎中應劭曰尚主也舊有五尚尚冠尚帳尚衣尚席亦是如淳曰主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 **祝餇祝鯁** 賈山傳祝餇在前祝鯁在後師古曰餇古饐字謂食不下也以老人好饐鯁故爲備祝以祝之

獻丞 張湯傳勃舉太官獻丞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陳湯 **音監** 又音監景武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 **狗監** 相如傳楊得意爲狗監師古曰主天子田獵犬也 **門候** 蕭望之傳署小苑東門候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 **戶將** 蓋寬饒傳行郎中戶將事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以所主爲名也戶將者主戶衞也 **戶者** 樊噲傳詔戶者無得入羣臣 **陛者** 五行志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師古曰陛者謂執兵列於陛側 **九賓** 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韋昭曰

（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孫卿大夫士也）**千夫**（揚僕傳以千夫爲吏孟康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以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爲之師古曰所謂武功賞官以羅戰士）**七校**（刑法志內增七校晉灼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五百**（鼂錯傳曰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五百帥名也）**賊捕掾**（張敞傳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察驗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者也）**直符史**（王尊傳直符史詣閤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吏也）**主吏**（高紀蕭何爲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都吏**（文紀遣都吏循行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從史**（倪寬傳除爲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舍人**（高紀其舍人陳恢師古曰舍人親近左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爲私屬官號）**伯正**（五行志伯正越職師古曰伯讀曰霸正有長帥之稱）**落長**（王溫舒傳置伯落長以收司姦師古曰邑落之長）**假佐**（又司隸遣假佐秦詔書曰尊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也）**求盜**（高紀令求盜之薛應劭曰求盜者亭卒舊時有兩卒一爲亭父掌開閉掃除一爲求盜掌逐捕盜賊）**亭長**（高紀爲泗上亭長師古曰秦法十里一亭亭長者主亭之吏也亭謂停留行旅宿食之館）**守丞**（陳勝傳獨守丞與戰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守尉**（高紀請誅守尉師古守者郡守尉者郡尉）**特將**（張良傳使韓信特將師古曰特獨也專任之使將也衞青傳爲特將者十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爲將而出征也）**別將**（高紀項籍盡召別將師古曰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亞將**（陳平傳以平爲亞將）**末將**（高紀范增爲末將）**廄將**（張良傳沛公拜良爲廄將服虔曰官名）**中黃門**（百官表師古曰中黃門謂奄人居禁中在黃門之內給事者）**閹尹**（敘傳閹尹之器師古曰謂官人爲閹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也一曰主奄閉門者尹正也）**刑臣**（五行志云刑臣石顯用師古曰顯官者故曰刑臣）**中貴**（李廣傳使中貴人從廣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通侯**（高紀通侯諸將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也通者言其功德通于王室也張晏曰後改爲列侯列者見序列也）**徹侯**（百官表一十徹侯師古曰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關內侯**（又爵十九關內侯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上造**（又爵二上造師古曰造成也言有成命於上也）**不更**（又四不更師古曰言不預更卒之事也）**公乘**（又八公乘師古曰言其得乘公家之車也）**上聞爵**（樊噲傳賜上聞爵張晏曰得徑上聞也如淳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勝齊天子賞文侯以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武功爵**（食貨志有司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衞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衞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

（三十餘萬金今贊所引茂陵中書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爵卿**（陳平傳賜爵卿張晏曰禮秩如卿不治事）**四千石**（吾丘壽王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爲都尉不踰太守兼總二任故云四千石也）**中二千石**（宣紀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師古曰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得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其云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之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斗食**（百官表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爲少吏師古曰漢官名秩簿云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一說斗食者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餐錢奉邑**（高后紀賜餐錢奉邑韋昭曰熟食曰飡酒肴曰錢粟米曰奉稅租奉祿正所食也四時得閒賜是爲飡小食也師古曰餐飡同一字食所謂吞食物也餐錢賜廚膳錢也奉邑本所食邑也奉音扶用反）**益食**（夏侯嬰傳益食嬰細陽千戶師古曰益其邑使食之）**邑入**（東方朔傳賞賜邑入師古曰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封君**（食貨志封君皆氐首仰給焉師古曰封君受封邑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賜封**（樊噲傳賜爵封號賢成君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師古曰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受空爵）**重封**（又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爵名也臣瓚曰增封也師古曰皆非也重封者加封號耳）**分地**（高紀未有分地李奇曰未有益地之分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行田宅（高紀有功勞行田宅師古曰行音行酒之行猶付與也）**祿利**（固傳贊祿利之路師古曰受爵祿而獲其利）

調補篇

調補（匡衡傳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釣反）**得調**（張釋之十年不得調）**疏爵**（欒布傳疏爵而貴之張晏曰疏分也）**隨牒**（匡衡傳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隨牒謂隨選補之恒牒不被超擢者）**署曹**（倪寬傳見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爲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爲之也）**分曹**（食貨志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師古曰曹輩也分輩而出爲使也）**通籍**（元紀得爲

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陳湯傳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魏相傳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除吏**（田蚡傳吾亦欲除吏師古曰凡言除者除去故官就新官）**試吏**（高紀及壯試吏應劭曰試用補吏）**選吏**（雋不疑傳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師古曰選州郡吏之最者乃得爲從事）**即拜**（宣紀即拜酒泉太守辛武賢爲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就酒泉而拜之不徵入龔勝傳即拜勝爲講學祭酒師古曰就其家而拜之）**立拜**（車千秋傳立拜千秋爲大鴻臚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即拜之言不移時也）**書贊**（孔光傳書贊已刻候

（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延進而拜之書贊者書贊辭於策也、）**官使**（董仲舒傳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急使**（張良傳此兩人可急使）**延登**（五行志延登受策師古曰延入而登殿也漢舊儀云丞相御史大夫初拜皇帝延登親詔也）**總帥**（表沛公總帥雄俊）**總擥**（刑法志總擥英雄）**顯賢**（蒯通傳云顯賢進能也）**塞賢**（吳王傳蔽忠塞賢）**頤賢**（序贊祿賜頤賢師古曰頤養也謂引招賢人而養之）**貢薦**（匡衡傳望之多所貢薦）**尉薦**（趙廣漢傳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師古云尉薦謂安尉而薦達之）**勸駕**（高紀以身勸爲之駕文穎曰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計偕**（武紀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之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舉最**（京房傳舉最當遷師古曰以一課最而被舉故遷爲他官也）**殿最**（宣紀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師古曰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壹適**（武紀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服虔曰適得其人）**父任**（汲黯傳以父任爲太子洗馬孟康曰大臣任舉其子弟）**兄任**（爰盎傳盎兄噲任盎爲郎中如淳曰盎爲兄所保任故得爲郎中也）**世家**（食貨志世家子弟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起家**（劉歆傳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吏比**（食貨志非吏比者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爲吏之例比音必寐反）**序位**（元紀朕之不逮序位不明師古曰言官人之位失其次序）**伐閱**（車千秋傳無伐閱功勞師古曰伐積功也伐閱經[illegible]也朱博傳齎伐閱諸府）**官簿**（翟方進傳官簿皆在方進之右師古曰簿謂伐閱也）**索耦**（甘泉賦廼搜逑索耦皐伊之徒冠倫魁師古曰言選擇賢臣可匹耦於古賢皐伊之類）**流貤**（武紀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貤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貤物之重次第也此詔言欲移賣爵者無有差次不得流行故爲置官級也貤音弋賜反令俗猶謂凡物一重爲一貤也）**賞官**（黃霸傳入錢賞官師古曰因入錢而見賞以官）**甲科**（匡衡傳衡射策甲科不應令師古曰投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令不應令是不中甲科之令所以止爲掌故）**孝弟力田**（高后紀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待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內長文**（武紀內長文所以見愛也師古曰言有文德者卽親內而崇長之）**旅耆老**（武紀旅耆老復孝敬師古曰旅耆老者加惠於耆老之人若賓旅也）**四行**（何武傳光祿勳舉四行師古曰元帝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各一人詔書又令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故武以此四行得舉）**滿秩如眞**（平紀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眞如淳曰諸官吏初除皆試守一歲廼爲眞食全奉平帝卽位故賜眞師古曰此說非也時諸官有試守者特加

（非常之恩今如眞可非凡除吏皆當試守也）**置相**（蔡義傳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置將**（高紀置將不善）**郎選**（食貨志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調尉**（張湯傳調茂陵尉師古曰調選也選以爲此官也）

按職篇

按職（孔光傳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屬官依常各行職務）**職辨**（朱博傳所部職辨）**備員**（申屠嘉傳爲丞相備員而已儒林傳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師古曰云備員者示以升擢之非籍其實員也）**克位**（張湯傳丞相取克位師古曰但克其位而已無所造設也匡衡傳高克位而已師古曰言凡事不在也）**具官**（儒林傳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備員而已）**尸官**（許后傳曠職尸官師古尸主也妄主其官）**尸祿**（鮑宣傳以拱默尸祿爲智師古曰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牽位**（韋賢傳豈不牽位應劭曰言豈不戀此爵位）**尸位素餐**（朱雲傳亾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師古曰尸主也素空也尸位者不舉其事但主其位而已素餐者德不稱官空當食祿）**曠賢**（史丹傳贊曠賢最久師古曰言居非其位是謂曠官故云曠賢）**展采錯事**（相如傳以展采錯事文穎曰采官也展其官職設錯其事業師古曰錯音千故反）**治所**（王尊傳治所公正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爲治所者尊之也若今謂使人爲尚書矣朱博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史所止理事處）**不治**（王陵傳食其爲相不治監宮中如郎中令李奇曰不治丞相職事也）**主斷**（項籍傳相國趙高顓國主斷鼂錯傳獄官主斷生殺自恣）**關策**（伍行志指身關策師古曰言計策關說天子）**關決**（石奮傳事不關決於慶）**親民**（哀紀部舉可親民者）**旅力**（翟義傳旅力同心師古曰旅陳也）**蒙成**（薛宣傳馮翊垂拱蒙成師古曰自言端拱無爲而受縣之成功）**陪朕**（文紀秉德以陪朕文穎曰陪輔也）**趨辨**（薛宣傳吏賦歛以趨辨師古曰趨讀曰趣言苟取辨）**規隨**（揚雄傳蕭規曹隨師古曰言何始作規摸參因而從之）**區處**（黃霸傳霸具爲區處師古曰區處謂分別而處置也）**搏擊**（翟方進傳爲京兆尹搏擊豪彊）**避回**（王溫舒傳即有避回夷之亦滅宗師古曰避回謂不盡意捕擊也回音胡內反）**自詭**（京房傳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爲憂責也）**不誘**（胡建傳執事不誘士師古曰誘累也言不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可以事累於上也誘音女瑞反）**希指**（孔光傳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希望天子之意旨也）**塞詔**（刑法志以塞詔而已師古曰塞猶當者也）**格詔**（淮南王傳格明詔師古曰格音閣謂弃閣不行之）**撟制**（高五王傳撟制以令天下師古曰撟託也託天子之制詔也撟音矯）**撟虔**（武紀撟虔吏因乘埶以侵蒸庶師古曰撟與矯同矯託也虔固也妄託上命而堅固爲邪惡者也）**便宜**（蕭何傳輒以便宜施行周亞夫傳守便宜不往張釋之傳言便宜事）**便文**（趙充國傳諸君但欲便文）

（自營非爲公家忠計也師古曰仿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臥護（張良傳臥而護之師古曰護謂監領諸將）養仕（楚元王傳共養仕於朝師古曰四子亦在京師時養其祖母故仕於漢朝也）都試（蔡義傳以九月都試日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宴見（京房傳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閒宴時入見天子）庭辯（公孫弘傳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廷爭（王陵傳面折廷爭師古曰廷爭謂當朝廷而諫爭）比諫（賈山傳公卿比諫李奇曰比方事類而諫也）微諫（伍被傳數微諫師古曰私諫之）拾遺（蒯通傳拾遺舉過汲黯傳補過拾遺）朝從（韓信傳稱疾不朝從師古曰朝朝見也從從行）薄從（司馬遷傳僕又薄從上上雍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也）朝請（宣紀時會朝請如淳曰春曰朝秋曰請師古曰請音才姓反）侍間（季布傳侍間果言師古曰侍於天子間謂事務之隙）請間（文紀願請間師古曰間容也猶今言中間也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欲於衆顯論也爰盎傳願請間師古曰欲因間隙私有所白也）賜間（董奉傳願復賜間）予寧（哀紀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告（高紀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二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賜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償沐（楊惲傳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也貧者實病告以沐假賞之也）移病（公孫弘傳乃移病免歸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居）歸老（石奮傳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致位（韋玄成傳既耆致位師古曰言以年致仕也）請骸骨（陳平傳得請骸骨）賜骸骨（項籍傳願賜骸骨歸）罔辟（五行志以私祿罔辟李奇曰辟君也誣罔其君）無將（叔孫通傳人臣無將師古曰將有其意）待罪（吳王傳不得待罪行間季布傳待罪河東石慶傳待罪丞相）竢罪（賈誼傳竢罪長沙）昧死（高紀昧死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爲人臣上書當言昧犯死罪而言）蒙死（宣紀猶蒙死而存之賈山傳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師古曰蒙冒也）待死（五行志獨有極言）

兩漢雋言卷之二

宋括蒼林　越次甫輯

明吳興凌迪知稺哲校

軌事篇

軌事（賈山傳軌事之大者也師古曰軌謂法度也）軌道（禮樂志諸侯軌道師古曰軌道言遵道循車行之依軌轍也）軌迹（封禪書軌迹夷易易遵也師古曰夷易皆平也）同軌（韋玄成傳四方同軌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約束（匈奴傳無文書以言語爲約束又武帝即位明和親約束）要束（高紀待諸侯至而定要約耳師古曰要亦約也）功緒（谷永傳損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功作之端次）化條（循吏傳以興化條師古曰凡言條者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也）同條共貫（仲舒傳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歟）誕章（叙贊國之誕章師古曰誕大也謂憲章之大者）練制度（薛宣傳明習文法練國練制度師古曰練猶熟也言其詳熟）規摹（高紀規摹弘遠矣韋昭曰正員之器曰規摹者如畫工未施采土墓之矣）彌文（揚雄傳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彌加文飾彌猶稍稍也）行文（匡衡傳偃武行文）文致（董仲舒傳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具文（宣紀計簿具文而已師古曰雖有其文而實不副也）文武相配（刑法志文武相配大

畧舉焉）草具（禮樂志廼草具其儀師古曰草謂創立其事也）事叢（酷吏贊閉密事叢師古曰叢謂聚也）事核（司馬遷傳其事核師古曰核堅實也）首事（陳勝傳楚首事師古曰首事謂最先起兵）既事（車千秋傳既事不咎師古曰言既往之事不可追咎）已事（賈誼傳其已事可知也師古曰已事已往之事）創見（相如傳應期紹至不特創見師古曰言符瑞應期相續而至不特初創而見也）舉行（食貨志舉行天下[illegible]鐵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也）貫行（谷永傳以次貫行師古曰貫聯續也謂上所陳衆條諸事宜次第相續行之貫音工端反）踵故（毋將隆傳王音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躡也言承躡故事也）相踵（地理志帝王圖籍相踵而可知）踵武（相如傳率邇者踵武文穎曰踵路也武迹也言循履近者之遺迹）疏舉（谷永傳疏舉廣謀晉灼曰疏遠也）紬繹（又燕見紬繹以求咎愆師古曰紬讀曰抽紬繹者引其端緒）尋繹（黃霸傳語次尋繹師古曰繹謂抽引而出也）緒正（張蒼傳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謂本其統緒而正之）繕治（高紀繕治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建止（五行志戒泰建止奢泰如淳曰建止泰止泰奢泰）綜核（宣紀贊綜核名實）瑣科條（丙吉傳召東曹案邊長史瑣科條其人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人以文武進也）鉤摭（刑法志鉤摭微細）披抉（薛宣傳披抉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披發也抉挑也古穴反）章程

（高紀張蒼定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程石**（刑法志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爲程）**軼迹**（河東賦軼五帝之遐迹師古曰軼亦過也音逸）**躡蹤**（又躡三皇之高蹤）**殊尤絕迹**（相如傳未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師古曰尤異也）**侔訾**（校獵賦富既與地虖侔訾師古曰訾與貲同）**比崇**（又賢正與天虖比崇）**節適**（賈誼傳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限列**（哀紀其議限列師古曰令條列而爲限禁）**審畫**（鄒陽傳而願大王審畫而已師古曰畫計也）**石畫**（匈奴傳石畫之臣鄧展曰石大也師古曰石言堅固如石也畫計策也）**細故**（匈奴傳薄物細故師古曰細故小事也）**不事事**（曹參傳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陳平傳平貧不事事師古曰不治產業之事）**受計**（武紀受計于甘泉師古曰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繩下**（元紀以刑名繩下師古曰繩謂繩治之耳）**鎮撫**（高紀鎮撫關外父老師古曰鎮安也撫慰也）**拊循**（韓信傳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省微**（五行志慎早省微）**擿伏**（趙廣漢傳其發姦擿伏如神師古曰擿謂發動之也音它狄反）**道利**（五行志不思道利師古曰道讀曰導不思導示於下而安利之）**興壞**（路溫舒傳扶微興壞）**褻蓄**（武五子傳褻蓄除害）**誅名**（董仲舒傳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扶義**（高紀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

堅決（張良傳未能得堅決也）**衡決**（賈誼傳首尾衡決）**更益勿因**（吳王傳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師古曰於舊爵之外特更與之）**財察**（鼂錯傳唯陛下財察）**財擇**（又唯陛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六條**（百官表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師古曰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寃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陵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卹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五餌三表**（賈誼傳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女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旁鬼**（相如傳大漢之德旁鬼四塞師古曰旁鬼廣被也旁音步各反）**扞蔽**（項籍傳請以國爲扞蔽師古曰猶爲齊之藩屏）**悔業**（吳王傳獨悔業已拜）

法比篇

法比（食貨志有腹非之法比師古曰比則例也讀如字又音必寐反）**令甲**（宣紀令甲死者不可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師古曰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也）**甲令**（吳芮贊著于甲令師古曰甲者令篇之次也）**金布令甲**（蕭望之傳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三尺法**（杜周傳不循三尺法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苛法**（高紀父老苦秦苛法師古曰苛細也音何）**舞文法**（汲黯傳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骫法**（淮南王傳骫天下正法師古曰骫古委字骫謂曲也）**析律**（宣紀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師古曰析分也謂分破律條妄生端緒以出入人罪）**主令**（文三王傳主令師古曰主令者於法令之條）**挈令**（張湯傳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挈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以爲後式也挈音口計反）**文刻**（嚴安傳刑嚴文刻）**文深**（趙禹傳應劭曰禹持文法文刻不可以居大府）**文惡**（周陽由傳司馬安之文惡孟康曰以文法傷害人也）**文致**（嚴延年傳按其獄皆文致不得可反師古曰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文繫**（董仲舒傳毋迺牽於文繫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攜於文吏之法）**文毋害**（蕭何傳以文毋害爲沛主吏掾服虔曰爲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雖爲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毋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晉灼曰趙禹傳亞夫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蘇說是也師古曰害傷

人無人能傷害之者蘇晉兩說皆得其意服應非也）**深故**（刑法志緩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畫一**（曹參傳講若畫一師古曰畫一言整齊也）**奇請它比**（刑法志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居宜反）**如比**（食貨志以口受田如比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攈摭**（刑法志蕭何攈摭秦法師古曰攈摭謂收拾也摭音九問反）**畫象**（武紀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師古曰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以赭著其衣犯臏者以墨蒙其臏象而畫之犯宮者扉犯大辟者布衣無領墨以墨黥其面也劓截其鼻也髕去膝蓋骨也宮割其陰也扉草屨也劓音牛冀反髕音頻忍反扉音扶味反）**甚罪簡罪**（五行志潘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法禁數潰**（食貨志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廢格沮誹**（食貨志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官有所作廢格沮敗誹謗則窮治之）**見知監臨**（刑法志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爲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也）**抵禁**（匡衡傳閉愚吏民觸法抵禁師古曰抵觸也）**抵罪**（高紀傷人及盜抵罪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贓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抵至也當也）**屬吏**（高紀乃以屬吏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夏侯勝傳稱以屬吏）**下吏**（陳勝傳不下吏輒自

（治師古曰不以傳吏）解嬈（鼂錯傳除苛解嬈文穎曰嬈煩嬈也師古曰音如紹反）煩憯（鼂錯傳法令煩憯師古曰憯痛也言痛害於下）

獄犴篇

獄犴（刑法志獄犴不平臣瓚曰獄犴獄訟也師古曰詩云宜岸宜獄）具獄（張湯傳具獄磔堂下師古曰具爲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于定國傳于公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書獄（又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造獄（王尊傳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師古曰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探獄（淮南王傳深探其獄張晏曰探窮其根原）詔獄（成紀罷上林詔獄師古曰漢舊儀云上林詔獄主治苑中禽獸宮館事）獄少反（食貨志杜周治之獄少反者蘇林曰反音幡師古曰幡謂從輕而出）圜牆（司馬遷傳幽於圜牆之中師古曰圜牆獄也周禮謂之圜土）居室（灌夫傳繫居室師古曰居室署名也屬少府其後改名曰保宮蘇武傳繫保宮）請室（賈誼傳造請室而請辠應劭曰請罪之室爰盎傳徵繫請室師古曰獄也）若盧（百官表若盧少府屬官如淳曰藏兵器品令曰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漢儀註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王商傳丹等奏請詔商詣若盧詔獄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北軍（劉向傳章交公車人滿北軍如淳曰漢儀註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

軍尉以法治之楊惲上書遂幽北闕北闕公車所在）會逮（淮南王傳臣願會逮師古曰會謂應逮書而往）有逮（項籍傳梁嘗有櫟陽逮）逮繫（刑法志詔獄逮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辭之所及則追捕之故謂之逮一曰遠者在道將送防禦不絕若今之傳送囚也）盜械（惠紀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師古曰盜械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頌繫（見上如淳曰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而不入狴牢也刑法志景帝詔當鞠繫者頌之師古曰頌讀曰容寬容之不桎梏）錄囚（雋不疑傳行縣錄囚徒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置對（劉向傳詔獄置對師古曰置對者立爲對辭欵傳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曰置辭以對也）置辭（周勃傳勃恐不知置辭師古曰置立也辭對獄之辭）辭驗（王夫人傳四十五人辭皆驗）傳致（王尊傳傳致奏文師古曰傳讀曰附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考立（朱雲傳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師古曰立成也）掠立（谷永傳多繫無辜掠立迫恐師古曰掠笞服之立其罪名）奏當（路溫舒傳奏當之成師古曰當謂處其罪也）簿責（亞夫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者主簿之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問者書之於簿一一問之也）平反（劉德傳多所平反罪人蘇林曰反音幡反罪人辭使從輕也）平亭（張湯傳平疑法奏讞疑師古曰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及爲讞疑奏之）左驗（楊惲傳考問左驗明白師

師古曰左證左也言當時在其左右見此事者也**左**張湯傳捕案湯左田信等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讞**景紀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窮竟**杜延年傳即無事當窮竟師古曰令有司窮治盡其理**躡尋**文三王傳過設失言文吏躡尋**抵讕**文三王傳抵讕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讕誣諱也讕音來亶反**株送**食貨志迺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師古曰言被牽引者爲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身坐**張耳傳事敗獨身坐**坐率**石奮傳無罪而坐率如淳曰率家長也師古曰幼年無罪坐於父兄所率而非徒如誅逝之**嬰罪**陳湯傳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伏罪**元后傳莽告長伏罪師古曰伏罪謂舊罪陰伏未發者也**反除白罪**谷永傳反除白罪師古曰反讀曰幡罪之明白者反而除之**不測之罪**司馬遷傳今少卿抱不測之罪師古曰不測謂深也**蒙辜**成紀百姓蒙辜師古曰蒙被也**抵死**文紀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觸也亦至也**沈命**咸宣傳作沈命法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誅夷**郊祀志下吏治誅夷平師古曰夷者平也謂盡平除其家室宗族**族夷**田儋傳敢動搖者致族夷師古曰族夷言平除其族**族**高紀誹謗者族師古曰族謂誅及其族也**赤族**揚雄傳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師古曰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夷種**陸賈傳夷

種宗族師古曰夷平也謂平除其種族也**收孥**文紀除收孥相坐律令應劭曰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室家**殊死**高紀赦殊死以下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弃市**高紀耦語者弃市師古曰弃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弃之**橫分**梅福傳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師古曰橫分謂身首分離也**抗剄**賈誼傳而抗剄之師古曰抗舉也剄割頸也頸音工鼎反**梟**高紀梟故塞王欣頭師古曰梟懸首於木上**磔**景紀改磔曰弃市勿復磔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弃市殺之於市也磔音竹客反**剭**序贊底剭鼎臣服虔曰周禮有屋誅誅大臣於屋下不露也師古曰剭者厚刑謂重誅也音剭服言屋下失其義也**腐**景紀死罪欲腐者許之如淳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徇**高紀楊熊走斬之以徇師古曰徇行示也言使人將行徧示衆上以爲戒**蠶室**張湯傳下蠶室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蚤成故爲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爲蠶室耳**城旦舂**惠紀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應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鬼薪白粲**見上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皆三歲刑也許后傳父廣漢坐論爲鬼薪**耐罪**高紀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應劭曰輕不至于髡完其耏鬢故曰耐字從彡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猶任也任其事也

（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耏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耏謂頰旁毛也彡毛髮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矦表宣曲矦通耏爲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爲長矣）

薰胥（序贊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晉說近是矣詩雨無正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徧也言無罪之人横相牽徧得罪也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言遷因坐李陵横得罪也）

胥靡（楚元王傳胥靡之晉灼曰胥相也靡隨也師古曰聯繫使相隨而服役也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聯綴耳）

繫緤（賈誼傳束縛之繫緤之師古曰緤謂以長繩繫之也緤音先列反）

纍紲（司馬遷得幽於纍紲師古曰纍繫也紲長繩也）

鉗釱（陳咸傳私解脫鉗釱師古曰鉗在頸釱在足皆以鐵爲之鉗音其炎反釱音第）

鉗子（五刑志廣漢鉗子謀攻牢師古曰鉗子謂鉗徒也）

牢（見上師古曰牢繫重囚之處）

斧質（項籍傳身伏斧質師古曰質謂鍖也古者斬人加於鍖上而斫之也鍖音竹林反）

糾墨質鈇（楊雄傳徽以糾墨制以質鈇師古曰言有罪者則繫於徽墨尤惡者則斬以質鈇也徽糾墨皆繩也質鍖也鈇莝刃也音膚）

刀鋸（刑法志中刑用刀鋸韋昭曰刀割刑鋸刖刑也）

鑽鑿（刑法志其次用鑽鑿韋昭曰鑽髕刑鑿黥刑師古曰鑽鑽去其髕骨也髕音頻忍反）

箠令（又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音止蘂反）

箠楚（韓延壽傳民無箠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荊木也卽今之荊子也）

敲扑（過秦論執敲扑以鞭笞天下鄧展曰敲短杖也扑箠也師古曰敲音苦交反扑音普木反）

榜笞（張耳傳吏榜笞數千師古曰榜謂捶擊之也音彭）

刺爇（張耳傳刺爇身無完者應劭曰以鐵刺之又燒灼之）

炮烙（谷永傳榜箠瘠於炮烙師古曰炮烙紂所作刑也膏塗銅柱加之火上令罪人行其上輒墮炭中笑而以爲樂）

反接（陳平傳噲受詔卽反接師古曰反縛兩手也）

鉗灼（江充傳燒鐵鉗灼強服之師古曰以燒鐵或鉗之或灼之鉗鑷也灼灸也）

檻車（張耳傳檻車與王詣長安師古曰檻車者車而爲檻形謂以板四周之無所通也）

箯輿（又箯輿前卬視泄公師古曰箯輿者編竹木以爲輿形如今之食輿矣高時榜笞刺爇委困故以箯輿處之也箯音鞭）

刻木（路溫舒傳刻木爲吏期不對）

削木（司馬遷傳削木爲吏議不對）

解縣（陳湯傳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

疻痏（薛宣傳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鈞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靑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疻痏師古曰疻音侈痏音鮪）

瘐死（宣紀瘐死獄中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如淳曰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矣瘐音庾字或作瘉其音亦同）

變告（韓信傳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

變事（劉向傳使其外親上變事師古曰非常之事故謂之變也）

飛變（張湯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

首匿（衡山

（王傳吏幼孝首匿喜師古曰爲頭首而藏匿之）**舍匿**（淮南王傳及舍匿者師古曰舍匿謂容止而藏隱也）**亂阱**（谷永傳以掖庭獄大爲亂阱師古曰穿地爲坑阱以拘繫人也亂者言非其正而又多）**次骨**（杜周傳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巧詆**（張湯傳舞文巧詆師古曰詆誣也言不公平也）**憯酷**（董仲舒傳好用憯酷之吏師古曰憯痛也）**不詳**（食貨志刑戮將甚不詳師古曰詳平也）**貫赦**（文三王傳得見貫赦師古曰貫寬其罪）**恩貸**（王訴傳時有所寬以明恩貸師古曰貸猶假也言饒假之）**刑餘**（高紀使刑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委命**（過秦論委命下吏）**亾命**（張耳傳嘗亾命遊外黃師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亾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亾）

節信篇

節信（高后紀章欲奪節謁者不肯迺從與載因節信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爲信也）**符節**（高紀封皇帝璽符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爲契者也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將命者持之爲信）**剖符**（高紀剖符封功臣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銅虎符竹使符**（文紀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畱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案節**（子虛賦案節未舒師古曰案節猶弭節也）**揚節**（又揚節而上浮）**彌節**（李廣傳彌節白檀李奇曰彌節少安之貌師古曰彌音亾俾反相如傳彌節徘徊）**關傳**（文紀除關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師古曰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管籥**（曹參傳何以信謹守管籥師古曰高祖出征何畱居守故言守管籥）**五旗**（河東賦建五旗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車建五旗蓋謂五色之旗也以木牛承其下取其負重致遠也）**徽幟**（王莽傳殊徽幟師古曰徽幟通謂旌旗之屬也幟音式志反）**靈旗**（禮樂志招搖靈旗師古曰畫招搖於旗以征伐故稱靈旗）**洪頤**（甘泉賦舉洪頤樹靈旗服虔曰洪頤旗名）**雲梢**（河東賦被雲梢師古曰梢與旓同旓者旌旗之流以雲爲旓也）**雲罕**（子虛賦載雲罕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羽蓋**（子虛賦建羽蓋師古曰羽蓋以翡羽飾蓋）**蜺旌**（又拖蜺旌張揖曰折羽毛染以五采綴以縷爲旌有似虹蜺之氣也）**橈旃**（又靡魚須之橈旃師古曰大魚之須出東海橈旃即曲旃以橈音女敎反）**曲旃**（田蚡傳立曲旃如淳曰旃旗之名也通帛曰旃曲旃借出蘇林曰禮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許慎云旃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也）**綢**（大人賦靡屈虹以爲綢張揖曰綢韜也師古曰韜謂褁胃旃旗之竿也綢音直流反）**梢雲之旃**（揚雄傳校獵賦

（立歷天之旗曳梢雲之旓師古曰梢猶拂也梢雲言其高也梢所交反）

幓（又垂旬始以爲幓兮張揖曰幓旒也師古曰音所銜反）

羽林（禮樂志芬樹羽林雲景杳冥師古曰言所樹羽葆其盛若林芬然衆多仰視高遠如雲日之杳冥也）

金支（又金支秀華臣瓚曰樂上衆飾有流遡羽葆以黄金爲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

羽葆（韓延壽傳植羽葆師古曰羽葆聚翟尾爲之亦今纛之類也）

幢棨（又建幢棨師古曰幢麾也棨有衣之戟也其衣以赤黑繒爲之）

豹尾（揚雄傳在屬車閒豹尾中服虔曰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縣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

左纛（高紀黄屋左纛李斐曰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法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爲之如斗或在騑頭或在衡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反）

駕被（郊祀志路車一乘駕被具師古曰駕車被馬之飾皆具也被音皮義反）

玉虯（子虛賦六玉虯張揖曰六玉虯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似玉虯）

六飛（爰盎傳騁六飛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也）

先景之乘（河東賦六先景之乘師古曰先景爲馬行速疾常在景前也）

翠鳳之駕（又撫翠鳳之駕師古曰天子乘車爲鳳形而飾以翠羽也）

御物（吳王傳燒宗廟鹵御物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

陛戟（霍光傳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師古曰陛戟謂執戟以衛陛下也）

交戟（劉向傳交戟之內師古曰交戟謂宿衛者）

張御（黥布傳張御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師古曰張音竹亮反若今言張設）

共

張（成紀無共張繇役之勞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謂供具張設王尊傳上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

紫幄（禮樂志照紫幄師古曰紫幄饗神之幄也帳上四下而覆曰幄）

武帳（汲黯傳上嘗坐武帳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

甲乙帳（東方朔傳推甲乙之帳應劭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

周衛（司馬遷傳出入周衛之中師古曰周衛言宿衛周密也）

先驅（周亞夫傳天子先驅不得入師古曰先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候隊矣相如傳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曰導路也霍光傳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

帷廧（鄒陽傳牽帷廧之制孟康曰言爲侍帷廧臣妾所見牽制）

朱轓（景紀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轓應劭曰車耳反出所以爲之藩屏翳塵泥也轓以簟爲之或用革師古曰據許愼李登說轓車之蔽也左氏傳云以藩載欒盈即是有障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矣轓音甫元反軬音方遠反）

金璽（百官表諸侯王金璽師古曰古者印璽通名今則尊卑有別漢舊儀云諸侯王黄金璽槖駝鈕文曰璽謂刻云某王之璽）

銀印（百官表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師古曰漢舊儀云銀印背龜紐其文曰章謂刻曰某官之章）

銅印（又師古曰漢舊儀云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謂鈕但作簟不爲蟲獸之形而刻文云某官之印）

印刓（韓信傳當封爵刻印刓忍不能與蘇林曰刓音刓角之刓手弄角訛不忍授也師古曰刓音五丸反）

銀黄（楊僕傳懷銀黄垂三組師古曰銀銀）

（印也黃金印也）**執帛**（曹參傳封參執帛鄭氏曰楚爵也張晏曰孤卿也）**執珪**（又遷爲執珪張晏曰侯伯執珪以朝位比之）**執戟**（韓信傳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簪褭**（百官表爵三簪褭師古曰以組帶馬曰褭簪褭者言飾此馬也）**盭綬**（又表諸侯王金璽盭綬晉灼曰盭草名也似艾可染綠因以爲綬名也）**黃綬**（朱博傳刺史不察黃綬師古曰丞位職卑皆黃綬）**九錫**（武紀迺加九錫應劭曰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臣瓚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覽便受之似不然也當受進覽之一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賜以車馬弓矢是也）**持橐簪筆**（趙充國傳安世本持橐簪筆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囊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囊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簪筆者插筆於首）**縉紳**（郊祀志語不經見縉紳者弗道李奇曰縉插也插笏於紳紳大帶也臣瓚曰縉赤白色也紳大帶也師古曰李云縉插是也字本作搢插笏於大帶與革帶之間耳非插於大帶也或作薦紳者亦謂薦笏於紳帶之間）**進善旌**（文紀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旛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之）**誹謗木**（又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交午柱頭也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壇場**（高紀漢王齋戒設壇場師古曰築土而高曰壇除地爲場）

禁闥篇

禁闥（霍光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法宮**（鼂錯傳處二法宮之中如淳曰法宮路寢正殿也）**巖廊**（董仲舒傳游於巖廊之上晉灼曰堂邊廡巖廊謂巖峻之廊也）**蕭牆**（五行志蕭牆之內師古曰蕭牆謂門屏也蕭肅也人臣至此加肅敬也）**熛闕**（甘泉賦前熛闕後應門晉灼曰熛闕赤色之闕南方之帝曰赤熛怒師古曰熛匹遙反）**鳳闕**（郊祀志建章宮東鳳闕高二十餘丈師古曰三輔故事六其闕圜上有銅鳳凰）**東闕北闕**（高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師古曰未央殿雖南鄉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詣北闕公車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爲正門而又有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理宜然乎）**便殿**（武紀高園便殿災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宜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紫殿**（成紀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丙殿**（元后交送政君太子宮見丙殿）**前殿**（傅昭儀傳立寢廟於京師序昭穆於前殿如淳曰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寢）**宴昵**（殿敘傳召見宴昵殿張晏曰親戚宴飲會同之殿）**離宮**（食貨志離宮卒師古曰離宮別處之宮非天子所常居也）**桂宮**（成紀初居桂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桂宮在城中近北宮非太子宮丁姬傳僭居桂宮）**竹宮**（禮樂志天子自竹宮望拜韋昭曰以竹爲宮天子居中師古曰漢舊儀云竹宮去壇三里）**齋宮**（宣紀神光燭燿齋宮）**三宮**

（終軍傳建三宮之文質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龍淵宮**（武紀起龍淵宮孟康曰在西平界其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古龍淵之劍取於此水）**五柞宮**（又行幸盩厔五柞宮張晏曰有五柞樹因以名宮也）**長楊宮**（宣紀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二宮皆以樹名之）**萯陽宮**（又行幸萯陽宮應劭曰秦文王所起李斐曰萯音倍）**犬臺宮**（江充傳充召見犬臺宮晉灼曰黃圖上林有犬臺宮外有走狗觀也）**儲元宮**（馮昭儀傳爲信都太后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在上林苑）**飛廉館**（武紀長安飛廉館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晉灼曰身似鹿頭如爵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文）**繭館**（元后傳春幸繭館師古曰漢宮閣疏云上林苑有繭觀蓋蠶繭之所也）**叢臺**（高后紀趙王宮叢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漸臺**（郊祀志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液師古曰漸浸也臺在池中爲水所浸故曰漸臺一音子廉反）**曲臺**（孟喜傳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師古曰曲臺殿名）**逃責臺**（表有逃責之臺服虔曰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柏梁臺**（武紀起柏梁臺服虔曰用柏頭梁作臺因名焉師古曰三輔政事云以香柏爲之今書字皆作柏服說非也）**通天臺**（又作甘泉通天臺師古曰通天臺者言此臺高上通於天也漢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陽雲臺**（子虛賦登陽雲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玉所賦者言其高

出雲之陽也）**屬玉觀**（宣紀行幸萯陽宮屬玉觀晉灼曰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師古曰屬音之欲反）**甲觀畫堂**（成紀生甲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主用乳生也畫堂畫九子母如淳曰甲觀觀名畫堂堂名三輔黃圖云太子宮有甲觀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元后傳言見於丙殿此其例也而應氏以爲在宮之甲地謬矣畫室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彩畫之堂室）**畫室**（霍光傳止畫室中不入如淳曰近臣所止計畫之室也或曰雕畫之室也師古曰雕畫是也）**凌室**（惠紀凌室災師古曰凌室藏冰之室）**織室**（惠紀織室災師古曰主織作繒帛之處）**暴室**（宣紀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師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織作練染之署故謂之暴室取暴曬爲名耳或云薄室者薄亦暴也今俗語亦云薄曬）**鍾室**（韓信傳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非常室**（五行志上前殿入非常室如淳曰殿上室名）**瑤堂**（禮樂志跳瑤堂師古曰以瑤飾堂）**玉堂**（谷永傳抑損椒房玉堂之盛寵師古曰玉堂嬖幸之舍也楊雄傳上玉堂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金門**（楊雄傳歷金門上玉堂應劭曰金門金馬門也）**黃門**（元紀詔罷黃門乘其狗馬師古曰黃門近署也）**端門**（五行志王宮端門中師古曰宮之正門）**便門**（武紀作便門橋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北面西頭門即平門也古者平便皆同字便讀如本字）**掖門**（高后紀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兩旁若

人之臂掖也**高門**汲黯傳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鮑宣傳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金馬門**公孫弘傳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為金馬門**東交門**東方朔傳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以名焉**龍樓**成紀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廉之為名也**井幹樓**郊祀志立井幹樓高五十丈師古曰井幹樓積木而高為樓若井幹之形也井幹者井上木欄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張衡西京賦云井幹疊而百層即謂此樓也**麒麟閣**蘇武傳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閣圖畫其象於閣遂以為名師古曰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甘泉**文紀上幸甘泉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光宮**阿房**賈山傳為阿房之殿師古曰阿房者言殿之四阿皆為房也一說太陵曰阿言若於阿上為房也房字或作旁字說云始皇作此殿未有名以其去咸陽近故號阿房阿近也**阿城**東方朔傳籍阿城以南師古曰阿城本秦阿房宮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博望苑**武五子傳上為立博望苑師古曰取其廣博觀望也**承明廬**嚴助傳君猒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臥廬**金日磾傳日磾小疾臥廬師古曰殿中所止曰廬**石渠**施讎傳與五經諸儒襍論同異於石渠閣三輔故事云石渠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祕書也**西清**子虛賦象於婉僤於西清師古曰西清者西廂清靜之處也**赤墀**梅福傳涉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漆泥塗殿上也**青瑣**元后傳赤墀青瑣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淳曰門楣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瑣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瑣者刻為連瑣文而青塗也**青蒲**史丹傳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公車**東方朔傳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內中**武紀甘泉宮內中產芝師古曰內中謂後庭之室也故云不異下房**省中**昭紀長公主共養省中伏儼曰蔡邕云本為禁中門閣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中師古曰省察也言入此中皆當察視不可妄也**法坐**梅福傳當戶牖之法坐師古曰法坐正坐也聽朝之處猶言法宮法駕也坐音之臥反**朝坐**成紀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服虔曰公卿以下朝會坐也師古曰朝臣坐之在宮殿中者也**黼依**嚴助傳負黼依師古曰白與黑畫為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扆扆形如屛風而曲之畫以黼文張於扆閒**齋居**刑法志上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師古曰齋則居之**蜵蜎蠖濩**楊雄傳蜵蜎蠖濩之中師古曰蜵蜎蠖濩言屋中之深廣也蜵一宛反蜎下宛反蠖烏郭反濩胡郭反**殿檻**朱雲傳雲攀殿檻師古曰檻軒前欄也**宮**

極（天文志流星下燕萬載宮極東去李奇曰極屋梁也三輔間名爲極或曰極棟也三輔間名棟爲極延馬謂之堂前闌楯也）**作游**（地理志莊作游成陽師古曰作游者言爲宮室遊止之處也）**金鋪**（甘泉賦排玉戶而颺金鋪兮李奇曰鋪門首也）**璇題**（又璇題玉英應劭曰題頭也榱像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燭也）**罘罳**（文紀未央宮東闕罘罳災師古曰罘罳謂連闕曲閣也以覆重刻垣墉之處其形罘罳然一曰屏也罘音浮）**銅池**（宣紀金芝產于函德殿銅池中師古曰銅池承霤也以銅爲之）**僊掌**（郊祀志作承露僊人掌蘇林曰仙人以手掌擎盤承甘露師古曰三輔故事云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丈七圍以銅爲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蓋張衡西京賦所云立修莖之僊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蘂以朝飡必性命之可表也）**鉤盾**（百官表鉤盾令丞師古曰鉤盾主近苑囿昭紀耕于鉤盾弄田應劭曰鉤盾官者近署）**郎署**（爰盎傳坐郎署蘇林曰郎署上林中直衛之署也）**佽陛**（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佽陛師古曰佽與挾同佽其兩旁）**納陛**（王莽傳朱戶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於霤下也）**輦道**（霍光傳召內樂人輦道牟首如淳曰輦道閣道也）**輅軨**（五行志未央殿輅軨中孟康曰輅軨癃名也）**倉琅根**（五行志童謠曰木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鍰師古曰門之鋪首及銅鍰也銅色青故曰倉琅鋪首銜環故謂之根）**柱下**（張蒼傳主柱下方書師古曰柱下居殿柱之下若今侍立御史矣）

庭唐（揚雄傳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應劭曰爾雅廟中路謂之唐）**八觚**（郊祀志紫壇八觚宣象八方師古曰觚角也）**房闥**（樊噲傳噲乃排闥直入師古曰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永巷**（高后紀幽永巷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待罪永巷後改爲掖庭師古曰永長也本謂宮中之長巷也）**戶闌**（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嘉當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左傳屈蕩戶之）**闌入**（成紀闌入尚方掖門應劭曰無符籍妄入宮曰闌）**清宮**（文紀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殿中以虞非常）**除宮**（周勃御誅諸呂臣無功請得除宮）**擊柱**（叔孫通傳拔劍擊柱）**原廟**（禮樂志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師古曰原重也言已有正原更重立也）**顧成廟**（文紀作顧成廟應劭曰文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如淳曰身存而爲廟若尚書之顧命也）

兩漢雋言卷之三

宋括蒼林　越次甫輯

明吳興凌迪知稺哲校

國士篇

國士（韓信傳國士無雙師古曰爲國家之奇士）**茂士**（朱邑傳廣延茂士師古曰茂善也）**天士**（李尋傳拔擢天士李奇曰天士知天道者也）**游士**（張良傳天下游士）**先進**（翟方進傳宿儒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師古曰常官學雖在前而名譽不及方進）**後進**（匡衡傳後進皆欲從衡平原）

後進生（何武傳後進生何如師古曰言仕學未久故謂之後進生也）**鴻生鉅儒**（校獵賦鴻生鉅儒俄軒冕襍衣裳）**醇儒**（賈山傳不能爲醇儒師古曰醇者不襍也）**鯫生**（張良傳鯫生說我服虔曰鯫小人也師古曰音才垢反）**小生**（朱雲傳小生廼欲相吏邪師古曰小生謂其新學後進言欲以我爲吏乎張禹傳新學）**人豪**（張耳傳非人豪也）**非庸人**（雋不疑傳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師古曰庸常也）**承學**（董仲舒傳留聽於承學之臣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子大夫**（武紀此子大夫之所睹聞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大夫學官稱也志在優賢故謂之子大夫也）**豎儒**（高紀豎儒幾敗乃公事師古曰言其賤劣無智若童豎）**腐儒**（黥布傳爲天下安用腐儒師古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鄙儒**（叔孫通傳若眞鄙儒師古曰鄙言不通）**細士**（兩粵傳近細士信讒臣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鼎士**（鄒陽傳武力鼎士師古曰鼎士舉鼎之士也）**丈人**（疏廣傳宜從丈人所勸說君師古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游子**（高紀游子悲故鄉）**惡子**（尹賞傳輕薄少年惡子師古曰惡子不承父母教命也）**賤子**（樓護傳邑居尊下稱賤子上壽師古曰言以父禮事）**公子**（貨殖傳宛孔氏有游問公子之名師古曰公子者公侯貴人之子也言其舉動性行有似之也若今言諸郎矣）**王孫**（韓信傳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王孫言如公子也）**父師**（敘傳是所望於父師矣師古曰齒爲諸父

尊之如師故曰父師）**亞父**（高紀亞父范增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爲仲父）**黃耇**（丹傳爲國黃耇師古曰黃耇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更生黃者也耇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選老**（劉向傳宗室選老）**使君**（王訢傳使君顓殺生之柄師古曰爲使者謂之使君）**君侯**（劉屈氂傳君侯長何憂乎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爲丞相稱君侯師古曰楊惲傳丘常謂惲爲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宗臣**（曹參贊爲一代之宗臣師古曰言爲後世之所尊仰故曰宗臣也）**信臣**（韓信傳使其信臣師古曰常所親信之臣）**寶臣**（杜周傳賊國家雄俊之寶臣也）**疇人**（律歷志疇人子弟分散師古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稠人**（灌夫傳稠人廣

（衆師古曰稱多也）**伍人**（尹賞傳亭長里正父老伍人師古曰五家爲伍伍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下人**（許宣后傳下人乃關內侯師古曰人材下劣）**宵人**（武五子傳毋邇宵人應劭曰無邇近小人也）**殘人**（杜周傳許商被病殘人服虔曰殘癃也）**石人**（灌夫傳且帝寧能爲石人邪師古曰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也一曰石人者謂常存不殁也）**衡人**（賓戲從人合之衡人散之）**優人**（揚雄傳優人亾則匠石輟斤而不敢妄斲服虔曰優古之善塗墍者也施廣領大袖以仰塗而袖不沾有小飛泥誤著鼻因令匠石揮斤而斲知石之善斲故敢使之也師古曰墍即今之仰泥也優收抵也故謂塗者爲優人優音乃高反又迺回反今書本人字有作郢者流俗改之墍許旣反）**拗人**（子虛賦拗人歌聲流喝張揖曰拗船也月令云命拗人拗人船長也師古曰拗音謗又方孟反）**家人**（郊祀志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之家也欒布傳爲家人時師古曰猶言編戶之人也齊王肥傳如家人禮師古曰以兄弟齒列不從君臣之禮故曰家人也轅固傳此家人言耳師古曰家人言僮隷之屬）**家人子**（馮唐傳士卒盡家人子師古曰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寠人子**（霍光傳諸儒生多寠人子師古曰寠貧而無禮音其羽反）**名族**（項籍傳我倚名族）**宗英**（敍贊河間爲漢宗英）**翰林主人子墨客卿**（長楊賦籍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循吏**（傳師古曰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邑子**（尹翁歸傳于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曰邑子同邑人之子也）**里中子**（酈食其傳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重客**（高紀聞令有重客）**揖客**（汲黯傳大將軍有揖客）**執事**（鼂錯傳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爲有司枉撓也）**門下**（相如傳臨卭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交驩）**左右**（子虛賦以娛左右師古曰謙不斥言使者故指云其左右也）**下走**（蕭望之下走將歸延陵之皐師古曰下走者自謙言趨走之役也）**下輩**（灌夫傳薦寵下輩師古曰下輩下等之人也）**下陳**（班倢伃賦充下陳於後庭師古曰陳列也）**豪吏**（曹參傳居縣爲豪吏師古曰爲吏之豪長也）**隷臣**（武五子傳閭閻之隷臣耳師古曰隷賤也）**弄臣**（申屠嘉傳此吾弄臣君釋之）**嬖臣**（項籍傳申陽張耳嬖臣也師古曰嬖謂愛幸也）**生**（高紀以萬戶封生師古曰生猶言先生貢禹傳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先**（梅福傳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猶言先生也一曰先謂於秦時）**臣**（高紀呂公曰臣張晏曰古人相與語多自稱臣自卑下之道也若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蒙**（長楊賦蒙竊惑焉師古曰蒙自謂蒙蔽也）**僕**（韓王信傳陛下擢僕閭巷）**孚**（五行志夷伯季氏之孚也師古曰孚信也所信任之臣也）**芻蕘**（賈山傳芻蕘採薪之人師古曰芻刈草也蕘草薪也言執役者也）**皁隷**（劉向傳降爲皁隷師古曰皁隷卑賤之人也春秋左氏傳曰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也貨殖傳至于皁隷師古曰皁養馬者也隷之言著也附著於人也）**三**

老五更（禮樂志養三老五更於辟雍鄧展曰漢以一公爲三老用大夫爲五更毎常大行禮乃罷師古曰鄭玄說云三老五更謂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更音工衡反蔡邕以爲更當作叟叟老人之稱也）**鴟夷子皮**（貨殖傳適齊爲鴟夷子皮師古曰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也鴟夷皮之所爲故曰子皮）**卿子冠軍**（高紀羽矯殺卿子冠軍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時上將故曰冠軍）**倉海君**（張良傳東見倉海君晉灼曰海神也如淳曰東夷君長也師古曰蓋當時賢者之號）**奉春君**（高紀拜婁敬爲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也今婁敬發事之始故號曰奉春君也）**羹頡侯**（楚元王傳封其子信爲羹頡侯師古曰頡音戛言其勞戛羹釜也）**千里駒**（劉德傳武帝謂之千里駒師古曰言若駿馬可致千里也年齒幼少故謂之駒）**糞土臣**（東方朔傳糞土愚臣忘生觸死）**兩雄**（酈食其傳兩雄不俱立）**若曹**（東方朔傳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師古曰若汝也曹輩也）**羣兒**（霍光傳羣兒自相賓耳）**大猾**（叔孫通傳劇言大猾何也師古曰狡猾之人）**惡少年**（昭紀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屯遼東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賴子弟也）**少從**（張騫傳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爲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山郎**（楊惲傳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都匠**（王莽

傳封都匠仇延師古曰都匠大匠也）**都養**（倪寬傳嘗爲弟子都養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養音弋向反）**賈豎**（張良傳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師古曰商賈之人志無遠大譬猶僮豎故曰賈豎）**屠伯**（嚴延年傳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鄧展曰言延年殺人如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禿翁**（灌夫傳與長孺共一禿翁服虔曰禿翁言嬰無官位版綬也張晏曰嬰年老又嗜酒頭禿言當共治一禿翁師古曰服說是也）**士伍**（丙吉傳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當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爲伍故稱士伍）**伍中**（竇后傳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伍猶列也）**博徒**（爰盎傳劇孟博徒服虔曰博戲之徒也）**白衣**（龔勝傳開之白衣師古曰白衣給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敝國**（吳王傳敝國雖狹）**反虜**（吳王傳勸士大夫擊反虜）**埽除之隸**（司馬遷傳今已虧形爲埽除之隸）**刀鋸之餘**（爰盎傳柰何與刀鋸之餘共載司馬遷傳柰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蕭公**（高紀令蕭公擊彭越孟康曰蕭令也時令皆稱公）**南公**（項籍傳南公稱曰服虔曰南公南方之老人也）**鄧先**（鼂錯傳公卿言鄧先師古曰鄧先猶云鄧先生也一曰先者其名也）**魏倩**（朱邑傳陳平須魏倩而後進師古曰倩士之美稱故云魏倩也韋氏便以爲無知之字非也譬猶謂汲黯爲汲直黯豈字直乎且下云蕭公亦非何之字也）**汲直**（晉揖之傳置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曰汲黯方直）

（故世謂之汲直）**孟卿**（孟喜傳父號孟卿師古曰時人以卿呼之若言公矣）**張楚**（陳勝傳乃立爲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能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爲秦滅已弛今立楚爲張也）

支屬篇

支屬（項籍傳諸項支屬皆不誅）**家屬**（平紀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陳勝傳將相家屬）**五屬**（韋玄成傳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末屬**（劉向傳幸得同姓末屬）**外屬**（元后傳臣得以外屬兄弟十七人封爲列侯）**支親**（王莽傳亟錄支親）**重親**（惠張后傳呂太后欲爲重親）**睦親**（韋賢傳漢之睦親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六親**（禮樂志六親和睦如淳曰六親賈誼書以爲父也子也從父昆弟也從祖昆弟也曾祖昆弟也族昆弟也賈誼傳奉六親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宗家**（韋玄成傳賢門下與宗家計議師古曰宗家賢之同族也）**宗禰**（郊祀志鼎宜視宗禰廟師古曰宗謂先帝有德可尊者也禰父廟也）**支庶**（盧綰贊慶流支庶）**苗裔**（表繼體苗裔又過秦論豈其苗裔耶）**三綱**（谷永傳勤三綱之嚴師古曰三綱君臣父子夫婦也）**三族**（高紀罪三族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骨肉**（元紀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劉向傳得以骨肉備九卿）**葭莩**（王莽傳有葭莩之故師古曰葭蘆也莩者其筩裏白皮也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爲喻中山王傳羣臣非有葭莩之親）**肺附**（劉向傳臣幸得託肺附師古曰舊解云肺附謂肝肺相附著猶言心膂一說肺謂斫木之肺札也自言於帝室猶肺舊附於大材木也）**託肺腑**（王莽傳伏自惟念得託肺腑）**外黨**（石顯傳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鼻祖**（反騷或鼻祖於汾隅劉德曰鼻始也）**耳孫**（惠紀內外公孫耳孫應劭曰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鞮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襍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己而數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相近蓋通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從祖**（劉澤傳高祖從祖昆弟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從父**（劉賈傳荊王劉賈高帝從父兄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爲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父而別）**世父**（王莽傳世父尸病師古曰謂伯父也以居長嫡而繼統也）**察父悊兄**（谷永傳察父悊兄師古曰察明也）**大父行**（鄭當時傳知友皆大父行師古曰大父祖父也行音胡浪反）**丈人行**（蘇武傳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予行**（孔光傳定陶王於帝子行師古曰行胡浪反）**迺翁**

（項籍傳必欲亨廼翁顏師古曰廼亦汝也）**廼公**（張良傳上曰廼公自行耳師古曰乃公汝父也）**大人**（淮陽王欽傳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大人博自稱其母也）**大母**（文三王傳李太后親平王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民母**（衛青傳民母之子皆奴畜之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之間以別於公王家也）**假母**（衡山王傳賊傷后假母師古曰繼母也一曰父之旁妻）**諸母**（高紀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昆弟語**（衡山王傳淮南王廼昆弟語除前隙師古曰為相親愛之言）**昆弟飲**（竇嬰傳因燕昆弟飲師古曰序家人昆弟之親不為君臣禮也）**手足戚**（田儋傳田假於楚趙非手足戚臣瓚曰非手足之親）**同胞**（東方朔傳同胞之徒無所容居蘇林曰言親兄弟）**尊章**（廣川王傳皆尊章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今關中俗婦呼舅為鐘鐘音章聲韻轉也）**先後**（郊祀志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呼為先後宛若字也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為先後吳楚俗呼之為妯娌音軸里）**娣姪**（杜周傳娣姪雖缺不復補師古曰兄弟之女則謂之姪已之女弟則謂之娣）**丘嫂**（楚元王傳過其丘嫂食應劭曰丘姓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婿為丘婿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張晏曰丘大也長嫂稱也師古曰史記丘字作巨丘巨皆大也張說得之）**大姊**（景王后傳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子姓**（田蚡傳如子姓師古曰姓生也言同子禮若已所生）

壤子（鄒陽傳壤子王梁代晉灼曰楊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贅子**（嚴助傳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為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師古曰贅質也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為贅壻耳）**所子**（宣紀封賀所子弟子彭祖為陽都侯師古曰所子者言養弟子以為子）**嗣子**（淳于長傳紅陽侯立嗣子融師古曰嗣子謂嫡長子當為嗣者也）**餘子**（食貨志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未任役為餘子）**子舍**（石奮傳入子舍師古曰入諸子之舍自其所居也若今言諸房矣）**子同產子**（平紀令諸侯王公列侯關內侯亡子而有孫若子同產子者皆得以為嗣師古曰子同產子者謂養昆弟之子為子者）**兒子畜之**（高五王傳高后兒子畜之師古曰比之於子也）**子昆弟**（高五王傳與其子昆弟姦師古曰燕王定國傳云與其子女三人姦子昆弟者言是其子女又長幼非一故云子昆弟也一曰子昆弟者定國之姊妹也言定國姦其子女及其姊妹）**孽孫**（韓王信傳故韓襄王孽孫也師古曰孽謂庶耳）**外孫**（婁敬傳外孫為單于）**細君**（東方朔傳歸遺細君師古曰細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輒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外婦**（高五王傳高祖微時外婦也師古曰謂與旁通也）**小婦**（元后傳小婦弟張美人師古曰小婦妾也）**傷妻**（元后傳多取傷妻）**息女**（高紀臣有息女師古曰息生也言已所生之女）**出**（五行志子鼂楚之出也師古曰姊妹之子曰出）**子壻**

（張耳傳體甚卑有子壻禮）友壻（嚴助傳爲友壻富人所辱師古曰友壻同門之壻）出贅（賈誼傳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曰出作贅壻也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妻家亦猶人身體之有肬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財以身爲質也）體近（宣許后傳爲言曾孫體近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爲親）累重（西域傳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從者詣田所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趙充國傳終不敢將其累重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音力瑞反重音直用反）種祠（郊祀志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種祠繼嗣所傳祠也）無種（汲黯傳公以此無種矣師古曰言當誅及子孫也）無類（周勃傳吾屬無類矣師古曰云被誅滅無遺種竇嬰傳則妻子無類矣師古曰言無遺類也）噍類（高紀攻襄城無噍類如淳曰噍音祚笑反無復有活而噍食者也青州俗呼無子遺爲無噍類）無炊火（武五子傳趙氏無炊火焉師古曰無炊火言絕祀也）良人（上官后傳內與父諸良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箕箒妾（高紀願爲箕箒妾）處妾（五行志處妾遇之而孕師古曰處妾宮中之童女）侍兒（爰盎傳從史盜私盎侍兒文穎曰婢也）傳婢（王吉傳崇爲傳婢所毒師古曰凡言傳婢者謂傳相其衣服袵席之事一讀傳曰附謂近幸也）衆嫭（禮樂志衆嫭竝綷奇麗孟康曰嫭好也師古曰謂供神女樂竝好麗也）漂母（韓信傳有一漂母哀之韋昭曰以水擊絮曰漂師古曰漂音匹妙反）里母（蒯通

傳里母非談說之士也）里婦（又傳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媼（高紀母媼文穎曰幽州及漢中皆謂老媼爲媼孟康曰媼音烏老反）負（高紀常從王媼武負貰酒如淳曰俗謂老大母爲阿負）兒女子（高紀此非兒女子所知）兒婦人（王陵傳兒婦人口不可用）女曹兒（灌夫傳迺效女曹兒師古曰女曹兒猶言兒女輩也）赤子（賈誼傳自爲赤子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孩提（賈誼傳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王莽傳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納采（平王后傳尚書令平晏納采師古曰禮記云納采者婚禮納采問名謂采擇其可者）不行（宣王后傳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決嫁（張耳傳女聽爲請決嫁之師古曰請決絕於前夫而嫁之耳）連昏（王商傳大將軍鳳連昏楊彤爲琅邪太守如淳曰連昏者婚家之婚親也）爲介（宣許后傳廣漢重令爲介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結婚姻）房燕（霍后傳房燕寵之顯房燕）內顧（楊僕傳失期內顧師古曰言思妻妾也）禁內（上官后傳皆阿意言宜禁內）對食（趙后傳中宮史曹宮官婢道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相與爲夫婦名對食甚相妒忌也）宜子（谷永傳益納宜子婦人）甞字（又傳母避甞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甞字乳王章言之坐死令永爲鳳洗前過也）生長（郊祀志匿其年及所生長師古曰生長謂其郡縣所屬及居止處）孕重（匈奴傳匈奴孕

（重墮殰師古曰孕重懷妊也墮落也殰敗也音讀）

免乳（宣許后傳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師古曰免乳爲産子也乳音又愉反）

就館（班倢伃傳所就館蘇林曰外舍産子也晉灼曰謂陽祿與柘觀趙后傳廢後宮就館之漸元后傳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

勿舉（文三王傳懷子使勿舉師古曰不養也）

免身（宣許后傳今皇后當免身）

阿保（宣紀有阿保之功臣瓚曰阿倚保養也）

賢知其母（嚴延年傳東海莫不賢知其母師古曰稱其賢智也）

庸奴其夫（張耳傳女甚美庸奴其夫師古曰言不特賴其夫視之若庸奴）

粲而不殊（宣紀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師古曰粲明也殊絕也當明於仁恩不離絕也）

析而不殊（武五子傳骨肉之親析而不殊師古曰析分也殊絕也）

臨親（劉澤傳田生子請張卿臨親修具師古曰親父也）

冒姓（衛青傳青冒姓爲衛氏師古曰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

生分（地理志薄恩禮好生分師古曰生分謂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財産）

虞侍（元后傳擇可以虞侍太子者師古曰虞與娛同）

臧獲（司馬遷傳臧獲婢妾應劭曰楊雄方言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而聓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

蒼頭廬兒（鮑宣傳蒼頭廬兒皆用致富孟康曰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爲號漢名奴爲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殿中者所居爲廬蒼頭侍從因呼爲廬兒臣瓚曰漢儀注宮奴給書記從侍中已下爲蒼頭青幘）

免奴（霍光傳取綬以并佩昌邑

郎官者免奴師古曰免奴謂免放爲良人者也）

監奴（又傳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師古曰監奴謂奴之監知家務者也）

奴産子（陳勝傳從人奴産子師古曰奴産子猶今人稱家生奴也）

奴虜（項籍傳奴虜使之）

桀黠奴（貨殖傳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間收取使之）

廝養（張耳傳有廝養卒蘇林曰廝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師古曰廝音斯）

廝役（張耳傳賓客廝役）

廝輿（嚴助傳廝輿之卒師古曰廝析薪者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

家僮（衛青傳季與主家僮衛媼通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也）

童騎（張敞傳出從童騎師古曰童騎以童奴爲騎而自從也）

酒家保（欒布傳爲酒家保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古曰謂庸作受顧也保謂保可任保）

巫兒（地理志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

賢豪篇

賢豪（酈食其傳賢豪不敢役師古曰賢者豪者）

豪英（又豪英賢材皆樂爲之用）

英雋（禮樂志進用英雋）

雄俊（表內鋤雄俊又總帥雄俊杜周傳國家雄俊之寶臣）

修正（賈山傳求修正之士師古曰修正謂修身正行者）

若淑（相如傳罔若淑而不昌應劭曰若順也淑善也師古曰言行順善者無不昌大）

善祥（禮樂志議者以爲善祥）

精進（敘傳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師古曰精明而進趨也）

精

悍（嚴延年傳爲人精悍師古曰悍勁也）精白（賈山傳莫不精白以承休德師古曰厲精而爲潔白也）醇謹（石奮傳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專厚也）愿謹（鄧通傳通亦愿謹師古曰專謹曰愿音願又音原）陰重（周仁傳爲人陰重不泄師古曰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柔毅（趙充國傳辛慶忌柔毅敦厚師古曰和柔而能沈毅也）陗直（鼂錯傳爲人陗直刻深師古曰陗字與峭同峭謂峻陿也）激卬（王章傳不自激卬如淳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卬讀曰仰仰頭爲健揚雄傳激卬萬乘之王如淳曰卬怒也師古曰卬讀曰仰）倜儻（朱雲傳好倜儻大節師古曰倜音吐歷反）俶儻瑰瑋（子虛賦若乃俶儻瑰瑋師古曰俶儻猶非常也）踔絕（孔光傳非有踔絕之能師古曰踔高遠也音竹角反）卓詭（劉輔傳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衆也）闊達（地理志舒緩闊達）醞藉（薛廣德傳爲人溫雅有醞藉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有所薦藉也醞於問反藉才夜反匡張孔馬贊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寬博重厚也）悃愊（劉向傳發憤悃愊張晏曰悃誠也愊緻密也師古曰悃愊至誠也愊音平力反）撿押（揚雄傳蠢迪撿押師古曰撿押猶隱括也押音狎）厎厲（鄒陽傳厎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師古曰厎厲言其自修廉隅若磨厲於石者）彫瑑（司馬遷傳今雖欲自雕瑑師古曰瑑刻也音篆）長雄（鮑宣傳其地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爲之長師雄爲之雄豪也）

謙約（成許后傳謙約爲右）周密（黃霸傳屬令周密師古曰周密不泄漏也）刻廉（朱建傳刻廉剛直）刻責（韓延壽傳痛自刻責）彊執（鄭吉傳爲人彊執師古曰彊力而有執志者）操切（貢禹傳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師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七高反）佚蕩（揚雄傳爲人簡易佚蕩張晏曰音鐵讜晉灼曰佚蕩緩也）游間（貨殖傳宛孔氏有游閒公子之名師古曰閒讀曰閑言其志寬大不在急促）齊栗（谷永傳左右齊栗之臣孟康曰齊栗言其整齊萬事常戰栗謹敬也）骨骾（杜周傳朝無骨骾之臣師古曰骾亦鯁字）倫魁（甘泉賦迺搜逑索耦皐伊之徒冠倫魁師古曰言選擇賢臣可匹耦於古賢皐伊之類冠等倫而魁桀）魁宿（尹賞傳賞所置皆其魁宿師古曰魁根本也宿久舊也）爲魁（游俠傳閭里之俠原涉爲魁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杓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絕倫（匡衡傳經學絕倫揚雄贊桓譚以爲絕倫師古曰無比類）絕世（李夫人傳絕世而獨立）出右（高紀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者以右爲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瘉人（汲黯傳亾以瘉人師古曰瘉勝也讀與愈同）卓行（霍去病傳卓行殊遠師古曰卓亦遠意）雅行（卜式傳齊相雅行躬耕師古曰言其行雅正也）馴行（石奮傳以馴行孝謹師古曰馴順也）質行（又齊魯諸儒質行師古曰質重也）軼材（王襃傳有軼材師古曰軼與逸同）茂材（武紀茂材異等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

（詩稱茂才）**秀材**（賈誼傳閎其秀材師古曰秀美也）**角材**（賈誼傳非覩角材而臣之也師古曰角校也競也）**資財**（鼂錯傳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質也謂天子之財質）**砥節**（王尊傳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履方**（馮奉世傳贊參鞠躬履方師古曰履方踐方直之道也）**裹誠**（成許后傳將相大臣裹誠秉忠師古曰裹古懷字）**畢誠**（東方朔傳發憤畢誠）**絫善**（婁敬傳周積德絫善十餘世）**德器**（杜周傳俱有良子德器自過）**國器**（韓安國傳天子以爲國器師古曰國器者言其器用重大可施於國政也）**資身**（韓信傳無資身之策）**兼人**（又無兼人之勇）**自負**（高紀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曰負恃也）**自將**（倪寬傳有廉知自將師古曰將衛也以知自衛護也）**自列**（司馬遷傳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師古曰列陳也）**負俗**（武紀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晉灼曰負俗謂被俗譏論也）**反過**（谷永傳改往反過）**籍甚**（陸賈傳名聲籍甚孟康曰言狼籍甚盛）**方聞**（儒林傳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師古曰方道也有道及博聞之士也）**領聞**（楊雄傳君子純終領聞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領令也聞名也言君子之道不失令名）**采榮**（楊雄傳四皓采榮於南山師古曰榮者謂聲名也一曰榮謂草木之英采以充食）**采譽**（終軍傳干名采譽師古曰采取也）**采名**（又將幸誅不加欲以采名也）**指名**（項籍傳非世所指名）**養名**（朱博傳齊部舒緩養名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埋名**（翟義傳炎閔埋名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徼名**（楊雄傳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字或作激激發也）**割名**（又東方朔割名於細君師古曰省割其名）**釣名**（公孫弘傳欲以釣名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不羈**（鄒陽傳不羈之士師古曰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繫也司馬遷傳僕少負不羈之才）**感槩**（郭解傳少時陰賊感槩師古曰感槩者感意氣而立節槩也欒布傳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爲小節槩）**蠭氣**（趙廣漢傳專厲彊壯蠭氣師古曰蠭與鋒同言鋒銳之蠭）**鉤距**（趙廣漢傳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爲距也）**文肆質離**（反騷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離應劭曰肆放也離狹也如淳曰文肆者楚辭遠游乘龍之言也質離者恨世不用已而自沈也師古曰離音械）**浮英華湛道德**（賓戲浮英華湛道德師古曰湛讀曰沈英華謂名譽也言外則有美名美譽內則履道崇德也）**昭韙**（序贊昭韙見戒張晏曰韙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骨鯁**（陳平傳項王骨鯁之臣）

愚劣篇

愚劣（谷永傳永等愚劣）**愚朽**（又幸得以愚朽之材）**委瑣**（相如傳豈特委瑣握齪）**握齱**（酈食其傳握齱好苛禮應劭曰握齱急促之貌師古曰齱音初角反）

幺麿王命論況幺麿尚不及數子鄭氏曰麿音麼小也晉灼曰此骨偏麿之麿也師古曰鄭音是也幺麿音微小之稱也麿音莫可反骨偏麿自音麻與此義不相合晉說失之**僕遬**息夫躬傳僕遬不足數師古曰僕遬凡短之貌也**蓄縮**又蓄縮不可用師古曰蓄縮謂憃於事也**憃弱**又憃弱不在職**縮朒**五行志王侯縮朒不任事之貌也師古曰朒音女六反**選耎**西南夷傳議者選耎師古曰選耎怯不前之意也耎音人兖反**褊陋**律歷志聞學褊陋**頑頓**陳平傳士之頑頓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如淳曰頑頓謂無廉隅也師古曰頓讀曰鈍**遲頓**翟方進傳號遲頓不及事師古曰頓讀曰鈍**駑怯**蘇武傳陵雖駑怯**駑下**王陵傳陛下不知其駑下師古曰駑凡馬之稱非駿者也故以自喻**疲駑**石奮傳疲駑無以輔治**罷駑**司馬遷傳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下中**李廣傳爲人在下中師古曰在下輩之中**儻蕩**陳湯傳儻蕩師古曰儻蕩無行檢也蕩音湯**儻蕩**史丹傳貌若儻蕩不備師古曰儻蕩疎誕無檢也**木彊**周勃傳爲人木彊敦厚師古曰木謂質樸彊音其兩反周昌贊昌木彊人也師古曰言其彊質如木石然尹齊木彊少文**質木**地理志民俗質木不恥冠盜師古曰質木者無有文飾如木石然**闒茸**賈誼傳闒茸尊顯兮師古曰闒茸下材不肖之人司馬遷傳在闒茸之中師古曰闒茸猥賤也闒下也茸縮毛貌言非豪傑也**驕揚**五行志驕揚奢侈師古曰揚謂振揚張大也

恣睢又恣睢者衆服虔曰自恣意怒貌**懻忮**地理志民俗懻忮臣瓚曰懻音冀師古曰懻彊也忮堅也音章豉反**呰窳**又呰窳偷生而亾積聚如淳曰呰或作訾音紫窳音庾師古曰呰短也窳弱也言短力弱材不能勤作故朝夕取給而無儲備也**饕詖**禮樂志貪饕險詖不閑義理師古曰貪甚曰饕言行險曰詖**鶩污**鼂錯傳外亾鶩污之名師古曰鶩損也污辱也**奊詬**賈誼傳奊詬亾節師古曰奊詬謂無志分也奊音胡結反詬音后**憒眊**息夫躬傳憒眊不知所爲師古曰憒心亂也眊目闇也憒音工內反王莽傳憒眊不濼師古曰憒眊不明也**夸詐**韓信傳齊夸詐多變**詐諼**藝文志上詐諼而弃其信師古曰諼詐言也諼音許遠反**狙詐**表騁狙詐之兵應劭曰狙伺也因間伺隙用兵也狙音若蛆師古曰音千絮反**懷諼**師丹傳懷諼迷國師古曰諼詐也諼音虛爰反**忮佷**成許后傳官吏忮佷師古曰忮堅也音之豉反**渫惡**匈奴傳今聞渫惡民貪降其趨晉灼曰渫音渫水之渫邪惡不正之民**猜禍**王溫舒傳徒請召猜禍吏與從事應劭曰取吏好猜疑作禍害者任用之**意忌**公孫弘傳弘意忌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張湯傳湯文深意忌**忮害**匡衡傳或忮害好陷人於罪師古曰忮堅也謂酷害之心堅也忮音之豉反**清狂**武五子傳清狂不惠蘇林曰凡狂者陰陽脉盡濁今此人不狂似狂者故言清狂也或曰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曰清狂清狂如今曰癡也**狂易**五行志病狂易師古曰謂

（病狂而變易其常也）**靡薄**（董仲舒傳愍世俗之靡薄師古曰靡散薄輕也）**屈强**（陸賈傳屈强於此師古曰屈音其勿反屈强謂不柔服也）**健羨**（司馬遷傳去健羨服虔曰門戶健壯也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晉灼曰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嚴君平曰折關破健使姦者自止服說是也師古曰二義竝通健其假反然今書本字皆作徤字也）**衒鬻**（東方朔傳自衒鬻者以千數師古曰衒行賣也鬻亦賣也衒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柔曼**（佞幸贊柔曼之傾意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伉俠**（朱博傳伉俠好交師古曰伉健）**滑稽**（公孫弘贊滑稽則東方朔枚皋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言變亂無留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校也滑音骨）**從橫**（谷永傳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師古曰從子用反橫胡孟反）**跅弛**（武紀跅弛之士師古曰跅者跅落無檢局也弛者放廢不遵禮度也跅音土各反）**逋蕩**（丙吉傳馭吏數逋蕩師古曰逋亾也蕩放也謂亾其所供之職而游放也）**婧謾**（龔勝傳婧謾亾狀師古曰婧古情字謾讀與慢同）**解嫚**（薛宣傳領職解嫚師古曰解讀曰懈嫚與慢同）**誶謾**（成許后傳長書有誶謾師古曰誶惑亂也謾嫚汙也誶音布內反謾與慢同）**恐諛**（鼂錯傳羣臣恐諛師古曰直爲恐懼而爲諂諛也）**素諛**（項籍傳猶高素諛日久）**唼佞**（反騷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師古曰唼佞讒言也唼音妾）**慓悍**（高紀項羽爲人慓悍師古曰慓疾也

悍勇也）**發舒**（陳勝傳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彊禦**（蓋寬饒傳不畏彊禦師古曰彊梁而禦善者也）**陰賊**（郭解傳少時陰賊感槩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幽冥**（劉歆傳幽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晻昧也）**澆淳**（黃霸傳澆淳散樸師古曰不雜爲淳以水澆之則味醨薄）**詭正**（元后傳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違也）**寄治**（劉向傳行汙而寄治）**失序**（武陳后傳皇后失序惑於巫祝師古曰言失德義之序而妄祝詛也）**白過**（谷永傳舍昭昭之白過）**追非**（五行志茲謂追非張晏曰追非遂非也）**翼姦**（董賢傳翼姦以獲封侯師古曰翼進也）**孰惡**（五行志季氏之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以盛聖而易孰惡師古曰孰成也）**敢往**（義縱傳治敢往服虔曰敢行暴害之政王溫舒傳擇郡中豪敢往吏師古曰豪傑而性果敢一往無所顧）**舞知**（張湯傳湯舞知以御人師古曰舞弄其智制御他人也）**自點**（司馬遷傳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師古曰點汙也）**亾賴**（高紀始大人常以臣亾賴晉灼曰許慎云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閒謂小兒多詐狡猾爲亾賴張釋之傳尉亾賴張晏曰材無可恃也）**不肖**（武紀所任不肖師古曰不肖者言無所象類謂不材之人也）**不佞**（文紀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不材也）**亾如**（霍光傳視丞相亾如也師古曰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少戇**（高紀王陵少戇師古曰少愚也戇古音下紺反今則竹巷反）**椎少文**（周勃傳其椎少文如此應劭曰今俗名拙語爲

（椎鍇師古曰椎謂樸鈍有如椎也音直推反）朽材（孔光傳臣以朽材）瑣材（序贊鍇之瑣材）能薄（高紀吾非敢自愛恐能薄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獸名形似熊足似鹿爲物堅中而强力故人之有賢材者謂之能）薄技（司馬遷傳使得奉薄技服虔曰薄技薄材也）卑節（蒯通傳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卑字（五行志厭高美之尊稱好匹夫之卑字如淳曰稱張敞家人是爲卑字師古曰爲微行故變易姓名谷永傳孟康曰成帝好微行更作私字以相呼）每生（序贊每生作擬師古曰每貪也）警者（藝文志名家警者爲之晉灼曰警許也師古曰警音工釣反）鉤鈲（連上鉤鈲析亂師古曰鈲破也音普革反又普狄反）不忠首（張湯傳爲臣不忠首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爲首）

武斷（食貨志并兼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恃其饒富則擅行威罰也斷音丁喚反）豪奪（又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師古曰豪謂輕侮之也）圉奪（貨殖傳圉奪成家者爲雄桀師古曰圉謂禁守其人也）搏掩（又掘冢搏掩犯姦成富師古曰搏掩謂搏擊掩襲取人物者也搏字或作博一說博謂六博也博意錢之屬也皆戲而博取財物）推埋（王溫舒傳椎埋爲姦師古曰推殺人而埋之）椎剽（地理志椎剽掘冢師古曰椎殺人而剽劫之剽音頻妙反）豪植（賈誼傳豪植而六彊師古曰植立也）斗筲之材（谷永傳永斗筲之材師古曰筲竹器也斗筲喻小而不大也）楶梲之材（上命論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師古曰楶即薄櫨所謂枅也梲梁上短柱也楶音節梲音之說反）標末之功（王莽傳標末之功一言之勞師古曰標音匹遙反）尺寸之效（孔光傳幸無尺寸之效）隤其家聲（司馬遷傳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孟康曰家世爲將有名聲陵降而隤之也）鄣塞前過（杜周傳苟欲鄣塞前過）簠簋不飾（賈誼傳坐不廉者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簋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簠音甫又音扶）帷薄不修（又坐汙穢者曰帷薄不修）冠賊姦軌（刑法志冠賊姦軌師古曰冠謂攻剽賊謂殺人在外爲姦在內爲軌）不譓（相如傳義征不譓文穎曰譓順也）

詘信篇

詘信（蕭何傳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右賢左戚（文紀右賢左戚師古曰以賢爲上然後及親也）體貌（賈誼傳體貌大臣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器人（史丹傳若廼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如淳曰取人器能也）推擇（韓信傳不得推擇爲吏）誰差（睦弘傳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孟康曰誰問差擇也問擇天下賢人）省見（東方朔傳未得省見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何武傳未嘗省見師古曰省視也言不爲武所識拔也）振拔（賓戲振拔洿塗）跨騰（又跨騰風雲）柄用（谷永傳永知鳳方見柄用師古曰言任用之授以權也）攝柄（原成傳桑大夫攝公卿之柄）當軸（又當軸處中）析圭（相如傳析圭而爵如）

（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僭爵（揚雄傳析人之圭儋人之爵師古曰儋荷負也）紆青拕紫（又紆青拕紫朱丹其轂師古曰青紫謂綬色紆縈也拕曳也拕吐賀反又徒可反）離疏釋蹻（王褒傳離疏釋蹻而享膏粱應劭曰離此疏食釋此木蹻臣瓚曰以繩爲蹻也師古曰蹻卽今之鞋耳瓚說是也蹻音居略反）鼎貴（賈捐之傳顯鼎貴如淳曰鼎言方且貴矣）生貴（田蚡傳生貴甚師古曰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也）都位（東方朔傳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都居也）不次（又待以不次之位師古曰不拘常位言超擢也）登等（王莽傳宗臣有九命上公之尊則有九錫登等之寵師古曰登等謂升於常等也）孟晉（幽通賦盍孟晉以迨羣兮張虔曰孟勉也晉進也）市權（元后傳莽欲虞樂以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乘權（劉向傳乘權藉勢之人）席寵（又產祿席太后之寵師古曰席猶因也若人之坐於席也）多效（田蚡傳言事多效師古曰效謂見聽用）前席（賈誼傳文帝前席師古曰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彈冠（王吉傳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者言入仕也）顏行（嚴助傳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行音胡郎反）賤事（司馬遷傳又迫賤事孟康曰卑賤之事若凡務也師古曰謂所供職也）過庸（佞幸傳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師古曰纔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過誤之寵（成許后傳倘後宮埽塗蒙過誤之寵）抆拭（朱博傳馮翊欲

灑卿恥抆拭用禁師古曰抆拭摩也抆文粉反）湔洗（武五子傳以湔洗大王師古曰湔澣也洗濯也湔音子顛反洗音先禮反）游宦（地理志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宦游不遂（相如傳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留落不耦（霍去病傳諸宿將常留落不耦師古曰留謂遲留落謂墜落故不諧耦而無功也）倦游（司馬相如傳長卿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數奇（李廣傳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師古曰言廣命隻不耦合也數音所角反奇音居宜反）復踦（段會宗傳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踦應劭曰踦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爲鴈門又坐法免爲踦隻不耦也師古曰復猶補也踦居宜反）無階（匡衡傳但以無階朝廷師古曰階謂升次也）壙僚（韋玄成傳五世壙僚至我節侯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壙空也）左遷（張蒼傳吾極知其左遷師古曰是時尊右而卑左故謂貶秩爲左遷）寡耦（東方朔傳寡耦少徒師古曰耦合也）抑厭（劉向傳抑厭遂退師古曰厭音一甲反謂不升也）陷假（王莽傳遭時不行陷假離朝師古曰假升也陷假若彼陷害而去所升之位）拓落（揚雄傳何爲官之拓落也師古曰拓落不耦也）落魄（酈食其傳家貧落魄鄭氏曰魄音薄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孤特（劉向傳孤特寡助）奧渫（王褒傳去卑辱奧渫而升本朝張晏曰奧幽也渫狎也言恢奧渫汙不章顯也師古曰渫音先列反）匃貸（陳湯傳家貧匃貸無節師古曰匃乞也貸音土得反）乞貸

（韓王信傳旦暮乞貣蠻夷師古曰貣音吐得反）居約（張耳傳耳餘始居約時晉灼曰始在貧賤儉約之時）仄陋（循吏傳孝宣繇仄陋而登至尊師古曰仄陋言非正統而身輕微賤也）白屋（蕭望之傳恐非周公致白屋之意師古曰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賤人所居蓋音合）無聊（吳王傳計乃無聊）無俚（欒布傳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曰楊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賴也爲其計畫無所聊賴）不相聊（張耳傳使天下父子不相聊師古曰言無聊賴以相保養）浮湛（爰盎傳與閭里浮湛師古曰湛讀曰沈司馬遷傳從俗浮湛）隱約（司馬遷傳詩書隱約師古曰隱憂也約屈也）

兩漢雋言卷之四

宋括蒼林　越次輯

明吳興凌迪知稺哲校

宵貌篇

宵貌（刑法志人宵天地之貌應劭曰宵類也頭圜象天足方象地師古曰宵義與肖同故肅娭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貌無所象似也）精爽（郊祀志民之精爽不貳師古曰爽明也五行志心之精爽是謂魂魄）清盧（甘泉賦玉女無所眺其清盧兮服虔曰盧目童子也）童子（過秦論舜蓋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童子目之眸也）

指目（陳勝傳往往指目師古曰指而私目視之）側目（劉向傳皆側目於望之等）仄目（轅固傳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師古曰言畏憚之）屬目（蓋寬饒傳坐者屬目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戴目（賈山傳戴目而視師古曰戴目者言常遠視有異志也）目留（高紀呂公因目固留高祖師古曰不欲對坐者顯言故動目而留之）目送（張良傳上目送之師古曰以目瞻之訖其出也）目盡（校獵賦東瞰目盡）目視（李陵傳即目視陵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所謂眼語者也）游睇（幽通賦養游睇而猨號兮師古曰游睇流眄也）圜視（賈誼傳天下圜視而起應劭曰圜精正視也師古曰言驚愕也）指視（張良傳召戚夫人指視師古曰視讀

（曰示）**忤視**（金日磾傳目不忤視師古曰忤逆也）**竝觀**（鄒陽傳公聽竝觀師古曰竝觀所見齊同也）**傾耳**（韓信傳傾耳以待命者）**快耳**（息夫躬傳對口快耳師古曰快耳苟快聽者之耳）**耳剽**（朱博傳亦獨耳剽日久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聽也剽音頻妙反）**耳熱**（楊惲傳酒後耳熱）**耳所夢**（景王后傳耳聶者所夢曰符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在長老耳**（成許后傳近世之事語尚在於長老之耳）**長耳目**（楚元王傳願長耳目師古曰言常伺聽勿失幾也）**爲耳目**（張耳傳趙人多爲耳餘耳目者蓋寬饒傳奉錢半給吏民爲耳目言事者朱博因親信之以爲耳目）**目駭耳回**（甘泉賦事變物化目駭耳回師古曰言驚視聽也）

目指氣使（貢禹傳家富埶足目指氣使顏師古曰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盱衡**（王莽傳盱衡厲色孟康曰眉上曰衡盱衡舉眉揚目也師古曰盱音許于反）**交睫**（爰盎傳不交睫師古曰睫目旁毛也交睫謂睡寐也睫音接）**伸眉**（薛宣傳可復伸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信眉**（司馬遷傳迺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師古曰信讀曰伸）**俛眉**（楊雄傳將相不俛眉師古曰自高抗也俛低也）**眉憮**（張敞傳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應劭曰憮大也孟康曰憮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爲詡畜蘇林曰憮音嫵師古曰本以好媚爲嫵何說於大乎蘇音是）**抗首**（朱雲傳抗首而請師古曰抗舉也）**抑首**（叔孫通傳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師古曰抑屈也謂依禮法不敢平坐而視）**回面**（鄒陽傳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師古曰回邪也）**面謾**（季布傳令噲柰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謾師古曰謾欺詐也音慢又莫連反）**面欺**（張良傳上以湯懷詐面欺師古曰對面欺誣也）**面質**（王陵傳面質呂須於平前師古曰質對也）**面之**（項籍傳馬童面之如淳曰面謂不正視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面謂背之不面向也面縛亦謂反偝而縛之杜元凱以爲但見其面非也）**反脣**（食貨志令下有不便者不應微反脣師古曰蓋非也）**齰舌**（灌夫傳齰舌自殺師古曰齰齧也音仕客反）**腹非**（食貨志不入言而腹非）**結髮**（李廣傳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師古曰言始勝冠卽在戰陳）**壯髮**（趙后傳頟上有壯髮類元帝師古曰壯髮當頟

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爲圭頭者是也）**頭蓬**（長楊賦頭蓬不暇梳師古曰蓬謂髮亂如蓬也）**珍髢**（又騷貪娵娃之珍髢兮孟康曰髢髲也九戎被珍髢雖珍好無所用也）**魋結**（陸賈傳尉佗魋結服虔曰魋音推今兵士推頭髻也師古曰結讀曰髻推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推）**垂白**（杜周傳老姊垂白師古曰言白髮下垂也）**戴白**（嚴助傳戴白之老師古曰戴白白髮在首）**須髯**（高紀美須髯師古曰在頤曰須在頰曰髯）**奮髯抵几**（朱博傳奮髯抵几師古曰髯頰毛也抵擊也音紙）**頷頤**（揚雄傳頷頤折頞師古曰頷曲頤也音欽）**解頤**（匡衡傳匡語詩解人頤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也）**頤指**（賈誼傳頤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頤指麾則所欲皆如意）**指顧**

律歷志指顧承象**眄伺**（文三王傳更相眄伺）**企望**（高紀日夜企而望歸師古曰企謂舉足而竦身）**竦望**（韓王信傳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師古曰竦謂引領舉足也）**彌望**（元后傳閣道連屬彌望師古曰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捽胡**（金日磾傳曰磾捽胡投何羅殿下晉灼曰胡頸也捽其頸而投殿下也）**直項**（息夫躬傳外有直項之名）**延頸**（張良傳天下莫不延頸）**絕亢**（張耳傳乃仰絕亢而死師古曰亢者總謂頸耳爾雅云亢鳥嚨卽喉嚨也音下郎反又音工郎反）**併肩**（田儋傳併肩而事主師古曰併音步鼎反）**翕肩**（揚雄傳翕肩蹈背師古曰翕斂也）**脅肩絫足**（吳王傳脅肩絫足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之也絫足重足也竝謂懼耳）**奮臂**（張耳傳奮臂爲天下倡始）**搤擊**（郊祀志莫不搤擊師古曰搤捉持也擊古手腕之字也搤音厄又瞋目扼擊游俠傳搤擊而游談者）**掌握**（韓信傳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剡手**（賈誼傳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師古曰剡利也音弋冉反）**交手**（武五子傳諸侯交手事之師古曰交手謂拱手也）**接手飲**（西域傳烏托國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蝯之爲）**緣手盡**（樓護傳所得亦緣手盡）**搖手**（成許后傳且使妾搖手不得）**搖足**（蕭何傳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手指**（貨殖傳童手指千孟康曰童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口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蹏角也師古曰手指謂有巧伎指千則人百）**措指**

（文三王傳爭門措指晉灼曰措字借爲笮師古曰謂爲門扉所笮）**指搐**（賈誼傳一二指搐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託足**（賈山傳曾不得蹈徑而託足焉）**頓足**（王溫舒傳溫舒頓足歎）**躡足**（過秦論躡足行伍之閒）**窺左足**（息夫躬傳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蘇林曰窺音跬師古曰跬半步也言一舉足也音口婢反）**可蹻足待**（高紀可蹻足待也晉灼曰許愼云蹻舉足小高也音嬌）**厥角䭲首**（表厥角䭲首應劭曰稽首首至地也）**蹻足抗手**（長楊賦莫不蹻足抗手請獻厥珍師古曰蹻舉也音嬌）**旋踵**（霍光傳今日之議不得旋踵師古曰宜速決）**還踵**（鼂錯傳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重繭**（幽通賦申重繭以存荊師古曰繭足下複起如繭也申包胥曾繭重胝立於秦庭）**股栗**（杜周傳骨肉親屬莫不股栗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栗也）**服膺**（東方朔傳服膺而不釋師古曰服膺俯服其胸臆也）**回腸**（司馬遷傳腸一日而九回）**張膽**（張耳傳將軍瞋目張膽師古曰張膽言勇之甚）**破膽**（谷永傳臣永所以破膽寒心師古曰言懼甚）**析肝**（鄒陽傳剖心析肝相信師古曰析分也）**披心腹墮肝膽**（蒯通傳臣願披心腹墮肝膽師古曰墮毀也）**宅心**（序贊西土宅心劉德曰宅居也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猶係心也）**刻心**（成許后傳其刻心秉德）**洞心**（子虛賦洞心駭耳）**忤心**（谷永傳忤心逆耳）**熏心**（路溫舒傳虛美熏心師古

（曰熏氣蒸也）**叩心**（伍被傳叩心怨上師古曰叩擊也）**甘心**（郊祀志世主莫不甘心焉師古曰甘心言貪嗜之心不能已也張騫傳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師古曰志懷美悅專事求之）**委心**（韓信傳僕委心歸漢）**悉心**（哀紀其各悉心勉帥百僚）**琴心**（相如傳以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心儀**（宣許后傳皆心儀霍將軍女晉灼曰儀向也師古曰謂附向之）**心計**（食貨志桑弘羊以心計師古曰不用籌筭）**心謗**（灌夫傳腹誹而心謗）**竦意**（東方朔傳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企待也）**直意**（谷永傳有直意者師古曰直當也）**展意**（谷永傳展意無所依違師古曰展申也）**屬意**（文紀屬意非止此師古曰屬意猶言注意也屬音之欲反）**悉意**（元紀其悉意陳朕過）**中意**（江充傳所言中意師古曰中當也）**抒意**（劉向傳一抒愚意師古曰抒謂引而泄之也音食汝反）**過意**（公孫弘傳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覆意**（朱博傳得為諸君覆意之如淳曰但欲用意覆之不近法律事故也）**還意**（淮陽王欽傳不意大王還意反義師古曰還猶回也）**耦意**（杜周傳違忠而耦意師古曰耦合也）**留志**（匈奴傳單于留志天下大安）**㥦志**（文紀天有㥦志師古曰㥦快也）**銳志**（禮樂志銳志武功師古曰銳利也言一意進求若兵刃之銳利）**銷志**（鄒陽傳寒心銷志）**潭思**（楊雄傳而大潭思渾天師古潭深也）**意指**（陸賈傳皆如意指）**意象**（李廣傳意象愊怒師

古曰言愊怒之色形於外也）**不自意**（高紀不自意先入關師古曰意不自謂得然吳王傳不自意全師古曰意不自言得安全）**觸情**（淮南王傳觸情恣行師古曰任情意所欲則行之）**情素**（鄒陽傳見情素師古曰素謂心所向也）**情見**（韓信傳情見力屈師古曰見顯露也胡電反）**迹見**（食貨志謀反迹見師古曰蹤跡顯見也）**抒素**（王裒傳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紆體**（賓戲紆體衡門師古曰紆屈也）**竦體**（霍后傳常竦體敬而禮之）**彌躬**（王莽傳彌躬執平以逮公卿師古曰彌讀與弭同）**挺身**（五行志挺身獨與小人晨夜相隨師古曰挺引也劉屈氂傳屈氂挺身逃師古曰引身而逃難）**跳身**（蕭何傳跳身遯者數矢師古曰跳身謂輕身走出也）**贏身**（陳平傳贏身來不受金無以為資）**薄軀**（班倢伃賦登薄軀於宮闕兮）**不訾之軀**（蓋寬饒傳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靡骨**（元后傳當殺身靡骨師古曰靡碎也武皮反）**汗背**（周勃傳汗出洽背司馬遷傳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竦神**（禮樂志虛已竦神師古曰竦敬也）**絫息**（班倢伃賦每寤寐而絫息兮師古曰絫息言懼而喘息也）**惕息**（長楊賦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懼而小息也息出入氣也）**竦息**（民救傳吏竦息）**脅息**（嚴延年傳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歛也屏氣而息）**綿力**（嚴助傳綿力薄材師古曰綿弱也言其柔弱如綿）**努力**（翟方進傳努力為諸

（生學問）**戮力**（高紀臣與將軍戮力破秦師古曰戮力并力也音力竹反又力周反）**疾力**（灌嬰傳戰疾力師古曰疾急速也力彊力也）**貌侵**（田蚡傳為人貌侵服虔曰侵短小也）**作色**（元紀宣帝作色師古曰作動也意怒故動色）**人色**（李廣傳吏士無人色師古曰懼甚）**菜色**（元紀民有菜色師古曰五穀不收人但食菜故其顏色變惡翼奉傳百姓菜色師古曰人專食菜故肌膚青黃為菜色也）**痛於骨髓**（韓信傳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怨入骨髓**（吳王傳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色授魂予**（子虛賦色授魂予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與接也）**股弁**（嚴延年傳吏皆股弁師古曰股戰若弁弁謂撫手也）**隆準**（高紀隆準而龍顏李斐曰準鼻也）**跨下**（韓信傳不能出跨下師古曰跨下兩股之間也）**爰臂**（李廣傳為人長爰臂如淳曰臂如猨臂通肩也或曰似當為緩臂也師古曰莬爰之詩云有莬爰爰爰爰緩意也其義兩通）**髖髀**（賈誼傳髖髀之所師古曰髀股骨也髖髀上也髖音寬髀音陛又音必爾反）**拊髀**（馮唐傳廼拊髀曰嗟乎）**膝席**（灌夫傳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師古曰如說是也）**箕踞**（張耳傳高祖箕踞罵詈師古曰箕踞者謂申兩脚其形如箕）**拱竢**（終軍傳斯拱而竢之耳師古曰拱手而待之）**陰拱**（黥布傳陰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斂手曰拱言不動搖坐觀成敗也）**見前**（嚴助傳事效見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

眴（項籍傳梁眴籍師古曰眴動目也音舜動目而使之也）**偭**（賈誼傳偭蟂獺應劭曰偭背也師古曰偭音面）**黑子**（高紀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師古曰今中國通呼為黶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五倉**（郊祀志化色五倉之術李奇曰思身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五倉存則不飢）**五性**（翼奉傳五性不相害晉灼曰翼氏五性肝性靜靜行仁甲己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壬主之）**習貫**（賈誼傳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密理**（鼂錯傳與人密理師古曰密理謂其肌肉也）**燕婧**（李夫人傳妾不敢以燕婧見帝師古曰婧與情同謂不嚴飾）**魁梧**（張良贊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也蘇林曰梧音悟師古曰魁大貌也悟者言其可驚悟今人讀為吾非也）**魁岸**（江充傳為人魁岸師古曰魁大也岸者有廉稜如崖岸之形）**面雍樹馳**（夏侯嬰傳常收載行面雍樹馳應劭曰古者立乘嬰恐小兒墮墜各置一面擁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方人謂抱小兒為擁樹面者以面首向臨之也師古曰面背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己而抱持之以馳故曰面雍樹馳雍讀曰擁）**介乎容儀**（匡衡傳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師古曰介繫也言不以情欲繫心而著於容儀者）**嫶妍**（李夫人賦嫶妍大息晉灼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嫶冥嫶冥猶嫶妍也師古曰嫶音在消反）**逮者**（韋賢傳年其逮者師古曰逮及

（也耉者老人面色如垢也言歲月駸往年將及者不可殆忽）**壹关**（薛宣傳壹关相樂斯亦可矣應劭曰以壺矢相樂也晉灼曰書篆形壹关字象壺矢因曰壺矢此說非也師古曰壹关謂為歡笑耳）**嘻笑**（灌夫傳夫怒因嘻笑師古曰嘻彊笑也）**詼笑**（東方朔傳朔雖詼笑師古曰詼謿戲也詼笑謂謿諧發言可笑也）**呼謈**（又舍人不勝痛呼謈師古曰與田蚡傳呼服音義皆同一曰謈曰冤痛之聲也舍人搒痛乃呼云謈令人痛甚則稱阿謈音步高反）**謼服**（灌夫傳謼服謝罪晉灼曰服音瓝關西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為呼服或言蚡號呼謝服罪也師古曰兩說皆通若謂啼為謼服則謼音火交反服音平卓反）**道引**（張良傳道引不食穀孟康曰服辟穀藥而靜居行氣道讀曰導）**輕舉**（又乃學道欲輕舉）**鼎來**（匡衡傳無說詩匡鼎來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晏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貢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白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天子春秋鼎盛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白字耳字以表德豈人之所自稱乎）**姍咲**（諸侯王表姍咲三代師古曰姍古訕字訕謗也音刪）**意烏猝嗟**（韓信傳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晉灼曰意烏恚怒聲也師古曰意烏猝嗟歎也猝音千忽反）**噤吟**（揚雄傳蔡澤雖噤吟而咲唐舉師古曰噤吟頷頤之貌噤鉅錦反吟魚錦反）**伉健**（宣紀選伉健習騎射

者師古曰伉彊也）**剽疾**（張良傳楚人剽疾師古曰剽音匹妙反）**細娛**（賈誼傳訛細娛而不圖大患）**銷憂**（東方朔傳銷憂者莫若酒）**主臣**（王陵傳平謝曰主臣文穎曰惶恐之辭也猶今言死罪也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馮唐傳唐曰主臣）**惶怖**（朱博傳王卿得赦惶怖）**惴恐**（寗成傳人皆惴恐師古曰惴戰栗也人人皆戰恐也）**慙懼**（朱博傳誠慙懼）**霽威**（魏相傳為霽威嚴蘇林曰霽音限齊之齊臣瓚曰此雨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音才詣反又子詣反）**不寒而栗**（楊惲傳衆毀所歸不寒而栗師古曰栗竦縮也）**重足一迹**（義縱傳吏民重足一迹石顯傳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重足**（汲黯傳天下重足而立師古曰重累重足言懼甚也）**匃沐**（竇后傳與我決傳舍中匃沐師古曰乞沐之而為之沐）**發矇**（長楊賦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洿沬**（李夫人賦洿沫悵號晉灼曰沫音水沫面之沫言涕淚洿集覆面下也師古曰洿音烏洿下也沬音呼內反）**沬血**（司馬遷傳沬血飲泣師古曰沬古頮字頮西面也言流血在面如盥頮沬音呼內反）**泣不下**（呂后傳哭而泣不下師古曰泣謂淚也）**飲泣**（賈捐之傳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彼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逿墜**（王式傳陽醉逿墜師古曰逿失據而倒也音徒浪反）**皸瘃**（趙充國傳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竹足反）**瘃墯**（趙充國傳離霜露疾

（痠瘃墮之患師古曰墮謂因寒瘃而墮指者也）**痿盲**（韓王信傳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師古曰痿風痺病也音人佳反）**躄盭**（賈誼傳病非徒瘇也又苦躄盭師古曰躄古躄字足下曰躄令所呼脚掌是也盭古戾字言足躄反不可行也）**冗匈**（灌夫傳斬頭冗匈）**支解**（五行志邪支解鄙子師古曰邪人戕鄙子支解而節斷之謂解其四支斷其骨節）**讋伏**（項籍傳府中皆讋伏師古曰讋失氣也音章涉反）**錯躬**（元紀百姓愁苦靡所錯躬師古曰錯置也）**傾城**（李夫人傳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露索**（蕭望之傳當見者露索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索出客反）**縱觀**（高紀縱觀秦皇帝師古曰縱放也天子出行放人令觀觀音工喚反）**口尚乳臭**（高紀是口尚乳臭師古曰乳臭言其幼少）

語次篇

語次（黥布傳從容語次）**宴語**（趙充國傳武賢與卬宴語師古曰閑宴時共語也）**參語**（揚敞傳大人與延年參語師古曰三人共言故云參語）**屏語**（傳人子傳入帳中屏語師古曰屏人而獨共語也）**諧語**（東方朔傳妻為諧語師古曰諧者和韵之言也）**誶語**（賈誼傳母聖其箒立而誶語服虔曰誶猶罵也張晏曰誶責讓也師古曰張說是誶音碎）**飛語**（灌夫有飛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為作飛揚非謗之語也臣瓚曰無根而至也）**揚語**（霍光傳王忽侍中揚語曰師古曰揚謂宣唱之）**耳語**（灌夫傳灌賢與程不識耳語師古曰附耳語也）**附耳語**（韓信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語塞**（爰盎傳其後語塞師古曰塞不行也）**箝語**（表箝語燒書師古曰謂箝其口不聽妄言也）**讜言**（敘傳令曰復聞讜言師古曰讜言春言也音黨）**美言**（郊祀志大為人長美言師古曰善為甘美之言也）**質言**（張釋之傳具以質言如淳曰質誠也）**墜言**（鄒陽傳墜言於吳蘇林曰墜猶失也）**食言**（匈奴傳約分明而不食言師古曰兄云食言者於為不信弃其前言如食而盡）**誦言**（高后紀未敢誦言誅之鄧展曰誦言公言也）**款言**（司馬遷傳款言不聽服虔曰款空也）**索言**（成許后傳侯自見索言之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爽言**（幽通賦抗爽言以矯情兮師古曰爽差也）**暬說**（谷永傳暬說欺天師古曰暬說言不說道若無目之人也）**漂說**（賓戲亾命漂說師古曰漂浮也音四遙反）**關說**（佞幸傳公卿皆因關說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之有關津）**曼辭**（司馬遷傳曼辭以自解如淳曰曼美也）**劇談**（揚雄傳口吃不能劇談師古曰劇淡也）**流議**（東方朔傳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末流也猶言餘論也）**崇論竑議**（司馬相如傳崇論竑議師古曰竑深也）**半言**（朱博傳欺謾半言斷頭矣）**詭辯**（梢五彭佃傳持詭辯以中人師古曰詭違也違道之辯石顯傳持詭辯以中傷人）**專對**（王吉傳舉駁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不輒言**（揚敞傳敞不輒言故

（不得侯師古曰不卽對言也）有味其言（鄭當時傳誠有味也師古曰有味者其言甚美也）已然諾（灌夫傳已然諾師古曰已必也許一言許人必信之也）侵爲然諾（張耳傳此因趙國立義不侵爲然諾者也師古曰侵猶犯負也）自立然諾（又高能自立然諾）廉問（高紀且廉問師古曰廉察也廉字今作覝其音同耳）無誰語（司馬遷傳是以抑鬱而無誰語師古曰無誰語者言無相知心之人誰可告語）不孰何（衛綰傳不孰何綰李奇曰不誰也孰何也師古曰何卽問也不誰何者言不借問耳）誰何（過秦論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曰問之爲誰又云何人其義一也）譴何（賈誼傳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解何（匡衡傳以閩伯爲界解何師古曰解何者以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疏也）有小人言（高紀今者有小人言）稱不容口（爰盎傳稱之皆不容口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横被口語（楊惲傳遭遇變故横被口語師古曰横音下孟反）言人人殊（曹參傳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不謀同辭（敘傳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窮以辭（郊祀志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移於浮辭（鄒陽傳豈移於浮辭哉師古曰不以浮說而移心）信舌（揚雄傳士頗得信其舌師古曰信讀曰伸）宛舌（又欲談者宛舌而固聲師古曰宛屈也固閉也）掉舌（蒯通傳掉三寸舌師古曰掉搖也）三寸舌（張良傳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杜

口（杜周傳結舌杜口師古曰杜塞也）閉口（淮南王傳誅殺以閉口師古曰旣殺開章所有口語皆無端緒故云閉口也）口絶（又所與謀殺者已死以爲口絶）難口舌爭（張良傳此難以口舌爭也）置齒牙間（叔孫通傳何足置齒牙間哉）切齒（王莽傳言必切齒）緩頰（高紀緩頰往說魏豹張晏曰緩頰徐言引譬喻也）

綴學篇

綴學（劉歆傳綴學之士）游學（陳平傳縱使游學）微言（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絶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素文（班固幽通賦素文信而底麟兮應劭曰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素功（梅福傳據仲尼之素功師古曰素功素王之功也穀梁傳曰孔子素王）道眞（劉歆傳妒道眞師古曰妒道藝之眞也）道腴（賓戲味道之腴師古曰腴肥也）刺經（郊祀志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師古曰刺取之也）枕經藉書（賓戲徒樂枕經藉書）訓故（劉歆傳學者傳訓故而已師古曰故謂指趣也）温故（成紀温故知新師古曰温厚也謂厚積於故事也）魯故（藝文志詩魯故二十五卷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眞耳）質義（劉歆傳質問大義師古曰質正也）碎義（藝文志碎義逃難師古曰苟爲碎碎之義以避它人之攻難者）煩言碎辭（劉歆傳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因

陋就寡（劉歆傳有因陋就寡）**指明**（河間獻王傳文約指明師古曰指謂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書林**（長楊賦弁包書林）**中書**（孔安國傳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案諜**（禮樂志宮童効異披圖案諜蘇林曰諜譜第之也）**肄業**（又禮官肄業而已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顓門**（夏侯勝傳建卒自顓門名經師古曰專門者自別爲家學）**同門**（鄭崇傳弟立與傳喜同門學師古曰謂同師也）**末師**（劉歆傳是末師而非往古）**淵源**（成紀儒林之官四海淵源董仲舒傳師友淵源）**洽浹**（谷永傳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涉獵**（賈山傳涉獵書紀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記書**（息夫躬傳通覽記書師古曰傳記及諸家之書）**揚搉**（序贊揚搉古今師古曰揚舉也搉引也揚搉者舉而引之陳其趨也搉音居學反）**被服儒術**（河間獻王傳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師古曰被服言常居處其中也）**緣飾儒術**（公孫弘傳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翟方進以儒雅緣飾法律）**九章**（律歷志箕子言大法九章師古曰大法九章即洪範九疇也）**六緯**（李尋傳五經六緯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五際**（翼奉傳詩有五際應劭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也孟康曰詩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尊卦**（五行志尊卦用事孟康曰尊卦乾坤也）**奇字**（揚雄傳從雄學作奇字師古曰古文之異者）

綴文（劉歆傳贊綴文之士）**屬文**（賈誼傳能誦詩書屬文師古曰屬謂綴輯之也言其能爲文也屬音之欲反）**矕龍虎之文**（賓戲矕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矕被也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言文章之盛久也師古曰矕音莫限反）**言語妙天下**（賈捐之傳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師古曰於天下最爲精妙耳）**摛藻**（賓戲摛藻如春華師古曰摛布也藻文辭也）**發藻**（賓戲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品藻**（揚雄傳稱述品藻師古曰品藻者定其差品及文質）**雋永**（蒯通傳自序其說號曰雋永師古曰雋音字充反雋肥肉也永長也言其所論甘美而義深長也）**爾雅**（儒林傳文章爾雅師古曰爾雅近正也）**離騷**（賈誼傳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遭也憂動曰騷遭憂而作此詩也）**畔牢愁**（揚雄傳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無聊也）**驪駒**（王式傳歌驪駒服虔曰逸詩篇名客欲去歌之文穎曰其辭云驪駒在門僕夫俱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刑名**（元紀以刑名繩下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短長**（張湯傳邊通學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爲短歸此爲長戰國策名短長術也）**左道**（王商傳執左道以亂政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不正）**都授**（翟方進傳候伺常大左道時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大對**（董仲舒傳不足以奉

（大對師古曰大對對大問也）

射策（蕭望之傳以射策甲科爲郎師古曰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詞定高下也）

溪美（匡衡傳其對溪美）

骫骳（枚乘傳其文骫骳師古曰骫古委字骳音被骫骳猶言屈曲也）

傅會（爰盎贊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張晏曰因宜附着合會之）

襲六（相如傳將襲舊六爲七文頴曰六經加一爲七也）

書教篇

書教（司馬遷傳曩者辱賜書教）

出教（朱博傳博出教主簿師古曰以此教告主簿）

書抵（項籍傳請曹咎書抵櫟陽史應劭曰抵歸抵也）

爰書（張湯傳劾鼠掠治傳爰書師古曰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口辭也）

移書（劉歆傳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薛宣傳移書顯責之）

敕書（陳咸傳公移敕書師古曰公然移書以約敕也）

記言（朱博傳有便宜輒記言師古曰外有便宜之事爲書記以言於博）

記召（趙廣漢傳當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爲書記以召之若今之下符追呼人也）

出記（何武傳出記問墾田頃畝師古曰記謂敎命之書）

奏記（朱博傳文學儒吏時有奏記）

草奏（王莽傳孫竦爲崇草奏師古曰草謂創立其文也）

置奏（平紀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師古曰置奏上謂立文奏而上陳也）

營表（禮樂志奏請立辟雍營表

未作）

抗疏（楊雄傳獨可抗疏時道是非師古曰抗舉也謂上之也疏者疏條其事而言之）

進孰（張騫傳其少從率進孰於天子孟康曰進孰美語如成孰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必從之計於天子而卒不果也師古曰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

視草（淮南王傳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師古曰草謂爲文之藁草）

削草（孔光傳時有所言輒削草藁服虔曰言已繕書輒削壞其草）

削牘（原涉傳削牘爲疏師古曰牘木簡也）

條刺（成許后傳其條刺使大長秋來白之師古曰條謂分條之也刺謂書之於刺版也）

條對（梅福傳條對急政師古曰條對者一一條錄而對之）

口占（朱博傳口占檄文師古曰隱度其言口授之占音之贍反）

露章（何武傳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

託文（翟方進傳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於詔文也）

文陳（成許后傳不可勝以文陳師古曰言以文書陳之不可勝言）

文具（張釋之傳其敝徒文具師古曰文具謂具文而已）

略意（段會宗傳敢不略意師古曰略意略陳本意也）

籍記（尹賞傳悉籍記之師古曰籍記爲名籍以記之）

咫尺之書（韓信傳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耳）

一編書（張良傳出一編書師古曰編謂聯次之也聯簡牘以書故曰一編編音鞭）

札書（郊祀志卿有札書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相如傳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時未多用紙故給札以書）

方書（張倉傳方書如

（淳曰方板也謂事在板上者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師古曰四方文書是也）**牒書**（薛宣傳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師古曰牒書謂書於簡牒也）**牒**（路溫舒傳截以爲牒師古曰小簡曰牒）**篇**（武紀著之于篇師古曰篇謂竹簡也）**玉版**（司馬遷傳明堂石室金鐀玉版圖籍散亂如淳曰玉版刻玉版書爲文字也鼂錯傳刻於玉版藏於金匱）**金匱石室**（高紀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師古曰以金爲匱以石爲室重緘封之保慎之義）**閒編**（劉歆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師古曰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韋編**（儒林傳好易讀之韋編三絕師古曰編所以聯次簡也言愛玩之甚故編簡之韋爲之三絕也）**筆削**（禮樂志削則削筆則筆師古曰削者謂有所刪去以刀削簡牘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羽檄**（高紀吾以羽檄徵天下兵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傳檄**（韓信傳三秦可傳檄而定言不足用兵也）**赫蹏**（趙后傳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孟康曰蹏猶地也染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鄧展曰赫音兄弟鬩牆之鬩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晉灼曰今謂薄小物爲鬩蹏鄧音應說是也師古曰孟說非也今書本嚇字或作擊）**文墨**（蕭何傳徒持文墨議論不載杜周傳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刀筆**（曹參傳起秦刀筆吏師古曰刀所以削書也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自隨也陳湯傳挂於刀筆之前師古曰刀筆謂吏）**敎督**（楊惲傳賜書敎督以所不及師古曰督視也）**鐫令**（薛宣傳使掾平鐫令如淳曰平鐫激切使之自知過也晉灼曰王常爲光武鐫說其將師此爲徐以微言鐫鑿道之也師古曰平掾之名鐫謂琢鑿也音子全反）**敎不先**（相如傳父兄之敎不先師古曰敎不先者謂往日不素敎之也）**敎敕亾素**（江充傳以敎敕亾素者師古曰言素不敎敕）

締交篇

締交（過秦論合從締交師古曰締結也音大系反）**金石交**（韓信傳與漢王爲金石交師古曰稱金石者取其堅固）**布衣交**（盧綰傳待客如布衣交）**刎頸交**（張耳傳相與爲刎頸交師古曰刎斷也刎頸交者言託契深重雖斷頸絕頭無所顧也刎音舞粉反）**一日之雅**（谷永傳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曰雅素也言非宿素之交）**雅素**（張禹傳忽忘雅素師古曰雅素故也）**雅**（高紀雍齒雅不欲屬沛公蘇林曰雅素也）**素**（高紀素易諸吏師古曰素故也易素也）**雅故**（劉澤傳今呂氏雅故）**雅遊**（張耳傳耳雅遊多爲人所稱師古曰雅故也言其久故俠遊交結英傑是以多爲人所稱譽也）**雅信**（杜周傳無雅信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任信）**知友**（江充傳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見客**（子虛賦先生又見客師古曰見猶至也言至此國爲客也若今人自稱云見顧見眷耳）**傾蓋**（鄒陽傳傾蓋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

（蓋駐車也）忿故（張湯傳濟朕忿故師古曰嫌朕遺忿故舊而求去也）曹耦（黥布傳率其曹耦師古曰曹輩也）等夷（張良傳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師古曰夷平也言故時皆齊等）其疇（韓信傳其疇十三人師古曰疇類也）所善（灌夫傳所善願從數十人師古曰所善素與己善者）左提右挈（張耳傳以兩賢王左提右挈師古曰提挈言相扶持也）相翼（王莽傳斷金相翼師古曰翼助也）攀援（翟方進傳欲相攀援死而後已師古曰援引也音爰）附離（揚雄傳諸附離之者師古曰離著也音麗）提衡（杜周傳相與提衡如淳曰提衡猶言相提攜也臣瓚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引重（灌夫傳兩人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相牽引而致於尊重也）借譽（鄒陽傳借譽於左右）先游（鄒陽傳有人先游師古曰先游謂進納之也）為先（酈食其傳莫為我先師古曰先謂紹介也）為地（張湯傳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師古曰不為作道地也）為道（田延年傳將軍召問延年欲為道師古曰為之開道路使有安全之地也）為資（灌夫傳嬰愧為資如淳曰為出為資使人為夫請罪也師古曰如說非也為資為其資地資非財物也為讀如本字）游揚（季布傳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游道（陳平傳師古曰廣）浮道（張湯傳陽浮道與之師古曰陽以道義為交非其中心故云浮也）失與（鄒陽傳使吳失與而無助）居間（郭解傳邑中賢豪居間以十數師古曰居中間為道）

（地和輯之）與國（項籍傳與國之王張晏曰與賞與也）英俊竝游（枚乘傳與英俊竝遊）參會（韓安國傳贊因德參會師古曰三人相遇故曰參會）請寄（減宣傳請寄為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郅都傳請寄無所聽）內謁（翟義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通名也）有謁（鄒陽傳願有謁也師古曰謁告也）為謁（高紀乃給為謁曰賀錢萬師古曰為謁者書刺自言爵里若今參見尊貴而通名也）書謁（石奮傳受書謁）上謁（張耳傳耳餘上謁涉師古曰上其謁而見也上謁若今之通名）謁歸（高紀魏王豹謁歸視親疾師古曰謁請也）肯臨（韓信傳大王乃肯臨臣）臨存（嚴助傳使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左顧（淮陽王欽傳迺肯幸左顧存恤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臨況（灌夫傳將軍迺肯幸臨況魏其侯師古曰況賜也）造請（張湯傳造請諸公師古曰造至也詣也請謁問也造音七到反）詣前（楊王孫傳未得詣前師古曰詣至也至前言來見也）郊迎（陳平傳其勢必郊迎謂師古曰出其郊遠迎謂也相如傳太守以下郊迎師古曰迎於郊界之上也）間使（韓王信傳疑信數間使師古曰間私也蒯通傳漢王獨發間使王齊師古曰間使謂使人伺間隙而單行）問遺（婁敬傳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師古曰問遺謂餉饋之也遺音弋季反）私問（張耳傳以私問之臣瓚曰以私情相問也）多謝問（趙廣漢傳為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候問炙

生（蒯通傳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死生）不聞問（嚴助傳爲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善聲問）勞苦（張耳傳勞苦如平生歡師古曰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間闊（嚴助傳問者闊焉久不聞問諸葛豐傳間何闊師古曰言闊者何以闊不相見）行矣（武衞后傳主附其背曰行矣師古曰行矣猶今言好去）與決（蘇武傳與武決去師古曰決別也）候伺（盧綰傳居長城下候伺）刺候（陳成傳朱雲從刺候晉灼曰刺探伺候事之輕重）折逆（朱博傳其折逆人如此）揣知（翟方進傳揣知其指師古曰揣謂探求之音初委反）揆追（趙后傳揆追不及之事）緣雅意（李夫人傳霍光緣上雅意師古曰緣因也雅意素舊之意）良苦（李陵傳少卿良苦師古曰言其勞苦）彊食自愛（匡衡傳專精神近醫藥彊食自愛）彊餐自愛（東平王宇傳彊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彊飯（武衞后傳彊飯勉之師古曰彊音其兩反飯音扶晚反）緩急相護（宣許后傳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緩急（刑法志緩急足以相死又緩急非有益）調護（張湯傳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也張良傳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師古曰調謂和平也護謂保安之）黨友（息夫躬傳黨友謀議師古曰朋黨及朋友）死黨（翟方進傳有背公死黨之信師古曰死黨盡死力於朋黨也）亢禮（高紀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師古曰亢者當也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猥稱

（朱雲傳而嘉猥稱雲師古曰猥曲也）趨和（鄭當時傳在朝常趨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趨趨向也和音胡臥反）同比（五行志與同比者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媟黷（枚乘傳得媟黷貴幸師古曰媟狎也黷垢濁也）摧謝（張湯傳摧謝師古曰若上有責即摧折而謝也）分明之（薛宣傳得爲君分明之師古曰分明謂考問使知清白也）銜之（義縱傳上怒銜之師古曰銜含也包含在心以爲過也）閟匿（盧綰傳綰愈恐閟匿師古曰閟閉也閉其蹤蹟藏閟其人也）分棄（南粵傳願與王分棄前患師古曰彼此共棄故云分）吐棄（李夫人傳必畏惡吐棄我）含怒（朱建傳太后含怒）望深（張耳傳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師古曰望怨望也）觖望（盧綰傳辟臣觖望師古曰觖謂相觖也望怨望也觖音決）怨家（張耳傳貫高怨家知其謀）睚眦（杜周傳報睚眦怨師古曰睚音厓睚舉眼也睚即眥字謂目匡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也一說睚音五懈反眦音仕懈反睚眦瞋目貌也司馬遷傳塞睚眦之辭師古曰睚眦舉目眥也猶言顧瞻之頃也睚音厓眦音才賜反）機陷（鼂錯傳爲之機陷孟康曰機發也陷穽也）排擠（杜周傳排擠英俊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薛宣傳排擠宗室）排擯（劉向傳排擯宗室）輘轢（灌夫傳輘轢宗室師古曰輘轢謂蹈踐之也）抵梧（司馬遷傳贊或有抵梧師古曰抵觸也梧相支柱不安也梧音忤）枝柱（地理志漢中淫失枝柱師古曰柱音竹甫反枝柱言意相節卻不順從也）柱置（西域

傳以道當爲柱罣心不便也師古曰柱者支柱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柱於已故心不便也柱音竹羽反又竹具反其字從手上**連拄**朱雲傳既論難連柱五鹿君師古曰柱刺也距也音竹庚反**掌距**匈奴傳與相掌距師古曰掌謂支拄也音文庚反又丑庚反**詆媟**枚乘傳自詆媟其文師古曰詆毀也媟醜也**醜詆**劉向傳巧言醜詆師古曰詆毀也辱也**詆挫**蓋寬饒傳爲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呰毀**地理志好呰毀師古曰以言相毀曰呰呰音子爾反**讒就**陳平傳平長讒之就師古曰就成也言長讒毒已者得其成計**擿觖**孫寶傳欲擿觖以揚我惡師古曰擿觖謂挑發之也擿音它歷反觖音決**繩責**石奮傳君不繩責長吏**詰責**

賈山傳章下詰責師古曰以其所上之章令有司詰問**質責**汲黯傳黯質責湯於上前師古曰質對之也**責四面至**谷永傳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引繩排根**灌夫傳欲倚夫引繩排根生平慕之後弃者孟康曰根根者根格引繩以彈排擯根格之也師古曰根音下恩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共相提挈有人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卻爲根格**譙讓**高紀因譙讓羽師古曰譙讓以辭相責也譙音才笑反**辯數**陳勝傳自辯數乃罷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數音山羽反**短惡**陳平傳人有短惡嘗者師古曰陳其短失過惡於上謂譖毀之**訏揚**趙后傳訏揚幽昧之過**污衊**文三王傳汙衊

宗室師古曰衊音秋謂塗染也**督過**高紀聞將軍有意督過之師古曰督謂視責也**妒嫉**劉歆傳或懷妒嫉**妬媢**五行志桓有妬媢之心師古曰媢謂夫妬婦也**相駮**薛宣傳兄弟相駮不可師古曰駮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駁雜**過直**地理志報仇過直師古曰直亦當也**有隙**高紀令將軍與臣有隙師古曰隙謂間隙言乖離不合**有纖介**孫寶傳疑呂與崇內有纖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自解**項籍傳因伯自解於羽師古曰自解猶今言分疏**自白**吳王傳無以自白師古曰自明也**知其解**呂后傳君知其解不師古曰解猶解說其意**德不竟**韓信傳公小人爲德不竟**不右**翟方進傳論議不右方進師古曰毀短也**不**

肯仞孟喜傳喜因不肯仞師古曰仞亦名也**掎**息夫躬傳躬掎祿曰師古曰掎從後引之也謂引躡其言也**紿**高紀紿爲謁應劭曰紿欺也師古曰紿音徒在反項籍傳田父紿曰左**界**揚雄傳界涇陽蘇林曰界間其兄弟使疏應劭曰涇陽秦昭王弟**乘**禮樂志小人乘君子師古曰乘陵也**提**吳王傳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師古曰提擲也音旋計反周勃傳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嫮**韓安國傳卽以嫮鄙小縣服虔曰嫮夸妒也晉灼曰嫮音拆嫮之嫮**攝使**張耳傳攝使受客師古曰攝謂引持之**溷女**陸賈傳毋久溷女爲也師古曰溷亂也亂累波也**乘間**鄒陽傳乘間而請師古曰間謂空隙無事之時**併力**項籍傳與齊併力擊常山**面約**吳王傳至

（膠西面約之）**在亾**（爰盎傳不以在亾爲辭師古曰或實在家而辭亾不在）**蹉**
跌（朱博傳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下風**（鄒陽傳猶高下風之行師古曰言在
下風側聽高尚賈誼傳得佐下風）**相然**（張耳傳相然信死）**易與**（項籍傳漢
易與耳韓信傳知信爲人易與耳李廣傳胡虜易與耳）**斥臧否**（鄭當時傳不敢
甚斥臧否）**媿人**（龔遂傳郎中令善媿人師古曰媿厚也）**相放**（成許后傳豈相
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漸靡**（衡山王傳贊臣下漸靡使然師古曰靡謂相隨
從）**顧金錢**（季布傳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
炫燿也李奇曰持權屬請人顧以金錢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成權因

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也）**塞責**（項籍傳誅將軍以塞責師古曰塞當也東方朔
傳死無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塞望**（高五王傳塞天下之望師古曰塞滿也）**頌**
禁（吳王傳頌共禁不與如淳曰頌猶公也師古曰頌讀曰容）**乖忤**（成許后傳必生
乖忤之患師古曰忤違也）**舛午膠戾**（劉向傳朝臣舛午膠戾乖剌師古曰言志
意不和各相違背午音五故反）**乖剌**（劉向傳膠戾乖剌杜欽傳無乖剌之心師古曰
剌戾也音來曷反）**衆讙**（成許后傳以息衆讙師古曰讙譁衆議也音許元反）**適**
用（項籍傳欲立長無適用師古曰適主也音與的同用）**阿尊**（劉向傳不能阿尊事
賢）**宦媚**（翟方進傳宦媚邪臣欲以徼幸）**游媚**（地理志游媚富貴）**刷恥**

（武紀朕閔衆庶陷害欲刷恥改行貨殖傳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之也音所劣反）
提空名（黥布傳提空名以鄉楚師古曰提舉也）**根柢之容**（鄒陽傳素
無根柢之容蘇林曰根音蔕）**追趨逐耆**（楊惲傳弦者高張急徵追趨逐耆則
坐者不期而附師古曰追趨逐耆隨所趣嚮愛嗜而追逐之也趨讀曰趣耆讀曰嗜）**事**
發相重（劉澤贊事發相重豈不危哉師古曰重猶累也言澤得王本由田生行說
若其事發覺則相隨入罪事相累誤）**何等不可**（宣許后傳夫人所言何等不可
者師古曰無事而不可）**一坐盡傾**（相如傳相如爲不得已而彊往一坐盡傾
師古曰皆傾慕其風采也）

兩漢雋言卷之五

宋括蒼林　越次甫輯
明吳興凌廸知穉哲校

顥蒼篇

顥蒼（賓戲超忽荒而躆顥蒼師古曰顥顥天也元氣顥汗故曰顥其色蒼蒼故曰蒼天）顥穹（封禪書肇自顥穹師古曰顥穹皆謂天也顥言氣顥汗也穹言形穹隆也）渾元（幽通賦渾元運物師古曰渾元天地之氣也渾音胡昆反）天淵（賓戲聲盈塞於天淵）堪輿（藝文志堪輿金匱十四卷師古曰許慎云堪天道輿地道也甘泉賦屬堪輿以壁壘兮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九天（郊祀志九天巫祠九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旻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昊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也）九重（禮樂志九重開師古曰天有九重）九閡（又專精厲志逝九閡如淳曰閡亦陔也陔重也謂九天之上也閡合韻音收又音亥）九閡（揚雄傳騰九閡師古曰九閡九天之門）三靈（校獵賦上獵三靈之流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三光（文紀上以累三光之明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三辰（律歷志三辰之會交矣孟康曰三辰日月星也五行志蜺三出

三已三辰除韋昭曰若從寅至辰也）泰階六符（藝文志泰階六符一卷李奇曰三台謂之泰階兩兩成體三台故泰觀色以知吉凶故曰泰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大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各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漫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奄奄疏闊也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爲陳之）合壁連珠（律歷志日月如合壁五星如連珠孟康曰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聚斗牽牛分度夜盡如合壁連珠也）天清日晏（校獵賦於是天清日晏師古曰晏無雲）晏温（郊祀志至中山晏温如淳曰三輔謂日出清濟爲晏而温）東君（郊祀志晉巫祠東君師古曰東君日也）倒景（郊祀志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大人賦貫列缺之倒景兮張揖曰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金波（郊祀志歌月穆穆以金波師古曰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奔星（子虛賦奔星更於閨闥師古曰奔星流星也）景星（天文志天腥而見景星孟康曰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

（星合爲景星）歲星（天文志歲星晉灼曰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十二而行二十八宿而周天）四常宿（天文志經星常宿）靈星（郊祀志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長星（文紀有長星出于東方文穎曰孛彗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也彗星光芒長參參如埽彗長星光芒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二丈無常也大法孛彗星多爲除舊布新火災長星多爲兵革事）攙搶（大人賦攬攙搶以爲旌兮張揖曰彗星爲攙搶師古曰攙音初感反搶音初衡反）招搖（反離騷招搖紀于周正應劭曰招搖斗柄星也主天時）羽林天軍（天文志虛危南有眾星曰羽林天軍宋均曰虛危營室陰陽始終之處際會之間恒多姦邪故設羽林爲軍衛）權衡（又南宮朱鳥權衡孟康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也）飛流（又彗孛飛流孟康曰飛絕迹而去也流光迹相連也）暈適背穴抱珥（又暈適背穴抱珥虹蜺孟康曰暈日旁氣也適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背形如背字也穴多作鐍其形如玉鐍也抱氣向日也珥形點黑也如淳曰暈讀曰運凡氣在日上爲冠爲戴在旁直對爲珥在旁如半環向日爲抱向外爲背有氣刺日爲鐍鐍抉傷也）虹蜺（又上如淳曰蝃蝀謂之虹表云雄爲虹雌爲蜺虹或作虹蜺讀曰齧）宛虹（子虛賦宛虹拖於楯軒師古曰宛虹屈曲之虹也）風伯雨師（河東賦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

師於西東）八風（禮樂志四興遞代八風生師古曰八方之風謂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還風（京房傳己丑夜有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九十一日爲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爲教令言正令還也）衝風（韓安國傳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師古曰衝風疾風之衝突者也）飈拂（河東賦風發飈拂師古曰飈回風也必遙反）屏翳（大人賦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師古曰屏步明反）豐隆（大人賦涉豐隆之滂濞應劭曰豐隆雷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雨師古曰豐隆將雨故言涉也）格澤（又建格澤之脩竿兮張揖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銳建此氣爲長竿也師古曰格胡各反澤必各反）旬始（又垂旬始以爲慘兮李奇曰旬始氣如雄雞見北方旁）黔雷（又右玄冥而右黔雷兮張揖曰黔雷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楚詞召黔嬴而見之或曰水神也）沆瀣（又呼吸沆瀣兮餐朝霞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食朝霞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幷天地玄黃之氣爲六氣師古曰沆胡朗反瀣音韰）列缺（又貫列缺之倒景兮服虔曰列缺天闕也張揖曰陵陽子明經曰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膠葛（揚雄傳機膠葛師古曰膠葛上清之氣也）青煒（王莽傳青煒登平考景以舉服虔曰煒音暉如淳曰青氣之光輝也晉灼曰言青陽之氣

（始升而上以成萬物也）赤煒（又赤煒頌平）白煒（又白煒象平）玄煒（又玄煒和平）揚眉（翟方進傳今提揚眉服虔曰提攜提星揚眉揚其茲角也）奮角（又狼奮角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茲角也狼茲角則盜賊起）膏露（鼂錯傳膏露降師古曰甘露凝如膏）木介（五行志今之長老名木水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西顥沆碭（禮樂志西顥沆碭秋氣肅殺師古曰沆音湖浪反碭音蕩沆碭白氣之貌也）閶闔（禮樂志游閶闔應劭曰閶闔天門）玉臺（又觀玉臺應劭曰玉臺上帝之所居）捫天（子虛賦仰州橑而捫天師古曰捫摸也臺榭之高有升上之者仰攀其椽可以摸天也）指象（杜業傳以指象爲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以景象指意告喻人）

閉陽縱陰（董仲舒傳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禁舉火及開北門水灑人之類是也）蒙霜露沫風雨（淮南王傳高帝蒙霜露沬風雨師古曰沬亦頮字也蒙冒也沬洗面也）天閫地垠（甘泉賦天閫決兮地垠開師古曰天閫天門之閫也決亦開也）天動地岋（校獵賦天動地岋蘇林曰岋音岋岋動搖之岋師古曰岋音五合反）天地剖判（陸賈傳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師古曰言自開闢以來未嘗有也）泰元媪神（禮樂志惟泰元尊媪神蕃釐李奇曰媪神地也師古曰泰元天也言天神至尊而地神多福也）際天接地（嚴助傳際天接地）隆天重地（東方朔傳隆天重地亦無以塞責）參天貳地（相如傳勸思乎參天貳地）九垓八埏（封禪書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孟康曰言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師古曰埏本音延合韻音弋戰反）

異時篇

異時（食貨志異時算軺車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曩時（賈誼傳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久也謂昔時）日者（高紀日者荊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間者（文紀間者諸呂用事師古曰間者猶言中間之時也）廼者（元紀廼者火災）乃者（蕭何傳乃者我使諫君也師古曰乃者猶言曩者）屬者（李尋傳屬者頻有變改師古曰屬者謂近時也之欲反）

鄉者（張耳傳何鄉者慕用之誠師古曰鄉讀曰嚮嚮謂曩昔也）比歲（成紀比歲不登師古曰比歲頻也）間歲（食貨志間歲萬餘人師古曰間歲隔一歲）旬歲（翟方進傳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師古曰旬徧也滿也旬歲猶言歲滿也若十日之一周）間不一歲（伍被傳間不一歲師古曰中間不經歲也）比年（宣紀比年豐師古曰比頻也）往年（黥布傳往年殺韓信）異日（高紀異日師古曰異日猶言往日也）先日（鄒陽傳吾先日欲獻愚計）翌日（武紀翌日發嵩高應劭曰翌明也）曠日（賈山傳曠日十年師古曰曠空也廢也言空廢時日）旦日（又旦日合戰師古曰旦日明旦也）移日（夏侯嬰傳與

（祖詔未嘗不移日也田蚡傳奏事語移日）**罔日**（韋玄成傳退其罔日師古曰罷非所居長退無日罔）**旋日**（李尋傳不旋日而至）**朝日**（于定國傳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朝故云朝日也鮑宣傳諸生朝日遮丞相言師古曰朝日謂早旦欲入朝也）**差一二日**（周亞夫傳間不過差一二日師古曰謂右去行遲止一二日也）**前是**（五行志前是天不見災者師古曰前是謂此時之前也）**近屬**（杜周傳察近屬之符驗師古曰近屬者謂漢家之事耳屬猶言甫爾也音之欲反）**屬聞**（谷永傳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屬近也之欲反）**屬過**（傅介子傳匈奴使屬過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屬音之欲反）**屬耳**（霍光傳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師古曰屬耳近耳也屬音之欲反）**食頃**（郊祀志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居有頃**（東方朔傳居有頃聞上過）**有頃**（鄧氏傳有頃客出）**居頃之**（匈奴傳）**居無幾**（韓安國傳居無幾梁內史缺師古曰無幾未多時也幾音居豈反）**居無何**（李廣傳居無何師古曰無何謂未多時也）**居無幾何**（匈奴傳居無幾何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無幾**（原涉傳至官無幾師古曰無幾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幾何**（五行志其幾何師古曰言當幾時也）**七始**（禮樂志七始華始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四始**（天文志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四時之始四始者候之日）**三始**（鮑宣傳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始猶朝也）**三朝**（孔光傳歲之朔日三朝師古曰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曰三朝）**一統**（律歷志八百一十分應歷一統孟康曰十九歲為一章一統凡八十一章）**六辰**（五行志蜺直而寒六辰韋昭曰六辰謂從卯至申）**五子**（律歷志曰有六甲辰有五子孟康曰六甲之中唯甲寅無子故有五子）**參陽**（翼奉傳歷中甲庚律得參陽張晏曰甲庚皆三陽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陽也）**三七**（谷永傳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厄今已涉向其節紀）**三阨**（翟義傳危亂漢朝以成三阨服虔曰阨會也謂三七二百一十歲）**陽九**（律歷志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初入元百六歲有厄者則前元之餘氣也一元之中有五陽四陰陽旱陰水九七五三皆陽數也故曰陽九之厄）**蔀首**（律歷志魯歷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孟康曰當以閏盡歲為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便以為蔀首也）**府首**（律歷志終六府首師古曰府首即蔀首）**盛秋**（李廣傳以臨右北平盛秋師古曰秋盛）**隆冬**（武紀迫隆冬至）**正月**（高紀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後九月**（又秦二年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律歷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蓋秦

之歷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尙取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未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故然非歷廢也**期有月**武紀廢期有月而民未諭如淳曰期音朞自往年三月至今年四月期有餘月矣**一月四十五日**食貨志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爲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驚蟄**律歷志諏訾中營室十四度驚蟄注今日雨水**雨水**又降婁初奎五度雨水注今日驚蟄**穀雨**又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日清明**清明**又中昴八度清明今日穀雨**伏祠**郊祀志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得升故爲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臘月**陳勝傳臘月莊賈殺勝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十二月涉歲瓚說是也**臘**嚴延年傳毋欲從延年臘師古曰建丑之月爲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伏臘**楊惲傳歲時伏臘**折膠**鼂錯傳欲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龍虎**幽通賦伯徂歸於龍虎孟康曰晉文公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爲龍酉爲虎也**日旰**張湯傳毎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旰師古曰日旰晚也論事既多至於日晚旰音幹**日暮**主父偃傳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年齒老也**日薄**反騶恐日薄於西山**日且入**霍去病傳

會日且入師古曰言日欲沒也**陽鼂**校獵賦天子迺以陽鼂始出虖玄宮師古曰陽朝日出之後也**昒昕**幽通賦昒昕寤而仰思兮孟康曰昒昕早旦也師古曰昒音忽昕音欣**昒爽**郊祀志冬至昒爽師古曰昒爽謂日尚冥蓋未明之時也昒音忽相如傳留爽闇昧得耀乎光明**遲門**高紀遲門圍宛城三帀師古曰遲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遲於事故曰遲門變爲去聲音文二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記遲字作遫亦緩之義也音黎**遲旦**南粵傳遲旦城中皆降**先平明**叔孫通傳先平明師古曰未平明之前**白晝**賈誼傳白晝大都之中師古曰白晝晝日也言白者謂不陰晦也**薄暮**呂后紀終日春薄暮**餔時**高后紀日餔時**宿夜**哀紀宿夜憂勞**夜過半**陳湯傳夜過半人乘城乎**西征**悼李夫人賦超兮西征師古曰以日爲喻故言西征**上宿**郊祀志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上宿上齋戒也**景靡**王褒傳忽如景靡師古曰景靡者如光景之從靡也**須臾**韓信傳得須臾至今賈山傳願少須臾無死司馬遷傳卒卒無須臾之間**須搖**禮樂志神奄留臨須搖晉灼曰須搖須臾也**轉旋**許后傳轉旋且索師古曰轉旋言須臾之間**轉漏**王莽傳轉漏之間**淹速**賈誼傳淹速之度師古曰淹遲也**迎日**郊祀志皇帝迎日推策臣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勝日**又以勝日如淳曰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也**令日**韋玄成傳卽以令日師古曰令善也

（謂吉日也）**便時**（王后傳便時上林延壽門師古曰取時日之便也）**昭時**（終軍傳宜因昭時令日師古曰昭明也）**靈辰**（甘泉賦歷吉日協靈辰師古曰歷選吉日而合善時也）**標季**（谷永傳當陽數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末季也）**窮宙**（幽通賦廼窮宙而達幽應劭曰往古來今曰宙聖人極古今通幽微也）**終今**（南粵傳終今以來通使如故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靡旃**（長楊賦曰未靡旃師古曰未靡旃不移景也）**白駒過隙**（魏豹傳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師古曰言其速疾也白駒謂日景也隙壁際也張良傳如白駒之過隙）**億載**（長揚賦規億載恢帝業）**生平**（張耳傳生平聞耳餘賢）**平生**（王章傳平生獄上呼因張晏曰平生先時也）**晚節**（田蚡傳及孝景晚節師古曰晚節猶末時也）**末路**（鄒陽傳晚節末路）**春秋長**（劉澤傳太后春秋長師古曰言年老）**春秋高**（蘇武傳陛下春秋高）**春秋富**（高五王傳皇帝春秋富師古曰言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書參悼惠王富於春秋）**鼎盛**（賈誼傳春秋鼎盛應劭曰鼎方也）**年稃**（鈎弋傳以其年稃母少）**齒載**（孔光傳犬馬齒載師古曰載老也讀與耋同）**朝暮人**（揚惲傳大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也師古曰言不久活也）**旦暮死**（張耳傳今王與耳旦暮死）**時時**（鄭食其傳時時問邑中賢豪張良傳時時從漢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日日**（賈山傳直與之日日射獵鄧通傳尊

幸之日日與）**同年而語**（過秦論比權量力不可同年而語）**同日而論**（王莽傳豈特與若匹者同日而論哉）**同日道**（張耳傳臣之與王豈可同日道哉）**分卦直日**（京房傳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太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王之氣各卦主時其占法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建元**（武紀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太初**（又太初元年應劭曰初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故改年為太初）**五部**（律曆志起五部應劭曰五部金木水火土也）**五勝**（又頗推五勝孟康曰五行日勝秦以周為火用水勝之）**癉熱**（嚴助傳南方暑溼近夏癉熱師古曰癉黃病音丁幹反）**必熭**（賈誼傳日中必熭孟康曰熭音衛暴熭也師古曰熭謂暴曬之也）

宇內篇

宇內（武紀韋與宇內之士師古曰天地四方為宇）**方內**（嚴助傳方內無狗吠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方外**（元紀方外蒙澤）**函夏**（河東賦以函夏之大漢兮師古曰函包容也讀與含同）**諸夏**（刑法志內尊天子以安諸夏師古曰諸夏中國之諸侯也夏大也言大於四夷）**上方**（翼奉傳上方之情樂也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下方**（又下方之情哀也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

（也陰氣所萌生故爲下）**萬區**（地理志得百里之國萬區故稱萬國之）**八區**（揚雄傳咸營于八區師古曰八區八方也）**八紘**（又燭六合輝八紘師古曰八紘八方之綱維也）**八埏**（封禪書下泝八埏孟康曰埏地之八際也言德下流於地之八際師古曰埏本音延合韵音弋戰反）**八方**（相如傳八方之外師古曰四方四維謂之八方）**八荒**（過秦論并吞八荒師古曰八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六合**（相如傳六合之內師古曰天地四方謂之六合）**六幕**（禮樂志紛紜六幕浮大海師古曰六幕猶言六合也）**四極**（又四極爰轃師古曰四極四方極遠之處也）**四表**（蕭望之傳光被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海之外）**四鄰**（禮樂志包四鄰師古曰四鄰四方）**十二**

州（地理志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師古曰九州之外有幷州幽州營州故曰十二州水中可居者曰州洪水大各就高陸人之所居凡十二處）**八鎮**（校獵賦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四方四隅爲八鎮如淳曰不言九者一鎮在中天子居之故也）**輿地**（淮南王傳按輿地圖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從衡**（刑法志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魏燕趙爲從秦國爲衡從音子容反謂其地形南北從長也秦地形東西橫長故爲衡也）**內郡**（成紀詔內郡舉賢良方正師古曰內郡謂非邊郡）**旁郡**（黥布傳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支郡**（鼂錯傳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比郡**（嚴延年傳及比郡爲守師古曰比接近也音頻二反）**闔郡**

（武紀闔郡不薦一人師古曰闔閉也總一闔郡之中故云闔郡）**股肱郡**（季布傳河東吾股肱郡）**天下咽喉**（嚴延年傳河南天下咽喉師古曰咽喉言其所在襟要如人體之有喉咽也咽一千反）**方制**（地理志方制萬里師古曰方制制爲方域也）**形制**（酈食其傳示諸侯形制之勢師古曰以地形而制服之）**提封**（刑法志提封萬井李奇曰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匡衡傳樂安鄉本提封三千一百頃師古曰提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規土**（武五子傳規土連城師古曰規畫也）**都會**（地理志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之會也又吳亦江東之一都會也）**天府**（張良傳天府之國師古曰財物所聚謂之府言關中之地物產饒多可備贍給故稱天府也）**斥境**

（地理志開地斥境）**窮里**（趙廣漢傳會窮里空舍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製里**（鼂錯傳製里割宅）**里所**（張良傳父去里所復還師古曰行一里許而還）**戚里**（石奮傳徙其家長安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陵里**（又徙居陵里師古曰茂陵邑中之里）**五陵**（原涉傳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爲氣節者皆歸慕之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爲高祖以下至茂陵爲五陵失其本意）**縣道**（文紀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有蠻夷曰道）**鄙小縣**（韓安國傳即以嫪鄙小縣師古曰鄙小縣言在外鄙之小縣也）**下縣**（文翁傳招下縣子弟師古曰下

（縣四郊之縣非郡所治也）**國邑**（百官表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鄉聚**（平紀鄉曰庠聚曰序師古曰聚小於鄉五行志雨壞鄉聚民舍）**市井**（貨殖傳商相與語則利於市井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故總而言之也說者云因井而爲市其義非也）**接比**（地理志吳粵與楚接比師古曰比近也音頻寐反）**比境**（諸侯王表諸侯比境師古曰比謂相接汝也比音頻寐反）**地比**（食貨志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第自近及遠也比音頻寐反）**同壤**（孫寶傳幸同土壤）**接壤**（武紀兩國接壤）**壤斷**（溝洫志水絕壤斷）**反壤**（又有塡於反壤之害師古曰反壤者水塞不通故令其土壤反還也）**縣隔**（高紀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應劭曰言河山之險與諸侯相縣隔絕千里也李斐曰河山之險天下於秦縣隔千里也師古曰李應得之）**要害**（西南夷傳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醜地**（項籍傳盡王故王於醜地師古曰醜惡也）**易地**（鼂錯傳平原易地師古曰易亦平也）**地著**（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師古曰地著謂安土也音直略反）**土著**（張騫傳其俗土著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客土**（成紀客土疏惡服虔曰取他處土以增高爲容土也）**康衢**（賓戲寗戚激聲於康衢鄭氏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孔道**（西域傳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孔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間道**（高紀從間道走軍師古曰間空也投空隙而行不公顯也）**棧道**（又燒絕棧道師古曰棧卽閣也今謂之閣道）**復道**（又從復道上如淳曰複音複上下有道故謂之複）**甬道**（又築甬道屬河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築垣牆如街巷也）**子午道**（王莽傳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張晏曰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也子水午火也水以天一爲牡火以地二爲牝故火爲水妃今通子午以協之師古曰子北方也午南方也言通南北道相當故謂之子午耳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梁漢道者名子午谷又宜州西界慶州東界有山名子午嶺計南北直相當此則北山者是子南山者是午共爲子午道）**間路**（韓信傳從間路絕其輜重師古曰間路微路也）**路陝**（禮樂志洒路陝師古曰路陝路傷）**閭巷**（韓王信傳陛下擢僕閭巷）**閭閻**（表閭閻偪於戎狄師古曰閭里門也閻里中門也）**閭左**（食貨志發閭左之戍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亾師古曰閭里門也言居左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立錐**（張良傳無立錐之地）**容車之地**（鄒陽傳梁王願賜容車之地）**四通五達**（酈食其傳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并數中央凡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四分五裂**（鄒陽傳此四分五裂之國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爲五晉灼曰四分卽交五而裂如田字也）

四分五剖（揚雄傳四分五剖竝爲戰國晉灼曰道其分離之意）天漢（蕭何傳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孟康曰言地之有漢若天之有河漢臣瓚曰流俗語曰天漢其言常以漢配天此美名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天漢河漢也）全晉（地理志自全晉時）新秦（食貨志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築爲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襍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爲新秦由是名也）新豐（地理志新豐秦曰驪邑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高祖改築城寺街里以象豐徙豐民以實之故號新豐）閩粵（高紀今以爲閩粵王師古曰閩越今泉州建安是其地也其人本蛇種故其字從虫虫音許尾反）牂柯（地理志牂柯郡師古曰牂柯繫船杙也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杙音弋）頓丘（地理志頓丘師古曰以丘名縣也丘一成爲頓丘謂一頓而成也或曰成重也一重之丘也）會稽（司馬遷傳上會稽師古曰會稽山名本茅山也禹於此會諸侯之計因名曰會稽）馬邑（地理志馬邑師古曰晉太康地記云秦時建此城輒崩不成有馬周旋馳走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遂名爲馬邑）北假（元紀北假田官晉灼曰北假地名）盟津（地理志盟津師古曰盟讀曰孟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長大也）湯沐邑（高紀以沛爲朕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以其賦稅供湯沐之具也）采地（刑法志卿大夫采地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采地云以種菜非也）比地（天文志狼比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晉灼曰比地迂地也）亾厓（校獵賦西暢亾厓）

河山篇

河山之陽（司馬遷傳耕牧河山之陽師古曰河之北山之南也）山陽陰道（郊祀志上自泰山陽從陰道下師古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被山帶河（婁敬傳秦地被山帶河）探巖排碕（校獵賦探巖排碕薄索蛟螭師古曰巖水岸嶔岩之處也碕曲岸也鉅依反）四隤山（項籍傳因四隤山孟康曰四下隤陁

也）祁連山（霍去病傳至祁連山師古曰祁連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爲祁連祁音上夷反）三嵕（校獵賦虎路三嵕師古曰三嵕三峯聚之山也）九嶷（武紀望祀虞舜于九嶷師古曰嶷音疑其山九峯形勢相似故曰九嶷山）五領（張耳傳南有五領之戍師古曰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眞都龐領三也臨賀萌渚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師古曰裴說是也）上領（溝洫志開大河上領晉灼曰上領山頭也）山隅（長楊賦列萬騎於山隅）山阯（郊祀志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師古曰阯者山之基足音止）瀕山（溝洫志趙魏瀕

（山師古曰瀕山猶言以山爲邊界也）**陂山**（又陂山道道師古曰陂山因山之道形也音彼義反一曰陂山過山之流以爲陂也音彼皮反）**山椒**（悼李山賦釋輿馬於山椒兮孟康曰山椒山陵也）**巖突**（子虛賦巖突洞房師古曰於巖穴底爲室若竈突然潛通臺上）**堆埼**（子虛賦激堆埼張揖曰埼曲岸頭也師古曰堆高阜也埼音巨依反）**林莽**（長楊賦羅千乘於林莽師古曰草平曰莽）**林薄**（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師古曰草叢生曰薄）**介丘**（相如傳以登介丘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登太山封禪）**夷嵕**（子虛賦夷嵕築堂師古曰夷平也山之高聚者嵕言平山而築堂於其上嵕音子公反）**郊藪**（公孫弘傳麟鳳在郊藪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澤無水曰藪）**郊**（汲黯傳淮陽楚地之郊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崇藪實澤**（五行志不崇藪不實澤師古曰崇聚也藪謂澤之無水者實穴也）**衍沃原隰**（貨殖傳辦其土地川澤丘陵衍沃原隰之宜師古曰衍謂地延者也沃水之所灌沃也廣平曰原下溼曰原隰）**溪谷**（子虛賦振溪通谷張揖曰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勃澥**（子虛賦浮勃澥師古曰勃澥海別枝也）**潢洿**（食貨志塞川原爲潢洿師古曰潢洿停水也潢音黃洿音一胡反）**污澤**（溝洫志陂障卑下以爲汙澤師古曰停水曰汙音一胡反）**經川**（鼂錯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洪原**（相如傳乃堙洪原）**皇波**（反騷超既離虖皇波晉灼曰皇大也師古曰言其先祖所居經河及江也河江四瀆

之水故云大波也）**游波**（溝洫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隑州**（辰二世賦臨曲江之隑州兮師古曰曲岸頭曰隑隑即奇字耳言臨曲岸之洲今猶謂其處曰曲江隑音鉅依反）**濆出**（文紀山崩大水濆出師古曰旁決曰濆上涌曰出）**八藪**（嚴助傳八數爲圃師古曰八數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汙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有圃田）**八川**（子虛賦蕩蕩乎八川分流師古曰霸滻涇渭灃鎬潦潏是爲八川潦音牢）**九淵**（賈誼傳襲九淵之神龍兮師古曰九淵九旋之川言至深也）**九河**（地理志九河既道師古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般鬲津是曰九河）**五河**（大人賦碣度九江越五河師古曰服晉說五河皆非也五河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碧絳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湖也）**四瀆**（郊祀志四瀆視諸侯師古曰江河淮濟爲四瀆瀆者發源而注海者也）**六輔**（兒寬傳奏開六輔渠韋昭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師古曰非也溝洫志云寬奏穿六輔渠益溉鄭國旁高卬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輔小渠以三輔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朝是也馬說三河之地哉）**三泉**（賈山傳下徹三泉鮑宣傳退入三泉炎亾所恨師古曰三重之泉言其深也）**枕江**（嚴助傳北枕大江師古曰枕臨也）**波河**（西域傳旁南山北波河師古曰波河循河也波音彼義反）**瀕河**（成紀行舉瀕河之郡師古

（曰瀕水厓也瀕河言傷河也瀕音頻又音賓又音步浪反）**濱海**（石僑傳歷山濱海師古曰濱海者循海涯而行也）**負海**（五行志負海至北邊師古曰負海猶言背海也又負海之國）**環水**（高紀章邯復振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爲固也師古曰環音官反）**環隄**（翟義傳槐里環隄師古曰環曲之隄）**絕河**（高紀絕河津師古曰直渡曰絕）**涉河**（黥布傳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徑澤**（高紀夜徑澤中師古曰徑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中過）**趨浥**（子虛賦踰波趨浥郭璞曰浥窊陷也師古曰浥音乙業反）**下瀨**（又涖涖下瀨師古曰瀨疾流也）**批巖**（又批巖衝雍師古曰批反擊也言水觸批巖崖批音步結反）**臨坻**（又臨坻注壑師古曰坻謂水中隆高處也終南詩曰宛在水中坻坻音遲）

跳沫（又馳波跳沫師古曰言水波急馳而白沫跳起汩濦然也）**負郭**（陳平傳家乃負郭窮巷師古曰負謂荷也）**隴上**（陳勝傳輟耕之隴上師古曰隴上謂田中之高處）**隝中**（田橫傳入海居隝中韋昭曰海中山曰隝師古曰音丁老反）**脽上**（武紀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蘇林曰脽音誰師古曰脽者以其形高起如人尻脽故以名云一說此臨汾水之上地本名鄈音與葵同彼鄉人呼葵音如誰故轉而爲脽字耳故漢舊儀云葵上）**江臯**（賈山傳江臯河瀕李奇曰臯水邊淤地也）**岸脅**（五行志傷著岸脅）**江潭**（反騷因江潭而淮記蘇林曰潭水邊也師古曰音辱）**井眉**（陳遵傳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

（邊地若人曰上之有眉）**商顏**（溝洫志引洛水至商顏下師古曰商顏商山之顏也謂之顏者譬人之額顏也亦猶嶺象人之頸領也）**海瀕**（雋不疑傳竊伏海瀕）**水隤**（又水隤以絕商顏師古曰下流曰隤）**水維**（又久不反兮水維緩師古曰水維水之綱維也）**水門**（又爲石隄多張水門如淳曰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爲害也）**隄激**（溝洫志爲石隄激師古曰激者聚石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釃渠**（溝洫志釃二渠以引其河孟康曰釃分也師古曰釃音山支反）**石菑**（溝洫志隤林竹兮揵石菑師古曰石菑者謂臿石立之然後以土就填塞也菑亦臿耳音側其反）**揵**（又負薪寘決河下淇園之竹以爲揵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種接之水稍弱補令密謂之揵以草塞其中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爲之師古曰揵音其偃反）

金隄（子虛賦上金隄師古曰金隄言水之隄塘堅如金也）**金城湯池**（蒯通傳皆爲金城湯池師古曰金以喻堅湯喻沸熱不可近）**湯谷**（子虛賦右以湯谷爲界師古曰湯谷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也）**浙江**（項籍傳東遊會稽度浙江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徒駭**（溝洫志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師古曰徒駭者言禹治此河用功極衆故人徒驚駭也）**陽曲**（地理志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上游**（項籍傳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匈奴傳或言匈奴從上來厭人服虔曰游流也河水從而北來故

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繫於河水也**碣石**武紀至碣石文穎曰此石著海旁師古曰碣然特立之貌也**椽欒**甘泉賦登椽欒而羾天門兮服虔曰椽欒甘泉南山也**昆鄰**校獵賦東延昆鄰師古曰昆明池邊也**鄜衍**郊祀志夢黃蛇其口止於鄜衍李奇曰鄜音孚三輔謂山阪間爲鄜**夷陸**子虛賦散渙夷陸師古曰夷平也廣平曰夷**皋陸**郊祀志河溢皋陸師古曰皋水旁地廣平曰皋言水泛溢自阜及陸**洎陸**石奮傳河水洎陸晉灼曰洎漫也師古曰高平曰洎**陸海**地理志秦地號稱陸海師古曰言其地高陸而饒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故云陸海東方朔傳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耳海者萬物所出言

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也**膏腴**地理志爲九州膏腴師古曰腹之下肥曰腴故取論云田蚡傳田園極膏腴師古曰膏腴謂肥厚之處谷永傳食膏腴之都**磽陿**景紀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數畜師古曰磽謂磽埆瘠薄也陿謂偏隘也**陿阸**刑法志其生民陿阸師古曰陿地小也隘險固也**阸陿**周亞夫傳必置間人於殽黽阸陿之間**迫阸**溝洫志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阸𨻶**諸侯王表阸𨻶河洛之間應劭曰阸者狹也𨻶者踦距也踦距不安也師古曰阸音於懈反𨻶音區**陿中**趙克國傳遣騎候四望陿中亡虜師古曰山陿而夾水曰陿四望陿名陿音狹**徯隧**貨殖傳增弋不於徯隧師古曰徯隧徑道也徯音奚**徑易**溝洫志至河三百餘

里徑易師古曰徑直也易音弋豉反**回遠**食貨志渭漕回遠師古曰回山紆也音胡內反**斗入**郊祀志盛山斗入海師古曰斗絕也**斗辟**匈奴傳漢亦斥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也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辟讀曰僻**股引**溝洫志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淳曰股支別**逆折**子虛賦橫流逆折**舃鹵**溝洫志終古舃鹵兮生稻粱師古曰舃即斥鹵也謂鹹鹵之地**澤鹵**主父偃傳地固澤鹵不生五穀師古曰地多沮洳多草鹵**沇斥**刑法志除山川沇斥師古曰沇謂居深水之下也斥鹹鹵之地**句廉**趙充國傳入鮮水北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廉**賈誼傳廉遠地則堂

高師古曰廉側隅也**壖地**食貨志曰其官壖地師古曰壖餘也官壖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壖音而緣反**廟堧**鼂錯傳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師古曰堧者內垣之外游地也**谷汲**地理志山居谷汲**亭居**西域傳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桃華水**溝洫志來春桃華水盛師古曰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氷泮泉流猥集波瀾盛長故謂之桃華水而韓詩傳云三月桃華水**疆易**食貨志瓜瓠果蓏殖於疆易張晏曰至此易生故曰易**苑囿園**高紀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囿所以種植謂之園**胡苑**張良傳北有胡苑之利師古曰北與胡相接之地可以畜牧者也養禽獸謂之苑**溝洫**

（志應劭曰溝廣四尺深四尺洫廣深倍於溝）**巀嶭**（子虛賦九嵕巀嶭師古曰巀嶭山卽今所謂嵳峩山也在三原縣西也巀音嵳嶭音齧巀嶭又音在割五割反）**解谷**（律歷志取竹之解谷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也一說昆侖之北谷名也晉灼曰谷名是也）**灑沈**（相如傳灑沈澹災師古曰灑分也沈深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其災灑音所宜反）**臨厠**（劉向傳居霸陵北臨厠服虔曰臨厠近水也李奇曰霸陵山北頭臨近霸水帝登其山以遠望也）**決莽**（子虛賦過乎決莽之埜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也）**湓溢**（溝洫志河水湓溢師古曰湓涌也音普頓反）**陻塞**（石奮傳河水洎陸弗能陻塞師古曰陻塡也音因）**崩阤**（劉向傳山陵崩阤師古曰阤下頹也音丈爾反）**東崖**（息夫躬傳狂夫嘄謼於東崖師古曰東崖謂東海之邊也）**西邸**（溝洫志中山西邸瓠口師古曰邸至也）**北隙**（地理志北隙烏丸夫餘如淳曰隙際也）**朝夕之池**（枚乘傳不如朝夕之池蘇林曰吳以海水朝夕爲池也）**環城**（陳湯傳四面環城師古曰環遶也音患）**襄城**（五行志宋中幾不襄城師古曰襄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襄音初爲反）**反城**（王莽傳索盧恢等舉兵反城師古曰反城據城以反也一曰反音幡令語賊猶曰幡城）**乘城**（高紀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也）**嬰城**（蒯通傳嬰城固守孟康曰嬰以城自繞）**薄城**（陳湯傳湯令軍皆薄城下師古曰薄迫也）**城守**（高紀閉城城守師古曰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狩）**乘塞**（高紀與關中卒乘邊塞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嶮塞**（蒯通傳銳氣挫於嶮塞）**距險**（高紀秦兵尚衆距險師古曰依險阻而自固以距敵）**鑿空**（張騫傳鑿空蘇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

彊外

彊外（匡衡傳淑問揚乎彊外）**徼外**（鄧通傳盜出徼外鑄錢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障塞爲名徼者取徼遮之義也徼音工釣反）**塞徼** **亭隧**（匈奴傳建塞徼起亭隧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亭徼**（食貨志或千里無亭徼晉灼曰徼塞也相如傳至牂牁爲徼張揖曰徼謂以亭石水爲界者也師古曰徼音工釣反）**亭障**（武紀匈奴壞光祿諸亭障師古曰漢制每塞要處別築爲城置人鎮守謂之候城此卽障也）**邊垂**（武紀親省邊垂）**三垂**（表周帀三垂師古曰三垂謂北東南也）**四荒**（文紀四荒之外師古曰戎狄荒服故曰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四貉**（禮樂志四貉咸服師古曰四貉猶言四夷）**九戎**（反騷鬻九戎而索頻）**外蠻**（鄭吉傳拊循外蠻師古曰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方之總稱耳故史傳又云百蠻也）**遐夷**（王褒傳遐夷貢獻）**假狄**（禮樂志假狄合處師古曰假夷遠夷也假卽遐字）**畎夷**（匈奴傳西伯昌伐畎夷師古曰

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昆字或作混字或作緄二字並音工本反昆緄犬聲相近耳亦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生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爲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

鳥夷 地理志鳥夷皮服師古曰此東北之夷搏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鳥也

畎戎 五行志申侯與繒西畎戎師古曰畎戎即犬戎亦曰昆夷

句吳 地理志荊蠻歸之號曰句吳師古曰句音鉤夷俗語發聲也亦猶越爲于越也

于越 貨殖傳猶戎狄之與于越孟康曰于越南方越名師古曰于發語聲戎蠻之語則然

百粵 高紀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若今言百蠻也

葷允 霍去病傳所獲葷允之士服虔曰葷允熏鬻也尭時曰熏鬻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師古曰葷字與熏同

月䯧 長楊賦西厭月䯧服虔曰䯧音窟月䯧月所生也

日域 又東震日域師古曰日域日初出之處也

遐方疏俗殊鄰絕黨 長楊賦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師古曰疏俗亦殊遠也鄰邑也

絕國 武紀使絕國師古曰絕遠之國謂聲教之外

絕幕 武紀衛青將六將軍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臣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

款塞 宣紀百蠻鄉風款塞來享應劭曰款叩也

馳義 陳湯傳呼韓邪單于鄉風馳義師古曰馳義慕義馳馳而來也

禪王 衛青傳得右賢禪王十餘人師古曰禪王小王也若言禪將也

屬國 霍去病傳分處降者於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

稾街 陳湯傳宜縣頭稾街蠻夷邸間師古曰稾街街名蠻夷邸在北街也

區脫 蘇武傳區脫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區脫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也李奇曰匈奴邊境羅落守衛官也晉灼曰匈奴傳東胡與匈奴間有弃地千餘里各居其邊爲區脫又云漢得區脫王發人民屯區脫以備胡此爲因邊境以爲官李說是也師古曰匈奴邊境爲候望之室服說是也本非官號區脫王者以其所部居區脫之處因呼之耳李晉二說皆失之區讀與甌同

穹廬 匈奴傳匈奴父子同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

閼氏 韓王信傳使人厚遺閼氏師古曰閼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

一鄣 張湯傳居一鄣間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爲城因置吏士而爲障蔽以扞寇也

乘障 又迺遣山乘障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

被邊 韓王信傳國被邊師古曰被猶帶也

雄邊 敘傳以財雄邊師古曰以多財爲邊地之雄豪

滇池 西南夷傳至滇池方三百里師古曰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淺狹狀如倒池故曰滇池

弱水 西域傳條支有弱水師古曰玄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

龍堆 匈奴傳踰白龍堆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

蔥嶺 西則限以蔥嶺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蔥嶺其山高大上悉生蔥故以名焉

榆塞 衛青傳案榆谿舊塞

閬風 大人賦登閬風而遙集兮張揖曰閬風山在崑崙閶闔之間師古曰閬音浪

卷五終

兩漢雋言卷之六

宋括蒼林　越次甫輯
明吴興凌迪知稺哲校

蒸庶篇

蒸庶（武紀勸元元屬蒸庶師古曰蒸衆也）**元元**（見上又文紀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曰元元善意也）**黎烝**（相如傳覺寤黎烝師古曰黎烝衆庶也）**品庶**（賈誼傳品庶毎生師古曰品庶猶庶品也）**黎元**（谷永傳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甿隸**（過秦論甿隸之人如淳曰甿古文萌字萌民也）**氓隸**（子孫賦以贖氓隸）**民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曰萌與甿同無知之貌）**編列**（相如傳編列之民師古曰編列謂編戸也）**編戸**（高紀爲編戸民師古曰編戸者言列次名籍也梅福傳孔氏子孫不免編戸師古曰列爲庶人也）**齊民**（食貨志亂齊民如淳曰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懷民**（序贊保此懷民師古曰懷德之人也）**五民**（地理志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如淳曰遊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也）**敖民**（食貨志邑亡敖民師古曰敖謂遊心也）**末民**（又官富實而末民困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浮食奇民**（又浮食奇民欲擅斡山海之貨）**遻萌**（長揚賦遻萌爲之不安）**黔首**（藝文志愚黔首師古曰秦謂人爲黔首言其頭黑也）**懷生**（相如傳懷生之類沾濡浸潤）**白徒**（鄒陽傳毆白徒之衆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言白丁矣）**丁壯**（高紀丁壯苦軍旅）**謡俗**（韓延壽傳人人問以謡俗民所疾苦師古曰謡俗謂閭里歌謡政教善惡也）**流冗**（成紀關東流冗者衆師古曰冗散失其事業也）**流庸**（昭紀流庸未盡還師古曰流庸謂去其本鄉而行爲人庸作）**冗食**（成紀避水它郡國在所冗食之文穎曰冗散也散稟食使生活不占著戸給役使也師古曰食讀曰飤）**名數**（石奮傳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戸籍孔光傳徒名數于長安）**占數**（敘傳占數于長安師古曰占度也自隱度家之口數而著名籍也占音之贍反）**自占**（食貨志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物則多少而爲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贍反王成傳流民自占八萬餘口師古曰隱度名數而修業也）**息耗**（董仲舒傳察天下之息耗師古曰息生也耗虛也）**羸齒**（婁敬傳徒見羸齒老弱師古曰齒音漬謂死者之肉也一說齒讀曰瘠瘠瘦也）**庸保**（表出庸保之中師古曰庸賣功庸也保可安信也皆賃作者也）**庸作**（匡衡傳家貧庸作以供資用師古曰庸作言賃功庸爲人作役而受顧也）**賣庸**（欒布傳賣庸於齊）**愍隸**（表生爲愍隸師古曰愍隸者言爲徒隸可哀愍之中）

佃作篇

佃作（韓安國傳方佃作時師古曰佃治田也）**甽田**（食貨志后稷始甽田師古

（曰甽壟也）**縵田**（又一歲之收當過縵田畮一斛以上師古曰縵田不爲甽者縵音莫幹反）**代田**（又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名田**（又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爲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轅田**（地理志孝公制轅田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相秦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爰自相其田不復易居也食貨志曰自爰其處是也轅爰同於也）**艸田**（東方朔傳表屬縣艸田償民師古曰艸田謂荒田未耕墾也）**昆田**（武紀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應劭曰昆田首山之下田也）**池田**（元紀池田假與貧民晉灼曰池田苑中田也）**藉田**（文紀開藉田應劭曰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瓚曰藉謂蹈藉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國語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斷則藉非假借明矣）**弄田**（昭紀上耕于鉤盾弄田師古曰弄田謂宴游之田天子所戲弄耳）**南畮**（鼂錯傳中國之所以離南畮也師古曰南畮耕種之處也）**甽畎**（劉向傳雖在甽畎猶不忘君師古曰甽者田中之溝也田溝之法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六甽而爲一畮甽音古犬反字或作畎）**阡陌**（成紀出入阡陌師古曰秦時商鞅所開也）**仟伯**（食貨志商君開阡伯師古曰仟伯田間之道也南北曰仟東西曰伯伯音莫白反又云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師古曰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伯音莫白反今俗猶謂百錢爲一伯）**農殖**（食貨志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劭農**（成紀先帝劭農蘇林曰劭音翹精異之意也晉灼曰劭勸勉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時召反）**菑播**（翟義傳厥父菑厥子播而獲之師古曰反土爲菑一曰田一歲曰菑）**火耕水耨**（武紀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艸下水種稻艸與稻並生高八九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之艸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穊種**（高五王傳深耕穊種師古曰穊稠也穊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穊音冀）**種食**（文紀種食未入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爲糧食也種音之勇反）**耒耨**（食貨志斵木爲耜煣木爲耒師古曰斵斫也煣屈也耒手耕曲木也耜耒耑木所以施金也耨耘田也）**輓犂**（食貨志教民相與庸輓犂師古曰輓引也）**力本**（董仲舒傳力本在賢師古曰力本謂勤行於本業也本謂農也）**生產**（高紀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傭耕**（陳勝傳與人傭耕師古曰傭謂受其僱直而爲之耕言賣功傭也）**振業**（元紀振業貧民師古曰振起之令有作振）**處業**（溝洫志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師古曰處業謂安處之便得其居業）**非業**（元紀勞於非業之作師古曰不急之事故云非業）**宿麥**（武紀種宿麥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孰故云宿麥）**嘉穀玄稷**（宣紀嘉穀玄稷降于郡國服虔曰玄稷黑粟也）**子穀秬黍**（律歷志以子穀秬黍中者師古曰子穀猶言穀子耳秬即黑黍）**戎叔**（天文志風西北戎叔爲孟康曰戎叔胡豆也爲成也）**穀嗛**（郊祀志今穀嗛未報師古曰嗛少意也言穀稼

（尚少未獲豐年也雜音若簾反）祖饑（食貨志黎民祖饑孟康曰祖始也）比登（郊祀志歲比登師古曰年穀頻孰也）穰歲（循吏傳穰歲餘粱肉師古曰豐穰之歲穰音穰）歲惡（薛廣漢傳歲惡民流師古曰歲惡年穀不熟也）饑饉（元紀救民饑饉師古曰穀不孰爲饑蔬不孰爲饉）枯旱（食貨志常苦枯旱）五德（郊祀志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翼氏風角枯旱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

穰祀篇

穰祀（藝文志穰祀天文師古曰穰除災也）經祠（郊祀志如經祠云服虔曰經常

也）解祠（又古天子常以春解祠師古曰解祠者爲祠祭以解辠求福）類祠（又類祠泰一師古曰類祠謂以事類而祭也）叢祠（陳勝傳叢祠中師古曰叢謂屮木岑蔚者也祠神祠也）侍祠（景帝紀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云云）謁款（相如傳謁款天神文穎曰謁告也款誠也）廟宇（郊祀志作渭陽五帝廟同宇師古曰宇謂屋之覆也言同一屋之下而列爲五廟各立門室）祝宗（又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爲祝師古曰祝謂主祭之讚詞者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非宗伯及大宗也）巫先（又荊巫祠巫先施糜之屬師古曰巫先巫之最先者也）覡巫（又在男曰覡在女曰

巫師古曰覡音下狄反）祕祝（文紀除祕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下國家諱之故曰祕也）腏食（郊祀志其下四方地爲腏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師古曰腏謂綴續而祭也音竹芮反食讀曰飲）天文禬（武紀修天文禬文穎曰禬祭也臣瓚曰此年初祭泰時於甘泉此祭天於大禮也祭天則天文從故曰修天文禬也師古曰朝日夕月即天文禬之謂也）封禪（霍去病傳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爲禪祭地曰禪也）臚岱（序贊大夫臚岱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大山是也師古曰旅陳也臚亦陳也臚旅聲相近其義一耳）八鄉（禮樂志賓八鄉師古曰八鄉八方之神也）方明（律歷志祀先王于方明孟康曰方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四方畫六

采東青西白南赤北黑上玄下黃）大折（郊祀志瘞貍於大折韋昭曰大折謂爲壇於昭晰地也師古曰折曲也言方澤之形四曲折也）乾封（郊祀志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師古曰三歲不雨暴所封之土令乾也）神揄（禮樂志神之揄臨壇宇師古曰揄引也言神引來降臨之也揄音踰）臚驩（又偏臚驩騰天歌師古曰臚陳也言陳其歡慶令歌上升於天）馮蠵（禮樂志馮蠵切和疏寫平晉灼曰馮馮夷也蠵觜蠵龜屬也師古曰馮夷命靈蠵使切厲諧和水神令之疏導川瀆寫散平均無災害也蠵音弋隨反又音擕）夔魖獝狂（甘泉賦梢夔魖而抶獝狂孟康曰木石之怪曰夔魖神如龍有角人面夔耗鬼獝狂亦惡鬼也師古曰魖音虛獝揆聿反）巫咸（甘泉賦選

（巫咸兮師古曰巫咸古神巫之名）**秦神**（河東賦秦神下讋蘇林曰秦文公時庭中有怪化爲牛走到南山梓樹中代梓樹後化入豐水文公惡之故作其象以厭焉今其頭是也故曰秦神）**金人**（霍去病傳收休屠祭天金人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八神**（甘泉賦八神奔而警蹕兮師古曰自招搖至竊狂凡八神也）**鬼趡**（河東賦神騰鬼趡師古曰趡走也丁笑反又才笑反）**偶人**（公孫賀傳埋偶人師古曰刻木爲人象人之形謂之偶人偶竝也對也）**血食**（高紀使社稷不得血食師古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夕牲**（丙吉傳至夕牲日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展視夕具謂之夕牲）**膋蕭**（禮樂志膋蕭李奇曰膋腸間脂也蕭香蒿也師古曰古以蕭焫脂合馨香也膋音來彫反焫音人說反）**奉嘗**（朱邑傳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師古曰嘗謂蒸嘗之祭）**嘗禾**（郊祀志四大冢鴻岐吳嶽皆有嘗禾孟康曰以新穀祭之）**鬺亨**（郊祀志鬺亨上帝鬼神師古曰鬺亨一也鬺亨煑而祀也）**薦鬯**（宣紀薦鬯之多）**權火**（郊祀志通權火如淳曰權舉也師古曰凡祭祀通舉火者或以天子不親至祠所而望拜或以衆祠各處欲其一時薦饗宜知早晏故以火爲之節度也）**燔瘞**（終軍傳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貍之）**酹地**（傅昭儀傳飲酒酹地師古曰酹以酒沃地也酹音來外反）**祝延**（又皆祝延之師古曰祝延祝之使長年也祝音之受反）**枌榆社**（郊祀志高祖禱豐枌榆社鄭氏曰枌榆鄉名也社在枌榆晉灼曰枌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師古曰以此樹爲社神因立名也枌音符云反）**公社**（郊祀志令縣爲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也）**青社**（武五子傳受茲青社張晏曰王者以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以其方色土與之苴以白茅歸以立社）**族人炊**（郊祀志晉巫祠東君雲中君族人炊之屬師古曰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炊謂饎爨也）**禖祝**（枚乘傳作立皋子禖祝師古曰禮記月令祀於高禖求子之神也晚得太子喜而立此禖祠而令皋作祭祀之文也）**蹛林**（匈奴傳大會蹛林服虔曰蹛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也師古曰蹛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廼止此其遺法）**膢**（武帝紀膢五月如淳曰膢音樓漢儀註立秋貙膢伏臘曰膢音劉劉殺也蘇林曰貙虎屬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以此日出獵還以祭宗廟故有貙膢之祭也）**祓**（武衛后傳帝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自祓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師古曰祓音發禊音系）**中霤**（郊祀志祭中霤韋昭曰古者穴居名室中爲中霤）**畦畤**（郊祀志獻公作畦畤櫟陽師古曰畦畤者如種韭畦之形而畤於畦中各爲一二畤也）**釁鼓**（高紀祭蚩尤於沛廷而釁鼓師古曰許愼云釁血祭也）**左坐**（哀傳后傅配食於左坐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竝食）

精祲篇

精祲匡衡傳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李奇曰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祲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鴆反**機祥**趙王彭祖傳不好治宮室機祥師古曰機鬼俗也字或作禨淮南子曰荆人鬼越人禨機祥總謂鬼神之事**青祥**五行志青眚青祥李奇曰內曰眚外曰祥**宴娭**禮樂志神來宴娭師古曰娭戲也言庶幾神來宴戲聽此樂也娭音許其反**嘉嚮**宣紀上帝嘉嚮內承福師古曰嚮讀曰饗**嘉況**石奮傳皇天嘉況師古曰況賜也**嘉生**郊祀志神降之嘉生師古曰嘉生謂衆瑞**元符**長楊賦方將俟元符師古曰元善也符瑞也**熙事**禮樂志熙事備成師古曰福熙之事皆備求熙與禧同**蕃釐**又媪神蕃釐師古曰釐福也**逆釐**揚雄傳逆釐三神**儲祉**相如傳上帝垂恩儲祉師古曰言豫積祉福**錫美**甘泉賦郇偷錫美應劭曰錫與也羨饒也言神明饒與福祥師古曰羨音弋戰反**禔福**相如傳中外禔福師古曰禔安也音七支反**春祺**禮樂志惟春之祺如淳曰祺福也**珍物**宣紀朕之不明震于珍物蘇林曰震動也師古曰獲珍物而心感動也**發祥隤祉**河東賦發祥隤祉師古曰隤降也**函蒙祉福**禮樂志函蒙祉福常若期師古曰言爲神所饗故能包函蒙被祉福應誠而至有常期也**佻正**又佻正嘉吉弘以昌如淳曰佻讀曰肇肇始也**休嘉砰隱**又休嘉砰隱溢四方師古曰砰音普萌反砰隱盛意**開右**谷永傳天所開右師

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協氣**相如傳協氣橫流**燭燿**宣紀神光燭燿齋宮**曼壽**禮樂志德施大世曼壽師古曰曼延也**天幸**霍去病傳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徼幸**伍被傳不可以徼幸師古曰徼要也幸非望之福也**倚異**谷永傳倚異乎政事師古曰倚依也**託咎**劉向傳託咎此人**詭禍**武五子傳頗詭禍爲福師古曰詭猶反也**創旤**五行志創郴之旤師古曰創懲又也音初亮反**宿旤**賈誼傳畜亂宿旤**禍烈**鼂錯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師古曰猛火曰烈烈取以喻耳**宿憂**徐樂傳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久也**博禍**食貨志博禍可除師古曰博大也**亂從**又云亂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一曰亂謂作亂者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爲從者也**亂階**朱博傳職爲亂階師古曰階者基之漸也**鬼瞰**揚雄傳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師古曰瞰視也**不鄉**五行志以章不鄉師古曰言不當天心鄉讀曰嚮**阽危**食貨志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師古曰阽危欲墜之意也音閻又丁念反**阽於死亡**文紀或阽於死亡服虔曰阽音反坫之坫孟康曰阽音屋檐之檐如淳曰阽近邊欲墮之意師古曰服孟二音竝通

五樂篇

五樂郊祀志修五禮五樂師古曰五樂謂春則琴瑟夏則笙竽季夏則鼓秋則鍾冬

（則磬也）鏗鎗（禮樂志但能紀其鏗鎗鼓舞師古曰嘉生金石之聲也嘉音丘耕反生音初庚反）鍾虡（郊祀志鍾虡銅人師古曰虡神獸名也縣鍾之木刻飾為之因名曰虡也）洪鍾（河東賦鳴洪鍾師古曰洪大也尚書大傳云天子左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之鐘左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右五鍾皆應）璆磬（禮樂志璆磬金鼓師古曰璆美玉名以為磬也）筑（高紀上擊筑鄧展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弦以竹擊之故名曰筑師古曰今筑形似瑟而細頸也）洞簫（元紀贊吹洞簫如淳曰簫之無底者）吹簫（周勃傳常以吹簫給喪事師古曰吹簫以樂喪賓若樂人也）理絲竹（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筦弦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倚瑟（張釋之上自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鳴籟（子虛賦吹鳴籟張揖曰籟簫也）楚歌（高紀漢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鷄鳴歌也漢巳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鷄鳴時歌也師古曰楚歌者為楚人之歌猶言吳歈越吟耳若以鷄鳴為歌曲之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鷄鳴時也高祖令戚夫人楚舞自為作楚歌豈亦鷄鳴時乎）度曲（元紀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為歌詩聲也臣瓚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曰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張衡舞賦亦曰度終復位次受二八師古曰應荀二說皆是也度音大各反）刌節（又分刌節度蘇林曰刌度也知曲之終始刌度也韋昭曰節切也謂能分切句斷為之節制也師古

曰韋說是也）歌闋（張良傳歌數歌闋師古曰闋盡也曲終為闋）謠（班固幽通賦考遘愍以行謠師古曰徒歌曰謠）行（相如傳為鼓一再行師古曰行謂曲引也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此其義也）謳者（武衛后傳為平陽主謳者師古曰齊歌曰謳）俳倡（枚乘傳詼笑類俳倡師古曰俳雜戲也倡樂人也）朝儀（叔孫通傳共起朝儀）儀體（郊祀志絕莫知其儀體）緜蕞（叔孫通傳為緜蕞埜外應劭曰立竹及茅索營之習禮儀其中也如淳曰謂以茅剪樹地為纂位尊卑之次也春秋傳曰置茅蕝師古曰蕞與蕝同蕝于悅反如說是）槃辟（何武傳槃辟雅拜服虔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槃辟槃言辟旋也辟音闢）臚句（叔孫通傳臚句傳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告上為句也）都盧漫衍（西域傳作巴俞都盧海中碭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師古曰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蹵鞠（藝文志蹵鞠二十五篇師古曰鞠以韋為之實以物蹵蹋之以為戲也）鞠域（呂后傳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蹋鞠之域謂窟室也鞠音居六反）格五（吾丘壽王傳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簺法曰簺曰乘伍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戲之簺也）射覆（東方朔傳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於覆器之下置諸物令闇射之故云射覆）雞卜（郊祀志粵祠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雞）露

蓍（張禹傳露蓍正衣冠立筮服虔曰露筮易蓍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蓍艸名筮所用也）別蓍（東方朔傳別蓍布卦）傳漏（董賢傳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奏時刻）土炭（天文志冬至短極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兩端輕重適均冬至而陽氣至則炭重夏至陰氣至則土重晉灼曰蔡邕律歷記候鍾律權土炭冬至陽氣應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先後五日之中）

兩漢雋言卷之七

宋括蒼林　鉞次甫輯

明吳興凌迪知穉哲校

貨寶篇

貨寶（食貨志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又貨寶於金）刀泉（又利於刀流於泉如淳曰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行如泉也）布帛（又布於布束於帛如淳曰布於民間李奇曰束聚也）金錢（惠紀二千石錢二萬將軍四十金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眞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麟趾褭蹏（武紀更黃金爲麟趾褭蹏以協瑞馬應劭曰古有駿馬名要褭赤喙黑身一日行萬五千里也師古曰既云宜以故名又曰更黃金爲麟趾褭蹏是則舊金雖以斤兩爲名而官有常形制亦由今時吉字金挺之類矣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鑄爲麟足馬蹏之形以易舊法耳褭音奴了反）金溢（食貨志秦黃金以溢爲名孟康曰二十兩爲溢師古曰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爲金之名數）黃白（淮南王傳言神仙黃白之術張晏曰黃黃金白白銀也）黃冶（郊祀志黃冶變化晉灼曰道家言冶丹沙金變化可鑄作黃金也）九府圜法（食貨志太公立九府圜法師古曰周

官太府玉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莢錢**（食貨志更令民鑄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師古曰莢音頰）**法錢**（又法錢不立師古曰法錢依法之錢也）**姦錢**（又姦錢日多）**錢質**（又盜摩錢質而取鋊如淳曰錢一面幕爲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鋊以更鑄錢）**周郭**（又鑄五銖錢周郭其質金不可得摩取鋊孟康曰周匝爲郭文漫皆有）**鋊**（又見上臣瓚曰許慎曰鋊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師古曰鋊音谷）**連錫**（又凡寶貨皆用銅殽以連錫師古曰許慎云連銅屬也）**赤仄**（食貨志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師古曰以赤銅爲其郭也）**文幕**（西域傳罽賓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也如淳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勞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肉好**（律歷志今之肉倍好者如淳曰體爲肉孔爲好）**朱提銀**（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師古曰朱提縣名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反）**刀布**（文翁傳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上師古曰刀凡蜀刀有環者也布蜀布細密也二者蜀人作之皆善故齎以爲貨）**珠璣**（地理志多珠璣銀銅之湊師古曰璣謂珠之不員者）**隨珠和璧**（鄒陽傳雖出隨珠和璧師古曰隨國之侯見大蛇傷者療而愈之蛇銜明珠以報其德故稱隨珠卞之和即卞和所獻之玉耳）**瑄玉**（郊祀志有司奉瑄玉孟康曰璧大六寸謂之瑄）**鋗玉**（禮樂志展詩應律鋗玉鳴晉灼曰鋗鳴玉聲也師古曰鋗音火玄反）**鼂采**（子虛賦鼂采琬琰師古曰鼂古朝字朝采者美玉每旦有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名鼂采猶言夜光之璧矣）**瑊玏玄厲**（又瑊玏玄厲張揖曰瑊玏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可用磨也如淳曰瑊音緘玏音勒）**碝石武夫**（又碝石武夫張揖曰皆石之次玉者碝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武夫赤地白采蔥龍白黑不分郭璞曰碝音而兗反）**赭堊**（又其土則丹青赭堊張揖曰赭赤赭也堊白堊也師古曰赭今之赤土也堊今之白土也堊音惡）**白坿**（又雌黃白坿蘇林曰白坿白石英也師古曰坿音附）**玫瑰**（又其石則赤玉玫瑰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師古曰火齊珠今南方之出火珠也玫音枚瑰音回又音瓌）**昆吾**（又琳珉昆吾張揖曰昆吾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橐中裝**（陸賈傳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師古曰言其寶物質輕而價重可入囊橐以齎行故曰囊中裝也）**珠胎**（校獵賦剖明月之珠胎師古曰珠在蛤中若懷妊然故謂之胎也）**流離**（西域傳琥珀流離孟康曰流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孟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眞物）

訾筭篇

訾筭（景紀訾筭十以上迺得官服虔曰訾萬錢筭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

貧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筭殭得爲吏十筭十萬也

算賦 高紀初爲筭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爲治庫兵車馬

口賦 昭紀毋收四年五年口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五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

更賦 又三年以前通更賦未入者皆勿收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出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爲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曰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謫乃戍邊一歲耳逋未出更錢者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收事 宣紀三輔民就賤者且毋收事師古曰收謂租賦事謂役使

算事 又且勿筭事師古曰不出筭賦及給徭役

傳 高紀發關中老弱未傳者悉詣軍服虔曰傳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漢儀註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

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

復租稅 高紀復勿租稅二歲師古曰復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

馬口錢 昭紀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文穎曰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

獻程 又令獻禾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師古曰程法式也

食租衣稅 食貨志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頭會箕斂 張耳傳頭會箕斂服虔曰吏到其家人頭數數出穀以箕斂之

租挈 溝洫志內史稻田租挈重師古曰租挈收田租之約令也挈音苦計反

貢棐 食貨志賦入貢棐應劭曰棐竹器也所以盛方曰筐員曰棐師古曰棐讀與匪同

平繇 溝洫志平繇行水師古曰平繇者均齊渠堰之力役謂俱得水利也繇讀曰傜

外繇 又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孟康曰外繇戍邊也

平賈 又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蘇林曰平賈以錢倩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師古曰賈音價

移長度 楊惲傳惲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師古曰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

任罷 賈山傳百姓任罷師古曰任被言被於役使也

五均 食貨志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因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

脫卒 王溫舒傳覆中

（尉脫卒得數萬人作師古曰脫漏未爲卒者）**七科讁**（武紀發天下七科讁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九則**（序贊高下九則劉德曰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水衡錢**（宣紀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應劭曰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用縣官工作當仰給司農今出水衡錢言宣帝即位爲異政也）**顧山錢**（平紀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如淳曰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說以爲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直故謂之顧山師古曰女徒論罪已定竝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爲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政於婦人）**禁錢**（賈捐之傳以少府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榷酤**（武紀初榷酒酤如淳曰榷音較師古曰榷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略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利入官而下無由以得有若渡水之榷因立名焉酤音工護反約音酌）**榷會**（趙王彭祖傳使使即縣爲賈人榷會韋昭曰平會兩家買賣之賈者榷者禁他家獨王家得爲之也師古曰就諸縣而專榷賈人之會若今和市矣榷音角會音工外反）**辜榷**（翟方進傳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榷爲姦利者師古曰榷專也辜榷者言己自專之它人取者輒有辜辠）**公儲**（校獵賦開禁苑散公儲）**私府**（路溫舒傳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中府**（東方朔傳令中府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府**

帑（匈奴傳虛費府帑師古曰府物所聚也帑藏金帛之所也音它莽反又音帑）**倉府**（卜式傳縣官費衆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倉廩**（昭紀朕虛倉廩師古曰倉新穀所藏也廩穀所振入也）**倉庾**（文紀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曰在邑曰倉在埜曰庾）**廥積**（天文志胃南衆星曰廥積如淳曰芻藁積爲廥）**餽糧**（韓信傳千里饋糧）**發軔**（馮奉世傳再三發軔[illegible]贊曰煩費如淳曰軔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輓車而拘音而隴反）**漕輓**（張良傳河渭漕輓天下師古曰輓引也）**流輸**（鄒陽傳轉粟流輸千里不絕）**輸將**（嚴助傳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或曰將資也）**方輸**（枚乘傳方輸錯出師古曰方軌而輸）**轉道**（趙充國傳虜竝出絕轉道師古曰轉道運糧之道也）**飛芻輓粟**（主父偃傳飛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稾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放鑄**（食貨志使民放鑄師古曰恣其私鑄）**告緡**（又楊可告緡徧天下師古曰楊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反告）**緡錢**（武紀初算緡錢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師古曰謂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臧緡**（食貨志臧緡千萬孟康曰緡錢貫）**無名錢**（張湯傳安世辭祿詔都內別臧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張晏曰安世以還官不得也）**錢通**（張湯傳始湯爲小吏與錢通師古曰與田甲爲錢財之交）**顧租**（食貨志使天下公得顧租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其本）**儥貫**（食貨志或不償其儥貫師古曰儥領也言所輸）

（賦物不足償其餘僦庸之費也僦音子就反）**共偫**（枚猾賦儥儥共偫師古曰共讀曰供）**棄財**（食貨志制吾棄財師古曰可棄之財）**乾沒**（張湯傳始爲小吏乾沒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爲乾失利爲沒）**訾省**（膠西王傳遂爲無訾省師古曰訾訾財也省視也言不視訾財也）**靡財**（楊王孫傳靡財單幣師古曰靡散也）**墆財**（食貨志富商賈或墆財役貧孟康曰墆停也晉灼曰墆音滯）**更費**（地理志不足以更費應劭曰更償也師古曰言不足償功直也）**富羨**（食貨志以致富羨師古曰羨饒也音弋戰反）**善富**（貨殖傳任氏善富者數世師古曰折節力田務於本業先公後私率道閭里故云善富）**富埒**（食貨志富埒天子師古曰埒等也）**高訾**（地理志高訾富人師古曰高訾言多財也）**牟利**（食貨志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如淳曰牟取也）**溫厚**（張敞傳居皆溫厚師古曰溫厚謂富足也）**減省**（元紀大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師古曰減謂損其數省者全去之）**踔踢**（韓信傳擢食踔踢）**騰躍**（食貨志物以故騰躍）**痛騰**（人物痛騰躍晉灼曰痛甚也師古曰言市價甚騰貴也）**翔貴**（又穀賈翔貴師古曰翔言如鳥之迴翔謂不離於貴也若暴貴稱騰踊也）**貰貸**（食貨志貰貸賣買師古曰貰賒也貸假與也貰音式制反貸音土戴反蕭何傳賤貰貸以自汙穢成）**賒貸**（又開賒貸）**逋貸**（武紀諸侯逋貸在孝景後三年以前勿聽治師古曰逋亡也久負官物亡匿不還者皆謂之逋）**假**

貸（朱建傳假貸服具師古曰貸音土得反）**起責**（谷永傳爲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貴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爲主放與它人以取利息而共分之）**折券棄責**（高紀常折券棄責師古曰以簡牘爲契券既不徵索故折毀之弃其所負）**商賈**（食貨志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商坐販曰賈）**畜賈**（又畜賈游於市師古曰畜賈謂賈人之多畜積者）**百賈**（王嘉傳百賈震動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人之稱也）**主辦**（項籍傳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嘗主辦）**負進**（陳遵傳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謂博所賭也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主進**（高紀蕭何爲主吏主進師古曰進者會禮之財也字本作賮陳遵傳云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販賣**（禹貢傳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買貴賣曰販）**駔儈**（貨殖傳子貸金錢千貫節駔儈師古曰儈者合會二家交易者也駔者其首率也駔子朗反儈工外反）**索衣食**（東方朔傳徒索衣食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索音先各反）**傾家**（陳萬年傳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發取**（成許后傳亦小發取其中）

器械篇

器械（宣紀工匠器械鮮能及之師古曰械者器之總名也一曰有臧爲械無臧爲器）**什器儲偫**（平紀天下吏民亡得置什器師古曰軍法五人爲伍二伍爲什則共）

（具器物故通謂生生之具爲什器亦猶今之從軍及作役者十人爲火共畜調度也儲積也偫具也偫音文紀反）**杯器**（地理志都邑往往以杯器食）**炊食器**（淮南王傳給炊食器席蓐師古曰炊器釜鬲之屬食器盃椀之屬）**彝器**（王莽傳官司彝器師古曰彝器常用之器也一曰祭宗廟酒器也周禮有六彝彝法也言器有所法象之貌耳）**閉器**（五行志沸湯之在閉器）**飲器**（張騫傳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韋昭曰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師古曰匈奴傳以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也韋云椑榼晉云獸子皆非也椑榼卽今之偏榼所以盛酒非用飲者也獸子褻器所以溲便者也椑音鼙）**土缶**（五行志穿井得土缶師古曰缶盎也卽今之盆）**鼎鬲**（郊祀志鼎空足曰鬲蘇林曰鬲音歷足中空不實者）**鬴竈**（五行志豕而敗竈陳鬴於庭鬴竈將不用）**都竈**（又豕出圂壞都竈師古曰都竈烝炊之大竈也）**鬴鍑**（匈奴傳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鍑釜之大口者也音富）**轑釜**（楚元王傳爲羹盡轑釜服虔曰音勞轑轢也師古曰以勺轢釜令爲聲也）**籩豆**（地理志其田民飲食以籩豆師古曰以竹曰籩以木曰豆若今之檠也檠音其敬反）**醬瓿**（楊雄傳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師古曰瓿音部小甖也）**罌缶**（韓信傳以木罌缶度軍服虔曰以木柙縛罌缶以度也師古曰罌缶謂瓶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政反）**盧罌**（趙廣漢傳虜索私屠酤推破盧罌師古曰盧所以居罌罌所以盛酒也）**罍尊**（文三王傳

孝王有罍尊鄭氏曰上蓋刻爲山雲雷之象）**鴟夷**（鄒陽傳子胥鴟夷應劭曰吳王取馬革爲鴟夷受子胥沉之江鴟夷榼形師古曰鴟夷卽今之盛酒鴟夷勝）**玉卮**（高紀上奉玉卮師古曰卮飲酒圓器也）**羽觴**（班倢伃賦酌羽觴兮銷憂孟康曰羽觴爵也作生爵形有頭尾羽翼）**服匿**（蘇武傳賜武服匿穹廬孟康曰服匿如甖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晉灼曰河東北界人呼小石甖受二斗所曰服匿）**康瓠**（賈誼傳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甈）**儋石**（蒯通傳守儋石之祿者闕卿相之位應劭曰齊人名小甖爲儋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儋音都濫反或曰儋者一人之所負擔也楊雄乏無儋石之儲）**籯**（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如淳曰籯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滿籯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論陳留之俗則吾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籯笭也楊雄傳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簫爲籯然則筐籠之屬是也今書本籯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牢盆**（食貨志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蘇林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顧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盆鬻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是也）**銗筩**（趙廣漢傳敎吏爲缿筩蘇林曰缿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筩竹筩也如今官受密事筩也師古曰缿若今盛錢臧瓶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缿或筩皆爲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筩音同）**窶數**（東方朔傳是窶數也蘇林曰窶數鉤灌四股鉤也師古曰窶數戴器

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圜象窶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爲寄生非爲蔦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與寄生盆下與窶數揚惲傳鼠不容穴銜窶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揚惲傳師古曰窶音其羽反數音山羽反

薄曲周勃傳以織薄曲爲生蘇林曰薄一名曲月令曰具曲植師古曰許慎云葦薄爲曲也

剞劂甘泉賦般倕弃其剞劂兮應劭曰剞曲刀也劂曲鑿也師古曰剞居爾反劂居衛反

嘉量律歷志制器嘉量張晏云準水平量知多少故曰嘉量

五量律歷志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

旁庣又連上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師古曰庣不滿之處也音吐彫反

方底趙后傳緑綈方底師古曰方底盛書囊形若今之算滕耳

筐篋賈誼傳刀筆筐篋師古曰筐篋所以盛書

篋緘趙后傳解篋緘未已師古曰緘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

緘封宣許后傳滿一篋緘封師古曰緘束篋也音工咸反

碓舂楚元王傳使杵臼碓舂於市晉灼曰高脇舉杵直身而舂之師古曰爲木杵而手舂即今所謂步臼者耳非碓舂也

洒削貨殖傳質氏以洒削而鼎食師古曰削謂刀劍室也謂人有刀劍削故惡者主爲洒刷之云其垢穢更飾令新也洒先禮反削先召反

版築黥布傳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

便面張敞傳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

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圜即古之便面也音頻面反

屏面見上王莽傳後常翳雲母屏面師古曰屏面即便面蓋扇之類也

琫珌王莽傳瑒琫珌孟康曰瑒玉名佩刀之飾上曰琫珌曰珌師古曰琫音布孔反珌音必

櫑具劍雋不疑傳冠進賢冠帶櫑具劍應劭曰櫑具木標首之劍櫑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櫑音磊

環玦又佩環玦師古曰環玉環也玦即玉佩之玦也帶環而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

劍盛衛綰傳劍常盛師古曰盛謂在削室之中也盛音成削音先召反

鼓刀樊噲傳贊方其鼓刀之時師古曰鼓刀謂屠狗

比疎匈奴傳上比疎師古曰辮髮之飾也以金爲之比音頻寐反疎字若作余

徑路留犂又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犂撓酒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留犂飯匕也

罾陳勝傳置人所罾魚腹中師古曰罾魚網也形如仰繖蓋四維而舉之音曾

罘罔子虛賦罘罔彌山師古曰罘覆車也即今幡車罔也詩雉罹于罦罦亦罘字耳罘音浮

繒繳又微繒出纖繳施師古曰繒短矢也繳生絲縷也以繳係矰仰射高鳥謂之弋射矰音增繳音灼張良傳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紡繳蘇武傳武能網紡繳師古曰繳生絲縷也可以弋射

單極之統枚乘傳單極之統斷幹孟康曰西方人名屋梁爲極單一也一梁謂井鹿盧也爲綆索久鐵斷

井幹也晉灼曰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爲汲索所契傷也師古曰晉說近之幹者交木井上以爲欄者也孟康云鹿盧失其義矣統音綆**長芟**溝洫志搴長芟兮湛美玉臣瓚曰竹葦細謂之芟也所以編置土石也師古曰緪索也芟字宜從竹音交又音爻緪音工登反**髤漆**趙后傳殿上髤漆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髤音許求反又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著漆者謂之稍漆稍即髤聲之轉重者髤字或作髤今關西俗云黑髤盤朱髤盤其音如此兩義竝通**燎火**食貨志省貲燎火師古曰燎所以爲明火所以爲溫也**熅火**蘇武傳置熅火師古曰熅謂聚火無焱者也音於云反焱音弋贍反**作炭**竇后傳入山作炭**束緼**蒯通傳束緼乞火師古曰緼亂麻音於粉反**擁彗**高紀太公擁彗師古曰彗者所以埽也音似歲反**款識**郊祀志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韋昭曰款刻也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博具**五行志張博具師古曰博戲之具**邛杖**長騫傳見邛竹杖臣瓚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爲杖**積竹杖**武五子傳道買積竹杖文穎曰合竹作杖也**靈壽杖**孔光傳賜太師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虔曰靈壽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三服篇

三服元紀罷齊三服官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縱爲春服紈素爲冬

服輕綃爲夏服凡三服師古曰縱與纚同音山爾反即今之方目紗也紈素今之絹也輕綃今之輕紗也**元服**昭紀帝加元服師古曰元首也冠者首之所著故曰元服其下汲黯傳序云上正元服是知謂冠爲元服**竹皮冠**高紀以竹皮爲冠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韋昭曰竹皮笋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爲帳師古曰竹皮笋皮謂笋上所解之籜耳非竹筠也**仄注冠**五行志昌邑王賀遺治仄注冠師古曰謂之側注者言形側立而下注也非法冠及高山也**鵔鸃冠**佞幸傳即侍中皆鵔鸃冠貝帶師古曰以鵔鸃毛羽飾冠司馬相如傳師古曰鵔鸃鷩鳥也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采鮮明今俗呼爲山雞其實非也**桂後**

惠文張敞傳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纚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廌一角今冠兩角以解廌爲名耳師古曰纚即今方目紗也山爾反卷去權反**戴縰**楊雄傳戴縰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師古曰縰韜髮者也音山爾反**皮弁素績**平王后傳劉歆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績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爲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績謂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績字或作積積謂襞績之若今之襈爲也**飛翮纓**江充傳冠飛翮之纓服虔曰以鳥羽作纓也臣瓚曰飛翮之纓謂如蟬翼者也**襌纚**又冠襌纚步搖服虔曰冠襌纚故行步則搖師古曰纚織絲爲之即今方目紗是也纚音山爾反**紗縠**又衣紗縠襌衣師古

（曰紗縠紡絲而織之也輕者爲紗縐者爲縠）**禪衣**（又師古曰禪衣制若今之朝服中禪也禪音單）**曲裾**（又曲裾後垂交輸長安曰曲裾者如[illegible]也）**交輸**（又如淳曰交輸割正幅使一頭狹若燕尾垂之兩旁見於後是禮深衣續衽鉤邊賈逵謂之衣圭蘇林曰交輸如今新婦袍上挂全幅繒角割名曰交輸裁也）**戴勝**（大人賦覩西王母皜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師古曰勝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著冒**（雋不疑傳若黃冒師古曰冒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裙冒也）**冒絮**（周勃傳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應劭曰陌額絮也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爲冒絮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提擲也）**袒幘**（五行志成帝微行從人皆白衣袒幘師古曰袒幘不加上冠）**黈**

纊（東方朔傳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師古曰黈黃色也纊緜也以黃緜爲丸用組懸之於冕垂兩耳旁示不外聽）**朱紱**（韋賢傳黼衣朱紱師古曰朱紱爲朱裳畫爲亞文也亞古弗字也故因謂之紱字又作韍）**委裘**（賈誼傳植遺腹朝委裘孟康曰委裘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裘衣也）**袨服**（鄒陽傳袨服叢臺之下師古曰袨服盛服也袨音縣）**便衣**（李陵傳陵便衣獨步出營師古曰便衣謂著短衣小褎也）**褒衣**（雋不疑傳褒衣博帶師古曰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廣博之帶也而說者乃以爲朝服垂褒之衣非也）**褚衣**（兩粵傳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師古曰以緜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緜之多少厚薄之差也褚音竹呂反）**皁衣**（蕭望之傳臣敞備皁

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時服至朝皆著皁衣）**牛衣**（王章傳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爲之卽今俗呼爲龍具者）**玉衣**（霍光傳璧珠璣玉衣師古曰漢儀注以玉爲襦如鎧狀連綴之以黃金爲縷要已下玉爲札長尺廣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綴以黃金縷）**短衣楚製**（叔孫通傳服短衣楚製師古曰製謂裁衣之形製）**襜褕**（雋不疑傳一男子衣黃襜褕師古曰襜褕直裾禪衣襜音昌贍反褕音踰何竝傳被其襜褕師古又曰襜褕曲裾禪衣也）**繡袷綺衣**（匈奴傳服繡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師古曰袷者衣無絮也袷綺衣以綃爲表綺爲裏也袷音工洽反）**諸于**（元后傳衣絳緣諸于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卽袿衣之類）**偏諸**（賈誼傳爲之繡衣絲履偏

諸緣服虔曰如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襻及褾領者也古謂之車馬裝其上爲乘車及騎從之象也）**敝膝**（東方朔傳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爲賤者之服）**綺襦紈絝**（敘傳在於綺襦紈絝之間晉灼曰白綺之襦冰紈之絝也師古曰紈素也綺今細綾也竝貴戚子弟之服）**窮絝**（上官后傳宮人使令皆爲窮絝多其帶服虔曰窮絝有前後當不得交通也師古曰窮絝即今之緄襠袴也緄下昆反）**大袑**（朱博傳敕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孟康曰袑音紹謂大袴也）**綢繆**（張敞傳內飾則結綢繆文穎曰謂衣裳結束綢繆也師古曰組紐之屬所以自結固也）**韝**（東方朔傳董君綠幘傅韝師古曰傅著也韝即今之臂韝也）**裋褐**（貨殖傳貧者裋褐不

完師古曰裋布長襦也褐編枲衣也裋音豎貢列傳裋褐不完師古曰裋者謂童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之衣也裋音豎

結繪五行志視不過結繪之中師古曰繪領之交會也結紳帶之結也

弋綈武紀贊身衣弋綈師古曰弋黑色也綈厚繒綈音大奚反

方領廣川王傳刺方領繡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王莽傳曰有人著赤績方領方領上服也

中帬石奮傳取親中帬廁牏師古曰中帬若今言中衣

廁牏又上蘇林曰牏音投賈逵解周官云牏行清也孟康曰牏行清牏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牏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爲侯牏師古曰廁牏者近身之小衫若今汗衫也

鎧扞尹賞傳被鎧扞師古曰鎧甲也扞臂衣也

犢鼻褌相如傳相如身自著犢鼻褌師古曰即今之松也形似犢鼻故以名云松音之容反

起衣酈食其傳輟洗起衣師古曰起衣著衣也

更衣灌夫傳坐乃起更衣師古曰凡久坐者皆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

摳衣王式傳摳衣登堂師古曰摳衣謂以手內舉之令離地也

攝齊朱雲傳攝齊登堂師古曰齊衣下之裳音子私反

撫衿鄒陽傳衆足撫衿

歛衽張良傳楚必歛衽而朝師古曰衽衣襟也

蜚襳垂髾子虛賦蜚襳垂髾師古曰襳袿衣之長帶也髾謂燕尾之屬皆衣上假飾非髾垂也襳音纖髾音所交反

玉綏又繆繞玉綏師古曰以玉飾綏綏即今之所謂采纓垂鑷者也繆繞相纏結也繆音摻繯音環

攘袂鄒陽傳攘袂而正議師古曰攘捋也袂衣袖也

攘袂猶今人云捋臂耳

囊衣王吉傳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也

一襲叔孫通傳衣一襲師古曰一襲上下皆具也今人呼爲一副也

霧縠子虛賦垂霧縠張揖曰縠縐如霧垂以爲裳也師古曰霧縠者言其輕靡如霧非謂縐文也

獨繭子虛賦曳獨繭之褕袣郭璞曰獨繭一繭絲也

繒練王莽傳太后宜且衣繒練師古曰繒練謂帛無文者

纂組景紀錦繡纂組害女紅應劭曰組者今綬紱條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

冰紈純麗地理志齊俗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師古曰冰謂布帛之細其色鮮絜如冰者也紈素也純精好也麗華靡也

綺縠絺紵罽高紀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罽師古曰綺文繒也即今之細綾也絺細葛也紵織紵爲布及疏也罽織毛若今毼及氍毹之類也罽音居例反

阿錫禮樂志曳阿錫如淳曰阿細繒錫細布也

魯縞韓安國傳彊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師古曰縞素也曲阜之地俗善作之尤爲輕細故以取喻也

紵縞子虛賦揄紵縞師古曰紵織紵也縞鮮支也今之所謂素者也

緵布王莽傳緵布二匹孟康曰緵八十縷也師古曰緵音子公反

荅布貨殖傳荅布皮革千石孟康曰荅布白疊也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其量耳非白疊也荅者重厚之貌而讀者妄爲榻音非也

荃葛江都王建傳遺建荃葛師古曰許慎云荃細布也字本作絟音千全反又音千劣反蓋今南方筩布之屬皆爲荃也葛即今之葛布也以荃及葛遺建也

襞積子虛

（賦襞積褰縐師古曰襞積即今之帬襵古所謂皮弁素積者即謂此積也襞音璧）**佩離**（班倢伃賦申佩離以自思師古曰離袿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戒之）**豫飾**（平王后傳令孫建世子豫飾將醫往問疾師古曰豫盛飾也音丈又音象一曰豫首飾也在兩耳後刻鏤而爲之）**綠韍**（王莽傳莽受綠韍袞冕衣裳師古曰此韍謂蔽膝也或謂韍）**襁褓**（宣紀在襁褓孟康曰襁小兒被也師古曰襁即今之小兒繃也繃音補耕反）**凶服**（尹賞傳鮮衣凶服師古曰凶服危險之服）**珠襦玉柙**（董賢傳及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師古曰珠襦以珠爲襦如鎧狀連縫之以黃金爲鏤要以下玉爲柙至足方縫以黃金爲鏤霍光傳太后被珠襦晉灼曰貫珠以爲襦形若今革襦矣）**韋帶**（賈山傳布衣韋帶之士師古曰言貧賤之人也韋帶以單韋爲帶無飾也）**革鞜**（長楊賦革鞜不穿師古曰鞜革履音踏）**革舄**（東方朔傳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也不用柔韋言儉率也）**革履**（鄭崇傳爲尚書僕射每見曳革履師古曰孰曰韋生曰革）**履綦**（班倢伃賦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師古曰履履下飾也言視殿下之地則想君履綦之跡也）**躧履**（雋不疑傳勝之躧履起迎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躧躧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言其遽也躧音山爾反）**句履**（王莽傳句履鸞路乘馬孟康曰今齊祀履舄頭飾也出履一二寸師古曰其形岐頭句音巨俱反）**履空**（鮑宣傳禹著衣敝履空師古曰著敝衣躡空履也空穿也）**苴履**（賈誼傳冠

雖敝不以苴履師古曰苴者履中之藉也苴音子余反）**脫屣**（郊祀志云妻子如脫屣耳師古曰屣小履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跕躧**（地理志彈弦跕躧師古曰跕音它頰反躧字與屣同屣謂小履之無跟者跕謂輕躡之也）**韈係**（袁紀起下韈係解）**衣冠甚偉**（張良傳四人者須眉皓白衣冠甚偉）

車兩篇

車兩（貨殖傳牛車千兩師古曰車一乘曰一兩謂之兩者言其車輪兩兩而耦）**綠車**（金日磾傳使待幸綠車載送衛尉舍如淳曰幸綠車常置左右以待召載皇孫今遣涉歸以皇孫車載之寵之也晉灼曰漢注綠車名皇孫車太子有子乘以從）**藩車**（陳遵傳乘藩車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屛蔽者）**安車**（杜周傳賜安車駟馬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云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皁蓋倚鹿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前兩藩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爲伏熊之形也）**輜車**（張良傳轀藏輜車師古曰衣車也）**軺車**（食貨志算軺車師古曰軺小車也音弋昭反）**式車**（亞夫傳天子爲動改容式車師古曰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身撫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橫木也）**戲車**（衛綰傳以戲車爲郎師古曰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縣車**（薛廣德傳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安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二安車之義以諭小臣也）**廚車**（劉屈氂傳載屈氂廚車以徇師古曰廚車載食之車）

軨獵車 宣紀太僕以軨獵車奉迎曾孫文穎曰軨獵小車前有曲輿不衣也李奇曰蘭輿輕車也師古曰時未偹天子車駕故且取其輕便耳

小馬車 霍光傳召皇太后御小馬車張晏曰皇太后所駕遊宮中輦車也漢廐有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師古曰小馬可於果樹下乘之故號果下馬

廣柳車 季布傳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爲廣柳車鄭氏曰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晉灼曰周禮說衣翣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爲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隆穹所謂車輂者耳非此之謂也

皇車幽輵 校獵賦皇車幽輵光紀大地師古曰皇車車聲也輵一轄反

騎馳車騖 東方朔傳騎馳東西車騖南北

蒲輪 枚乘傳以安車蒲輪徵乘師古曰蒲輪以蒲裹輪

驂乘 元紀令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偹傾側是以戎事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爲名義耳校獵賦楚嚴未足以爲驂乘

觭輪 五行志匹馬觭輪無反者師古曰觭隻也音居宜反

轉轂 貨殖傳轉轂百數師古曰轉轂謂以車載物而逐利者

扶轂 校獵賦齊桓曾不足使扶轂

轂擊 匈奴傳辯者轂擊於外師古曰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

乘傳 高紀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傳音張戀反

趣駕 朱博傳告外趣駕師古曰趣讀曰促

接軫 相如傳光夷接軫師古曰軫車後橫木

發軔 河東賦既發軔於平盈今服虔曰軔止車之木將行故發去

接轡 亞夫傳天子乃接轡徐行

馮軾 酈食其傳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師古曰馮據也軾車前橫板隆起者也云馮軾者言但安坐乘車而游說不用兵衆

銜橛 相如傳時有銜橛之變張揖曰銜馬勒銜也師古曰橛謂車之鉤心也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

轍跡 賈誼傳其轍跡可見也師古曰車跡曰轍

方軌橫騖 賓戲侯伯方軌戰國橫騖韓信傳車不得方軌師古曰橫騖謂併行也

回軫還衡 校獵賦因回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師古曰軫輿後橫木衡轅前橫木

望舒彌轡 又望舒彌轡翼乎徐至於上蘭師古曰望舒月御也彌斂也言天子之車斂轡徐行故假望舒爲言耳彌音莫爾反

歸重 黥布傳歸重於越師古曰重輜重也

輜重 韓安國傳主擊輜重師古曰輜衣車也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

輜軿 張敞傳君母出門則乘輜軿師古曰輜軿衣車輜音菑又楚疑反軿音步干反又步丁反

輓輅 婁敬傳脫輓輅蘇林曰輅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

軒中 武衛后傳軒中得幸師古曰軒謂軒車即今車之施幰者

乘堅策肥 食貨志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師古曰堅謂好車也

冠蓋相望結轍於道 文紀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韋昭曰使車往還故

蹴如結也**輿轙**禮樂志象輿轙如淳曰轙僕人嚴駕待發之意也師古曰音蟻**踞輦**張良傳下馬踞輦**一封軺傳**平紀在所爲駕一封軺傳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封也乘置馳傳五封之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軺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師古曰以一馬駕軺車而乘傳**立軺併馬**又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軺併馬服虔曰軺音謡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師古曰併音步鼎反**輿轎**嚴助傳輿轎而踰領服虔曰轎音橋梁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水平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廐置**田儋傳至尸鄉廐置臣瓚曰案廐置謂置馬以傳驛者**騎置**李陵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傳置**文紀以給傳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文鷁**子虛賦浮文鷁張揖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方船**酈食其傳方船而下師古曰方併也**檥船**項籍傳烏江亭長檥船待服虔曰檥音蟻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檥**刺船**陳平傳贏而佐刺船**濯船**鄧通傳以濯船爲黃頭郎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濯讀曰櫂**戈船**武紀戈船將軍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擊櫂**嚴助傳水居擊櫂**扁舟**貨殖傳迺乘扁舟孟康曰特舟也**還舟**鄱陽傳還舟青陽張晏曰還舟聚舟船也**維楫**賈誼傳渡江河亡維楫師古曰維所以繫船楫所以刺船楫音集又音接**舳艫**武帝紀舳艫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柁處也艫船前頭刺櫂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師古曰舳音軸艫音盧**旌枻**子虛賦揚旌枻張揖曰折羽爲旌建於船上枻施也師古曰枻音曳施音大可反

兩漢雋言卷之七

兩漢雋言卷之八

宋括蒼林　越次甫輯
明吳興凌迪知穉哲校

第室篇

第室（高紀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廣夏**（王吉傳廣夏之下師古曰廣夏大屋也）**殿**（霍光傳鴞數鳴殿前樹上師古曰古者室屋高大則通呼爲殿耳非止天子宮中）**官寺**（元紀敗壞官寺及民室屋師古曰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府第**（王莽傳自四輔三公有事府第皆用傳）**東第**（相如傳居列東第師古曰

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北第**（夏侯嬰傳賜嬰比北第一師古曰北第者近北闕之第嬰最第一也故張衡西京賦云北闕甲第當道直啓）**第宮**（平王后傳迎皇后於安漢公第宮師古曰本自莽第以皇后在是因呼曰宮）**府舍**（元后傳令待府舍）**甲舍**（胡建傳告建侵辱長公主射甲舍門師古曰甲舍即甲第謂公主之宅）**旁舍**（高紀適從旁舍來）**傳舍**（酈食其傳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舍者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傳相傳也一音張戀反謂傳置之舍也其義兩通）**里區謁舍**（食貨志里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爲如淳曰居處所在爲區謁舍今之客舍也）**除舍**（趙王彭祖傳自行迎除舍師古曰主除舍迎之也除舍謂初所至之舍也孫寶傳更爲除舍師古曰除謂修飾掃除也）**邑屋**（郭薛傳居邑屋不見敬師古曰邑屋猶今人言村舍巷舍也）**里宅**（原涉傳其里宅）**序室**（食貨志餘子亦在于序室師古曰幼童皆當受業）**官亭**（溝洫志官亭民舍）**中都官**（宣紀中都官徒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鄉官**（黃霸傳師古曰鄉官者鄉所治處也）**都亭**（相如傳往舍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廷中**（高紀廷中吏師古曰廷中郡府廷之中廷音定）**郵亭**（黃伯傳郵亭鄉官師古曰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街郵**（五行志河南街郵師古曰郵謂行書之舍）**丘亭**（息夫躬傳寄居丘亭師古曰丘空也）**邸**（文紀至邸議之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

者率名邸邸至也言所歸至也）**夷邸**（元紀蠻夷邸門師古曰蠻夷邸若今鴻臚館）**學官**（何武傳即學官見諸生文翁傳修起學官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韓延壽傳修治學官師古曰學官謂庠序之舍也）**間館**（相如傳賓於間館師古曰間讀曰閑）**郎臺**（東方朔傳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臺下周屋）**周閣**（原涉傳周閣重門）**閣室**（霍光傳祠閣室中如淳曰城門閣室閣道之有室者）**廊廡**（竇嬰傳陳廊廡下師古曰廊堂下周室也廡門屋也音儛）**軒檻**（史丹傳天子自臨軒檻上師古曰軒檻闌版也）**軨軒**（甘泉賦據軨軒而周流兮師古曰軨軒謂前軒之軨軨者軒間小木軨字與櫺同）**前堂**（田蚡傳前堂羅鍾鼓）**上榮**（甘泉賦列宿乃

施於上榮兮師古曰榮屋翼也**南榮**子虛賦槃於南榮郭璞曰榮屋南檐也**東箱**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箱聽師古曰正寢之東西室皆曰箱言似箱篋之形**東閤**公孫弘傳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師古曰閤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朱雲傳且留我東閤**閨閤**文翁傳出入閨閤師古曰閨閤內中小門也**詔閤**朱博傳府丞詔閤**奧內**杜鄴傳所曰奧內唯深察焉師古曰奧內室中隱奧之處也**闑外**馮唐傳闑以外將軍制之韋昭曰門中橛為闑師古曰音牛列反**塾**食貨志右塾左塾師古曰門側之堂曰塾**雲屋**班倢伃賦仰視兮雲屋師古曰雲屋言其黮䨴狀若雲也**房櫳**又房櫳虛兮風泠泠師古曰櫳疏檻也音來東反**步櫩**子虛賦步櫩周流師古曰步櫩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飛欀**甘泉賦炕浮柱之飛欀兮師古曰欀屋椽也**柍桭**又日月纔經於柍桭服虔曰柍中央也桭屋相也師古曰柍桭音央辰**𠂬橑**子虛賦仰𠂬橑而捫天師古曰𠂬古攀字橑椽也音老**采椽**埶文志茅屋采椽師古曰采柞木也字作採本從木以採為掾言其質素也**薄櫨**王莽傳為銅薄櫨師古曰薄櫨柱上枅即今所謂楷也櫨音盧**重轑**張敞傳得之殿屋重轑中蘇林曰轑椽也重轑重棼中師古曰重棼即今之廊舍也一邊虛為兩夏者也轑音老**几閣**刑法志文書盈於几閣**冢廬**賈山傳曾不得冢廬而託處焉**除**蘇武傳扶輦下除師古曰除謂門屏

之間**衡門**韋玄武傳使得自安衡門之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次門**五行志函谷關次門韋昭曰關邊小門也**門牡**五行志長安章城門門牡自亡晉灼曰牡是出籥者師古曰古者牡所以下門者也亦以鐵為之非出籥也**門樞**五行志視門樞下師古曰樞門扇所由開閉者也**譙門**陳勝傳譙門中師古曰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譙亦呼為巢所謂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也譙巢聲相近本一物也**甕牖繩樞**過秦論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繫戶樞孟康曰瓦甕為牕也**切沓冒**趙后傳切皆銅沓冒師古曰切門限也沓冒其頭也沓音它合反**鋪首**哀紀孝元廟殿門銅龜蛇鋪首鳴如淳曰門鋪首作龜蛇之形師古曰門之鋪首門以銜環者也鋪音普胡反**垂堂**袁盎傳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則自愛也垂堂謂坐堂外邊恐墜墮也**騎衡**又百金之子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師古曰騎謂跨之耳非倚也**開盧**食貨志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盧以賣師古曰盧者賣酒之區以其一邊高形如鍛家盧故取名耳**當盧**相如傳令文君當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盧以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盧故名盧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為對溫酒火盧失其義矣**臺榭**五行志飾臺榭師古曰臺有室曰榭**令辟**尹賞傳致令辟為郭師古曰令辟甋甎也令音零辟音避歷反又**栢**寺

門桓東如淳曰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師古曰即華表也**壁帶釭**趙后傳壁帶往往爲黄金釭服虔曰釭壁中之横帶也晉灼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壁帶壁之横木露出如帶者也於壁帶之中以金爲釭若車釭之形也釭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窖中**蘇武傳幽武置大窖中師古曰舊米粟之窖而空者也音工孝反**鑿坏**揚雄傳或鑿坏以遁應劭曰魯君聞顏闔賢欲以爲相使者往聘因鑿後垣而亡坏壁也蘇林曰坏音陪師古曰又音普回反**版瓦**武五子傳以呈版瓦覆師古曰版瓦大瓦也**茅茨**司馬遷傳茅茨不翦師古曰屋蓋曰茨茅茨以茅覆屋也**鬋茅**韋賢傳鬋茅作堂師古曰鬋字與剪同**蓬茨**王褒傳長於蓬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蓬蓋屋也**便坐**張禹傳禹見之於便坐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寢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坐才臥反文翁傳使在便坐受事師古曰便坐別坐可以視事非正廷也石奮傳爲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踞廁**汲黯傳上踞廁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奏廁**金日磾傳日磾奏廁心動師古曰奏向也**賈區**胡建傳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師古曰坐賣曰賈爲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菴屋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官外士稱爲區士也**徒四壁立**相如傳家徒四壁立師古曰但有四壁更無資産**圯上**張良傳下邳圯上服

虔曰圯音頤楚人謂橋曰上**鉅橋**張良傳發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師古曰許慎云鉅鹿之大橋有漕粟也**屛處**趙后傳埋屛處勿令人知也**隱屛**食貨志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屛而鑄作**閒燥**丙吉傳罷閒燥處師古曰閒寬淨之處也燥高敞也**壼闈**賓戲及時君之門闈究先聖之壼奧應劭曰宮中門謂之闈宮中巷謂之壼又壼闈恣趙

次舍篇

次舍吳王傳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也**頓舍**李廣傳就善水屮頓舍師古曰頓止也舍息也**休舍**高紀欲止宮中休舍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休息也一曰舍謂屋舍也**次所**陳勝傳令廣之次所師古曰廣所次舍處也**家在所**張敞傳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師古曰就父所居處而召之**反舍**叔孫通傳通已出反舍師古曰還其所居也**反室**石奮傳君其反室師古曰還家**業行**婁敬傳兵巳業行**平行**李廣利傳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通行**高紀足下通行無所累**留行**鄒陽傳兵不留行師古曰言無所稽留不廢於行韓安國傳心不留行矣師古曰留止也言無所礙也**郤行**高紀迎門郤行師古曰御退而行也**循行**文紀遣都吏循行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師古曰行音下孟反**旁行**地理志旁行天下師古曰旁行謂四出而行之**行計**陳平傳未

（至軍行計師古曰行計謂於道中且計也）**微行**（成紀上始為微行出張晏曰於後門出從期門郎及私奴客千餘人白衣袒幘單騎出入市里不復警蹕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行前**（高紀令一人行前項籍傳將秦軍行前師古曰行前謂居前而行）**行縣**（周勃傳河東守尉行縣）**行祖**（臨江王榮傳榮行祖於江陵北門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壘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劉屈氂傳丞相為祖道疏廣傳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治行**（曹參傳趣治行師古曰治行急修行治裝也鄭當時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辦裝**（龔勝傳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裝齎**（袁盎傳悉以其裝齎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自隨者也）**贏糧**（過秦論贏糧而景從師古曰贏擔也）**婧出**（谷永傳罷北宮私奴車馬婧出之具師古曰婧出情游也）**間出**（張耳傳趙王間出師古曰間出謂投間隙而微出也）**揭來**（大人賦回車揭來兮）**間步**（朱博傳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師古曰間步謂步行而伺間隙以去）**跬步**（鄒陽傳跬步獨進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系反）**屐步**（袁盎傳屐步行七十里如淳曰著屐步行）**押至**（息夫躬傳羽撽重迹而押至文頴曰押音狎習之狎師古曰押至言相因而至也）**寖尋**（郊祀志上始延行郡縣寖尋於泰山矣師古曰寖漸也尋就也賦寖尋往來）**跳驅**（劉澤傳遂跳驅至長安）**跳**（高紀羽闈成皐漢王跳史記作逃晉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音徒彫反）

狂趭（大人賦騰而狂趭張揖曰趭奔走也師古曰音醮）**橫厲**（陳湯傳橫厲烏孫師古曰厲度也）**厮留**（西域傳然尚厮留甚衆師古曰厮留言其前後離厮不相逮及也）**苛留**（成紀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師古曰苛細刻也）**艐路**（大人賦糾蓼叫奡蹋以艐路兮張揖曰艐著也下著道也師古曰艐音屆）**佖路**（校獵賦騁衍佖路師古曰秘次比也一曰滿也頻一反又步結反）**北首**（韓信傳北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趣向也式究反）**至質**（田廣明傳不至質引軍空還服虔曰質所期處也匈奴傳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涉濟**（霍去病傳涉鈞耆濟居延張晏曰淺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謂人步涉度也濟謂以舟楫也）**夷逸**（地理志謂虞仲夷逸師古曰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逃也）**亡邸**（張耳傳亡邸父客師古曰邸歸也）**避宅**（盧綰傳亡吏爭避宅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杜門**（王陵傳謝病免杜門師古曰杜塞也閉塞其門也杜字本作𢾕音同）**內門**（主父偃傳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屏居**（竇嬰傳謝病屏居師古曰屏隱也）**介居**（張耳傳獨介居河北師古曰介居隔也）**家居**（田蚡傳進名士家居者晉灼曰處在里巷不仕也）**族居**（子虛賦族居遞奏師古曰族聚也）**間處**（竇嬰傳屏間處而不朝師古曰間處猶言私處也）**比至**（高紀自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比音必寐反）**還鄉**（高紀遣兵還鄉師古曰鄉讀曰嚮還嚮猶言反嚮內嚮）

轉鄉（李夫人傳夫人遂轉鄉獻欷而不復言師古曰鄉讀曰嚮轉而嚮裏也）**五反**（陳勝傳使者五反師古曰反謂回還也）**三反**（呂后傳使者三反師古曰反還也三還猶今言三回也）**再反**（李廣利傳伐宛再反師古曰再反猶今言兩廻）**贅聚**（武紀縣鄉即賜毋贅聚如淳曰贅會也師古曰即就也各遣就其所居而賜之勿會聚也）**高枕**（高紀足下高枕而王千里張良傳君安得高枕而臥）**按堵**（高紀吏民皆按堵如故應劭曰按按次第堵墻堵也師古曰言不遷動也）**安枕**（黥布傳陛下安枕而臥矣）**宴游**（賈山傳大臣不得與宴游師古安息曰宴）**羈旅**（張耳傳兩君羈旅張晏曰羈寄旅客也）**暴露**（項籍傳暴露於埜）**匽薄**（王吉傳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師古曰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單外**（何竝傳家間單外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身自爲使**（吳王傳濞身自爲使者師古曰潛行而去也）**闌出**（汲黯傳以爲闌出財物應劭曰闌妄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闌也）**宿留**（郊祀志宿留海上師古曰謂有所須待也宿音先就反留音力就反李尋傳弃須臾之間宿留瞽言）**逗遛**（元后傳畏懦逗遛當坐者師古曰逗音住又音豆）

糒醪篇

糒醪（李廣傳持糒醪遺廣師古曰糒乾飯也醪汁滓酒也糒音備）**一肉巵酒**（張禹傳不過一肉巵酒相對師古曰一豆之肉）**漿酒霍肉**（鮑宣傳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葉也貧人茹之也）

玉食（陳咸傳奢侈玉食師古曰美食如玉也）**疏**（地理志疏食果實之饒師古曰疏菜也）**糲粱**（司馬遷傳糲粱之食服虔曰糲粱粗米也張晏曰一斗粟七升米爲糲音辣）**糲食**（成許后傳妾誇布服糲食孟康曰糲粗米也）**五鼎食**（主父偃傳丈夫生不五鼎食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法膳**（王莽傳復太官之法膳）**膳宰**（宣紀其令大官損膳省宰師古曰膳具食也食之善者也宰爲屠殺也漢儀注太宰令屠者七十二人宰二百人）**饔膳**（杜周傳親二宮之饔膳師古曰熟食曰饔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絕甘**（司馬遷傳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師古曰自絕旨甘而與衆人分之共同其少多也）**擊鮮**（陸賈傳數擊鮮師古曰鮮謂新殺之肉也數數擊殺牲牢與我鮮食）**胃脯**（谷永傳濁氏以胃脯而連騎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燖羊胃以末椒薑坋滿頓之暴使燥是也）**炰羔**（楊惲傳烹羊炰羔師古曰炰毛炙肉也即今所謂爊也爊音一高反）**彘肩**（樊噲傳賜之巵酒彘肩）**大蒜**（亞夫傳召亞夫賜食獨置大蒜師古曰蒜大臠）**糠覈**（陳平傳亦食糠覈耳孟康曰覈麥糠中不破者也晉灼曰覈音紇京師人謂麄屑爲紇頭）**脫粟**（公孫弘傳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半菽**（項籍傳卒食半菽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腊毒**（五行志厚味實腊毒師古曰腊久也味厚者爲之久）**枸醬**

西南夷傳南粤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蜀人以爲珍味也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桑椹緣木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一二寸味猶辛不鮮 **桂蠹** 兩粵傳桂蠹一器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獻陵廟載以赤轂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 **熐蠡** 長楊賦燒熐蠡張晏曰熐蠡乾酪也以爲酪母燒之壞其養生之具也師古曰熐音覓蠡音黎又音來戈反 **重酪** 匈奴傳不如重酪之便美師古曰重乳汁也音竹用反字本作酪 **柘漿** 禮樂志泰尊柘漿析朝酲應劭曰柘漿取甘柘汁以爲飲也 **醯酨** 食貨志醯酨灰炭師古曰酨酢漿也音才代反 **馬酒** 禮樂志給大官挏馬酒李奇曰以馬乳爲酒撞挏乃成也師古曰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馬酒也 **醴** 楚元王傳常爲穆生設醴師古曰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二宿而熟不齊之 **酎** 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味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救反 **醇醲** 爰盎傳賈二石醇醲師古曰醇者不雜言其醲也醲汁淳合之酒也 **美祿** 食貨志酒者天之美祿 **上尊酒** 平當傳賜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米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爲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爲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 **法酒**

叔孫通傳置法酒師古曰法酒者猶言禮酌謂不飲之至醉 **食酒** 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令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眞也 **使酒** 季布傳使酒難近應劭曰使酒酗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霑洽而使氣也 **縱酒** 田儋傳縱酒師古曰縱放也放意而飲酒 **被酒** 高紀高祖被酒師古曰被酒者爲酒所加被音皮義反 **中酒** 樊噲傳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師古曰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中音竹仲反 **貰酒** 高紀常從王媼武負貰酒師古曰貰餘也音式制反 **佐酒** 高紀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曰助行酒 **竟酒** 高紀竟酒後 **酒闌** 高紀酒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謂飲酒者半罷半在謂之闌 **亡酒** 高五王傳有一人醉亡酒師古曰避酒而逃亡 **酒失** 灌夫傳數以酒失過丞相師古曰言因酒有失得罪過於丞相 **鴆酒** 高五王傳酌兩卮鴆酒置前應劭曰鴆鳥黑身赤目食蝮蛇野葛以其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反卮** 又自起反卮師古曰反音幡 **銜盃** 司馬遷傳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 **引滿舉白** 敘傳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服虔曰舉滿杯有餘白瀝者罰之也孟康曰舉白見驗飲酒盡不也師古曰謂飲取滿觴而飲飲訖舉觴告曰盡不也一說白者罰爵之名也飲酒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是也 **朝酲** 見析柘漿應劭曰酲病酒也析解也言柘漿可以解朝酲也 **霑**

醉（陳遵傳侯遵霑醉時師古曰霑潫言其大醉也）咽哺（匈奴傳父兄緩帶稚子咽哺師古曰咽吞也哺謂所含在口者也咽音宴哺音捕）酳（賈山傳執爵而酳師古曰酳音少少飲酒謂食已而蕩口也）半冰（李陵傳持一半半冰師古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時冬寒有冰持之以備渴也）蓐食（韓信傳迺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具食（又不爲具食）寄食（又常從人寄食）推食（又推食食我）具器食（鄭當時傳不過具器食師古曰猶今言一盤食也）攻苦食啖（叔孫通傳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師古曰啖當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言共攻擊勤苦之事而食無味之食也）傳餐（韓信傳令其裨將傳餐服虔曰立駐

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餐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餔之（高紀呂后因餔之師古曰餔食之餔以食食人亦謂之餔音必胡反）受鬻（文紀吏禀當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曰鬻淖糜也給糜使爲糜鬻也鬻音之六反淖音女教反）宿飽（韓信傳師不宿飽）見糧（項籍傳軍無見糧師古曰無見在之糧）脩具（劉澤傳請張卿臨親脩具師古曰脩供具也）張具（灌夫傳夜灑埽張具）治具（灌夫傳魏其夫妻治具）爲具（司馬相如傳今有貴客爲具召之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何壽爲具召武弟顯）厚具（陸賈傳厚具樂飲太尉師古曰厚爲共具而與太尉樂飲）惡艸具（陳平傳以惡艸具進楚使服虔曰去殽肉更以惡艸之具）酺（文紀酺五日服虔曰酺音蒲文

穎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今詔橫賜得令會聚飲食五日也師古曰酺之爲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字或作脯音義同）靡衣媮食（韓信傳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師古曰靡輕麗也媮與偸字同偸苟且也言爲靡麗之衣苟且而食恐懼之甚不爲久計也）廚傳（宣紀飾廚傳韋昭曰廚謂飲食傳謂傳舍）施糜（郊祀志荆巫祠巫先施糜之屬師古曰其先常施設糜鬻者也）

五兵篇

五兵（百官表教以五兵師古曰五兵謂弓矢殳矛戈戟）弧弓（韓安國傳弧弓射獵師古曰以木曰弧以角曰矢）烏號（子虛賦左烏號之雕弓應劭曰楚有柘桑

烏棲其上支下著地不得飛欲憤號故曰烏號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顚顚拔墮黃帝弓臣下抱弓而號故名弓烏號師古曰二說皆有據也）夏服（又右夏服之勁箭伏儼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煩弱其矢亦良卽煩弱箭服也故曰夏服師古曰夏服卽今之步叉也）天狼威弧（河東賦彍天狼之威弧晉灼曰有狼弧之星也）路弓乘矢（郊祀志路弓乘矢樂獲壇下韋昭曰路大也四矢曰乘）檿弧萁服（五行志女童謠曰檿弧萁服師古曰檿山桑之有點文者也木弓曰弧服盛箭敎卽今之步人也其艸似荻而細織之爲服也萁音基檿音一簞反）輣車鍛矢（衡山王傳作輣車鍛矢）鏃矢（膠東王寄傳作兵車鏃矢師古曰鏃

矢大鏃之矢今所謂兵箭者**白羽**子虛賦滿白羽文穎曰引弓盡箭鏑爲滿以白羽羽箭故言白羽**連弩**李陵傳發連弩射單于服虔曰三十弩共一弦也張晏曰三十絭共一臂也師古曰張說是也絭音去權反又音眷**彍弩**吾丘壽王傳十賊彍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彍音郭師古曰引滿曰彍**遊弩**鼂錯傳遊弩往來**大黃**李廣傳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空弮**司馬遷傳張空弮冒白刃李奇曰弮弩弓也師古曰讀者乃以拳擊之拳大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敗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是手拳也**引強**周勃傳材官引強服虔曰能引強弓弩官也孟康曰如今挽強司馬也師古曰強音其兩反**蹶張**申屠嘉傳以材官蹶張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臂張以足蹋者曰蹶張蹶音厥**控弦**匈奴傳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弓者**持滿**周亞夫傳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師古曰彀張也李廣傳廣乃令持滿母發師古曰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鳴鏑**匈奴傳作鳴鏑應劭曰銑箭也**遺鏃**過秦論無亡矢遺鏃之費師古曰鏃矢鋒也音子木反**負闌**韓延壽傳抱弩負闌師古曰闌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鋒鍉**過秦論銷鋒鍉師古曰鋒戈戟刃也鍉與鏑同即箭鏃也**干將雄戟**子虛賦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能者干將所造**莫**

邪賈誼傳莫邪爲鈍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三尺**高紀提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杖劍**韓信傳信乃杖劍從之師古曰言直帶一劍更無餘寶**劍挺**陳勝傳尉劍挺師古曰挺拔也尉劍自拔出**械劍**天文志辰星過太白間可械劍蘇林曰械音函函容也其間可容一劍也**鉏櫌棘矜鉤戟長鎩**過秦論鉏櫌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晉灼曰櫌椎塊椎也師古曰櫌摩田器也棘戟也矜與槿同謂矛鉤之杷也鉤戟刃鉤曲者也鎩鈹也櫌音憂矜音長巾反鎩音山列反**革笥木薦**鼂錯傳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笥以皮作如鎧者被之木薦以木板作如楯師古曰笥音息嗣反**蘭石**又具蘭石如淳曰蘭石城上雷石也師古曰雷音來內反**渠答**又布渠答蘇林曰渠答鐵鋋蔾也，**矛鋋**鼂錯傳此矛鋋之地師古曰鋋鐵杷短矛也音上延反**鞮鍪**韓延壽傳被甲鞮鍪師古曰鞮鍪即兜鍪也鞮音丁奚反鍪音莫侯反**玄甲**霍去病傳發屬國玄甲軍師古曰玄甲謂甲之黑色也**按甲**韓信傳按甲休兵**稅介**序贊稅介免冑師古曰稅舍也介甲也**櫓**劉屈氂傳以牛車爲櫓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爲櫓用自蔽也一說曰望敵之樓也**鏦**吳王傳使人鏦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師古曰鏦謂以矛戟撞之音楚江反**兵木**東方朔傳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芒刃**賈誼傳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刃之

（判如豪芒也）**金鼓**（鼂錯傳與金鼓之指相失師古曰金金鉦也鼓所以進眾金所以止眾也）**枹鼓**（叔孫通傳贊合枹鼓而有一王之儀師古曰枹者鼓椎所以擊鼓也）**搴旗**（欒布傳身履軍搴旗者數矣李奇曰搴拔也孟康曰搴斬取也師古曰謂勝敵拔取旗也）**艾旗**（項籍傳斬將艾旗師古曰艾音刈）**偃旗**（高紀夜引兵從他道還偃旗幟）**揭竿**（過秦論揭竿爲旗師古曰揭音竭謂豎之也今讀之者爲負揭之揭非也）**抗旌**（終軍傳票騎抗旌師古曰抗舉也）**銜枚**（高紀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讙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枚狀如著橫銜之繣絜於項繣者結礙也絜繞也盡爲結紐而繞項也繣音獲絜音頡）**白挺**（表陳吳奮其白挺應劭曰白挺大杖也師古曰挺音徒鼎反）**匕首**（鄒陽傳匕首竊發師古曰匕首短劍也其首類匕便於用也）**游兵**（彭越傳越常往來與漢游兵擊楚）**支兵**（趙充國傳充國子卬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藉兵**（又羌侯狼何遣使至匈奴藉兵師古曰藉借也）**徼兵**（陳勝傳徼兵復聚如淳曰徼要也徼散卒復相聚歛也師古曰徼音工堯反）**從兵**（鄒陽傳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捷師古曰從音子容反）**連兵**（盧綰傳欲令久連兵毋決）**還兵**（項籍傳何不還兵師古曰還兵謂迴兵）**疑兵**（韓信傳迺益爲疑兵師古曰多張兵形令敵人疑也）**什兵**（周勃傳傾麾左右執戟皆什兵罷師古曰什頓也）**梟將**（張良傳九江王布楚梟將師古曰梟謂最勇健也）**元戎**（董賢傳統辟元戎師古曰元戎大眾也）**本兵柄**（爰盎傳爲太尉本兵柄師古曰執兵權之本）**校**（衛青傳校獲王師古曰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爲一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爲幡耳不名校也）**置校**（陳湯傳益置楊威白虎合騎之校師古曰一校則別爲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以爲威聲也）**適卒**（酈食其傳令適卒分守成皋師古曰適讀曰讁讁卒謂卒之有罪讁者卽所謂讁戍）**適戍**（過秦論適戍之眾師古曰適讀曰讁謂罪罰而行也）**材官**（高紀發巴蜀材官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常以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羣將萬騎行障塞）**佽飛**（宣紀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服虔曰周時度江越人在船下負船將覆之佽飛入水殺之漢因以材力名官如淳曰呂氏春秋荊有茲非得寶劍於干將度江中流兩蛟繞舟茲非拔寶劍赴江刺兩蛟殺之荊王聞之仕以執圭後世以爲勇力之官茲佽音相近許愼云佽便利也便利纔繳以弋鳧鴈故曰佽飛詩曰抉拾既佽者也師古曰取古勇力人以名官熊渠之類是也亦因取其便利輕疾若飛故號佽飛佽音次）**蒼頭軍**（陳勝傳呂臣爲蒼頭軍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別也）**異軍**（項籍傳異軍蒼頭特起應劭曰言與眾異也）**部署**（高紀部署諸將師古曰分部而署置）**部曲**（李廣傳廣行無部曲行陳師古曰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

（五部部校尉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令廣尚於簡易故行道之中而不立部曲[illegible]）**將屯**（傅寬傳爲代相國將屯師古曰時代國常有屯兵以備邊寇寬爲代相兼將此屯兵也）**諸校**（韓信傳諸校劾首虜休皆賀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也劾數也謂各致其所獲）**渠率**（吳王傳爲渠率師古曰渠大也）**隊率**（申屠嘉傳爲隊率師古曰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反）**突騎**（鼂錯傳輕車突騎師古曰突騎言其驍銳可用衝突敵人也）**彀騎**（馮唐傳彀騎萬三千匹師古曰彀張弩也）**車騎**（惠紀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師古曰車常擬軍興者若近代之戍車也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梟騎**（高紀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助漢張晏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騶發**（鼂錯傳材官騶發師古曰騶謂矢之善者也左傳作菆字其音同耳騶發發騶矢以射也）**馬弩關**（昭紀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營衛**（樊噲傳營衛止噲師古曰營衛營壘之守衛者）**什伍**（鼂錯傳什伍作前師古曰伍人爲伍二伍爲什）**尺籍伍符**（馮唐傳安知尺籍伍符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伍伍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度也）**千駟萬師**（校獵賦方馳千駟校騎萬師）**戲下**（韓信傳居戲下無所知名師古曰汎在旌戲之下也）**莫府**（李廣傳莫府省文書晉灼

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或曰衛青征匈奴絕大莫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莫府莫府之名始於此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莫府者以軍幕爲義古字通單用耳軍旅無常居止故以帳幕言之廉頗李牧市租皆入幕府此則非因衛青始有其號又莫訓於大義乖矣）**前垣**（酈商傳攻其前垣李奇曰前鋒堅蔽若垣牆也或曰軍前以大車自障若垣也師古曰非也謂攻其壁壘之前垣）**轅門**（項籍傳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爲陳轅相向爲門故曰轅門）**闉**（校獵賦攙槍爲闉孟康曰闉闘戰自障蔽如城門外女垣也）**行間**（吳王傳行間候司馬師古曰在行伍間）**京觀**（翟義傳有京觀以懲淫慝師古曰京高丘也觀謂如闕形也）**被堅執銳**（高紀朕親被堅執銳師古曰被堅謂甲胄也執銳謂利兵也）**服刀**（西域傳兵有矛服刀劍甲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貊髀音俾又音陛）**鉤鐔**（韓延壽傳鑄作刀劍鉤鐔師古曰鉤亦兵器也似劍而曲所以鉤殺人也鐔劍喉也又曰鐔似劍而小愜音淫又音尋）**偃革**（張良傳殷事以畢偃革爲軒蘇林曰革者兵車革輅軒者朱軒也如淳曰偃武備而治禮樂也）**馬箠**（張耳傳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古曰箠謂馬撾也）**刀斗**（李廣傳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刀斗以銅作鐎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刀斗蘇林曰形如鋗無緣師古曰鐎音譙温器也鋗音火玄反鋗即銚也音姚）**烽燧**（賈誼傳作候望烽燧文穎

（口邊方備胡寇作高士櫓櫓上作桔皐桔皐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望其煙曰燧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赤白囊**（丙吉傳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木樵**（趙充國傳爲塹壘木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爲高木以望敵也）**虎落**（鼂錯傳爲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也蘇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且視其跡以知匈奴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虎落者竹篾相連遮落之也）**試弁**（又試弁爲期門孟康曰弁手搏）**扳距**（甘延壽傳投石扳距絕於等倫師古曰扳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爲堅而能扳取之言其有手掣之力今人猶有扳爪之戲蓋扳距之遺法）**都肄**（霍光傳出都肄郎孟康曰都試也肄習也師古曰謂總閱試習武備也）**校獵**（成紀從胡客大校獵師古曰校謂以木自相貫穿爲闌校校人職云六廄成校校是則以遮闌爲義也校獵者大爲闌校以遮禽獸而獵取也子虛賦天子校獵李奇曰以五校出獵也師古曰非也校者木相貫穿總爲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說者或以爲周官校人掌田獵之馬因云校獵亦失其義養馬稱校人者謂以爲闌校以養馬耳故呼爲名也非以獵馬故稱校人）**羽獵**（揚雄傳其十二月羽獵服虔曰士負羽）**春蒐秋獮**（主父偃傳天子大閱春蒐秋獮師古曰春爲陽中其行木也秋爲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校聯**（趙充國傳校聯不絕師古曰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爲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廄成校蓋用闌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

搏戰篇

搏戰（李陵傳陵搏戰攻之如淳曰手對戰也衛青傳搏戰獲王師古曰搏戰擊戰）**快戰**（項籍傳願爲諸軍決戰）**挑戰**（高紀即漢王欲挑戰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挑戰擿繞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擿音他歷反嬈音乃了反）**殊死戰**（韓信傳軍皆殊死戰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陷堅**（灌夫傳戰常陷堅）**陷陳**（酈商傳陷兩陣得以破布軍）**圜陳**（項籍傳爲圜陳外嚮師古曰圜陳四周爲之也外嚮謂兵刃皆在外也）**折衝**（李尋傳本彊則精神折衝師古曰折衝言有欲衝突爲害者則能折挫之）**衡擊**（食貨志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衡橫也）**衡行**（韓安國傳衡行則中絕師古曰衡猶橫也）**梟俊**（陳湯傳梟俊禽敵之臣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縣之也俊謂敵之魁率春秋左氏傳曰得俊曰克）**疏捕**（趙充國傳合疏捕山間虜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漂鹵**（過秦論流血漂鹵師古曰漂浮也鹵盾也其血可以浮盾言殺人多也）**鹵掠**（高紀所過毋得鹵掠師古曰掠因力向反謂略奪也）**推鋒**（吳王傳此年少推鋒可耳）**爭**

鋒（張良傳慎毋與楚爭鋒）**發縱**（蕭何傳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師古曰發縱謂解縱而放之也今俗言放狗縱音子川反而讀者乃為蹤蹟之蹤非也書本皆不為蹤字自有逐蹤之狗不待人發也）**先嘗**（張耳傳張黶陳釋先嘗秦軍師古曰嘗試也言若嘗食也）**蒙矢石**（叔孫通傳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師古曰蒙猶被也冒也）**合刃**（鼂錯傳臨戰合刃師古曰合刃謂夾兵）**血刃**（吳王傳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喋血**（文紀新喋血京師如淳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音六頰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畔敵**（馮奉世傳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敵攻戰為畔敵也）**厭難**（辛慶忌傳折衝厭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樂反）**批難**（王莽傳函谷批難師古曰批謂紏閉之也難音步結反）**埽衆**（黥布傳宜埽淮南之衆師古曰埽者謂盡舉之如埽地之為）**悉衆**（又宜悉淮南之衆）**露師**（伍被傳暴兵露師）**冠軍**（又布常冠軍師古曰言其驍勇為衆軍之最）**追北**（高紀項羽追北師古曰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折北**（蒯通傳折北不救師古曰折挫也北奔也）**自當**（李廣傳廣軍自當亡賞師古曰自當謂為虜所勝不能勝虜功過相當也）**過當**（霍去病傳斬捕首虜過當師古曰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中率**（李廣傳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若于封

侯也師古曰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汗馬**（蕭何傳未有汗馬之勞）**搤阨**（王莽傳壺口搤阨師古曰搤阨謂據險阨而搤擊也）**奪便**（酈食其傳自奪便師古曰自奪便利也）**事刃**（蒯通傳不敢事刃於公之服李奇曰東方人以物臿地中為事師古曰事音側吏反字本作倳）**失亡**（杜周傳使案邊失亡師古曰謂因虜入為寇而失人畜甲兵倉廩者也）**麾城搟邑**（長楊賦麾城搟邑下將降旗李奇曰搟音車幰之幰師古曰搟舉手擬之也）**略地**（高紀陳涉遣武臣略趙地師古曰凡言略地者皆謂行而取之用功力少）**徇地**（又張良徇韓地孟康曰徇略也）**拔之**（高紀攻碭拔之師古曰拔者破城邑而取之言若拔樹木并得其根本也）**屠**（又令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誅殺其人如屠六畜然）**襲**（又食其說襲陳留臣瓚曰輕行無鐘鼓曰襲）**阬**（項籍傳已拔皆阬之師古曰陷之於阬盡殺之）**鏖**（霍去病傳合短兵鏖皋蘭下晉灼曰世俗謂盡死殺人為鏖糟文穎曰鏖音意曹反師古曰鏖字本從金麀聲轉寫訛耳鏖謂苦擊而多殺也言苦戰於皋蘭山下而多殺虜也今俗猶謂打擊之甚者曰鏖）**級**（衛青傳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為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最**（周勃傳攻槐里好畤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為最也定上谷十二縣六最師古曰最者凡也總言其攻戰克獲之數）**殿**（又擊章邯車騎殿師古曰殿之言填也謂鎮軍後以扞敵殿音丁見反）**天兵四臨**

（長楊賦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回戈邪指**（又回戈邪指南越相夷）**一敗塗地**（高紀今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即當肝腦塗地）**肝腦塗地**（婁敬傳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蘇武傳常願肝腦塗地）**暴骸**（婁敬傳暴骸中壄）**暴骨**（路溫舒傳願暴骨方外）**被創**（蕭何傳曹參身被七十創）**創痍**（季布傳創痍未瘳師古曰痍傷也）**分梨**（長楊賦分梨單于磔裂屬國師古曰梨與剺同謂判析也剺力私反）**鋋瘢**（又充鋋瘢者孟康曰瘢者馬脊創瘢處也師古曰鋋音蟬又音延）**犇命**（昭紀發犍爲蜀郡犇命擊益州應劭曰聞命犇是故謂之犇命）**爲從**（項籍傳與諸侯爲從孟康曰南北爲從東西爲橫師古曰言欲始六國時共敵秦從音子容反）**後距**（西域傳爲貳師後距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中覆**（李廣傳不從中覆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之也）**特起**（陳勝傳秦嘉等皆將起陳籍傳其軍蒼頭特起）**散地**（黥布傳自戰其地爲散地師古曰謂在其本地戀士懷安故易逃散）**効首虜**（韓信傳諸校効首虜依皆賀師古曰効致也謂各致其所獲）**戰逐**（食貨志粵欲與漢用船戰逐孟康曰水戰相逐也）**橫艸功**（終軍傳軍無橫艸之功師古曰言行艸中使艸偃臥故云橫艸也）**請命**（蒯通傳爲百姓請命師古曰止楚漢之戰鬭士卒不死亡故云請命）**武鑫**（息夫躬傳武鑫精兵）**武節**（相如傳武節猋逝）**右武**（公孫弘傳守成上文遭遇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極武**（陸賈傳夫差智伯極武而亡）**威稜**（李廣傳威稜憺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憺猶動也）**廟勝**（趙充國傳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席勝**（蒯通傳乘利席勝師古曰席因也若人之在席上）**腦幕沙髓余吾**（長楊賦腦幕沙髓余吾師古曰腦塗幕沙北髓八余吾水言其大破究亡髓古髓字）**砰轒轀破穹廬**（又砰轒轀破穹廬應劭曰轒轀匈奴車也師古曰穹廬旃帳也轒扶云反轀於云反）**機變械飾**（吾丘壽王傳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敺市人而戰**（韓信傳所謂敺市人而戰之師古曰言非素所練習）

兩漢雋言卷之九

宋括蒼林　越次甫輯
明吳興凌廸知稺哲校

羲農篇

羲農（賓戲基隆於羲農）黃唐（又規廣於黃唐）黃虞（王莽傳著黃虞之烈）泰帝（郊祀志泰帝興神鼎一師古曰泰帝即泰昊伏羲氏）夏子（徐樂傳名何必夏子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宗宣（杜周傳覽宗宣之饗國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阿衡（霍光傳贊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師古曰阿衡伊尹官號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子所倚羣下取平也）老嚴（敘傳貴老嚴之術師古曰老老子也嚴莊周也）由夷（司馬遷傳行若由夷應劭曰由夷許由伯夷也）商偃（張山拊傳鄭寬中包商偃之文學師古曰商子夏偃子游）僑松（王褒傳呴噓呼吸如僑松師古曰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赤松（張良傳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師古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王教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胥原（王莽傳被西原之訴應劭曰子胥屈原也）彭胥（校獵賦餉屈原與彭胥師古曰彭彭咸胥伍子胥皆水死者）靈脩（反騷靈脩既信淑蘭之唼佞兮服虔曰靈脩楚王也又吾恐靈脩之不纍改）湘纍（反騷欽弔楚之湘纍李奇曰諸不以罪死曰纍荀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纍師古曰纍力追反）陽子（子虛賦陽子驂乘張揖曰陽子伯樂也秦繆公臣姓孫名陽）賁育（爰盎傳賁育之勇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士也）諸賁（淮南王傳奮諸賁之勇應劭曰吳專諸衛孟賁也）龢隨（賓戲龢隨之珍）牙曠（賓戲牙曠清耳於管絃師古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班輸（賓戲班輸榷巧於斧斤師古曰班輸即魯公輸班也一說班魯班也與公輸氏爲二人也古樂府云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龢鵲（賓戲龢鵲發精於鍼石師古曰龢秦醫和也鵲扁鵲也）研桑（賓戲研桑心計於無垠孟康曰桑桑弘羊也師古曰研計研也亦曰計然）計然（貨殖傳范蠡計然孟康曰姓計名然蔡謨曰計然者范蠡所著書篇名耳非人也謂之計然者所計而然也羣書所稱句踐之賢佐種蠡爲首豈復聞有姓計名然者乎若有此人越但用半策便以致霸是功重於范蠡之師也焉有如此而越國不記其事書籍不見其名史遷不述其傳乎師古曰蔡說謬矣據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豈是范蠡書篇乎計然一號計研故賓戲云研桑心計於無垠其書則有萬物錄事見皇覽及晉中經簿又吳越春秋及越絕書竝作計倪此則倪研及然聲皆相近實一人耳何云書籍不見哉）蒙公（校獵賦蒙公先驅服虔曰蒙公蒙恬也）纖阿（子虛賦纖阿爲御郭璞曰孅阿古之善御者孅音纖）干將（子虛賦建干將之雄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劒師也）絳灌

陳平傳絳灌等或讒平師古曰舊云絳絳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跖蹻**（賈誼傳謂跖蹻廉李奇曰跖秦大盜也楚之大盜曰莊蹻師古曰蹻音居略反）**嫪毐**（五行志太后淫於嫪毐師古曰嫪或音居蚪反嫪姓也毐名也許慎說以爲嫪毐士之無行者嫪音郎到反毐音烏改反與今史記漢書本文不同且摎樂之姓又非嫪也故當依本字以讀）**皇英**（班倢伃賦美皇英之女虞兮師古曰皇娥皇英女英堯之二女也）**任姒**（班倢伃賦榮任姒之母周師古曰任大任文王之母姒太姒武王之母）**娵娃**（反騷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孟康曰娵閭娵也娃吳娃也髢髲也九戎被髮髡雖珍好無所用也師古曰娵娃皆美女也言屈原以高行仕楚亦猶資美女之髢責於九戎而求其利必不得也娵子踰反娃烏佳反）**五三**（校獵賦遐邇五三師古曰五帝三王相如傳五三六經載籍之傳師古曰五五帝也三三王也）**三聖**（表周監二代三聖制法師古曰三聖謂文王武王及周公也功臣表湯法三聖師古曰三聖謂堯舜禹三人也）**五伯**（表適戍彊於五伯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謂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諸侯王表衰則五伯扶其弱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地理志春秋時五伯迭興師古曰此五霸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莊）**七雄**（賓戲七雄虓闞應劭曰七雄秦及六國也）**三枿**（序贊三枿之起劉德曰詩云包有三枿爾雅曰烈枿餘也謂木斫髡而復枿生也喻齊魏韓皆滅而復起若髡木更生也師古曰枿音五葛反）**咸五**（相如傳上咸五師古曰咸皆也言漢德與五帝皆盛）**登三**（相如傳下登三師古曰登於三王之上）

不諱篇

不諱（丙吉傳君即有不諱師古曰不諱言死不可復諱也）**不可諱**（司馬遷傳恐卒然不可諱師古曰不可諱謂安死也）**不可言**（元后傳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也）**眚病**（馮昭儀傳王未滿歲有眚病孟康曰災眚之眚謂妖病也服虔曰身盡青也蘇林曰名爲肝厥發時脣口手足十指甲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解舍孟說是也眚音所領反字不作青服蘇誤矣）**病力**（汲黯傳令病力師古曰力謂甚也）**錮疾**（賈誼傳必爲錮疾師古曰錮疾堅久之疾）**內病**（吳王濞傳身有內病師古曰內病謂在身中不顯於外）**疾稍侵**（史丹傳上疾稍侵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請疾**（文三王傳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侍疾**（宣許后傳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痿痺**（哀紀即位痿痺末年寖劇如淳曰痿音蹞踒弩病兩足不能相過曰痿師古曰痿亦痺病也音人佳反痺音必寐反蹞踒者弩名事見晉令蹞音煩踒音蕤）**瘲瘛**（魏文志金創瘲瘛方師古曰小兒病也瘛音充制反瘲音于用反）**臨候**（李夫人傳病篤上自臨候之張禹傳上臨候禹）**刺治**（馮昭儀傳醫脩氏刺治武帝師古曰刺治謂箴之）**乳醫**（霍光傳使乳醫淳于衍師古曰乳醫視產乳之

（疾也乳音而樹反）**案脉**（王嘉傳醫案脉師古曰案謂切診也）**萬金良藥**（灌夫傳適有萬金良藥師古曰萬金者言其價貲也金字或作全言得之者必生全也）**凶恙**（賈誼傳六七公者皆凶恙師古曰無恙者無憂病也）**苑祕**（郊祀志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祕之方師古曰苑祕者祕術之苑囿也）**蹎仆**（貢禹傳誠恐一旦蹎仆氣竭師古曰蹎音顛蹷躓也仆音赴仆頓也）**物故**（蘇武傳前以降及物故師古曰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一說不欲斥言但云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而說者妄欲改物爲勿非也）**分死**（又自分已死久矣師古曰分音扶問反）**暍死**（武紀大旱民多暍死如淳曰暍音謁師古曰中熱而死也）**繆死**（趙后傳即自繆死師古曰繆絞也音居虯反）**死無處所**（陳湯傳使亾逃分竄死無處所）**身無處所**（揚惲傳自令身無處所師古曰無處所謂死滅也）**哀臨**（高紀哀臨三日師古曰衆哭曰臨音力禁反）**誄襚**（景紀大鴻臚奏諡誄策光祿大夫弔襚祠賵師古曰誄者述累德行之文音力水反應劭曰賜論及哀策誄文衣服曰襚祠飲食也車馬曰賵）**祱**（朱建傳奉百金祱師古曰贈終者衣被曰祱音式芮反）**斬纕**（霍光傳典喪服斬纕師古曰斬纕謂纕裳下不緶直斬割之而已）**倚廬**（楊雄傳結以倚廬孟康曰在倚廬行服三年也師古曰倚廬倚牆至地而爲之無楣柱）**槥**（高紀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服虔曰槥音衛應劭曰小棺也今謂之櫝）**槥櫝**（成紀給槥櫝葬

埋師古曰槥櫝謂小棺）**槥車**（韓安國傳槥車相望師古曰從軍死者以槥送致其喪載槥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轀輬車**（霍光傳光尸柩以轀輬車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牕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轀輬車也臣瓚曰秦始皇道崩祕其事載以轀輬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轜車類也案杜延年奏載霍光柩以輬車駕大廄白虎駟以轀車駕大廄白鹿駟爲倅師古曰轀輬本安車也可以臥息後因載喪飾以柳翣故遂爲張車耳轀者密閉輬者旁開牕牖各別一乘隨車爲名後人既專以載喪又去其一總爲藩飾而合二名呼之耳倅副也）**梓宮**（又梓宮服虔曰棺也師古曰以梓木爲之親身之棺也爲天子制故亦稱梓宮趙后傳成帝崩未幸梓宮師古曰言未大斂也）**窾木**（楊王孫傳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服虔曰窾空也）**黃腸題湊**（霍光傳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丘墓**（司馬遷傳上父母之丘墓）**墳墓**（劉向傳墓而不墳師古曰墓謂墳穴也墳積土也）**冢塋**（哀紀詔外家王氏田非冢塋皆以賦貧民師古曰塋冢域也音營）**斥土**（惠紀視作斥土者服虔曰斥土壙土也如淳曰斥開也開土地爲冢壙故以開斥言之）**復土**（文紀張武爲復土將軍如淳曰主穿壙塡瘞事也師古曰穿壙出土下棺也已而塡之又即以爲墳故云復土復返還也）**方中**（張湯傳治方中孟康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蘇林曰天子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

（言斥土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曰古謂掘地爲阬曰方荊楚俗土功築作筭程課者猶以方計非謂避諱也）**穿中**（丁姬傳發丁姬穿中師古曰穿謂壙中也）**下里**（田延年傳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孟康曰死者歸蒿里葬地下故曰下里）**蒿里**（武五子傳蒿里召兮郭門閱師古曰蒿里死人里）**冢舍**（何並傳林卿殺婢壻埋冢舍師古曰冢舍守冢之舍也）**封冢**（張湯傳欲故云封爲恩德侯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鑿**（劉向傳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冢藏者音在到反）**東園**（宣王后傳合葬杜陵稱東園師古曰雖同塋兆而別爲墳王后陵次宣帝陵東故曰東園也）**蓬顆**（賈山傳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師古曰顆謂土塊蓬顆言塊上生蓬耳顆音口果反）

轉屍（表死爲轉屍應劭曰死不能葬故屍流轉在溝壑之中）**自刎**（田延年傳聞鼓聲自刎死師古曰刎謂斷頸也）**不殊**（淮南王傳太子自刑不殊晉灼曰自刎不死也師古曰殊絕也雖自刑殺而身首不絕也）**先狗馬** **填溝壑**（公孫弘傳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

根著篇

根著（鼂錯傳根著之徒師古曰有根著地者著音直略反）**根荄**（禮樂志根荄以遂師古曰草根曰荄）**蓬葆**（武五子傳頭如蓬葆師古曰草叢生曰葆）**草菅**（賈誼傳視殺人若刈草菅然師古曰菅茅也）**薦莽**（景紀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一曰草稠曰薦深曰莽）**枯槁**（禮樂志枯槁復產師古曰枯槁謂草木經冬零落者也槁音口老反）**槎蘖**（貨殖傳山不槎蘖師古曰槎古槎字槎邪斫木也蘖髡斬之也槎士牙反蘖五葛反）**杪顛**（子虛賦偃蹇杪顛師古曰杪顛枝上端也）**垂穎**（禮樂志含秀垂穎師古曰葉末曰穎）**連抱**（子虛賦大連抱師古曰連抱者言非一人所抱）**蟠木**（鄒陽傳蟠木根柢師古曰蟠木屈曲之木也）**不毛**（西南夷傳不毛之地師古曰不毛言草木不生也）**蔾藿**（司馬遷傳蔾藿之羹師古曰蔾草似蓬也藿豆葉也）**果蓏**（食貨志瓜瓠果蓏應劭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蓏張晏曰有核曰蓏臣瓚曰按木上曰果地上曰蓏也蓏音來果反）**果采**（貨殖

傳它果采千種師古曰果采謂於山野采取果實也）**菜茹**（食貨志菜茹有畦師古曰茹所食之菜也）**樵蘇**（韓信傳樵蘇後爨師古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朱榮**（子虛賦發紅華垂朱榮）**離支**（又答遝離支晉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味甘多酢少師古曰離音力智反）**櫻桃**（叔孫通傳取櫻桃獻宗廟師古曰禮記差以食桃即此櫻桃也今所謂朱櫻者是也）**諸柘**（子虛賦諸柘張揖曰諸柘甘柘也）**巴且**（又巴且文穎曰巴且草一名巴蕉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鮮支**（又鮮支黃礫師古曰鮮支即今支子樹也）**雕胡**（又東蘠雕胡張揖曰雕胡菰米也）**夫容**（又外發夫容應劭曰夫容蓮華也）**幷閭**（又上張揖曰幷閭椶也）**都荔**

禮樂志都荔遂芳師古曰都良薛荔皆有芬芳**仁頻**子虛賦仁頻栟閭師古曰仁頻即賓根也頻字或作賓字**茈薑**又茈薑蘘荷如淳曰茈薑薑上齊也師古曰薑下心生者連其株本則紫色也茈音紫**結縷**又布結縷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綫相結故名結縷今俗呼鼓箏草兩幼童對銜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箏也因以名云**剛柏**董賢傳內爲便房剛柏題湊孟康曰堅剛之柏也**新雉**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草藂生曰薄新雉即新夷耳爲樹甚大非香草也其木枝葉皆芳**樅木**霍光傳樅木外藏椁蘇林曰樅木柏葉松身師古曰爾雅及毛詩傳竝云樅木松葉柏身檜木乃柏葉松身耳樅音士庸反**檉柳**

胡桐西域傳車師國多檉柳胡桐白草孟康曰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蟲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工匠皆用之**踆鴟**貨殖傳下有踆鴟至死不飢孟康曰踆音蹲水鄉多鴟師古曰非也踆鴟謂芋也其根可食以充糧故無飢年華陽國志曰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芋魁**翟義傳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曰羹芋魁者以芋根爲羹也**金芝**宣紀金芝九莖服虔曰金芝色像金也**穀樹**郊祀志稷穀樹師古曰穀樹楮樹也其子類穀故於稷種**牝荊**又以牝荊畫如淳曰牝荊荊之無子者皆絜齊之道晉灼曰牝節間不相當也**函茇**悼李夫人賦函茇扶以待風兮孟康曰茇

音綴斯中齊也夫人之色如春華含茇敷散以待風也**棷**五行志持棷如淳曰棷麻幹也師古曰棷音鄒又音側九反

昆蟲篇

昆蟲成紀草木昆蟲咸得其所師古曰昆衆也昆蟲言衆蟲也又許慎云二虫爲蚰讀與昆同謂蟲之總名兩義竝通而鄭康成以昆蟲爲明蟲失之矣虫音許尾反**應龍**大人賦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文穎曰有翼曰應龍最其神妙者也**擾龍**高紀贊劉累學擾龍應劭曰擾馴也師古曰擾音繞又音饒**襄首**鄒陽傳交龍襄首奮翼**天馬**西域傳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孟康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文馬**王莽傳天重以三能文馬晉灼曰許慎說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犬戎獻之**騅**項籍傳駿馬名也師古曰蒼白襍毛曰騅蓋以其色名之**游騏**子虛賦射游騏張揖曰雋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駃騠**鄒陽傳食以駃騠孟康曰駃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師古曰駃音決騠音題**小步馬**西域傳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蹀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者也豈謂其眞小乎**騊駼**百官表騊駼監長丞如淳曰騊駼野馬也師古曰騊駼出北海中其狀如馬非野馬也**昆蹏**百官表昆蹏令丞應劭曰昆蹏好馬名也如淳曰爾雅曰昆蹏研善升甗者也因以爲廄名師

古曰昆獸名也蹏研者謂其蹏下平善升甗者謂山形如甑而能升之也蹏即古蹄字耳研音五見反甗音言又牛偃反**馴駮**子虛賦駕馴駮之駟張揖曰馴擾也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豹擾而駕之以當駟馬也**倅馬**趙充國傳倅馬什二師古曰倅副也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重馬**劉屈氂傳重馬傷耗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反使懷孕者為之傷耗以減武備也**騂駒**郊祀志牲用騂駒師古曰騂赤馬黑鬣尾也音留**醇駟**食貨志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師古曰醇不襍也無醇色之駟謂四馬襍色也**傳馬**昭紀補邊郡三輔傳馬張晏曰驛馬也**龍友**禮樂志龍為友師古曰唯龍可為之友耳**龍媒**又天馬徠龍之媒應劭曰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今天馬已來此龍必至之効也**龍秋**又飛龍秋蘇林曰秋飛貌也師古曰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駕馬騰驤秋秋然也**籋雲**又籋浮雲蘇林曰籋音躡言天馬上躡浮雲也**遺風**子虛賦乘遺風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泛駕**武紀泛駕之馬師古曰泛覆也音方勇反覆駕者言馬有逸氣而不循軌轍也**奔踶**武紀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師古曰踶蹋也奔踶者乘之則奔立則踶人也踶音徒計反**亭母馬**昭紀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應劭曰武帝數伐匈奴再擊大宛馬死略盡乃令天下諸亭養母馬欲令其繁孳**家馬**表家馬令丞尉師古曰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祀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也**挏馬**表武帝更名家

馬為挏馬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曰主乳馬以韋革為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挏取其上肥因名曰挏馬師古曰挏音徒孔反**羅騎**賈山傳從車羅騎**翳郄**王褒傳駕翳郄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郄故曰翳郄**牸牝**食貨志乘牸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孟康曰皆乘父馬**騫驢**賈誼傳驂蹇驢兮師古曰跛也**震鱗**幽通賦震鱗漦于夏庭兮應劭曰易震為龍鱗蟲之長也**巽羽**又巽羽化于宣宮兮應劭曰易巽為雞羽蟲也**橐駝**子虛賦騊駼橐駝師古曰橐駝者言其可負橐囊而駝物故以名云**犛牛**郊祀志殺一犛牛李奇曰音狸師古曰西南夷長髦之牛也犛音義**軥牛**朱家傳乘不過軥牛晉灼曰軥輓枙也軥牛小牛也師古曰軥重梲也音工豆反晉說是也**蹏角**貨殖傳牛千蹏角孟康曰百六十七頭也師古曰百六十七頭牛則為蹏與角凡一千二也言千者舉成數也**蹏嗷**貨殖傳馬蹏嗷千師古曰嗷口也跡與口共千則為馬二百也嗷音江釣反又口釣反**韓盧**嚴延年傳韓盧之取苑也上觀下獲應劭曰韓盧六國時韓氏之黑犬也**埜雞**五行志楚雞皆鳴師古曰雉也**天寶**挍獵賦追天寶應劭曰天寶陳寶也晉灼曰天寶雞頭而人身**嘄陽**又絹嘄陽師古曰嘄陽賁貴也人面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脣蔽其目嘄音工聊反賁音扶味反**豪豬**長楊賦扵豪猪師古曰豪豬一名帚獖也自為牝牡者也獮音拒**猳豬**翟方進傳取其毋與猳豬連繫都亭下師古曰猳牡豕也

音豕
羝羊郊祀志黃牛羝羊師古曰羝牡羊也
五畜地理志誥渴出馬與虎氏有五畜師古曰牛羊豕雞犬
數畜景紀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數畜師古曰數謂食養之畜謂牧放也數古繫字
豕圂五行志豕出圂師古曰圂者養豕之牢音胡頓反
中牢昭紀伺以中牢師古曰中牢卽少牢謂羊豕也
伐狐賈山傳擊兕伐狐
雨獸子虛賦獲若雨獸師古曰言殺獲之多如天雨獸也
麈麖地理志山多麈麖師古曰麈似鹿而大麖似鹿而小麈音主麖音京
威鳳宣紀獲威鳳晉灼曰鳳之有威儀者也
神爵宣紀神爵集雍晉灼曰漢注大如鷃爵黃喉白頸黑背腹班文也
鷤鴂反騷徒恐鷤鴂之將鳴兮師古曰鴂鴂字也鷤鴂鳥名買鋭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鷤音大系反鴂音桂鷤字或作題亦音題鴂又音決鋭音詭
乘鴈揚雄傳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應劭曰乘鴈四鴈也師古曰乘食證反
殊翁禮樂志赤鴈集六紛員殊翁襍五采文孟康曰殊翁鴈頸也言其文采殊異也
鶡雀黃霸傳鶡雀飛集丞相府蘇林曰今虎賁所著鶡也師古曰非也此鶡音芬字本作鳻鳻雀大而色青出羌中武賁鶡者色黑出上黨以其鬭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臣首云今俗所謂鶡雞者也音曷
一鶚鄒陽傳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孟康曰鶚大鵰也如淳曰鷙鳥比諸侯鶚比天子師古曰鷙擊之鳥鷹鸇之屬也鶚自大鳥而鷙者耳非鵰也
鵰李廣傳射鵰師古曰鵰大鷙鳥也名鷲黑色翮可以爲箭

羽
服賈誼傳有服飛入誼舍晉灼曰異物志曰有鳥小雞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城也
鴟梟郊祀志鴟梟羣翔師古曰鴟角鴟梟土梟也
梟鏡又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孟康曰梟鳥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破鏡如貙而虎眼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羹以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也
白蛾元紀白蛾羣飛蔽日師古曰蛾若今之蠶蛾類也
社鼷中山王傳社鼷不灌師古曰鼷小鼠
靈蠵校獵賦抾靈蠵應劭曰蠵大龜也雄曰毒冒雌曰觜蠵師古曰蠵弋隨反又音攜
蔡食貨志元龜爲蔡師古曰本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大龜爲蔡
登龜食貨志登龜取貝如淳曰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
龜冉又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岠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
蜧獺賈誼傳偭蜧獺以隱處兮應劭曰蜧獺水蟲害魚者也
鱣鯨又橫江湖之鱣鯨兮如淳曰鱣鯨皆大魚也臣瓚曰鱣魚無鱗口在腹下鯨魚長者長數里
䱭鰽子虛賦䱭鰽漸離李奇曰周洛曰鮪蜀曰䱭鰽出華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得爲龍矣師古曰䱭音工鄧反鰽音莫鄧反
水泡藝文志山陵水泡師古曰泡水上浮漚也音普交反
守宮東方朔傳置守宮盂下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沙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今俗呼爲辟宮辟亦扞禦之義耳
蠱豸五行志蠱豸之

（類謂之孽師古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螻螘**（司馬遷傳與螻螘何異師古曰螻螻蛄也螘蚍蜉也皆蟲之微小者）**蜚蜮**（五行志有蜚有蜮師古曰蜚謂負蠜也其爲蟲臭蜮短弧即今所謂豸口也蠜音煩）**蠭蠆**（蒯通傳不如蠭蠆之致蠚師古曰蠚螟也）**螟螣**（五行志螟螣之類師古曰螟食苗心螣食苗葉之蟲也螣音徒得反）**蝮蠚**（田儋傳蝮蠚手則斬手應劭曰蝮一名虺虺螫也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爲蝮即虺也博三十首大如壁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鍼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唯出南方蝮音芳六蠚音火各反）**夭胎**（禮樂志施及夭胎師古曰少長曰夭在孕曰胎夭音烏老反）**揵鰭**（子虛賦揵鰭掉尾振鱗奮翼師古曰揵舉也鰭魚背上鬣也揵音紀言反）**跂行喙息**（公孫弘傳跂行喙息師古曰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巢居穴處**（翼奉傳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師古曰巢居鳥鵲之屬野處狐狸之類也）**飛肉**（中山王傳羽翮飛肉師古曰鳥之所以能飛翔者以羽翮扇揚之故也）**角搶題注**（校獵賦徒角搶題注師古曰搶猶刺也題額也言衆獸迫急以角搶地以額注地搶音千羊反）**決眦**（子虛賦中必決眦師古曰眦即決獸之目眦言射審也眦即眥字）**徼谻**（又徼谻受詘蘇林曰谻音倦谻之谻師古曰谻音與劇同徼工堯反徼要也言獸有

倦極者要而取之）**擿巢**（宣紀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師古曰擿音佗狄反）**遥噱**（校獵賦遥噱虖紘中師古曰口內之上下名爲噱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遥張噱吐舌於紘罔之中也師古曰噱音其略反）**踤陸**（長楊賦帥軍踤陸師古曰踤足蹙之也音才恤反）**周陸**（楊雄傳以罔爲周陸李奇曰陸遮禽獸圍陳也）**儲胥**（長楊賦木雍搶纍以爲儲胥服虔曰儲胥猶言有餘也師古曰儲峙也胥須也言有儲畜以待所須）**茭牧**（溝洫志民茭牧其中師古曰謂收茭草及牧畜產於其中）**橫厲**（息夫躬傳鷹隼橫厲師古曰厲疾飛也）**昆鳴**（校獵賦噍噍昆鳴師古曰昆同也）**骼齒**（陳湯傳掩骼埋齒應劭曰禽獸之骨曰骼骼大也鳥鼠之骨曰齒齒可惡也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齒師古曰瓚說是也骼工客反齒才陽反）**窮宂**（校獵賦三軍芒然窮宂閼與孟康曰宂行也言三軍之盛窮閱禽獸使不得逸漏也師古曰宂音淫）**文甲**（西域傳贊明珠文甲如淳曰文甲即瑇瑁也）

若干篇

若干（食貨志或用輕錢百加若干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干求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一切**（平紀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眞師古曰一切者權時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切物苟取整齊不顧長短縱橫故言一切）**萬分**（谷永傳不能褒揚萬分師古曰言萬分之一又報塞萬分

萬分一（張釋之傳有如萬分一）**什有一二**（張耳傳什有一二相全師古曰十中尚冀得一二勝秦）**什二三**（高紀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十人之中二三墮指）**什三什六**（地理志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什四**（成紀被災什四以上毋收田租師古曰什四謂田畝所收十損其四）**什五**（食貨志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師古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什七**（霍去病傳師率減什七師古曰言匈奴之師什減其七也）**什八**（刑法志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師古曰什少其八也趙充國傳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什六七**（食貨志愁苦死者什六七）**什八九**（宣紀畜産大耗什八九師古曰耗言十損其八九也）**十半**（枚乘傳尚得十半師古曰十分之中可冀五分無患故云尚得十半）**太半**（膠西王傳削其國去太半張晏曰三分之二爲太半一爲少半）**相什相百**（枚乘傳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師古曰地十倍於秦衆百倍於秦）**百二十二**（高紀秦得百二齊得十二師古曰秦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數十百人**（項籍傳擊殺數十百人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公九十乃至百也灌夫傳食客日數十百人師古曰或八九十或百人也）**數十百鉅萬**（食貨志費數十百鉅萬師古曰數十萬乃至百萬萬）**鉅萬十數**（食貨志費各以鉅萬十數師古曰謂十萬萬）**二萬萬餘**

（食貨志費直二萬萬餘服虔曰萬萬億也）**大萬**（劉向傳功費大萬百餘應劭曰大萬億也）**萬萬**（趙后傳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無萬數**（成紀有青蠅無萬數師古曰言其極多雖欲以萬數計之而不可得故云無萬數）**以萬鍾計**（貨殖傳橋桃粟以萬鍾計師古曰以萬鍾計者不論斗斛千萬之數每舉萬鍾而計之著其饒多也）**數千枚**（宣許后傳有索可以縛人者數千枚）**使十輩**（婁敬傳使者十輩來）**一流**（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師古曰朱提縣名）**一均**（食貨志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爲一均率開一盧以賣）**秋豪**（高紀秋豪無所敢取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諭小非言其盛）**豪氂**（律歷志度長短者不失豪氂孟康曰豪兎豪也十豪爲氂）**毛氂**（文三王傳毛氂過失鄒陽傳釐脫死如毛氂耳）**豪芒**（賓戲銳思於豪芒之內師古曰豪芒之內喻纖微也）**秒忽**（序贊造計秒忽劉德曰秒禾芒也忽蜘蛛網細者也師古曰秒音眇其字從禾）**忽微**（律歷志無有忽微孟康曰忽微若有若無細於髮者也）**空積**（律歷志有空積忽微孟康曰空積若鄭氏分一寸爲數十）**圭撮**（律歷志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應劭曰圭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曰撮三指撮之也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黍絫**（律歷志權輕重者不失黍絫應劭曰十黍爲絫十絫爲一銖師古曰絫音來戈反亦音纍紲之纍）**尋常**（賈誼傳彼尋常之汙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仞**

（食貨志石城十仞師古曰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

半賈（食貨志當具有者半賈而賣師古曰本直千錢止得五百也賈讀曰價）

倍稱（食貨志亾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償二爲倍稱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

幾所（疏廣傳金餘尚有幾所師古曰幾所猶言幾許也）

無隄（東方朔傳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無限若言不訾也）

用五（武紀數用五張晏曰漢據土德土數五故用五謂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

三陔（郊祀志壇三陔師古曰陔重也三陔三重壇也）

谷量（貨殖傳谷量牛馬師古曰言其數饒不可計算故以山谷多少言之）

殫記（長楊賦不可殫記師古曰殫盡也不可盡記言其多也）

戶知（韓信傳關中民戶知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

無愚智皆知（項籍傳天之亾秦無愚智皆知之）

度長絜大（過秦論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師古曰絜謂圍束之也度音徒各反絜音下結反）

一二其詳（長楊賦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

亾雙（河東賦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亾雙）

少雙（吾丘壽王傳天下少雙）

寡二（吾丘壽王傳海內寡二）

勝識（景紀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勝識盡知之）

兩漢雋言卷之九

兩漢雋言卷之十

宋括蒼林　越次甫輯

明吳興凌迪知稺哲校

假設篇

假設（賈誼傳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

藉弟（陳勝傳藉弟令毋斬服虔曰藉猶借也弟使也應劭曰弟次也蘇林曰藉假弟且也晉灼曰鄙食其傳弟言之外戚傳弟一兒我蘇說是也師古曰服應說弟義皆非也晉氏意頗近之而猶未得漢書諸言弟者甚衆弟但也語有緩急耳言但令無斬也今俗人語稱但者急言之則音如弟矣鄙食其外戚傳所云弟者皆講但耳義非且也）

地忍（丙吉傳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日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亦聲之急也）

但巳（王尊傳不可但巳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巳止也不可空然而止也）

但賒（食貨志以所入貢但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空賒與之不取息利也）

大抵（賈誼傳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

大氐無慮（食貨志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氐讀曰抵抵歸也大歸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馮奉世傳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大氐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

大歸（王莽傳大歸言莽當代漢有天下矣）

大要（陳咸傳大要敎咸諂也師古曰大要大歸也）

若（高紀若一郡降者封萬戶師古曰若者豫及之辭）

盇（郊祀）

志蓋若歠爲符師古曰蓋發語辭也**抑**五行志抑人故也師古曰抑發語辭也**顧**高紀有功者顧不得師古曰顧猶反也言若人反顧然**訪**高五王傳訪以呂氏故如淳曰訪猶方也**藉**五行志藉泰以爲驗師古曰藉假借**云**郊祀志文公獲若石云師古曰云語辭也**猥曰**律歷志壽王猥曰師古曰猥曲也**亂曰**李夫人傳亂曰師古曰亂理也總理賦中之意**重曰**班倢伃賦重曰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音直用反**誶曰**賈誼傳誶曰李奇曰誶告也張晏曰誶離騷下章亂也師古曰誶音瘁**亾謂**高紀甚亾謂也師古曰亾謂者失於事宜不可以訓揚王孫不損財於亾謂師古曰謂者名稱也亦指趣也**亾何**爰盎傳亾何說王母反而已師古曰無何言更無餘事**何憊**樊噲傳又何憊也師古曰憊力極也**不適**黃霸傳發騎士詰北軍馬不適士孟康曰關西人謂補滿爲適馬少士多不相補滿也**不讎**郊祀志其方盡多不讎師古曰不讎無驗也**勿猥**董仲舒傳勿猥勿并師古曰猥積也欲其一二疏理而言之**所倚**武衛后傳主見所倚美人師古曰倚儲也倚音丈紀反**胥靡**揚雄傳胥靡爲宰張晏曰胥相也靡無也言相師以無爲作宰者也**甚設**李廣利傳齎糧兵弩甚設師古曰施張甚具也**甚都**相如傳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張揖曰甚得都士之節也韋昭曰都邑之容也師古曰都閒美之稱也張說近之詩洵美且都又不見子都則知都者美也韋言都邑失之遠矣**甚苦**谷永

傳出疏賤納至忠甚苦師古曰苦勞苦也**甚恧**鄭崇傳朕甚恧焉師古曰恧愧也音女六反**訖息**谷永傳災異訖息師古曰訖止也**解已**郊祀志無解已時**不勝原**東方朔傳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不能盡其根本**勉旃**楊惲傳顧勉旃毋多談師古曰旃之也**多之**灌夫傳士以此多之師古曰多猶重也張耳傳上多足下黥布傳多其材**佑之**蕭何傳常佑之師古曰佑助也**數之**張耳傳耳數之**置之**王夫人傳翁須曰毋罝之師古曰罝之猶言任聽之**戚之**相如傳夏后氏戚之**司之**高五王傳以爲物而司之師古曰司者察視之**名之**孟嘉傳爲名之師古曰名之者承取其名云實授也**更之**食貨志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師古曰更償也雖悉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豁如**高紀意豁如也師古曰豁然開大之貌**泊如**楊雄傳泊如也師古曰泊安靜也音步各反**晏如**表海內晏如師古曰晏如安然也**烏嘑**外戚贊烏嘑鑒茲行事**猗與**武紀猗與偉與師古曰猗美也偉大也**盛哉鑠乎**河東賦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噫乎**溝洫志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師古曰噫乎嘆辭**蹶然**陸賈傳佗廼蹶然起坐師古曰蹶然驚起之貌也音厥**听然**子虛賦听然而笑師古曰听笑貌也音斷又牛隱反**悵然**谷永傳士大夫悵然失望**愕然**張良傳良愕然師古曰愕驚貌**憪然**文紀憪然念外人之有非孟康曰憪猶介然也師古曰憪音下板反**悽**

然（薄姬傳漢王心悽然憐薄姬）憯然（淮陽王欽傳寡人憯然不知所出師古曰憯痛也音才感反）歙然（匡衡傳學士歙然歸仁師古曰歙音翕）塊然（陳湯傳排妒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也）蕭然（食貨志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靡然（又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儒林傳天下學士靡然鄉風）霍然（大人賦霍然雲消）攝然（嚴助傳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眇然（王褒傳眇然絕俗離世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也）較然（孔光傳較然甚明師古曰較明貌音角）霅然（甘泉賦霅然陽開晉灼曰霅散也師古曰霅所中反又先合反）肩然（武紀肩然如有聞）褎然（董仲舒傳子大夫褎然為舉首張晏曰褎進也師古曰褎然盛服貌也詩曰褎如充耳）嘸然（韓信傳皆嘸然陽應孟康曰嘸音撫不精明也師古曰音文府反）逌爾（賓戲主人逌爾而笑師古曰逌古攸字攸攸笑貌也）以否（李夫人傳是邪非邪師古曰言所見之狀定是夫人以否）

雲烝篇

雲烝（賈誼傳雲烝雨降）雲施（禮樂志雲施稱民師古曰言稱物平施其澤如雲也）雲徹（匈奴傳雲徹席卷）雲起（食貨志盜鑄如雲而起師古曰言其多）雲會（校獵賦車騎雲會）雲擾（敘傳天下雲擾師古曰言盜賊擾亂如雲而起）雲撓（相如傳穹隆雲撓師古曰言水急旋迴如雲之屈曲也撓音女教反）雲布

霧散（相如傳雲布霧散）雲合（過秦論天下雲合嚮酈傳天下之士雲合歸漢師古曰言四面而至）電發（長楊賦雲合電發）風起（息夫躬傳四野風起）風生（趙廣漢傳見事風生師古曰風生言其迅疾不可當也）風靡（韓信傳燕從風而靡）霧集（蒯通傳天下之士雲合霧集）猋勇（序贊猋勇紛紜師古曰如猋之勇）猋涌（大人賦猋風涌而雲浮師古曰言風輕舉也）猋騰（長揚賦猋騰波流師古曰猋疾風也騰舉也）焱逝（相如傳武節焱逝師古曰言威武如焱之盛）飄至（蒯通傳飄至風起師古曰飄讀曰猋謂疾風）雷動（息夫躬傳邊境雷動）雷同（劉歆傳雷同相從馬宮傳希指雷同師丹傳希衆雷同）電擊（校獵賦神扶電擊師古曰言所挾擊如鬼神雷電也）霆擊（匈奴傳深入霆擊）猋飛景附（賓戲其餘猋飛景附）雷動焱至（相如傳雷動焱至師古曰若雷之動如焱之至言甚威且疾也）猋泣雷厲（校獵賦猋泣雷厲鄧展曰泣音粒師古曰泣猋風疾貌）猋駭雲訊（甘泉賦猋駭雲訊奮以方攘師古曰訊亦奮訊也）風颺電激（賓戲游說之徒風颺電激）雲譎波詭（甘泉賦於是大夏雲譎波詭孟康曰言夏屋變巧迺爲雲氣水波相譎詭也）焱至電過（大人賦莅颯歙猋至電過兮）麋沸雲擾（長楊賦豪俊麋沸雲擾）景駭響震（賓戲使見之者景駭聞之者嚮震師古曰嚮讀曰響見景則駭聞響則震震合韻之人反）天旋

（校獵賦壁壘天旋）**熛起**（序贊勝廣熛起師古曰飛火曰熛音必遙反言勝初起）**氷釋**（中山王傳骨肉冰釋師古曰冰釋言銷散也）**嚮應**（過秦論天下雲合嚮應師古曰嚮讀曰響言如響之應聲張釋之傳曰對嚮應亾窮者）**景從**（又贏糧而景從師古曰贏擔也景從言如影之隨形也）**景嚮**（伍被傳下之應上猶景嚮也師古曰言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嚮讀曰響）**逢涌**（相如封禪書大漢之德逢涌源泉師古曰逢讀曰熢言如熢火之升原泉之流也）**鏠出**（東方朔傳變詐鏠出莫能窮者）**鋒起**（谷永傳災異鋒起）**陵夷**（成紀帝王之道日以陵夷師古曰陵丘陵也夷平也言其頹替若丘陵之漸平也又曰陵遲亦言如丘陵之逶遲稍卑下也）**鼎沸**（霍光傳羣下鼎沸）**瓦合**（酈食其傳起瓦合之卒師古曰瓦合謂如破瓦之相合也雖曰聚合而不齊同陳湯傳烏孫瓦合不能久攻）**瓦解**（東方朔傳輔弼之臣瓦解趙充國傳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其處自瓦解匈奴傳瓦解雲散徐樂傳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萌生**（王吉傳詐偽萌生師古曰萌生言其爭出如草木之初生）**萌起**（主父偃傳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萌芽**（劉歆傳討始萌牙師古曰言若草木之初生）**麻沸**（王莽傳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師古曰麻沸言如亂麻而沸涌）**麻起**（王莽傳三輔盜賊麻起師古曰言盜起者如亂麻也）**席卷**（過秦論席卷天下朱買臣傳席卷南行）**囊括**（又囊括四

海張晏曰括結囊也言其能包含天下）**輻輳**（叔孫通傳四方輻輳師古曰輳聚也言如車輻之聚於轂也字或作湊吾丘壽王傳知略輻輳谷永傳輻湊陳忠）**檻塞**（谷永傳欲以檻塞大異師古曰檻義取檻押之檻檻猶閑也）**鏡考**（又鏡考已行師古曰鏡鑒照之考校也）**丘累陵聚**（校獵賦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師古曰言其積多）**莠盛苗穢**（嚴延年傳莠盛苗穢何可不鉏也師古曰莠秕穀所生）**毛舉**（刑法志毛舉數事師古曰毛舉言舉毫毛之事輕小之甚也）**蠶食**（表蠶食六國師古曰蠶食謂漸吞滅之如蠶食葉也鮑宣傳豪強大姓蠶食亾厭）**漁奪**（景紀漁奪百姓師古曰漁言若漁獵之爲也）**漁食**（何並傳輕俠趙季李款以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爲也）**蠭起**（項籍傳楚蠭起之將師古曰蠭古蜂字也蠭起如蠭而起言其衆也一說蠭與鋒同言鋒鋭而起者過秦論豪傑蜂起）**蠭生**（中山王傳讒言之徒蠭生師古曰蠭生言衆多也一曰蠭與鋒同）**狼戾**（嚴助傳狠戾不仁師古曰狠性貪狠凡言戾者謂貪而戾）**蛾伏**（長楊賦扶服蛾伏師古曰蛾與蟻同蛾伏者言其伏如蟲蟻也）**鼠竄**（蒯通傳常山王奉頭鼠竄以歸漢王師古曰言其迫窘逃亾如鼠之藏竄）**雉經**（馮奉世傳申生雉經師古曰國語云申生雉經于新城之廟蓋爲俛頸閉氣而死若雉之爲）**烏集**（五行志烏集醉飽吏民之家師古曰乍合乍離如烏之集鄒陽傳周用烏集而王師古曰言文王之得太公非因舊

（故若烏鳥之暴集）**猶豫**（高后紀計猶豫師古曰猶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麏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害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爲犬子爲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麏音几）**狐疑**（文帝紀朕狐疑師古曰狐之爲獸其性多疑每渡冰河且聽且渡故言疑者而稱狐疑）**狼顧**（食貨志民且狼顧李奇曰狼性怯走喜還顧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恐也）**鱗崪**（子虛賦萬端鱗崪師古曰崪與萃同萃集也如鱗之集言其多也）**鱗集**（劉向傳鱗集於朝師古曰言其相次如魚鱗）**機駭蠭軼**（長楊賦機駭蠭軼師古曰蠭與鋒同軼過也如機之駭如蠭之過言其疾也軼與逸同）**龍戰虎爭**（賓戲龍戰而虎爭）**鱗羅龍翰**（校獵賦鱗羅布列攢以龍翰師古曰言布列則如魚鱗之羅攢聚則如龍之豪翰翰音韓）**魚頡鳥䀏**（甘泉賦魚頡而鳥䀏師古曰頡䀏上下也䀏音胡反）**鷹擊毛摯**（義縱傳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師古曰言如鷹隼之擊奪毛羽執取飛鳥也）**豬突豨勇**（食貨志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服虔曰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師古曰東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取反）**鼠竊狗偷**（叔孫通傳此時羣盜鼠竊狗偷）**龍襄**（敘傳雲起龍襄師古曰襄舉也）

建瓴篇

建瓴（高紀猶譬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轉圜**（梅福傳從諫若轉圜師古曰轉圜言其順易也）**括囊**（陳咸傳括囊不言師古曰括結也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發蒙**（淮南王傳說丞相弘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爲發去之則其人欲之耳晉灼曰如發去物上之蒙直取其易也師古曰晉說是）**拾遺**（梅福傳取楚若拾遺師古曰拾遺言其易也）**綴旒**（五行志君若綴旒不得舉手應劭曰旒旗之流隨風動搖也師古曰言爲下所執隨人東西也）**積薪**（汲黯傳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推轂**（劉澤傳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師古曰謂翼戴崇獎以成帝業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鄭當時傳推轂士師古曰推轂言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搏景**（主父偃傳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束溼**（甯成傳操下急如束溼師古曰束言其急之甚也溼物則易束）**掃地**（韓王信傳上古遺烈掃地盡矣）**銷萌**（韋玄成傳建威銷萌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冠玉**（陳平傳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孟康曰飾冠以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絫卵**（鄒陽傳危於絫卵師古曰絫卵者言其將隤而破碎也）**絕炎**（相如書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文穎曰殊絕之明師古曰炎音弋贍反）**炕陽**（五行志君炕陽而暴虐師古曰凡言炕陽者枯涸之意謂無惠澤於下也炕音口浪反）**摩牙**（長楊

（賦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拱手**（過秦論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師古曰言其不費功力也）**折角**（朱雲傳朱雲折其角）**搤亢**（婁敬傳搤其亢拊其背張晏曰亢喉嚨也師古曰搤謂捉持之也亢音岡又下郎反）**收電**（韓安國傳至如猋風去如收電）**揚沸**（酷吏傳吏治若救火揚沸）**附驥**（樊噲贊附驥之尾師古曰蓋以蚊蝱爲喻言託驥之尾則涉千里）**拊翼**（序贊拊翼俱起師古曰拊翼以雞爲喻言知將旦則鼓擊其翼而鳴也）**侵牟**（景紀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蛑賊也）**侵漁**（宣紀侵漁百姓如淳曰漁奪也謂奪其利便也師古曰漁者言漁獵也）**貪狼**（董仲舒傳以貪狼爲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爲貪狼也）**飛燕**（趙后傳學歌舞號曰飛燕師古曰以其體輕故也）**啗利**（高紀說秦將啗以利師古曰啗者本謂食啗耳音徒敢反以食餧人令其啗食意則改變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爲譬）**糾纆**（賈誼傳何異糾纆應劭曰禍福相爲表裏如糾纆索相附會也臣瓚曰糾絞也纆索也師古曰纆音墨）**帶脅**（嚴安傳帶脅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部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曰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要領**（張騫傳不能得月氏要領師古曰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爲喻要音一遙反）**韁鎖**（敘傳繫名聲之韁鎖師古曰韁如馬韁也）**媒蘖**（李陵傳媒蘖其短孟康曰媒酒教蘖麴也謂釀成其罪也）

帶厲（表黃河如帶泰山若厲應劭曰帶衣帶也厲砥厲石也）**米鹽**（黃霸傳米鹽靡密初若煩碎師古曰米鹽言襍而且細咸宣傳其治米鹽）**軌躅**（敘傳伏周孔之軌躅鄭氏曰躅迹也三輔謂牛蹄處爲躅）**流裔**（藝文志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衣末也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陶冶**（董仲舒傳陶冶而成之師古曰陶以喻造瓦冶以喻鑄金也言天之生人有似於此也）**陶鈞**（鄒陽傳獨化於陶鈞之上師古曰陶家名轉者爲鈞蓋取周回調鈞耳言聖王制馭天下亦猶陶人轉鈞）**盤互**（劉向傳宗族盤互師古曰盤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謂若犬牙相交入之意也谷永傳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盤互盤結而交互也互字或作牙字言如豕牙之盤曲犬牙之相入）**羈縻**（相如傳其義羈縻勿絕而已師古曰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言牽制之故取諭也）**窫窳**（長楊賦窫窳其民應劭曰淮南子云堯之時窫窳封豨鑿齒皆爲民害窫窳類貙虎能食人師古曰窫音於點反）**枝梧**（項籍傳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悟猶枝扞也臣瓚曰小柱爲枝邪柱爲梧今屋梧邪柱是也）**齮齕**（田儋傳齮齕首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側齧也齕齧也師古曰齮音螘齕音紇）**反汗**（劉向傳出令則如反汗）**智囊**（鼂錯傳號曰智囊師古曰言其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犬牙**（文紀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也）**盤石宗**（又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蝟毛**（賈誼傳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

（曰蝟蟲名也其毛如刺）

虎翼（賈誼傳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

虎而冠（高五王傳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如虎著冠王溫舒傳其爪牙吏虎而冠師古曰言其殘暴之甚也非有人情）

沐猴而冠（項籍傳人謂楚人沐猴而冠張晏曰沐猴獼猴也師古曰言雖著人衣冠其心不類人也伍被傳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

羊將狼（張良傳無異使羊將狼皆不爲肯用）

狼牧羊（義縱傳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

探虎口（鄺食其傳所謂探虎口者也）

以肉餧虎（張耳傳今俱死如以肉餧虎何益）

垂餌虎口（司馬遷傳足歷王庭垂餌虎口）

孤豚咋虎（東方朔傳譬猶鼷鼠之襲狗孤豚之咋虎師古曰孤豚特之豚也咋嚙也音仕客反）

係風捕景（郊祀志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不可得）

矯翼厲翮（揚雄傳矯翼厲翮恣意所存師古曰言來去如鳥之飛任所息也）

鑠金銷骨（鄒陽傳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師古曰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煉以至銷鑠讒佞之人肆其詐巧離散骨肉而不覺知）

破觚斲琱（酷吏傳漢興破觚而爲圜斲琱而爲樸孟康曰觚方也師古曰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僞而務敦厚也琱謂刻鏤也）

戴盆望天（司馬遷傳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如淳曰頭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師古曰言營職務末論造書也）

攀龍附鳳（序贊攀龍附鳳並乘天衢）

參倖開闔（禮樂志參倖開闔晉灼曰開闔猶開門也言今之鼎瑞參等於上世）

鴟梟笑鳳（揚雄傳以鴟梟而笑鳳皇）

蝘蜓謿龍（揚雄傳執蝘蜓而謿龜龍）

逐麋之狗（上官后傳逐麋之狗當顧菟邪師古曰言所求者大不顧小也）

搏牛之蝱（項籍傳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蝨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

一丘之貉（揚惲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師古曰言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

九牛一毛（司馬遷傳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

狧穅及米（吳王傳師古曰狧古舐字舐用舌食也蓋以犬爲喻也言初舐穅遂至食米也）

隨風而靡（楊惲傳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師古曰言逐衆議皆相毀也）

阪上走丸（蒯通傳猶如阪上走丸也師古曰言乘勢便易）

不絕如帶（爰盎傳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細微也）

不絕如綫（秦稍益衰微不絕如綫五行志中國不絕若綫之象也）

不隊如髮（王莽傳危亾之禍不隊如髮師古曰隊音直類反）

不絕若髮（武五子傳劉氏不絕若髮）

間不容髮（枚乘傳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言其激切甚急也）

禍如發矢（淮南王傳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師古曰發矢喻速也）

反覆手（陸賈傳如反覆手耳師古曰言其易）

隨手亾（韓信傳公隨手亾矣）

拾地芥（夏侯勝傳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師）

（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若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郤行求前（劉向傳猶郤行而求及前人也）突奧熒燭（賓戲傳突奧之熒燭應劭曰爾雅東南隅謂之突西南隅謂之奧師古曰突奧室中之二隅也突音烏了反師古曰熒燭熒熒小光之燭也）一縷係千鈞（枚乘傳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一蕢障江河（王嘉贊武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師古曰蕢織草爲器所以盛土也一蕢之土固不能障塞江河是以其身沈沒也蕢音匱）衣錦夜行（項籍傳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師古曰言無人見之不榮顯矣）衣繡夜行（朱買臣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狐白裘反衣（匡衡傳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師古曰狐白謂狐掖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爲裘輕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背毛爲裘而棄其白蓋取厚而溫也衣於既反）局趣轅下駒（灌夫傳局趣效轅下駒應劭曰駒者駕著轅下局趣蹙小之貌也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正而已師古曰張說非也駕車不以牝馬小雅皇皇者華之詩曰我馬維駒非隨母也）門外可設爵羅（鄭當時傳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師古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枕席上過師（趙充國傳從枕席上過師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安於覆盂（東方朔傳安於覆盂師古曰言不可傾搖）羔犢扞虎狼（鄒陽傳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腐肉齒利劍（枚乘傳譬腐肉之齒利劍師古曰齒當也）彊弩射潰癰（韓安國傳譬猶以彊弩射且潰之癰也必不留行矣）紲韓盧而責獲（王莽傳遣將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紲韓盧而責之獲也師古曰紲繫也韓盧古韓國之名犬也黑色曰盧）踐薄冰待白日（宣紀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從旄敦度泰山（賓戲傳從旄敦而度高虖泰山應劭曰爾雅前高曰敦丘如覆敦者敦丘敦音丁回反）懷沈濫測重淵（賓戲傳懷沈濫而測深虖重淵應劭曰側出曰沈泉正出曰淵泉師古曰沈音軌）持布鼓過雷門（王尊傳毋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擊此鼓聲聞洛陽布鼓謂以布爲鼓故無聲）野禽殫走犬亨（蒯通傳語曰野禽殫走犬亨）狡兔死良狗亨（韓信傳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略之言）牛驥同皁（鄒陽傳與牛驥同皁師古曰皁櫪也楊雄方言云梁宋齊燕之間謂櫪曰皁）章父薦屨（賈誼傳章父薦屨漸不可久今師古曰章父殷冠名也言冠乃居下屨反在上也父讀曰甫）察淵魚（吳王傳察見淵中魚不祥）爲囊橐（刑法志豪傑擅私爲之囊橐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容隱姦邪若囊橐之盛物張敞傳廣川王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爲爪牙（王溫舒傳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爲爪牙義縱傳朱彊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爲國柱石

（霍光傳將軍爲國柱石師古曰柱者梁下之柱石承柱之礎也言大臣負國重任如屋之柱及其石也）**如失左右手**（韓信傳上怒如失左右手）**養虎自遺患**（高紀所謂養虎自遺患也）**魚鱗左右**（劉向傳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師古曰言在帝之左右相次若魚鱗也）**毛髮之辜**（谷永傳無毛髮之辜）**噬膚之恩**（董賢傳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師古曰易曰噬膚滅鼻噬膚者言自齧其肌膚詔云爲丁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霜露之疾**（公孫弘[illegible]不幸罹霜露之疾）**狗馬之病**（嚴助傳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狗馬之心**（汲黯傳臣常有狗馬之心師古曰思報效）**鑿齒之徒**（長揚賦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之服虔曰鑿齒長五尺似鑿而食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民也）**犬馬齒**（息夫躬傳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魚肉之**（灌夫傳皆魚肉之乎師古曰以此魚肉而食噉也）**風雲之會**（賓戲傳彼皆躡風雲之會）

鴻濛篇

鴻濛沆茫（校獵賦鴻濛沆茫碣以崇山師古曰鴻濛沆茫廣大貌鴻胡孔反濛莫孔反沆胡浪反茫音莽）**阸辟**（又陿三王之阸辟師古曰辟亦僻字）**登閎**（又涉三皇之登閎師古曰登閎高遠也）**權輿**（又萬物權輿於內師古曰權輿始也言草木萌牙始生於內）**章皇**（又章皇周流師古曰匝徧也）**鮮扁**（又鮮扁陸離師

古曰鮮扁輕疾貌扁音篇）**鴻絅緁獵**（又微車輕武鴻絅緁獵師古曰鴻絅直馳貌緁獵相差次也鴻胡孔反絅徒孔反緁音捷）**昈分**（又羽騎營營昈分殊事蘇林曰昈明也師古曰言其服飾分明昈音戶）**轠轤**（又轠轤不絕孟康曰轠轤連屬貌如淳曰音雷盧師古曰環轉）**吸嗥潚率**（又飛廉雲師吸嗥潚率師古曰吸嗥開張也潚率聚斂也嗥許冀反潚音蕭）**驞駍駖磕**（又焱泣雷厲驞駍駖磕師古曰驞駍駖磕皆聲響衆盛也驞匹人反駍普萌反駖力莖反磕口盍反）**聿皇**（又武騎聿皇師古曰聿皇疾貌）**蹙竦**（又蹙竦讋怖師古曰蹙音子六反）**焯爍**（又隨珠和氏焯爍其陂師古曰焯爍光貌焯古灼字爍音式藥反）**嶜崟**（又玉石嶜崟師古曰嶜崟高銳貌嶜仕金反崟牛林反）**砰磕**（校獵賦上下砰磕聲若雷霆師古曰言其羣飛上下翅翼之聲若雷霆也砰音普萌反）**[illegible]習**（又[illegible]習如神師古曰[illegible]與翕同）**蒙茸陸梁**（甘泉賦飛蒙茸而走陸梁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也）**柴虒參差**（又騈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虒參差師古曰柴虒參差不齊貌也柴初蟣反虒音豸參初林反）**慘纚**（又蠖略蕤綏灕乎慘纚師古曰慘纚車飾貌也慘音森纚所宜反）**嵱嵷**（又陵高衍之嵱嵷兮李奇曰嵱嵷音踊竦如淳曰嵱嵷上下衆多貌）**紆譎**（又超紆譎之清澄孟康曰紆譎曲折也）**凌兢**（又馳閶闔而入凌兢師古曰凌兢者言寒涼戰栗之處兢鉅陵反）**慘廩**（又下陰潛以慘廩兮師古曰慘

（廩亦寒凉之意也廩讀如本字又來感反）**駊騀**（又崇丘陵之駊騀兮蘇林曰駊騀音叵我師古曰駊騀高大狀也）**嶔巖**（又深溝嶔巖而爲谷師古曰嶔巖深險貌嶔口銜反）**瞵㻞**（又璧馬犀之瞵㻞應劭曰瞵音鄰晉灼曰㻞音豳師古曰瞵㻞文貌）**鬱律**（又雷鬱律而巖突兮師古曰鬱律雷聲也）**連蜷**（又蛟龍連蜷於東厓兮師古曰連蜷卷曲貌蜷音拳）**敦圄**（又白虎敦圄虖昆侖師古曰敦圄盛怒也敦音屯）**樛流**（甘泉賦覽樛流於高光兮師古曰樛流屈折也）**瓏玲**（又前殿崔巍兮和氏瓏玲晉灼曰以黃金爲璧帶合藍田璧瓏玲明見貌也）**崢嶸**（又以紫宮之崢嶸師古曰崢嶸深遂也嶸音宏）**芬茀**（又香芬茀以窮隆兮）**呹肸**（又薌呹肸以掍根兮師古

曰風動樹聲響呹丑乙反）**弸彋**（又惟弸彋其拂汨兮蘇林曰弸音石墮井弸爾之弸彋音宏孟康曰弸彋風吹惟帳鼓貌師古曰弸普萌反）**濎濙**（又梁弱水之濎濙兮服虔曰昆侖之東有弱水度之若濎濙耳師古曰濎濙小水之貌濎吐定反濙音滎又胡鑒反）**透蛇**（又蟜不周之透蛇師古曰透蛇亦言不鄭難也蛇音移）**摧嶉**（又摧嶉而成觀孟康曰摧嶉林木之崇積貌也晉灼曰摧嶉水反師古曰嶉子水反）**觩䚧**（又玄瓚觩䚧張晏曰觩䚧其貌也師古曰觩音虯䚧力幽反）**泔淡**（又秬鬯泔淡應劭曰泔淡滿也師古曰泔胡感反淡大敢反）**峛崺埢垣**（又登降峛崺單埢垣兮師古曰峛崺上下之道也埢垣圓貌也峛力尒反崺弋爾反埢音拳）**嵾差**（又增

宮嵾差師古曰嵾初林反）**岭巆嶙峋**（又岭巆嶙峋洞亾厓兮師古曰岭巆深遂貌嶙峋節級貌音零管嶙旬）**遟遟**（又徘徊招搖靈遟遟兮師古曰言神久留安處不即去也遟遟音栖遟文夷反）**矍踼**（河東賦河靈矍踼師古曰矍踼驚動之貌踼蘇林曰踼試郎反服虔曰石奠反並通）**容與**（又靈輿安步周流容與師古曰容暇而安豫也與讀曰豫）**坎坷**（又譏南巢之坎坷兮師古曰坎坷不平貌坎口紺反坷口賀反）**嶢崝**（又涉西岳之嶢崝師古曰嶢崝謂嶕嶢而崝嶸也崝士耕反）**滲灕**（又澤滲灕而下降師古曰滲灕流貌音淋離）**沇沛**（又淪沇沛以豐隆師古曰皆雲雨之貌沇敷劒反沛普蓋反）**盤紆茀鬱**（子虛賦其山則盤紆茀鬱郭璞曰茀音佛）

鬱㠑（又隱轔鬱㠑郭璞曰堆壟不平貌師古曰㠑音律）**堀礨**（又丘虛堀礨郭璞曰堀音窟礨音磊）**律崒**（又隆崇律崒郭璞曰詰屈踈起也）**岑崟**（又岑崟參差師古曰岑音仕林反崟音吟）**陂陁**（又罷池陂陁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穨也陂音娑陁音駞哀二世賦登陂陁之長陂兮師古曰陂音普何反）**彭湃**（又洶涌彭湃師古曰彭湃相戾也湃音普拜反）**宓汨**（又滭弗宓汨師古曰宓汨去疾也汨音于筆反）**泌瀄**（又偪側泌瀄郭璞曰泌瀄音筆櫛師古曰泌瀄相楔也）**潎洌**（又轉騰潎洌孟康曰潎洌相撇也師古曰潎音匹列反）**滂濞**（又滂濞沆溉郭璞曰滂音旁濞音匹祕反皆水流聲貌）**瀺灂**（又瀺灂霣隊師古曰瀺音士咸反灂音才弱反又音

（仜角反）潏淈（又潏潏淈淈郭璞曰水微轉細涌貌淈音骨師古曰潏音決）湁潗（又湁潗鼎沸郭璞曰湁音勑立反師古曰潗音于入反言水之流如爨鼎沸也）汩急（又汩急漂疾晉灼曰急音華給反郭璞曰急音許立反師古曰二音皆通汩音于筆反）灝溔（又灝溔潢漾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師古曰灝音浩溔音弋少反）淫鬻（又允溶淫鬻張揖曰水流溪谷之間也）砰磅訇磕（又沈沈隱隱砰磅訇磕師古曰砰音普水反磅音普萌反訇音呼宏反磕口蓋反皆水流鼓怒之聲也）嵔廆（又崴磈嵔廆郭璞曰嵔音惡罪反師古曰廆音胡跪反）貏豸（又陂池貏豸郭璞曰陂池旁頹貌也貏音衣被之被師古曰貏又音彼）嶕嶢（又嵯峩嶕嶢師古曰嶕音捷嶢音業）陁靡（又平原廣澤登降陁靡師古曰陁靡旁頹也陁音弋爾反）壇曼（又案衍壇曼師古曰寬廣之貌也壇音徒旦反曼音莫幹反）倏胂倩浰（又張揖曰皆疾貌也師古曰倏音式六反胂音式刃反倩音于見反浰音練）宛潬（又宛潬繆盭師古曰宛音婉潬音善又象輿婉僤於西清）婉僤（見上）寂漻（又寂漻無聲師古曰言長流安靜禮樂志寂漻上天知厥時）徐佪（又安翔徐佪郭璞曰言通轉也）龍蓯（又龍蓯崔巍郭璞曰皆高峻貌也龍音籠師古曰蓯音總）甗錡（又巖陁甗錡郭璞曰甗錡隆屈冢折貌甗音魚晚反錡音蟻）崛崎（又摧崣崛崎張揖曰崛崎斗絕也郭璞曰崛音掘崎音倚）谽呀（又谽呀豁開郭璞曰澗谷之形容也）

（谽音呼含反呀音呼加反）肸蠁（又肸蠁布寫師古曰肸蠁盛作也）柴池茈虒（又柴池茈虒旋還乎後宮如淳曰茈音此虒音豸張揖曰柴池參差也茈虒不齊也郭璞曰柴音差）藰莅（又藰莅芔歙師古曰林木鼓動之聲也藰音劉莅音利）葳蕤（又錯翡翠之葳蕤師古曰葳蕤玉飾貌）蹇產（又蹇產溝瀆張揖曰蹇產屈折也）布濩（又布濩閎澤郭璞曰布濩猶布藹也）發越（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散也）咇茀（又晻薆咇茀師古曰皆芳香意也咇音步必反茀音勃）軋芴（又縝紛軋芴孟康曰軋芴緻密也師古曰芴音勿）葰楙（又實葉葰楙張揖曰葰甬也師古曰葰音峻楙古茂字）欐佹（又連卷欐佹師古曰欐佹支柱也欐音力爾反佹音詭）癹骫（又崔錯癹骫師古曰癹骫蟠戾也癹音步葛反）閜砢（又坑衡閜砢師古曰閜砢相扶持也閜音烏可反砢音來可反）幡纚（又落英幡纚師古曰幡纚飛揚貌也纚音山爾反）萷蔘（又紛溶萷蔘郭璞曰攴竦擢也萷蔘音蕭森師古曰萷又音山交反）猗狔（又猗狔從風郭璞曰猗狔猶阿那也猗音於氏反狔音苨氏反）消搖（又消搖乎襄羊）夭蟜（子虛賦夭蟜枝格郭璞曰夭蟜頻申也蟜音矯大人賦低卬夭蟜）翩幡（又翩幡互經）闟鞈（又鏗鎗闟鞈師古曰闟鞈鼓聲也闟音託郎反鞈音榻）鬱橈（又襞積褰縐鬱橈谿谷師古曰言襞積文理隤身所著或褰縐委曲如谿谷也）繆繞（又繆繞玉綏師古曰以玉飾綏繆繞相纏結也）

（繆音蓼）的皪（又明月珠子的皪江靡師古曰皪音歷的皪光貌也）唼喋（又唼喋菁藻師古曰唼喋銜食也唼音所甲反喋音文甲反）蚴蟉（又青龍蚴蟉於東箱師古曰蚴蟉行動之貌蚴音一糾反蟉音力糾反）玢豳（又珉玉旁唐玢豳文磷郭璞曰玢豳文理貌師古曰玢音彼旻反豳又音彼閑反）衆夥（又萬物衆夥師古曰夥多也音下果反陳勝傳夥涉之為王）纚屬（又輦道纚屬師古曰纚屬纚迤相連屬也纚音力爾反屬音之欲反）倦谻（又窮極倦谻郭璞曰疲憊也師古曰谻音劇）容與（又翱翔容與郭璞曰言自得也）揚袘戍削（又衯衯裶裶揚袘戍削張揖曰戍鮮也師古曰揚舉也袘曳也或舉或曳則戍削然見其降殺之美也袘音弋示反）

扶輿猗靡（又扶輿猗靡師古曰言鄭女曼姬為侍從者所扶輿而猗靡耳猗音於綺反今人猶呼相撫掩容養為猗靡）翕呷萃蔡（又翕呷萃蔡張揖曰翕呷衣張起也萃蔡衣聲也師古曰萃音翠又音千賄反）媻姍勃窣（又媻姍勃窣上金隄師古曰媻姍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媻音盤窣音先忽反）婥約（又便嬛婥約師古曰婥音綽反騷閨中容競淖約師古曰善容止也淖音綽）猗狔（又猗狔以招搖晉灼曰狔音年纚反又張揖曰猗狔下垂貌）杳眇（又紅杳眇以玄湣兮晉灼曰杳眇深遠也）蠖略委麗宛蜒（又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宛蜒師古曰皆行步進止之貌也蠖於縛反麗力爾反宛於元反蜒音延）偃

蹇（又掉指橋以偃蹇兮張揖曰偃蹇委曲貌）連卷（又蠼以連卷張揖曰連卷句踠也師古曰卷鉅圓反）沛艾赳螑佁儗（又沛艾赳螑仡沛艾赳螑兮張揖曰沛艾駊騀也赳螑仰頭低卬也佁儗不前也師古曰赳古幼反螑火幼反佁丑吏反儗魚吏反又音態癡）畔岸（又放散畔岸師古曰畔岸放縱之意也）孱顏（又驤以孱顏師古曰孱顏不齊也孱士顏反）跮踱輵轄（又跮踱輵轄容以骫麗兮張揖曰跮踱互前卻也輵轄搖目吐舌也師古曰跮丑日反踱丑略反輵音遏轄音曷）怵㚟（又蜩蟉偃蹇怵㚟以梁倚張揖曰怵㚟奔走也㚟丑若反）膠輵（又雜遝膠輵以方馳師古曰膠輵猶交加也）紛挐（又騷擾衝蓯其紛挐兮師古曰挐音女居反）

林離（又麗以林離張揖曰林離摻攦也師古曰摻所林反攦所宜反）蘢茸（又叢以蘢茸兮師古曰蘢茸聚貌蘢來孔反茸而孔反）陸離（又痑以陸離張揖曰陸離參差也）砰磷（又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師古曰深峻貌砰普萌反磷力耕反）崴魁（又洞出鬼谷之堀礨崴魁張揖曰不平也師古曰崴音一回反）軋沕（又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張揖曰不分明之貌）崢嶸（又下崢嶸而無地兮師古曰崢嶸深遠貌崢音仕耕反）嵺廓（又上嵺廓而無天師古曰嵺廓廣遠也嵺音遼）卉歙（又藰蒞卉歙張揖曰卉歙走相追也卉音諱歙音翕子虛賦藰蒞卉歙師古曰林木鼓動之聲也）敞怳（又聽敞怳而亾聞師古曰敞怳耳不諦也）沸渭（長楊賦迺

命票衛汾沄洲渭師古曰奮擊貌**彷彿**長楊賦從者彷彿微屬而還師古曰彷彿讀曰髣髴**碣磍**又建碣磍之虡孟康曰碣磍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磍而盛怒也師古曰碣一轄反磍音轄**誇詡**又誇詡眾庶揚雄傳奢麗誇詡師古曰詡大也**連娟**偉李夫人賦美連娟以修嫮兮師古曰連娟纖弱也娟音一全反**佳俠**又佳俠函光孟康曰佳俠猶佳麗**幼眇**又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幼眇猶窈窕也幼音一小反**相羊**又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相羊翱翔也相音襄**懰慄**又懰慄不言師古曰懰慄哀愴之意也**淒淚**又秋氣潛以淒淚兮師古曰淒淚寒涼之意也淚音戾**妙麗**李夫人傳實妙麗善舞**燕婧**李夫人傳妾不敢以燕婧見帝

師古曰隋與情同謂不嚴飾**蟬嫣**反騷有周氏之蟬嫣兮應劭曰蟬嫣連也言與周氏親連也師古曰嫣於連反**淟涊**又給纍以其淟涊兮應劭曰淟涊穢濁師古曰淟叫典反涊乃典反**繽紛**又暗纍以其繽紛師古曰繽紛交雜也繽匹人反**綷縩**班倢伃賦紛綷縩兮紈素聲師古曰綷縩衣聲也綷音千賄反縩音蔡**汩減**哀二世賦汩減敫以永逝兮師古曰汩減疾貌減于筆反減音域**翁薆**又觀衆樹之翁薆兮師古曰翁薆蔭蔽貌翁音惡汩反薆音愛**虛徐**幽通賦承靈訓其虛徐兮孟康曰虛徐懷疑也**回穴**又州回穴其若妓兮師古曰回穴轉旋之意也**辜絜**律歷志姑洗洗絜也言揚氣洗物辜絜之也孟康曰辜必也必使之絜也**棣通**又萬

物棣通孟康曰棣謂通意也師古曰棣音替**昌茆**又昌茆於卯師古曰茆謂叢生也音莫保反**昧薆**又昧薆於未師古曰薆蔽也音愛**豐楙**又豐楙於戌郊祀志令年豐楙未報師古曰楙美也言稼穡美**依韋**又禮樂志五音六律依韋饗昭師古曰依韋諧和不相乖離也**依違**律歷志依違以惟師古曰依違不決之意也**猗違**孔光傳猗違者連歲如淳曰不決事之言師古曰猗違猶依違耳**微眇**律歷志克其微眇師古曰眇細也音莫小反又讀曰妙成許后傳輕細微眇之漸師古曰眇亦細也**癄瘁**禮樂志纖微癄瘁之音作師古曰癄瘁謂減縮也音千笑反**杳冥**又雲景杳冥師古曰仰視高遠如雲日之杳冥也**窅窊**又窅窊桂華孟康曰

窅出窊入師古曰桂華之形窅窊然也窅音一交反窊音一瓜反**放悲**又相放悲師古曰放悲猶髣髴也悲音沸**旉與**又旉與萬物師古曰旉與言開舒也與音弋於反**權奇**又志傚儻精奇**常羊**又飛常羊師古曰常羊猶逍遙也**滂洋**又福滂洋師古曰滂洋饒廣也洋音羊又音祥**汪濊**又澤汪濊師古曰汪濊言饒多也**捐瘠**食貨志國亡捐瘠師古曰捐瘠病也言無相弃捐而瘦病者**奇贏**又操其奇贏師古曰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之物也一說奇謂殘餘物也音居宜反**奇羨**又以收奇羨師古曰奇殘餘也羨饒溢也奇音居宜反羨音戈戰反**抏敝**又百姓抏敝以巧法師古曰抏誐也謂摧挫也抏音五官反**苦惡**又縣官作鹽鐵

（器苦惡師古曰鹽既味苦器又脆惡）憒亂（又百姓憒亂）跆籍（天文志兵相跆籍蘇林曰跆音臺登躡也或作蹈）區霿（五行志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霿無識師古曰區音口豆反霿音莫豆反）弗鬱（溝洫志魚弗鬱兮柏冬日師古曰弗蔚憂不樂也水長滿溢濊濁不清故魚不樂）潺湲（又河湯湯兮激潺湲師古曰潺湲激流也）漫羨（藝文志漫羨而無所歸心師古曰漫放也羨音弋戰反）麤猗（又無得麤猗師古曰猗粗略也音才戶反）扶疎（楊雄傳支葉扶疎師古曰扶疎分布也）頡亢（又騶衍以頡亢而取世資師古曰頡亢上下不定也亢胡浪反）膠葛（又機膠葛師古曰膠葛上清之氣也）嶕嶢（又泰山之高不嶕嶢則不能浮滃雲而散歊烝師古曰嶕嶢高貌音樵堯）曼漶（又爲其泰曼漶而不可知師古曰曼漶不分別貌猶言濛鴻也曼莫幹反漶音奐）衍溢（相如傳浸淫衍溢師古曰衍溢言有餘也）疏逖（又使疏逖不閉師古曰言疏遠者不被閉絕也）敞罔（又敞罔靡徒師古曰敞罔失志貌）紛輪（又紛輪威蕤張揖曰亂貌）沕潏（又沕潏曼美師古曰盛大之意沕音勿潏音聿）闓懌（又昆蟲闓懌文穎曰闓懌皆樂也師古曰闓讀曰凱言四方幽遐皆懷和樂）液洽（又休烈液洽）進越（又不爲進越文穎曰越踰也不爲苟進踰禮也）滲漉（又滋液滲漉師古曰滲漉謂潤澤下究滲音山禁反）布護（又汎布護之師古曰布護言遍布也）煇煌（又炳炳煇煌師古曰煇煌光貌煇音

下本反）被飾（又被飾厥文師古曰被除也被飾者言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被音數勿反）雜遝（劉向傳雜遝眾賢師古曰雜遝聚積之貌遝音六合反）渾殽（又賢不肖渾殽師古曰言雜亂也渾音胡本反）鑫午（又水旱饑蝝鑫螟鑫午並起如淳曰鑫午猶雜沓也）旁午（霍光傳使者旁午師古曰一從一横爲也旁猶言交横也）方洋（吳王傳從大王後東方洋天下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方音房又音旁）營或（又營或天子師古曰營謂迴繞之也劉向傳營或耳目）熒惑（霍后傳皇后熒惑失道）重仍（成紀六異重仍師古曰仍頻也重音直用反）鄭重（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曰鄭重猶言頻煩也重音直用反）雜襲（蒯通傳魚鱗雜襲師古曰雜襲猶雜沓言相雜而累積悼李夫人賦芳雜襲以彌章師古曰雜襲重積也）猥大（賈山傳無不猥大師古曰猥盛也）巨細（田儋傳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横）纖微（成許后傳纖微之閒未必可同）希稠（劉向傳異有小大希稠）營亂（禮樂志營亂富貴之耳目師古曰營猶回繞也）撓亂（息夫躬傳撓亂國家師古曰撓攪也撓音呼高反）貿亂（董仲舒傳廉恥貿亂師古曰貿易也）壯麗（息夫躬傳容貌壯麗）浩穰（張敞傳長安中浩穰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眾之多也穰音人掌反）孅嗇（貨殖傳孅於孅嗇師古曰孅細也嗇愛劾也）匱碣（成紀天下匱碣師古曰匱空也碣盡也）勌敝（韓信傳舉勌敝之兵）從容（元紀嘗侍燕從

（容言季布傳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張良傳所與從容言天下事甚衆）**壹鬱**（賈誼傳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猶怫鬱也）**鬱悼**（元紀深惟鬱悼師古曰鬱不通之意也）**決鬱**（息夫躬傳玄雲決鬱師古曰決鬱盛貌決音烏朗反）**結悁**（又心結悁兮傷肝師古曰結悁亂也孟康曰悁音骨）**漸洳**（東方朔傳塗者漸洳徑也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子廉反洳音人庶反）**偶旅**（又行步偶旅師古曰偶旅曲躬貌也偶音禹）**沕穆**（賈誼傳沕穆亡間師古曰沕穆深微貌沕音勿）**坱圠**（又坱圠無垠應劭曰其氣坱圠非有限齊也師古曰坱音烏朗反圠音於黠反）**控揣**（又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如淳曰控引也揣音團控摶玩弄愛生之意也）**恬漠**（又眞人恬漠師古曰恬安也漠靜也）**蔕芥**（又細故蔕芥師古曰蔕芥小鯁也蔕音丑芥反）**丁寧**（谷永傳以丁寧陛下師古曰丁寧謂再三告示也）**滿讕**（又滿讕誣天師古曰滿讕謂欺罔也讕音來亶反）**末殺**（又欲末殺災異師古曰末殺掃滅也殺音先曷反）**偏駁**（又解偏駁之衺師古曰駁不周普也）**熏灼**（又熏灼四方）**閔免**（又閔免遁樂師古曰閔免猶黽勉也）**廣盱**（又廣盱營表師古曰盱大也）**慘怛**（元紀慘怛於心師古曰慘痛也怛悼也）**嗚謼**（息夫躬傳狂夫嗚謼於東崖師古曰嗚古叶字謼音火故反）**盬惡**（又器用盬惡鄧展曰盬不堅牢也）**煜霅**（賓戲煜霅其間者師古曰煜霅光貌煜音于及反霅音下甲反煜又音育）**優繇**（又陸子優繇新語以與鄭氏曰優繇不仕也述元紀優繇亮直師古曰優繇謂寬容也繇讀與由同）**俳佪**（高后紀俳佪往來師古曰俳佪猶傍偟不進之意）**遁巡**（過秦論遁巡而不敢進師古曰遁巡謂疑懼而卻退也遁音千旬反）**逡循**（趙后傳逡循固讓）**轉移**（文三王傳不得轉移萌牙之時）**薦數**（張湯傳薦數從中蘇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數數在中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詩曰飢饉薦臻字亦如此）**正營**（王莽傳人民正營師古曰正營惶恐不安之意也正音征）**駱驛**（又駱驛道路師古曰駱驛言不絕）**間關**（又間關至漸臺師古曰閒關猶言崎嶇展轉也）**鬱燠**（王褒傳盛暑之鬱燠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音於六反）**悽愴**（又至寒之悽愴）**嘔喻**（又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付反）**崔隤**（廣川王傳曰崔隤時不再師古曰崔隤猶言蹉跎也）**勞倈**（平當傳舉奏刺史二千石勞倈有意者師古曰勞倈謂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倈者以恩招倈也勞音盧到反倈音盧代反）**流連**（叙傳式號戎誄大雅所以流連也師古曰流連言作詩之人嗟嘆而泣涕流連也而說者乃以流連為荒亾蕩失之矣大雅所以流連不謂飲酒之人也）**歔欷**（張良傳戚夫人歔欷流涕師古曰歔音虛欷音稀又許氣反）**阿邑**（酷吏傳張湯以知阿邑人主與俱上下蘇林曰邑音人相悒納之悒師古曰知蘇氏之說邑音烏合反然今之書本或作色字此言阿諛觀人主顏色而上下也其義兩通）**憤懣**（司馬遷傳不得舒憤懣師古曰懣煩

（悶也音滿）**輿舍**（又因物輿舍師古曰輿扡也舍廢也）**約結**（朱邑傳匈臆約結師古曰約屈也）**惻怛**（文紀爲之惻怛不安師古曰惻痛也怛悵也怛音丁曷反）**於邑**（中山王傳爲之於邑師古曰於邑短氣貌於音烏邑音一合反或讀如本字）**忼慨**（高紀忼慨傷懷師古曰忼音口朗反又項籍傳迺悲歌忼慨）**讙譁**（叔孫通傳無敢讙譁失禮者）**縱臾**（衡山王傳日夜縱臾如淳曰臾讀曰勇縱臾猶言勉强也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臾謂奬勸也）**呫囁**（灌夫傳呫囁耳語師古曰呫音昌涉反囁音人涉反）**翔實**（西域傳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爲詳同）**苛簡**（董仲舒傳顓爲自恣苛簡之治蘇林曰苛爲簡易之治也師古曰非也苛謂苛於權利也簡謂簡於仁義也簡易乾坤之德豈秦所行乎）**和柔**（張釋之傳馬頼和柔）**淫末**（鼂錯傳廢去淫末）**熏轑**（杜周傳欲以熏轑天下師古曰熏言熏迫之轑讀曰燎）**分竄**（陳湯傳使凶逃分竄師古曰分謂散離也舜典分北三苗）**愊億**（又策慮愊億師古曰愊億憤怒之貌愊皮逼反）**畔換**（序贊項氏畔換師古曰畔換强恣之貌猶言跋扈也）**辟易**（項籍傳辟易數里師古曰謂開張而易其本處）**讋服**（又諸將讋服師古曰讋失氣也音之涉反）**震讋**（張湯傳羣臣震讋師古曰震動也讋失氣也）**攝讋**（霍去病傳攝讋者弗取師古曰攝讋謂振動失志氣）**慹服**（朱博傳豪强慹服師古曰慹音之涉反）**輮蹈**（項籍傳亂相輮蹈師古曰輮踐也音人九反）**蹂躪**（王商傳百姓奔走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轢也蹂人九反躪音藺）**崎嶇**（李尋傳崎嶇山海間）**展轉**（匈奴傳雖欲展轉李失亓利何師古曰展轉謂移動其心）**婉瘱**（平王后傳爲人婉瘱師古曰婉順也瘱靜也瘱音烏計反）**抵冒**（禮樂志民人抵冒師古曰抵忤也冒犯也趙充國傳羌人抵冒渡湟水師古曰抵冒犯突而前冒音莫北反）**歊烝**（揚雄傳散歊烝師古曰氣上出也）**遽篨**（序贊舅氏遽篨師古曰遽篨口柔觀人顏色而爲諂佞者也）**盪滅**（表盪滅古法）**奄忽**（嚴延年傳奄忽如神）**薄遽**（嚴助傳事薄遽師古曰薄迫也遽速也）**紛員**（禮樂志赤鴈集大紛員師古曰紛員多貌員音云）**縣絕**（霍后傳與許后時縣絕矣）**攢立**（子虛賦攢立叢倚師古曰攢立聚立也）**攢羅**（大人賦攢羅列聚）

匈匈篇

匈匈（高紀天下匈匈師古曰匈匈喧擾之意）**鞅鞅**（又心常鞅鞅師古曰鞅鞅不滿足也音於亮反韓信傳居常鞅鞅師古曰鞅鞅志不滿也音於兩反）**眇眇**（文紀以眇眇之身師古曰眇眇猶言細末也）**比比**（哀紀郡國比比地動師古曰比比猶言頻頻也）**稍稍**（禮樂志稍稍制作稍稍增輯）**粥粥**（又粥粥音送晉灼曰粥粥敬懼貌師古曰粥音弋六反）**眑眑**（又清思眑眑蘇林曰眑音窈師古曰眑眑幽靜也）**馮馮**（又桂華馮馮翼翼師古曰馮馮盛滿也）**磑磑**（又美芳磑磑即即孟）

康曰磑磑崇積也師古曰磑音五回反**喬喬**又先以兩般喬喬師古曰喬喬飛流之貌相如傳般乎喬喬郭璞曰翠行貌也**啿啿**又聲生啿啿師古曰啿啿豐厚之貌也音徒感反**翔翔**又雲舞翔翔**滇滇**又泛泛滇滇從高游應劭曰滇滇盛貌師古曰音徒千反**沇沇**又沇沇四塞孟康曰沇音兗師古曰沇沇流行之貌也**容容**又施容容師古曰容容飛揚之貌容音勇一曰讀如本字翟方進傳何持容容之計無忠觀意師古曰容容隨衆上下也校獵賦沇沇容容**翊翊**又共翊翊師古曰翊翊敬也**區區**又河間區區小國藩臣師古曰區區小貌也楚元王傳豈爲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謂小也**鰓鰓**刑法志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軌巳也蘇林

曰鰓懼貌也師古曰鰓音先祀反**陳陳**食貨志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陳謂久舊也**謷謷**又天下謷謷師古曰謷謷衆口愁聲也**盪盪**郊祀志求之盪盪師古曰盪盪空擴之貌也音蕩**睢睢**五行志萬衆睢睢師古曰睢睢仰目視貌也音呼惟反**察察**五行志不敢察察言臣瓚曰不敢察察明言之**累累**又中國諸侯累累從楚師古曰累讀曰纍纍不絕之貌**纍纍**石顯傳印何纍纍師古曰纍纍重積也力追反**繹繹**五行志星隕繹繹師古曰繹繹光采貌**齗齗**地理志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師古曰齗齗分辨之意也音牛斤反劉向傳朝臣齗齗不可師古曰齗齗忿嫉之意也**堇堇**地理志豫章出黃金然堇堇應劭曰堇堇少也師古曰堇

讀曰僅**期期**周昌傳臣期期不奉詔師古曰以口吃故每重言期期**沈沈**陳勝傳夥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沈音長含反**姁姁**韓信傳言語姁姁師古曰姁姁和好貌也音許于反**鬱鬱**又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貇貇**劉向傳貇貇數奸死亡之誅師古曰貇貇欲誠之意音懇**惓惓**又惓惓之義師古曰惓惓忠謹之意惓讀與拳同禮記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弗失之矣司馬遷傳拳拳之忠**錄錄**蕭曹贊錄錄未有奇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蕭望之傳不肯錄錄師古曰錄錄謂循常也**齪齪**申屠嘉傳齪齪廉謹師古曰齪齪持整之貌音初角反**訢訢**石奮傳僮僕訢訢如也師古曰此訢讀與誾誾同謹敬之貌也

賈山傳天下皆訢訢焉師古曰訢讀與欣同**默默**賈誼傳于嗟默默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縹縹**又屬縹縹其高逝兮師古曰縹縹輕舉貌音匹遙反揚雄傳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喋喋**張釋之傳豈効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晉灼曰喋音牒**云云**汲黯傳吾欲云云師古曰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其辭耳**沾沾**竇嬰傳魏其沾沾自喜耳師古曰沾沾輕薄也或音他兼反今俗言薄沾沾**墨墨**田蚡傳墨墨不得意**籍籍**江都王建傳國中口語籍籍師古曰籍籍諠聒之意劉屈氂傳事籍籍如此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衯衯裶裶**相如傳衯衯裶裶揚袘戌削**眇眇忽忽**又眇眇忽忽若神之髣髴**滈滈**又翯乎滈滈郭璞曰水白光貌也

矗矗（又崇山矗矗）巵巵（又煌煌巵巵）嫚嫚（又录伉嫚嫚師古曰嫚嫚录屈貌也音於圓反）谾谾（又巖巖深山之谾谾兮晉灼曰谾古徿字師古曰谾谾深通貌）旼旼（又旼旼穆穆孟康曰旼旼和也張揖曰旼音旻）唯唯否否（司馬遷傳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不通也）懇懇（又勤勤懇懇師古曰懇懇至誠也）卒卒（又卒卒無須臾之間師古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音子忽反）脛脛（楊博傳脛脛者未必全師古曰脛脛直貌）嶽嶽（朱雲傳五鹿嶽嶽師古曰嶽嶽長角之貌）庯庯（梅福傳毋若火始庯庯師古曰庯庯微貌也言火始微小不早撲滅則至熾盛）毣毣（鮑宣傳極竭毣毣之思師古曰毣音沐猶蒙蒙也如淳曰謹愿之貌）睮睮（韋賢傳睮睮諂夫如淳曰睮睮自媚貌師古曰睮音踰）咢咢（又咢咢黄髮師古曰咢咢直言也）彌彌（又彌彌其失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茲甚也）嘿嘿（恒衛傳嘿嘿不自安）洞洞屬屬（谷永傳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師古曰洞洞驚肅也屬屬專謹也洞音動屬之欲反）汲汲（揚雄傳不汲汲於富貴師古曰汲汲欲速之義如井汲之爲也）隆隆（又隆隆者絶師古曰隆隆雷聲也）斐斐（反騷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師古曰斐斐往來貌也音芳非反）總總撙撙（甘泉賦齊總總撙撙其相膠葛兮師古曰總總撙撙聚貌撙子本反）迬迬（又迬迬離宮般以相燭兮師古曰迬古往字往往言所往之處則有

之）炘炘（又乘景炎之炘炘師古曰炘炘光盛貌）嶕嶢（又擬北極之嶕嶢晉灼曰嶕嶢擬也師古曰言高臺至北極其狀竦峭嶕嶢然也嶕千句反又音遙）閬閬（又閌閬其寥廓兮師古曰閬閬空虛也）傱傱（又風傱傱而扶轄兮師古曰傱傱前進之意也音竦）霏霏（河東賦雲霏霏而遠迎兮師古曰霏霏雲起貌）軫軫（校獵賦殷殷軫軫師古曰盛也）秋秋（又秋秋蹌蹌師古曰騰驤之貌）廩廩（循吏傳廩廩庶幾德讓君子之遺風師古曰廩廩言有風采也）惛惛（王溫舒傳居它惛惛不辯師古曰言爲餘官則心意蒙蔽職事不舉）若若（石顯傳綬若若邪師古曰若若長貌）佔佔（匈奴傳顧無喋喋佔佔師古曰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爲喋喋佔佔耳佔音昌沾反）攣攣（李夫人傳上所以攣攣顧念我者師古曰攣音力全反又讀曰戀）姍姍（又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姍姍行貌音仙）岑岑（宣許后傳我頭岑岑也師古曰岑岑痺悶之意）灼灼（成許后傳答敗灼灼若此師古曰灼灼明白貌）涏涏（趙后傳燕燕尾涏涏師古曰涏涏光澤之貌音徒見反）事事（王莽傳事事謙退）物物（又物物卬市）喁喁（又天下喁喁引領而歎師古曰喁喁眾口向上也）屑屑（董仲舒傳凡所爲屑屑王莽傳晨夜屑屑師古曰屑屑猶切切動作之意也）曄曄（敘傳世宗曄曄師古曰曄曄盛貌也）湎湎（又風流民化湎湎紛紛師古曰湎湎流移也）翩翩（又魏其翩翩師古曰翩翩自喜之貌）浟

湫（敍傳其欲湫湫師古曰湫湫欲利之貌也音滌）懙懙（又長倩懙懙蘇林曰懙懙行步安舒也師古曰懙音弋於反）褏褏（又樂安褏褏古之文學師古曰褏褏盛貌也弋敕反）姼姼（又姼姼公主師古曰姼音上支反姼姼好貌也詩葛屨好人提提音義同耳）往往（吳王傳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師古曰言處處郡國皆有之董仲舒傳是王道往往而絶也咸宣傳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羣匈奴傳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

兩漢雋言卷之十一　後集

吳興　凌迪知　稺哲　輯

東越　劉兼　仲愿　校

三精篇

三精（光武紀三精霧塞注三精日月星也言昏昧也）天苑（安紀注天苑星名）日舒月速（律書志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度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律書志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行）道齊景正

（律書志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步變擿微（天文志仰占俯視以佐時政步變擿微通洞密至）營頭（天文志注營頭行振天誅也）如月（天文志流星如月從太微出入于北斗魁）如缶（天文志大流星如缶出柳西南行入軫）水衡（天文志東井爲水衡水出之爲大水也）台宿（劉玄傳大三公上應台宿注三公在天爲三台）風雲（馬武傳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天隙（竇融傳以投天隙注投會天之間隙也）天聲（竇融傳振大漢之天聲注天聲雷霆之聲甘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翠雲（馮衍乘傳翠雲而相伴）含元包一（郅惲傳含元包一甄陶品類注太極元氣合三爲一謂三才未分包而爲一）玄包幽室

（蘇竟傳玄包幽室文隱事明注包藏也言緯書玄秘藏于幽室文雖隱微事甚明驗）失晷（蘇竟傳五星失晷天時謬錯注失晷失于常度）東井　羽林（蘇竟傳或守東井或没羽林注東井南方之宿天官書曰北宮虛危南方有衆星曰羽林天軍）爽回蹢躅（蘇竟傳或爽回藩屏或蹢躅帝宮注帝宮北辰也藩屏兩旁之星也爽回謂縈繞淹留蹢躅謂上下不去也）盈縮成鉤（蘇竟傳或煌南北或盈縮成鉤注盈縮猶進退曲如鉤形也）營頭　天槍（蘇竟傳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降澍（楊厚傳蒙澤太守宗湛使統爲郡求雨亦即降澍）鼓籥（郎顗傳天地之道其猶鼓籥注籥如笛六孔鼓籥其形內虛而氣無窮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輿鬼（郎顗傳涉歷輿鬼注天官書曰輿鬼南方之宿）日乘　日蒙（郎顗傳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三五（郎顗傳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注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代之際會也能于此際自新如初則道無窮也）月滿先節過望不虧（丁鴻傳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注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故言見戒也月滿先節謂未及望而滿也）鮮顥（班固傳鮮顥氣之清英）沆瀣　清塵（班固傳雨師汎灑風伯清塵）榮鏡宇宙（班固傳百王榮鏡宇宙注鏡猶光明也）天元（陳寵傳明主嚴天元之尊注天元猶乾元也）紫宮（霍諝傳吁嗟紫宮之

門注言有紫宮是上帝之所居也）豔珠　潤玉（仲長統傳恒星豔珠朔霞潤玉）疾霆（仲長統傳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橫厲（崔駰傳氣霓鬱以橫厲兮注橫厲謂氣盛而陵于天也）潛暉（崔駰傳羲和忽以潛暉注羲和日也氣盛而日光微翳王莽篡漢）天樞　斗柄（崔駰傳將建天樞執斗柄注北斗七星第一名爲斗柄柄即杓也前書斗運中央制臨四海）西嬉（張衡傳注吾欲往于西嬉金天氏西方之帝少皞也嬉戲也）豐隆軒其震霆　列缺曄其照夜（張衡傳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注豐隆雷也軒聲也震霆霹靂也列缺電也曄光也）雲黮（張衡傳雲師黮以交集注雲師屏翳也黮陰貌）青琱（張衡傳左青琱以揵芝之兮注青琱青文龍也）素威（張衡傳右素威以司鉦注素威謂白虎也）罔車　青林（張衡傳建罔車之幕幕兮猶青林之芒芒注罔車畢星也青林天苑也）壁壘　磅硠（張衡傳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注壁東壁也史記曰羽林天軍西爲壁壘旁大星爲北落牽牛北爲河鼓磅硠聲也）天潢　雲漢（張衡傳乘雲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注雲漢曰天河也）招搖攝提（張衡傳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劉流兮注招搖攝提星名也劉流回轉之貌）景雲（蔡邕傳屬炎氣於景雲注瑞應圖曰景雲者太平之應也）隱天（蔡邕傳隆隱天之高）望舒　側匿（蔡邕傳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注望舒

（月也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西方謂之側匿）**蒼輿**（延篤傳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注宋五夫言賦曰方地爲輿圓天爲蓋也）**請霽**（王允傳揚贊登臺請霽注說文曰霽雨止也郭璞曰南陽人呼雨止曰霽）**緯候**（方術傳緯候之部注緯七經緯也候尚書中候也）**渾儀**（顯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注儀謂渾儀以銅爲之置于靈臺王者正天文之器也度謂日月星辰之行度也史官即太史掌天文之官也）**機衡**（郎顗傳尚書職在機衡注北斗魁星第三爲璣第五爲衡於天文爲喉舌）**推步**（馮緄傳馮緄善推步之術注謂究日月五星之度昏旦節氣之差）**霄**（仲長統傳注霄摩天赤氣也）**風爲號令**（張奐傳建寧二年大風雨雹霹靂拔樹詔庶賚言災應張奐曰風爲號令動物通氣順至爲休徵逆來爲殃咎）**鈎陳**（班固傳以鈎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注周環也鈎陳紫宮外星也宮衛之位亦象之嚴更之署行夜之司也）**天心**（郎顗傳注李巡曰北極居天心也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也）**柱天**（齊王縯傳齊王縯自稱柱天都部注柱天者若天之柱也）**太紫**（班固傳西都賦云放太紫之圓方注放象也太紫謂太微紫宮也劉向七略曰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合誠圖曰太微其星十二四方史記天官書曰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是太微方而紫宮圓也）**風星**（任文公傳任文孫明曉天官風星秘要）**嘉澍**（明紀長吏各絜齋禱請冀蒙嘉澍注時雨所以澍生萬物）**懸之日月**（后紀勒勳金石懸之日月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也）**投蜺**（揚賜傳春秋讖曰投蜺天下怨海內亂注蜺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蜺投應也）**闚天**（郅惲傳非闚天者不可以闚遠）**三微成著**（陳寵傳三微成著以通三統注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于黃泉之下微而未著也）**茂蒙**（張酺傳浮茂蒙而上征注茂蒙氣也上征上於天也）**天喉舌**（李固傳斗爲天喉舌注春秋合誠圖曰斗爲天之喉舌主出政教）**斟酌元氣**（李固傳斗斟酌元氣）**上象四七**（陳蕃傳諸侯上象四七注謂二十八宿各主諸侯之分野）**赤制**（郅惲傳漢歷久長孔爲赤制注火德尚赤故云爲赤制）**霄零**（班固傳甘雨露霄零注天和二年甘露降乎洲南）**九乾**（崔駰傳仰探遠乎九乾注九乾謂九重也）

戒節篇

戒節（明紀方春戒節人以耕桑注禮記孟春之月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仲春無作大事以妨農功）**煥沐**（明紀春不煥沐注煥暖也沐潤澤也言無暄潤之氣也）**三正三微**（章紀重三正愼三微注三正謂天地人之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以奉而成之）**星迴歲終**（禮儀志注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逐疫**（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良夜**（祭遵傳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注良猶深也夜或作久）**開歲**

發春（馮衍傳開歲發春兮百草含英注開發皆始也爾雅曰春爲發生草木也）**八魁**（蘇竟傳仲夏甲申爲八魁）**浹辰**（袁紹傳臣曾不浹辰罪人斯珍注浹帀也左傳曰浹辰之間杜預曰十二日也）**星駕**（袁紹傳臣卽星駕席卷）**祖臘**（陳寵傳陳咸父子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注漢家火行盛于午故以午日爲祖也臘者歲終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火行衰于戌故臘用戌日也）**金行之氣**（西羌傳西羌人性堅剛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氣焉注黃帝素問曰西方者金上之域其人山居而多風水土剛强）**百六有會**（董卓傳百六有會過剝成災注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度陽厄五陰厄四陽爲旱陰爲水初入元百六歲有陽厄故曰百六之會）**伏閉**（和紀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注漢官舊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他事）**行春**（崔駰傳強起行春注郡國常以春行縣勸人農桑振救乏絕班布春令也）**日復一日**（光武紀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能遠期十歲乎）**莩甲萌陽**（明紀詔曰方春生養萬物莩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注莩葉裹白皮也）**敬奉天氣**（明紀息事寧人敬奉天氣）**順陽助生**（章紀冬至之後順陽助生）**歲月鶩過**（東平王蒼傳歲月鶩過）**愛日**（王符傳務省徭役使之愛日）**反支日**（王符傳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注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

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達夜**（謝甄傳與邊讓共候林宗未嘗不達日達夜）**冐晨**（韓康傳自乘柴車冐晨先使者發）**餘日索**（馬援傳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注索盡也）**光華顯時**（崔駰傳處光華之顯時注日月光華旦復旦兮）**昧爽**（延篤傳晨昧爽櫛梳坐于客堂注孔安國注尚書曰昧暝也爽明也）**遲時**（崔駰傳羨伊傳之遲時注爾雅曰遲遇也）**富于春秋**（樂恢傳陛下富于春秋注春秋謂年也言年少春秋尚多故曰富）

長聚篇

長聚（光武紀注聚居也小于鄉曰聚）**九縣**（光武紀九縣飆回注九縣九州也飆回謂亂也）**鬱鬱蔥蔥**（光武紀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舂陵氣佳哉鬱鬱蔥蔥）**離鄉**（劉玄傳共攻離鄉聚藏于綠林中注離鄉聚謂諸鄉聚離散去城郭遠者）**塢候**（馬援傳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注塢小障也一曰小城）**久磐京邑**（宋均傳宮第相望久磐京邑注磐謂盤桓不去）**顤顟寥豁**（馬融傳嘯蕩顤顟寥豁鬱決注顤顟寥豁並廣大貌）**高陽里**（荀淑傳今荀氏有八子故改其里曰高陽里）**保阿傅士**（順紀注保安也阿倚也言可依倚以取安傅姆之類也傅士謂阿母山陽君宋娥更相貨賂求增邑土也）**衿帶**（杜篤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注衿帶衣服之要故以喻之）**地門**（劉盆子傳注武關山爲地門上爲天齊星下爲文宿辰）**龍**

門（李膺傳注二秦紀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爲龍也）三輔（光武紀注謂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共在長安中分頒諸縣）六幽（肅宗紀光照六幽注六幽謂六合幽隱之處也）青部（臧洪傳袁紹以臧洪爲青州刺史時羣盜飈起而青部殷實）幅裂（匈奴傳方春幅裂注諸夏如布帛之裂也）士鄉（鄭玄傳高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君子軍（鄭玄傳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墝埆之地（丁鴻傳昔孫叔敖敕其子受封必求墝埆之地注墝埆瘠薄之地）荒極（楊終傳寄不毛之荒極注毛草也不毛荒極直論遠爾）東夏（吳佑傳李成儒宗知名東夏注東夏東方也）要會（岑彭傳津鄉當荊州要會注津鄉當荊揚之咽喉）壖地（桓紀注壖官之餘地也前書音義曰壖城郭旁地）

壤墳篇

壤墳（明紀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注孔安國曰無塊曰壤墳起也）圻岸（明紀漭瀁廣溢莫測圻岸注圻堮也）巖穴（章紀以巖穴爲先勿取浮華）懸度（章紀跋涉懸度注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傳曰懸度者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斷截（隗囂傳恭分裂郡國斷截地絡注謂分郡縣斷割疆界也）規錮（隗囂傳規錮山澤奪民本業）巀嶭（馮衍傳陟九嵕而臨巀嶭兮注巀嶭山也一名崔峩）決漭（馮衍傳河華之決漭兮望秦晉之故國）紆軫（馮衍傳路紆軫而多艱注紆軫猶盤曲也）鴻崖　嬰冥（馮衍傳神雀翔于鴻崖兮玄武潛于嬰冥）上腴　奧區（班固傳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注華實之毛謂草木也防禦謂關禁也奧深也言秦地險固爲天下深奧之區域也）幽林穹谷（班固傳崇山隱天幽林穹谷注穹谷深谷）嶈嶈（班固傳激神嶽之嶈嶈）巖峻　崔崒（班固傳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崔崒金石崢嶸）河源海漘（班固傳西盪河源東澹海漘注盪滌也河源在崑崙山漘水涯者爲漘）帶河泝洛（班固傳四圖五嶽注圖書之淵謂河洛也）誓泉（樂恢傳陛下有誓泉之地注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嶢崢（張衡傳蹈玉階之嶢崢注嶢崢高峻貌）瀝液（張衡傳漱飛泉之瀝液兮注瀝液微流也）涌濤（張衡傳水汯汯而涌濤注水流貌）谽閜（張衡傳邇谽閜之洞穴兮注谽閜深貌也）碄碄（張衡傳摽通淵之碄碄注碄碄深貌）衡陰　王屋　波溠　滎洛（馬融傳面據衡陰箕背王屋浚以波溠衛以滎洛注衡陽衡山之北王屋山在今王屋縣北）隆穹槃囘　嵎峗錯崔（馬融傳注嵎嶢峗高峻貌）絙地（蔡邕傳析絙地之棊）基峙（鄭太傳注峙止也）洄注（王景傳立一水門更相洄注注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洄）三河（光武紀注河南河北河東也）河潼（傳贊傳注潼谷名谷有水曰潼水即）

（漁關）**垩塈**（大泰國傳列置郵亭皆垩塈之注塈飾也火旣）**漏河**（陳寵傳青冀之後淫雨潟河注漏溢也）**一丸泥**（隗囂傳元請以一丸泥爲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立鄢**（董卓傳乃于所度水中僞立鄢以爲捕魚續漢書鄢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

支閎篇

支閎（隗囂傳又多設支閎注支柱障閎）**斗絕**（竇融傳河西斗絕在羌胡中注斗峻絕也前書曰成山斗入海）**嶠道**（鄭弘傳開零陵桂陽嶠道于是夷通注嶠嶺也夷平也）**龍興** **虎視**（班固傳周以龍興秦以虎視注龍興虎視喻彊盛也）**閬城溢郭滂流百廛**（班固傳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閬城溢郭滂流百廛紅塵四合烟雲相連）**逴犖**（班固傳逴犖諸夏兼其所有注逴犖猶超絕也）**緣隈濱足**（班固傳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注三河之地止灞滻之西都涇渭之南此謂天下陸海之地也隈山曲也濱猶近也鄠杜二縣名近南山之足也）**綺分** **刻鏤**（班固傳疆場綺分溝塍刻鏤注刻鏤謂交錯如鏤也綺分如錦綺分列也）**墝埆**（陳龜傳土地墝埆注埆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絕邈** **迥遠**（袁紹傳斷楚翼絕邈山河迥遠注楚荊州也翼冀州也）**規龍首撫未央覗平樂建豫章**（杜篤傳西逕昆明北登長平規龍首撫未央覗平樂建豫章注龍首山名蕭何于其上作未央宮撫巡也覗覗也平樂觀名建章宮名竝在城西謂光武規模而修理也）**渟瀯**（杜篤傳且洛邑之渟瀯注渟瀯小貌也）**帝王育業**（文苑傳雍州本帝王所以育業）

如炎篇

如炎如焚（章紀注炎焚言熱氣甚韓詩旱魃爲虐如炎如焚）**宿雪澍雨**（順紀冬鮮宿雪春無澍雨）**雨肉**（桓紀注續漢志曰雨肉如羊肺或大如手五行傳云弃法律逐功臣時則有赤眚赤祥是時梁太后攝政兄冀專權誅李固杜喬天下冤之）**服妖**（五行志時則有服妖注服貌之飾也）**龜孽**（五行志時則有龜孽注龜蟲之生于水而遊于春者屬木）**雞禍**（五行志時則有雞禍注鄭玄曰謂雞畜之有冠翼者也）**下體生上**（五行志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注鄭玄曰痾病也漢書音義曰若梁孝王之時牛足上出背上）**青眚青祥**（五行志時則有青眚青祥注鄭玄曰青木色也眚生于此祥自外來也）**金沴木**（五行志注鄭玄曰沴殄也凡貌言視聽思心一事失則逆人之心人心逆則怨木金水火土氣爲之傷傷則衝勝來乘殄天于是神怒人怨將爲禍亂故五行先見變異以譴告人也）**羊禍**（五行志時則有羊禍注鄭玄曰羊畜之遠視者也）**鼓妖**（五行志時則有鼓妖注鄭玄曰鼓聽之應也）**魚孽**（五行志時則有魚孽注魚蟲之生於水者也）**豕禍**（五行志時則有

（豕禍注鄭玄曰豕畜之居閒衛而聽者也屬聽）**耳痾**（五行志時則有耳痾注鄭玄曰聽氣失之病）**虢出**（五行志河南新城山水虢出）**脂夜之妖**（五行志時則有脂夜之妖）**射妖**（五行志時則有射妖注鄭玄曰射王極之度也射人將發矢必先于此儀之發則中于彼矣）**龍蛇之孽**（五行志時則有龍蛇之孽注鄭玄曰龍蛇之生於淵行無形遊於天者也屬天蛇龍之類也）**馬禍**（五行志時則有馬禍注鄭玄曰天行徙馬畜之疾行者也屬五極）**六極**（中層綱傳六極之要危於累卵尚書大傳曰貌之不恭厥極惡言之不從厥極憂視之不明厥極疾聽之不聰厥極貧心之不睿厥極凶短折皇極不建厥極弱也）**蝝災自生**（陸康傳務宣稅畝而蝝災自生注蝝螽子也）**大潤**（鍾離意傳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赤地**（藏宮傳旱蝗赤地注赤地言在地之物皆盡）**詩妖**（五行傳時則有詩妖）**羽孽**（五行傳章帝末鳳凰百四十九見時直臣何敞以爲羽孽）**稗實**（光武紀是歲陳留雨穀形如稗實注稗草之似穀者）**亂象于度**（郅典傳上忝下厝亂象于度注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鼎雉**（劉陶傳武丁得傳說以消鼎雉注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而修德位以永寧）**妖象災符**（郎顗傳天垂妖象地見災符）

積精篇

積精（明紀積精禱求注積精猶專精也說文云告事求福曰禱）**咸秩**（章紀山川

鬼神應典禮者尚未咸秩注咸皆也秩序也言山川之神尚未次序而祭之書曰咸秩無文）**大雩**（安紀京師大雩注左傳曰龍見而雩注謂建巳之月龍星角亢見東方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越紼**（禮儀志天郊越紼而祭地）**先虞**（禮儀志貙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汙七十二代之編錄**（祭祀志曾謂太山不如林放何汙七十二代之編錄注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太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配林**（祭祀志將有事太山先有事配林注配林小山林麓配太山者也）**寓寄**（祭祀志今因舊封寓寄王牒故石下）**特告**（祭祀志注虞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六宗**（祭祀志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注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也）**靈星**（祭祀志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貙膢**（劉玄傳注前書音義曰貙獸以立秋日祭獸王者亦此日出獵用祭宗廟）**苾芬**（靖王黨傳擅損犧牲不備苾芬注詩小雅曰苾苾芬芬祀事孔明）**房祀**（欒巴傳一事悉毀壞房祀注房祀謂爲房堂而祀者）**祖日**（荀彧傳祖日爲之廢燕樂注祖日謂祭祖神之日）**塞具**（呂強傳詔令大官給塞具注塞報祠也）**告謚**（獻紀太尉趙耆告謚南郊注風俗通曰禮臣子無爵謚君父之義也故羣臣累其功美葬日遣太尉於南郊告天而謚之）**軷祀**（吳祐傳注周禮太馭掌王玉路以祀軷）**駿奔**（章紀陵踐凶絕駿奔）

（郊時注驗疾也）**飲酎**（禮儀志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之注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

大行篇

大行（安紀大行皇帝不永天年注韋昭云天子崩未有謚故稱大行也）**傳炬**（禮儀志門外驂騎傳炬出宮）**行在**（王昌傳天子所行曰行在所）**神器**（公孫述傳天子神器不可力爭）**留中**（東平憲王蒼傳王上便宜其事留中注留中留禁中也）**龜鼎**（宦者傳論云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注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神寶**（后紀淪亡神寶注神寶帝位也）

女史篇

女史彤管（后紀女史彤管記功書過注周禮云女史掌王后之禮書內令凡后之事于禮從也彤管赤管筆也）**算人**（后紀漢法常因八月算人注遣掖庭丞閱視良家童女漢儀注曰八月初為算賦故曰算人）**淄蠹**（后紀恩隆好合遂忘淄蠹注淄黑也蠹食木蟲以論傾敗也）**色授**（后紀孝章以下漸用色授注但取色也）**離立僂身**（后紀若疏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則僂身自卑注離疏也禮記曰離坐離立無往參焉）**絕幸**（后紀鄧皇后少入掖庭為采女絕幸注采擇也以因采擇而立名）**脫簪**（傅毅傳姜后脫簪注列女傳曰周宣王嘗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永巷

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晏朝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敢請婢子之罪王乃勤于政蚤朝晏罷卒成中興焉）**不音**（傅毅傳衛姬不音列女傳曰齊桓公好淫樂衛姬不聽鄭衛之音）**述宣陰化**（后紀述宣陰化修成內則）**愛升歡隊**（后紀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

青蓋篇

青蓋車（安紀以王青蓋車迎帝齋于殿中注續漢志曰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蓋金華蚤皇子為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蓋車皇孫則綠車）**充庭車**（安紀永初四年正月元日會徹樂不陳充庭車注每大朝會必陳乘輿法物車輦于庭故曰充庭車也以年飢故不陳）**御輦**（祭祀志御輦升山注封禪儀曰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五路**（輿服志天子五路注周禮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路五曰木路釋名曰天子所乘曰路路亦車事也謂之路言行路也）**樊纓**（輿服志錫樊纓十有再就注鄭玄曰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十有二斿九仞**（輿服志建太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金根**（輿服志殷人以為大路于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注金根以金為飾）**安車**　**立車**（輿服志注徐廣曰立乘曰高車坐乘曰安車）**芝車**（輿服志一曰芝車置轙末拐之箙上親耕所乘也）**闟猪車**（輿服志一曰闟猪車親校獵乘之魏文帝改曰闟虎車）

紫罽軿車（輿服志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注字林曰軿車有衣蔽無後轅者謂之輜也釋名軿屏也四屏被婦人乘牛車有邸曰輜無邸曰軿）油畫軿車（輿服志封君油畫軿車）綠車（輿服志皇孫綠車以從）皁蓋朱轓（輿服志轓二千石皆皁蓋朱兩轓）甘泉鹵簿（輿服志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名曰甘泉鹵簿）九斿雲罕（輿服志前驅有九斿雲罕注徐廣曰斿車有九乘賦曰雲罕九斿）闟戟（輿服志鳳凰闟戟注徐綜曰闟之言函也）皮軒鸞旗（輿服志皮軒鸞旗皆大夫載）雞翹（輿服志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非也）金鉦黃鉞（輿服志後有金鉦黃鉞注鉞大斧也）法駕（公孫述傳漢家制度出入法駕注法駕屬車三十六乘）

左騶（羊續傳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注騶騎士也）輚路　龍舟　鳳蓋　華旗（班固傳于是后宮乘輚路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注輚臥車也）皇儀（班固傳究皇儀而展帝容）映蓋（張衡傳冠咢映蓋注映蓋謂冠與車蓋相映也）疏鏤　驌騻　旌夏　修橦（馬融傳登于疏鏤之金路六驌騻之玄龍鏤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修橦注疏鏤謂雕鏤也六駕六馬也續漢志曰天子五路六馬驌騻馬名馬高八尺曰龍杜預注曰旌夏大旌也揭舉也橦者旗之竿也）葆車（光武紀注葆車謂上建羽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爲葆）周廬千列（班固傳注宿衛之廬周于宮也千列言多也）設

（[illegible]齊王續傳人君正屏有所不聽注白虎通屏曰屏障也示不極臣下之敬也天子德大故外屏諸侯德小故內屏）乙夜（百官志注凡中宮衛夜盡鼓鳴則起晝盡鐘鳴則息衛士甲乙徼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皮軒（輿服志注胡廣曰皮軒以虎皮爲軒郭璞曰皮軒革車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豹尾（輿服志大駕法駕最後一車懸豹尾薛綜曰豹尾侍御史載之）象鑣（輿服志注爾雅曰鑣馬勒旁鐵也皆用象牙乘輿有之）赤幘絳韝（輿服志卒皆赤幘絳韝）皁囊（翟酺傳飾帷帳于皁囊注東方朔曰文帝集上書囊以爲殿帷）金鍐玉瓖（馬融傳揚金鍐而拖玉瓖注蔡邕獨斷曰金鍐者馬冠也玉瓖馬帶以玉飾之）

竹使篇

竹使符（禮儀志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侯王注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書札（劉盆子傳乃書札爲符注札簡也）探符（劉盆子傳盆子最幼后探得符諸將乃皆拜盆子）刀筆書（劉盆子傳注古者記事書于簡冊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丹青（公孫述傳以明丹青之信注王者之言炳若丹青）符要（竇融傳與諸郡相校皆如符要注起敵不失期契也）符傳（竇融傳收秉劉張皆去符傳以屬國注專將兵者竝有符傳擬合之取信今去符皆受國之節度）買符（郭丹傳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注符）

（即繻也買符非眞符也）移副（李雲傳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注并以副本上三公府也）尺一（李雲傳尺一拜閒注尺一之板謂詔策也）六璽紫泥（光武紀赤眉君臣面縛奉光武以高帝璽綬注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皆玉螭虎鈕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棨信（竇武傳取棨信閉諸禁門注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宮中皆施籍于掖門按姓名當入者本官爲封棨傳審印信然後受之）露布（李雲傳李雲素剛憂國將危乃露布上書）羽檄（光武紀注魏武奏事云若有急即插以雞羽謂之羽檄）制詔（光武紀注漢制度曰帝之六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章奏（胡廣傳注周成襍字曰牋表也漢襍字曰凡羣臣之書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駮）清詔（第五倫傳第五倫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奏記（班固傳班固奏記于東平王蒼注奏進也記書也前書待詔鄭朋奏記于蕭望之奏記自朋始也）飛書（梁松傳梁松怨望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注飛書者無根而至若飛來也即今匿名書也）投傳（陳蕃傳豫州刺史周景辟陳蕃爲別駕從事蕃以諫爭不合投傳而去注投弃也傳謂符也音丁戀反）懷檄（陳寔傳中常侍侯覽託潁川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功曹陳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注檄板書謂以高倫之教書之于檄而懷之者懼戒事也）長檄（安紀冀并二州民訛言相驚其各敕所部長吏躬親曉諭若欲歸本部在所爲封長檄不欲勿強注長檄即今長牒也）條書（明紀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注條事條也）

兩漢雋言卷之十一 終

後集

兩漢雋言卷之十二　後集

吳興　凌迪知　穉哲　輯

東越　劉　兼　仲思　校

正屏篇

正屏（齊武王縯傳蔺宗下詔曰朕聞人君正屏有所不聽）戴天履地（翟酺傳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注左傳曰君履后上而戴黄天也）德横天地（光武紀陛下德横天地）濬睿緯文（光武紀沈幾先物深睿緯文注沈沉深之幾先見十事）永念慙疚（明紀永念慙疚無忘厥心）迪哲重光（章紀豈非祖宗迪哲重光之鴻烈）敷宣景燿（后紀宜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宣景燿）博施爲德（后紀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天顯（郅惲傳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下注堯舜盛德天之所歸猶不自與以位禪人）正車平衡（郎顗傳人主責躬修德使正車平衡流化興政也）在孺而勤（安紀謙恭慈順在孺而勤）貶成抑定（班固傳兢兢業業貶成抑定）系統接緒（班固傳系唐統接漢緒注系繼也緒業也）貫行（東平憲王蒼傳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注貫行謂一皆遵奉也谷永曰一以貫行因執無違也）曲平（王暢傳陛下聖德枉法曲平注曲平謂法中恩平處其罪）天下密如（崔寔傳海內肅清天下密如注密靜也）勤止（楊賜傳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注二祖高祖光武也詩云文王既勤止）美蹤（楊賜傳追慕五宗之美蹤）危朝更安（光武紀天命幾墜危朝更安注祿產伏誅故云危朝更安）勉順時氣（明紀有司勉順時氣勸督農桑）纂承尊明（章紀予一人空虛久疚纂承尊明注纂繼也）大麓天物（后紀覽德大麓經營天物注麓錄也言大錄萬幾之暇又書曰納于大麓暴殄天物）隨形裁剖（崔駰傳隨形裁剖要措斯世于安寧之域）步驟（曹褒傳詔曰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注孝經鉤命決曰三皇步五帝驟三王馳）晏開之警（張奐傳塞下無晏開之警）內御（馮緄傳出郊之時不復內御注言出郊以外不復內有制御也）休明之策（班固傳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秕僻（儒林傳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注秕穀不成也以喻政化之惡也）武暢（章紀文加殊俗武暢方表）完受其福（光武紀遭天下反覆而霸陵完受其福注赤眉入長安惟霸陵不掘）睠顧（祭祀志皇天上帝后上神祇睠顧）上壽（祭祀志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天力（隗囂傳終非天力注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

委身篇

委身就館（王昌傳須臾有黃氣從上下半乃解遂委身就館）肺附（盧芳傳以肺附之故救民注肺附若肝肺相附着猶言親戚也）糺族（隗囂傳隗囂援旗糺

（族注援引也糺收也）垂髮帶白（鄧禹傳父老童稚垂髮帶白注垂髮童幼也帶白父老也）長者家兒（馬援傳但畏長者家兒注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也）樹類（鄧惲傳今幸得全軀樹類注樹類謂有胤嗣）師貧（龐范傳不勝師貧之情注老子曰善人爲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爲善人之資也）皤皤華首（樊宏傳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白首貌也書曰皤皤良士華首謂白首也）宗室肺腑（劉般傳以宗室肺腑居之注宗室天子之親屬也）屯朋（班固傳屯朋篤論之士注屯衆也朋羣也）路叟（劉陶傳問路叟之所憂）奕世（揚秉傳揚秉疏曰臣奕世受恩注奕猶重也）庶孽（杜喬傳注孽賤也猶樹之有孽生也）三屬（明紀注三屬即三族也）王父（恭紀爲人后者爲之子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注王父謂祖也）結童（獻紀結童入學白首空歸）前星（思王傳注天官書曰心前星太子之位也）身絕血嗣（張皓傳身絕血嗣非孝也）髫鬌（周燮傳燮始在髫鬌而知廉讓注禮記曰子生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鬌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鬌徒果反）舊德（班固傳上食舊德之名氏注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遺不滅之令縱（蔡邕傳榮家宗于此時遺不滅之令縱注遺猶留也）親弱（張宗傳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傾）

典城篇

典城（章紀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注任堪使也典主也長謂縣長相謂侯相）比秩爲眞（和紀注漢官儀曰羽林郎出補三百石小縣丞尉三百石其次四百石比秩爲眞皆所以優之）特進（和紀賜諸侯王公將軍特進注漢官儀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緹騎（安紀注續漢志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王家郎（靈紀注漢官儀曰太子舍人王家郎中並秩二百石無員）三司鼎足（祭祀志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里魁（百官志里有里魁注四鄰爲里里者止也）安集權（劉玄傳注欲其安集軍衆故權以爲官名）絕席（王常傳位次與諸將絕席注絕席謂尊顯之也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尚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號三獨坐）

幹機密（竇融傳憲侍中內幹機密注幹主也）三九（郎顗傳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注三公九卿也）主市里（襄楷傳宦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明當給使主市里也注山陽公載記曰市垣二十二星而帝座居其中宦者四星唯供市買之事也）史吏（杜詩傳本以史吏一介之才注史吏謂初爲郡公曹也）典郡（朱浮傳伯通以名字典郡）柱石（朱浮傳事有柱石之寄注柱石以屋爲喻也）玄武司馬（虞延傳注武宮之北門也每宮城門皆有司馬）內者令（梁統傳注內者署名）驄馬御史（桓典傳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注謂典執政無迴避也）極右曹（張酺傳注督郵功曹郡之極位）半通青綸（仲長統傳身無半通青綸之命注綸

（青綠綬也）日官（張衡傳襄淵日官令又原之注日官史官也）虎賁贅衣閹尹閹寺（班固傳虎賁贅衣閹尹閹寺陛戟百里各有攸司注虎賁宿衛之臣贅衣主衣之官贅綴也尚書曰閹尹閹寺竝宦官周禮有閹人寺人）鼎臣（李膺傳貶斥鼎臣注鼎臣謂即陳蕃）門者（孔融傳掌門之官）直指（孔融傳銜命直指注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槐鼎（方術傳登槐鼎之任）晨門（王龔傳晨門有抱關之失注晨主守門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抱關者守門必抱關故稱言之）三府（李雲傳以副本上三公府）喉舌之官（李固傳李固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三臺（袁紹傳注漢官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鴻都學士（靈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學士注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肄其中諸生皆勅州郡三公舉召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門下掾（公孫傳公孫述補清水長時父仁為河南都尉以述年少遣門下掾隨之官注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常居門下故以為號）司隷（光武紀前書曰司隷校尉本周官武帝初置持節從中都官徒二百人督大姦猾後罷其兵察三輔三河弘農秩比二千石）壘尉（光武紀注設為壘壁尉者主壘壁之事）試守（馬援傳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注試守者試守一歲乃為真食其全俸）門士（郭太傳庾乘少給事縣庭為門

士注門士卽門卒也）宰府（蔡邕傳注宰府謂三公府也）右職（蔡邕傳注右用事之使謂樞要之官）三署郎（孟嘗傳漢官左右中郎將皆秦官也比二千石三署郎皆屬之三署謂五官署左右署也）垂纓（明紀一人犯罪禁止三屬莫得垂纓）命夫（安紀注命夫者其男子之為大夫也命婦者其大夫之妻也）天下樞要（韋彪傳天下樞要在于尚書百官注曰尚書主知公卿二千石吏官上書外國夷狄事故曰樞要）台階（郎顗傳三公上應台階注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也）官閥（鄭玄傳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劾有慙也）近密（袁敞傳臣在近密注謂為近臣也）翼讚日月（張皓傳梁冀以阿衡之任翼讚日月）柱臣（劉陶傳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雄職（蓋勳傳不可假以雄職）監督（荀彧傳上設監督之重）均輸列肆（劉盆子傳注均輸官名肆市列也）蘭臺（賈逵傳帝勅蘭臺給筆札）元綱極位（袁紹傳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極位）

關掌篇

關掌（張步傳關掌郡事注關通也）吏休（彭寵傳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察政（班超傳察政不得下和孔子曰人至察則無徒）清白吏（楊震傳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幹吏（欒巴傳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式注幹吏謂府吏之類也）長休（蔡邕傳長休百日注休假也）優饒豪右（劉隆傳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

（優饒豪右侵剋羸弱）二業（劉般傳禁民二業注謂農者不得商賈也）辜校百姓（宦者傳辜校百姓與盜賊無異）張急（童恢傳政畏張急注理國者譬若張琴然大弦急則小弦絕）烹鮮（童恢傳理善烹鮮注老子曰理大國者若烹小鮮也）秕政（黃瓊傳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風迹（朱浮傳浮年少有才欲厲風迹）增貲就賦（劉平傳政有恩惠百姓懷感人或增貲就賦）因緣（陳寵傳吏得生因緣注因緣謂依附以生輕重也）猶汗（胡廣傳政令猶汗往而不返）

元功篇

元功（和紀元功之族三讓彌高注元功謂高密侯禹也）告類薦功（和紀注類祭天也書曰類于上帝薦進也以功進告于天）循其遠節景風紹封（和紀景風紹封以章厥功注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則封有功也）計吏（禮儀志最後親遣計吏賜之佩帶）披荊棘（馮異傳爲吾披荊棘定關中注荊棘以喻紛亂）簿上（祭遵傳若悉簿上所得賜物注若汝也皆爲文簿以上也）時上（寒朗傳未敢時上注時上猶即上也）牢賞（應劭傳注牢稟食也或作勞勞功也）大常爲邊最（崔寔傳注最爲第一）振命（張奐傳幸蒙威靈遂振國命）大造（袁紹傳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造于操也左傳使呂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造成也）伊霍之勳　良平之畫（宦者傳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栩伊霍之勳無謝于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于當時今鮮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注臯甫嵩蔡邕竝被排也）竹帛（后紀注竹謂簡帛謂縑素）勒景襄之鍾（崔駰傳注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于輔氏其勳銘于景鍾此兼言襄也）趨上（光武紀大鴻臚趨上將差而録之注大鴻臚掌諸王入朝）世及（馬武傳朝有世及之臣下多抱關之怨注世及謂父子相繼也）纍石（竇融傳纍石爇然）程式殿最（种劭傳程式殿最隨能升授）

恩施篇

恩施（章紀祖宗舊事或班恩施）賞不踰月（班超傳賞不踰月欲人速覩爲善之利也）巨萬（后紀賞賜巨萬計）臘賜（何敞傳臘賜自郎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于空竭帑藏損耗國資）恩借（后紀宮人隸役皆加恩借）恩接（翟酺傳酺受恩接）

殿最篇

殿最（光武紀獲賊多少爲殿最注殿後也謂課居後也最首也謂課居先也）開匱反風（章紀有開匱反風之應注武王有疾周公作請命之書藏于金匱後管蔡流言成王疑周公天乃大風禾木盡偃成王啓金匱得書乃郊天謝過天乃反風起禾）蕃衛（章紀東后蕃衛注東后謂東方國君也諸侯爲天子藩屏故曰藩衛）爭引

（馮衍傳忠臣不顧爭引之患注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信臣（馮衍傳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注宣帝時廉褒為後將軍）埋輪（張綱傳獨埋其車輪于洛陽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端辭顯義　秃節效貞（張衡傳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秃節效貞注貫高趙相也端猶正也獨正言趙王不反高帝賢而赦之蘇武使匈奴仗節臥起節毛盡落並見前書）大順（荀或傳奉主上以從人望大順也）大畧（荀或傳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畧也）大德（荀或傳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職辨（蓋延傳州從事所在職辨）舉宗為國（耿弇傳將軍出身舉宗為國）茹毛（耿弇傳感其茹毛注蘇武幽囚於大窖中臥齧雪與氈毛并咽之）累繭連胝（馮衍傳昔墨翟累繭救宋申包胥連胝存楚）慮不念生（鄭太傳慮不念生志在恩死）員园（孔融傳豈有員园委曲可以每其生哉注园即邪字謂邪團無稜角也每貪也言寧正直以傾覆無委曲以貪生也）懸節（袁紹傳懸節于上東門）義憤（逸民傳王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骨鯁（來歙傳注骨鯁喻正直也說文曰鯁魚骨也食骨留咽中為鯁）忠謇（蔡邕傳宜擢之右職以勸忠謇）覽照（馮勤傳忠臣孝子覽照前世以為鏡誡）乃情帝室（袁安傳注乃情猶鴻情也）

偶說篇

偶說（百官志諸文偶說較畧不究）暢意（來歙傳故以手書暢意）擯典

（馬援傳專心擯典）靁同（桓譚傳述五經之正義畧靁同之俗語靁之發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非之心出言同者謂之靁同）摩研編削（蘇竟傳昔以走摩研編削之才注走謂馳走之人謙稱也說文曰編次也削謂簡也）祕經（蘇竟傳孔丘祕經為漢赤制注祕經幽祕之經即緯書也）公羊墨守（鄭玄傳何休好公羊遂著公羊墨守注言公羊義理深遠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鄭玄傳何休著左氏膏肓注說文曰肓膈也心下為膏喻左氏之疾不可為也）穀梁廢疾（鄭玄傳何休著穀梁廢疾）白黑簡心（班固傳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注聖人之見是非猶黑白之別於目）祕文（班固傳校野祕文注祕文祕書也）案經校德（班固傳案六經而校德）三雍（班固傳盛三雍之上儀注三雍謂明堂辟雍靈臺也）洪藻（班固傳數洪藻注洪大也藻文藻也謂明帝禮畢登靈臺之後布詔于天下曰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洪大道、披之八極此為布洪藻也）闡繹（班固傳闡繹紹天注闡開也繹陳也）金縢（班固傳啓恭館之金縢注金縢以金緘匱藏符瑞書于其中也）祕寶（班固傳御東序之祕寶注祕寶謂河圖之屬）帝墳（班固傳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注贊曰裁成典、墳以示范曄曄改為帝墳）盈辭（班彪傳馬遷尚有盈辭多不齊一）輟業　久事筆研（班超傳超與母隨至洛陽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久勞苦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無他志畧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

（疾安能久事筆硯間乎）**輿府**（崔駰傳駰六經之輿府）**書御**（張綱傳書御京師震悚注御進也）**曲筆**（臧洪傳南史不曲筆以求存）**爛然有第**（張衡傳爛然有第子長譔之史記著功臣等傳粲然各有第序也）**三墳** **八索**（張衡傳愍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注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孔安國以爲三墳三皇之書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珍駕** **平林**（張衡傳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注以六藝爲車而駕之也以道德而遊之也）**結罟** **歐禽**（張衡傳結典籍而爲罟兮歐儒墨而爲禽注罟網也）**操管**（蔡邕傳執事祕館操管）**投間而作**（延篤傳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注言誦經典之餘投射間隙而玩百氏也）**霧會**（李膺傳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墳記**（方術傳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于墳記矣）**冥賾** **人區**（方術傳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按爾雅曰賾深也區域也）**內學**（方術傳習爲內學注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秘密故稱內）**墳策**（儒林傳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典宗禮記**（謝該傳宜得名儒典綜禮記）**加點**（禰衡傳作文無加點辭甚采麗）**回穴**（盧植傳植上書曰今之禮記特多回穴回穴謂紆曲也）**紕謬**（盧植傳植書云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注粃粟不成喻義之乖僻也）**同門學**（張酺傳注張酺從祖父充與光武同門學光武即位求問充充已死）**尺牘**（蔡邕傳注說文曰牘書板也長

一尺）**一家之學**（章紀建初四年詔建立五經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注言雖承一師之業其後觸類而長更爲章句則別爲一家之學矣）**專門**（儒林傳儒林傳云塗分流別專門竝與注說文經者各自是其一家）**隨家法**（質紀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各令隨家法注儒生爲詩者謂之詩家禮者謂之禮家故言各隨家法也）**殺青**（見下文）**汗簡**（吳祐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諫止之注殺青者以火炙簡令汗取其易書復不蠹謂之殺青亦謂汗簡）**關覽**（張升傳升少好學多關覽而任情不羈注關涉也不羈謂超絕等倫不可羈）**拘儒**（左雄傳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注云拘儒猶褊狹也）**靈篇**（班固傳注靈篇河洛之書也）**讎校**（后紀東觀讎校傳記注讎對也）**博貫六藝**（章紀作登歌正雅業博貫六經注藝文志曰以禮樂詩書春秋易爲六藝博貫謂究極深幽耳）**承師**（章紀雖曰承師亦別名家）**以扶微學**（章紀令郡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高才生**（章紀見上）**面牆術學**（后紀面牆術學不識臧否）**下說**（桓榮傳常輒引榮及弟子升堂執經自爲下說注下說謂下語而講說之也）**擁經**（桓榮傳帝幸其家問起居入衛下車擁經而前）**踵繼**（班彪傳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注謂褚少孫史孝之徒也）**冠德卓蹤**（班固傳上稱乾則降承龍翼而炳諸典謨冠德卓蹤）

（踪者莫崇乎陶唐注堯典皐陶謨爲道德之冠首踪跡之卓犖者）比良遷董兼麗卿雲（班固傳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注司馬遷董狐司馬長卿楊子雲也）傭書（班超傳家貧爲官傭書）橫卷（崔駰傳諸生横卷爲海內所集）天老地典（張酺傳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皮傳（張酺傳後人皮傳無所容篡注皮傳謂不深得其情核皮膚淺近強相傳會也）畢力補綴（張酺傳收檢遺文畢力補綴）代取事據（延篤傳互引典文代取事據注代更也）覈論（郭太傳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注覈論猶實也）讎問（庾乘傳諸生博士皆就讎問）樹朋私里（蔡玄傳分爭王廷樹朋私里）穿求崖穴（蔡元傳繁其章條穿求崖穴）咳唾成珠（趙壹傳咳唾自成珠）撿括參合（由讓傳經典反至撿括參合）爇柴（侯瑾傳輟爇柴以讀書爇古燃字）紛綸（逸民傳五經紛綸井大春注紛綸猶浩博也）倚席不講（儒林傳注倚席言倚席而坐不講也）鞠爲園蔬（儒林傳學舍頽敝鞠爲園蔬注鞠窮也）帷蓋　縢囊（儒林傳大則連爲帷蓋小則制爲縢囊）

閒語篇

閒語（鄧禹傳光武因留宿閒語注閒私也）聊應言然（景丹傳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注光武聊應然之猶今兩軍遙相戲弄也）嫺雅

（馬援傳辭言嫺雅注嫺音閑嫺雅猶沈靜也）庸庸之論（馮衍傳故言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注庸常也）切慤（馮衍傳明君不惡切慤之言注慤實也）重言（郎顗傳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諛言（朱浮傳外信讒邪之諛言）口吟舌言（梁統傳注謂語吃不能明耳）顩辭（班固傳覆以懿鑠豈其爲身而有顩辭也注懿鑠竝美也）寢嘿（袁安傳寢嘿抑心更非朝廷之福）文慘言醜（陳忠傳詆欺爲先文慘言醜）言辨而确（崔駰傳指切時弊言辨而确注确堅正也）馳說（蔡邕傳辨者馳說）贅言（盧植傳注無目引曰贅）談辭如雲（符融傳幅巾奮褎談辭如雲注如雲者奔踊而去也）噓枯吹生（鄭大傳孔公者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注枯者噓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談論有所抑揚也）儳和（孔僖傳注儳謂不與之言而傍對也）溷音（傅毅傳如彼兼聽則溷于音注溷亂也兼聽衆聲則音亂）班班顯言（趙壹傳不敢班班顯言注班班明貌）抵掌（隗囂傳注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曰蘇秦與李兌抵掌而談）辭說解故（祭遵傳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注解故謂解論事故以爲辭說）抵言（劉隆傳吏不肯服抵言于長壽街上得之注抵欺也）口達（竇融傳因侍中金遷口達至誠）咸出問表（鄭玄傳玄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腐議誕辭（仲長統傳資清淨者以席上爲腐議束名實者以柱下爲誕辭）忠舌（劉陶傳嘉言結于忠舌）

詭辭密對（延篤傳帝數問政事篤詭辭密對）溢氣盆湧（彌衡傳飛辯騁辭溢氣盆湧）駁議（袁術傳忠言逆耳駁議致爭注駁樵也）

刺探篇

刺探（章紀遵吏逢迎刺探起居注刺探謂候伺探音湯勘反）迎閤握手交歡（彭寵傳寵謂至當迎閤握手交歡竝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夜半客（彭寵傳夜半客甄長伯注長伯豐字也）交質連衡（彭寵傳諸豪傑皆與交質連衡交質謂交相爲質也）相施（賈復傳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注施用也）過存（馬援傳援問至河內過存伯春注存猶問也）常客（桓譚傳罷遷常客注

常或作賓）歸道（桓榮傳再拜歸道注歸猶謝也）長者客（趙孝傳問孝高當過以有長者客掃灑待之）雅況（臧洪傳前日不遑比辱雅況注遑頻也）傾蓋（臧洪傳中因行後特蒙傾蓋家語孔子之郯與程子相遇於塗傾蓋而語也）載半（范滂傳李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注明廷猶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傾心折節（袁紹傳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自強許通（趙壹傳陟意未許通壹以數宅門故自勉強許通之）遙悚（趙壹傳以擇遙悚）屈尊門下（趙壹傳注尊謂壹也敬之故號爲尊）渴於言侍昭其懸遲（趙壹傳旋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

遲）長使君勞（趙壹傳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注詩曰無使君勞蓋斷章以取義）有精仁君（趙壹傳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于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趙壹傳追路相尋誠可愧也）極晏（禰衡傳有客便通待之極晏）束修之饋（第五倫傳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之饋注束修束帛也修脯也饋遺也）章鉞（李固傳李固誅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注云章謂所上章也鉞斧也鈇鑕鍖也）積不相能（吳漢傳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音驛（馬援傳叛無音驛）以死明心（郅惲傳惲曰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報命（班固傳希望報命以安其離叛）汙

血競時（崔駰傳汙血競時利合而友）腹背相親（黃瓊傳自冀與盛腹背相親）定交杵臼（吳祐傳祐與公孫穆其定交于杵臼之間）恩紀（孔融傳又於鳴豫亦無恩紀）素結（荀或傳分非素結）齎刺（仇覽傳林宗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投刺（[illegible]傳掾屬投刺者）氣結竟趾（趙壹傳下筆氣結汙流竟趾）握髮垂接（趙壹傳以賢下賤握髮垂接）死友（范式傳恨不見吾死友若二子者吾生友爾注死友范巨卿所謂死友也郅章殷子徵二子生友也）絕問（趙曄傳積二十年絕問不還）盟詛（鄧禹傳注大禮曰盟小禮曰詛）彈冠結綬（朱穆傳注彈冠言其取舍同相薦達）下館 後陳（崔駰

（傳幸得充下節列後陳注陳列也）

日角篇

日角（光武紀龍準日角注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息肩**（光武紀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豐下**（明紀帝生而豐下注豐下蓋面方也）**放手**（明紀權門請托殘吏放手注放手謂貪縱爲非也）**姝麗**（后紀注姿顏姝麗姝美色也）**抵掌**（隗囂傳人人抵掌注說文抵側擊也）**扼腕**（隗囂傳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注扼腕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之）**居心**（公孫述傳西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酸鼻**（公孫述傳放兵縱火聞之可爲酸鼻）**邪揄**（王霸傳舉手邪揄之注邪揄手相笑也）**回容**（馬武傳毋能回容宥其小失注回曲也曲法以容也）**空匈腹**（馬援傳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併肩側身**（馬援傳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萎腇咋舌**（馬援傳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注萎腇耎弱也）**髫髮**（伏湛傳髫髮厲志白首不衰注埤蒼曰髫髮也髫髮謂童子垂髮也）**自搏**（趙熹傳仇皆臥自搏注自搏猶叩頭也）**裨跣**（馮衍傳寒者裨跣）**不手**（郅惲傳子在吾憂而不手注言子在吾憂子仇未報而不須手自搏鋒）**目擊**（郅惲傳子張但目擊而已注目擊謂熟視之也）**厝身**（郎顗傳征營惶怖靡知厝身）**洞精矘眄**（梁統傳梁冀爲人鳶肩豺目洞精矘眄注洞通也說文目精直視）**玉體**（桓榮傳願君慎疾加餐重愛玉體君子於玉比德故以言也）**焦脣**（樂恢傳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脣百姓愁苦）**畏表**（胡廣傳倪天必有畏表）**齒殲**（班超傳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弃捐）**靦面**（靖王黨傳有靦其面而放逃其心注靦姡也言面姡然無媿）**欽頤折頞**（周燮傳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注頤頷也欽頤曲頷也說文曰頞鼻莖也折亦曲也）**振手而去**（申屠蟠傳振手而去不復與言）**阽身**（張衡傳阽身以徼幸注阽危也）**妙婧**（張衡傳舒妙婧之纖腰注妙婧謂妍婧也）**姱麗**（張衡傳既姱麗而鮮雙注姱好也）**攢耳而聽**（盧植傳使天下攢耳而聽也注攢耳傾耳也）**咳唾**（張奐傳若

蒙矜憐壹惠咳唾則澤流黃泉施及冥寞）**掩面就之**（陳蕃傳若受爵不讓掩面就之）**窘色**（孔融傳融見其有窘色注窘迫也）**雄心**（孔融傳動義桀而忤雄心注忤逆也）**仰我鼻息**（袁紹傳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覆手**（袁紹傳譬若覆手注陸賈謂南越王曰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緩心**（袁紹傳願將軍緩心抑怒終省愚辭）**手握**　**口含**（班超傳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曼麗**（杜篤傳曼麗之容不悅于目注曼美也）**弱腕**　**素肘**（趙壹傳攜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嬙之素肘注莊子曰毛嬙麗姬人之美者）**鵠髮**（承宮傳注鵠髮白髮也）**閒步**（朱博傳朱博去吏閒步至廷尉下雪陳咸事注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閒步謂步行而伺

（閒隙以去）**匿犀**（李固傳李固貌狀有奇伏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注鼎角所鼎有骨如鼎足匿犀伏犀謂骨當額上入髮隱起也足履龜文者二千石見相書）**推心**（光武紀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屬心**（光武紀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見者皆屬心焉）**人面**（章紀戒惟人面無思不服）**叩心**（耿弇傳元元叩心）**屬耳**（馬援傳莫不屬耳忘倦）**捧手**（鄭元傳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目禮**（江革傳進拜恒目禮焉注獨視之也）**目睫**（班固傳古人所以致論于目睫也注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韜面**（姜肱傳肱臥于幽闇以被韜面注韜藏也）**華顛**（崔駰傳唐且華顛以悟秦注顛頂也謂白首也且年九十西見秦王）**童牙**（崔駰傳甘羅童牙而報趙

注甘羅年十二相秦童牙幼小也）**耳語**（袁紹傳因共耳語）**踵係**（袁紹傳不得踵係）**破心**（孟嘗傳區區破心徒然而已）**俛眉承睫**（陽球傳俛眉承睫徼進明時）**垂髮**（宦者傳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書心**（趙壹傳猶識密恩內以書心）**步局**（酈炎傳遠趾不步局）**冶容**（崔駰傳注飾其容而見於外曰冶）

兩漢雋言卷之十二終

兩漢雋言卷之十三　後集

吳興　凌迪知　穉哲　輯
東越　劉　兼　仲思　校

輕客篇

輕客（光武紀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思遲直士**（章紀注遲猶希望也）**側席異聞**（章紀注側席謂不正坐所以待賢良也）**吐滯**（章紀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滯）**待以不次**（安紀朕將親覽待以不次）**羽翮比肩**（隗囂傳今俊乂竝會羽翮比肩注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有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翮耳）**屣

履造門**（曹褒傳孔融敬玄屣履造門注屣謂納履不正曳之而行言趨賢急也）**稟食公車**（丁鴻傳注稟給也公車署名公車所在因以名諸待詔者皆因以待命故令給食焉）**時髦**（順紀注髦俊也郭璞云士中之俊猶毛中之髦）**已目**（許劭傳卑辭厚禮求為已目注命品藻為題目）**交臂**（董卓傳欲共一言乃騈馬交臂相加）**門無留客**（皇甫嵩傳折節下士門無留客注汲引之速）**登龍門**（李膺傳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注以魚為喻也）**高能**（儒林志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英奇**　**髦秀**（邊讓傳舉英奇于仄陋拔髦秀于蓬萊）**比牒併名**（鄭玄傳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注比牒猶連牒也併名謂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

（竝爲宰相也）**負薪之議**（班固傳採擇狂夫之言不遺負薪之議注負薪賤人也）**羽翮奮翔**（班固傳進有羽翮奮翔之用注說苑曰趙簡遊西河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加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德選**（朱穆傳多非德選）**側席之望**（楊震傳誠違側席之望）**橫拜**（楊震傳宜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纓緌搢紳**（楊震傳今天下纓緌搢紳說文曰纓冠索也緌冠飾也搢插也紳帶也插笏於帶也）**委亊築而據文軒**（張衡傳士或委亊築而據文軒注委亊築謂傳說也）**黿鳴　鼈應**（張衡傳當此之會乃黿鳴而鼈應也注喻君臣相感也焦贛易林曰黿鳴岐野鼈應于外也）**負算**（左雄傳寬其負算注負欠也算曰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汚簡札**（范滂傳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汚簡札哉）**龍躍天衢　振翼雲漢　揚聲紫微　垂光虹蜺**（禰衡傳衡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激楚揚阿**（禰衡傳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飛兔騕褭**（禰衡傳飛兔騕褭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注呂氏春秋曰飛兔騕褭古駿馬也高誘注曰日行萬里王良伯樂善御人也）**閥閱**（章紀詔曰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注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言務取賢才不拘門第）**無拘官簿**（恭紀注無拘官簿謂超遷之不拘常牒也）**隱親悉心**（恭紀隱親悉心勿取浮華注隱親猶親自隱也悉盡也言令三公以下各舉所知皆隱審盡心勿取浮華不實者）**爭賕抑絕**（第五倫傳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賕抑絕注以財相貨曰賕）**冒詢**（崔駰傳或冒詢以干進注詢辱也伊尹蒙恥辱負鼎俎以干湯）**借龍賢德**（姜肱傳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推士**（王龔傳張晧王龔稱爲推士）**明發升荐**（王龔傳好通級善明發升荐仁人之情也）**得人爲梟**（張衡傳或以得人爲梟夫士爲尤注梟猶勝也）**奬訓**（郭太傳好奬訓士類）**甄藻**（郭太傳識深甄藻注甄明也藻猶飾也）

負策抵掌（方術傳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聽聲察實**（謝夷吾傳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左右爲容**（馬援傳奏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薦左右爲容之助）

爲閭篇

爲閭里雄（李通傳且居家富逸爲閭里雄）**屈起**（鄧禹傳諸將皆庸人屈起）**雄傑**（竇融傳融將家屬而西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懷琬琰以就煨塵**（竇融傳士有懷琬琰以就煨塵亦何可支哉注琬琰美玉也）**羣龍**（郎顗傳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注羣龍喻賢臣也）**被褐懷寶**（郎顗傳被褐懷寶含味經

（篇注家語子路曰有人于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也）**名宿**（朱浮傳收士心召州中名宿）**殿中無雙**（丁鴻傳時人嗟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英人**（崔駰傳英人乘斯時也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崇英逸偉**（蔡邕傳崇英逸偉不墜于地）**才羨**（蔡邕傳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人譽**（李膺傳令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瓌偉**（邊讓傳非所以章瓌偉之高價昭知人之絕明也）**角立傑出**（徐穉傳桓帝徵徐穉姜肱等竝不至帝問陳蕃曰徐穉等孰爲先後蕃曰穉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角立傑出宜當爲先注如角之特立也）**元精間氣**（郎顗傳處士漢中李固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注元爲天精謂之精氣春秋演孔圖曰正氣爲帝間氣爲臣宮商爲佐秀氣爲人也）**承則繼塵**（荀悅傳二方承則入慈繼塵注二方元方季方也荀淑八子皆以慈爲字）**冠蓋如雲**（班固傳英俊之域冠蓋如雲）

北道篇

北道主人（彭寵傳又倚以爲北道主人）**執事無恙**（蘇竟傳注執事猶言左右也敬前人故呼其執事者爾雅曰恙憂也）**明廷**（張儉傳李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注明廷猶明府言不執儉得義之半也）**明府**（張湛傳湛爲左馮翊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注郡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韓延壽爲東郡太守門卒）

（謂之明府亦其義也）**使君**（郭伋傳郭伋爲并州牧行郡有童兒騎竹馬迎之曰聞使君到喜故來也）**間人**（光武紀遣間人注間諜也）**反側子**（光武紀令反側子自安）**蒼頭**（光武紀彭寵爲其蒼頭所殺注秦呼人爲黔首謂奴爲蒼頭者以別于良人也）**賈豎**（劉玄傳其所授官爵者皆羣小賈豎）**役屬**（馬援傳遂役屬數百家）**畜產**（劉寬傳客不堪之罵曰畜產）**中家**　**保役**（桓譚傳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保役子弟爲之保役注中家猶中等也）**右姓**（郭伋傳豳宗右姓注右姓猶高姓也）**臧獲**（樂恢傳臧獲之誹上安主父注方言臧獲奴婢賤稱也）**守舍兒**（楊修傳救守舍兒）**芸夫牧豎**（陳寔傳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注叫呼譏笑遝也芸除草也）**負薪**（袁紹傳臣以負薪之資注負薪謂賤人也）**陪隸**（袁紹傳拔夫陪隸之中注陪重也陪隸猶陪臺）**蕘豎**（儒林志牧兒蕘豎）**凡偶近器**（邊讓傳豈徒凡偶近器而已）**騎奴**（肅紀京師貴戚奢過王制其嫁娶騎奴侍童夾轂竝引）**侲子**（后紀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侲子之半注侲子逐疫之人也續漢書曰大儺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鞉）**農家子**（桓榮傳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乃如是哉）

避吏篇

避吏（光武紀避吏新野注伯升賓客劫人上避吏于新野鄧晨家）**雄飛**

雌伏（趙典傳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弃官去）**登翼**（竇融傳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注寅敬也亮信也）

棲遲養德（蘇竟傳乃后覺悟棲遲養德注棲遲息偃也）**休足**（杜詩傳休足于內郡注休足止行役也）

處逸大儒（鄭玄傳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注處逸謂處士隱逸之大儒）**公超市**（張楷傳張楷隱居華陽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

浮雲之志（劉愷傳躬浮雲之志）**鄙耇**（崔駰傳豈云賁乎鄙耇注賁飾也易曰束帛戔戔賁于丘園）

淵潛（崔駰傳或掩目而淵潛注莊子曰北人無擇與舜為友舜以天下讓之無擇乃自投清冷之淵終身不反也）**山棲**（崔駰傳或盥耳而山棲）**僅飽**（崔駰傳或木茹而僅飽）

巢棲茹薇（申屠蟠傳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注巢棲謂巢文也說文薇似藿也）**懸旌自表**（崔駰傳懸旌自表非隋和之珍也）

暴智燿世（崔駰傳暴智燿世因以干祿非仲尼之道也）**避第仕途**（皇甫規傳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仕途注言欲掃第避仕宦之途也）

榮華丘壑（黨錮傳榮華丘壑甘足枯槁）**卽禽**（野王二老傳見二老卽禽卽就也易曰卽鹿無虞）

儈牛（逢萌傳儈牛自隱注儈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釣采華名**（逢萌傳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殺君釣采華名）**乘雲行泥**（矯慎傳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

騎龍弄鳳翔嬉雲閭（矯慎傳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注列仙傳曰簫史秦繆公時善吹簫公女弄玉好之亦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凰聲鳳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在上一旦皆隨鳳凰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冶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色沖天須臾赤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而去之也）**班草**（陳留老父傳共班草而言注班布也）

投劾（周燮等傳太原閔仲叔世稱節士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去注案罪曰劾自投其劾狀而去也投猶下也今有投辭投牒之言）

濡足蒙垢（周燮傳其行也濡足蒙垢出身以劾時注新序曰申屠狄非時將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從事之間人之父母也今為濡足之故不救溺人乎）

窮棲茹菽（周燮傳其止也窮棲茹菽藏寳以迷國注孫卿曰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然也）**勤肆自給**（周燮傳下有陂田常勤肆以自給注肆陳也）

綺季之跡（周燮傳吾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注綺季四皓隱于商山也）**滑泥揚波**（周燮傳以滑泥揚波同其流注滑混也）

去就之槩（周燮傳識去就之槩注槩節也候時以居不失去就也）**青門**（逢萌傳逢萌解冠挂東都城門注漢宮殿名東都門今名青門也）

徵君（姜肱傳）**一繩所維**（徐穉

（傳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注喻國將亂豈一人可救）**茹薇**（申屠蟠傳昔人之隱巢棲茹薇注巢棲猶巢父也薇似藿也）**堙暖**（申屠蟠傳慆伏明姿甘是堙暖注堙沈也暖猶翳也）**抗志高冥**（蔡邕傳沈精重淵抗志高冥）**蹋躍草萊**（蔡邕傳霧露不除蹋躍草萊）**濡跡匡時**（荀爽傳陵夷則濡跡以匡時）**閉門懸車**（陳寔傳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滯涸窮路**（李固傳守死善道者滯涸窮路注以魚爲喻）**投老**（仇覽傳苦身投老）**耻見纓紼**（黨錮傳忠義之流耻見纓紼）**身出心隱**（謝夷吾傳身出心隱不狥名以求譽）**蒙耻之賓**（逸民傳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注柳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蒙耻救人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敉兮）**蟬蛻囂埃**（逸民傳蟬蛻囂埃之中）**徵賁**（逸民傳旌帛蒲車之所徵賁）**卽人**（逸民傳卽人者人亦卽之）**二價**（韓康傳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曳柴**（王良傳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菜茹**（孔奮傳率同妻子躬甘菜茹注茹食也）**飢戹**（桓榮傳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戹）**搏手困窮**（龐參傳搏手困窮無望來秋注兩手相搏言無計也）**草屛**（趙壹傳趙壹獨柴車草屛注柴車弊惡之車也）**擔石**（宣秉傳自無擔石之儲注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甕爲擔今江淮人謂一石爲一擔）**单席縕袍**（羊續傳續乃坐使人于单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注縕故絮也）**被裘刈**

薪（王暢傳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新注叔敖死子貧負薪逢優孟言之於王封寢丘四百戶）**藿食**（劉陶傳是以藿食之人注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于廟堂若臣等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于中原之野）**孤生**（張霸傳太守起自孤生致位郡守）

留時篇

留時逆衆（光武紀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慮輕**（明紀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注帝謙言年少壯思慮輕淺故須賢人輔弼）**宂豫**（來歙傳隗囂多疑故久宂豫不決注宂豫不定之意也）**首施**（鄧禹傳首施兩端注首施猶首鼠也）**隱括**（鄧禹傳鄧訓考量隱括注隱審量括之也）**取計**（寇恂傳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未知所出**（吳漢傳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注譎詐也未知欲出何計以詐也）**橫謀**（竇融傳去從義爲橫謀注去從背山東也爲橫通西蜀也）**末規**（馬援傳燕將據遼而不下豈其甘心不規哉注末規猶下計也）**朝之淵藪**（伏湛傳智畧謀慮朝之淵藪）**雅謀**（桓譚傳詳通人之雅謀）**負非**（馮衍傳有高人之行負非于世）**見贅**（馮衍傳有獨見之慮見贅于人）**挈缾之智**（馮衍傳挈缾之智守不假器）**失計**（朱浮傳內聽驕婦之失計）**遻計過事**（桓郁傳慮無遻計舉無過事注遻失也）**管穴**（陳忠傳如其管穴妄有譏刺注管穴言小也史記曰若以管窺天以隙視文隙卽穴也）**穴見**（陳忠傳臨事戰懼不敢穴見注穴見

（言不廣也）玄策（崔駰傳同斷金之玄策注玄策猶妙策也）契船求劒守株伺兎（張衡傳注契猶刻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者其劒自船中墜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劒所從墜也舟已行而劒不行若此求劒不亦惑乎韓子曰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兎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得兎爲宋國笑也）策亂籌昬（隷首策亂陳于籌昬注隷首黃帝時善算者也陳于陳平善于籌策者也昬亂也言禽獸多不可算計）畫策縮金（蔡邕傳畫一策而縮萬金）六印磊落（蔡邕傳連衡者六印磊落）騈組流離（蔡邕傳合從者騈組流離注蘇秦佩六國之印騈竝也組綬也流離光彩見也）計畫（鄭太傳詢其計畫注諸將苦詢其計畫）廊廟之計（申屠剛傳注廊殿下屋也廟太廟也國事必先謀于廊廟之所也）升山采珠（劉玄傳緣木求魚升山采珠注求之非所不可得也）廟勝（耿弇傳高祖之廟勝）國是（桓譚傳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牛餼退敵（張衡傳弦高以牛餼退敵注弦高以牛十二犒秦師秦孟明曰鄭有備矣遂滅滑而還）縈帶全城（張衡傳墨翟以縈帶全城注公輸班爲雲梯以攻宋墨子解帶爲城以牒爲械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公輸之攻盡墨子之守有余）縣縋（張衡傳燭武縣縋而秦伯追師注左傳曰鄭伯圍鄭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說秦秦伯爲之退師）繫箭（張衡傳魯連繫箭而聊城弛折注燕將守聊城仲連爲書繫箭射聊城中燕將自殺）

遠謨（黃瓊傳先生弘此遠謨）奇數（王昌傳趙繆王好奇數任俠于趙魏間注奇術也）參對（陳寵傳入則參對而議政事）識命者（王昌傳識命者郎中令李曼卿與俱至蜀）已自有度（李通傳通曰已自有度因備言其計注度謂計度也）明有意數（荀彧傳彧明有意數注數計數也）綜聲辨音（蔡邕傳伯翳綜聲于鳥語葛盧辨音于鳴牛注伯翳能與鳥語葛盧東夷介國之君也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問之如其言）吐決（袁紹傳臨危吐決智勇邁人）曠若發矇（竇融傳義士則曠若發矇注曠明也）變復（郎顗傳明達變復注言明于變異消復之術也）

養威篇

養威重（賈復傳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斤斤謹質（吳漢傳注李巡曰斤斤精詳之察也）表的（馬援傳爲天下表的注表猶標也言爲標準謂射的也）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馮衍傳馮子以爲大人之德碌碌如玉落落如石注老子道德經之詞也言可貴可賤皆非道眞玉貌碌碌爲人所貴石貌落落爲人所賤賤既失矣貴亦未得言當處才不才之間）蘊藉（桓榮傳榮被儒衣溫恭有蘊藉注蘊藉猶言寬博有餘也）禮讓相厭（桓榮傳辨明經義每以禮讓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之及注厭服也）貞忮（桓曄傳每至京師未

（訾貞攸楊氏注攸堅也）**玉潤金聲**（班固傳玉潤而金聲注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峭覈爲方**（第五淪傳倫峭覈爲方注峭覈謂其性峻急好窮覈事情）**專愚**（朱穆傳其父常以爲專愚注專愚更甚也）**幅利**（悼王長傳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注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淳淑守道**（崔瑗傳竇氏之興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注竇太后之弟長君少君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故云淳淑守道也）**汪汪千頃**（黃憲傳叔度汪注若千頃之陂）**強項**（楊賜傳卿強項眞楊震子孫注強項言不低屈也又董宣傳帝敕強項令出）**方格**（傳樊傳朝廷重其方格注方正也格猶標準也）**回塗要至**（蔡邕傳注回曲也言履直道則不能有所至也）**清裁**（范滂傳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跌蕩**（孔融傳禰衡跌蕩放言注跌蕩無儀檢也）**夙成**（袁術傳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注夙早也）**任情不羈**（張升傳少好學多闕而任情不羈注不羈謂超絶等倫不可羈束也）**卓礫**（禰衡傳淑質貞亮英才卓礫）**僂僂**（楊賜傳不盡其僂僂之心注僂僂猶勤勤也僂力侯反）**直指**（孔融傳孔融曰馬日碑以上公之尊秉髦節之使銜命直指寧輯東夏注直指無屈撓也前書有繡衣直指輯和也）**闊達**（馬武傳馬武爲人嗜酒闊達敢言注闊達大度也敢言果敢于事無所隱也）**鋒氣**（袁敞傳年少勵鋒氣）**棐忱**（張酺傳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注言天之視人甚明惟輔誠信而助仁德也）**性侔夷魚**（周舉傳舉性侔夷魚注伯夷史魚也）**忠踰隨管**（周舉傳舉忠踰隨管注隨會管仲也）**風裁**（李膺傳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底裏上露**（竇融傳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注底裏皆露言無藏隱）**忿不慮難動不累親**（吳祐傳孝子忿不慮難動不累親）**華首彌固**（陳蕃傳謇愕之操華首彌固）

恣心篇

恣心從好（和紀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贅行**（后紀險情贅行注說文曰贅肬也行之無當爲贅）**輈張**（后紀汝今輈張怙汝兄耶注輈張猶彊梁也）**侵乘**（五行志依公結私侵乘君子）**席勝**（五行志小人席勝）**狂狡**（五行志況今將有狂狡之人欲爲王氏之謀）**恚憤**（隗囂傳恚憤而死）**回從**（城陽恭王祉傳安漢公擅國權羣臣莫不回從注回曲也）**剽輕**　**狂狡**　**詿誤**（寇恂傳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險阻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注狡猾也詿亦誤也音挂）**跨陵**（臧宮傳雖懷璽紆紱跨陵州縣注古者上下皆有紱所以殊貴賤也）**忿悁**（竇融傳注悁恚也）**修尚**（竇融傳竇穆不能修尚注不能修整自高尚也）**委隨**（竇融傳鄧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注委隨猶順從也）**因養**

（馬援傳宰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以崇虛名注罔養猶依違也）蹲夷踞肆（魯恭傳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注夷平也肆放也言平坐踞傲肆放無禮也）躁人（桓譚傳政調于時而躁人可定注躁猶動也謂躁撓不定之人也）詆欺（樊宏傳文吏去法律而學詆欺注詆亦欺也）矜急（朱浮傳浮性矜急自多注矜誇多自取也）觖望（陰識傳令天下觖望注觖猶冀也一音決）狠強（朱浮傳寵亦狠強兼負其功）干其車騎（班固傳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剢戾（胡廣傳今以一己之言剢戾以章注剢削也戾乖也）誇吒（王符傳轉相誇吒注詫誇也吒與詫通也）不震厥教（靖王黨傳注震懼也）風淫（靖王黨傳出入頻覆風淫于家）挑取功譽（陳龜傳沮毀國威挑取功譽注挑取猶獨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憤盈（崔瑗傳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厭僞忽眞（崔瑗傳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眞注厭飫姦僞輕忽至眞）括囊守祿（崔瑗傳或見言之任括囊守祿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括結也結囊不言持祿而已）垢翫（崔瑗傳政令垢翫注垢惡也）矜名妒能（崔寔傳其達者或矜名妒能注妒能謂害其能也）墮損（崔寔傳多行實政卒以墮損墮讀曰隳）玼吝（黃憲傳靡不服深遠去玼吝注玼音此說文曰鮮色也）塵點日月（楊震傳損辱清朝塵點日月）觖望非冀（臧洪傳欲因際會觖望非冀注前書音義

曰觖猶冀也）騁詐（蔡邕傳智者騁詐）佷用（蔡邕傳董卓多自佷用注劉邠曰案文多自佷用不成）拘儒（王宛傳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注拘儒猶褊狹也）萌起（黨錮傳狙詐萌起）專樹饕餮（竇武傳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偏宕（孔融傳發辭偏宕注偏邪跌宕不拘正理）僄狡鋒俠（袁紹傳操本無令德僄狡鋒俠注方言曰僄輕也魏志曰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修行業鋒俠言如鋒之利也）沮怍（列女傳沮怍不能仰視注沮喪也怍慙也）陵橫　雄張（董宣傳并兼者則陵橫邦邑桀健者則雄張閭里）瑣才（張讓傳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閃揄　蚩妍（趙壹傳榮納由于閃揄孰知辨其蚩妍注閃揄傾佞之貌也）姑息（朱穆傳注姑且也息安也小人之道苟且取安也）左官（丁鴻傳上封事曰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注左官者人道尚右舍天子而事諸侯爲左官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選懦之恩（清河孝王傳注選懦仁弱慈戀不決之意懦仁究反）貪叨（孟嘗傳注方言曰叨殘也）詭亂天術（隗囂傳王莽不顧大忌詭亂天術）專己之惑（班彪傳主有專己之惑）隱發（鍾離意傳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注隱謂私也）妒嫮（張衡傳咨妒嫮之難並兮注咨歎也妒忌也嫮美也楚詞曰嫮目宜笑言妒嫮者憎惡美人故難與並也）消損白日（王寵傳坐食加穀消損白日）妄生羽毛（王寵傳虛造聲譽妄生羽毛

以神自畜（王符傳宛氏仰希申訴而文長以神自畜注難見知神）越軌敗制（荀悅傳放越執者敗制）宂豫奪常（盧植傳雖賁育荆諸之倫未有不宂豫奪常者也注宂人行貌也音淫言宂豫不能自定也）空礜違實（符融傳恐其小道破義空礜違實）承望風旨（孔融傳山陽郗慮承望風旨）坐作聲價（袁紹傳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士）惟忺（袁紹傳馥素性惟忺）迷奪（袁紹傳操欲迷奪時明）虛華盛而忠信微刻薄稠而純篤稀（朱穆傳）

無分篇

無分可採（鄧禹傳鄧隲自陳曰臣兄弟污穢無分可採注言無分寸可收採也）不寒而慄（鄧禹傳退自惟念不寒而慄注惟思也不寒而慄言恐懼也）表識（馮異傳進止皆有表識注言其進退有常處也）懲乂（竇融傳其後匈奴懲乂注懲創也乂亦懲也）愊憶（馮衍傳心愊憶而紛紜兮注愊憶猶鬱結也）紛紜（馮衍傳注紛紜猶沓亂也）悇憛（馮衍傳終悇憛而洞疑注楚詞云心悇憛而懷感廣蒼云悇憛禍福未定也）斟愖容與（馮衍傳意斟愖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注斟愖猶遲疑也澹定也俟待也容與猶從容也）降挹（朱浮傳耿俠謙讓屢有降挹之言注挹損也）髡剔（馮魴傳間帝至皆自髡剔注謂剃去髮也）二立（張衡傳進不得參名于二立注二立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參跡（蔡邕傳僕不能參跡于古人故抱璞而優游）延企（張奐傳屏營延企）伐勤（杜篤傳上猶謙讓而不伐勤注司馬相如曰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悁邑（邊讓傳注悁邑憂憤也）征營（鍾離意傳鍾離意上疏曰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注征營不自安也）情存損挹（光武紀陛下情存損挹推而不居）惵息（后紀宮房惵息注惵懼也）管穴（陳忠傳如其管穴妄有譏刺注管穴言小也史記曰若以管窺天）鏡戒（寇恂傳當以前人為鏡戒）詐善（張湛傳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前吝（張衡傳用後勳雪前吝婞很不柔以意誰靳也注吝恥也）寄愁埋憂（仲長

統傳寄愁天上埋憂地下）三不惑（楊秉傳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纖過（清河王傳外令兄弟求其纖過）束修厲節（王龔傳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藝文）省諐（張酺傳夕惕若厲以省諐兮）識能匡欲（張酺傳識能匡欲者鮮矣注識性也匡正也）四科九德（謝夷吾傳才兼四科行包九德注九德曰寬而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修德守約（列女傳先生修德守約）宿志（列女傳李何惡宿志而慚兒女子乎）恫矜（桓帝紀寤寐恫矜思弭憂釁注恫矜瘝也言如痛病在身欲除之也）慴悸（劉瑜傳征營慴悸）履霜踐露（蔡邕傳履霜知冰踐露知暑）養魚沸鼎（劉陶傳養魚沸

（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挂網**　**蹈機**（袁紹傳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

含覆（袁紹傳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讚己**（崔駰傳進不黨以讚己注讚猶稱也）

希風　**標搒**（黨錮傳結海內希風之流又遂共相標搒注希望也標搒猶相稱揚也）

飛名譽（仇覽傳太學曳長裾飛名譽皆主簿後耳）**大雅**（禰衡傳正平大雅注雅正也）

風問（高彪傳彪與馬融書曰承服風問從來有年注風問風猷令問也）

榮望（獻紀長委農野永絕榮望）

兩漢雋言卷之十四　後集

吳興　凌迪知　穉哲　輯

東越　劉　兼　仲恩　校

長飾篇

長飾（桓紀制度有踰侈長飾者皆宜損去）**身無奇衣**（祭遵傳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衣無兼副**（祭遵傳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

顯宗既嘉其功 **木器無文**（郎顗傳注前書曰孝文帝時兵木無刃衣縕無文）

大素（班固傳昭節儉示大素注大素者質之始也）

侈長（鍾離意傳禁人喪葬不得侈長注禁之不得奢侈有餘）

歲共紙墨（后紀鄧后即位禁絕方國貢獻歲時但共紙墨）**疏儉**（劉虞傳虞拜甘陵相以疏儉率下）**文朴遞行**（仲長統傳損益異運文朴遞行注朴質也禮記曰文質再而復也）

叔末（黨錮傳叔末澆訛王道陵缺注叔末猶季世也）

陰喝篇

陰喝（竇融傳憲陰喝不得對注陰喝猶噎塞也）**瞀亂**（廉范傳君困厄瞀亂耶鄭玄注禮記曰瞀目不明之貌）**矍然**（班固傳西都賓矍然失容注矍視遽之貌）**累息**（廣陵王傳爲王寒心累息注累息猶疊息也）**稱娖**（中山簡王傳稱娖前行注

（稱娖猶齊整也）**偪僂**（張酺傳公其偪僂勿露所救注偪僂言恭敬從命也）**蓐寑**（段熲傳未嘗一日蓐寑注郭璞曰蓐席也言不自安）**相迕**（陳蕃傳注迕遇也）**累氣**（劉祐傳注累氣屏息也）**夷踞**（郭太傳夷踞相對注夷平也說文踞蹲也）**坐不闚堂**（鄭太傳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注言不妄視也）**發邁**（董卓傳車駕即日發邁）**憤毒**（袁紹傳令人憤毒注毒恨也）**診視**（王喬傳上方診視注說文曰診亦視也）**詣造**（周黨傳欲即詣造詣至也）**陝輸**（列女傳視聽陝輸注陝輸不定貌也）**鵠立**（袁紹傳瞻望鵠立）**眩瞀**（韋彪傳注眩風疾也瞀亂也謂視不明之貌也眩音縣瞀七遘反）**坦步**（班超傳坦步蔥雪注蔥嶺雪山坦步言不以爲艱）**監寐**（劉陶傳屏營彷徨不能監寐注監寐猶綜絣也）**卑棲**（酈炎傳修翼無卑棲）

儀適篇

儀適（竇融傳注儀適猶言儀狀也）**磬折**（馬援傳就車磬折而入注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迎期**（樊宏傳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祲威盛容**（班固傳天官景從祲威盛容注祲亦威也）**繁手**　**妙舞**（文苑傳繁手超于北里妙舞麗于陽阿左傳曰繁手慆聲淫堙心耳）**輕袿**　**華文**（文苑傳被輕袿曳華文注方言曰袿謂之裾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華袂**（文苑傳振華袂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綠繁**（文苑傳振弱支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體迅輕鴻**　**榮曜春華**　**進如浮雲**　**退如激波**　**激楚揚風**（文苑傳注籥發徵激楚揚風）**儀操**（文苑傳美儀操之佼麗兮忽遺生而忘老）**岑年單絞**（文苑傳岑年單絞之役注通史志曰岑年鼓角士衣也）**蹀蹋**（文苑傳禰衡方爲漁陽參撾蹀蹋而前注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撾蹋地來前躡鼓足腳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撾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撾）

曲度篇

曲度（馬援傳注曲度謂曲之節度也）**鏗鏘**　**曄煜**（班固傳鐘鼓鏗鏘管絃曄煜注曄煜盛貌也）**景襄之鐘**（崔駰傳勒景襄之鐘注國語曰晉魏顆以其身退秦師于輔氏其勳銘于景鐘此兼言襄也）**浮磬**（馬融傳怪石浮磬注浮磬若泗水中石可以爲磬也）**咎鼓**　**華鐘**（馬融傳伐咎鼓撞華鐘注咎鼓大鼓也）**御前焦尾**（蔡邕傳邕有焦尾皆名器也）**橫吹**（班超傳拜班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注古今樂錄曰橫吹胡樂也）**黃門鼓吹**（安紀詔減黃門鼓吹以補羽林士注漢宮儀曰黃門鼓吹百四十五人羽林左監主羽林八百人右監主九百人）**雅吹擊磬**（桓榮傳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參撾**（禰衡傳方爲漁陽參撾）

絳衣篇

絳衣大冠（光武紀上時絳衣大冠注將軍服也）**諸于繡𧝂**（光武紀注諸于大掖衣也如婦人之袿衣俗名𧝂掖據此卽是諸于上加繡𧝂如今之半臂也）**黃綬**（明紀中二千石下至黃綬注漢制二百石以上銅印黃綬也）**冰紈方空縠吹綸絮**（章紀注紈素也冰言色鮮絜如冰釋名曰縠紗也方空者紗薄如空也綸如絮而細吹者言吹噓可成亦紗也）**元服**（和紀注皇帝加元服注元首也謂加冠于首）**緣褠**（后紀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注褠臂衣今之臂韝以傳左右手于事便也）**繡黼丹朱**（輿服志注繡黼以爲中衣領緣也素衣朱綃素衣朱襮襮繡領也）**半頭赤幘**（劉盆子傳爲盆子置絳單衣半頭赤幘注幘巾所以覆髻也續漢書曰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半頭幘卽空頂幘也其上無屋故以爲名）**直綦履**（劉盆子傳注綦履文也蓋直刺其文以爲飾也）**覆衣**（公孫述傳女工之業覆衣天下）**施衿結褵**（馬援傳注說文曰衿交衽也毛萇注曰褵婦人之褘也）**綈袠**（揚厚傳注說文曰綈厚繒也）**綈袍革舄**（郞顗傳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注前書曰孝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赤帷裳**（賈琮傳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于州界）**紱冕**（鄭玄傳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颯纚**（班固傳紅羅颯纚注颯纚長袖貌）**繽紛**（班固傳綺組繽紛注組綬也繽紛盛貌）**文組**

（[illegible]符傳從御僕妾皆服文[illegible]組綵緤注緤卽今疊布也）**緹帷竟道**（王符傳其嫁娶者車騎數里緹帷竟道）**縫掖**（王符傳縫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單衣也）**練緼**（崔駰傳爲作紡績織紝練緼之具注曰緼枲也）**臂積**（張衡傳美臂積以黹裂兮注臂積攝也）**袿徽**（崔駰傳揚襳錯之袿徽注袿徽婦人之上服郭璞云卽今之香纓也）**解襟帶**（蔡邕傳毋常滯病未嘗解襟帶）**縉綎**（蔡邕傳濟濟多士端委縉綎注說文曰縉赤白色也綎系綬）**朱衣**（蔡邕傳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注朱衣謂祭官也）**紫艾綬**（馮魴傳獲嘉矦馮石安帝寵之賜紫艾綬注艾卽盭綠色也其色似艾）**折角**（郭太傳郭太身長八尺袠衣博帶嘗于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邊幅**（公孫述傳公孫述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方乃坐飾邊幅以高深自安注邊幅猶有邊緣以自矜持）**銀艾**（張奐傳張奐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注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韋帶**（周磐傳周磐解韋帶就孝廉之舉注以韋皮爲帶未仕之服也求仕則服革帶故解之）**攘袂**（郭玉傳攘袂而正讓注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之言捋臂也）**縠皮綃頭**（周黨傳周黨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縠皮綃頭待見尚書注以縠樹皮爲綃頭也）**荅布**（馬援傳公孫述爲馬援制都布單衣注東觀記曰都作荅前書音義曰荅布白疊布也）**勝衣**（光武紀皇子賴天能勝衣）**袿裳**（后紀袿裳鮮明）**委貌冠**

（輿服志以皂絹爲之公卿諸大夫行大射禮衣委貌冠衣玄端素裳）**爵弁**（輿服志前小後大其上似爵頭樂人服之）**黼衣繡裳**（張酺傳褻溫恭之黼衣被禮儀之繡裳注褻重也周禮黑與青謂之黼五色備曰繡）**屣履**（黨錮傳屣履出迎）**長裾**（范式傳曳長裾游息帝學）**緹緗**（應劭傳緹緗十重注緗音襄緹赤色繒也）**鞶悅**（儒林傳又從而繡其鞶悅注鞶帶也鞶悅佩巾也）

綺縠篇

綺縠珠璣（安紀奴婢被綺縠著珠璣注綺文繒縠紗也）**金穴**（后紀豐盛莫比京師號郭況家爲金穴）**敗財傷錦**（劉玄傳陛下敗財傷錦所宜至慮）

明璣（賈琮傳交趾土多珠產明璣翠羽犀象之屬注璣珠之不圓者）**振玉**（樊宏傳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注金聲而玉振之也）**隋侯明月**（班固傳隋侯明月錯落其間）**琳珉**（班固傳琳珉青熒注琳珉石似玉者青熒其光色也）**朽貫**（王符傳窮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琦賂寶貨**（仲長統傳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注琦瑋也抱朴子曰片玉可以琦奚必俟盈尺也）**鍥薄**（劉陶傳寬鍥薄之禁注鍥刻也）**夜光瓊枝**（張衡傳佩夜光與瓊枝注夜光美玉瓊枝玉樹以喻堅貞也）**環琨**（張衡傳獻環琨與璵縞注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珮琨也）**瑤蘂**（張衡傳屑瑤蘂以爲糇兮注瑤瓊也楚辭曰屑瓊蘂以爲糧）**珍羽**

白環（馬融傳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注帝王紀曰堯時焦僥氏來貢珍羽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環玦**（袁譚傳審配上書袁譚曰願將軍熟詳吉凶以賜環玦注孫卿子曰絕人以玦反人以環）**冰紈霧縠**（宦者傳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妙珍祕玩**（趙壹傳竭四海之妙珍兮盡生人之祕玩）**白越**（后紀馬太后賜諸貴白越三千端注白越越布也）**金馬碧雞**（西南夷傳越巂郡青蛉縣禹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注華陽國志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也）**火毳**（西南夷傳注火毳即火浣布也）**蚌珠**（西南夷傳注徐衷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所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蚌珠長三寸半凡三品珠也）

縞素（順紀注縞皓也縞之精白者曰素）**玉搔頭**（李固傳注西京雜記曰武帝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此宮人搔頭皆用玉）**金簪**（趙岐傳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簪數十箔）**生犀**（肅紀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雉注山海經曰犀似牛而猪頭黑色交州記曰犀有毛如豕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白理如綫自本達末則爲通犀）**兼金**（張衡傳注兼金價倍于惡者故曰兼金）**翡翠火齊**（班固傳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注異物志曰翠鳥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其羽可以飾幃帳火齊珠也）**懸黎**（班固傳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注戰國策曰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金石爲開**

東平王蒼傳精誠所加金石爲開韓詩外傳曰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態渠子見其誠心金石爲之開矣況人乎

兼珍篇

兼珍（章紀食無兼珍）**脫粟瓢飲**（章紀注患不能脫粟瓢飲而已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顏回一瓢飲）

儲酒（寇恂傳恂乃教屬縣盛供具儲酒食）

酒糧（魯恭傳問以酒糧皆辭不受注問遺也）

六醴清液（馮衍傳飲六醴之清液兮注六醴蒸六氣也楚詞曰餐六氣而飲沆瀣）

毛食（馮衍飢者毛食毛字作無）

甘醪膏餳（樊宏傳野王歲獻甘醪膏餳每輒擾人吏以爲利）

玉醴（張衡傳嗽青岑之玉醴）

蘭肴山竦椒酒淵流（趙壹傳注蘭肴芳若蘭也椒酒置椒酒中也楚詞曰蕙肴兮蘭籍桂酒兮椒漿）

含飴（后紀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祝哽祝噎（明紀祝哽在前祝噎在後注老人食多哽噎故置人于前後令其不哽噎也）

牢直（董卓傳牢直不畢廩賜斷絕注牢廩食也）

臺門篇

臺門旅樹（輿服志注鄭玄曰旅道也屏謂之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是也）

縣厨（劉盆子傳帝令縣厨賜食）**阿閣**（馬援傳帝親御阿閣注阿曲也）

朱樓（馮衍傳伏朱樓而四望兮前書曰仙人好樓居故云伏朱樓而四望也）

綺疎青瑣（梁統傳憁牖皆有綺疎青瑣注牖小憁也綺疎謂樓爲綺文青瑣謂刻爲瑣文而以青飾之也）

坤靈正位泰紫方圓（班固傳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於泰紫之方圓注圓象天方象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揚雄司空箴曰普彼坤靈侔天作合放象也泰紫謂太微紫星也明堂之制內有太室象紫宮南出明堂象太微）

華闕朱堂瑰材虹梁棼橑高驤（班固傳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棼橑以布翼荷棟桴而高驤注列子曰周穆王作中天之臺說文曰闕門觀也瑰瑋珍奇也有翼曰應龍梁作應龍之形而又曲女虹也說文曰棼複屋之棟橑椽也翼屋之四阿也荷負也驤舉也）

彫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渥采景彰（班固傳彫玉瑱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璫發五色之渥采光燗明以景彰注廣雅曰瑱礩也音田瑱與礩通楹柱也彫玉爲礩以承柱也上材賦曰華榱璧璫韋昭曰璫榱頭也渥光潤也）

左瑊右平（班固傳于是左瑊右平重軒三階注瑊者爲階級平者以文塼相亞次也）

端闈（班固傳立金人于端闈注宮中之門謂之闈）

衡閾啓扉（班固傳仍增崖而衡閾臨峻路而啓扉注閾門限也）

離殿別寢（班固傳狗以離殿別寢注狗猶繞也）**崇臺閒館**（班固傳承以崇臺閒館注崇高也閒音閑）

乘茵步輦（班固傳乘茵步輦唯所息宴注

茵蓐也駕人曰輦**椒風披香**班固傳蕙若椒風披香發越注椒風披香二殿名**金釭銜壁**班固傳金釭銜壁是謂列錢注釭銜謂以黃金爲釭其中銜壁納之于壁帶爲行列歷歷加錢也**玄墀**班固傳玄墀釦切注昭陽殿中廷彤朱而殿上髹漆故曰玄墀**玉階**班固傳玉階彤廷注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屬玉**班固傳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注屬玉水鳥也似鵁鶄于觀上作之因以名焉**棼橑**班固傳虹霓迴帶于棼橑注棼棟也爾雅曰橑謂之梁郭璞曰門戶上橫梁也**承明金馬**班固傳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廷注承明殿前之廬也金馬署名也**修涂**班固傳修涂飛閣注涂亦塗也**鳳闕**班固傳設璧門之鳳闕注建章宮其東則鳳闕門高二十餘丈**金雀**班固傳上抓棱而棲金雀注建章宮上有銅鳳皇即金雀也**觀魏**班固傳集羽族于觀魏注觀魏謂門闕也**邸第**　**甲第**安紀注邸屬國之舍也第謂甲乙之次第**清宮**文紀文帝即位使太僕嬰東平侯興居先清宮注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遣靜室令先案行清淨宮中以虞非常**恭館**班固傳啓恭館之金縢注恭廟之館謂廟中也金縢以金緘匱藏符瑞之書于其中也**抓棱**班固傳西都賦云上抓棱而棲金雀注抓棱殿堂上最高處也抓音孤棱力登反其上棲金雀**公車**光武紀舉賢良方正各一人以請公車注公車門名公車所在因以名焉**罘罳**靈紀南宮內殿罘罳自壞注前書音義曰罘罳連闕曲閣也音浮思**兩

觀**霍諝傳注兩觀闕也**陛級**孔融傳陛級懸遠祿位限絕

厠舍篇

厠舍桓紀京師厠舍死者相枕注厠舍賤役人之舍也**郵奏**光武紀及因郵奏注郵境上行書舍也**污井竈**劉盆子傳溺社稷污井竈**帛蘭舩**公孫述傳又造十層赤樓帛蘭舩注蓋以帛飾其蘭檻也**黃堂**郭丹傳以丹事編署黃堂爲後法注黃堂太守之所事**通德門**鄭玄傳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綺室**仲長統傳妖童美妾填乎綺室**溷軒**李膺傳溷軒廁屋**棟甍**謝夷吾傳大漢之棟甍注甍亦棟也**廬落**仇覽傳仇覽過邑人陳元之舍曰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注廣雅曰落居也按今人謂院爲落也**比宇**　**鄰房牖**仇覽傳覽入太學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緹繡**宦者傳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油戟**杜詩傳杜詩歲中三遷爲侍御史世祖召見賜以棨戟注漢襍字曰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崔豹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也以木爲之後代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王公以下通用之**縣廷**郭泰傳郭泰蚤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注風俗通云廷正也言縣廷郡廷朝廷皆取平均正直也**精廬**姜肱傳姜肱

（股與弟季江謁郡遇盜肱兄弟爭死盜兩釋焉既至郡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來見徵君謝罪注諸公常爭加辟命肱皆不就故門徵君精廬即精舍也）**比門**（夏馥傳夏馥行質直同縣高氏蔡氏竝皆富殖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注比門猶竝門也）**飛梁**（梁冀傳注架虛為橋若飛也）**洞戶**（梁冀傳連房洞戶注洞通也謂相當也）**偃伯靈臺**（馬融傳注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興則凱樂凱歌偃伯靈臺答人之勞告不興也偃休也伯師節也靈臺望氣之臺也）**墱道**（班固傳西都賦云彌明光而絙長樂陵墱道而超西墉注墱道陛級也）**畦苑**（仲長統傳蹶踏畦苑注蹶踏猶踟蹰也）**容堂**（延篤傳坐于容堂）

口算篇

口算（安紀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也）**口賦**（見上）**案比**（安紀方令案比之時注東觀記曰方今八月案比之時謂案驗戶口次比之也）**計金授官**（安紀注令吏人入錢穀得至關內侯）**帑藏**（桓紀注說文曰帑者金布所藏之府也）**殷歛**（五行志經用不足殷歛郡國以給軍糧）**相讟**（輿服志相賚以等相讟以貨）**捲握之物**（張堪傳捲握之物足富十世注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僦五致一**（虞詡傳驢馬負載僦五致一注僦五致一謂用五石貫而致一石也）**三空**（陳蕃傳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府帑**（鄧訓傳注帑金帛所藏之府也）**帑藏**（蓋勳傳帝曰吾多出帑藏財物以餌士何如注帑藏謂內藏也）**仞積**（張讓傳靈帝寵任宦官又于西園造萬金堂引司農金錢繒帛仞積其中注仞滿也）**不德不責**（樊宏傳君子之富也假人不德不責注假貸人者不自以為德不責其報也）**責家**（樊宏傳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慚爭往償之）**糗糒**（隗囂傳注糗大荳與米也糒乾飯也）**先輸上第**（梁統傳歲時貢獻皆先輸上第于冀注上第第一也）**苞苴**（第五種傳鄉曲無苞苴之嫌注苞苴饋遺也）**殷滿**（黃瓊傳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注殷盛也）**旋車完封寫之權門**（皇甫規傳動資巨萬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

封印完全便入權門）**小靳**（崔寔傳靈帝時開鴻都門牓賣官爵是時段頻等有功勳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阜貨**（馮衍傳畢衛賜之阜貨今注阜積也）**典負**（樊宏傳亾失官錢典負者坐死注典謂主典負謂欠負）

先疇篇

先疇（班固傳農服先疇之畎畝）**田田相如鐇钁株林**（文苑傳注相如言地皆沃美相類也埤蒼云鐇鏟也謂以鏟钁去林木之株櫱也）**火耕**（文苑傳以火燒所伐林株引水溉之而布種也）**瞻腴**（文苑傳注瞻腴今流俗北地之良沃

（者爲瞻也）水排（杜詩傳詩爲南陽太守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百姓便之注冶鑄者爲排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排當作橐）區種（劉般傳顯宗時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兼功自厲（王丹傳其惰嬾者耻不致丹皆兼功自厲）

給稟篇

給稟（光武紀有穀者給稟注說文曰稟賜穀也）單財（光武紀富者驕僭貧者單財注單盡也）過所（光武紀疲費過所）下生（明紀人無宿儲下生愁墊注儲積也墊溺也）籞田（章紀籞田賦與貧人注籞禁苑也）痛心疾首（章紀注疢如疢首）胎養（章紀著胎養之令注姙者賜穀人三斛）何辜今人（和紀瞻仰昊天何辜今人注詩人言今人何罪而天令饑饉乎）舉實流穴（和紀遣使者分行貧民注穴散也流散者舉按其實而給之）簡稅（郎顗傳簡稅防災注簡少也防法也）調穀稟之（蓋勳傳時人饑相漁食勳調穀稟之注調猶發也）虛縣（蔡邕傳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隱親（鍾離意傳意獨自隱親經給醫藥注隱親謂親自隱恤之經給謂經營濟給之）溫給（張禹傳歲懸千餘頃民用溫給）

兩漢雋言卷之十四終　後集

兩漢雋言卷之十五　後集

吳興　凌迪知　稺哲　輯
東越　劉　兼　仲思　校

候騎篇

候騎（光武紀會候騎還）雲車（光武紀雲車郎樓車稱雲言其高也）衝輣（光武紀或爲地道衝輣撞城注衝撞車也）中堅（光武紀衝其中堅注凡軍事中軍將最尊居中以堅銳自輔故曰中堅也）亭候（光武紀築亭候注亭候伺候望敵之所）過更（安紀注前書音義曰天下人皆戍邊三日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言過其本更之日故曰過更）奔命（劉玄傳發奔命二萬人攻之）控弦（寇恂傳令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肄射（寇恂傳移書屬縣講兵肄射注肄習也）兵簿（吳漢傳漢至莫府上兵簿注莫大也兵簿軍士之名帳）鷹揚之校（竇融傳注鷹揚如鷹之飛揚也）螭虎之士　燿日　絳天（竇融傳玄甲燿日朱旗絳天注玄甲鐵甲也前書曰發屬國之玄甲也）釁鼓　染鍔（竇融傳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注溫禺尸逐皆匈奴王號也周禮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鍔刃也）黃鉞（馮勤傳注鉞斧也以黃金飾之所以戮人）欃槍（崔駰傳運欃槍以震掃兮注欃槍彗也）鏌鋣（崔駰傳求鏌鋣于明智注吳越春秋曰干將吳人也）

（造二劒一曰干將二曰鏌鎁鏌鎁者干將之妻名也）**采綖**（虞詡傳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裾爲幟）**撫弦搦矢**（臧洪傳注搦捉也）**昏明**（馬融傳金革之作昏明注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蒙楯**（袁紹傳皆蒙楯而行注楯今之旁挑也）**霹靂車**（袁紹傳軍中呼曰霹靂車注以其發石聲震烈呼爲霹靂卽今之楯車也）**鈐決之符**（方術傳注兵法有玉鈐篇及玄女六韜要決太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謂若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破軍擒敵之符符長九寸之類）**叟兵**（劉焉傳遝叟兵五千助之注漢世謂蜀爲叟）**期門**（譙玄傳前書武帝詔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旄頭騎**（光武紀注漢官儀曰舊選羽林爲旄頭被髮先驅魏文帝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梓樹化爲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突騎**（光武紀耿況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注突騎言能衝軍陣）**矢石**（堅譚傳注矢石謂發石以投人也墨子曰備城者積石百枚重千鈞以上者）**蹴踘**（梁冀傳注劉向列傳曰蹴踘者傳言黃帝所作蹴踘兵勢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犀舟勁檝**（張衡傳注前書曰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爲犀犀堅也）**鎧馬**（蔡邕傳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注鎧甲也考工記曰燕無函函亦甲也言幽燕之地家家皆能爲函故無函匠也左傳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義從**（鄧訓傳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人以爲義從）**龍蛇之章**（耿弇傳追訴龍蛇之章）**橫刀**（袁紹傳橫刀長揖竟出）

生得篇

生得（光武紀王邑圍翟讓坐不生得以見責讓）**瞰臨**（光武紀瞰臨城中注俯視曰瞰）**奔殪**（光武紀奔殪百餘里注殪仆也）**股戰**（光武紀虎豹皆股戰）**趣駕**（光武紀趣駕南轅注趣急也讀曰促）**短兵接**（光武紀賊追急短兵接注短兵謂刀劒也）**馳騖**（光武紀今此誰賊而馳騖擊之乎注前書音義曰直騁曰馳亂馳曰騖）**乏軍興**（章紀注軍興軍儲也）**役不再籍**（和紀役不再籍萬里清蕩注猶言不籍再舉）**撝及**（劉玄傳旌旃之所撝及注撝與麾同）**剽奪**（劉盆子傳兵士輒剽奪之注剽劫也）**係壁**（劉盆子傳吏士百姓係壁由是皆復固守）**格殺**（劉盆子傳注相拒而殺之曰格）**躑躅**（隗囂傳馮異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注躑躅猶踟躕也）**角力**（隗囂傳與子陽角力）**瓦解**（公孫述傳衆庶引領四方瓦解注武王伐紂左操黃鉞右秉白旄而麾之則瓦解而走）**承吾敝**（齊武王演傳使後人得承吾敝注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配隸**（馮異傳部分諸將各有配隸注隸屬也）**被羽**（賈復傳于是被羽先登注被猶負也析羽爲旌旗將軍所執先登先赴敵也）**剽甲兵**（賈復傳鄧禹並剽甲兵崇儒學注剽削也謂削除甲兵也）**徼一切之**

勝（王霸傳注徼要也一切猶權時也）衝難（祭遵傳衆兵既追獨守衝難注衝兵衝也）震讋（祭遵傳塞外震讋）轉規（馬援傳謀如湧泉埶如轉規注規圓也孫子曰戰如轉圓石于萬仞之山者埶也）發胄（班固傳六師發胄）忿鷙（杜詩傳湯武無忿鷙之師注鷙擊也）鳬藻（杜詩傳將帥和睦士卒鳬藻注言其和睦歡悅如鳬之戲於水藻也）星列（廉范傳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注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爇其三頭手持一端使敵人望之疑兵士之多也）蓐食（廉范傳令軍士蓐食晨往赴之注蓐食早起食于寢蓐中也）轔籍（廉范傳虜自相轔籍死者千餘人注轔轢也籍相蹈籍也）金夷（張酺傳王甫身有金夷注夷傷也）豺狼食（班超傳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爲豺狼食矣）暴威（臧洪傳久辱盛怒暴威于吾城之下）奮略　講銳（蔡邕傳武夫奮略戰士講銳）懸師（皇甫規傳成功懸師之賞注懸猶停也）誅納（皇甫規傳移書營郡以訪誅納注謂問誅殺并納受多少之數目也）張鏃（段熲傳令軍中張鏃）重繭（段熲傳三日三夜士皆重繭注繭足下傷起形如繭也）雨集（孔融傳數百流矢雨集）徼其軍實（荀彧傳堅營固守徼其軍實注徼要也）束苣（皇甫嵩傳軍士皆束苣乘城注束葦燒之）電埽（皇甫嵩傳旬月之間神兵電埽）抵頹（皇甫嵩傳因危抵頹注抵擊也）牢稟逋懸（劉虞傳牢稟逋懸皆畔還本國注前書音義曰牢賈直也稟食也言軍糧

不績也）抽戈　踈劒（袁紹傳抽戈承明踈劒翼室山陽公載記曰紹與王匡等并力入端門于承明堂上格殺中常侍高望等二人翼室謂路寢也）援旍擐甲（袁紹傳援旍擐甲席卷赴征左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舉炎火以焚飛蓬（袁紹傳楚詞曰離憂患而乃寤若縱火于秋蓬）覆滄海而注熛炭（袁紹傳王石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討不義若決河而沈熒火其剋必也）擲楯（逢萌傳注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翰飛（謝該傳方叔翰飛注翰飛戾天謂飛乃至天喻士卒至勇能深入攻敵）一卒舉礧　千夫沈滯（文苑志注礧石也前書匈奴乘隅下礧石）五營（順紀注五營五校也謂長永步兵射聲胡騎車騎等五校尉）稽故（鄧訓傳擁衛稽故令不得戰注稽故謂稽留事故也）追北（臧宮傳乘勝追北注人好陽而惡陰北方幽陰之地故軍敗者謂之北）六韜（何進傳注太公六韜篇第一霸典文論第二文師武論第三龍韜主將第四虎韜偏裨第五豹韜校尉第六犬韜司馬）輦車驪駕（郎顗傳光武北征軍食急乏恂寇守河內以輦車驪駕轉輸前後不絕注驪駕併駕也輦車人挽行也）鼓行（荀彧傳鼓行而前注謂鳴鼓而行言無所畏也）櫜弓臥鼓（隗囂傳注臥猶息也）樓櫓（匈奴傳造戰車可駕數牛上作樓櫓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注櫓即樓也釋名曰樓無屋爲櫓）厭伏（光武紀書有云如壞山當營而隕不及地尺而散吏士皆厭伏注懾伏也）

牙門（袁紹傳麴羲乘勝到公孫瓚營拔其牙門注凡軍始出立牙旗必令完堅若有折將軍不利牙門旗竿軍之精也）**環城一帀**（馮異傳異追至洛陽環城一帀而歸）**旅距**（馬援傳黠羌欲旅距）**厲度**（班超傳超更從他道厲度注度厲由帶以上爲厲由膝以下爲揭）**堅壁清野**（荀彧傳堅壁清野以待將軍）**登鋒履刃**（袁紹傳登鋒履刃死者過半）**負戶而汲**（光武紀城中負戶而汲）**以轔**（耿弇傳以轔烏合之中注轔轢也）**猋發**（天文志光武奔擊二公所力猋發號呼聲動天地）**晏開**（耿國傳使塞下無晏開之警注有警急則開門晚也）

長轂篇

長轂彗雲（光武紀長轂雷野高鋒彗雲注長轂兵車雷野言其聲盛雷以爲車輿彗歸也）**騑馬**（章紀騑馬可輟解之注夾轅者爲服馬服馬外爲騑馬）**鮮車赤屏泥**（劉盆子傳乘鮮車大馬赤屏泥注赤屏泥謂以緹油屏泥于軾前）**赤車**（隗囂傳注續漢志曰小使車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驥尾絕羣**（隗囂傳蒼蠅之飛不過數步即托驥尾得以絕羣注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自託騏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于騏驥得使蒼頭絕羣也）**機軸**（馮異傳李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各據機軸注機弩牙也軸車軸也）**龍驤**（臧宮傳宮爲龍驤注驤舉也若龍之舉言其威盛鄒陽曰神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款段**（馬援傳御款段馬注款猶緩也言形段遲緩也）**鹿車**（趙憙傳注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頭軔**（申屠綱傳諫不聽遂以頭軔乘輿輪注軔謂以頭止車輪也）**騧馬**（班超傳漢使有騧馬注騧亦作騩說文騩馬淺黑色也）**拑勒鞬輈**（崔寔傳方將拑勒鞬輈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注公羊傳曰拑以木銜其口也勒馬轡輈車轅鞬猶束也）**函牛**（劉陶傳舉函牛之鼎注謂大鼎也）**要褭**（張衡傳羈要褭以服箱注要褭古之駿馬也）**梧轄**（馬融傳竄伏扔輪發作梧轄注梧支梧也謂支著車也轄車軸頭也謂車軸轊而殺也）**兼兩**（吳祐傳則載之兼兩以寫經書注車有兩輪故稱兩也）**輜軿柴轂**（袁紹傳輜軿柴轂塡接街陌注周禮曰軿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柴轂賤者之車）

疾足一騎（列女傳文姬曰明公廄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一命乎）**驥騄**（東夷傳穆王得驥騄之乘史記曰告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得赤驥盜驪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馳城飛塹**（呂布傳布有良馬號曰赤兔能馳城飛塹）**輕車**（楊賜傳注續漢書輕車古之戰車也）**輜重**（光武紀注釋名曰輜厠也謂軍糧什物襍厠載之以其累重故稱輜重重直用反）**樓車**（光武紀或爲地道衝輣撞城注衝撞車也輣樓車也）**輜軿**（齊王縯傳注輜軿有擁蔽之車也說文曰軿車衣車也周禮注云軿猶屏也取其自蔽隱）**果下馬**（東夷傳濊出果下馬使來獻之注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樹下行）**容車**（祭遵傳祭遵薨賵以將軍

疾印綬朱綸容車介士軍陳送葬注容車容飾之車也 **鮮車怒馬** 第五倫傳倫為蜀郡太守蜀地肥饒掾史家貲多至千萬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選之更選孤貧志行之人注怒馬謂馬之肥壯其氣憤怒也 **太駔** 郭太傳段干木晉國之太駔注說文曰駔儈也謂合兩家之賣買如今之度市也 **下澤** 馬援傳乘下澤車注周禮曰車人為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 **超驤** 張衡傳八乘攄而超驤注八乘謂八龍也 **乘堅驅良** 后紀貴戚之家溫衣美飯乘堅驅良注堅謂好車良謂善馬也 **駑馬** 隗囂傳駑馬鉛刀不可強扶注駑馬最下者也 **露橈** 岑彭傳冒突露橈數千艘注露橈謂露檝在外人在舟中冒突取其觸冒而唐突也 **棹卒** 岑彭傳注棹卒持棹行船也 **舼舟** 馬融傳連舼舟注左傳曰舼小舟也淮南子曰越舼蜀艇不能無水而浮 **儲船** 任文公傳文公獨儲大船 **蒙衝船** 禰衡傳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注釋名曰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 **方舟** 班固傳方舟竝騖注方舟竝兩舟也 **微風為柂** 仲長統傳注柂船尾也

衡石篇

衡石 馮衍傳弃衡石而意量今注衡稱衡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言時人弃衡石以意測量喻背法度也 **步武** 臧洪傳相去步武注爾雅曰武迹也 **檢押** 仲長統傳中世之選三公也務于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注檢押猶規矩 **苛細** 宣秉傳宣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 **廢典** 顯紀注廢典謂明堂辟雍之禮不行也 **憲防** 恭紀州郡輕漫憲防競逞殘忍 **意愛** 第五倫傳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注恐卒然有小過愛而不罰則廢法也 **決事比** 陳寵傳奏上二十三條為決事比注比例也 **典憲** 張酺傳國王驕奢不遵典憲 **科防互設** 袁紹傳細政苛慘科防互設

顧山篇

顧山 光武紀女徒顧山歸家注前書音義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顧人于山伐木名曰顧山 **單辭** 明紀詳刑慎罰明察單辭注單辭猶偏辭也 **輕繫** 章紀理究獄錄輕繫 **鬼新白粲** 章紀注男子為鬼新取薪以給宗廟女子為白粲使擇米白粲粲然 **榜笞** 章紀注廣雅曰榜擊也說文曰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 **令丙** 章紀注前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 **鉆鑽** 章紀注說文曰鉆銸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 **若盧** 和紀若盧獄官注若盧獄屬少府 **析律增辭** 和紀巧法析律飾文增辭注禮記王制曰析言破律也 **鉤黨** 靈紀太守魏朗翟超皆為鉤黨下獄注鉤謂相牽引也 **圄犴** 后紀家嬰縲紲于圄犴之下注囹圄周獄名也 **暴室** 后紀送暴室以憂死注漢官儀曰暴室在掖庭內 **覆按口語** 隗囂傳誅戮口語 **質責** 來歙傳歙素剛毅遂發憤

（質責注責正也）**申證**（鄧禹傳注申明白也）**並不以命**（鄧禹傳一門七人並不以命）**背繩墨**（寇恂傳尚書背繩墨案空劾注繩墨謂法律也）**質硝**（寇恂傳不復質硝其過）**嚴棘**（寇恂傳眞于嚴棘之下）**胏石**（寇恂傳臣使入國門坐于胏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負斧鑕**（耿弇傳乃肉袒負斧鑕于軍門注鑕鍖也示必死）**贓過**（賈琮傳其諸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峻文**（朱浮傳頻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注峻嚴切也詆誣也）**提搜**（宋均傳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搜）**甫刑**（陳寵傳律令條法溢于甫刑者除之尚書曰呂刑后爲甫侯故或稱甫刑也）**傳考**（陳寵傳法當傳考注傳謂逮捕而考之也）**俗之隄防**（虞翊傳法禁者俗之隄防）**人之銜轡**（虞翊傳刑罰者人之銜轡）**熏胥**（蔡邕傳下獲熏胥之辜注前書音義曰史遷熏胥以刑謂相薰胥得罪也）**雕琢大臣**（蔡邕傳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注雕琢謂鐫削以成其罪也）**投繯**（吳祐傳投繯而死注謂以繩爲繯投之而縊也繯胡犬反）**小介**（孔融傳執法之平以爲小介注介猶蔕芥也公法雖平私情爲蔕芥者也）**三原**（劉馬傳犯法者先加三原注原免也）**重問**（王龔傳舊典大臣不有大罪不至重問）**鍛鍊**（韋彪傳鍛鍊之吏持心近薄注鍛椎也鍛鍊成熟也言深文之吏入人之罪猶工冶陶鑄鍛鍊使之成熟也）**鉗鈦**（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詔赦徒皆弛解鉗衣絲絮注弛解脫也鈦足鉗也徒計反又大蓋反在徒役者不

得衣絲絮令赦許之）**獄犴填滿**（崔駰傳注犴音岸前書音義曰鄉亭之獄曰犴）**黥首繫趾**（朱穆傳注黥首謂鑿額涅墨也繫趾謂鈦其足也以鐵著足曰鈦）**請讞**（襄楷傳注讞疑也謂罪有疑者讞于廷尉也）**平署**（李膺傳李膺等遭黨事當考實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illegible]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掠者乎不肯平署注平署猶連）[illegible]（光武紀注擿猶發也）**萬坐**（廉范傳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就格請過**（鍾離意傳鍾離意就格請過）**重比**（陳寵傳愼無與人重比）**報重**（陳寵傳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注報論也重死刑也）**罪繫**（應奉傳口說罪繫姓名）**飲章**（蔡邕傳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注趣音促飲伏隱章者今之表也）**臧釁**（謝夷吾傳烏程長有臧釁）**治亂藥石**（崔駰傳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重文橫入**（酷吏傳重文橫入爲窮怒之所遷注重猶深也橫猶相也）

鬼區篇

鬼區（章紀威靈行于鬼區注鬼區即鬼方）**氊幄**（張楷傳衆馳一介爭禮氊幄注一介單使也左傳曰君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氊幄謂匈奴也）**抗稜**（班固傳瞰四裔而抗稜注四裔四夷也稜威也）**陸讋水慄**（班固傳莫不陸讋水慄奔走而來賓注讋懼也）**伶佅兜離**（班固傳伶佅兜離罔不具集注伶作禁佅作韎兜作

（株也）窈停（列女傳言兇離兮狀窈停注兇離匈奴言語之貌）虜卷漠北叩勒祁連（杜篤傳注漠沙漠也祁連匈奴中山名也叩擊也勒謂銜勒也）橫分單于屠裂百蠻（杜篤傳注百蠻夷狄之總稱也）罽帳（杜篤傳烧罽帳注罽毛布也）椎鳴鏑（杜篤傳前書曰冒頓作鳴鏑令之號箭也）釘鹿蠡（杜篤傳注匈奴有左右鹿蠡蠡音離）馳阬岸獲昆彌（杜篤傳注昆彌西域國名也）虜儌侲（杜篤傳注方言侲養馬人也諸家竝曰儌侲爲粟牘西域國名也）驅騾驢馭宛馬（杜篤傳注大宛國名出汗血馬）鞭駃騠（杜篤傳注駃騠駿馬也駃音決騠音啼生七日而超其母也）捶驅氏僰寥

狼卬作（杜篤傳注捶擊也寥狼猶擎擾也氏僰卬筰竝西南夷號）東攡烏桓䠶轔濊貊（杜篤傳注方言曰攡滅也䠶踐也轔轢也濊貊東夷號也）南羈鉤町水劒强越（杜篤傳注羈繫也鉤町西南夷也水劒謂戈船將軍等下水誅南越也）郡縣日南漂槩朱崖（杜篤傳武帝元鼎六年平南越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朱崖儋耳九郡漂槩謂摩近之也）部尉東南兼有黃支（杜篤傳注孟康云會稽東部都尉也前書自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俗與朱崖相類也）連緩耳瑣雕題（杜篤傳注緩耳耳下垂卽儋耳也雕題謂刻其身以丹靑湼之也）摧天督（杜篤傳卽天竺）

（國也）鐻鍝（杜篤傳相結左衽鐻鍝之君注言鐻鍝夷狄好穿耳以垂金寶此竝謂夷狄之君長也）慕南（光武紀匈奴北徙慕南地空）龍沙（班超傳安定慷慨專功西遐坦步蔥雪咫尺龍沙注白龍堆沙漠也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冒耏（肅宗紀注耏多鬚貌音而蒙冒其面故舉以爲言也）魋頭露紒（東夷傳馬韓人大率皆魋頭露紒注魋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敝腸狗態（董卓傳羌胡敝腸狗態注言羌胡心腸敝惡情態如狗也）獷敵（段熲傳招降獷敵注獷惡貌也）蛾賊（皇甫嵩傳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注喻賊衆多故以爲蛾）殘夷文身海波沫血（文苑

傳注越人被髮文身沫血下沫如血也）

兆人篇

兆人塗炭（光武紀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繼路（和紀斉騰阻險死者繼路）嗷食（安紀百姓飢荒更相嗷食）幾無所厝（隗囂傳一日敗壞大王幾無所厝）疲饉（來歙傳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排乍（竇融傳首尾相資緩急迭用囂執排乍不得進退）螘動（馮衍傳天下螘動社稷顚隕）叢巧（馮衍傳惡叢巧之亂世兮注叢細也）勞割（陸康傳興制非一勞割自下注勞苦割剝于下人也）損捨（陸康傳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損捨聖戒自蹈亾王之法哉注謂始皇鑄銅人）

（十二卒致滅亡也）**跋扈**（朱浮傳赤眉跋扈長安注跋扈猶橫暴也）**道路相望**（梁統傳求官請罪者道路相望）**磐牙**（騰撫傳順帝末揚徐盜賊羣起磐牙連歲注磐牙謂相連結）**議弄**（翟酺傳議弄神器注神器謂天位也）**兼官重紱**（翟酺傳竇憲兼官重紱）**芟刈**（劉陶傳羣醜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瓦解**（孔融傳桑落瓦解其勢可見）**糜沸**（宦者傳盜賊糜沸）**圮剝**（傅毅傳圮剝至親注圮毀也）**漁食**（蓄動傳人飢相漁食）**不絕如綖**（魯恭傳白山之難不絕如綖注白山卽天山言形固俱擊匈奴固至天山形還下獄同歷艱危故曰如綖）**禍拏**（馮衍傳禍拏未解兵連不息拏謂相連引也）**蟻孔** **鍼芒**（陳忠傳隄潰蟻孔氣洩鍼芒韓子曰千丈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黃帝素問曰鍼頭如芒氣出如管也）

批抵篇

批抵（寇恂傳注抵側擊也）**構會**（寇恂傳青蠅之人所共構會）**意雖相望**（杜林傳隗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注望猶恨也）**見妒**（馮衍傳董仲舒言道德見妒于公孫弘）**埳軻**（馮衍傳非惜身之埳軻兮注埳軻不遇也）**匈詈腹詛**（仲長統傳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收汚天下**（梁節王暢傳陛下爲臣收汚天下注汚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爲惡故言收汚天下也）**青蠅點素**（楊秉傳青蠅點素同茲在藩注言青蠅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羞薄詔除**（馬融傳制曰融典校秘書不惟忠盡節而羞薄詔除）**臨風塵而不得經過**（蔡邕傳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注謂迫促之令不得避風塵也）**枉結**（蔡邕傳分明枉結信宿三遷）**木舌**（黃瓊傳萬夫怖禍而木舌注法曰金口木舌也）**楚辱**（王允傳以允素高使吏楚辱更經也楚苦痛也）**蚊虻之過**（孔融傳不知貶毀之于已猶蚊虻之暫過未以爲害）**揣喉** **悔毒**（皇甫嵩傳韓信不忍一策之遇而失三分之業利劍已揣其喉方發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注韓信爲呂后所執歎曰悔不用蒯徹之計）**膏脣拭舌**（宦者傳羣邪膏脣拭舌注膏脣拭舌謂欲讒毀故也）**飛條**（宦者傳造作飛條注飛條謂飛書）**蝠蛇其心**（傅毅傳從毒不辜注蝠即蝮也）**詿誤**（光武紀注詿亦誤也音挂）**解構**（隗囂傳帝與隗囂書曰自今已後手書相聞勿用人解構之言注解構猶間構也）**浮枉**（彭寵傳盛言浮枉狀注潜已之狀也）**未達人聽**（朱浮傳浮事雖昭明而未達人聽）**抉瑕摘釁**（鄭玄傳抉瑕摘釁掩其弘美）**乘喣飄山**（第五倫傳乘喣飄山聚蚊成雷蓊驕佚所從生也）**染逮**（皇甫規傳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委體淵沙**（高鳳傳注委體淵沙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沈也）**鳴弦揆日**（高鳳傳注鳴弦揆日稽康臨刑顧日景而弦琴也）**反駮**（趙壹

（傳變化非是故州反駁）鑽皮洗垢（趙壹傳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睚眦（竇融傳囂性果忿睚眦之怨莫不報復注睚裂也或謂裂眦瞋目貌）

呼趯篇

呼趯（姚期傳瞋目大呼左右曰趯衆皆披靡）攝幘（姚期傳攝幘復戰遂大破之注攝猶正也劉攽曰按幘爲馬扇汗期被鎗中額則是幘字）矍鑠（馬援傳矍鑠哉是翁也注矍鑠勇貌也）健俠（董卓傳以健俠知名爲州兵馬）虓闞（董卓傳董卓初以虓虎爲　注詩大雅曰闞如虓虎毛傳曰虎怒之貌也）天下健者（袁紹傳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悍夫（袁譚傳悍夫爭命注悍勇也）梟名（劉馬傳劉備有梟名注梟即驍也）驍武（呂布傳以弓馬驍武）拳捷（呂布傳常少失卓意卓拔手戟擲之布拳捷得免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舉動回山海　呼吸變霜露　阿旨曲求　直情忤意（宦者傳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注夷滅也）剝割萌黎（宦者傳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宦者傳構害明賢專樹黨類）腐身熏子　同敉相濟（宦者傳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敉相濟故其徒有繫敗國蠹政之事不敢單書注韋昭曰古者

腐刑必熏合之）聲榮無暉于門閥　肌膚莫傳于來體　少主憑謹舊之庸　女君資出內之命　顧訪無猜憚之心　恩狎有可悅之色　情貌相越（宦者傳質邪竝行情貌相越注越違也謂貌雖似忠而情實姦邪）佩刀刺山（耿弇傳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梟雄（袁紹傳善爲梟雄）雄張（班超傳雄張南道注雄張猶熾盛也）椒風（班固傳桓譚新論曰董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房御（和紀宮人歲增房御彌廣）虎冠（酷吏傳溫舒有虎冠之吏注王溫舒爲中尉窮案姦猾盡糜爛獄中其爪牙吏虎而冠者也音義曰言其殘虐之甚也）屠伯（酷吏傳延年受屠伯之名注屠伯言若屠人之殺六畜也）持權引誘（后紀故知持權引誘所幸者非己）階寵（吳祐傳二弟階寵終用勃慢）

兩漢雋言卷之十六　後集

吳興　凌迪知　稺哲　輯
東越　劉　兼　仲恩　校

玄混篇

玄混（班固傳同乎草昧玄混之中注易曰天地草昧幽玄混沌之中謂三王初起之時也）函光末曜（班固傳西斯之世通變神化函光而末曜）胥庭㲉飲（仲長統傳世非胥庭人乖㲉飲注赫胥大庭古之帝號莊子曰夫聖人鶉居而㲉飲言鶉鳥無常居㲉飲不假物並淳朴時也）皇質唐文（崔駰傳樸以皇質雕以唐文注堯煥乎其有文章故言唐文）遂古（班固傳注遂古猶遠古）踰繩越契（班固傳踰繩越契寂寥而亾詔者系不得而綴也注上古結繩而化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踰越並過也）

遻跡篇

遻跡亾殼弃鱗𧄌角（仲長統傳長統詩曰飛鳥遻跡蟬蛻亾殼騰蛇弃鱗神龍𧄌角）續骨（崔駰傳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注言傷寒吸氣不能續斷骨也）度紀（見上）結精遠遊（張酺傳結精遠遊使心攜）嗇神養和（周盤傳注嗇愛惜也）杠（費長房傳壺中樓下有少酒長房使十人杠之猶不舉注說文曰兩人對舉為杠音江）胎息（王眞傳注漢武內傳曰王眞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漱舌下泉咽之名曰胎食其行之斷穀一百餘年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以鼻口噓吸如在胎之中漱音朔）熊經鳥伸（崔寔傳夫熊經鳥伸延生之術注熊經鳥伸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元氣爲舟（仲長統傳）銀臺（張衡傳聘王母于銀臺注銀臺仙人所居也）生術（周盤傳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術注滑亂也）解形（王喬傳解形河濱注解形猶脫身也）

儲跱篇

儲跱（章紀郡縣無得設儲跱注儲積也跱具也時帝欲巡狩戒不須有蓄備）

籠山絡野　星羅雲布（班固傳罘網連紘籠山絡野列卒周市星羅雲布）駭殫（班固傳百獸駭殫注駭殫言驚懼也）跊躪（班固傳跊躪其十二三注跊踐也躪轢也）鳥驚觸絲獸駭值鋒　單殺　疊雙　灑野蔽天（班固傳爾乃期門佽飛列刃鑽鍭要趹追縱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無單殺中必疊雙飈飈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懾竄（班固傳犲狼懾竄注懾懼也竄走也）挾師豹拖　熊螭（班固傳注師師子也說文曰拖曳也）梁騶（班固傳制同乎義合乎梁騶注古有梁騶者天子之田也）彗雲（班固傳戈鋋彗雲注說文曰鋋小矛也彗埽也）拏歛（馬融傳拏

（歛九藪之動物注犨聚也）繯橐（馬融傳繯橐內野之飛征注橐囊也飛征飛走也）山敦雲移鄗駭譟讙（馬融傳敦音屯亦積聚也鄗駭獸奮迅貌也）羅羉阬澤（馬融傳罦罝羅羉彌綸阬澤注羉雉網也阬塹也）雋良（馬融傳誓六師披雋良注雋良馬之善者）僄狡課才勁勇程氣（馬融傳注僄狡勇健）驍騎旁佐輕車橫厲（馬融傳競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于中原）飛髾（馬融傳曳長庚之飛髾注飛髾即旂旗之羽毛也）勒卒平行（馬融傳司徒勒卒司空平行）電激雨墜（馬融傳飛鋋電激流矢雨墜）倨牙黔口（馬融傳注爾雅曰駮如馬倨牙

食虎豹黔黑也）翬然雲起霅爾雹落（馬融傳廣雅曰霅雨也言鳥中繳如雹之落）植旍勀具（馬融傳虞人植旍獵省勀具注周禮曰植虞旗以屬禽鄭注曰植猶樹也田上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也）雲帆蜺幬（馬融傳張雲帆施蜺幬注帆音凡幬帳也）鎮厭（班固傳禽相鎮厭）枕籍（班固傳獸相枕籍）不宿（五行志田獵不宿注不宿不宿禽也）

釜鬵篇

釜鬵（和紀貧民以衣履釜鬵爲貲注鬵音尋方言曰甑自關而東謂之鬵）牀第（安紀有赤蛇盤于牀第之間注第牀簀也）破釜甑（齊武王縯傳焚積聚破釜甑鼓

行而前示必炊也）金罍玉觴（班固傳列金罍班玉觴注罍酒器也）坏冶（崔駰傳坏冶一陶注爾雅曰坏胎物之始也）瓦盎（逢萌傳首戴瓦盎注盎盆也）通中枕（鍾離意傳注蔡質漢官儀曰尚書郎直入臺中官供新青縑白綾被晝夜更宿帷帳畫通中枕臥旃蓐冬夏隨時改易太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酒鑪（孔融傳注鑪累土爲之以居酒甕）縢囊（儒林傳董卓移都之際典策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爲幃蓋小則制爲縢囊注縢亦縢也徒恒反說文曰縢囊也）鏤簋（輿服志注鏤簋謂刻而飾之也）盤鍉（隗囂傳隗囂初起兵設盟祀畢有司穿故于庭牽馬操刀奉盤錯鍉遂割牲而盟）

龍鱗篇

龍鱗鳳翼（光武紀注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鰒魚（伏湛傳張步遣使隨伏隆詣闕上書獻鰒魚注鰒似蛤無鱗有殼細孔襍襍或七或九）駟虯（馮衍傳駟素虯而馳騁兮注駟虯龍之無角者也）黃暉（班固傳升黃暉采鱗于沼注黃暉采鱗謂黃龍也）三鱣魚（楊震傳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注都講云蛇鱓卿大夫之服象也）魚潰（劉陶傳八方分崩中夏魚潰注魚爛從中發潰爛也）泥蟠（張衡傳大德泥蟠注廣雅曰蟠曲也）淫魚（馬融傳注韓詩外傳曰瓠巴鼓琴淫魚出聽）奮鱗（張衡傳玄龍迎夏則淩雲而奮鱗樂時也）潛蟠（張衡傳涉

（冬則淶泥而潛蟠避害也）**螻螘**（班固傳私以螻螘竊觀國政注螻螘謂細微也）**螺首**（禮儀志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螟蜮**（顯紀詔曰去其螟蜮以及蟊賊注爾雅曰食苗心曰螟食苗根曰蟊）**寒蟬**（杜密傳隱情惜已自同寒蟬）**螳螂之斧**（袁紹傳運螳螂之斧注莊子曰螳螂怒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大爵篇

大爵（和紀安息國獻師子及條枝大爵注條枝國臨西海出師子大雀郭義恭曰大爵頸及身膺蹄都似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卵如甕即今之駝鳥也）**曼延**（安紀罷魚龍曼延百戲注曼延者獸名也）**委肉虎口**（公孫述傳若迷惑不喻委肉虎口痛哉）**遼東豕**（朱浮傳若以子之功論于朝廷則爲遼東豕也）**鸑鷟**（賈逵傳鸑鷟在岐注鸑鷟鳳之別名也）**晧羽**　**翹英**（班固傳發晧羽兮奮翹英注晧白也翹尾也）**軒翥**（班固傳三足軒翥于茂樹注三足烏集沛國軒翥謂飛翔上下也）**素雉朱烏**（班固傳注周成王時越裳來獻白雉朱烏謂赤烏也）**檻羊**（思王傳當爲秋霜無爲檻羊注秋霜肅殺于物檻羊受制于人）**雕虎**（張衡傳執雕虎兮試象注雕虎有文也）**跛䍧**（孔融傳是使跛䍧欲窺泰山史記曰泰山之高百仞而跛䍧牧其上矣爾雅曰羊牝曰䍧）**羊質虎皮**（劉焉傳注法言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也）**貊獸**（西南夷傳注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

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貂鼲**（鮮卑傳鮮卑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爲名裘）**垂翅奮翼**（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類鶩**（馬援傳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孤豚**（翟酺傳[illegible]爲孤豚）**虎翼一奮**（翟酺傳虎翼一奮卒不可制）**麑場**（劉陶傳虎豹窟于麑場注鹿子曰麑乳產也）**游龍**（馬后紀如游龍）**蘭栗犢**（趙熹傳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注犢角如蘭栗言小也）**熊經**（華陀傳注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熊經身不動而迴顧也）

旅生篇

旅生（光武紀野穀旅生注旅寄也不因播種而生故曰旅）**朱草**（光武紀朱草萌生注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即生朱草也）**蕪菁**（桓紀郡國種蕪菁以助人食）**鳬茈**（劉玄傳人庶入野澤掘鳬茈而食之注芍鳬茈生下田中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含英**（馮衍傳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三秀**（馮衍傳採三秀之華英楚詞曰采三秀于山間王逸曰謂芝草也）**茂英**（馮衍傳食五芝之茂英茅君內傳曰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六枳**　**蕙若**　**蘭芷**　**杜衡**（馮衍傳捷六枳而爲籬兮築蕙若而爲室播蘭芷于中庭兮列杜衡于外術注籬室庭除皆樹芬芳草木喻已立身行道體仁履義猶屈原扈江蘺與薜芷紉秋蘭以爲佩之類也）**株蘖**（虞延傳陵樹株蘖皆諳其數注株根也蘖伐木更生也）**蔥青**（丁鴻傳于

（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垂穎敷棻（班固傳五穀垂穎桑麻敷棻注九穀黍稷菽麥稻也爾雅曰敷布也棻茂盛也）蔭蔚被堤（班固傳茂盛蔭蔚芳草被堤）布繡（班固傳猗猗若摘錦布繡燭耀乎其陂）金莖（班固傳擢雙玄之金莖）玄秬黃麰（班固傳注玄秬黑黍也詩曰誕降嘉種惟秬惟秠黃麰麥也謂赤烏銜牟麥而至也）紛纚（崔駰傳紛纚萊路注纚盛多也）幽蘭秋華江蘺（張衡傳纗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注江蘺香草也）蕭艾（張衡傳珍蕭艾于重笥注蕭蒿也笥篋也）流英（張衡傳咀石菌之流英注石菌芝也英華也）含蘤（張衡傳天地烟熅百草含蘤）茈萁芸租昌本深蒲（馬融傳注茈音紫即紫綦也芸香草也蒩音資廣雅曰蕺蒩也其根似茅根可食昌本昌蒲根也深蒲謂蒲白生深水之中）芝而菫荁蘘荷芋渠（馬融傳注芝芝草也菫菜花紫葉可食而滑蘘荷苗似藷根色紅紫似芙蓉可食芋渠即芋魁也）桂荏鳧葵（馬融傳注爾雅曰蘇桂荏方言曰蘇亦荏也爾雅曰茆鳧葵葉團似蓴生水中今俗名水葵）玄林包竹珍林嘉樹（馬融傳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注玄猶幽也包叢生也爾雅曰大阜曰陵絕高曰京藩亦蔽也建木長木也竝木名也）豐彤對蔚崟頟槮爽（馬援傳注竝木林貌也崟音吟槮音所）含津吐榮鋪于

布濩、蓶扈蘳熒（馬融傳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濩蓶扈蘳熒注爾雅曰草木花初出爲笋與蓶通說文云蘳黃花也廣雅曰好色也熒光也）菥布（馬融傳葩華菥布不可勝計）樠踔趫枝杪標端尾（馬融傳注樠音莫寒反踔跳也趫謂長枝也杪標竝木末也）赤草（光武紀中元元年赤草生丁水崖注赤草朱草也大戴禮曰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巳後日落一葉周而復始）冄實之木（后紀冄實之木其根必傷）被枝害心（梁統傳木實繁者被枝害心）絓枯（劉陶傳舉函牛之鼎絓纖枯之末注絓掛也）

挽滿篇

挽滿（梁統傳冀能挽滿注挽滿猶引强也）格五（梁統傳梁冀彈棊格五注格五音義云簺也）六博（梁統傳注楚詞曰琨蔽象棋有六博王逸注云投六箸行六棋故云六博）蹴踘（梁統傳注蹴踘者傳言黃帝所作兵勢也所以講武知有材也）意錢（梁統傳意錢之戲注何承天纂文曰詭億一曰射意一曰射數即攤錢也）持掩（王符傳或以游博持掩爲事注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傳曰又況掘冢博掩犯姦成富也）飛矰逞巧沈鉤致精（張衡傳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注周禮曰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棊局取譽（張衡傳奕秋以棊局取譽奕圍局也棊即所執之子秋名也）清謳流聲（張衡

（傳王豹以清謳流聲注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也）**堪輿日相**（王景傳許慎云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日相謂日辰旺相之法也）**大博**（梁冀傳注鮑宏博經曰用十二棊六棊白六棊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按莊子云博塞以遊）**卜數隻偶**（桓譚傳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數注言偶中也）**觀禎**（張衡傳纘東龜以觀禎注東龜曰果屬其色青也）**占書**（袁敞傳張俊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注占謂口授也）

屬者篇

屬者（吳漢傳注屬猶近也）**所苦浸篤**（鍾離意傳天罰有罪所苦浸篤）**等道**（禰衡傳注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梗槩**（杜篤傳杜篤曰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其梗槩注梗槩猶粗略也）**大較**（延篤傳注較猶略也）**重久遠之**（光武紀父子之情重久遠之）**無慮所用**（光武紀竇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注無慮都凡也）**尤無狀者**（肅紀詔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注無狀謂其罪尤大其狀無可寄言故云無狀）**欲本業之**（馮衍傳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注欲遂其財為立基本生業也）**彌彌滋甚**（楊震傳災害發起彌彌滋甚注彌彌猶稍稍也）**容容無違**（陳球傳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漸冉**（張酺傳恐漸冉而無成兮注漸冉猶荏苒也）**審然者**（宦者傳帝曰審然者常侍察圖之）**差

增於往**（嚴光傳帝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邪揄之**（王霸傳王郎起光武在薊郎移檄購光武光武令王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之注說文曰歋廠手相笑歋弋支反廠音踰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不槩于懷**（馮衍傳三公之貲千金之富不得其願不槩于懷注槩猶屑也）

眇眇篇

眇眇（明紀眇眇小子屬當聖業注眇眇猶微微也）**憀憀**（章紀予小子徒憀憀而已）**依依**（章紀注依依思慕之意）**京京**（安紀憂心京京注京京大也）**錚錚佼佼**（劉盆子傳樊崇將劉盆子及丞相徐宣已下三十餘人肉袒降光武光武謂徐宣樊崇等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者也注錚錚金也鐵之錚錚言微有剛利也佼佼好貌也佼佼者凡庸之人稍為勝也詩曰佼人僚兮）**負負**（張步傳負負無可言者注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欸欸**（隗囂傳將軍操執欸欸扶傾救危）**喁喁**（隗囂傳天下喁喁謂之太平注喁喁眾口向上也）**陸陸**（馬援傳今更共陸陸注陸陸猶碌碌也）**跕跕**（馬援傳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注鳶鴟也跕跕墮貌）**屑屑**（王良傳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注屑屑不安也）**冉冉**（馮衍傳歲忽忽而日邁兮）**衎衎**（樊宏傳燕會則論難衎衎注衎衎和樂貌）**諓諓**（樊宏傳習諓諓之辭注諓諓諂言也音踐）**涓涓**（丁鴻傳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莘莘**（班固傳俎豆莘

（莘注莘莘多也）僂僂（楊彪傳不盡其僂僂之心注僂僂猶勤勤也）悾悾（劉瑜傳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注悾悾誠懇之貌）離離　嚶嚶（張衡傳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嚶嚶注嚶嚶鳴玉鸞之聲也）泜泜（蔡邕傳泜泜庶類注泜泜齊貌）悁悁（陳蕃傳有何悁悁注說文曰悁悁恚忿）章章（郭太傳錄其章章效于事者注章章猶昭昭也）觥觥（郭憲傳關東觥觥郭子橫注觥觥剛直之貌）

抵破篇

抵破書案（劉玄傳注抵擊也）無所離欸（劉盆子傳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欸注離避也）大黠（劉盆子傳見大黠宗室無蚩者注蚩癡也）浸急

（寇恂傳郡吏承望風旨持之浸急）溷殽（馮異傳托身聖明在傾危溷殽之中）忸忕（馮異傳虜兵臨境忸忕小利注忸忕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挺緩（臧宮傳宜小挺緩注挺解也）抵突（臧宮傳內國憂其抵突注抵解也）遺種處（竇融傳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遺留也可以保全不畏滅絕）逡巡（竇融傳竇融欲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逡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他日會見）思鳴之無晨（竇融傳注失日之雞復思一鳴也）猥多（馬援傳賓客猥多）迂久（劉寬傳市酒迂久大醉而還注迂久猶良久也）駘籍（馮衍傳風騰波湧更相駘籍注駘蹈也）充斥（郭伋傳盜賊克斥注克滿斥見也）洮

汰（陳元傳洮汰學者之累惑注洮汰猶洗濯也）襍遝（賈逵傳是以麟鳳百數嘉瑞襍遝注襍遝多也）占護（東平憲王傳占護其妻子注占護猶守護也）悼灼（東平憲王傳懷用悼灼庶欲宥全王身）鼎沸（朱穆傳奮臂大呼天下鼎沸也）好醜（張酺傳耳目所聞見不敢避好醜注好醜謂善惡也）壓迮（陳忠傳共相壓迮注迮迫也）嫚藏（崔駰傳注易曰嫚藏誨盜釁隙也）婾存（崔駰傳思輔弼以婾存兮注婾苟且也）鬱伊（崔瑗傳智士鬱伊于下注鬱伊不平之貌楚詞曰獨鬱伊而誰語也）寬挺（傅燮傳賊得寬挺注挺解也）澳涊（張衡傳微澳涊而爲清注楚詞曰切澳涊之流俗王逸注曰澳涊垢濁也）暗譪（張衡傳臨舊鄉之暗譪注暗譪遠貌也）

勃滃（馬融傳黃塵勃滃闇若霧昏）委命（張奐傳小人不明得過州將千里委命以情相歸）照其辛苦（張奐傳足下仁篤照其辛苦）首名（孔融傳章表署用輒聞首名注皆以石碑名爲首也）寄物瓶中（孔融傳譬如寄物瓶中注說文曰瓶缶也字書瓶似缶而高）十分居一（荀彧傳公以十分居一之衆注言與紹衆寡相懸也）解對（朱儁傳竊毋繒帛爲規解對注規被錄占對儁爲備錢以解其事）搜牢（董卓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注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撮衆（袁紹傳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注廣雅曰撮持也）嫗媯（趙壹傳嫗媯名勢注嫗媯猶傴僂也）隸名（孔融傳孔融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融輒引正

定議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注說文云隸附著**從牧兒遨**（劉盆子傳猶從牧兒遨）**事望**（第五倫傳有損事望注望物望也）**謬征逮及**（劉陶傳是以藿食之人謬征逮及）**拘閡**（虞翊傳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閡注閡與礙同）**妙極道數**（張衡傳子雲妙極道數）**飄颻神舉**（張衡傳躍絕世俗飄颻神舉）**切郤**（吳祐傳詔書前後切郤州郡注切急也郤退也）**題拂**（黨錮傳激揚名聲互相題拂）**解朦**（張玄傳今日相見眞解朦矣）**繩約**（蔡玄傳就繩約而無悔心注繩約猶拘束也）**差彊人意**（吳漢傳吳公差彊人意）**錯愕**（寒朗傳錯愕不能對注錯愕猶倉卒也）**辟左右**（光武紀王嘗辟左右）

兩漢雋言十六卷（內府藏本）

明凌迪知編宋林越作漢雋所采止於西漢迪知因仿越體例輯後漢故實與越書合爲一編改題今名自第一卷至十卷皆林氏之舊題曰前集十一卷至十六卷迪知所續者題曰後集采摭亦備然不自爲一書而補葺舊本㧞立新名是則明人之結習矣

四史鴻裁四十卷

〔明〕穆文熙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朱朝聘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史鴻裁四十卷》提要

左傳序

六經之文尚矣余毛詩之外它弗能及顧獨有嗜於左氏傳夫左氏載陰陽星曆人事物理戰陳兵機夢卜休咎禮樂聲詩無不備具猶之周容之肆百貨充贏皆山海珍奇淂其一即足以耀都市而貫殊質焉然其書依經文編年之體凡列國赴告之事鱗次棊集錯乎難解每用一觀輒嗒然欲卧乃從其卧醒而復觀之卧而醒醒而卧醒卧相循積十餘歲凡五十餘觀内外二傳幾為穿絕是用微有所窺遂易編年為世家體各擬議其上與古今論賛左氏者併集之拔錄為十二卷以示拱辰伯完二君二

君閱之鮮順曰治左氏之難古有成說蕞集千年一瞬列國在抵掌間是非曉然其詞豔可掇而玩也是宜與同好者公之於是長洲劉尹請而壽之梓焉梓成二君手其編復語余曰左氏何以為誣余曰不然倉公之案百疾咸備其挍劑之效亦隨疾而備故人謂倉公能起

死人者蓋據其效而言之斯不為誣矣春秋凡二百四十年之行事其中固自有奇奇者亦固自有應故於其應者如季友子蘭子與舛鐸魯之犧宋之犢皆載之而其所不應者不載也人不知其不載者多而但取其載訾之曰左氏是何多奇也亦何奇而皆應也則左氏始

不能逃其誣於天下後世矣不然羵羊陳隼專車之骨執玉卑高之論後皆如之則聖賢誣人哉左氏誣聖賢哉二君曰嘻是足為左氏解嘲矣乃用綴其語以為序

萬曆十年八月中元日魏人穆文熙著

刻四史鴻裁序

吾友穆敬甫公纂古今籍數十部行於世士大夫無不欲豔而欲得之願其卷帙甚夥不便購取又客子行李為難乃尤欲得其左國子史四鈔余志之而適有山右之役行部河東偶與巡道朱君議之君慨然曰此亦某之夙志也當與公共成之於是朱君捐俸若干余以贖鋟佐之不三月而四鈔告成頗稱善刻由是余以四史鴻裁名之而為引其端曰是籍也豈惟有資於好古之士而於晉地尤其所宜蓋左國所載半皆文公霸略而七雄中則韓魏趙瓜分晉地為從約之長至子長作史其世家列傳全據其文豈非以其霸業雄長人物良盛為上下數百年之冠與余叨觀風之使寤寐嘉猷延佇忠實故茲特為刊布敷化一方於以抒懷古之情存不朽之烈俾文獻足徵晉乘有在不亦可乎夫睹滇越志者則皆慕其翡翠明珠波羅瑇瑁玉錦鱗蠟縹氍毹綠兜羅諸奇珍而方物難致坐謀何獲乃一旦舉而彙之篋籠之

内一力可行揮手可擢其為人之所欲得審矣故從此撟文之士不必惑子玄東方朔萬卷而但有味於編即可弘長風流增益標勝其於弘濟之敵博綜之學思過半矣或有曰諸書以六經為正而四務着離堅合異比物屬事連

辭引類那縱橫之餘乎余曰不然凡事固要諸理而必藉權以行之故理猶正兵也權猶奇兵也出入合變之機一而已矣故李弘度元徽四部而以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劉子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畧有詩賦略有兵書畧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一皆主之六經蓋諸籍那六經不行而六經那諸籍不衍崑崙九折滄海文流本同一貫而含經味道之士誠不可不藉此以為羽翼矣穆公又有文選句奇軌海撰玄届

完余閱之嘆曰先生苦心矣次第當傳海内也

萬曆庚寅新正元日河南道監察御史劉懷恕書

四史鴻裁序

直指劉公持斧按部河東既已觀風校士翔洽文教矣已乃出考功穆君所選書凡四函以示朝聘朝聘縱觀之則左丘明氏翼春秋之義而為之傳者與夫采錄前世嘉言名諱而稱國語者已而乃劉向定著戰國諸策士縱橫長短之說最後則司馬子長自謂成一家言藏之名山者也其左國〻策三書微有所删定而史記則載其粹者十之三耳隙括既精提衡不爽聘受而卒業津〻有味于其言之也請剞劂布馬直指公許之題其首曰四史鴻裁而屬序於不佞聘竊唯周秦而降金門蘭臺之彥驚精抽毫以作者自命豈不纍〻起然而智匱於挈瓶調畀于折柳即有巧心藻思翩〻絕致是又諭於一曲而以之語體裁隘矣若四史諸編則取姿也多為體也弘或揚搉古今或指陳利害或比物醜類或模象抒情或闡要眇之理或辨妍媸之形其呈色也炯乎若隋珠之揆其振響也鏗然若朱絃之奏其沉思也若游魚之釣重淵其散藻也若朝華之發寄苑辭非一致體有萬殊而總之埶林之大觀具矣夫鄧林之野嘉卉灌叢然工師搽引而入非杞梓楩楠無取焉四史者固學士之鄧林哉工師之功穆君有焉或曰今天下翕然慕古固已闕

閱其書矣是刻胡爲者然舊刊俱各自爲帙披閱爲難若僅僅二十餘卷而左國之深沉世本之辯肆馬遷之雄博燦然星列則自茲刊始矣刊既成而不佞序其事如此 旹

萬曆己丑冬山西按察司僉事朱朝聘書

刻左氏引

穆君敬甫既纂史記節略余爲之序乃復取左氏傳日考索之凡目力所及如姓氏地里事之領要詞之菁艷者輒用丹鉛紀綴分系列國各置評語其上又間采公羊穀梁二氏與諸家說左氏者語併置之久之爲十二卷以示余余閱之則亟嘆敬甫苦心焉夫經以紀事傳以解經事有繁細時有後先人氏糾雜都邑碁置故讀者猶理亂絲莫得其緒間有得者亦徒摹擬筆鋒以求一斑之似其於意義遠矣敬甫玆集自周衰以及列國分屬有定如鶩鸛魚麗聯絡不紊而評語精當如養由一矢復命繞朝

䁬鞭履足季札歷觀列國之樂皆藝智絕人卓然不爽自有唐啖助陸淳以下諸人皆鮮其儷焉其於左氏可謂精矣君所以精則由其大人禮部公云公自束髮嗜左氏至今近八袠每對客輒沾沾然談之不置客無以應則父子談之而敬甫方為諸生及初登第時亦俱莫能應公今伏讀之十餘歲而玆集成焉其由来非一日矣公中間論說如謂三折肱為良醫乃高彊自謂溺人必咲乃吳王為蕟問之端管仲不薦鮑叔為知鮑子晏子不死莊公為淂處變之權趙盾迎公子雍為非策擊敗秦師為不義皆高出前代冣為論事之準而敬甫習聞之公因成玆集固知司馬氏之史果淵源有自云余不佞亦日以左氏傳與公家之父子談故為序及之非溢語也敬甫又有國語八卷又以二集評語散置二全書更容比之為左氏二傳提評其功愈鉅将次第耿於世矣

萬曆十年壬午秋八月吉日東明石星

序

四史鴻裁目録

左傳一十二卷

第一卷　四史鴻裁一

周　魯

第二卷　四史鴻裁二

魯

第三卷　四史鴻裁三

晉

第四卷　四史鴻裁四

晉

第五卷　四史鴻裁五

晉

第六卷　四史鴻裁六

晉

第七卷　四史鴻裁七

楚

第八卷　四史鴻裁八

楚

第九卷　四史鴻裁九

鄭

第十卷　四史鴻裁十

齊

第十一卷　四史鴻裁十一

秦　吳　衛

第十二卷　四史鴻裁十二

宋　陳　虢

虞　曹　邾

國語八卷

第一卷　四史鴻裁十三

周　魯

第二卷　四史鴻裁十四

魯

第三卷　四史鴻裁十五

齊　晉

第四卷　四史鴻裁十六

晉

第五卷　四史鴻裁十七

晉

第六卷　四史鴻裁十八

晉

第七卷　四史鴻裁十九
鄭　楚
第八卷　四史鴻裁二十
吳　越
戰國策八卷
第一卷　四史鴻裁二十一
周　秦
第二卷　四史鴻裁二十二
秦
第三卷　四史鴻裁二十三

齊
第四卷　四史鴻裁二十四
楚
第五卷　四史鴻裁二十五
趙
第六卷　四史鴻裁二十六
魏
第七卷　四史鴻裁二十七
韓
第八卷　四史鴻裁二十八

燕　宋　衛　中山
史記一十二卷
第一卷　四史鴻裁二十九
秦本紀　吳太伯
齊太公　魯周公
燕召公　曹叔
第二卷　四史鴻裁三十
陳杞　衛康叔
宋微子　晉世家
楚世家

第三卷　四史鴻裁三十一
趙世家　魏世家
田敬仲完　荊燕
齊悼惠王
第四卷　四史鴻裁三十二
禮書　樂書
律書　天官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第五卷　四史鴻裁三十三

秦始皇　項羽
高祖　孝文
伯夷　屈原
管晏　韓非
司馬穰苴　孫子
孫臏　伍子胥
第六卷　四史鴻裁三十四
子貢　商君
蘇秦　張儀
陳軫　甘羅

第七卷　四史鴻裁三十五
李斯　張耳陳餘
黥布　蕭相國
曹參　張良
第八卷　四史鴻裁三十六
陳平　周勃
韓信　樊噲
季布
第九卷　四史鴻裁三十七
白起王翦　田文

平原君　虞卿
信陵君　春申君
第十卷　四史鴻裁三十八
范雎　蔡澤
樂毅　藺相如廉頗
魯仲連鄒陽　聶政
荊軻
第十一卷　四史鴻裁三十九
袁盎鼂錯　張釋之馮唐
萬石君　田叔

韓長孺　李廣
衛青霍去病
第十二卷　四史鴻裁四十
主父偃　徐樂
嚴安　游俠
滑稽　扁鵲
日者　龜策
貨殖　太史公

四史鴻裁一卷

左傳一卷

明魏郡穆文熙敬甫批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周

周鄭交質

呂祖謙氏曰周天子鄭諸侯也左氏並稱周鄭無尊卑之辨矣又其甚至於交質取溫之麥洛之禾稍戟而不顧尊卑之分又何其謬然也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王貳于虢。（虢，西虢公，亦仕王朝。王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子狐，平王子。○質，音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周人遂成平王本意。）四月，

穆文熙曰君臣相與不論交質之不可而但論忠信之有無詞雖藻麗不足為訓論也只云交質矣禮意於問將下字多矣

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溫，今河內溫縣。成周，洛陽縣也。○祭，側界反。）周鄭交惡。（兩相疾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谿，亦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蘋蘩薀藻之菜，（蘋，大萍也。蘩，皤蒿。薀藻，聚藻也。○薀，紆粉反。）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潢汙，渟水。行潦，流潦。）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羞，進也。）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為用。）

桓王不禮鄭伯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桓王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桓公，周公黑肩也。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蔇，至也。○蔇，其器反。）況不禮焉？鄭不來矣。

鄭伯知王子頹之敗

穆文熙曰鄭伯之論未甚而王子頹反五大夫樂見殺時甚一論哀恭叔鄭伯歌樂納亦取哀何其不[illegible]異

秋，王及鄭伯入于鄔，（鄔，王所取鄭邑。○鄔，音烏。）遂入成周。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皆舞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虢叔，虢公字。）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司寇，刑官。）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illegible]音千盍[illegible]臘反）

襄王以狄伐鄭

汪道昆曰議論具品齋然親親以下章法女標具秘句法

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二子，周大夫。）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怨王助衛為滑。）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無親疎也。）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疎，推恩以成義。）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疎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十六國皆文王子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武王子。○邘，音于。）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祭，側界反。）○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懿美也）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暱近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聚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

富辰之諫可謂言切至不能聽宜有子帶之禍

呂氏曰襄王伐鄭富辰因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能見子帶之禍所以周人寫傳之也

秋文熙曰襄王不納富辰之諫卒以狄

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言捐廢文武之功業）

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

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狄固貪惏王又

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殺人而取其財曰惏○惏力南反）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女致王子帶之難不有言文哉其兵厲癸之兵哉

孫應鰲曰觀旋轉從可案十反

汪道昆曰議論妙品雋之休明句法

王孫滿對楚子問鼎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也）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逢遇也）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楚之問鼎子問鼎輕重晉文請隧王臣能以德折之所以周雖衰而猶能延一綫之脈

（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厎止（厎致也）成王定鼎於郟鄏（郟鄏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定王卻晉獻齊捷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用也）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

穆文熙曰單伯既非命卿而代齊獻捷又非典禮至命肅肅尚有西周之象

諸氏曰委三吏以下酌擬停妥

舅偃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不獻因得）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克能）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莊伯鞏朔。從子用反）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三公者天子之吏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朱子曰左氏是箇識利害的人知天地之中一段極精却便說向禍福去了

穆文熙曰此與孟獻子論郤錡之意同皆斷之以理者也

吳氏曰敬之一言乃千聖傳心之法春秋之世去古未遠所以名卿賢大夫猶有聞焉

劉康公知成肅公不終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故曰脤宜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膰祭肉）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為成肅公卒于瑕張本）

呂成公曰劉子之言乃三代老師宿儒之傳

穆文熙曰郤至懷膺溢之人多犯此病往往取敗而不自知溫季其可為鑑戒

單襄公知溫季之亡

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功也）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溫季郤至）位於七人之下（佐新軍位在八）而求掩其上（稱己之伐掩上功）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怨為亂階）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言郤至顯稱己功所以明怨欲）

王叔奔晉

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說王叔也○狡古卯反說音悅）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

其言直而有理所以能屈王叔

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篳門柴門閨竇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底音旨）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不任法）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吾能

無箄門閨竇乎（言王叔之屬富故使吾貧）唯大國圖之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與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要（合要辭）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代王叔）

王入於成周

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不敢專故建母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於難則振救之至於夷王

子頹作亂惠王適鄭叔帶作亂襄王處汜所謂辟難也

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愆惡疾也）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不忍害王也）諸侯釋位以間王政（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效授也）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順也）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臼也王東遷郟鄏○攜戶圭反）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於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於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黜去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為王室去不端直之人）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至於靈王生而有頿（靈王定王孫）王甚神

樓文照曰援引周典歷歷不少飾詞采偏人聽者失其子朝亦可謂奸人之雄乎漢人檄文多祖此體

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景王靈王子）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單旗穆公也劉狄劉蚠也壹專也）謂先王何常之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弔至也）以行亂於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瀆易也○於盬反易以豉反）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攝持贊佐也先王謂景王）思肆其罔極（肆放也）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茲此也此不穀子朝自謂）未有攸底（底至也攸所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奬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圖其難）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

汪道昆曰辭令能手

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此所謂先王之經）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間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揔謂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傳終）

（王室亂○遠于萬反）

敬王請城成周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成周狹小故請城之）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

穆文熙曰敬王畏王子朝之黨請城成周比既城而周之威福日下浸尋以至於亡乃知衰世之上不能自樹而依賴借形勢以自固者不得其為計之左矣

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伻使也凡弟謂子朝也伯父謂晉侯）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三年二師圍郊至于今）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戍至于今）余一人無日忘之（念諸侯勞）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閔閔憂貌王憂戚常閔閔冀望安定如農夫之憂飢冀望來歲之將熟）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肆展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公重耳弛猶解也）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殷民以為京師之東都所以崇文王之德）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蝥賊喻災害○蝥亡侯反）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徵召也）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欲戍而城）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衰初危反）於是焉在（在周所命）

孫氏曰戍周不如城之為計利後事勿與知為許也從命無害為懷乃此真實心為王室者穆文熙曰按諸侯城周三旬而畢想見當時猶有尊周之意人或謂萇弘主城周之議違天致殺不知弘不幸事劉文公與范吉射乃為趙鞅所討周人殺之非其罪矣

魯

臧僖伯諫觀魚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諡也大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眾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事之間）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昭文章（車服旌旗）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德偁從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實他境故曰遠地）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等

楊氏曰隱公出不聽納僖公之諫而卒乃為之加葬一等與鄭公之喜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二句當為君主斷案

魯人長滕侯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魯國薛縣）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卜官之長）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庶姓非周之同姓）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

穀梁子曰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顧錫曰據禮諸侯不再娶禮無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以聲子安得為夫人乎非夫人則桓安得為嫡子惠公之欲與桓邪心也隱公不當成父之邪而攝其忌穆文熙曰子臧哀數言已美孔宋室而耕乃亢宋鼎賂樂之雜陳公既奪父命又攝君位久處無疑議開乃生宜其不終耳然其意則可悲也

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擇所宜而行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盟載書皆先同姓）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齒列也任音壬）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桓公弒隱公自立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授桓公）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菟兔都反）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鄭人囚諸尹氏（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主尹氏所主祭）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立鍾巫於魯）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社圃園名）館于寪氏（館舍也寪氏魯大夫○寪于委反）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不書葬不成喪也（隱弒桓立故喪禮不成）

臧孫達諫取郜鼎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大羹不致（大羹肉汁

汪道昆曰臧論儉以清廟以下章法

穆文熙曰宋華督弒殤公以郜鼎賂魯桓公會稷立於以成宋亂不義甚矣臧孫達之諫滅德立違可謂切當且其寘於廟中周公之靈其謂之何作逆若此宜有彭生之禍

汪道昆曰隱論妙品名有

不致五味）粢食不鑿（黍稷曰粢不精鑿）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袞冕黻珽（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珽他頂反）帶裳幅舄（帶革帶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舄複履）衡紞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紞多敢反紘獲耕反綖音延）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佩刀之削上飾曰鞞下飾曰鞛○鞞補頂反鞛布孔反）鞶厲游纓（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鞶步干反）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假）鍚鸞和鈴昭其聲也（鍚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鍚音揚）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下尊卑）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遷九鼎焉）義士猶或非之（蓋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子同命名之義

五以下章法

孫禮鰲曰命名五者甚見亦以見古人重諱之原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士之妻為乳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申繻魯大夫繻音須）。以名生為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為類（若子同生有與父同者）不以國（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為名也）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隱痛疾患辟不祥也）不以畜牲（畜牲六畜）不以器幣（幣玉帛）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君父之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故以國則廢名（國不可易故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改其山川之名）以畜牲則廢祀

穆文熙曰桓公使妻如齊犯男女相瀆之禮及其見譖于人而謫之致殺何疑耳猶桓公之罪若某公含獸之行則不足責矣

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司徒廢為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魯具敖也）（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同日）

魯桓公見殺於齊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女安夫之家夫安妻之室）（違此則為瀆今公將姜氏如齊故知其當致禍亂）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謫譴也）以告（夫人告齊侯）夏四月丙子享公（齊侯為公設享讌之禮）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上車

孫鑛曰一節緊一節句句與實案出審獄一段以出別調仍歸本格所以為佳

曰乘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拉立答反）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除恥辱之惡也）齊人殺彭生（不書非卿）

曹劌論兵勢

十年春齊師伐我（不書侵伐齊背說之盟我有辭）公將戰曹劌請見（曹劌魯人劌古衛反）。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肉食在位者）（閒猶與也閒音預）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分公衣食所惠不過左右故曰未徧）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祝辭不敢以小為大以惡為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

穆文熙曰胡氏謂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至於善戰使已衰夫又以詐謀取勝于此其言蓋深有驗於曹劌也余謂兵詭道也不詐不足以取勝胡氏之論其亦宋襄之仁歟長勺之戰劌功可少乎哉

汪道昆曰具品章物音屬

福也（孚大信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必盡己情察審）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民忠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乘兵車從去聲）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跡也）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旗靡轍亂怖遽）

御孫諫刻桷用幣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并作丹楹故言皆）御孫諫曰

句法字法

楼文熙曰莊公不能俟父之死又將養公之女綜飾宗廟誇示齊大以飾言丹桓宮楹刻桷宮桷言桓宮所以豐盈公之不子也

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御孫魯大夫御魚呂反）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以不丹楹刻桷為共）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傳不言大夫惟舉非常）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季友鴆叔牙慶父賊殺子般

初、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大夫○黨音掌）見孟任、從之、閟、（孟任黨氏女閟不從公○閟音秘）而以夫人言許之、（許以為夫人）割臂盟公、生

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雩祭天也講肄也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圉人掌養馬者以慢言戲之○犖音洛）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蓋欲進其同母兄）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季友莊公母弟故欲立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成季季友也鍼巫氏魯大夫○鄉許亮反鍼其廉反）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逵泉魯地）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冬十月、己未、

僖叔即叔牙

呂東萊曰慶父叔牙一體也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阿耶一失此機及子般之

閔公以八歲之不嘅非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

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共仲慶父○共音恭）成季奔陳、立閔公、（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

齊人復季友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非師旅之事故不書於）季子來歸、嘉之也、冬、齊仲湫來省難、（湫仲孫名）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時慶父亦還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

有禮、因重固、（能重能固則當就成之）間攜貳、（離而相疑者則當因而間之）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共仲弒閔公齊人殺哀姜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卜齮魯大夫公為傅奪齮田齮怨故慶父因之）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宮中小門謂之闈）成季以僖公適邾、（僖公閔公庶兄成風之子）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密魯地公子魚奚斯也）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慶父之罪雖重季子推親親之恩欲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略其罪不書殺又不書奔）閔公哀姜之娣叔

楼文熙曰季友增鴆叔牙推戴慶父立二君以存魯之社稷不知古大臣之力易以加此後人往於乎子述君臂亂解季友之功茂之數指而目之系以於不謀於春秋母細及之義矣又云叔牙無罪狀特以俱謀立慶父見殺故可立後慶父代君有顯罪何可與

叔牙並立乎慶父於是為失刑矣又云哀姜通於慶父與謀殺君罪不容誅魯不能殺桓公為取而殺之雖斷若此乃稱伯哉或乃謂婦人業已適人不宜殺誤矣

汪氏曰魯品

穆文熙曰魯之仲子有文在手曰為魯夫人成季亦有文在手曰友是何曾之奇也

孫應鰲曰十九字即長牘不過

穆文熙曰救荒五事不違人情要能行之自當有效證為俗之古今皆為範例

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孫音遜）僖公請而葬之（哀姜之罪已重而僖公請其喪還者外欲固齊以居厚內存母子不絕之義為國家之大計）

成季始生之異

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卜楚丘魯掌卜大夫）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在右言用事）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之乾（乾下乾上大有六五變而為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者之辭也乾為君父離變為乾故曰同復于父見敬與君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遂以為名）

文仲備荒之策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女巫也主祈禱晴雨者尪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為之旱是以公欲焚之○尪烏黃反）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穡稼穡勸分有無相濟）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魯人伐邾敗績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胄兜鍪魚門邾城門）

汪道昆曰辭令神品

穆文熙曰既以大義感之而又以舊職歆之人未有不從之者可謂有詞矣

展喜入齊犒師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柳下惠）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

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大師主司盟之官也）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舊盟故不聚眾保守）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周內史論文伯有後于魯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

穆文熙曰慶父弑君而其後文伯乃為大賢見復於魯天道哉不可知哉

胡氏曰閔僖二公親則[illegible]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illegible]君臣不也故二年曰逆祀見稱而後祖也閔僖非祖稱而謂之祖稱者何臣子一列也

穆文熙曰仲尼獨責文仲者何以其柄政也柄政而有此不仁不知數事動而

也、（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供養者也、收子、葬子身也、○食音嗣、養）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方面、○為八年公孫敖奔莒傳、穀生獻子、獻子生莊子、）

公孫敖如齊

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穆伯、公孫敖）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踐猶履也）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臧文仲躋僖公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嘗為臣、位應在下、今居閔上、故曰逆祀、）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宗伯、掌宗廟）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為聖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不窋、后稷子、○窋、知律反）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先稱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

有尤氏佇何賴魯政其日衰矣

汪道昆曰議論能[illegible]頌以下言法

穆文熙曰公孫為從弟娶於莒見其[illegible]而[illegible]文如[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不為[illegible]人然惠叔[illegible]請[illegible]仲不怨可謂有禮義矣

已惟當則人常性而二子以一言自毀過矣

孫[illegible]曰二子之死猶以明志然亦何白姓若夫況獻子夫仁孫也而又食之

其姊親而先姑也、（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從阿時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二詩深責其意、）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之下位、）廢六關、（六關、所以禁[illegible]而廢之）妾織蒲、三不仁也、（家人販席、言其與民爭利）作虛器、（謂居蔡）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為孟氏、且國故也、（為惠叔毀請、且國之公族、故聽其歸殯而書之）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聲己不視、帷堂而哭、（聲己、惠叔母、怨敖從莒女、故帷堂）襄仲欲勿哭、（怨敖取其妻）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牙孫）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各盡其美、義乃終）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二子來、（穀在莒所生）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穀之子、仲孫蔑）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有寇攻門、二子禦之而死、○句、古侯反、鼆、莫幸反）

齊侯侵魯季文子知齊侯之不終

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己）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此年夏朝）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

穆叔曰於公則形之父而使縱僕奔國賊之妾而使職於衆反天之事同不止此弒逆之禍米亦此文子之所逆哉

季氏曰公以其得國而行父不討賊乃逐一莒僕而不必假借見托莒僕以動制魯公也其氏曰行父

歷數莒僕之惡當矣而不知襄仲之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止反與之先後如鼓以來昏與命烏是而自於盜賊之流而不自知也

禮、（沈伐毛無伏罪而）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為十八年春弒商人傳）

莒太子來奔季文子出諸竟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紀號也莒夷無謚故有別號）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

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求見公而文子出之故來不書）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法也合法則為吉德○隊音墜）德以處事、（處猶制也）事以度功、（度量也）功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毀則壞法也）掩賊為藏、（掩匿也）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

孫鑛曰此轄九二段先喚引刑說令以刑其僕之不可不去後段引元凱四凶以明莒僕之不可不逐且層層令上有先段

公羊子曰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使盡反其所取侵地也大夫曰齊侵地而自晉侯聞而欲反其地矣為不可然地可反而又陽之田分自周公賦以歸正名又反之王制不明信義不立晉於是乎不伯韓獻子主矣行父不能諫明言而乃私之於韓穿所賜耳諫則是以見大義也

（○還音旋）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

季文子論汶陽之田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私與之言）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用師鞌之戰）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

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言不復肅敬于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以用也）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猶圖也簡諫也）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臧宣叔論晉衛先後

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

此比為三思
後行若乎
穆文熙曰春
秋以前列國
大小故衛雖
侯猶猶為小
國此乃伯國
之亂而非禮
義亦可得
延也利哉

穆文熙曰襄
仲通於敬嬴
弑太子惡而
立宣公罪不
容誅文子始
而不治既乃
悔之欲逐其
子歸父晚矣

宣叔之論可
謂正大

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

公孫歸父奔齊

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

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遂逐東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子家歸父字）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既復命、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穆文熙曰叔
孫僑如通於
穆姜欲去季
孟而取其室
乃借力於郤
氏而比之於

晉還季孫行父出公孫僑如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政不由君）寧

欒范縣郤氏
與欒范並不
兩立故以此
中之小人之
計亦狡矣哉

又云宣伯持
論既正又不
必請邑是以
欒范心服終
歸季氏而出
僑如也

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蔑無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蔑孟獻子時留守公宮）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鄆魯西邑）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親魯甚於晉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聞其淫慝情）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言魯屬齊楚則還為晉讎）

又云郤氏之
欲止行父蓋
有忌於欒范
之言而欒范
之出行父則
此言似又有
力焉小人中
人君子與中
禍之成與不
成原有命哉

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介因也）承寡君之命以請、（承奉也）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二君宣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郤犨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辭邑不食皆先君而後身）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

穆叔如晉論樂

孫應鰲曰叔孫豹自處與所以教人一一不可[illegible]度也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文王大明緜章）歌鹿鳴之三、三拜。（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illegible]）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詩取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問善道）咨親為詢、（問親戚之義）咨禮為度、（問禮宜）咨事為諏、（問政事）咨難為謀。（問患難）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五善為咨詢度諏謀）

向戍責孟獻子美室

十有五年、春、宋向戍來聘、且尋盟。（報二年豹之聘、尋十一年亳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尤責過也）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傳言獻子友于兄、且不隱其實。間去聲）

叔孫乞晉師伐齊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伐我）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與民之未息、（新伐許、及見伐）不然不敢

鍾文烝曰時獻子將中軍宣子佐之責任所在故明[illegible]然見以此大敗齊獻子不違其知恤隣之義也哉

汪道昆曰[illegible][illegible]其品天子令德以下章法

鍾文烝曰武子借人見恣即為好大喜功之[illegible]可謂[illegible]武仲之論既合典禮又洞燭[illegible]其知可以觀矣

孫應鰲曰姑姊不同分位

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來救）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言魯憂困嗸嗸然若鴻鴈之失所）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武仲戒武子銘功

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林鐘律名）（鑄鐘聲應林鐘、因以為名）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舉得時動有功則可銘也）大夫稱伐。

（銘其功伐之勞）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計功、則借人也。（借晉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彝常也、謂鐘鼎為宗廟之常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邾庶其以漆呂丘來奔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八年伐齊之師、漷水之田）邾庶其以漆呂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

書可同室而發之有其夫武仲使知賞盜不足以止盜而不知賊禮不足以為國矣

穆文熙曰武仲所言深得自叙之法又默合孔子答季康子患盜之意至於令郝公森則身自治其案難為之說矣

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詰治也）。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使食漆閭丘），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給其賤役從皁至牧凡八等之人），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徵驗也洒西礼反），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臧孫紇出奔邾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也悼子紇也）。（紇恨發反）訪於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屬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其然猶如爾）。乃止（止不立紇）。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為上賓）。既獻（獻酒已），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樽酒

孫執齋曰閔子馬論甚是然緣此誤當別不是

御騶字異名

既新復絜滌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通行為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司馬），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閔子馬閔馬父），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處位）。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父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於貧賤）。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之具）。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出仕於公）。孟孫惡臧孫（不相善），季孫愛之（愛其成己志）。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

曰：從余言，必為孟孫（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憎臧孫）。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于臧氏）。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荅）。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遂誣孟孫）。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

穆文熙曰武仲以知名乃為人任廢適立庶之事悖逆捨經常學士致即誤矣且不為也矣哀嘆石之奇痛傳何益故曰明有所不

凡聽有所不聞、武仲之謂乎

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戾、猶藥石之療疾）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己疾也）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言、（欲為公鉏譽臧氏）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將辟、（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正夫隧正、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鹿門魯南城東門）

魯以犯門斬關盟臧孫

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國）繼室以其姪、（文子

穆文熙曰、武仲除道東門、本非為亂、而甲從則疑於為亂、納蔡請後、本非要君、而據邑則嫌于要君、想其人量拆論有餘、而中道不足、動而見尤、乃所自取、知士然乎哉

謂兄弟之子為姪）穆姜之姨子也、（姨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適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遠宗廟為祧）敢告不弔、（不為天所弔恤）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後）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為己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己非敢為亂、但慮事戒耳）非敢私請、（為其先人請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二勳、文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後、故孔子以為要君）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

汪道昆曰、盟首字法、對曰以下章法

曰、無辭、（廢長立少、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己）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文公命立子惡、公子遂殺之、立宣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謂譖公與季孟於晉、○覆、芳服反）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犯也）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

臧武仲不受齊田

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田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非鼠如何、乃弗與田、（臧紇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避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言行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恕施也、

四史鴻裁左傳一卷終

四史鴻裁二卷　左傳二卷

魯

汪氏曰議論妙品宣子曰以下章法

孫鑛曰穆叔已言文仲立言而又述德與功以先之見文仲猶非第一義也充世祿者當有斬輕

穆文熙曰穆叔論三不朽其實蓋以文仲為言恐未必然文仲雖賢孔子嘗以為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不仁不知能不朽乎魯遠有周公近有孔子何乃置之而不數也

叔孫豹論不朽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謂劉累也）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士會食邑於范、復為范氏）晉主夏盟為范氏、（晉為諸夏盟主、范氏復為之佐）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傳善穆叔之知言）

穆叔相公如楚

公及宋公、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已在楚）伯有廷（音旺）勞於黃崖、（滎陽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還為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行潦之蘋藻、（言賤菜）寘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為之主、神將享之、以其敬也）敬可弃乎、（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也）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遑暇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鵞、○駕音加）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反、

穆文熙曰語偷占死者例

人之有言皆本於心故必心神內間而後立論久遠若二子祖於目前為苟且偷安之語此其精神耗散所存者形耳其可能久乎穆叔既料文子又釋孟孝伯皆如其言眼有神鑒哉

穆叔論趙文子孟孝伯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趙文子時年四十七八）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子韓起）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有君子之德、今方知政、可先往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偷之甚也）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

俊文熙曰叔孫提扎以論昭公甚為切當季孫不聽自詒必危之罪故舍昔鈞諫食同詩判自有勝贏況事且然況立君乎

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晉人執季孫意如。）

季武子立昭公

公薨於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秋九月癸巳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齊謚、裯、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義鈞謂賢等）非適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比、必利反）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俊文熙曰魯季卿未退而即伐莒取鄆莒人愬之法宜戮其使於然樂桓子欲以求貨代請而叔孫執不行貨慷慨受戮反戮頹正之與大著昭禍則禍福之倚伏真不可知也

叔孫豹不賄樂桓子

季武子伐莒、取鄆、（兵未加莒而鄆服、故書取而不言伐）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尋宋之盟）而魯伐莒、瀆齊盟、（瀆、慢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故欲戮之）樂桓子相趙文子、（桓子、樂王鮒、相、佐也）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焉、（難指求貨、故以帶為辭）弗與、梁其踁（叔孫家臣、踁、戶定反）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言不戮其使、必伐其國）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illegible]）牆之隙壞、誰之咎也、（咎在牆）衛而惡之、吾又甚焉、（罪甚）雖怨季孫、魯國何罪、（怨季孫之伐莒）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季孫守國、叔孫出使、所從來久、今遇此戮、無所怨也）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乃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

孫琮曰鮒召使者裂裳而與卒不行賄豹子婞悔晉之以求貨卒亦不與其世德也

汪道昆曰識論辭令甚工

（故裂裳示不相逆）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謂言魯國何罪）思難不越官、信也、（謂言叔出季處）圖國忘死、貞也、（不以貨免）謀主三者、義也、（謂三者忠信貞）有是四者、又可戮乎、（并義而四）乃請諸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執事謂叔孫）畏威而敬命矣、（不敢辟戮）子若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汙、（汙、勞事）出不逃難、（不苟免）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附從）魯叔孫豹可謂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魯不伐）賞其賢、（叔孫）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

汪道昆曰辭令能品

叔弓聘晉有禮

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此春韓宣子來聘）晉侯使郊勞、（聘禮、賓至近郊、使卿勞之。勞、力報反）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為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徹、達也）敢辱郊使、請辭、（辭郊勞）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於已為榮祿）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

汪道昆曰叙事具品

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宗猶主也）辭不忘國忠信也（謂稱舊好）先國後己卑讓也（始稱敝邑之弘先國也次稱臣之林後己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

叔孫豹豎牛之變

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聞而哭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卿姜姓）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穆子夢也○勝音升）顧而見人黑而上僂（上僂肩傴○僂力主反傴紆甫反）深目而豭喙（口象豬○豭音加）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號胡到反）且曰志之（志識也）及宣伯奔齊饋之

穆文熙曰叔孫途遇婦人之事甚奇已其生子號牛與其夢相符又奇然牛竟殺孔叔孫氏身死子於其夢矣然已夢中牛乃勝者又何其大怪也夢兆之事此可以觀矣

（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饋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先子宣伯先人）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至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致殷子）問其姓（女生曰姓姓謂子也）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牛五六歲○奉芳勇反）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吉）有寵長使為政（為家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取七住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田於丘蕕（丘蕕地名○蕕音由）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

又云豎牛之說在春秋中惟費無忌構郤宛之事可以叙之於昔其妙也異以

可（欲使從己孟不肯○強其丈反）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為于偽反又如字）饗大夫以落之（以豭豬血釁鐘曰落）既具（具饗禮）使豎牛請日（請饗日）入弗謁（謁白也）出命之日（詐命日）及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明）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之外（殺孟丙）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公與之環（環玉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孫）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見賢遍反下同）叔孫曰何為（怪牛言）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

又云豎牛之姦蓋天生之以禍叔孫氏非人力也

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杜洩言求食可得無為去之力不能去豎牛以為辭）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粮）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婼也○婼敕略反）

叔孫昭子殺豎牛

仲至自齊（聞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魯城內有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庫○與音預）

（匽起於反）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叔孫氏邑○取射食亦反）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亂）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析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識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塞悉代反）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己為功勞據其所言善之時魯人不以餓死歸昭子）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覺直也言德行直則四方順從之）

[illegible]曰礼[illegible]伯氏則皆行政而昭公乃習於威儀容止之本業未審至執侯之受此其為非礼之明論與當人哀於於是之尚猶有類此

又云汝浸論礼可謂精徹竟亦有成於晉之失政三卿驕僭魯厥不遠然有所諷諫矣

叔侯論魯君不知禮

公如晉，（即位而往見）自郊勞至於贈賄，（往有郊勞去有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鄆）利人之難，（謂往年莒亂而取鄆○難乃旦反下並同）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思息利反一如字）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以習儀為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

鍾子曰不執不惰請歸而以師討之最得深責其伴盟主之體

莒人愬魯君於晉

莒人愬于晉，（愬魯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間暇）乃歸公。

汪道昆曰精令能品

季孫辭晉人加籩

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謝前年受牟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籩。（籩豆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

穆文熙曰非禮之貺自當力辭人自不敢以輕易待之所謂卑而能高下而能上季孫大夫稱之矣

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堪為罪）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以加禮致驩心）對曰：寡君猶未敢，（未敢當此加也）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好去聲）

汪道昆曰精論能品

季孫以成與晉

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令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為孟孫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瓶汲者喻小知為人守器猶知不以借人）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喪去聲）

穆文熙曰晉

收魯之地求治杞田則成在所必取矣季孫説故與之後曰間晉而取諸杞竟盟違約搆禍曷已此其為悉就之説以駁下之耳胡能行哉

汪道昆曰義論大[illegible]

孫應鰲曰孟僖子能為于於既沒而不能於國於生前且欲用孔子而不及或猶有不能用者在歟

蘇子曰以僖子之賢而知

雖吾子亦有猜焉（言季孫亦將疑我不忠）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之至楚）父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候晉間隙可復代杞取之間）（如字）吾與子桃、（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萊柞二山○萊音來柞子洛反）乃遷于桃、（謝息遷也）晉人為杞取成、

懿子敬叔學禮於仲尼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以此為已病）乃講學之、（講習也）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弗父何厲公之兄當立以讓厲公）及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佐戴武宣、（三人皆宋君）三命茲益共、（三命上卿也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俯共於傴傴共於僂僂力主反傴紆甫反）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其共如是人亦不敢侮之）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於是鼎中為饘鬻饘鬻糊口言至儉）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以壽終）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而

夫子之為聖人也使其求古而授之以政則魯為東周矣

穆文熙曰郯莒無故訴魯於晉晉蓋紐于前盟之行於晉君不察遂以絕魯而叔向知晉亦為陳大國制之辭盡子南蒯子仲之專以恐之夫南蒯據費叛魯非有之

魯自督不之今又委其事以為會盟而狀霸之失盟主之義矣

學禮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云、君子是則是效、（詩小雅）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邾人莒人愬魯于晉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邾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孔多）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僨仆也○僨方問反）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鄫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間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憂為間隙）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

晉人歸季孫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私與之語）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瘳差也）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

穆叔照曰季孫始而免罪不欲私歸何其雄也乃未賴向為叔魚所恐遂懼而先歸又何慊也大晉人罪守既非其罪又則其命卿何以為名必不然矣[illegible]其所為[illegible]乎

西河謂遠而

四之也狀季孫懼而去之

此段前載在鄆人[illegible]首之前傳載合者歸季孫之後故疑叛而置也

汪道昆曰敘事議論具品

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言非獨晉可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尊卿稱）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鮒叔魚）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坐叔虎與欒氏黨并得罪）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孫祖父）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河（門使近河）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其言）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

南蒯叛季氏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宰）南蒯謂公子憖（子仲魯大夫）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家財也）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為公臣、公子憖許之、南蒯語叔仲小（叔仲帶之子亦叔牙之後）且告之故（告以平子不見禮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憖謀季氏、憖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公子憖還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南蒯枚筮之（枚不指其事汎

蘇氏曰負販之夫所望不過一金使之卜筮而得千金則狂惑而喪志矣以南蒯而遇之王之兆當得不狂叛而死

卜也）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即孟椒也孟獻子之庶孫也）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言圃以植蔬菜不宜生杞喻南蒯不宜為亂也）從我者子乎（子男子美稱也從謂為曾不去也）去我者鄙乎（鄙陋賤也去謂作亂奔齊也）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十三年春、叔弓（叔肸曾孫叔老之子）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魯大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困乏、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設若諸侯皆若我見費人執之則費人無依而入於南氏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司徒老祁、慮癸（司徒姓老祁字也慮姓癸字也皆南蒯家臣）因朝眾、遂劫南蒯曰、群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

汪道昆曰敍論具品節皆以下章法

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請期五日、遂奔齊、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

郯子論官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黃帝之子）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軒轅氏、黃帝受命有雲瑞、故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受水瑞、以水名官）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大皞伏羲氏、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鴳於諫反）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為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鷩必烕反）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布谷也、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民無淫者也、

孫應鰲曰學無常師仲尼且然天下失官學在四夷感慨深矣孔子欲居九夷而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於此抑揚更見作世之心

（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於是仲尼年二十八）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

孫應鰲曰晉聽邾人之訴而執叔孫使與邾大夫坐[illegible]自[illegible]禮事之甚不坐又欲以叔孫與邾人據衆兵以朝以示

叔孫不屈於晉

邾人愬於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為叔孫之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去起呂反）士彌牟謂韓宣子（彌牟士景伯）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讐、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衆取叔孫）（是為諸侯皆得輒相執）乃弗與、

必死乃不果與又知其獻子之[illegible]禍中[illegible]之行貨[illegible]是壯本[illegible]難矣朱氏曰婼豹之子也父子所守如此而昭公不與共圖國事坐致強臣之手以至其危亡悲夫

叔孫不納貨於宣子

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為辭）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偽若不解其意、）為叔孫

叔孫不行貨甚高一犬不生與人必殺而與食之不亦過乎

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治也）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孫文熙曰果如此謠則乾侯之出非在鸜鵒而招公可因之以借口季氏亦可以無尤矣此必後人感於乾侯之事行而為謠如三百篇之遺意耳

鸜鵒來巢

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師已魯大夫○已音紀一音祀）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言鸜鵒來則公出辱也）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饋鸜鵒也）鸜鵒跦跦公在乾侯（跦跦跳行貌○跦張于反又張留反跳直彫反）徵褰與襦（褰袴）

汪道昆曰敘事具品

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稠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稠直留反喪息浪反）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將及禍也）

孫文熙曰平子致公若之怨特緣不明猶為可亮而鬬雞求勝拘執臧老恃氣凌人人何以堪至於禘祭之舞而舞習其於季氏則無君甚矣雖不來將公之伐乎

季平子斂衆怨

初季公鳥（平子意如之庶叔）娶妻于齊鮑文子曰季姒生季甲（季姒所出公鳥之子）公鳥死季公若（公鳥之弟亦平子叔父）與公思展（季氏族）家臣申夜姑（夜音亦）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饔人名檀）而懼（懼公若章發其淫）乃使其妾抶之以示秦遄之妻（抶音叱非也秦遄魯大夫其妻公鳥妹秦姬也）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誣其叔欲使己非禮己不可而抶之也）又訴於公甫（季平子弟也）曰展與

夜姑將要余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夜姑家臣而要主殺罪在重故獨欲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平子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以上言平子得罪於族公若）季郈之雞鬭（郈昭伯魯大夫食邑於郈因以為氏與季氏相鄰故為鬭）季氏介其雞（平子以甲衛其羽）郈氏為之金距（以金飾距使破其甲）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遂侵郈氏室以自益且責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以上言平子得罪於郈氏）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拘臧氏老（以上言平子得罪於臧氏）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昭公將禘襄公廟其萬舞者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餘衆俱萬舞於季氏家廟）大夫遂怨平子

懿伯之言有三不可焉而設人以君使侍尤為明鑒

孫文熙曰子

（以上言平子得罪於魯大夫）

昭公謀去季氏不勝次於陽州

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皆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刺令○柤則加反）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謂僚柤為小人）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逆）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羈莊公之玄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不可為也舍

家羈既勸君其逐季氏又以聞命避嫌君出不出於勸可以觀忠於不出可以觀智所以處嫌疑然有大義而季氏亦莫之忌也

孫應鰲曰政自之出久矣見公無政也為之徒者衆矣見公之失援也何不自省

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去○舍音捨）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宮（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宮以自明○與音預）叔孫昭子如闞（闞魯邑）公居於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惡也日冥姦人所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

穆文熙曰季氏登臺請罪亦無奈何而公徒不戰二氏又起而助之事機至此殊為可恨

汪道昆曰敘

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師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言無戰心也冰是箭筩）遂逐之（逐公徒）孟氏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君自可止不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意如季平子名）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

叔孫婼卒

孫月峯曰公孫婼謀納昭公為平子所欺乃齋居祈死志雖可憫然亦無策之甚身處上卿權侔季氏何從容圖之何患於無機哉季氏曰婼始不忍自同於季氏而求納公正也不然見欺於平子而反以殺忠也然不能除為之圖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不及寡命遠矣

叔孫婼自闞歸見季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婼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叔孫婼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羈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欲敗之故命執適公館者）公與叔孫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叔孫婼請歸安衆）叔孫歸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叔孫婼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叔孫恥為平子欺乃齋戒居正寢祈死而果自卒也）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欲共公乘單馬歸魯其從者不欲而執展也）

諸侯謀納公不果

穆文熙曰范鞅取貨季氏而謂季氏之逐君叔孫之救季氏皆天命也然則陰許獻君而陽試公以可借以其不成謀乎至謂昭公無成季氏得民順矣論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illegible]）謀納公也二十七年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樂祁犂與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生也）休公徒之怒而啟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脫甲執冰以游（此言天休公徒之怒）叔孫氏懼禍之滋而自同於季氏（此言天啟叔孫氏之心）天之道也（此以上言天救季氏）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

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謂有十年之備）有列國之權（謂有齊楚之援）而弗敢宣也（宣用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復命晉君）

季平子每歲賈馬（賈買也）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靈公以乘馬公馬名啓服）獻塹而死公將為之櫝（馬墜塹死公欲作櫝埋之）子家羈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幃裹之（公雖不為棺猶以幃裹而葬禮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此言公之愚）

公在乾侯

汪道昆曰辭令餒品我受其其與祭的法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晉定公新立）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范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言已保平子無害也）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子練冠麻衣跣行（皆偽示若以不得事君憂戚也）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魯君若以已為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察此言有無）若以先

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魯君若以季氏先臣有功之故不使季氏祀此言其殺）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荀躒如乾侯子家羈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君若一言使晉必逐季孫）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夫人指季平子）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此誓辭）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

楊文懿曰噫公不聽子家羈而聽衆言必欲借晉以逐季氏終仍轉身自絕歸於荀躒掩耳而走何愚哉之態

怠子姑歸祭（歸[illegible]君[illegible]）子家羈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羈雙琥（刻玉為虎形）一環一璧輕服（細好之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羈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

史墨論季氏出君

汪道昆曰議論絕品

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謂有三）地有五行（謂有五）體有

穆文熙曰、史墨說引以明季氏當擅又言人君當愼名器蓋謹愼名器則政柄不移上可固天定而下可抑強臣威事貫勝之理固如此耳

左右、（謂有所）各有妃耦、（謂陪貳。妃音配。）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言唯德也。）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震如字一音身。聞音問。）其名曰友、為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公。）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父。武子、宿。費音秘。）世增其

汪道昆曰議論敍事具品若立君以下字法句法

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

子家不見叔孫

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成子、叔孫婼之子。）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家事皆諮問子家子。亟、去聲。）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出、成子未為卿。見音現。從、才用

穆文熙曰子

家羈從乾侯知其不言而昭公不罪比君薨而不見叔孫不受季孫從政之許而二氏亦不倍始終一節皆然不欲此其人直在逆虜季子之列今千載而下其想其也

反。）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言未受昭公之命。託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二子、始謀逐季氏。）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不敢、叔孫成子名。）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貌出、謂以義從公、與季氏無實怨。守、手又反。）寇而出者、行可也。（與季氏為寇者、自可去。）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君、昭公。）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出奔。壞音懷、又去聲。隤音頹。）

又云自旌自信二語最精足折平子不臣之心然將葬昭公于墓道南其於旌信何抵哉

定公即位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諸侯五日而殯、故定公六日而即位。）季孫使役如闞、（闞、地名。魯羣公墓所在。役如闞、謂葬于此也。）公氏將溝焉。（昭公之墓將溝以別之、不與先公同兆域。）榮駕鵝（魯大夫榮成伯。）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信、謂加惡謚以自明不臣之迹。）秋七月、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雖不為溝、猶葬公於先君墓道外。故孔子執政時為溝於公墓外、使與先君合、明臣無貶君之義。）

以下通作斷制乃傳之要

黑肱以濫來奔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曰賤。）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已，止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回，正心也。○不為，于偽反，下同。）不為義疚。（疚，病也。見義為之。）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言其尊。）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縶，欲求不畏強禦之名。）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來適魯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艱難為）以險危大人，（大人，在位者。）而有名章徹，（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將奔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趨也。○難，去聲。）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不謂書其人名。○徼音澆。）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為之。○冒，莫北反。）○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忘，記事之善者也。○數，所主反。）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稱，尺證反。）婉而辨，（辭婉而音別。）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陽虎盜竊寶玉大弓以叛

季寤、（季桓子之弟。）公鉏極、（公彌曾孫，桓子族子。）公山不狃（費宰。）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氏之庶子。）叔仲志不得志於魯，（志，叔孫帶之孫，皆為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代桓子。）以叔輒更叔孫氏，（代武叔。）己更孟氏。（陽虎自代懿子。）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禘于僖公。（辛卯，十月三日。不於大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於僖仲，故於僖廟行順祀。）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陽虎欲以壬辰夜殺季孫，明日癸巳，以都車攻二家。）成宰公歛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處父期以兵救孟氏，壬辰先癸巳一日。）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越，陽虎從弟。）將如蒲圃。桓子咋，（咋，大聲也。）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己於難。以繼其先人之良。）對曰：臣聞命後，（後猶晚也。）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徵，召也。）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言必往。）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于門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偽築室于門外，因得聚眾。公期，孟氏支子。）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騁，馳也。）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季孫既得入，乃

杜文熙曰：蒲圃之祈，陽虎前驅，陽越為殿，季孫居其中，萬無可脫之理，而卒

前叔孫後令林楚如馬盡氏之衆季魴陽越而走陽虎皆非令與想其時亦危乎

又云虎於舍皇虎追中向莊宋人止受其將人之祖代

歆陽四矣父

（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魯東城之北門）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徵召也陽虎召季氏於蒲圃將殺之今得脫必喜故言喜于召死○說他活反）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嘻懼聲）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虎）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強孟氏）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猶周編也偏告廟飲酒示無懼）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叛不書畧家臣○讙音歡）

不利傾覆之也

鮑文勸齊侯執陽虎

六月伐陽關（陽虎邑也）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

劉文熙曰文子諫陽虎之害及齊盡故齊不受其害甚氏亂之乃為所嫌小人之不可近如此觀其願西竄東葱靈暴奔益可謂神奸矣

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己故詐以東為願）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也欲絕追者○鍥苦結反）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葱初江反）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受亂人故）

公會齊侯於夾谷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相會儀也）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君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

汪道昆曰辭令妙品勇不

裔夷以下字法

俘以兵亂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為不善）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旋揖對（無旋魯大夫○還音旋）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典）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也犧許宜反又息河反）○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

具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具禮儀薄若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距之）

侯犯以郈叛

初叔孫成子（即不敢武叔父）欲立武叔（即州仇）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族）成子立之而卒（不聽公若藐之諫而立武叔）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武叔家臣使射公若藐）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定已之位）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藐弗能其圉人（武叔養馬之人）曰吾以劍過朝（郈邑之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吾偽為固陋不知禮者以劍末授之）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藐侯犯以郈叛（以不能討武叔殺公若之命故疑而叛）叔孫州仇孟懿子何忌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工師郈氏掌工匠之官）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取王風懷哉懷哉之義）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謂兩無所屬）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言犯以郈易齊別邑）齊人將遷郈民（將遷移郈民以齊人實之也）眾兇懼駟赤謂

（駟赤以事齊左侯犯終敗）

（楊文熙曰余讀駟赤之策既左侯犯又左郈人又左齊人乃卒去之尤者而其義又正何為郈氏作工師乎）

侯犯曰眾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與其守郈以死不若易邑於齊得紓禍何必守郈）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舍置也）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使人遍走而呼）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偽為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納魯人（納魯圍郈之師）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叔孫武叔聘于齊（謝歸汶陽田并致郈）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以猶為也）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魯也）

墮三都（三都郈費成也郈叔孫氏邑費季氏邑成孟氏邑也）

自三家專政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及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孔子由司空進位司寇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道行於季氏聽從不違逆也）季孫患家臣之叛問於孔子孔子曰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遂墮三都（墮音隳）於是叔孫州仇墮郈季孫斯將墮費公山不狃

穆文熙曰人知孔子墮郈為郈三家之攻不知三家制於陪臣自求免害故孔子方得因其機而請墮之今之郈墮而費人攻魯成終不受墮則聖人之舉事亦甚難也

叔孫輒率費人以襲魯（不狃費邑宰叔孫輒不得志於叔孫氏故二人襲魯）公與三子（孟孫叔孫季孫也）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魯大夫）。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

汪道昆曰議論具品

子貢論執玉高卑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朝者之贄）。子貢曰：以禮觀之，

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法），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以邾子益歸傳。替他計反）。

穆文熙曰吳能侍爭長中原亦太已甚其以百牢徵魯乃其貪焰方熾景伯之言宜其難入耳背禮任情

子服景伯論吳將亡

夏，公會吳于鄫（吳欲霸中國），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是時吳過宋待百牢），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晉大夫范鞅也在昭二十一年），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有常數）；若以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為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違周為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於棄內疾求伐擊我）。乃與之。

此吳之為將亡也有據此

汪道昆曰辭令具品魯牢晉大夫句法字法

穆文熙曰為國者往往受財用不足能斂無已此皆不度於禮之故也苦惟季孫我仲尼之言可為萬世足國之法惟家亦然在人人均當知之

孔子不對田賦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疋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故言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三發問）。卒曰（卒終也）：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

仲尼不對（不公答），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行政事），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疋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為明年用田賦傳。）（冒亡北反又如字厭平聲）

汪道昆曰辭令能品

子貢不尋吳盟

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尋鄫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周固），故心以制之（制其義），玉帛以奉之（奉贄明神），言以結之（結其信），明神以要之（要以禍福）。寡

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尋重也寒歇也）乃不尋盟

四史鴻裁左傳二卷終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四史鴻裁三卷　左傳三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汪道昆曰議論具品敘天子以下章法

晉

師服知桓叔之亂（桓叔卽成師封曲沃子莊伯孫武公仇為文侯子昭侯及孝侯哀侯皆為莊伯武公所殺）

穆文熙曰穆侯命大子曰仇命其弟曰成師意有所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大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意取能成其衆）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師服晉大夫）夫

備敘桓叔以曲沃強盛而武公滅晉自代比皆穆侯貽謀之不臧所致也然再傳而至獻公長桓莊之族偪而盡殺之其亦自有所懲也乎

汪道昆曰議論能品蒲與二屈以下章法啓戎心句法

穆文熙曰以驪姬之愛奪而其謀猶借

名以制義（名之必可言也）義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禮成）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自古有此言）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獻公嬖驪姬（獻公武公子）

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姓其爵男也納女於人曰女）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今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陽北屈縣○屈求

二五為之並言不由己判可從中贊之獻公自不得不從耳國語人有優施通於姬其人愈下共謀愈深何其謀之[illegible]乎

汪道昆曰以滅耿滅霍三

（勿反）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言二人俱[illegible]傷晉室）

獻公為太子城曲沃

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畢萬魏犨祖父）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

句且以是始賞先分決大子以下機鋒絕品

孫文融曰士蔿之言未是識中於辭皆前能及何當時乃出於識而不以告太子乎豈太子忠亦仰告之而弗從乎

汪道昆曰議論能品見為之極以下章法句法

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位以卿將下軍）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勝於留而及禍）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啟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有衆象）

獻公使太子帥師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赤狄別種也）里克諫曰、

呂氏曰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可謂至矣其後驪姬殺申生之謀已成併克而未敢發使優施以言動之而克乃曰吾其中立乎夫兩君之下人不寒足克守可謂而應後勢定其整也

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里克晉大夫冢大也）以朝夕視君膳者也、（膳廚膳）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謀、（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宣號令也）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國政正卿）師在制命而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大子專命是君失其官也為師而稟命是又不威也）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謂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汪道昆曰狐突以下章法句法字法俱是妙品

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以金為玦）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重耳外祖父也）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罕夷御）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叔向祖父也）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也）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己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歎以先友為不知君心）衣、身之章也、（章貴賤）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賞以春夏）服其身、則衣之純、（必以純色為服）用其衷、則佩之度、（衷中也佩玉者君子常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時）衣之

穆文熙曰諸帥之見當以子養爲尙

尨服、遠其躬也、（尨雜色莫江反）。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寒涼）（殺離言無溫潤玦如環而缺不連）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有常服矣、不獲而尨、命可知也、（韋弁服軍之常也尨偏衣）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雜色奇怪非常之服）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有害太子之心）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狂夫猶知有疑）曰盡敵而反、（曰公辭。盡子忍反下盡敵同）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違去也）狐突欲行、（行亦去也）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

四者致亂之本自古皆然而人鮮有惜之者盡其情有所將矣

子其死之、（寒薄也）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諗告也音審）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驪姬爲內寵二五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故曰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今身爲孝不戰爲安民）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

汪道昆曰敘事妙品公祭之地以下章法句法境字法

驪姬譖殺申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繇

中大夫附二五等

穆文熙曰中生被譖既不能辨又不能去止有一死而已獨不曰死而處親之過尤有大不樂者乎此所以爲申生之孝也

直救反渝羊朱反羭同音）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蕕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易消惡難除）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大子母）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不樂爲由我也）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二子時在朝爲明年晉殺申生傳）

汪道昆曰諭論能品子爲君父之命句法

穆文熙曰士蔿之言可謂極懇然公何無一言以詰之想其時柔之吏亦自知之物其進於悠而不能自禁耳焉哉

士蔿爲二公子築蒲屈

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讎猶對也）無戎而城、讎必保焉、（保而守之）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修其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固宗子）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尋用也）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尨茸亂貌）

汪道昆曰議論其品莫精三句句法

司馬氏曰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之上卿不能匡救從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從之是則荀息之言始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既沒之後也

朱氏曰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身許託孤之寄以恪共身則是將有不免死然既不能止禍於其始又為之狂託猷之

公與二公子為三言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讎為公所讓堅之則為國讐不忠無以事君故不知所從。（莫江反又音蒙）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袪袂也○難乃旦反袪起魚反）

荀息死奚齊卓子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丕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丕普悲反）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小之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使保護之）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言言可復也）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

[illegible]以餘難[illegible]其可稱乎

穆文熙曰荀息之立奚齊猶有君命既已見殺何又擁立卓子以大逆人情乎死不足惜矣

汪道昆曰議論其品人而能見句法

穆文熙曰秦之君臣知夫吾不能安晉而故納之欲幸其不能以已此言將為協鄰之公心哉鄙夫

穀梁子曰稱國以殺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

穆文熙曰里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有此詩之義）

秦伯納夷吾

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郤芮郤克祖父）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己之有何愛而不以賂秦）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能得民不患無土）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朋齊大夫）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公子夷吾）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弄戲也）能鬬不過（有節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言能自定難）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忌適足以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

惠公殺里克

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篡）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言欲加己罪不患無辭）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丕鄭里克黨以在秦故不及里克俱死）

克之殺奚齊卓子未為不是而惡公亦不得不殺之此往事之所以為难而靈氏之所以亦族也悲夫

胡氏曰若惠公以殺然不及申罪身況必再拜而祝不復有言矣乃曰又得國寡人是從之不以其罪也

穆文熙曰爽吾忠克許尚自宜取敗宜

申生請罰夷吾

晉侯改葬共大子（共大子申生也。共音恭）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遇大子大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為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請罰夷吾）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歆饗也殄絕也）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新城曲沃也將因巫而見）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敝敗也韓晉地獨敵惠公故言罰有罪明不復以晉畀秦夷吾）（忠克多忌終於失國韓改葬加謚申生猶忽傳言鬼神所為有時而信）

因申生之請而復天罰之乎且當棄可請自當吾罪惡極也哉

穆文熙曰丕克之死皆為無罪若丕鄭之計謀三子欲以謀入自取禍端其殺也宜矣

晉殺丕鄭及七輿大夫

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稱尺證反）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蔑無也）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冷至秦大夫冷力丁反）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及七輿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丕豹奔秦（丕豹丕鄭之子）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大主秦也小怨里丕）公曰失衆焉能殺（謂殺里丕之黨）違禍誰能出君（謂豹避禍也）

秦輸粟於晉

汪道昆曰識倚伏品天然以下句法

穆文熙曰百里所見甚大秦伯能從所以成伯而益見惠公之有罪也

朱氏曰秦百里奚之言滿實深厚義計利害之心真賢臣也

冬晉荐饑（麥禾皆不熟）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故民離）謂百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欲為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

穆文熙曰虢射度之喻足以亂聽者不思慮不可獨患之不可長而得失禍可以相償乎惠公不察而遂聽之君臣俱失宜其有秦禍也

晉拒秦糴

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慶鄭晉大夫）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虢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以喻糴言既背秦施為怨以深雖與之糴無皮而施毛。傅音附）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言與秦粟不足解怨適足使秦強）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此見晉侯罪以秦人伐之

秦伯伐晉

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穆姬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之）且曰盡納群公子（群公子晉武獻之族傳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詛莊據反）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

不名

汪道昆曰敘事歷歷錯令晉饑以下句法

賂中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丕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略也）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

秦伯獲晉君

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以為車右）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步揚郤犨之父）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

秩大熙曰慶鄭在君父之前尚見迫之際出言若此

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狃狎也一夫尚不可狎侮況我有國可使其狎侮而不敵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幸言必敗）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

敗死何況又誤人以失秦伯反獲晉侯則罪益大矣

汪道昆曰議論神品出因其資以下章法我怠秦奮句法輅秦伯字法且晉人戚憂以下章法

（濘泥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濘乃定反）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愎戾也○號戶刀反）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輅五嫁反）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髮下垂也拔草舍止○拔蒲末反）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厭息此語踐厭也○於冉反）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罃弘姊妹）使以免服衰

秦伯歎語與王者無異然晉侯背德則實有可殺之罪

絰、逆、且告、（免衰絰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逆秦伯且告將以恥厚自殺○免音問衰七雷反絰大結反）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君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何得）且晉人慼憂以重我、（謂反首拔舍）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當也）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縶秦大夫恐吾歸復相聚為惡○縶張執反）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

汪道昆曰妙品執辭以下句法甚法

成惡（扶音支）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名佚）無怙亂（恃人亂為己利）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

呂甥以君命感動國人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郤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己）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恐國人不從故先賞之於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太子懷公）衆皆哭（哀君不還國）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大子圉）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按文無曰呂甥述小人之言征繕立國皆有餘不盡

陰飴甥說秦伯復還惠公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秦所殺）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

之戚而君子則為之引咎於動秦伯不覺之心說許也寔無以尚此矣

我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施不報）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言還惠公使諸侯欣服復可書一事之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一為一牢）十一月晉侯歸

子圉逃歸於晉

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圉懷嬴也○質音至）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稱）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汪道昆曰敘事針合縫云

按文無曰惠公殺里丕子鄭慶鄭猶有罪狀懷公之殺狐突殊為無謂忘其平之質皆骨肉之業宜其敗禍之尤速也

懷公殺狐突

晉惠公卒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未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辟罪也○婢亦反）令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二十四年殺懷公傳）

重耳徧歷諸國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猶恃也）於是乎得人、（以祿致衆）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犨）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狄人伐廧咎如、（廧咎如亦狄之別種也隗姓○廧在良反咎古刀反隗五罪反）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儵直由反）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元城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爲天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可恃故）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蠶耳妾恐孝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

汪氏曰敘事流出傳有韻之妙曰以下字法其後及句法

姜氏可謂有丈夫之志而助成文公之伯者與他女子映竹枝詞遠別離者相去殆萬萬矣

孫文融曰僖負羈之妻能識公子其賢于曹衛之君遠矣其望而非禮見辱也

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以爲輔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寘璧焉、（臣無竟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飧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啓開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犬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離外之患、（出奔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才）晉鄭同儕、（儕等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三退不得楚止命也）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弭莫爾反櫜古刀反鞬九言反）子玉請殺之、（畏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illegible]也）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晉侯惠公）吾聞姬姓、唐

相從五人此止言三士指其所最賢者耳

孫文融曰文公之志雖大而其旨不免取忌使子玉之說得行其能後有其哉

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者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匜沃盥器也揮湔也○匜以支反）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也○衰初危反）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義取朝宗于海海喻秦）公賦六月（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公子稽首）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重耳返國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納重耳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紲馬韁羈紀宜反馬絡頭也紲息列反繫也）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言與舅氏同心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投其璧於河（質信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臼衰晉邑名）

文公誅呂甥郤芮

汪道昆曰許令妙呂郤城之役以下章法句法

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故畏爲文公所偪宂）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

中宿二宿也

孫文融曰寺人披反覆從人譏無足道然村潑之言人危言正當人自不得不從之亦可謂聞人之雄者矣

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也○袪起魚反）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爲蒲狄之人於我有何義）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反齊桓己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汪氏曰能品公料句法

文公不罪竊藏之竪

孫文融曰頭須之事若如雜說所云則罪不容誅如本傳所稱則功不可抵討其人亦寺人披之流也

初晉侯之竪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鳧須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其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棄小怨所以能安衆）

趙姬請逆盾於狄

汪道昆曰敘事能品若爲才以章法精力然曰逊

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子之邑）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

有及并已為人情所難而子下其子身下其母方今澆偷之風此能載見哉姬之賢不在并偉列矣

汪箕民曰載論神品獻公子以下章法句法下義其罪生法

穆文熙曰介之推以不言功近身將隱足以消入望報之心然文公始忘而然脩綿上為田志過旌善待之亦可謂有礼

呂氏曰文公反國之初從行諸子辨首爭功有市人之所不忍為者而介之推獨飄然遠引紛之外孰謂此時而有此人乎是宜百世之後聞其風者猶有愓懊者不能已也雖然是非無兩立之理

（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於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卿之嫡妻為內子）

文公封介之推以綿上之田

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懟直類反）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於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偕俱也）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也、西河有地名綿上）

文公納王請隧

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納王也）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

今既答文公之濫賞又答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推之言特借理以遂怨也

汪箕民曰敘事能品開礼王章此誰非句法

穆文熙曰文公此一舉使足稱伯惜哉其請隧矣

汪氏曰序事能品得原矣

句法

於諸侯、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侯伯、匡輔周室）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兆、故以為吉）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為己當此兆、故曰不堪）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德雖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為三公、而得位、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說、故能為王所宴饗也、）晉侯辭秦師而下、（辭讓秦師、使還、順流故曰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大叔在溫故）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以幣帛、以助歡也、宥助也、）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曰、王章也、（章顯王者與諸侯異）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在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攢才官反）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蒼葛陽樊人）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

文公伐原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諜間也）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伯貫周守原大夫）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

穆文熙曰人知為將之道在武而不知所貴在文文武並用乃得行師之要故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文子之論將之矣

汪道昆曰妙品子犯曰以下章法句法

大夫（狐毛狐偃之子）

趙衰薦郤縠欒枝子犯教文公伯畧

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中軍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欒枝貞子也）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荀林父中行桓子）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偷生）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詐以求多）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謂明年戰城濮）

吾鄭皆言不備僨以求多而明定其責殺也

汪道昆曰敘事妙品入晉以下事亦勞

文公伐曹殺顛頡以狥於師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師

句法

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兇凶勇反）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軒大夫車）且曰、獻狀、（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報飧璧之施）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爇僖負羈氏、（爇燒也）魏犨傷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乃舍之、殺顛頡以狥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舟之僑故虢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犨）

入以傷功敘似此詳亦不可少

穆文熙曰楚子菅厚遇文公今復有此語則晉楚可謂有恩乃城濮之戰竟因子玉激成之德不償怨惜哉

晉楚城濮之戰（時楚伐宋、宋人告急、故晉人救之）

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過分軍志兵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當用此三志）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越椒也鬬伯比之孫○棼扶云反）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間執猶塞也、讒慝若為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

文聞甚妙

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宛於元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為己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言許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

子玉許亢殺也雖未也參之讎也而晉議之則曲矣

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以退三舍為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讎謂楚也）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子憖、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酅、戶圭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每、七回反）公疑焉、（疑衆謂己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

孫月峰曰子犯解夢亦甚牽合無非作其任氣使之一戰而已凡夢但如此解自無不吉使人不至喪氣矣

汪道昆曰詞令妙品隨興之戲以下章法句法局法句法又云子玉躁[illegible]大其驕矣

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子、欒枝也。姬姓之國在漢北若、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盬、唼也。盬音古。唼、子答反。）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子玉使鬭勃請戰、（鬭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寓、寄也。與音預。）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不獲止命）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鬭勃、令戒勅子玉子西之屬）

大國之君戲可本已晉下為自恩矣孫應鰲曰觀子玉之辭驕甚去得不啟但楚子既命無從晉師而子玉不必戰憤國而興戰以豫者而不能制一猶臣此因故晉先軫之所以知其必勝也[illegible]文[illegible]曰曳柴偽遁所以誘之橫擊其攻所謂出奇

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詰朝、平旦）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韅、許見反。靷、以刃反。鞅、於杖反。靽音半。）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與曳柴亦是也）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鬭宜申。子上、鬭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卻。）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為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

晉師深於兵法失得不勝楚乎

呂東萊氏曰晉文加兵曹衛以致楚許復二國以攜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怒楚三者合之以激楚其戰譎如此孔子所之曰譎豈不信哉

汪道昆曰序事具山風不譯字法

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食楚軍穀也）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襄王往勞晉侯故作王宮）

文公誅三罪而民服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　旃章然反）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脩為奸軍令）（瞞莫干反　奸音干）司馬殺之、以狥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士會隨武子士蔿之孫　茷扶廢反）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於廟）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以冬會于溫）殺舟之僑以狥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余氏曰須讀經書內罪而顯須獨定指之能刑可乎

孫文晟曰侯獳貨說復曹雖近於從然所言精確合道人自不容不可之矣

汪道昆曰議論能而得體史家法程公以下章法

文公復曹伯

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豎掌通內外者　史晉史）使曰、以曹為解。（以滅曹為解　解佳賣反）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封邢衛）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叔振鐸曹始封君文王之子）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私許復曹衛）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衛已復故）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

孫應鰲曰惟賢是取不拘於世此用人之準

孫文晟曰桓公用管仲文公用冀缺合讐仇而為腹心乃古今人情所難所以為五伯之雄

汪道昆曰能品君取節字法句法

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

文公用冀缺為卿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胥臣也冀晉邑）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冀芮欲殺文公）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禹鯀子）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言可取其善節）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　且子徐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雖登卿位未有軍列）

陽處父詐退楚師

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泜水出魯陽縣　泜音雉）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紓緩也　紓音舒）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為老）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

穆文熙曰子上據山作而退然完師而歸楚人殺之過矣

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故譖之）

甯嬴知陽處父之敗

甯嬴論陽子一章可為剛愎者之戒

晉陽處父聘于衛反過甯甯嬴從之（甯晉邑脩武縣也嬴逆旅大夫）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陽子性純剛）天為剛德猶不干時（寒暑相順）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言過其行）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剛則犯人）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

穆文熙曰宣子之賢本非姑射所及但處父奪其中軍以與之故人有怨於趙氏之識宣子其不幸而為處父之知哉公羊子曰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君漏言

難是以去之（為六年晉殺處父傳）

陽處父易中軍趙宣子始為政

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師○舍音捨）使狐射姑將中軍（代先且居）趙盾佐之（代趙衰也）陽處父至自溫（前年聘衛過溫今始至）改蒐于董易中軍（易以趙盾為帥射姑佐之○河東汾陰縣有董亭）陽子成季之屬也（處父嘗為趙衰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典常也）正法罪（輕重當）辟獄刑（辟猶理也）董逋逃（董督也）由質要（由用也質要券契也）治舊洿（治理洿穢）本秩禮（貴賤不失其本）續常職（修廢官）出滯

也其漏言奈何君欲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處父出射姑入君以此語之射姑怒出刺處父於朝而走穀梁子曰稱國以殺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聽

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賈季怨陽處父之易其班也（射姑已為中軍帥因陽處父之言而易之）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續鞫居狐氏族食邑於續）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中軍之非其人乃國之大故處父身為大傅亦分所當言其見殺者君漏言也）（而左氏以為侵官失其義矣）

趙孟使士會先蔑迎公子雍於秦

穆文熙曰襄公已立靈公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立少君恐有難）趙孟曰立公子雍（趙孟趙盾也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

為太子何待更迎公子雍為謀已非所以不行至於立靈公而敗秦師危宣子之大姦也

孫應鰲曰是舉也夷皋不當立則不宜聽穆嬴以畏偪如其當立則不必為雍子之求所謂大臣以道大事而能斷者也至之令狐之役既以背秦又違先蔑

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抒除也抒直呂反又時呂反）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樂文公子○樂音岳一音洛）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班位也）其子何震之有（震威也）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杜祁杜伯之後祁姓也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為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己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在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亞次也言其賢故位尊）秦大而近足以為

晉舉竟以亂國宣子終負賊名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有以也夫

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先蔑士伯也士會隨季也）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郫晉地）

汪道昆曰議論具品

穆文熙曰史駢不報賈氏之怨可謂有君子之風褊心之徒讀此亦自洒然

史駢不報賈季之怨

晉殺續簡伯（簡伯續鞫居）賈季奔狄。宣子使史駢送其帑（帑妻子也宣子以賈季中軍之佐同官故○帑湯莽反）夷之蒐。賈季戮史駢。史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史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敵猶對也若及子孫則為非對非對則為遷怨）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言已蒙宣子寵位）介人之寵。非勇也。（介因也）損怨益仇。非知也。（殺季家欲以除怨宣子將復怨已是益仇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扞衛也○扞戶旦反竟音境）

汪道昆曰敘事能而先君奉此子以下章法截密矣秦以下可法

秦送公子雍於晉趙宣子擊敗秦師

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穆嬴襄公夫人靈公母也）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欲使宣子教訓之○屬音燭）今君雖終。言猶在耳。（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畏國人以大義來偪已）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

穆文熙曰趙盾此舉不義甚矣事已至此但宜委曲以救不得已之情則秦人未必敢陵戰亦未必勝何得名其為寇潛師相襲首以詐亂若此乎此盾所以有書弑之禍也又云荀林父先見甚此而先蔑弗聽賢善者不聞

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奪敵之戰心也○先悉薦反）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蓐食早食於寢蓐也○蓐音辱）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禍將及已）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義取芻蕘之言猶不可忽況同寮乎）又弗聽。及亡。荀伯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

蔑事敗奔秦所以士會鄙之而不與言

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言能與人俱亡於晉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何用如此）士季曰。吾與之同罪。（俱有迎公子雍之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已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為正卿而不匡諫且出奔惡有黨也士會歸在十三年）

冬日夏日

賈季論趙衰趙盾之賢

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狄相讓其伐魯）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汪道昆曰識論具品

穆文熙曰此論深得懷遠之畧宣子從之他日返歸衛田宜其能主盟於諸侯也

郤缺勸宣子歸衛侵地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日徃日取衛地）（在元年）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柔安也）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有休則戒之以勿休）董之用威（董督也有罪則督之以威刑）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德正德也禮以制財用之節又以厚生民之命）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

也其誰來之（來猶歸也樂音洛）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為明年晉歸鄭衛田張本）

四史鴻裁左傳三卷終

四史鴻裁四卷　左傳四卷

晉

汪道昆曰叙事妙品

晉人秦人戰於河曲

冬秦伯伐晉取羈馬（令狐役在七年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史駢佐之欒盾將下軍（欒枝子）胥甲佐之（胥臣子）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史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側室支子穿趙夙庶孫）

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輕達欲反）秦伯以璧祈戰于河（禱求勝）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晉侯以一命命郤缺為卿不在軍帥之數然則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

士會史駢其知相當秦甲[illegible]肉食之夫不足數矣

汪道昆曰叙事能品

穆文熙曰晉招士會不計其為秦害策秦返會[illegible]不起罪其詐謀還晉均為晉事繞朝贈[illegible][illegible]見其奇魏人被採又何躊躇也

見也（懋敏也○懋息觀反方言云偽也）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辭放失常節○使去聲）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薄蒲莫反）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為宣元年放胥甲）

傳　秦師夜遁

晉人復還士會

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諸浮晉地）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六年賈季奔狄○難乃旦反）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也）能外事且由舊勳（有偃之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

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不可犯不義）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子）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告喻魏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示已無去心）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言必歸其妻子明白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檛臨別授之[illegible]揭以展情繞朝秦大夫）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覺其

汪道昆曰叙事妙品胹熊蹯字法

孫應鰲曰諫不入則莫繼信斯言矣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於焉知靈

穆文熙曰飢

麑以利害而死於義彌明以僕夫而死二人一時奇氣可歌可泣

情）既濟魏人譟而還（晉得士會譟素報反）○秦人歸其帑其處者為劉氏（士會既復劉累之胤別族復累之姓○累劣彼反）

趙穿弒靈公大史書趙盾弒其君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畚筥屬胹音而煑也○蹯扶元反畚音本）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故作不視○溜力救反屋霤也）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

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鉏麑晉力士○鉏仕俱反麑音迷一五兮反）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而睡○盛音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庭樹）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車右）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嗾素口反使犬也）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責公不養士而更以犬為己用）鬪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翳桑桑之多陰翳者首山在河東）見靈輒餓問其疾（靈輒晉人）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

古人一飯必報靈輒之謂所志雖著不告而退應我不望報之君子矣

汪氏曰識論能品

穆文熙曰邲之敗在林父不善將將而彘子剛愎輕敵二憾怒楚求戰不能持厥之同心隨會之說七覆則晉師無不能濟河矣

年矣、（宦學也〇食音嗣下同舍音捨）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簞笥也）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輒為公甲士〇橐他洛反與音預）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輒亦去）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弑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法受屈）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

晉楚戰於邲晉師敗績（晉景公楚莊王）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勞也〇勦初交反又子小反）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楚軍討鄭、

昔歲數法師武臣以伐下句法變為字法

先縠為偏將乃狂悖若此卒以致敗亡帥其為之偶矣

朱子曰左傳分諭事近世

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昔歲入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〇讟徒木反）政有經矣、（經常也）荊尸而舉、（荊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奸矣、（奸犯也）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〇蔿于委反）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〇蓐音辱挾胡牒反）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〇蹹徒臘反幟申志反一音志）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〇殿丁練反）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勑令）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其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也）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縠）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為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濟渡河）知莊子曰、此

士大夫多如此只要狗人情如荀林父邲之役先縠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語矣今林父若出令按兵不動召先縠誅之然後乃救敗之道所以晉師終不大敗子為元帥三句乃林父罪案

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兌下坤上臨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否不也）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之凶）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言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遇敵）彘子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為明年晉殺先縠傳）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屬楚故曰失屬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郔鄭地）沈尹將中軍、

伍參之言所謂兵法之知彼知己者

胡氏曰古者使鉞臨戎專制閫外雖君令有所不受況其屬乎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

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飲於鴆反）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父參七南反）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旆蒲具反）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為軍無上令衆不知所從○適丁歷反）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

從彘子之意亦言於理而可想見誅之喪矣

欒書論戰不可救鄭不可信可謂出藍

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滎戶扃反敖五刀反鄗苦交反）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不可謂驕、（箴誡）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古曠反）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不可

楚文辭曰楚使入晉乃所以覘其虛實隨季對楚其言婉而有禮不有趙括之對則楚未可量矣甚哉

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也）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也）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對誤）寡君使群臣（託君言也）曰

角之字誤

士季之論乃有備無患之言其深於兵法者

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和、以疑晉之群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摩、末多反）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菆、側留反）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閑暇。兩、力掌反、鞅、於丈反）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折、之設反）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麗、力知反、著、直略反）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馬、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犨子、欲為公族大夫。錡、魚綺反）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熒澤在熒陽縣東、見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之字、潘尫之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郤克）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

此所以為惑楚

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乘、猶登也）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也）彘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屬、錡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說、舒銳反）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戰之、故各有御右。屈、居勿反）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弃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搏、音博）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軘、徒温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惟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

[illegible]之惎之乎法

（楚大夫唐爲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徙古卯反）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借也）（傚）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殿○殿多練反）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平中易乘則恐軍人或）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隊直類反）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扃車上兵闌○惎其器反扃古熒反）少進馬

逢大夫恨趙旃不欲見則是至以救其二子則過矣

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帆凡劍反）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在後（傁老稱也○傁音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重平聲）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罃於耕反）厨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納諸厨子之房（抽擇也菆好箭房箭舍）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

觀此晉師可謂極敗城濮鄢陵不若此甚也

楚子之言可謂遠慮而志不在小者也所以敗晉

柳可以為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既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射食亦反）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將子匠反）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雍於用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觀古亂反）○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文字）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

發文無曰林

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鯨其京反鯢五兮反）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

父負為主師恐斬偏將而彘子不用其命卒致喪師之禍則兩人之罪均不可宥矣人況宥林父乃並宥彘子可謂無法之甚況其召狄人以伐晉而伐狄戒之則亦晚矣

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怙音戶）鄭伯許男如楚、（為十四年晉伐鄭傳）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渥於角反）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

汪氏曰敍事議論能品爾

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

十三年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縠召之也、（先縠以邲戰不得志召狄為變）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縠之謂乎、

楚子不罪解揚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年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

既許不穀有死無貳句法

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藏瑕穢君）國君含垢、（忍恥）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衰）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

穆文熙曰楚人投車登揚使呼宋下之衆亦甚奇揚竟致晉命且為義命無二之語則又奇於其矣奇矣然其動人楚不殺有見哉

汪氏曰敍事具品

穆文熙曰從父從君於當以顆為例結

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一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隊也。霣于敏反）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魏顆以結草獲杜回

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稷晉地定狄地）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雒晉地）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

草為報古人借此示報不必責望也

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武子魏犨顆之父）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亢禦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而女也躓陟吏反）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晉會諸侯於斷道執齊使

汪道昆曰本事具二行不此報句法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為斷道會）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頃音傾）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欒京廬郤克之介使）

（得齊之罪乃復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及斂盂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斂音廉）夏會于斷道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執三子不書非卿）（王縣今屬河內）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鬪椒之子楚滅鬪氏而奔晉食邑于苗）（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賁扶云反）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汲汲也）舉言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懼亦皆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沮在呂反）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

穆文熙曰卻雖而未與執之以信脩沮一句無功動人故言人釋

桓子惜其不能明達之而令之自速矣後遠之道矣

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彼三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拘執使得逃也）

范武讓政於郤獻子

汪道昆曰議論能品有肅句法

穆文熙曰武子讓政業書全身足為千古之法郤子逞志所以終受辱禍

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燮其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遄市專反）君子之喜怒以已亂

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豸解也欲使郤子從政快志以止亂○豸直是反）爾從二三子唯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郤獻子為政

郤克及衛敗齊師於鞌（齊頃公）

汪氏曰序事辭令能品貫餘另一人鏤之筆法穆文熙曰鞌之戰郤克有報齊之志而佐之以蝉獻子范文子將帥和睦所以

孫桓子臧宣叔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郤克至齊為婦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國命各自詣郤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不中為之役使）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范文子）欒書

[illegible]名御之
[illegible]有先救皆
以提其別
欲不敗得于
分謗敢爾爭
者所宜不暇
之嫌無非於
此

其從所以勇其
後輕敵以臨
強者安得不
敗

樓文熙曰張

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師從齊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靡笄山名）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大國謂齊 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群臣請于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衆也 淹久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 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 丁甘反）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 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 言己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 翦盡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 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 朱血色、血色久則殷 赤黑為殷色 言血多汙車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已推車）張侯曰、

侯數語能令
創者復作得
兵家作勢之
法

子輿見夢遂
令韓厥中御
得免並其命
與

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 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 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 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 隊直類反）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母張晉大夫 寓寄也○母音無 乘繩證反）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 右被射仆車中 故俛俯安隱之○俛音勉）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騑馬絓也）丑父寢於轏中、（轏仕產反 臥車也）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 丑父欲為右 故匿其傷）韓厥執縶馬前、（縶馬絆也 執之示脩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 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為二國救 請不欲乃過入君地 謙辭）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屬適也○屬音燭 行戶郎反）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 并為齊侯羞故言二君 此蓋謙敬之辭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之、（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 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

郤信雖先之事乃祖此情不得而寄人之末耳

汪氏曰序事神品

司徒妻問君父之理先君後父又不及其夫何其賢

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宛紆元反。茷扶廢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厲退者，遂進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彊，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徒，主銳兵者。○銳，悅歲反。）曰：「苟君與吾父免矣，

而有禮乎

謝疊山曰晉師戰勝之餘國佐惟能在辭抗敵卒以安全齊國晉君之母人之母動其同類之心而非先王之命收合餘燼是以懾其氣耳

責之以義

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如何。）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辟音壁。）予之石窌。（石窌，邑名。○窌，力救反。）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甗，玉甑，皆滅紀所得。○甗，魚輦反。）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責之以禮

言論甚大

穀梁子曰季孫行父禿晉

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不以孝德賜同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疆，竟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遒，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諸侯害。）

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穆文熙曰晉

不然，（不見許。）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諫郤克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甗磬。○暱，女乙反。）我亦得地，（齊歸所侵。）而紓於難，（齊服則難緩。○紓，音舒。難，乃旦反。）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

晉將帥克讓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武子，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己禍。）郤伯見公，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

之意但相讓各不居力想見人心之睦其代升致勝宜矣

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

汪氏曰序事具品

趙嬰出奔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己雖淫而能令莊姬實趙氏）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

解[illegible]考史月得之

祭之之明日而亡、（以傳故見為禍）（為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

法

欒書得從衆之義

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于此、（北蔡地）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不還救戮怨敵鄭當救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以六軍悉出故曰成師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

孫文融曰三師不貪小利不怒楚激深得兵家持重之道若楚師不戰而退能保無詐我若伐其二縣是師反而隨之則我之敗不有救鄭々

書約從衆一言足破群語所以和於上下功重三世

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為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傳善欒書得從衆之義）

晉立趙武反其田

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趙嬰亡在五年）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欒氏郤氏亦徵其為亂）六月晉討趙同趙

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趙武莊姬之子莊姬晉成公女畜養也）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成季趙衰宣孟趙盾）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言三代亦有邪辟之君但賴其先人以免禍耳）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周書康誥、言文王不侮鰥寡而德益明、欲使晉侯之法文）

汪氏曰序事能品

晉侯奇夢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被皮寄反）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

縱文熙曰秦醫知病而不能為晉侯見新而不克食巫以術而見殺小臣以夢而自殉均為有數

（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言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麥）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緩醫名為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肓鬲也心下為膏。肓音荒心下鬲上也）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達針）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周六月今四月麥始）使甸人獻麥、（甸人主為公田者。甸徒練反）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張腹滿也。張中亮反）○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

楚王歸知罃

三年、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公子穀臣楚王子邲之戰為晉荀首所囚連尹襄老楚臣戰死於邲不獲其尸至是晉皆歸之。）以求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荀林父之弟知罃之父也）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

縱文熙曰感恩者當感人之意不必論成否施恩者即成亦不可

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為己）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於君之外臣首、（首知罃父名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不獲君許）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褚衣裝也）既謀之、

望報知罃鄭賈可謂兩得之矣

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

絳人論山崩

縱謀子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侯以傳召伯宗而問焉伯宗來遇輦者輦者不避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速也稱不下車而問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驛。傳中戀反）伯宗辟重曰辟傳、（重載之車。辟匹亦反。曰辟音避）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出）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去盛饌。為于偽反）降服、（損盛服）乘縵、（車無文。縵武旦反）徹樂、（息音）入出次、（舍於郊）祝幣、（陳玉帛）

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宗曰君而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宗如之何伯宗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宗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

史辭（自責罪）以禮焉（禮山川）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見賢遍反）不可（不肯見）遂以告而從之（從重人言）

晉郤至如楚聘

十二年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音皮）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其不庭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隊失師衆也）秋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子反相（公子側楚司馬）為地室而縣焉郤

伯宗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績乎攘善也

穆文熙曰地室而縣此何等禮一大相加何其言之不遜也傳謂子玉剛而無禮子反亦又甚焉聊發之戒宜其不然

至將登金奏作於下（地室作室於地下而縣樂也金鐘也擊鐘奏樂於地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暮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言天福晉楚兩君相見亦不過如此禮樂故已不敢當）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晉楚二君必不相朝無亦惟兵戰鬭以一矢相加遺方見不用作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則相朝也於是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所以訓恭儉約行禮謂存其名也宴有折俎相與共食所以示慈惠布政謂致其實也）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政事以禮成所以無攻伐民得以息百官承事朝夕見言無私事且在外也不）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言治世則武夫不為己之私用以扞城其民明無一矢相加）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言亂世則諸侯征伐爭尺土地以盡民力所以畢取武夫為己腹心不以扞城其民方有一矢相加）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而制其腹心（武夫為民而已也不為己也）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

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言楚不久盟相攻伐敗）

四史鴻裁左傳四卷終

四史鴻裁五卷　左傳五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批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晉

汪道昆曰許令神品大公即世穆公不布章法字法是屬宣之以繳不乚句法穆文熙曰種姬公既與晉厲也

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狄以伐晉是以諸侯惡於晉而晉作書以絕之然晉辭亦多誣不足以服秦也晉自以鄭貳於楚與秦伐之鄭未嘗侵秦諸侯亦未嘗以秦之退而致命者但秦納燭之武之說而私與之盟不然伐鄭之役則誣罪也

呂相絕秦書（秦晉盟於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故晉厲公使呂相絕之。）

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秦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穆公夫人，獻公之女）。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illegible]辟）。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僖十年納惠公）。秦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僖十五年）。亦悔于厥心（秦伐晉獲惠公），用集我文公（集成也）。文公躬擐甲冑（擐音患），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事在僖三十年）。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詢謀也盟者秦伯謀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造成也言晉有成功於秦）。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不見弔傷），蔑死我君，寡我襄公（寡弱也），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都於費今緱氏縣○迭直結反），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滑晉同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納文公之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於穆公（晉欲求解於秦），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秦使鬪克歸楚求成楚弑成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逞快也）。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晉襄秦穆皆卒）。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蝥賊謂秦納公子雍○蝥莫侯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不從求通晉）。

公子雍之來晉背[illegible]之趙盾以約而以兵攻之以此罪秦其誣甚矣

孫鑛曰權詐相傾秦晉故智本無事直但此文旁引曲証錯落縱橫如萬馬馳驟而不失御勒三軍夬驟而各中紀律一圜一闕作枚作枚亦大之最奇者矣與狄同州見乃必爭之地

及君之嗣也（君秦桓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不肯稱晉望而共盟○稱尺證反）。利吾有狄難（謂晉滅路氏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眾也）。君亦悔過之延（延長也），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晉獻秦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伯車秦桓公子）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令狐會在十一年）。君又不祥（祥善也），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及與也），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隗廧咎如赤狄之女也白狄伐而獲之納諸文公○隗五罪反廧在良反咎音羔）。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

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言狄雖應答秦而心實憎秦無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三公穆康共三王成穆莊○昊戶老反）曰余雖與晉出入（出入猶往來）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疾亦痛也暱親也）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寧靜諸侯）豈敢徼亂也（徼要）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俾使也）

不一以上皆楚秦背晉之詞

三郤譖殺伯宗

後文無曰婦人之言如伯宗之妻者即達士之見何以加諸

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晉賢大夫）伯州犂奔楚（伯宗子）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為十七年晉殺三郤）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傳見雖婦人之言不可廢）

晉敗楚於鄢陵

國語云若以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為也比此起句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

似通

王道思曰叙事能品申叔時于文章決勝之戰其之役此之師事法三擺服矣句法雖而左右好以戰以下又事法

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庚）郤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佐之（代郤錡）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罃下軍佐於是郤犨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甲欒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句古侯反）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群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下應上）各知其極（無二心）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恤惠）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好呼報反）瀆齊盟（不祥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話戶快反）奸時以動（妨農業○奸音干）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厎至也厎音旨）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思慮也）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

申叔時子反之敗與蹇叔料秦師同皆國之老成人也老成之言不可不聽

孫文融曰范文子處戰勝驕君恐有內憂後未知其謀可謂遠見也但晉楚既以公爭要能終止亦止於戰可在初發時也

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邲之師荀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從子容反）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

賢人不當見乃提意

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士燮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為忌）在陳而囂（囂喧譁也○囂許驕反）合而加囂（陳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高如巢以望敵）也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於王後（州犂晉伯宗子奔楚）王曰騁

戰陳之道以將帥和協為大楚惟二卿相惡便可致敗何必六間哉

問答如在目前情狀兼有伯犂而不能用也

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師右軍）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伯州犂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奔晉○賁扶云反）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

（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相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蹙子六反）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有淖於前（淖泥也○淖乃孝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步毅即郤毅）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在公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失官慢也（去將而御）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于淖（掀舉也）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

穆文熙曰養由神射古今所難讀其一矢復命猶可想見其閒之態

郤至見楚子屢下而又受其遣大夫從行敵國之禮所以卒得之謂行行而終致殺身也

（壄）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夸王）王怒曰大辱國（賤其不尚知謀）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于泥（呂錡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尊）異姓月也（異姓畢）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于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他刀反）。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韎音妹跗方于反）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閒蒙甲冑（閒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揖也）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二年鞌戰韓厥已辱齊侯○溷戶昏戶本二反）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茀府勿反翰音韓諜音牒輅五嫁反）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熒戰在閔二年○熒戶扃反）唐

鄭成公此時幾被所獲者可謂極勝再俘國君或以則楚王又獲成公也

二子技藝過人遂能全楚

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己當死戰）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藝命○冉如琰反）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茷（為郤至見讒張本○茷扶發反）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閒也）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illegible]也○榼苦臘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亦傷也）補卒乘（補死亡）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戰）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秣馬利兵（秣穀馬也○秣音末）修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王曰天敗楚也夫

子玉子反喪師俱令自殺

楚有與刑所以構俗役子重亦以為吳所敗憤恚心疾而死

注遺臣以牙妻能出

孫文照曰禁書之諸郤至

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驕）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赦所以責子反）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聞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已不敢不受）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無咎高固子）衛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壞隤魯邑齊衛皆後非獨晉明晉以僞如故不見公○隤徒回反）

晉厲公殺三郤欒書弑厲公

晉厲公侈、多外嬖、（外嬖愛幸大夫）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終如士嬖言）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童胥克之子宣八年郤缺廢胥克）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梏械也）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繫之車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鄢陵戰欒書欲固壘郤至言楚有六間以取勝也）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

其机甚深置郤厲公即中主亦必疑之然方戰而受其遺于亦郤至自以招之寺

郤至驕亢誠有取殺之道然其信知勇三言亦自可佳

孫文照曰長魚矯立殺三郤可謂勇士然請誅欒書中行偃以絕君患其言又堅上中理此又非徒勇者

君。（鄢陵戰晉囚公子茷以歸）以東師之未至也、（齊魯衛之師）與軍師之不具也。曰、此必敗。（荀當佐下軍居守郤犨將新軍乞師故言不具）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孫周晉襄公曾孫悼公君楚王也）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嘗試也）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覘伺也）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以為郤至奪孟張豕）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不偪公室）敵多怨有庸。（討多怨者易有功）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言俱死無用多其怨）（殺）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言不得安君位）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爭死命）罪孰大焉。（傳言郤至無反心）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沸魋亦嬖人）抽戈結衽、（衽裳際）而偽訟者。（偽與清沸魋訟）三郤將謀於榭、（講武堂）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位所坐也駒伯郤錡苦成叔郤犨）溫季曰、逃威也、

惜厲公之不足以語此也

遂趨、（郤至本意欲禀君命而死、今矯等不以君命而來、故欲逃而賊為害、故曰賊言可畏也）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陳其尸於朝）胥童以甲刧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人謂書與偃）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德綏遠）御軌以刑、（刑治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辭謝書與偃）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胥童刧而執之故云辱）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

孫應鰲曰范文子知者也伐鄢之役三不欲而厲公皆違之究雖以死志可悲矣

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匠麗嬖大夫家）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辭不往）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畜養也、違去也、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言此者明己無所偏助）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

十七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祝太祝、宗宗人、皆主祈禱之官）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晉人迎立悼公

穆文熙曰周子途中數語使人心消讖忌使見纔收之才未幾而即逐不臣者七人亦何異也君哉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程滑晉大夫）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言不以君禮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言有命）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傳言其少有才所以能自固、少詩照反）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與諸大夫盟）館于伯子同氏、（晉大夫家館舍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公曲沃始命君）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

汪道昆曰序事有者法詳民卷字法

穆文熙曰悼公既逐不臣七人而又用六官之長皆得其當雖為若此安得不伯

悼公復伯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厲公殺絕、故悼公不以嗣子居喪）始命百官、（始為政）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逮鰥寡、（惠及微民）振廢滯、（起舊德）匡乏困、救災患、（匡亦救也）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宥寬也）節器用、（節省也）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錡子、魴士會子、頡魏顆子、武趙朔子、此四人其父祖皆有勞於晉國）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無忌韓厥子）使士渥濁為大傅、使脩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武子為景公大傅）右行辛為司空、使脩士蔿之法、（辛將

（右行因以為氏、士為獻公司空也、）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欒糾也、校正主馬官、）使訓諸御知義、（戎士尚節義、）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司士車右之官、）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勇力多不順命、故訓之以共時之使、）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省卿御、令軍尉攝御而已、）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馬、（魏犨子也、）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馬、（偃籍談父、為上軍司馬、○遏於葛反、）使訓卒乘親以聽命、（親以聽上命、）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群騶知禮、（乘馬御乘車之僕也、六騶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尚禮容、故訓群騶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國三卿、晉時兼六卿為軍帥、故揔舉六官、則知群官無非其人、○長丁丈反、）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官守其業、無相踰易、）爵不踰德、（量德授爵、）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五百人之師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偪、）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此以上通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即位之年、）

祁奚舉善

祁奚請老、（老致也、）晉侯問嗣焉、（嗣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解音蟹、）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諂媚也、偏屬也、）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也、）

汪道昆曰、辭令妙品

孫文熙曰、悼公乍聞揚干之戮、方作勃怒、及觀魏絳之書、卽能自咎無我若此、足稱賢君哉、

魏絳戮揚干之僕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行戶郎反、注同、）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戰、）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群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食音嗣、又如字、）

魏絳陳和戎五利

汪道昆曰議論具二

楊文懋曰和戎雖有利然必中國強盛乃可為之否之春秋當有以閒之則以人玩之一有嫌隙則必有報其禍甚矣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也狎習也○賈音古）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

晉侯謀息民、

諸侯會于戲、伐鄭、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施恩惠舍勞役輸盡也）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之）公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省）器用不作、（仍舊行）車服從給、（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于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是）

晉師滅偪陽、（偪陽妘姓國今彭城傅陽縣也晉因會諸侯于柤遂滅之）

十年、春、會諸侯于柤、（柤莊加反）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罃即知伯時為中軍帥偃即罃從兄弟之子匄即范宣子皆晉卿）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堇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孟氏從魯君會于柤故亦與於偪陽之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城門中懸木為門因發其機以止人也）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紇郰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狄虒彌魯人也立大車輪覆甲於外以為櫓○虒音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

絕之、（偪陽人自堞中縣布以試外勇者堇父登此以上城至堞則斷布）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及堇父顛墜又復縣布以示之蘇怪復上者三言其勇也）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懸布）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請班師、知伯（即荀罃）怒、投之以机、（机作几）出於其間、（出偃匄之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偪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為亂命）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易移以與之也）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匄必將以此言師罪於我）余羸老矣、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

乎取之（言當事久斂之以斷不克之疑）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群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

（孫文熙曰晉以向戌賢故欲伐偪陽封之然封之而不受則益見向戌之賢）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

（賓祭用之謂饗賓歟祭也）

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師樂師也）（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心有所畏）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著雍晉地疾晉侯疾也）卜、桑林見、（祟見於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奔走還宋禱謝）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間疾差也）以偪陽子歸、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使選偪陽宗族之賢者令居霍奉妘姓之祀請命于王不絕人祀故曰禮）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不茲、事仲尼、

范宣子讓德

（汪道昆曰叙事神品議論能品用之與以下章法）

晉侯蒐于綿上以治兵、（為將命軍帥也必蒐而命之所以與衆共）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長上聲）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七年韓厥老知罃代將中軍士匄佐之今將讓故謂爾時之舉不以己

賢事見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代荀罃）士匄佐之、（位如故）

（孫文熙曰人何多以才智自高孰肯虛心以下人晉之宜亦緣起於是不可及矣）

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以武位卑故不聽也命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將佐皆遣）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俾慎舉之禮）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汰音泰數所主反）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義取上有好善之慶則下賴其福）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能者在下位則貴尚而讓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加陵也君子在位者）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自稱其能為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爭自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發明讓德因以爭不相形利害曉然殊有可玩）

范宣子數戎子駒支

（汪道昆曰擇今妙名寫其）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前年為楚所敗）會于向、為吳謀楚故、

大抵字法以爲先君備戒志也句法皆焉字法

楊文熙氏曰宣子數姜戎言語漏洩不攜其事何以詠服其心所以反爲所屈

戎言與晉同惡見不可逃來歲晉屯藩晉信讒

也（謀為吳伐楚）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為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為伐楚）執莒公子務婁（務莫侯反又如字婁力侯反）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駒支戎子名）范宣子親數諸朝（行之所在亦設朝位）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四嶽之後皆姜姓瓜州地在今敦煌）乃祖吾離被苫蓋（苫式占反蓋戶臘反爾雅曰白蓋謂之苫）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蒙冒也）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腆厚也）與女剖分而食之（中分為剖）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職主也）詰朝之事爾無與焉（不使復得與會事○詰起吉反與音預下同）與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蠲明也）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四嶽堯時方伯裔遠）（胄後也）毋是剪棄（剪削也）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我諸戎除剪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不內侵亦不外叛○嘷戶羔反）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亢猶當也）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掎居綺反）○與晉踣之（踣僵也踣蒲北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言給晉役不曠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意常如殽無中二也）豈敢離遏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逷他歷反不與音預瞢莫贈反）賦青蠅而退（取其愷悌君子無信讒言）宣子辭焉（辭謝）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成愷悌不信讒也）

棫林遷延之役

夏諸侯之夫從晉伐秦以執櫟之役也（櫟役在十一年）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飲毒水故）至于棫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亦不反）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恐偃自專故棄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夫）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為待）荀偃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故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卻退）欒鍼曰（欒黶弟也）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黶將下軍鍼為戎右）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鞅士匄子）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

汪氏曰叙事甚詳

傳人然曰欒
黶於有小能
亦不得與甘
棠並論孰言
兆矣至謂亡
在於盈則誠
知言也
士鞅為讒黶
所從來矣
其罪於[illegible]
之

士鞅論欒氏先亡

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盈黶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武子欒書黶之父也）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為傳二十一年晉滅欒氏張本）

師曠盡言於晉君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佐○去起呂反）使師保之勿使過度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肆放也）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師曠能因問盡言○從子用反）

晉荀偃伐齊齊師夜遁

奇夢

[illegible]道兆曰叙
事世二烏烏
之齊張烏之
於河上有烏
[illegible]
神[illegible]違之
所主也

程大熙曰魯
莒自其鄉入
此宣子詭言
以叙齊人未
必為實惟晏
子能知之惜
辭之不明耳
又云
左傳所謂旗
左實故示有
餘也然亦因
其可設而設

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殺者）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梗陽晉邑皋巫名也夢并見之○隊直位反）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亦夢見獻子與厲公訟）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見死微故勸使快意伐齊）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雙玉曰瑴○瑴古學反）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環齊靈公名負依也）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伐魯擾人民）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以告神曾臣猶末臣）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苟捷有功無作神羞（羞恥也）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至言故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廣一里○廣古曠反）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諸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眾也○斥音尺陳

之耳從敵人
使疑其情僞
而將之則氣
勢既分反以
致敗

（直反）疏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服為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不脫）（張旂幟）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鳥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殿守險）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既故以為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也脰音豆）。曰止將為三

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兩矢中央○衷音忠）顧曰為私誓州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汝明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也反○縛）（弛式氏反）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衿其鴆反）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平陰西有邿山○邿音詩）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萩也雍門齊城門○雍於用反）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閒暇）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莊子孺子速也橁木名○橁勅倫反）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

溫遣比曰叔
事見公曰議論
旅之

欒祁以母而
誣其子自古
所無盈即惡
乃遺之亦不
毒哉

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弱乃多反又如字）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門）州綽門于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也數其板示不恐）（○還音旋）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太子光也榮齊大夫）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畧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濰水在東莞東北沂水出東莞蓋縣）

范宣子逐欒盈叔向不謝祁奚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欒黶懷子盈也）范鞅以其亡

也怨欒氏（十四年欒黶逐范鞅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幾亡室矣（言甚）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桓主欒黶）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黶貴怒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而鞅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證其）（有此）宣子信之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著音據）秋欒盈出奔楚宣

叔虎既以小人輕易許人能特背之見加於馬謝

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譏其受用而不能去○知音智）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于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避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鮒音附）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祁縣今屬大原）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得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應出不拜）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

三辭有芳多叔向不恩不拜可謂大智祁奚老叔向而不見老臣謀國之意遠矣

君子為國惜才不求人知皆祁奚之類叔向知人所以於免於禍

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保定。（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謨莫胡反）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壹以弟故）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為己）

陳氏曰國之人臣其用心如祁奚則忠時之安危哉見識叔向之遠哉叔向智以而忘也貴美而生子必惡恐未必然此過為妒婦借口矣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敝衰壞也龍蛇喻奇怪）國多大寵、（六卿專權）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晉大夫出奔齊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言不為已用）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欒氏亦為子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鬪勝而先鳴）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命勇士）殖綽郭最欲與焉。（自以為勇）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板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隸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

穆文熙曰欒氏得人哉復范氏其猶桓子之餘澤乎

此段見人心皆不與欒氏

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之）

欒盈復入于晉

二十二年，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

晉殺欒盈

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納諸曲沃（欒盈邑也）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胥午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知如字）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言我罪不為天所祐子無天咎故可因）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胥午匿盈而飲其衆）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孺子欒盈）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己）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莊子魏絳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之欒郤為徵）韓趙方睦（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

惟魏子與之所以終敗於范氏

欒王鮒亦多謀之士忠于范氏未可以不較叔向而少之

張皇觀望之狀宛然在目

穆文熙氏曰素保相與乃亦賊賂宣子為度俠能足以動人所以魏氏為用

以伐秦之役怨欒氏（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行偃于中軍）知悼子少而聽于中行氏（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必無害也（桓子欒王鮒）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杞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有內應聲之故為婦人服而入）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強取之）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三子諸大夫）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以持帶備隨隊）遂超乘（跳上獻子車跳徒彫反）右撫劍左援帶（劫之）命驅之出僕請（請所至）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獻子）執其手賂之以曲沃（恐不與己同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斐音非）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要明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

欒樂注矢宣子亦危矣哉槐本覆車其天之不佑欒氏乎

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乘公門、（乘登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適欲致死）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遇欒樂、（欒盈之族）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言雖死猶不舍女罪）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轢槐而覆。轢音歷）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魴欒氏族）盡殺欒氏之族、書曰、晉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子產寓書宣子論幣重

汪道昆曰幹今抄二僑間子以下章法

沒沒沉溺於利而不自振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寓寄也）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幣重、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離也。長丁丈反）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洗戒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寧也）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輕幣、

司馬侯知子容司徒之亡

從文然曰專侈皆足致禍[illegible]人敗人實斃之誰其禍又甚於侈也可不戒哉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專自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速及禍也）侈將以其力斃、（力盡而自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

司馬侯論杞田不可盡歸

汪道昆曰議論佳品

從文然曰司馬侯論不歸杞田則是要謂先君有知毋寧夫人怒非對母后之言

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尚尚也）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焦在陝縣。揚屬平陽郡）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書魯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貢）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不尚取之與毋寧夫人文法相應、不尚尚也、取謂罪之也、毋寧寧也、謂寧）

（取夫人而焉用老臣也。○瞻在亦反）

四史鴻裁左傳五卷終

四史鴻裁六卷　　左傳六卷

晉

劉定論趙孟

汪道昆曰議論能品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水曲流為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續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老當有智識，耄亂又及之）其趙孟之謂乎，為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言其自比於賤人而無恤民之心）棄神人矣，（民為神主，不恤民，故神人皆去）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言將死不復年。冬趙孟卒）

晉荀吳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

晉荀吳（荀偃之子）敗無終及群狄于大原，（春秋書敗狄于大鹵）崇卒也，（戰不用車，崇尚步卒）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險阻不便用車）請皆卒，（去車為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陣）五乘為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狥，（魏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

汪道昆曰、叙事其品、談論能品

敗之、（後世車戰法廢專用步卒自此始）

子產論實沈臺駘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高辛帝嚳○駘他才反閼於葛反○嚳音酷）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曠林地闕○能如字又奴代反）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尋用也）后帝不臧、（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大夏今晉陽縣）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

徐文長曰、言切而不迂、可以破人之惑

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皡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以處大原、（大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帝顓頊）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有水旱之災則禜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禜祭用幣以祈福祥○禜音詠）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駘不為疾）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聽政圖）晝以訪問、（問可否）夕以脩令、（念所施）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宣散也）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壹之則血氣

二者盡四時、取同姓

集滯而體羸露）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今無乃壹之、（同四時也）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殖長也）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同姓姬四人）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為治也）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送叔向）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言將敗不久○與如字又音預）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為明年鄭殺公孫黑）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秦醫論晉侯之疾

以樂之旨喻凡事之當有節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惑女色而失志○喪息浪反）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救君過故將死而不為天所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五聲之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此謂先王之樂得中聲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而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煩不舍則生疾○舍音捨）天有六氣、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六氣之化分而序之則成四時得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

穆文熙曰君有死疾而歸過良臣與之同死於尹必然論理則可耳

淫寒疾、（寒過則為冷）陽淫熱疾、（熱過則喘渴）風淫末疾、（末四肢也風為緩急）雨淫腹疾、（雨濕之氣為洩注）晦淫惑疾、（晦夜也為宴寢過節則心惑亂）明淫心疾、（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女常隨男故言陽物家道常在夜故言晦時）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改行以救菑〇行去聲）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云主將死）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溺沈淫於者敗）於文皿蟲為蠱、（文字也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〇蠱公戶反）穀之飛、亦為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巽為長女為風艮為少男為山少男而說長女非匹故惑山木得風而落）皆同物也、（物猶類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贈賄之禮）

韓起來聘如齊納幣

汪道昆曰序事具品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即位故）且告為政而來見、禮也、（代趙武為政雖盟主而脩好同盟故曰禮〇見賢遍反）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易象上下經之象辭魯春秋史記之策書）曰、周禮盡在魯矣、（策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易象春秋文王周公之制當此時惟魯備故宣子適魯而說之）公享之、季武子賦緜

穆文熙曰宣子論子旗子尾不臣後果如之可謂有知人之鑒抑惟晏子能信之而諸人多笑焉信乎知人之不易也

之卒章、（義取文王有四臣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子比四輔）韓子賦角弓、（取其兄弟昏姻無胥遠矣）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彌縫猶補合也謂以兄弟之義）武子賦節之卒章、（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以言晉德可以畜萬邦）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譽其好也）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封厚也殖長也）遂賦甘棠、（武子欲封殖嘉樹如甘棠以宣子比召公）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為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亢）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為十年齊欒施高彊來奔張本）

隶可傚婉

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須韓起之子送少姜）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為立別號所以寵異之）謂陳無宇非卿、（以使卿適夫人禮送少姜〇適丁歷反）執諸中都、（中都晉邑在西河介休縣）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班列也）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讓）

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

汪道昆曰張趯能品文襄之伯以下章法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二子晉大夫〇趯他歷反）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禮甚〇為于偽反）子大叔曰、將得已乎、（言不得止）昔文襄之

孫文熙曰晉以嬖寵之故重勞諸侯既乖典礼又失人心文襄之伯斯其淺矣

霸也（晉文公襄公）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朝聘以明禮盟會以謀闕）無加命矣（命有常）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不敢以其位卑而令禮數如守適夫人）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繼室復為女）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大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言將不能復煩諸侯）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　知音智）

孫文熙曰鯀化黃熊此說既誣而夏郊又與晉無與子產失對矣子產祀晉侯疾差亦偶然耳

子產論黃熊

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熊音雄獸名亦作能三足鱉也）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為盟主得佐天子祀群神）韓子祀夏郊（祀鯀）晉侯有間（間差也　差初賣反）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所貢）

既撰謂石不能言又述所聞以為諷諫眾君子以言信而有徵者予

緣聞諷料於時於濮故叔向與之

師曠論石言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魏榆晉地）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不然民聽濫也（濫失也　濫力暫反）抑臣又聞之（抑疑辭）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性命也）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虒祁地名　虒音斯）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子野師曠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謂十年晉侯彪卒傳）

汪道昆曰議論妝品

晉侯使荀躒佐下軍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為逆　為于偽反）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許之（公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嬖叔（外嬖大夫之嬖者）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物類也）物有

穆文熙曰屠蒯之言有似滑稽故晉侯聽之不覺其辭而入矣優孟東方朔之言多類此

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志以定言，（在心為志，發口為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工與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悛，七全反）

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躒，自狄反）

伯瑕謂穆子失辭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

汪道昆曰叙事能品此段中儁之句亦字法

侯舉矢，曰：有酒如澠，（音繩）有肉如陵，寡君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伯瑕，士文伯）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言投壺中不足為儁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欲與晉君代興，是弱之）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傁，音叟，齊大夫。傳言晉之衰）

諸侯同盟于平丘

十三年，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賤其奢也）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鮒，職之子，叔向弟）遂合

穆文熙曰羊舌鮒求貨於衛故淫芻蕘叔向以兄而不能止其終以貨見殺也

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次于衛地。叔鮒（叔鮒即羊舌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縱芻蕘之人，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宇下，言近）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言其貪墨將及於禍）為此役也，（役事）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屠伯若以衛君命賜鮒錦，可止芻蕘）客從之，未退而禁之。（鮒受貨遂禁之）

叔向與齊人論盟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心）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

汪道昆曰序事特令能二國家之敗以下章法

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

穆文熙曰論盟一段整齊明案頗似時文之調然既已辨析齊人何用安構以恐諸侯不足而故示有餘

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歲聘以脩共職業）間朝以講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再朝而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狩，盟于方嶽之下）志業於好，（聘也）講禮於等，（朝也）示威

晉於是乎姑息矣

汪道昆曰議論妙品蔽罪字法雍子自知其罪下字法句法

於衆（會也）昭明於神（盟也）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禮主諸侯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齊盟犧牲）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間矣（間隙也）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斿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建旆以恐之）

叔向不隱叔魚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鄐許六反）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為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皋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貪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詐也能）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頗普何反）殺親益榮（榮名益己）猶義也夫（三罪惟咎宣子問不可以不正其价則以左傷義故亟就之）

小國懼而大國憂語有斟酌悲者之然

子太叔勸晉寧王室

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恐禍及己）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蠢昌允反）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為明年會黃父傳）

子太叔與趙簡論禮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人所履○行下孟反）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謂陰

穆文熙曰太叔述子產論禮一章達於天地人之理其說有條其究有效故簡子欲終身守之蓋於達禮之學仲尼而下子產其選矣

（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苦甘）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發見也）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穆以事嚴父若眾星之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象類之）為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禀陰陽風雨晦明之氣○長上聲好惡並去聲）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協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曲直以弼其性）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鞅能守此言故終免于晉陽之難）

荀吳圍鼓

穆文熙曰荀吳不納鼓叛義矣知道然必待鼓人食盡力竭而後取之此亦但可偶為之耳豈伐國之常道乎宋襄之仁其不幸而不成功者哉

十五年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別邑）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穆子即荀吳）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也）賈怠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其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非欲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䳒鞮歸（䳒悅全反）

晉荀吳滅陸渾之戎

穆文熙曰荀吳伐鼓以信

十七年晉侯（晉頃公也）使屠蒯如周（屠蒯晉侯之膳宰以忠諫進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雒水名三塗山名是時晉將伐陸渾之戎遣使如周託言欲設祭於雒與三塗蓋陸渾戎在伊雒之間也）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

公其心何公以鬆盜況其伐鼓乎會以為皆詭道矣

汪道昆曰序事大品

孫文融曰以叔向之請乃不從母命取夏氏之女以三覆宗之禍豈拙於豪固自有數不係中女子何其母言之奇中也以巫臣叔向二大賢俱由此敗余惑之矣

孫應鰲曰沒水觀源察木發本婦有家之所由盛衰是以不得不論其世也乎公不足論也叔向違母之教以致族滅何哉

孫文融曰邪盈惡家臣當通室而執之未必干紀而禍食我黨於

備、（警戒以備戎也、欲因晉以合勢）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棘津河津名）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先備故獲）韓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子容之母知伯石之敗（伯石楊食我也食邑於楊）

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也時巫臣已死）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也）兩卿矣、（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貉古白反）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子貉死在宣四年）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黰○黰之忍反）而甚美、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君長）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類戾也封大也○惏力耽反類立對反）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羿篡夏后者）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叔向懼、

祁氏亦未見大亂何晉人一旦取而併滅之而且族害亦甚矣子容之母先見甚奇不知祁氏之禍亦有人能先見之否也

汪道昆曰敘事能品縱論具品與戊也錄句法

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魏獻子舉不遺親

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獻子魏舒）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大原鄔縣）賈辛為祁大夫、（大原祁縣）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在大原晉陽縣南）知徐吾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大原榆次縣）韓固為馬首大夫、（固韓起孫）孟丙為孟大夫、（大原盂縣）樂霄為銅鞮大夫、（上黨銅鞮縣）趙朝為平陽大夫、（趙朝趙勝曾孫平陽平陽縣）僚安為楊氏大夫、（平陽楊氏縣）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帥師納敬王）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為餘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来衆而舉不以私也○見賢遍反）魏子謂成鱄、（成鱄晉大夫○鱄音專）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遠疏遠也）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不苟得）在約思純、（無淫心）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大也）其兄弟之國者十

孔文子謂之文亦此意

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帝度其心）、德正應和曰莫（莫然清靜）、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曰長（教誨長人之道）、賞慶刑威曰君（作威作福、君之職也）、慈和徧服曰順（唯順天下徧服）、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成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上九日也、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受也）、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魏戊、非勤施無私也、其四人者、擇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

種文熙曰鬷蔑以一言交知叔向以一言取人賈大夫妻三年不言一射方言俱見其人才之難掩均可見之孫鑛曰引叔向之証賈大夫見鬷子之不失賈辛也斷無疑矣

魏獻子命賈辛

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惡貌醜也、鬷子工反）、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庭收俎豆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貌亦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為妻御之皋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顏貌不揚顯、射音石、女音汝）、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後舉之、言人不可無能○女音汝）、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墮損也○墮許規反）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詩大雅、永長也、言能長配天命、故多福者、唯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

孫有風味

魏獻子辭梗陽人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上魏子）、其大宗賂以女樂（訟者之大宗）、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二人魏子之屬大夫）曰、主不以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魏子朝君、退而待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歎、既食、使坐（更命之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飢甚）、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將軍○食音嗣）、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所以興也）

汪道昆曰層層議論能之

楊升菴曰小人之腹君子之心二語乃千古妙論但能一味之則有不足哉

晉鑄刑鼎

孫應鰲曰觀此則孔子之論為政不以政刑為先而以德禮為本也有由然矣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次也）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脩唐叔之法○被皮義反）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貴何業之守（民不奉上則上失業）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一蒐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

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即蔡墨）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脩德可以免禍為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事有巧而反拙求福而得禍者邯鄲午是也

趙鞅殺邯鄲午復入於絳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十年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今欲徙著晉陽晉陽趙鞅邑）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為是故與邯鄲親○為于偽反）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求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欲為是謀而徙歸衛貢）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宷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稷趙午子）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將作亂（作亂攻趙鞅）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臣）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懼見攻必傷害民）請以我說趙孟不可（晉國若討可殺我以自解說）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為盟書沈之河○躒力狄反）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

穆文熙曰晉國有令始禍者死趙鞅殺邯鄲午非其罪激成荀范之禍此其始禍者非鞅乎乃荀范出奔為鞅以賢故之請得復其位則晉為無政刑矣後鞅歸罪安于尸之於市能雖霸哉

不信韓簡子曼多魏襄子

穆文熙曰三折肱與伐君蓋下但言人三折其肱屢病多者然後深知治病法猶己以罪出奔深知伐君事為不可故曰我以伐君在此矣明矣言之可信也

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高彊子尾之子奔晉）惟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經所以書趙鞅歸）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終晉家亂）

趙鞅及鄭戰於鐵鄭師敗績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子般駟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

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去厮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已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戮（絞所以縊人物為衆誅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郵無恤王良也）登鐵上（鐵丘名）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

巡軍數語鼓動人心

從下句伏納衛大子蒯聵於戚張本引

下（畢萬晉獻公卿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乘去聲）群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大也）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蒯聵襄公之孫）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棄君助臣為從于亂）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名）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戎右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集成也）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以祈禱）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中仆北附反）獲其蠭旗（蠭旗旗名○蠭音烽）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趙孟簡子言大子前怯今更勇○復扶又反）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傅傁簡子屬也言知氏將為難後竟有晉陽之患○傁音叟）

公孫尨奪旗報趙孰雄肯可想

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臣為范氏收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得尨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晉前列○姚般子姚子般）趙孟曰國無小（言雖小國猶有善射者）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弢弓衣嘔吐也○弢吐刀反）鼓音不衰今日之上也（功為上）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止使不絕○靷以刃反）我御之上也

傳言簡子不諱其下皆伐功非之也

殺文熙曰王生以仇為柳朔柳朔死范氏以報王生謂傳之風千載如見范氏得人之盛宜其終不敗也

王生以義薦張柳朔

五年春晉圍伯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伯人（為伯人宰昭子范吉射也）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公家之事也）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出伯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授我死節）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伯人（為吉射非晉戰）

趙鞅卜救鄭不吉

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兵陰類也故可以興）

即五行相尅之意

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趙鞅姓盈宋姓子水盈坎乃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盛故言不可干）炎帝為火師、（神農有火瑞以火名官）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為如川之滿不可涉游言其波流盛）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代故以為有罪）人、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宋）

晉師伐鄭齊人救鄭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駟弘子般）陳成子設乘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之等服又加之五邑）召顔

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鄭國參）成子衣製杖戈、（製雨衣也）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不祀、鄭之罪也、（十七年楚獨滅陳非鄭之罪盖知伯誣陳子故陳子怨謂其多陵人）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言陳滅於己無傷）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荀寅告成子、（荀寅此時本在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也）荀寅曰、吾乃今知所以亡、（自恨已無知）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所謂君子三思）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悔其言不可後）

鍾文烝曰、荀寅之言、非怨婦之戒成子、疑之解、其自悔之詞、則又深憾於過之君子也、乃今知所以亡一語有味哉、亦可笑

趙襄子惎知伯

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

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酅魁壘晉士○酅户圭反）賂之以知政、（欲使反為鄭）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惎毒也○惎其記反）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殺知伯於晉陽之下）

四史鴻裁左傳六卷終

四史鴻裁七卷

左傳七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輯
同邑劉懷恕七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楚

楚子伐隨

詳應對問此節事情機為曲折左氏叙之曲盡其妙

楚武王侵隨、（隨國今義陽隨縣）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薳于委反）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鬭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閒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張自侈大也。張猪亮反、一如字。）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羸弱也。羸劣追反）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率音律。且子余反）鬭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為計、故云以為後圖）王毀軍而納少師。（從伯比之謀）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正辭不虛稱君美）

穆文熙曰季梁欲藏兵勢而其言深遠合道可謂賢臣使隨能始終用其言不為少師所誤北能遽滅乎

今民餒而君逞欲、（逞快也）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

矣哉

也、（詐稱功德以欺鬼神）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牷音全。腯徒忽反）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博廣也。碩大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民饑餒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及隨平

季梁之見即兵法避堅攻瑕之意

大凡小人之在君側皆少師之類也能斷然以去之

隨少師有寵、楚鬭伯比曰、可矣、讎有釁、不可失也。（釁瑕隙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沈鹿楚地）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責其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下之請服也○下遐嫁反）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遠見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速杞隨地○逸逃也）鬭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鬭丹楚大夫戎車君所乘兵車也戎右車右也寵之）

是自去其疾也天去二字有味可玩

穆文熙曰鬭廉策鄖人且恃鬭志不決既絕救援復以潛師加之奇正並用安得不敗鄖哉至於不請濟師不信龜卜又何決也

孫應鰲曰雖斷乃成鬭廉之期

（故以為右）秋、隨及楚平、楚子将不許、鬭伯比曰、天去其疾矣、（去疾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

楚敗鄖於蒲騷

十一年、春、楚屈瑕将盟貳軫、（貳軫二國名○屈居勿反）鄖人軍於蒲騷、将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蒲騷鄖邑絞國名州國在南郡蓼國名○騷音蕭）莫敖患之、（莫敖楚官名即屈瑕）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郊郢楚地）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鬭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盍何不也濟益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卒盟貳軫）

楚伐絞為城下之盟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樵薪也○輕遣政反扞戶旦反）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覆扶又反）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城下盟諸侯所深恥）

鬭伯比知屈瑕之敗

鄧曼賢智夫人中至鮮見之

穆文熙曰淺夫一狃於勝遂自用不飭人言如莫敖也甚矣凡作伐凡事多然可為深戒

呂東萊曰屈瑕之禍人皆歸之蒲騷吾以為在絞而不在蒲騷蒲騷之勝適為鬭廉之謀而采樵誘之則我所自為此所以恃其自用之意而卒其荒谷之縊也

呂氏曰鄧之三甥不知國之存亡繫於我之治亂矣謂繫於楚子之死生誤矣然欲殺之忘內而憂外何其陋也

穆文熙曰楚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趾足也）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雖言屈瑕将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不解其旨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鄧曼楚武王夫人言伯比意不在於益衆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将自用也、（蒲騷在十一年○狃女久反）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訓諸司以德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言天不借貸慢易之人威莫敖以刑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國在義陽賴人仕於楚者）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狥宣令也○狥音殉）及鄢、（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鄢於晚反又於萬反）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縊自經也荒谷冶父皆楚地）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鄧侯不殺楚子而楚滅鄧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於舅氏○騅音隹）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齧腹臍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将

之後鄧滅為不仁然於止享之時而襲殺大國之君恐非小國所宜君楚後立王而責鄧以襲殺之罪其滅不尤遠代且人之相與談笑文戕酒杯觴毒往往有之何必以楚鄧為言予故人在目廢何如不乙亡人也楚文無日息媯以一婦能使夫仇報不能死亦見許特示侯以他人之婦誘楚伯之楚此除不併入於滅亡代後文無可說拳自刖以見罪因難而後復自殺以從死尤爲忠君子曰鬻拳愛君明其非臣法矣范氏曰左氏以鬻拳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傳敍之義不可行而謂道

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所賤）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伐申還之年）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楚子以蔡伐息復以息伐蔡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莘役在十年繩譽也○繩食承反）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偽設享食之具○食音嗣）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欲以說息媯）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商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

鬻拳忠於楚子

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為大閽、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楚能盖其忠愛所以典）

文夫人激子元伐鄭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媯也子元文王弟蠱惑以淫事）為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

者也稱大廉曰文夫人既令楚王殺蔡侯以留夫根而又挑子元根為使楚仇讎可謂深怯于元齊然伐鄭似見悔悟乃復廢王宮闕迷宜諫其為闕班所救宜矣呂東萊曰伐楚之役為直指其不共職貢而討之楚必知罪乃求昭王不復之事以大吾出師之名抑不知昭舟之禍年逾數百莊昧不可考楚寧肯坐受其責乎此所以委水濱之侮也狡文無口包茅不入為罪甚細而昭王不反又非楚無與齊人失問所以反為所屈若以楚之僭陵中夏借稱王號責之必無辭矣

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尋用也）御人以告子元、（御人夫人之侍人）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閑暇故不發縣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縣音玄）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間也幕帳也）

齊桓公伐楚屈完盟師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牛馬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召康公周大保召公奭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諸侯九州之伯）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共音恭）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復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觀強弱）師退次于召陵、（屈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

齊欲以兵威脅楚尤為甚賞屈完之對齊當有愧色也

責苞茅曰荊楚僭王罪之大者也乃舍不入罪之小者而昭王之不復則非其罪矣管仲不以僭王責之而舉此二罪是舍其所當責而責其所不必責也

孫應鰲曰以此衆戰二句朕伯略粗張猶邑

可謀是非從以將之宜乎於屈完之對也

孫文熙曰為賈敖謝遂亂子玉終敗人哉或撲見剛而無禮惟無材所以不能過三百乘

汪道昆曰敘事能品當[illegible]聞之以下三句句法

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處、因求與楚同好）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在南陽葉縣南）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蔿賈不賀子文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楚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

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為令尹、蔿于委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賀子玉為堪其事）蔿賈尚幼、後至不賀、（蔿賈伯嬴孫叔敖之父）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

楚殺子玉文公喜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瓊玉以飾弁及纓）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

孫文熙曰半王而與文公為城濮之戰其不敵明矣即使以冠弁畀之河神能遂取勝乎但其剛而無禮此其所以敗乎

汪道昆曰敘事能品

商臣殺子玉其仇在此

孫文熙曰商臣弒君罪不容死而成王既立太子復奪此與[illegible]有取亂之道縱非父子相殺亦必兄弟相賊春秋明驗往往有之不獨楚為而已

婦人容易見其本性故激[illegible]吐露之

胡氏曰嫡妻

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子玉剛愎、故二人因榮黃）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心盡力無所愛惜為勤）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答王使、言欲令子玉往就君戮）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無赦命、故自殺也）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

楚太子商臣弒成王

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齒年也、言尚少）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舉立）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能忍行不義）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江芊成王妹嫁於江。芊亡氏反）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呼發聲也、役夫賤者稱。呼好賀反）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同其事職不。女音汝）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大事）

必正而楚子多寵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黜兄立弟誅及江芊宜其敗也

穆文熙曰子文論越椒必敗與叔向之母論叔魚同何其奇中也然叔孫州吁前曰子聞文何不聞有羊識之者乎

蔿賈爲子越譖殺子揚而子越乃併蔿賈殺之讒人婦人餘亦不免其可畏哉

（謂弑君）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太子宮甲）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〇蹯音煩）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甚、未斂而加惡謚）穆王立、以其爲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環列之尹、宮衛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子文知越椒滅宗

九年、冬、楚子使越椒來聘、（越椒字伯棼、子文弟子良之子）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奉使必告廟而來、言則必稱先君以相接、慢其事是慢先君也）初、楚司馬子良（子文之弟）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若敖即楚武王之祖、其旁庶子孫各食邑於楚）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也）子越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越爲令尹、己爲司馬、（賈爲越椒譖子揚而己得敘憂）子越又惡之、（越椒又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蔿賈於轑陽而殺之、將攻王、

楚滅若敖復子文之後

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氏戰於皐滸、（皐滸楚地）伯棼射王、汰輈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越椒也、輈車轅、汰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鉦也）

穆文熙曰楚子三矢之說亦以安人心耳矢之中人何必於王乎

呂氏曰楚之滅若敖氏也克黃幸而漏網宜其當自諸侯以逃死矣乃以君命爲重而直赴之非審知義命一視死生者能之乎

穆文熙曰叔時復命不言俟王詰之乃得寓古人進言之法如此不然君方自多其功而已即徑諫以拂其意則其說不能入

（〇棼扶云反、汰他末反、著直略反）又射汰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䢵國名。〇䢵音云）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畜養也。〇畜許六反）淫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澤名）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伯比所淫者。〇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實爲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爲令尹）其孫箴尹克黃、（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易其名也）

楚滅陳爲縣復封爲夏州

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轘車裂也、栗門陳城門。〇轘音患）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

笑

孫應鰲曰牽牛之對曲盡事情史記省其文便弱矣

朱氏曰叔時善諫君莊王能從義是之伯也豈偶然哉

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何哉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譬如取人物于懷而還之乃愈于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楚子伐蕭

挾纊

麥麴鞠窮

軍中不敢正言故為此隱語

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悅以忘寒）遂傳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〇傳音附還音旋號戶到反）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麥麴鞠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中無社不解故曰無軍中不敢正言故謬語〇麴去六反）河魚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曰目於眢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己出溺為拯〇眢烏丸反廢井也）若為茅絰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為信〇絰直結反）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

楚子伐宋

樓文貫曰過不假道而有[illegible]使人犯禍逆楚辛可謂大愚然以下亦甚[illegible]急遽之甚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〇扶勑乙反）曰鄭昭宋聾（昭明也聾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〇使所吏反）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為其鄙邑是特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

孫應鰲曰余皇急遽可想見之

屨及於窒皇（窒皇寢門闕〇窒直結反）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巫臣以夏姬適晉

汪道昆曰叙事議論能品引德務法足不禍人但言

樓文貫曰巫臣賢者所言皆是然竟自取夏姬前此以正言教人而不能以正自處則誹猶可言兼以正言左人而預為己取之地

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死無後）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弑靈侯（陳靈公）戮夏南（夏徵舒）出孔儀（孔寧）

則作人患其好色之人未父[illegible]首所不能免也

[illegible]巫則巫臣

儀（行父）喪陳國（楚成陳）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取夏姬以速之）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使道夏姬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尸襄老）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家）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叔跪申叔時之子）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奔之詩）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也幣聘也）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郤至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邢晉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禁錮勿令仕錮音固）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殺巫臣族晉南通吳張本）

孫氏[illegible]當其三外臣可[illegible]以則而行之私以許者自[illegible]考之共王年才十有三耳[illegible]可以為為代納諫之深

鄉巫臣之無罪而坐視子反之徒等戮其族召敵

巫臣諫子重子反

楚圍宋之役（在宣十四年）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分申呂之田以自賞）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

坐患又未嘗不深嘆之矣

按序甚詳之事

孫[illegible]曰三人之怨巫臣皆非其正即使怨之行亦殺族分室之慘巫臣修報非過也

殺[illegible]曰巫臣一去楚即能通吳上國使子重子反奔命[illegible]日去[illegible]所係宜[illegible]

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皆巫臣之族）及襄老之子黑要（以夏姬故并怨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二子子重子反罷音皮）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壽夢季札父○惏力含反夢莫公反）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九乘為小偏十五乘為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舍音赦）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前是吳常屬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巢徐楚屬國）子重奔命（救巢徐）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上國諸夏）

孫[illegible]曰鍾儀一介之度[illegible]推楚[illegible]宜文子之[illegible]稱

晉歸楚囚

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南冠楚冠縶拘執○縶陟力反）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鄭獻鍾儀在七年稅解也○稅吐活反）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

鍾文烝曰樂有賢者不待志而仕伶伶官其德保之引子孫使楚人從人問之何至爲鄉人所得護也又曰吳季貴摯聽樂可實

汪道昆曰叙事議論總爲四君子也以下章法

鍾文烝曰莒誠言莒難加備根備出求夫況恃陋而不修其城郭乎毋詩云其有禾料潮氏曰莒恃其陋不修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兵至而民逃其上不能使民致死而弗去則咎於爲國之本也頃除莒之滅何

伶人也、（伶人樂官）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言不敢學他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南音楚聲）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嬰齊令尹子重、側司馬子反、言其尊卿敬老）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舍其近事而遠稱少小、以示性所自然、明至誠）名其二卿、尊君也、（尊晉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敏達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言有此四德、必能成大事）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

重爲之禮、使歸求成、（爲下十二月晉楚結成張本）

楚子重伐莒入鄆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修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浹辰十二日也）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陋賤之人、○菅古顏反）

益子

鍾文烝曰子囊謂晉不可伐深爲有識而又歸重於楚仲之議也爲出人之見於晉有子囊此楚晉所以相持長也豈非楚之知兵於晉哉

汪道昆曰叙事議論自持厥老矣以下章法

子囊論晉不可伐

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隨所能○雅若回反）舉不失選、（所選得人○選息戀反）官不易方、（方猶宜也）其卿讓於善、（讓勝己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奉上令）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代將中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中軍、偃將上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讓起佐上軍、黶將下軍、魴佐之○黶於斬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武新軍將）君明臣忠、上讓下競、（尊官相讓、勞事相競力）

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爲十年晉伐秦傳）

子囊遺言城郢

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楚徙郢未有城郭、公子燮公子儀因築城爲亂、事未得訖、子囊欲訖而未暇、故遺言見意）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謂前年謚君爲共）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薳子馮辭令尹

穆文熙曰申叔直言子馮避寵古人相成乃如此

夏楚子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叔時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而政教微貴臣強）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綿衣闕求月反鮮息淺反）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在亦反瘠疾也）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公子追舒也為二十二年殺追舒傳）

楚殺令尹子南

汪道昆曰敘事能品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觀起令富）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上我否）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漏洩君命罪之重）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轘車裂以狥音患）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令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令竊尸）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傳言康王與人子謀其父失君臣之義）

薳子馮為令尹

復使薳子馮為令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木也齮五綺反屈居勿反）

穆文熙曰楚殺子南轘觀起[illegible]而薳子[illegible]不戒子馮復蹈八人將[illegible]之不有申叔其殆不免乎叔在朝避[illegible]之狀子馮從朝求言之切俱可想見語申叔數語小人[illegible]子馮能聽斂免於禍是故君子貴相成以義也

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薳子不欲與言）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薳子就申叔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薳子惶懼意不自御）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者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匡已）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止）

楚人復還椒舉

汪道昆曰議論妙品卿材以下句法

穆文熙曰歷觀諸臣奔晉往往為晉死力戕敗楚師何無宗國之念也蓋緣其致奔之由既非其罪而楚又前治之不已故人無還

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荊坐地共議歸楚事）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聲子通使于晉（為國通平事）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

乏之期白不得不為致死之謀耳不然何故亡從楚尚有趙獻士會宴暴然為晉之良佐哉

（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鄐許六反）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城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縱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雍于勇反）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賁扶云反）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惟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塞井夷竈以為陳）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復顧二穆之兵）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熸子潛反）子反死之、則苗賁皇之為也。

又云楚臣亡[illegible]惟在用之[illegible]

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於楚）

又云後為轍從王[illegible]來用此術

諸侯為會於宋

汪道昆曰議論能出五月甲辰以下[illegible]法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弭止也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武、趙武謀於諸大夫、（時趙文子為晉中軍執政）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

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合卿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文辭、（舉記錄之也以為賓主多有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衛石惡至、丙辰、邾悼公至、（小國故君自來）戊辰、滕成公至、（亦小國君自來）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武、趙武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請齊使朝楚）壬申、向戌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驛傳也謁告也）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庚辰、楚子木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三國大夫與子木俱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晉處北楚處南）荀盈謂趙武曰、楚氛甚惡、懼難、（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氛芳云反）趙武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晉營在宋北以東頭為左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

楚人衷甲之變

孫文融曰子木在楚[illegible]賢者乃[illegible]以為不信欲伯州之言是其[illegible]尚詐文子周旋其間不阻不偏以信自固此等[illegible]之術哉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衷音忠）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犁）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而後身安存）信亡、何以及三、（為明年子木死起本）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單盡踣也○單斃音丹）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斃於死）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也）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為楚所病則欲入宋城）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我則力可倍楚）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獨取信故其功多）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狎更也）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只辭○只之氏反）非歸其尸盟也、

又云凡遇事思此二言令

人氣平

（尸主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主辦具。○辦女莧反）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楚主盟）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追正之）

楚人囚皇頡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雩婁，今屬安豐郡。○婁如字，又力俱反）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麇之邑。○麇九倫反，頡戶結反）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王也。○戌音恤）正於伯州犁。（正曲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戌，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子展知楚子將死

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若謂鄭伯）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否。○驛人實反）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祿也）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易以豉反）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德政，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言楚子必死，託送其葬

楚子使薳罷來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嗣君，郟敖也）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薳罷）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郟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為亂，故穆叔問之）

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

徐文長曰：司馬亞於令尹，乃一朝殺而使之若無[illegible]，[illegible]，何得不弑君乎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蔿掩，二十五年為大司馬）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無宇，芋尹）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

汪道昆曰辭[illegible]以成品

此下一段上段附在鄭聘下段宜在晉賈屯乃覽楚中姑仍之

穆文熙曰子段圍以逆女而乃包藏禍心非人情不有子產則作之無詞以之不可鄭其謀矣

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昭十三年楚弒靈王傳）（文魚癸反）

子產辭子圍逆女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館（館舍就客）鄭人惡之（知楚懷詐）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舍城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墠音善）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illegible]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言不得從卿禮）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以為欺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大臣稱老言將黜退）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唯此）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館人守舍人也）其敢愛豐氏之祧（祧遠祖廟○祧他彫反）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垂櫜示無弓○櫜音羔弓衣也）許之

汪道昆曰議論能品盡而篤實法

穆文熙曰祁午所言乃防患之策而武子恃則長厚之道然惟晉可為之若小國無援恃實其罪則又不可執一論矣

仁人之言長厚之心文子備之可以佩服

楚不為患者不忘楚也非楚亦不能為晉患之謂也

穆文熙曰楚圍盟會求先欲以此諸事[illegible]

趙文子以信服楚

正月乙未楚會諸侯於虢（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祁午（祁奚子）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得志謂先歃）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駕猶陵也詐謂衷甲）況不信之尤者乎（尤甚也）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讟誹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受午之言）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僭不信）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穮耘也壅苗為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言耕鉏不以水旱息必終獲豐年之收）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吾未能也（自恐未能信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者不為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為患

諸大夫論王子圍

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加于牲上不歃血）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

威擬於人君當時若有齊桓晉文之主在焉必不堪也何道至此其衰矣又云子圍驕伯州犂縱不自知亦當因人言以知之即其所得於人言者而委曲以正之上也不能正而委身以去次也知不出此而文其過又言以識人卒受其禍焉宜矣

子羽以諸大夫論王子圍之語因而占其禍福大識細碎後多無驗不知左氏何以傳之也

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特緝蒲為王駢壁屏蔽以自異言說違王宮而居之雖服君服無所作也）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言假以飾令尹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為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且自憂此無為憂令尹不反）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疾事言棄疾有當璧之命因雖取國猶將有難）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國弱也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州犂亦將為國所戮故言可愍）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事成而樂）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所損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卒章義取暴虎馮河之可畏也故不敢譏議公子圍）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服君反謂之美故曰婉）宋左師簡而禮、（無所臧否故曰簡共事大國故曰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家持之、（子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

按文無曰叔向論令尹為[illegible]至其事不難見若論楚靈而必求諸侯獲諸侯而其虐滋其淫虐弗久則非有過人之識者不能矣

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開見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物類也衆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大子四時齊惡當身各無患）

叔向論楚圍不終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大明首章言文王明明照於下故能赫赫盛於上以自光大）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小宛詩小雅二章取其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以戒令尹）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何如。（問將能成否）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言可成）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安於勝君是逼而不義）不義而彊、其斃必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懦弱也懦乃亂反）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滋益也）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取不以道）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不義為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為十三年楚弒靈王傳）

四史鴻裁左傳七卷終

四史鴻裁八卷　左傳八卷

楚

楚子圍弒君自立

穆文熙曰州犂知子圍之惡而故爲之抑揚很而徹烈火宜其終見殺也此可爲逆惡人之戒

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殺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皆郟敖子）右尹子干出奔晉、（干即王子比共王子圍之弟）宮廐尹子皙出奔鄭、（皙即黑肱）殺大宰伯州犂于郟（忌其才故殺之）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子、

椒舉如晉求諸侯

汪道昆曰辭令議論此矣

三年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夢澤也）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將為申之會）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曰、晉有三不殆、（殆危也）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叛亂之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三塗（三塗山名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陽城山名在陽城縣東北）大室（即中嶽嵩山在河南）荊山、（在新城沶鄉縣南沶音市）中南（山名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以上言險不可恃）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興國焉、（以上言多馬不可恃）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於屋則為宇於國則四垂為宇）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丕鄭）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此明齊楚多難不可恃）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乃許楚、椒舉遂請昏、（蓋楚子遣舉特兼使求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君少智安逸不恤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同也）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惟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

穆文熙曰凡人恃己所長則易於忘備虞人之難則怠於修德斯二者皆取敗之道也司馬侯之言可謂確論

匡道臣曰敘事敘論能品
小國習之以下妙品章法
楊文敷曰以上國之法所以看了椒舉椒舉臣之左師公孫僑之所以子國本於丕所以侍大取歡並用禮國自有人而忽人之性終不移與、

楚子合諸侯於申

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如子言）鄭伯先待于申。（自楚先會也）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周武有孟津之誓，（將伐紂也）成有岐陽之蒐，（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康有酆宮之朝，（康王於是朝諸侯）穆有塗山之會，（穆王會諸侯於此）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嘉擇所用。戌音恤）王曰：吾用齊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禮，未所行）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公爵，故獻公禮）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共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王之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禮，楚皆未嘗行）

有一椒舉而不能用然不仁術乎汕論宜同六

椒舉諫楚子之侈

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六王：啟、湯、武、成、康、穆也。二公：齊桓、晉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仍、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黎，東夷國名）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汏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棄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為十三年楚弒其君傳）

王二公以下章法
楊文叔曰大凡諫國儀決乃言國之福彼此之妙可以三見子產之論可令人欽君

楚子殺齊慶封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時晉之魯國皆）（歸循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大子不得時見，故欲速之）宋華費遂、鄭大夫從。（從伐吳以答見慰）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齊慶封所封地。屈申，屈蕩之子。屈，居勿反）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逆命，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而從戮）播於諸侯，焉用之？（播，揚也）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崔杼弒君，慶封其黨也，故以弒君罪責之）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

[illegible]
穀梁子曰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為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薳啟彊論晉不可辱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河南城皋縣東有大索城）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刖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宮（加宮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

穆文熙曰楚子欲刖韓起而刑叔向設心可笑啓彊始而順其言繼而極陳其不可求治使求介二事當今楚子懾氣五卿八大夫以下又令之墮聽說者養曲詞旨浩蕩余每閱至此使不釋手

五卿

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言兵禍始於城濮○邲必反）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誰其重此（言重怨）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有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群也○麇立隕反）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羊舌肸之下

八大夫

汪道昆曰妙品

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趯他歷反骼古百反躒力狄反賁音秘去聲）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鞮丁兮反）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叔向本羊舌氏食采於楊）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中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

穆文熙曰棄疾為公子時周慎有礼鄰國皆知其為君而靈王暴虐國人解體

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薳啓彊）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敖五報反）亦厚其禮

棄疾如晉過鄭

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送女）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不敢當國君之勞柤鄭地勞去聲柤音查）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王言棄疾共而有禮）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乘去聲）見子皮如上卿（如見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

此所以終旅拊其背而登之位也

汪道昆曰楚辟我衷二句字法句法

採樵不入田（不犯田種）不樵樹不采蓺（蓺種也）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黜也匄音蓋）○舍不為暴主不慁賓（慁患也○慁戶困反）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三卿罕虎公孫僑游吉）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寧也）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

中無宇斷王旌執人於王宮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游音留）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章華南郡華容縣○芋于付反斷音短）○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有司弗與（主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宇也）王將飲酒（逆共欸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天有十日（甲至癸）人有十等（王至臺）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

穆文熙曰無宇執人王宮數其納亡之罪此在賢者且難見容而況暴虐如靈王者乃能取其亡而還之豈不大異哉此無宇之子所以德之而殉之以二女與

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共音恭）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眾）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區烏侯反僕隱也區匿也為隱匿亡人之法也）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啟楚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數所具反）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為後靈王張本）遂赦之（赦無宇）

汪道昆曰靳令妙而好以大屈無適與字法句法

穆文熙曰弓既與人何故復用此小知以反取之得弓而失禮言與信其所失不愈大哉

魯還楚大屈

楚子享公于新臺（章華臺也）使長鬣者相（鬣須也欲以夸魯侯○鬣力輒反）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好呼報反屈居勿反）既而悔之薳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言齊晉越將伐魯而取之○適丁歷反）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楚子召蔡靈侯殺之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感戶暗反）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傳言楚子無道）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殺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土五者為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棄捐故言無拯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丞歎冀反）

楚使棄疾為蔡公

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羹音郎漢書作更字）使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

子元不寘人不省

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櫟力狄反）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丹奔楚）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曼音萬）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渠丘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掉徒弔反）

管仲是寘人之善

棄疾位尊而親鄭丹對細而驕城

子革對楚王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囂五刀反）楚子次於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復音服一音福）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為履）執鞭以出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臣）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大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燮素協反）禽父（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

汪道昆曰識論妙品者哉先王以下章法

穆文熙曰子革初若順從至以此術問乃借穆王事諷之既不忤明又得易入此其所以為諫之微婉哉靈王能聽而不能自克以終及於難也

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在新城沶鄉縣南辟西亦反沶音市）。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大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

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二不羹○遠於萬反羹音郎與音預）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鏚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鏚音戚柲音秘）敢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己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慝）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索所白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

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獲沒不見弒○祇音支又音祁）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招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愔一心反）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數所主反又音朔）不能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難乃旦反勝升證反）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楚子乾谿之變

法遺冕曰叙事其品二三十以下並法句法

穆文熙曰子圍弑君逐二公子又數辟怨不仁得國為僭已極乾谿之變遂成土崩固理勢宜然哉

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薳于委反）及即位奪薳居田（薳居掩之族言薳氏所以怨）遷許而質許圍（圍許大夫）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楚滅蔡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洧于軌反）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與音預）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犨邑名）又奪成然邑而使為郊尹（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蔓成然故事蔡公（蔡公棄疾也故猶籍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群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戮者○過古禾反）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

朝吳（觀起死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從如字）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及郊而告之情（告以蔡公不知謀）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不知其故驚起辟之）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位食蔡公之食歃爲與蔡公盟之歃驗以示衆）已徇於蔡（已觀從也。已音紀）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詐言蔡公將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觀從）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子干子晳也言蔡公已成軍殺己不解罪）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何如）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而可（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潁川有鄧城二子干子晳）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楚公子比（子干）公子黑肱（子晳）公子棄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爲僕脚之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藩籬也）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須務牟史猈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大子之近官。猈皮皆反）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劓截鼻。劓魚器反）師及訾梁而潰（靈王還至訾梁而衆散。訾子斯反）王聞群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擠隊也。擠子細反）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棄王歸。祇音支）王沿夏將欲入鄢（順夏水南至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芋于付反音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棘里名闈門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子玉觀從）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相恐以靈王也）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月備也）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司馬謂棄疾也言司馬已見殺以恐子干）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

文云子革三策無二可行所謂病在膏肓雖司命亦無如之何者矣至其棄王而歸其自爲謀則甚也

文云天王書藩止有不誅無字一語乃見頭足子若收拾焉不然吾不知其死所矣至申亥以二女殉靈則異俗也

汪道昆曰識論佳品

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不書殺君位未定也）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

平王當璧

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群望（群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從長幼以次拜）康王跨之（過其上也跨苦化反）。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微見璧紐以為當識）鬬韋龜屬成然焉（知其將立故託其子。屬音燭）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棄主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

孫文熙曰五難之中其不聞達者與無黨而動尤為眾[illegible]事札之會惟達者識之無達者天以動非其

叔向論平王有國

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謂棄疾與子干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棄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寵須賢人而固）有人而無主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而無謀三也（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四者既備當以德成）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在楚）無謀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事）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皆君子干以弒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群望）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干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齊桓出奔莒衛有舅氏之助）有國高以為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從善如流（言其疾也）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齊音齋）不藏賄（清也）不從欲（儉也。從子用反）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趙衰）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魏犨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者）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謂欒枝郤縠狐突先軫也。郤去逆反縠戶木反）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惠公懷公不恤民也）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獻公之子九人唯文公在）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謂棄疾也共音恭）

[illegible]民為人倫以其棄疾反所為宜其得當璧之兆也

穆文熙曰無極旣勸王納建妻又勸王殺建旣詐殺伍奢又欲併其子殺之此皆多方求以自免也而不知殺身之禍乃不在二子而在于常則天意固自有假手也小人徒自多心哉

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傳言子干所以弑君之名弃疾所以得國）

楚殺伍奢伍員奔吳

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一過納建妻）何信於讒王執伍奢（忿奢切言）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知大子冤故遣令去）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

不佞（佞才也）不能苟貳奉初以還（奉初命以周旋）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奸犯也○使所吏反又如字）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棠君奢之長子尚也為棠邑大夫員尚弟子胥○員音云）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自以知之不及員○知音智）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仁者責成功）擇任而往知也（員任報讎）

孫應鰲曰論大體陳往跡雋永有味

穆文熙曰楚見吳滅州來漸偪於楚故欲城郢以自固而不知無極在楚伍員在吳雖百郢

知死不辟勇也（尚為勇）父不可棄（俱去為棄父）名不可廢（俱死為廢名）爾其勉之相從為愈（愈差也）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旰古旦反）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欲復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光欲弑僚不利員用事故沮其議而員以知之）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計未得用故進勇士以求入於光退居邊鄙）乃見鱄設諸焉（鱄諸勇士）而耕於鄙

吳大子諸樊入郹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郹郹陽也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郹古闃反）

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諸樊吳王僚之大子）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徼要其勝負○徼古堯反）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於雞父謂往役敗為再敗）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薳澨楚地○縊音[illegible]）

子常城郢

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脩以自固○郢以井反）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守除下[illegible]共皆去聲）天子卑守在諸侯（政卑撫）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之守）諸侯卑守在

其何益于尹戍之論行權當理猶兵機勸敵無揺乃為禍策惟其說羌悅然終無禍於入郢也

四竟（戴自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國為援助）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九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也）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懦弱）（耆彊也○懦乃亂反又乃臥反耆去支反一丘支反）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蚡扶粉反）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言未滿一圻）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言守若是難以為安也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孫應鰲曰子西比怒可謂義理之勇其詞粟然

穆文熙曰子西計楚非定大節但納賂致禍乃成大患不然則嚴陵子臧之賢豈足多哉

子西辭楚國

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壬昭王也○適音的下同）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子建聘之是章君王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瀆慢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讎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滋益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汪道昆曰序事共節

孫應鰲曰歷觀無極可謂讒慝之雄然聽其言者皆不能察而供墮其計何也

穆文熙曰無極禍郤宛之計入甚於禍平王者試古今未有之奸人也

費無極譖殺郤宛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鄢於晚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飲於鴆反）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獻）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

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幾音祈）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爇燒也○爇如悅反）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苫也秉把也秆稾也○菅古顏反秆古但反禾莖也）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炮燔郤宛）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匄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之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

真氏曰無極之陷郤宛也豈不冤哉憑空造端緒於無根禍三族無罪而誅嗚呼酷矣

汪道昆曰議論能品自去朝吳以下竟也法字法句法

穆文熙曰無極讒佞害賢固寵多端所以平王至死而不悟令尹欽怨而不察不有沈尹之危言其孰能擧動子常快心國人哉

出既平王甚矣所謂危言以動之者

子常無他善獨殺無極一事頗快人心所以終免於患

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蒙欺也○呼火故反）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為下殺無極張本）

子常殺費無極

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於今不已（左尹郤宛也中廄尹陽令終）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伍年○去起呂反朝如字）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

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喪息浪反）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在位無愆過○幾音祈又音機）吳新有君（光新立也）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謗言乃止

史墨知吳入郢

穆文熙曰古人謂尤物致禍如二君者可見然貪如子常宜其不能保郢矣

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illegible]）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己故問之）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入郢必以庚辰（庚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吳入郢）日月在辰尾（辰尾龍尾也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謫變氣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火勝金者金為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蔡侯請晉伐楚

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佩玉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

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成公唐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明日遣蔡侯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沈音鴆）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為明年會召陵張本）

吳伐楚入於郢

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郤宛黨）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

若知司馬戌之策則先當敗吳何致楚郢哉

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話音部反）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舍音捨）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阸（三者漢東之隘道。冥如字阸於懈反）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

子常奔鄭

入郢之功當以夫槩王為首

公羊曰君舍於君之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

穀梁曰壞宗廟徙重器撻平王之墓

朱氏曰使吳於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為之

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乘繩證反廣古曠反）吳從楚師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鬭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奔楚人奔也食吳人食楚人之食也。澨市制反）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雎（季芊畀我皆平王女也）鍼尹固與王同舟（鍼尹固楚大夫）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

以分定楚地撫恤其人民請命於周則正楚罪而以其地分賜有功之諸侯則伯業可成雖以繼桓文可也而何其不然哉

孫文熙曰陳裳刭首可想司馬忠勇有臣如此而不用楚不亡幸矣

使赴吳師驚卻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之子）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敗吳師于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司馬嘗在吳為臣）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句卑吳人為司馬臣）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失不知子賢）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刭而裹之（句卑布陳其裳司馬自刭而句卑裹其首於裳也）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之忠壯）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芊以從（鍾建楚大夫）鄖

孫文熙曰子期逃王而欲代之死事甚奇矣隨之辭吳實為再造楚也

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鬬辛也楚平王殺蔓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必犯是余將殺女鬭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藏也）周室何罪君若惠顧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獎成也）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之兄公子結也）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

汪道昆曰辭令雅品 湯氏曰伍以報楚包胥興楚兩賢千秋也

穆文熙曰包胥痛哭秦庭七[illegible]欲行李[illegible]于王[illegible]世無極柄[illegible]詩悲壯行卻與欲而予胥走何以得此死力之包胥也

[illegible]

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一人（楚王）若鳩楚竟、（鳩安集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不敢負隨恩）

伍員申包胥復楚興楚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取分扶問反）

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恤也）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安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大敗夫槩王於沂、楚子入于郢、初、鬭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定得其國而安定之也）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成臼水名在江夏竟陵縣）藍尹亹（楚大夫）涉其帑、（渡其妻子）不

王不殺不知何以自解闔詩滿有辭辭終亦難過與胥之皆頭須不同也昭王遂以子西之言赦之賢十

申胥之節何異范蠡

季芊一為鍾建所負便不更適他人此亦丈夫之見

貳

與王舟、及寧、（寧安定也）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志前失國）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欲弑王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於從其兄免王於難是大德）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之車服立國于脾洩之邑以安道路人

心）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築城於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言所知何事）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

昭王卒於城父

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前已敗于伯舉今若退還亦是敗）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

孫文融曰、昭王欲立三公子、三公子竟不自立而立昭王之子、君臣俱賢矣、而臣子國少世遠德甚美、宜其共誅保楚也

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申子西、結子期、啓子閭、皆昭王兄）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大冥、陳地、吳師所在）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從命許立）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禜、禳祭、禜音詠）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

不讓於不祭河二事、尤見昭王之賢、此孔子以為知道

汪道昆曰、敘事能品、楚末節句法、胡不曾以下章法、其後微之字法

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江漢雎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白公勝殺子西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華亥、華戶）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

孫文融曰、子西不聽葉公之言、納白公勝、既許伐鄭、又與鄭盟、是猶引豺虎入庭中、示之肉而漫奪之、雖欲不被其搏噬、不可得矣、禍之來也、其自取哉

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使為藩屛之衛）葉公曰、周仁之謂信、（周、親也）率義之謂勇、（率、行也）吾聞勝也好復言、（言之所許、必欲復行之、不顧道理。好、呼報反）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謂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期、必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為白公、（白、楚邑也）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政令猶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師在此、讎不遠矣、（比子西于鄭人）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

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用士之次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我乃不復為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告欲作亂、宜僚辭卻之）承之以劍、不動、（挾劍指其喉）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愼、白公敗之、（愼、楚邑也）請以戰備

胡不冑胡冑二段對見當時人於葉公之情無往不宜而知白公之敗不足平矣

葉公當除逆舉不方倫力又以二事任二氏之子而退老於葉焉風令節千載可知不知當時何以輕於聖門而推葉以孔子對也蘇氏曰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從及其既亂也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

獻（與吳戰之所得鎧仗兵器當備而獻之故因以為亂）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慙于葉公）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以效其多力豫章大木）葉公在蔡（蔡遷州來楚并其地）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險猶惡也所求無饜則不安譬如物偏重則離敗欲須其斃而討之）聞其殺齊管修也而後入（管修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殺其賢知其可討）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歲年穀也）日

日以幾（冀君來幾音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旌表也夫如字又音扶）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言葉公得民心）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欲與白公計）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二子子西子期也柏衆次敗[illegible]功[illegible]）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微匿也）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沈諸梁兼二事（事令尹司馬）國寧（寧安也）乃使寧為令[illegible]

追念子西子期之勞而以其子為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可以言仁矣然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效不見於當世益可恨也歟

（子西之子子國也）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終言之）

四史鴻裁左傳八卷終

[illegible]曰此章始終莊段共生而姜惡莊愛段欒序祭仲呂封之諫而莊皆不聽蓋以必除為心故養成其惡其曰晏氏欲之置人子之言也曰不義不義之人見之言也不有賴封人之諫則天常幾絕矣大即太汪道昆曰此篇叙事能品其處已深實武於己乎法無生民心其謹曰不然句法穆文熙曰莊公之過以民其人倫之不孚中方其

四史鴻裁九卷

左傳九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輯

國立[illegible]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鄭

鄭伯克叔段潁考叔錫類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國、今南陽宛縣。○宛、於元反）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共音恭、地名）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左杜云寤生生之難也、蓋既絕而復蘇）愛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為太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

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虢國今滎陽縣）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京、鄭邑、今滎陽京縣）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不合法度、非先王制）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使得其所宜）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踣也。姑、且也）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

命請制一遣之甚況敢復遣京中心知其不可而直遣母命故以俟其既發而復圖之莊共心豈樹己十呂氏乃謂欲我段以臣己醜哉此惡求致之以東非莊公果爾則周公之誅管蔡乃亦[illegible]以亦石碏殺子亦當罪其失敎也況不義如段即不封之京亦當有愛非莊段段則段必殺遊處公不可兩全之地而為不得已之謀其心不可原我今稱謂之不幸矣胡氏曰鄭莊公志殺其弟使稱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適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争兵革不息忽儀豈突之驕其禍慘矣

呂、鄭大夫）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段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廩延、鄭邑、延津）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暱、女乙反、親也）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啟、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

不言出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為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遂寘姜氏于城潁、（城潁、鄭地）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繄、語助。○繄、烏兮反）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公從之。公入而賦、（賦、賦詩也）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

穆文熙曰。子突深知虜情。今日禦北虜之法。當依此行之。即兵法所謂奇兵也。以少擊衆之法無踰於此

（也）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鄭敗戎師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單騎也。軼突也。○軼音迭。又音逸）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聃乃甘反）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秉青志）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呂氏曰。考叔以一言回莊公之心。固可嘉矣。伐許之役。反爭一車而死於子都之射。欲合兩而不能合車。能化莊公而不能化子都。何其孝匱而類有所不能錫也

穆文熙曰。揮旗而呼。此謂先聲奪信令

鄭伯伐許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大音泰）公孫閼與穎考叔爭車。（公孫閼鄭大夫。閼於葛反）穎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棘戟也）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九軌也）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傅于許城下。○傅音附）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蝥卞侯反）子都自下射之。顛。（顛隊而死）瑕叔盈又以蝥弧登。（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徧也。麾招也。○呼火故反）鄭師

華人拔幟樹神清機以默亂人之心令以服勝卿此莊公也

引過之言婉然動人

新鄭舊鄭

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群臣。共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餬鬻也）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寘之豉反）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大音泰）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刑法也）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汪道昆曰。議論其品。遣言字法。犯五不違句法

鄭敗息師

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息國汝南新息縣。○竟音境）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度待洛反）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鬪）犯五不韙。而以

汪道昆曰辭令具足典重師昏字法句也

呂氏曰人皆咎鄭忽之辭齊女不能依大國以自固殆非也使忽不辭而取文姜則亂生之禍移於鄭矣

公羊子曰祭仲知權也其為知權柰何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於留塗出於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古人之

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庭是也○庭章免反喪息浪反）

鄭太子忽辭昏於齊

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甲首被甲者首）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生曰餼）使魯為其班、後鄭、（班次也）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言獨絜其身謀不及國）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必見怪於民）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為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傳）

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昭公鄭太子忽也）祭仲曰、（時仲從忽救齊）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皆內寵之子也）弗從、夏、鄭莊公卒、祭仲立昭公、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姞姓宋大夫也厲公公子突也）雍氏宗有寵於宋、（雍氏宗族皆有寵於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昭公以嫡子當立已正君位而宋欲祭仲廢忽立突故以死會之）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

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穆文熙曰夫不比父婦人之言未為定論然謀及婦人二句皆當為千古至戒

穆文熙曰鄭伯用渠彌而昭公諫之昭公既立當亟除之可也何故遲迴不果自取弑奪乎古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尤信

齊侯此舉大快人心

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鄭伯殺祭仲不遂出奔蔡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以出、（愍其見殺故載其尸共出國）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鄭世子忽（昭公）復歸於鄭、

高渠彌弒昭公立子亹

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弒昭公、而立公子亹、（公子亹昭公弟○惡烏路反亹音尾）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公子達魯大夫）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復重也本為昭公所惡而復殺君重為惡也）

齊侯殺子亹及高渠彌

秋、齊侯師于首止、（陳師首止討鄭弒君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不知齊欲討己）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車裂曰轘○轘音患）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鄭子昭公弟子儀也）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時人譏祭仲失忠臣之節仲以子亹為渠彌所立本既不正又不能固位安民宜其見除故即）

（而然識者之言以明本意○知音智）

鄭厲公復國殺原繁

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遂居之○櫟音歷）及大陵、獲傅瑕（大陵鄭地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見殺不稱君無謚者微弱臣子不以君禮成喪告諸侯）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妖由人興也（繻音須）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言有二心於己○[illegible]許衍反）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

汪道昆曰辭令能品裏言典司字法句法

穆文熙曰傳瑕之誅大類祭仲然仲終身專鄭而瑕獨見殺則賊逆亦有幸不幸也原繁守正不徇得死所矣

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上大夫卿也伯父謂原繁疑原繁有二心）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不親附己）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己世為宗廟守臣○祏音石）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子儀鄭子也）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庸用也）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莊公子猶有八人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

汪道昆曰只品反已乃字法予取求多句法

鄭殺申侯以說於齊

（文公大子捷厲公子）

五年、陳轅濤塗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四年會齊桓伐楚盟于召陵申侯既與濤塗議齊師歸不出於陳鄭之間既而申侯告齊桓背其說齊執濤塗）故勸之城其賜邑（即虎牢齊以申侯忠所賜者濤塗將以陷申侯故勸之城）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強也憚難也○難乃旦反）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以申侯說）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

穆文熙曰楚子既知申侯之逆乃多予之以寵其志又令之以適大國以浚其惡將不敗君臣俱失矣

呂氏曰楚文之擧申侯也猶明皇之擧林甫也文子不知而追議其明亦疏矣

蘇氏曰管仲相桓公辭子華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

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濤塗譖在五年）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從我取從我求我不以女為罪釁）後之人將求多於女（謂嗣君也求多以禮義大望責之）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政狹法峻）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

管子不循子華之姦

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

夫亦其不事道使家有三歸國有六嬖之禍故孔子小之

穆文熙曰仲言主於禮信謂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其言種種合道可以垂訓桓公納之宜其主盟哉

汪道昆曰議論妙品綴之

以德以下字法句法

子臧之服但宜論其非法不必論其稱否也

呂氏曰鄭世子華以賣國誅其弟子臧出奔宋竟坐鷸冠為鄭伯所誅怨在人

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奸音干）（共音恭）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替廢也）作而不

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十六年、鄭殺子華、（終管仲之言）

鄭伯誘殺子臧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殺子華故）好聚鷸冠、（鷸翠鳥也）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非法）使盗誘之、八月、盗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

而不在己也鴻曰子臧雖子華之罪然不能自其稱亦可畏哉

汪道昆曰辭令妙品若亡鄭以下章法句法都道字法

穆文熙曰古今破國事之國多用此說是國都進亡鄭陪隣乃為至理人莫能

不過之才

孫應鰲曰許君焦瑕正見晉不可與同事秦安得不戍鄭焉

鄭燭之武退秦師（穆公子蘭文公子）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氾水縣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懸城而下○縋丈而反）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鄰之厚、君之

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舍音捨又如字共音恭）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拒秦言背秦之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封疆也肆申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為亂也○知音智）吾其還也、亦去之、

夷太子夷也

楊文懋曰鄭人之言婉而有味中有小尽之威所以晉人屈服終之不可已也知其

汪道昆曰小國之事大國以下可為句

法

楊文懋曰凡事不可先泄君父之前凡不宜戲如子公子家皆可鑒也

鄭子家以書貽趙宣子

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執訊通訊問之官為書與宣子）曰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在位之十一朝于襄（襄公）而再見于君（君靈公也○見賢遍反）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絳晉國都）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言首尾有畏則身中不畏者少）又曰鹿死不擇音（音作蔭古字聲同○蔭於鴆反）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已則以人道相事）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茠於楚如鹿赴險○鋌他頂反）命之罔極亦知亡矣（言晉命無極）將悉敝賦以待於儵唯執事命之（儵晉鄭之竟欲以兵距晉○儵直留反）

公子宋子家弒其君夷（靈公穉公子）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穉公太子夷也○黿音元）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宋子公也子家歸生）子公之食指動（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食音嗣）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為難）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

歸生本無意作難以子公脅從之乃蒙首惡之名故傳以為權之不足也

汪道昆曰辭令妙品其得

諸江南以下章法矣於九縣字法

楊文懋曰吾於莊王之許鄭平而知楚之所以伯也夫叛而討之服而舍之威德兼著即三代之師曷以加此昔晉師救鄭於挑挺楚欲成邲戰以至敗績此又天所以成楚也與

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弒君故書以首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惟書君名而稱國以弒）稱臣臣之罪也（書弒者之名）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即去疾）辭曰以賢則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堅即襄公靈公庶弟）乃立襄公襄公將去穆氏（逐群兄弟以公子宋弒君故）而舍子良（以其讓已）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楚子圍鄭子良出質（襄公子堅靈公庶弟）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一舍以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

鄭人侵蔡獲公子燮

子產童子必見卽加人一等可不謂賢乎

子產之言果驗

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侵蔡欲以求媚晉）（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非以使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順衆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

楚子囊帥師伐鄭

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可待）民急矣姑從楚以

汪氏曰議論能品完守以老楚句法字法

晉悼公卽位方脩伯業

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二竟晉楚界上）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二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楚不足賴）親我無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欲以鄭爲鄙已而反欲與成）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下新軍也軍有二卿）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

援文照山子長辯先守是使欲信待晉二語於理勢俱爲精當子駟之言皆救楚禍不忍晉難革之晉楚皆失可恨

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騑子駟名）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守也）馮陵我城郭（馮迫也○馮皮冰反）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啓處以相救也（遑暇也啓跪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引也）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一介獨使也行李行人也）而卽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爲明年晉伐鄭傳）

晉及諸侯伐鄭盟于戲

汪氏曰叙事謀論能品令於諸侯以下章法綜覈緊曰的見事体二分四軍珠貫寫敵之道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甲戌師于汜（汜鄭地東汜○汜音凡）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其中）肆眚圍鄭（肆緩也眚過也）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敝罷也）吾三分四軍（分四軍爲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

胡氏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陳之法而不與楚戰晉師遂屈得制勝之道矣

（故曰不能）猶愈於戰（勝聚軍）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當從勞心之勞）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蠆勑邁反）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門子卿之適子○從才用反）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載書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謂以兵亂之力強要鄭）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

楊文熙曰鄭背晉從楚其至在鄭故也載之盟而公子騑書乃欲書禮與違是從大晉方有禮從之則是晉既已嫌並從制雖鄭人於晉為無信矣

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委頓底至也○墊丁念反）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兩用載書）

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子產請焚書

子駟子國子耳俱穆公子同執政

楊文熙曰騑車止獲侯田鄭之執政橫甚不至殺身不已未必皆殺之者之罪也

子孔知難而不告欲待其免後以為政之專鄭人惡之乃討西宮之難殺之而分其室則甚禍含谿矣小人作免何益哉

諸侯伐鄭師于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汝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熙許其反本作熈）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

哉

又曰子產含辛聞盜即有區畫所以能安國定難終知政也

汪道昆曰子西聞盜以下章法

門子卿之適子將代父當門者

也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子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子）為門者（置守門）庀群司（具衆官○庀匹婢反）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藏才浪反）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當國（代子駟）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群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辟音闢）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

子產請焚書所以能安鄭不然亂猶未已也

茷音伐

汪道昆曰敘事妙品良司

切字法

孫文熙曰師慧過朝將私激宋無人旨而滑稽傑士之流也

（為于僞反）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為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不於朝內燒欲使遠近見之）

師慧以無人激子罕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三子之父皆為尉氏所殺故）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匹）與師茷師慧（樂師也茷慧其名）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公孫黑子皙質音致）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賢而放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子罕以司臣託季氏）鄭人醢之三人也（三人堵女父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其相曰朝也（相師者）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為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言子罕能改過）

公孫黑肱歸邑於公

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黑肱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石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盛祭以羊豕殷盛也）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

公孫黑肱可謂知道君子其然於執政之見數乎

汪氏曰敘事能品

孫文熙曰兵法軍井未汲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言飢張輔二子坐射犬於外既食而後食之以大國而凌小國之人宜射犬有以左之也二子鼓琴臨敵何得有此閒暇毋亦傳之者或過與

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詩大雅侯諸侯義取慎法度戒未然）

宛射犬御張骼輔躒

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以齊無字之師故也）諸侯還救鄭（責議諸侯）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於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骼庚百反一古洛反躒力狄反又音洛）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宛於元反射食亦反）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卑下之）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言在已上者有常分無大小國之異）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部蒲口反婁路口反）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幄帳也）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後食音嗣）己皆乘乘車（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轉張戀反）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不告而馳）皆取胄於櫜而胄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櫜古毛反挾音協）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亟）

汪氏曰辭令妙品

孫應鰲曰晉人問陳之罪則數其恃楚馮陵問何侵小則指大國數圻問何戎服則指文公君命召業哉有事故遊哉

子產獻捷於晉

鄭子產獻捷於晉（獻入陳之功而不獻其俘）戎服將事（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

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陳桓公鮑卒於是陳亂蔡出桓公之子厲公也）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太子免而代之鄭莊公因納其位）蔡人殺之（欲立其出殺）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奉戴猶奉事）至于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宣公皆厲公子）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播蕩流移失所陳夏徵舒弒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

大姬周之配胡公者

百字鄭之有功於陳而陳背之見征伐有名未可文公城濮之命見戎服有自

成命（未得伐陳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大象之天）天誘其衷，啟敝邑心（啟開也開道其心故得勝）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辟婢亦反）。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圻音祈）。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衰（衰差降○衰初危反）。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平王桓王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公）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僖二十八年）士莊伯不能詰（士莊

穆文熙曰然明視民如子之說人則知之而見不仁

伯士弱也）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

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謝晉受其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故更伐以結成）仲尼曰：志有之（古志書）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雖得行猶不能及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極稱之發慎辭之主）

然明子產論政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

者誅之則未必知其必也不仁至而後可以成其仁也日子產竟佐之說本此

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思而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次）其過鮮矣。

賞前年入陳之功

汪氏曰具品

子產辭邑

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之摠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八邑三十二井○先悉薦反）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子西又次良霄次子產故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見賞謂六邑也）公固與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

汪氏曰辞令議論缺為子展賦詩以下章法

子產其将知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

鄭七子賦詩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自陳還過鄭）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〇從才用反）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志）子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為君子）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忘降、故可以主民）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子）伯有賦鶉之賁賁、（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君淫亂、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為兄、我以為君也）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笫簀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笫之言、閾門限、使人趙孟自謂〇

笫側里反）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比趙孟於召伯）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其君）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卒章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〇）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趙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曰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瞿瞿然顧禮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公孫段賦桑扈、（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祜）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〇敖五報反）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

孫文融曰大為壇小不為

志、志誣其上、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偽賦詩以自寵、故言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為三十年鄭殺伯有傳）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以我心則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謂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子產舍不為壇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

壇未有故事特明禮辞以安外僕之心不欲以犯抄是耳凡既以卑荊楚人安則責以苛礼子產其善相小國哉

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解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

子皮餼粟以得氏（子皮子展之子）

汪氏曰議論能品樂氏加焉句法

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亦望宋君為善）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

裨諶知子產為政

孫文融曰伯有子皙之惡始此然世為行人而辭難咎在子皙伯有之惡別自有在不必以此並論也

孫應鰲曰季札謂子產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至此果驗

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黑子皙）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言女世為行人。女音汝）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裨諶鄭大夫）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位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然、將亡矣、

子產論駟良必敗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皙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愎很也愎皮力反很胡懇反）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

子產知陳將亡

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

孫文融曰伯有耽嗜於酒忽廢朝政醉而見逐醒而後知此不足數為人也羊肆之宴其宜有哉

言欲推伯有之亡固子皙

不可與也、（不可與結好。好呼報反）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敖、政多門、（政不由一人）以介於大國、（介間也）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為昭八年楚滅陳傳）

伯有子皙之變

鄭伯有嗜酒、為窟室、（窟室地室。窟苦骨反）而夜飲酒、朝至未已、既而朝、（伯有朝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

之存下為黨不與特又汏侈詳族辯之之所以亡中而起然自先子產之知可謂從人然不有子皮忍亦未必能止子駟故

（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伯有汏侈故不免（三家同生而伯有汏）人謂子產就直助彊（特謂子皙直二家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為害）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為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國謀）印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於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大宮祖廟）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瀆音豆）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皙之宗主）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召）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葬諸斗城○（斗城鄭地名枕之鴆反）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

（斂葬伯有為有禮）

孫應鰲曰孟子論為政先巨室子產此然非過也又

子皮授政子產

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欲讓之）辭曰國小而偪（偪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為也（為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為大所恤也）

子皮虎帥以聽之言可以為人臣忘己用人者之法

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使國家安）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

杜文熙曰伯石讓不由衷其終為叛所以子產惡之也

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己）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惡其虛偽）使次己位（畏其作亂故寵之）

汪道昆曰作令妙品又不獲閑令以下章法

子產毀晉垣

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充滿斥見言其多○[illegible]書怪下皆同）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高其閈閎（閈戶旦反閎也里門曰閈閎獲耕反衡門謂之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使所吏反）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從才用反）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請問毀垣之命○共音恭）（匄古害反士文伯名也）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間也）誅求

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遇時不朝會。索所白反）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獻見也。閒音閑暴步卜反下同）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行也）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言見遇如此寧當復有菑患邪。無寧寧也菑音災）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銅鞮晉離宮。鞮丁兮反數所主反）而諸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門庭之內迫迮又有牆垣之限。迮側百反）盜賊公行而夭癘不戒（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己所止之宜。見賢遍反）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進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贏音盈）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致）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北宮文子謂鄭有禮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棐芳尾反）文子入聘（報印段）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子）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以水濯手）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

穎文際曰子產從政以下非文子之言乃其所謂有禮者左氏演之成文耳

孫應鼇曰馮簡子以下見各人之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以下見子產之擇能而使也

子產不毀鄉校

子產不毀鄉

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校戶孝反鄭國謂學為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為

校以善惡議理卽聖人之言曷如故孔子以爲仁

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爲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以爲己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

子皮子產論政

孫應鰲曰古今用人之病多坐此所以人多遭暴世鮮良吏皆其操刀而自傷者也子產之言其可爲萬世法哉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榱所追反厭於甲反又於輒反下同）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

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請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子產逐子南

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子皙公孫黑）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乘繩證反）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子南用戈子皙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於楚奸犯也○女音汝下皆同）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

孫應鰲曰子產此只味爲

[illegible]說蓋子南固奸國紀然子晳欲奪人所有之[illegible]稱非下[illegible]子二人厭罪焉而獨放子南其後誅作亂實以易奪之所奪子產猶能以除之耳鄭有大叔所以子產能行其志

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紀謂偪人。長丁丈反。參如字）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之兄子）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亢苦浪反）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難乃旦反。上蔡素葛反。下如字）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子產誅子晳

孫文定曰子晳之惡二甚於子南兵凡之罪[illegible]於[illegible]妻子產乃逐子南而不逐子晳者蓋以子晳罪重不止於逐又不宜於放逐故欲俟其再發而大為討除之也豈不竭子產不識去晳之其[illegible]而[illegible]國不[illegible]之勢也[illegible]死自有[illegible]哉[illegible]之鄭[illegible]子其於[illegible]而子晳[illegible]入之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初良反）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遽傳驛。傳中戀反）使吏數之（數其罪）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以共大國不暇治女罪）今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爭徐吾犯之妹）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謂使大史書七子）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晳之子。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衢道）加木焉（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

除此大憝不[illegible]餘力非有絕人之才者孰能之何言僑之才不[illegible]於學

晉侯賜伯石以州田

孫文定曰伯石明辭而陰復請之為詐不情子產之所惡也茲其為謀必偽非以欺晉人耳

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策賜命之書）曰子豐有勞於晉國（子豐段之父）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州縣今屬河南郡）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汰驕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子產作丘賦

孫文定曰鄭國欲弱非丘賦不足以整之群言清亂又不可因謗而遽止子產之見可謂卓然矣渾罕之論則經常可久之道矣

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謂子國為尉氏所殺）己為蠆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蠆敕邁反）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鄭大夫）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以用也）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也）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子產自以為權制[illegible][illegible]於禮義無愆）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罕平聲）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行）

子產鑄刑書

穆文熙曰以子產之賢乃鑄刑書未叔向議詳其見不及此哉鄭之公族侈汰民心習於鬬亂苟不申之禁令何以令貴賤守治亂國用重典子產其亦不幸而當鄭之時也夫

三月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詒遺也）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為己法○度音鐸）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封洫在襄三十年）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為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孚信也）如是何辟之有

（言詩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為徵）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箴戒為惠）

子產為豐施歸州田

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田賜段）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公孫段卒○夫音扶）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

穆文熙曰大凡非分之獲決當力辭之蓋與其人奪寧自奪也子產辭田之論其知義哉

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薄喻責重）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言恐後代宣子者將以取晉邑罪鄭）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傳言子產貞而不諒）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夫）

子產立公孫洩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鄭殺伯有言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介甲也）曰

公孫洩

孫鑛曰立良止以安民心也立公孫洩使民不駭於良止也意遠事當

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壬子六年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何為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說如字下同）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不媚不信（說而後信之）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

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魄形也）既生魄陽曰魂（陽神氣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物權勢）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腆厚也）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魂魄所馮者貴重）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博敏）

鄭罕虎入晉葬平公

鍾文烝曰蕭康侯康教語對的允當十古董易非叔向莫能言畢子產莫能知罕虎白詞不足可謂服善

晉平公卒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贄）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載幣用車百乘）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行用也）必盡用之（不得見新君將自費用盡）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幾音紀）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勝音升）

子產不毀游氏之廟

鍾文烝曰大叔欲除徒數語委婉動人既不廢命又不毀廟可謂極善處事矣[illegible]胡有[illegible]恢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除葬道）及游氏之廟（游氏子大叔族）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用毀廟具）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之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墓時過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朝而塴（塴下棺。塴北鄧反）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子產爭貢賦之次

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經所以同稱）及盟子產爭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位也）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職貢者）鄭伯男也（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靖息也）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藝法制）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

孫文融曰子產所爭僅面大體不然貢賦無藝亡可立待諸不見討者特為國手大叔子產之見於是有優劣矣

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瀆易也○易以豉反）子產曰晉政多門（政不出一家）貳偷之不暇何暇討（貳不壹偷苟且）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不競爭則為人所侵陵不成為國）

鄭伯享韓宣子

孔張冒昧進退之狀亦可想見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孔之孫）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者禦止也）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心陵侮我）國而無禮

孫文融曰發令之於群僚猶大將之於偏裨也偏裨失位咎在大將子產之辨雖辯而孔張之責終亦不能盡辭也

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衷丁仲反）出令之不信會朝之不敬（謂國無禮敬之心）使命之不聽（下不從上命）取陵於大國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為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使所吏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邪辟者自應用刑罰○辟匹亦反）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

子產拒宣子買環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卿韓起玉環同工共朴自共為雙）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言所求少）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立謂立於上位）（此言韓起不當求環）僑聞為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此言鄭所以不與環）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

孫文融曰子產知言大國之人使於小國不可盡獲其求其言甚善卓見韓子買玉於商人而乃謬之曰子待玉而失諸侯固不與之

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為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為鄙邑則失位矣（不復成國）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執政不以為義而與之不敢復請）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并與商人俱來）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序相比耦耕）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

大王遷於商賈與於圍賈王於商諸侯何附而逆叛之論之言過矣治上同古尚論其君子哉

叛我無強買（無強市其物）毋或匃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以好會之事辱臨於鄭）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鄭鄙邑也亦弗為也（不欲為鄭已之事）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

子產授兵備災

鄭火子產授兵登陴于大叔曰晉無乃討乎（鄭與晉和而授兵似若敵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

火災授兵自是正策然晉人亦不能不問

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灾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撊然勁忿貌撊遐板反）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啟貪人荐為敝邑不利（荐重也）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說解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言鄭雖與他國為竟每瞻望晉歸赴之）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傳言子產有備）

子產授政大叔

程大照曰為政之道不必專猛亦不必專寬引繩而不自正整勤而馬自閑縱御王良何嘗一寬心哉子產騎寬以猛大叔縱猛以寬仍之不倫矣道不有仲尼執為用中之論哉胡氏采儒之論也亦為附之

胡氏曰寬民慢糾猛殺非孔子之言盖有仁人為政先教後殘之與又殺而清之乎

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狎輕也）則多死焉故寬難（難以治）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萑苻澤名於澤中劫萑音丸苻音蒲又如字）人。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糾舉也）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

九言佳甚所以可思

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也遒聚也在由反又子由反）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

子大叔九言

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以能驕人敖五報反）無復怒（復重也復扶又反）無謀非德（非所謀也）無犯非義（傳言簡子能用善言所以遂興）

四史鴻裁左傳九卷終

齊

穆文熙曰：庶子匹敵，猶且不可，況兄弟之子乎？僖公寵無知過分，宜其致亂。

連稱管至父弑襄公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稱尺證反），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問命也○期音基）。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大子○適丁歷反）。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絀勅律反）。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間隙），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宣無知之言）。冬十二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姑棼、貝丘皆齊地○貝補蓋反）。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隊直類反，喪息浪反，費音祕）。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詐欲助賊，御禦也○魚呂反，袒音但），伏公而出，鬬，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石之紛如齊小臣，亦鬬死）。遂入，殺孟陽於牀（孟陽亦小臣，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

又云：徒人費不以受誅含怨，反為致死；孟陽居牀代公見殺，皆奇士也。

桓公入齊鮑叔薦用管仲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於旣，齊無君也。

穀梁子曰：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桓公，小白）。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乘繩正反）。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二子公御也，以誤齊師○辟音避），是以皆止（止獲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於生竇（生竇魯地○竇音豆），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稅土活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傒音兮），使相可也。公從之（○相息亮反）。

齊人救邢

三言即見霸者攘夷尊周之意

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敬仲，管夷吾○）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諸夏中國也。暱近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以宴安比之酖毒）。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同恤所惡）。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桓公下拜受胙

孫應鰲曰：天子優臣，諸侯謹禮，使者從容將命，俱可見之。

穆文熙曰：拜胙與請隧二事，俱大體所關，一則令之

夏，會於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耋。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

而不從一則不命而自請此足以見齊桓晉文之優劣

（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在上、故言恐隕墜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胙於堂上）

汪道昆曰辭令能品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句法

管仲辭上卿禮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使隰朋平戎於晉、（平和也、前年晉救周伐戎、故戎與周晉不和）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若節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也）陪臣敢辭、（諸侯之臣曰陪臣）王曰、舅氏、（伯舅之使、故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勳美德可謂正而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孫文融曰桓公伯首而身後之亂乃若此蓋緣管仲先死耳管所係豈淺淺哉

桓公五子爭立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元）鄭姬生孝公、（公子昭）葛嬴生昭公、（公子潘）密姬生懿公、（公子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姓○華戶化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八日）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

丙歜閻職弒懿公

（宋納孝公昭公殺之商人弒昭公之子舍而自立為懿公）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謂掘尸以刖之也、○邴音丙、歜昌欲反）而使歜僕、（僕御也）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驂乘陪乘）夏五月、公游於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二人浴於池、歜以扑抶職、（扑箠也、抶擊也、欲以相戲激○扑普卜反、抶勅乙反）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言不以父刖為病恨）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訖乃去、言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舍音赦）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惠公）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慶克（慶封之父、齊大夫也）通於聲孟子、（齊靈公之母）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閎、（蒙衣慶克蒙婦人衣也、宮中門謂之閎、謂巷頭門也）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鮑牽鮑叔牙曾孫、諡莊子、國武子齊執政卿）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慙臥於家不得會二人也）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武子相靈公以會、（時會伐鄭盟柯陵）高無咎（齊大夫）與鮑牽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以君將至、故閉門蒐索奸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武子知

孫文熙曰慶克淫亂鮑子惡之附于伕之苛足伏人然鮑子怡洩其說身被刖刑閉門子護以察自千斷致皆其發之無術者矣

之、（訴高鮑閉門為謀立以陷三臣）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無咎子）以盧叛、（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牽之弟鮑文子也、先時奔在魯）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庇其根、言牽居亂國不能知幾以免禍）齊侯使崔杼為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討高弱）國佐從諸侯圍鄭、（是月有圍鄭之役）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疾克淫亂故殺之）齊侯與之盟於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於晉、（勝國佐子）待命於清、（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令於清）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士士官也華免齊大夫也）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

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弱佐之子勝之弟）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佐之罪不及不祀）

崔杼立莊公

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姬魯姓顏者姬母之姓也）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太子、（兄子曰姪鬷懿姬之媵鬷亦母姓皆言母以別其出也）諸子、（妾之號管子所謂中婦諸子是也）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國立長乃常禮今以牙故廢太子是廢常）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

孫文熙曰靈公廢太子光而立牙高厚不能諫又而為之傅故崔杼殺之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汪道昆曰辭令絕品

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太子光、（使太子居東鄙廢之）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厚高固之子也）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使微服迎光）疾病而立之、（疾加曰病崔杼因齊侯疾甚仍立光為太子）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太子光也）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時晉有欒盈難）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陳完之曾孫）見崔杼曰、將如君何、杼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

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而弑之以說晉也）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君伐盟主而已欲弑君是惡又過君必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行義過君尚自裁抑不自勝況以惡過君顯言於衆故知必不得其死）

杞梁之妻辭齊侯郊弔

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為二隊、入孟門、（晉之隘道）登太行、張武軍於熒庭、（晉地）戍郫邵、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為京觀）以報平陰之役、（平陰役在十八年見魯）乃還、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於雍榆、禮也、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且音沮、莒地）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莒地）杞殖華還

無死無所殺也

（音旋）載甲夜入且于之隧（莒之隘道）宿於莒郊（杞殖即杞梁，華還即華周）（皆齊大夫）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皷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殺而獲其尸凡大夫生死皆曰獲）莒人行成（勝大國畏禍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言若有罪則不必弔）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言若無罪則弔當在堂妾位不當在郊外也）

崔杼殺君

如遺之門序事其六二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魯大夫）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卒無所得而空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棠公齊桓公之後邑於棠東郭氏偃依亦桓公後）東郭偃臣崔杼（為崔子家臣）棠公死偃御杼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使偃為己娶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杼之九世祖）臣出自桓（齊桓公偃遠祖）不可（皆同姓）崔杼筮之遇困之大過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坎為中男夫之象兌為少女妻之象變為巽是從風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且其繇曰（困六三爻辭）困於石據於蒺藜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數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人皆有冠）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悅於晉而不獲間（間隙也）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於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即東郭偃之姊）姜氏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氏）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甲興公登臺而請（請免）弗許請盟弗許請

鍾文烝曰莊公淫亂取殺此不足惜然所養勇臣十餘人一時同為效死者是亦事前使固士而得一人焉豈盡是饑故養士者不可不知

自刃於廟弗許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掫伕警備也知刀斗之類言杼疾不能聽命掫夜以近公宮尤當警備故陪臣代杼以干掫令執得淫者而誅之不知有二命也○干胡旦反掫側柳反）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此賈舉乃莊公嬖臣非侍人賈舉也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祝佗父亦嬖臣高唐有別廟往祭之弁祭服也）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帑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申蒯亦嬖臣監取魚之官）崔子殺鬷蔑於平陰（鬷蔑為平陰大夫公外嬖也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死難皆嬖寵之臣）

汪道昆曰議論神品章法句法

蔡共養社稷

晏子數語可為晏嬰從容之斷案

孫應鰲曰晏子不避君難忠矣以從子之大忌而歸

知合晏子以救民望

還齊之群公子也納宣伯之女於靈公

孫文熙曰晉有董狐齊有太史直筆無隱凜凜千載

晏子不死莊公之難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聞難而來）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乎哉、吾死也、（言己與衆臣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言安可以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謂以公義死亡）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枕己股。○枕之鴆反）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舍置也）

大史書崔杼弒君

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子莊公黨）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慶克之子）盟國人於太宮、（太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汪道昆曰序事描畫如生宛然

鮮虞可謂知命

孫文熙曰小人之交平素則親急則相閒往往有之

閭丘嬰申鮮虞來奔

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縛、直轉反）鮮虞推而下之、（下嬰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匿、藏也。暱、親也。○暱女乙反）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中、狹道。○弇、於檢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言道狹雖衆無所用）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道廣衆得用、故不可當。○食馬、音嗣）

崔杼死崔明來奔

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喪息浪反）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無咎、棠公先夫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疾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於崔、（濟南有崔氏城）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嫳、慶封屬大夫。○嫳、普結反）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君謂齊莊公）崔之薄、慶之厚也、（崔敗則慶專權）他日又告、（成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

慕權崔慶為於崔謀屠崔兩事甚不可為訓

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圉人養馬者、寺人奄士）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郭姜）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嫳為崔子御）至則無歸矣、乃縊、（縊入於其宮、不見其妻也）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秉政）

崔子末乃至此令人大快

齊慶封來奔

穆文熙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兩言儘可玩味人之不稱豈惟一服乎三服此語自當令人知足

齊慶封來聘、（時景公即位、通嗣君也）其車美、孟孝伯謂穆叔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封之字）穆叔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穆叔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

慶封奔吳

慶封有此貪欵之行可得不亡

亡人於公黨崔氏名之為賊者也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嫳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盧蒲癸、癸臣慶舍、（舍慶封子字子之）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

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慶與盧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己）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從公黨出奔）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戕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鶩音木、鴨也、洎其器又肉汁也）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嫳、（以二子怒告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殺而寢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

晏之智在此所以終免於禍

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一月乙亥、嘗於大公之廟、慶舍涖事、（臨祭事）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子尾抽桷、擊扉三、（桷椽也、扉門闔也、以桷擊扉為期、桷音角）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甍、（甍屋棟、刺七亦反、甍亡耕反）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慶封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照也）展莊叔見之、

穆文熙曰雍糾之妻為父殺夫盧蒲癸之妻為夫殺父兩事不同於理於情均為大棄矣但可勿告姑但可勿知而已

叔孫洞表淫人數語可謂至理晏子辭邑正有見此

（魯大夫）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既而齊人來讓、（讓魯）（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句古侯反）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殲子潛反）

晏子辭邑

崔氏之亂、喪群公子、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還也）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以邶殿邊鄙六十邑與晏○邶蒲對反）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

汪道昆曰議論妙品章法

句法

足欲字甚可味

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也）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嫳於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於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殺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柩書崔杼尸邊、以章其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汪道昆曰論辭妙品

晏子叔向論齊晉之衰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繼少姜）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得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遺餘也）若而人、（言如干人、不敢數）而辱使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嬪嬙婦官）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

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垂訖君臣乃釋服○任音壬）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豈唯寡君、舉群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成昏、（許昏成）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問與來）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公弃其民、而歸於陳氏、（弃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量音亮、區烏侯反）釜十則鍾、（六斛四斗）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

孫文熙曰二子各言本國之亂而竟不言其濟亂之術從其時勢至此有不可為乎抑二子未操為政之權自不得不付之空談也子

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賈音嫁）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屨賤踊貴（踊刖足者屨言刖多○踊音勇）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諸侯○行戶郎反）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乘繩證反）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殣音覲）而女富溢尤（女寵之家）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皁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

孫應鰲曰晏子辭宅兩對字不忘親、[illegible]不忘君

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肸許乙反）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度）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得祀）

晏子復還舊宅

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湫下隘小囂聲塵土○湫子小反湫音秋）請更諸爽塏者（爽明塏燥○塏音凱）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

孫文熙曰君更宅而已毀之反其里人於人情何涉太矯然必如此乃為晏子此亦與辭已事相表裏

敢煩里旅（旅眾也不敢煩眾為己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讀晏子今與張趯同讀不）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拜謝新宅）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壞音怪）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良鄰）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

汪道昆曰賤論其品

即奢為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子雅復放盧蒲嫳

齊侯田於莒（莒齊東竟）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嫳慶封之黨放之於竟種種短也自言衰老不能復為害○嫳普結反）公曰諾吾告二子（二子子雅子尾）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言不可信）九月子雅放盧蒲嫳於北燕（恐其復作亂）

陳鮑逐欒高氏

欒施即子雅之子子旗高彊即子尾之子子良

楷文照曰桓子既不自利又能利人逆諸公子而益其祿分之邑何其宏施也所以卒能有齊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信內多怨（說婦人言故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惡陳鮑○惡烏路反）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畢告鮑文子）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欲以公自輔助）遂伐虎門（欲入公不獲故伐公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端委朝服）四族召之無所往（四族欒高陳鮑）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言無善義可助）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罪惡不差於陳鮑○差勑賣反）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銔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率率戰也○銔扶看反又音平）五月庚辰戰於稷（稷祀後稷之處）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妖害也○蘊紆粉反）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於莒（莒齊邑○長丁丈反）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三十一年子尾所逐群公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私具不告公）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

汪道昆曰議論具品有德之君以下律法

此與魯人焚尪巫止旱同可咲之甚

本無邑故更與之濟南於陵縣西北有於亭）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桓公是以霸（齊桓公亦能施以致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讓不受）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穆孟姬景公母傳言陳氏所以興）

齊師入莒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寡婦為嫠）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紡纑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緣縋登城）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

晏子請不誅祝史

齊侯疥遂痁（痁瘧疾○痁音占）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多在齊）梁丘據與裔款（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欲殺嚚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嚚魚巾反）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

孫應鰲曰晏子述楚康王之言而不明其旨正欲公之從問以卒之也

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怍在勿反）建以語康王、（楚王。語魚據反）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頗普何反。辟匹亦反。從子用反）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掠奪取也）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還顧也）不

孫文熙曰能數齊之弊政不中以祝不勝詛言切至有識可為萬世人君祈福之戒

孫應鰲曰此可以垂戒於

思、謗讟不悼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掩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求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史所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萑音丸）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關所征稅）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強易民貨）內寵之妾、肆奪於市、（非放也）外寵之臣、僭令於鄙、（詐為教令於邊鄙）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

後世之不求治於民而求治於神者

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下同）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萬萬曰億、萬億曰兆）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

晏子論和同之異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子猶梁丘據。○遄市專反）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炊也。○燀章善反）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齊才細反人如字）

孫文熙曰景公以相伺為和晏子以相濟為和五味三聲取譬可謂精切

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之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和無爭。○鬷子工反。假古雅反）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七音、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以相成也、（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為和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illegible]同也不可即知相濟為和

孫文熙曰晏子論死作相代既然足破千古之迷惑皇漢武當時何不聞此語也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季萴因之，（季萴，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萴，仕側反。）有逢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齊侯甘於所樂，志於不死，晏子稱古以節其情願。）

晏子不禳彗星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彗，似歲反。）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

汪道昆曰禳彗具品

孫文熙曰晏子不禳彗真誠為千古定論然高宗脩德而祥桑枯宋景公三言熒惑退舍則修省之功不可少也何晏子不以此告景公也

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謟，（謟，疑也。謟音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晏子論禮可以為國

孫應鼇曰晏子之言景公凡先發之而卒不聞其[illegible]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施，音翅。區，音甌。）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賈音古。）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滔，吐刀反。）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竝。

[illegible]曰陳氏之施晏子在當時亦明言之何景公不懼而[illegible]為所代乎禮可已亂千古至言自謂不能晏子其知景公何哉

真氏曰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市於國人而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修明舊章上下之禮使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權歸於上而下不得擅財大分明而人心一雖百田氏其能盜國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且厚斂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

陳乞謀去高國

（景公令高國立荼，寘羣公子於萊，故陳乞欲害二子，故先為事之。）

孫文熙曰陳乞[illegible]大似兵法人亦須善用之不然說以交國此言婉之皆用由剛也禍由剛作

齊陳乞偽事高國者，（高張、國夏。）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乘，去聲。後同。）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偃蹇，驕敖。）皆曰：高國得君，（得君寵也。）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需，疑也。○去，起呂反。下同。）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以安之。）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牧，鮑國孫。）

昭子惠子比高國

汪道昆曰、序事能品、若我可不必亡大夫以下、畫法

孫文融曰、陽生氣平而辭和、不至激為亂、所以能

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於莊、敗、（高國敗也、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高張晏圉弦施來奔、（圉、晏嬰之子。圉施不書、非卿）

陳僖子立公子陽生悼公

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且、子餘反）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長在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為辭。○上乘、繩證反）出萊門而告之故、（魯郭門也）闞止知之、先待諸外、（闞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簡公）戒之、遂行、（戒使無淺言）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故以昏至、不欲令人知也。國人知而不言、見陳氏得衆）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家內。子士母、僖子妾）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點、鮑牧臣也。差車、主車之官。○差、所宜反。點、音沾、又如字）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折、之舌反）悼公稽首、（悼公陽生）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己可為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要、一遙反）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

有齊國辭子、聞言受盟、亦可謂有人矣、應變之才亦何他日又諷動群公子、而致悼公之殺也

按公羊傳云、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荼、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不欲立我也、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於其家、請諸大夫至、使力士舉巨囊至于中霤、之則闔然公子陽生也、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自是往殺荼

孫文融曰、公孫言陳豹上

君之子、乃受盟、（言陽生亦君之子、固可立）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胡姬、景公妾也。賴、齊邑、安孺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朱毛、齊大夫）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舉、皆也。○難、乃旦反）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內有飢荒之困、又有兵革之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悔失言）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大謂國政、小謂殺荼）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駐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

陳成子殺闞止執簡公

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也）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成子、陳常、心不安、故數顧之）諸御鞅言於公、（鞅、齊大夫）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弗聽、子我夕、（夕視事）陳逆殺人、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執逆至朝）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入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潘、音翻）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初陳豹欲為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己、（言己、介達之）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既、終喪也）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背僂。○長、如字、又上聲。僂、力主反）望視、（目望陽）事君子必得志、（得君子意）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忌詐多）故緩以

[illegible]視者見其[illegible]狼詐陰非端人也然子我欲盡去陳氏而立豹事必不行矣不行而豹恐禍將及己欲其不行得乎此亦未必為豹之過也已後望視何與哉

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已疏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違不從也）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從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欲作亂）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言將為公除害）成子出舍於庫（以公怒故）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

將出出奔也

此時無陳逆抽劍劫止則恒亦出奔矣可恨哉

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言需疑則害事）誰非陳宗（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屬之欲反）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出雍門（齊城門也）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言陳氏務[illegible]以攻反）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甲午陳恒弒其君於舒州

四史鴻裁十一卷　左傳十一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批輯
同邑劉懐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閲梓

秦

秦師襲鄭敗於殽

王[illegible]曰序事能尚北門之管字法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三十年秦使大夫杞子戍鄭）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

穆文熙曰穆公信杞子謀

言乃加兵於鄭[illegible]接晉而又不納蹇叔之言必召[illegible]豈宜有此其敗不足惜矣孫[illegible]曰惜哉其言悽惻之甚難為誤國者老成焉不敗者謀為至言所如在目前後來中之蹇叔可謂與人惜哉其言之不用也

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殽戶交反澠）殽有二陵焉（大阜）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皋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辟音避[illegible]許金反）必死是間（以其深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為明年晉敗秦于殽傳）

秦師襲鄭滅滑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

穆文熙曰弦高以一商人紿卻秦師使鄭有備則亦異人也後又不受賞而逃其鴻千里入非春秋人物矣

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脫他活反）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賣也乘四韋先韋乃入牛古者將獻遺於人必有以先之○先悉薦反）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腆厚也淹久也積芻米菜薪）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遽傳車）。鄭穆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夫之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秦師）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曰餼牽謂牛羊豕○餼許氣反）為吾子之將行也（亦知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皆囿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使秦戍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敝邑得閒暇○閒音閑）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汪道昆曰議論序事能品以貪勤民天奉我句法字法亦不以一

晉敗秦師穆公不替孟明

晉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

疊句法

言（秦以無禮加己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墮許規反）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纍囚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待之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眚過也○鄉許亮反眚所景反）

穆文熙曰穆姬在秦能免晉君文嬴在晉安得不免三帥且以秦穆公之賢而肯殺其三帥恐亦未使但一敗殽函即足稱伯矣

秦伯再用孟明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

狼瞫死秦師晉遂大敗秦師可謂善用其勇故傳謂君子

欒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鞫居，續簡伯）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嗤之）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箕役在僖三十三年。瞫只甚反，字林式荏反）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未得可死處）其友曰：吾與女為難。（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明堂，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用死國用。○共音恭）吾以

呂氏曰狼瞫怒先軫不知其勇而死於秦者所以彰軫之不知義也名則忠告而實愧先軫

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言今死而不義，成無勇，宜見退）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言今見黜而合宜，則不得復言上不我知）吾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屬，己兵。○陳，去聲）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成子，趙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為明年秦人伐晉傳）

汪道昆曰通篇具品君子是以知以下章法

孫月峯曰用孟明一句是斷案下就接公之為君孟明之臣子桑之忠又引三詩證之即明此句之意明味无盡

穆文熙曰自古豪傑之士往往以一敗致棄能不得展如秦伯之於孟明真古今一事也真安得不伯乎

汪道昆曰婉令能品

秦伯三用孟明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以喻秦穆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秦伯使西乞術来聘

秦伯使西乞術来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大器，圭璋也。不欲與秦為好，故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腆，厚也）主人三辭，賓荅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徼，要也。言願事君以并蒙先君之福）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節，信也）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藉，薦也。○藉，在夜反）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賄，贈送之）

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伯，景公也）

汪道昆曰俾罕譏鍼能品慎選字決

穆文熙曰司馬侯論有風刺秦后子吞詞亦見其有致至於其初未不知道聞言乃喪知之則鍼亦非膚庸者流也所以終歸

（昭公元年）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之子、秦景公母弟秦鍼也、）其母曰弗去懼選、（選數也、言若不出奔、恐景公數其罪而加其戮也、）鍼適晉、其車千乘、鍼享晉侯、（為晉侯設享禮、）造舟于河、（造舟為梁、通秦晉之道、）十里舍車、（每十里必備車以俟傳報、）自雍及絳、（雍秦所都、絳晉所都、）歸取酬幣、（酬酒幣、）終事八反、（往反八次也、）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司馬侯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鍼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

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言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鮮少也、稔熟也、以穀熟為一年、言少尚當歷五年、）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日景自喻、故言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鍼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翫厭也、愒貪也、厭五稔遠、貪朝夕近、其與幾何、不能久也、）秦景公卒、后子復歸於秦、

吳

蘇氏曰季子掛劍於樹不以死倍其心引去時楚不

季札辭國

[illegible]其德所以養其心者至矣雖讓也天下將有所不受而況於吳乎

穆文熙曰季札以嗣推君以守節自君義正辭和卓然君子可想可慕

胡氏曰昔太伯奔吳而不反至壽夢傳位而不許後王像無求於之賢而季子為太伯之讓豈至德才便乎

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乘之長子也、乘卒、既葬而除喪、）將立季札、（札諸樊少弟、）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公子負芻也、殺大子而自立、）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季札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季子觀周樂

識禍與[illegible]喪國其謀哉之也穆文熙曰叔孫好善而不能擇人所以豎牛得幸竟致殺身札言早能及之可謂明知竊此詩於前者見札不惟知人且知樂知樂故以知人也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說音悅）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

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王化之基、）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為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滅之、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為之歌王、（王黍離也、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鄭詩第七、）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齊詩第八、）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

杜氏曰季子賢明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故知其興衰也

孫應鰲曰論詩歸重於頌論樂歸重於韶如百川學

[illegible]會深觀非季札固不能以測邃古今非左氏又豈能以描叙曲[illegible]

鍾文烝曰觀

世代之樂入於耳辨於心興亡治亂不爽毫末可謂明智之[illegible]以能賦及千載之[illegible]年以後[illegible]身是經太伯之芳也已

子產為政裁抑公族諸其

（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為之歌豳、（詩第十五豳周之舊國）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地、故曰周之舊、○汧苦賢反）為之歌魏、（詩第九魏姬姓國晉獻公滅之）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中庸之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渢扶弓反）為之歌唐、（詩第十唐晉詩）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鄶以下無譏焉、（鄶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鄶古外反）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有哀音）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声）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雅所以詠盛德、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者）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屈、（屈撓）邇而不偪、（偪迫也）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淫過蕩）復而不厭、（常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節之以禮）用而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宣、（不自顯）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底音旨）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風平、（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箾南籥者、（象箾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箾音朔）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己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見舞韶箾者、（舜樂○箾音簫）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幬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箾而季子知其終也）

季札聘於列國

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說音悅）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己所貴○縞古老反紵也）謂子產曰、鄭之執政

衣冠正其凶嗜義乃本此

後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修謂伯有）

適衛說蘧瑗（蘧伯玉）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史魚）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宿）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

六子聞季札之言乃終身不聽琴瑟得免於難則人豈可不聞道哉

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

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狐庸論季子不立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成七年適吳為行人）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来季子其果立乎（延州来季）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閽戕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餘祭○祭側界反）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末）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心）度不失事（備事情）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

巢隕諸門於巢而隕也閽戕謂為閽人所弒也

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蹶由對楚

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役在四年）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犒勞○蹶居衛反）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来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言吳令龜知此）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怠（休解也○解佳賣反）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

江道見口吻今妙品

積文辭曰此為借出為言謀論斯然動人昧無從因之態來言城濮之戰其報

（憑盛也○馮皮冰反）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完器備）其可以息師（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言常卜也）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城濮戰楚卜吉其敗乃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吳有報楚意）乃弗殺

吳楚戰於雞父楚師大奔

吳人伐州来楚薳越帥師（令尹以疾從戌故薳越攝其事○薳于委反）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来吳人禦諸鐘離子瑕卒楚師

在於卿可謂權謀

孫文融曰光之談兵何謂知彼知己而復分兵先走三國以搖心諸侯其真多算勝者哉

吳有孫子正此之時豈其法乎何其筭而中也

汪道昆曰序事具品裁周身也句法

熸（子瑕卒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熸子潛反）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狂無常）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帥賤薳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壹於楚）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

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譟素報反）楚師大奔、不言戰、楚未陳也（無與陳例相涉、故重發之）

公子光使鱄諸刺吳子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楚邑）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於晉、以觀諸侯（觀彊弱）楚莠

於小註母老子幼指王僚言似通

孫文融曰觀王餘兵衛之嚴亦知光有逆謀矣然既知其逆而不預為之然又就其享焉而就死亦其見殺也劉客中勳襲不天手無他鱄諸者制衡有遺恨矣

季子從容撒諮復命待命何其暇而有札乎喪人之喪門自不

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二尹楚官。○麇九倫反）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任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濟益也）與吳師遇於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名）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於潛、吳師不能退（楚師遏故吳不得退去）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闔不堪役、以弒王）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諸樊子、故曰我王嗣）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至謂歸還）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欲以老弱託光）光曰、我爾身也。（言爾身猶我身）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堀地為室。○堀苦忽反）

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至道造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羞進食也、獻體解衣。○鈹音披、劍也）執羞者坐行而入（坐行膝行）執鈹者夾承之（承執羞者）及體以相授也（鈹及進羞者、以所食授王）光偽足疾、入於堀室（恐難作、王黨殺己、素辟之）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全魚炙）抽劍刺王、鈹交於胷（交鱄諸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闔廬光也、以鱄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以討光、故云爾）復命哭墓（復使命於僚墓）復位而待（復本

同也

西道聶曰議論能而兆又甚文及初而言伐楚畫法與遂任意字法

（以待光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鍾吾小國）

吳滅徐伍員三師肄楚

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大封與上田、定其所徙之居）使居養、（二子奔楚、楚使逆之于養、即所封之邑）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城養）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柔服謂不與為讎怨）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讎謂二公子）吳、周之冑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不知

子西之言誠是然子本在吳終亦不能止其來也

使竟從圖大凡伐國之術可以体此

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行不可知不久）我盍姑億吾鬼神、（億安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待吳惡之歸）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播彼我反、又波賀反）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斷髮自刑示懼）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遂奔楚、（夷城父也）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十年、員音云）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肄以利反）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罷音皮）亟肄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吳敗越大夫種行成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檇李在定十四年、夫椒吳郡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夫音扶、檇音醉）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上會稽山也）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於過者、灌鄩二國名。○過古活反、澆五叫反、鄩音尋）滅夏後相、（夏后相啟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復為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娠懷身也）歸于有仍、（后緡有仍女）生少康焉、奔有虞、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也）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臣、諜候也。○女如字）使季杼誘豷、（豷澆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戈豷國。○過戈並古活反）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興越成、是使越豈大必為吳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惠賜、皆得其人）親不弃勞、（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

蘇文忠曰吳不如越二臣利害較然到書讀到此會否可置而不盡祖於一戒之承慎而不從置非天欺

以吳敗越乎

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猶言天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姓言可計月而待）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汙池）

逢滑論吳楚興亡

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當公而進（當公不左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

逢滑論吳楚興亡驗之於民而本之在德可謂切當

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所勝）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不脩德而脩怨所以亡）

子西論吳之敗

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伯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

闔廬恤民所以勝楚夫差勞民所以自敗古今興亡無不由此豈惟兩君哉

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平地作室不起壇也○重平聲）器不彤鏤（彤丹也鏤刻也）宮室不觀（觀臺榭○觀古亂反）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擇取堅厚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癘（癘疾疫也）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必須軍士皆分熟食不敢先食分猶徧也○共音恭）其所嘗者。卒乘與焉（所嘗非珍非常食）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知身死不見曠棄）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積土為高曰臺有木曰榭過再宿曰次）宿有妃嬙嬪御焉（妃嬙貴者嬪御賤者皆內官）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

汪道昆曰後論吳亡豢吳字法

柔服濟欲於豢意頗似為精語五諫無以喻此矣

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為二十二年越滅吳起本）

吳殺伍員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欲得吳）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石田不可耕）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

穆文熙曰子胥屬子於齊蓋誓以死諫且不欲絕吳人之後也人或謂屬鏤之劒乃所自招不知其心矣

邑（謂庚商書也顛越不共從橫不承命也劓割也殄絕也育長也俾使也易種轉生種類○劓音藝）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

吳子及晉侯會於黃池

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爭歃血先後）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吳爲大伯後故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伯（爲侯伯）趙鞅呼司馬寅（寅晉大夫）曰日旰矣（旰晚也○旰古旦反）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大事盟也二臣趙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

汪道昆曰辭令妙品

墨國勝乎（國爲敵所勝）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少待與爭○少詩照反）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伯諸侯長）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欺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

穆文熙曰吳人信鬼故景伯以上帝恐之然太宰好賄景伯亦必先賂太宰而後其言可行不然恐未得即脫然也

（何景伯名）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小黃縣西北東昏城是○從才用反）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有職於祭事）自襄以來未之改也（魯襄公）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祗爲名（適爲惡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越句踐滅吳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黃池在十三年）

（先主簡子質盟信也○質如字）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嗣子襄子自謂欲敵越救吳）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嘗試也）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惟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展陳也○間去聲共音恭）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

生虜訣使生被其毒不得其死也、史黯蓋賢者也有感於為陪之言故問其人

一簞珠（小笥。乃旦反）使問趙孟、（問遺也。遺惟季反）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為、而反笑。○句古侯反）史黯何以得為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其亡、吳王感問此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時行則行）退無謗言、（時止則止）王曰、宜哉、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州也。○甬音勇、句九具反、又音鉤）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以其尸歸、終史墨子胥之言也、）

衛

石碏諫寵州吁

江道昆曰議論能品寵而

不驕以下章法句法

穆文熙曰自古驕子未有不敗碏言剴切可為後世之鑒至於借力於陳以誅州吁尤可謂有權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太子也、）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嬀、陳姓也、厲戴皆謚、娣為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賤而得幸曰嬖）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碏、衛大夫。○碏七略反）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言將立為大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為禍。○泆音逸）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昣者、鮮矣、（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昣之忍反、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之義）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四年、州吁弒其君完而自立、

江道昆曰議論妙品以亂句法棼之字法

衆仲論州吁之敗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衆仲、魯大夫）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縕、益所以亂。○棼音墳、縕於云反）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戢莊立反）

石碏大義滅親

江道昆曰辭令能品即圖之請[illegible][illegible]字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碏也、以州吁不安、諸其父、）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己老、自謙以委陳使圖）

法

汪道昆曰叙事能品處甲於圖字法

（其衬就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請衛人自臨討之○涖音利）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狄人滅衛（懿公、惠公朔之子、宣公之孫、宣公莊公子也）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莊子、甯速也、玦玉玦）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贊助也、玦示以當決斷、矢示以禦難）與夫人繡衣、曰、聽二子、（取其文章）（頓序）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傳言衛侯失民）

（有書、雖臨事而戎、猶無所及、）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熒戶扃反）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夷狄畏鬼、故恐言當先白神）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守石寧二大夫）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衛將東走渡河、狄復逐而敗之）

齊桓公封衛於楚丘

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忘其戚亡之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大布、麤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服）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加惠於百工賞

（其利富用）敬教、勸學、授方、任能、（方、百事之宜也）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衛文公以此年冬立）

衛伐邢而天雨

秋、衛人伐邢、以報莵圃之役、（邢不速退、所以獨見伐）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有事、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也）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衛侯出奔楚（成公、文公子也）

二十八年、春、晉侯（文公重耳）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晉侯齊

侯盟于斂盂、（斂盂、衛地）衛侯請盟、（衛侯、衛文公之子成公也）晉人弗許、衛欲與楚、（服於楚以求助）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聞楚師敗于城濮、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從晉侯盟于踐土、（攝位暫受晉盟）

晉人復衛侯元咺奔晉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叔、叔武謚）六月、晉人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

汪道昆曰辭令能品章法句法

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誘其衷、（衷中也）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

此事不有貫人者哉叔武之事可為悲

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喻國人○牂子郎反）公子歂犬華仲前驅、（衛侯遂驅、趣甯子未備、二子衛大夫○歂市專反華戶化反）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歂犬走出、（手射叔武故）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愬之）

晉執衛君元咺立公子瑕

穆文熙曰甯俞納橐饘世

衛侯與元咺訟、（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其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主、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鍼其廉反）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深室別為囚室）甯子職納橐饘焉、（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橐衣囊、饘糜也、言其忠至、所願若深）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晉侯使醫衍酖衛侯、（衍醫名、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事）

[illegible]君所以仲尼稱之道不可及

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甯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雙玉曰瑴、公本與衛同好、故為之請○瑴音角）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恐元咺平己、故賂周冶○歂市專反廑音覲又音謹）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不書賤也、適丁歷反）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服卿服、將入廟受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見周歂死而懼）

甯武子不荅湛露彤弓之賦

汪道昆曰辭令能品覺報宴字法

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私問之）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肄習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此其愚不可及○肄以二反）昔諸侯朝正於王、（朝而受政教也）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猶當也、愾恨怒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今陪臣來繼舊好、（方論天子之樂、故自稱陪臣）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貺賜也、干犯也、戾罪也）

郤缺勸宣子還衛

汪道昆曰議論具品徵而不討以下句法

晉郤缺言於趙宣子、（即趙盾、時為政）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

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宣子說之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解揚晉大夫匡戚皆衛地匡為鄭所侵戚為晉所侵至晉令鄭歸匡而已歸戚故故使解揚歸之）

孫良夫及齊師戰於新築敗績

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荅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戰於新築師敗將盡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于奚守新築大夫）

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周諸侯軒縣闕南方〇縣音玄）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為民所信）信以守器（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器以藏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宜）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衛侯復孫林父（衛侯名臧成公之孫穆公之子林父良夫子也）

衛定公惡孫林父林父出奔晉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強見欲歸之）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

婦人之言亦有可聽若執而不見則激之成變矣

晉侯使郤犫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定姜定公夫人）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同姓之卿）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逆大國必見伐故亡）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復林父位）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敬姒定公妾衎獻公也）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夫人獻公嫡母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己始下言暴妾使余是也）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衎之母弟鱄音專）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林父自是不敢舍其

重器於衛（寶器）盡寘諸戚（戚孫氏食邑）而甚善晉大夫（備亂起欲以為援）

涇道殿口敘事具品

孫林父逐衛侯奔齊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欲共宴食）皆服而朝（服朝服待命於朝）日旰不召（旰晏也〇旰古旦反）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從公於囿〇射食亦反）不釋皮冠而與之言（皮冠田獵之冠也既不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戚孫文子邑）孫蒯入使（孫蒯孫文子之子使所吏反）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巧言詩小雅其[illegible]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戚河上邑公欲以喻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大師辭師曹請為之（辭以為不可師曹樂人）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

（也）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恐孫蒯不解故）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欲先公作亂）并帑於戚、（帑子也帑音奴）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奸猶犯也）雖奸之、庸知愈乎、（言逐君更立、未知當差否）遂行、從近關出、（懼難作欲速出竟）公使諸公子與孫子盟、孫子皆殺之、公出奔齊、

厚成叔臧武仲知衛侯之入

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廟也）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誣欺也定姜獻公適母）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也、（謂不釋皮冠之比）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時姜在國故不使得告無罪）魯公（襄公）使厚成叔弔于衛、（厚成叔魯大夫名瘠）衛人使大叔儀對、（大叔儀衛大夫）曰、群臣不佞、（佞才也）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自傷悼弃去）以為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群臣、又重恤之、（恤謂愍其不達也）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謝重恤之賜）厚成叔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守於國）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右宰穀從、（從衛君也）而逃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也以其從君故欲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君非悅之不獲已耳）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己雖從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孫○剽匹妙反一甫遙反）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聽盟會之命）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武仲不書未為卿）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道理）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輓音晚推如字又他回反）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問衛逐君當討否獻子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剽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仲虺湯左相）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待其昏亂之時乃伐之）

孫蒯石買伐曹

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而獵孫蒯林父之子○蒯苦怪反）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飲于鴆反重直龍反）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罵也○詢呼豆反罵馬嫁反）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書非卿）曹人愬于晉、（為明年晉人執石買傳○愬悉路反）

汪道昆曰叙事具品評裁熟細句法

按文無曰衛君出亡他國不知改圖可謂至愚然猶顧子展子鮮以道制其人所係至淺淺我何以予家義渺終不能道相公十二君之德者久寸切矣

惠子遺言復君

孫文融曰寗殖病中之言因謝善念但不見叔說其君耳夫叔敢逐即逐欲拾即拾君父切可同日語哉寗喜之死在此言矣

衛寗惠子疾召悼子（悼子寗喜）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寗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名）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太叔儀知寗喜之敗

汪道昆曰議論具品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寗喜言（求復國也）寗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大叔儀也）曰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寗子可謂不恤其後矣（謂寗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使終可成）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書）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寗子視君不如奕棋（奕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寗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右宰穀論獻公不可納

汪道昆曰序事能二寫反句法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己求反國○鮮音仙）辭（辭不能）敬姒強命之（敬姒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寗喜言（言復國）寗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子鮮賢國人信之欲使知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以公命與寗喜言曰苟反政由寗氏祭則寡人寗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瑗于眷反）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夫）

穆文熙曰蘧瑗君出入二語不任之不貪功可以免禍真解君子哉右宰穀謂寡益不可獲罪兩君子鮮多而能亡何其見之審也

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殺剽）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寗喜）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否）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已死無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亡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

衛侯反國

穆文熙曰自竟及門三態可笑得反國事矣故未幾而晉人執之不有孫蒯之禍其以困終也哉

甲午衛侯入大夫逆于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衛驕心易生○竟音境頷戶感反）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吾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之公聞文子荅寗喜之言故怨之）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illegible]）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紲以從扞牧圉（紲息列反扞戶幹反）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illegible]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

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

晉人歸衛侯

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共請之）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取其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國景子相齊侯、（景子、國弱）賦蓼蕭、（衍晉君恩澤及諸侯）子展相鄭伯、賦緇衣、（言不敢違遠於晉）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侯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向語）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

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晉為林父執衛侯）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轡之御剛馬）子展賦將仲子兮、（義取衆言可畏、謂晉為臣執君）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鄭子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

衛侯殺甯喜子鮮出奔

校文燕曰、獻公初無殺喜之事、但為免餘所搖耳、觀

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大夫）公曰、微甯子不及此、（不及此、反國也）吾與之言矣、（言政由甯氏）事未可知、（恐代之未必勝）祇成惡名、止也、（祇、適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

免餘既殺喜而不受卿邑之賞、其大賢者、殺喜公旨矣

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二公孫、衛大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臣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為孫氏所殺）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殺不書、非卿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行會于宋、為明年石惡奔傳、衣、於既反、枕、之鴆反）○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林父）納我者死、（謂甯喜）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難以治國）且鱄實使之、（使甯納君言）逐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留）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木門、（木門、晉邑）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深也、鄉、許亮反）○木門大

校文燕曰、甯喜之身本足致殺、然子鮮逐我二言、可泣鬼神、是於木門之託、終身不鄉衛、固何其怨也

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明己出欲仕、無所自愬）吾不可以立人之朝矣、織絇邯鄲、終身不仕、（絇、其俱反、著於履頭者）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繐也、布之細而希者曰繐、公感子鮮、故特為此服）公與免餘邑六十、（賞其殺甯氏之功）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也、論語云、言千室、或言十室、明通稱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大叔儀為卿、

然言獻公待之如稅服之長至終身也

晉反衛戚田（襄公名惡、獻公子、靈公名元、襄公子）

汪道昆曰議論具品

秋八月衞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衞事晉為睦（睦和也）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其地戚也）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弔恤）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衞之嗣（嗣新君也）衞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衞弔且反戚田（傳言戚田所由還衞）

子魚論衞當長蔡

將會衞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衞大夫）曰會同難（難得宜）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煩言分爭○嘖音責）其使祝佗從（祝佗大祝子魚）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公曰行也及皋鼬（將盟）

汪道昆曰辭令能事萇弘以下法

將長蔡於衞（欲令蔡先衞歃○長丁丈反）衞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衞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蔡叔周公兄康叔周公弟）先衞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睦親厚也以成德見親厚）分魯公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夏后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在魯城內○虛起居反）分康叔（康叔衞之祖）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

穆文熙曰議論弘闊俱有根據足以屈

為旃析羽為旌○綪七見反茷音犬）大呂（鍾名）殷民七族而封於殷虛（殷虛朝歌也）分唐叔（唐叔晉之祖）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鞏（甲名）沽洗（鍾名○洗自典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七官之長）而封於夏虛（夏虛大夏）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惎毒也周公攝政管叔蔡叔開道紂子祿父以毒亂王室○惎音忌）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公稱王命以討二叔蔡放也○蔡蔡上素達反）以車十乘徒七十人（與蔡叔車徒而放之）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為周公臣）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見賢遍反）其命書云王曰

服晉人竟抑長蔡信乎祝佗之口才也而夫子以為佞何與

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胡蔡仲名）若之何其使蔡先衞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也（文王子）晉武之穆也（武王子）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衞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重直龍反）魯申（僖公）衞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也藉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略道也）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

長衛侯於盟

公叔文子止衛伐魯

公侵鄭取匡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也周儋翩因鄭人以作亂鄭爲之伐胥靡故晉使魯討之匡鄭地）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彌子瑕衛嬖大夫）公叔文子老矣（文子公叔發）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寶龜）定之鞶鑑（鞶帶而以鏡爲飾也鞶步丹反）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爲質求納魯昭公）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蒙覆也）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大姒文王妃）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止不伐魯師）

美成之言足以勸人

盜殺衛侯之兄縶

衛公孟縶（本衛靈公之兄因跛足故不立）狎齊豹（齊豹齊惡之子爲衛司寇狎輕也）奪之司寇與鄄（鄄豹邑鄄音絹）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孟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官邑還豹使行）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二子衛大夫）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姜氏（靈公嫡母）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與三子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薦達之也）爲驂乘焉（爲公孟驂乘）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言子借我以善名薦達故公孟親近我）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前日爲我之言不信）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周猶完全也周事子謂使豹言不泄也歸死公孟謂食其祿不避其難也）夏六月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蓋獲衛郭門）齊豹帷於門外而伏甲焉（設帷於蓋獲門外而藏甲士於中）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閎巷門也）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

汪道昆曰序事甚出俗子周事子俱學法

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公南楚驂乘載寶以出（避亂出奔）過齊氏（過齊豹作亂之所）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如死鳥（死鳥衛地）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青頃公之孫）既出聞衛亂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言受聘當在宗廟）乃止（不行聘事）衛侯固請見之（欲與青相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以爲相見之禮）爲未致使故也（未致使故不敢以客禮見）衛侯以爲乘馬（春其致已故賓其物）賓將掫（掫行夜）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

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有相觀意）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大燎以備守）

北宮喜初與齊氏同謀後復滅齊氏故公謚之貞子

北宮喜之宰伐齊氏、滅之、公入、（從歸於國）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出奔晉、閏月戊辰、殺襄夫人姜氏、（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公孫青、（言其有禮）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謂青能敬衛侯）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何忌齊大夫、言青若有罪亦當并受其罰○苑於元反）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群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言受賜則犯康誥之義）

孫文熙曰宗魯之死似亦可與故琴張欲往弔之及聞仲尼之論則差謬殊甚故論人者必有所折衷而后可

琴張聞宗魯死、（琴張孔子弟子、名牢字子開、衛人也、）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君。子。不。食。姦。（知公孟不善而受其祿、是食姦也、）不。受。亂。（許豹行事、是受亂也、）不為利疚於回、（疚病回邪也、以利故不能去、是病身於邪）不以回待人、（知難不告、是以邪待人、）不蓋不義、（以周事豹、是蓋不義、）不犯非禮、（以二心事縶是非禮）

衛叛晉盟晉人侵衛

孫文熙曰國君與大夫盟已為非禮而[illegible]二子又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自瓦還就衛地盟○鄟音專）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欲摧辱之、）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涖牛耳、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言衛小、可比晉縣、不得從諸侯禮）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捘擠也、血至捥○捘祖寸反捥烏亂反）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賈衛大夫）盟以信禮也、（信禮明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

傳衛君遂欲叛盟則簡子不得辭其責矣

衛君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問不入故）公以晉詬語之、（詬恥也）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為質於晉）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欲以激怒國人）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有期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桓公周卿士、不書、晉師不親侵也、六年鄭伐周闕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

衛侯助齊伐晉

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也）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無存齊人也、室之為娶婦、）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無存欲必有功還娶卿相之女、）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鬬死於門壘霤下也、）東郭書讓登、（登城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犂

獨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畢獨齊人言已與書侯外登城者盡絕而後下入城戰恐外不能登也言此以詐書而實欲先此見獨之奮勇）書左獨先下（書從獨言左行獨遂自先下也）書與王猛息（戰訖共止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起欲擊猛）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並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靳居覲反）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卜過之龜焦（衛至五氏道過中牟畏晉故卜龜焦兆不成不可以行事也）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其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城謂夷儀也帥謂東郭書○）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禚諸若反）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皙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裘也○幘音策）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並俱進退）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令常不共役事）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襚衣也比殯三加襚深禮厚之）與之犀軒直蓋（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使衣車以盡哀也君方為位而哭拔捉喪者不敢哭）親推之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

穆文熙曰史鰌謂太子富而君貪禍且及之又稱能執臣禮可以免禍福之積微者可畏

胡氏曰富者怨之府也使戍積而能散以財發身不為食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尚庶幾乎

晉殺涉佗求成於衛

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捘衛侯手故）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言必見殺不得與人等）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

公孫戍以富致亡

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故令公臨其家）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史魚○鰌音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言能執臣禮）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言尊卑皆然）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子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與禍難○與音預）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孫戍以其富也

蒯聵奔宋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盂邑名也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也○豭音加）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速大子家臣）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

手登臺何其相親而保護之急也有夫如靈公於南子何尤乎

汪道昆曰序事纖綸甚品

穆文熙曰公子郢之賢其季札子臧之流乎辭衛國而不居竟免於難何其卓然有見也

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見大子色變、知其欲殺己、）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

公子郢辭衛

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子南靈公子郢也、僕御也、）公曰、余無子、將立女、（蒯聵奔無大子）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祇辱、（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適為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言當以臨沒為正）且亡人之子輒在、（蒯聵之子出公也、靈公適孫）乃立輒、

汪道昆曰評令能品

穆文熙曰孔

衛子木論吳不可絕

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也○且子餘反）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子木衛大夫）國無道、必弃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為衛患也）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標擊○標敷蕭反）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狂也、噬齧也○瘈吉世反）而況大國乎、

衛大叔疾出奔宋

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疾大叔儀之曾孫）初疾娶于宋

文子始而使大叔疾出其妻而以己女妻之固非繼又怨其淫乃奪己女而妻大叔之弟遺益非所當行亦別為人名也孔子以他善而稱其文其取之恕哉

子朝、（子朝宋人、仕衛為大夫、）其娣嬖、（娣所娶女之娣）子朝出、（出奔）孔文子（名圉）使疾出其妻而妻之、（孔文子恐朝故使并出其女、而以己女妻疾也、）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犁、（犁衛邑、疾溺於嬖、寵誘而置之別邑、）而為之一宮、（築一宮以居）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孔文子奪其女、不嫁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外州衛邑、軒疾之車也、以獻于君、）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遺疾之弟、立以為大夫、孔姞孔文子之女、即疾之妻、）疾臣向魋、（為宋向魋之臣）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城鉏宋邑、使疾食邑於此）及魋敗、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聽使還）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言疾之終所也、巢鄖少禘皆衛地、）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胡簋禮器名）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以鳥自喻）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度謀也）將止、（仲尼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汪道昆曰序事具品

蒯聵入衛子路結纓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通伯姬）大子在戚、孔姬使之馬、（使良夫詣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冕大夫服、軒大夫車、三死、死罪三、）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

之外圃（圃、園也）。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寧、孔氏家臣）。稱姻妾以告（自稱姻家妾）。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介、被甲也。輿豭以為盟）、迫孔悝於廁、強盟之（孔氏專政、故劫以盟、欲令悝逐輒）。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也、為孔悝邑宰）。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乘車言不欲戰）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子羔、衛大夫高柴）、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己、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謂食孔氏祿）。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守門）、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因門開而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言己必繼孔悝以攻大子）。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悝。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敵、當也）、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蒯聵也）。

孫文融曰蒯聵劫孔悝悝未必至死子路之死何為也此斷獄為千年遺恨乎

衛侯告於成周

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肸也）、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

江道昆曰辭令絕品

上（河上、戚也）。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繼父之世、還居父之祿次）。方天之休（言天方受閒以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傳終蒯聵之事）。

十七年、春、衛莊公為虎幄於藉圃、成（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畫虎於上、既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大子、莊公大子、以良夫惠為令名）。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也、兩牡馬也）、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古者裘上有裼衣、在君所無露裘之時、近君則解劍）。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

孫文融曰大子以良夫為令名可咲蒯聵終殺良夫可謂有惡至之極

戎州人殺莊公衛人立公孫般師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或大子來謝晉、以免己罪。不然、恐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冬十月、晉伐衛（惡莊公之恃德）、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不欲乘人之衆）。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莊公自鄄入、般師出。

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戎邑名）。問之、以告（左右以戎州之名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國、何故有戎邑）。翦之（翦其邑聚）。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闔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

徐文熙曰莊公見己氏妻之髮為姜氏髢亦至殺人猶不過異常殊為可恨殺而取璧足以報之矣

胺戎州人攻之、（因翦其邑聚亦怨公）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之弟疾與青皆莊公之子）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己氏戎人姓）（己音紀又音杞）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

衛人逐出公輒立悼公（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黔）

十二月齊人代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潞齊邑）十八年夏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衛侯輒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

徐文熙曰歷序出公所失人心之多見其致敗有由文雖略有法足為出公鑑

飲酒焉褚師聲子（聲子衛大夫）韤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韤）公怒辭曰、（辭解公）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嗀之、（嗀吐嘔也嗀音殼）是以不敢、（不敢解韤）公愈怒曰必斷而足公之入也奪公孫彌牟邑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公有怒使人投其車於池水中）初公納夏戊之女、（夏戊衛大夫）嬖以為夫人其弟期（期夏戊之子也）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聲子、（韤登席者）公孫彌牟、（奪邑者）公文懿子、（奪車者）司寇亥、（奪政者）司徒期、（[illegible][illegible]而失官者）因三匠、（久役者）與拳彌（見辱於俳優者）以作亂皆執利兵、

宋

孫應鰲曰衛傳屯役有其人因無其人誰為俟之此子貢之所以譏不知也

無者執斤、（斤工匠所執）譟以攻公、（鼓譟以攻公）衛侯輒適城鉏衛人立悼公公孫彌牟相之、以城鉏與越人衛侯輒卒于越（傳詳出公之終）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衛成公奔楚遂適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盟在僖二十八年）獻公孫於齊（襄十四年）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在襄二十六年）今君再在孫矣、（謂十五年孫齊今又孫城鉏、）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四史鴻裁左傳十一卷終

宋

汪道昆曰辭令具品豈曰能賢句法

穆文熙曰宣公讓弟穆公讓姪似為義然禍自出於此亦不循正適所以終成禍發公羊傳謂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當與左氏詞百祿是荷者何

宋穆公復立與夷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也。○馮皮冰反）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不足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為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於鄭、（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命出於義也）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與公羊子曰宣公舍其子而立穆公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左師勃曰爾為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終致困於與夷莊公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

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宋華父督、（宋宗室）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然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魯桓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莊公名馮、穆公子、殤公從弟、）

穆文熙曰司馬之妻豈宜道上為人見之冶容誨淫致成弒奪之禍孔父亦不得為無罪矣

汪道昆曰辭令敘出敘事妙品言懼句法

臧孫知宋之興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不為天所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謝伴厚命）臧文仲曰、宋其興乎、（臧文仲魯大夫）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勃蒲忽反）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則常稱寡人）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罪己、名禮稱孤、其庶幾於興）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宋莊公子。○御魚呂反、說音悅）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戲言終以為禍可不戒哉

宰督乃死於此亦足快人

南宮萬弒閔公

乘丘之役、（在莊十年）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南宮長萬宋大夫。○長丁丈反）公右歂孫生搏之、（搏取也、不書獲萬時未為卿。○歂市專反。搏音博）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魯聽其德還。靳居靳反。和而惡之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以為病）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蒙澤宋地蒙縣）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手批之也。○批普迷反、擊也）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殺督不書、宋不以告）立子游、（子游宋公子）群公子奔蕭、公子御

穆文熙曰既言惡人不可保又言陳好不可弃皆正論也又云敎淫是爲宋惡者也祇忍不能決必有於不忍焉之禍矣

說弃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牛長萬之子猛獲其黨）冬、十月、蕭叔大心（叔蕭大夫名）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乘、繩證反）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石祁子衛大夫）天下之惡一也、惡于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宋衛本同好國○好、呼報反）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并醢猛獲故言皆○飲、於鴆反）

宋襄甚愚此何以成伯

子魚讓宋

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茲父襄公也、目夷、父庶兄、子魚也）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為左師、

子魚諫襄公用人於社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盖殺人而用祭○睢音雖）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而會盟、執鄫子）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

孫應鰲曰用人以祭而後乃有愛重傷笑二毛之言將誰欺欺天乎

諸侯會宋公盂楚子執宋公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子魚諫曰、楚夷國也、強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子魚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子魚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所以堅宋公意、絕楚望）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諸侯會于薄、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宋公釋乎執、走之

穆文熙曰楚以殺君會宋子魚以有君拒楚即兵法彼固重之我固輕之者也故雖有以全宋君矣何後世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語乃以貽千古之悲乎

汪道昆曰議論排宕奕貫我何法嚴以下章法

胡氏曰襄公用人於社不仁甚矣何乃獨受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哉泓之分功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碎兒雖爲爲廉乎

蘇文忠曰子魚所言深得戰陣之法宋有子魚而不能用其亡也何怪

蘇氏曰公羊嘉襄公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於此余竊笑之夫襄公陵虐小國至用人於社雖

衛子魚復曰國為君守之罰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

宋襄及楚人戰于泓敗績

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志鄭如楚朝）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公孫固也）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赦謂止其天之棄絕也）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曰（子魚也）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宋商紂之後）不鼓不成列（恥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陳列天所以佐宋）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耈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勍者謂與吾競者胡耈元老之稱）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已）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為利興）金鼓以聲氣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陳〇儳仕銜反）五月宋襄

桀紂有不為乃欲以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求為文王不亦過甚矣哉

許文穆曰宋人無故欲去群公子甚為過舉所以致穆襄之構釁國人相攻而春秋書以宋人殺其大夫甚非之矣

陳氏曰昭公去群公子而樂豫以公子而爭之豫之一言雖善而公固可殺之夫

公卒傷於泓故也

宋昭公欲去群公子（成公襄公子昭公成公子）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為左師（目夷子）樂豫為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為司徒（桓公孫〇矔古亂反）公子蕩為司城（桓公子也以武公名廢司空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〇御魚呂反）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縱放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二子在公宮故為亂兵所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宋人弒其君杵臼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即文公昭公庶弟）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數家也）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

孫文融曰公
孫壽知昭公
無道懼及己
乃以存官為
唯其公孫子
死之何其鄙
而忍也

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蕩意諸為司城、（公孫壽子、公子蕩之孫）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禍及也）棄官則族無所庇、（言己所以不能不為司城）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紓緩也）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孟諸宋藪名）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盡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公子鮑等）至於君祖母（襄夫人）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為人君、而又為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實賜左右而使行、（逃去）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使帥甸攻而殺之、（甸郊甸之師也）蕩意諸死之、（意諸知國人將弒君而不能止知昭公將見殺而不能正故不去其死）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諸）蕩虺為司馬、（意諸弟也）

孫文融曰古

羊斟故敗華元華元以城宋起怨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狂狡宋大夫、輅迎也）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易反易）

[illegible]用兵者
[illegible]分其三
[illegible]之士且欲
其偏及他况
其御人乎此
羊羹不均華
元之所以致
禍也若羊斟
則不足責矣

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殄盡也）於是刑孰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畫馬為文四百匹）以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曰、子之馬然也、（叔牂羊斟也、華元見而慰之○牂子郎反）對曰、非馬也、其人也、（叔牂）既合而來奔、（叔牂言畢遂奔魯、合猶答也）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也○將子匠反）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睅出目、皤大腹、棄甲謂亡師○睅戶板反、大目也、皤音婆）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鬚之貌○思西才反）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何也○兕徐履反）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

晉遣解揚報宋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終前年傳）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玉之質、亦或匿瑕藏穢）國君含垢、（忍垢恥）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

侯大無同解揚致命可謂能洪其義信數語也是皆動人心楚子不殺所有又哉

（誡小惡不懲大德之偷）君其待之（待楚衰）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弃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霣廢隊也霣于敏反）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共君死）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宋及楚平

犀舟之子以宋殺其父楚王許伐宋也無畏即申犀父名也

務久與宋兩壘相對華元乃能夜登反之牀楚師懈弛者此即與宋戒以索必取全勝也

公羊子曰莊王圍宋華元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弃言焉王不能荅（未服宋而去故曰弃言）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

子反出相見子反曰子之國何如元以病告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圍者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阨則矜之小人見人之阨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一日之糧爾

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去之以告莊王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遂去之

按下傳曰公室卑而不能治華元引以為罪誠是至身自出奔則可謂無策之甚不有魚石之止其不為亡命也夫

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

宋討蕩氏五大夫出奔楚

十五年夏六月宋共公卒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華督曾孫）魚石為左師（目夷孫桓公曾孫）蕩澤為司馬（蕩意諸子桓公玄孫）華喜為司徒（華督玄孫戴公六世孫）公孫師為司城（莊公孫）向為人為大司寇（向戌族桓公後）鱗朱為少司寇（桓公族）向帶為大宰（向戌族桓公後）魚府為少宰（亦目夷孫桓公曾孫）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即元喜）司城莊族也（即公孫師）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蕩澤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桓族盛故不敢討）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恐國人怒桓氏遂華元滅其族）右師討猶有戌在（即向戌桓公曾孫言其賢華元必不討）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即蕩澤）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五大夫畏同族及罪將出奔故先出舍于睢）華元使止

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元果馳）騁而從之、則决睢澨、閉門登陴矣、（澨水涯也）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戴公五世孫）樂裔為司寇、（戴公族）以靖國人、平公即位、（共公子）

楚納五大夫於彭城

十八年、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宋城門也）遂會楚子伐宋、同伐彭城、（宋邑）納宋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楚納五大夫于彭城以害宋、）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宋人患之、西

鉏吾曰、（音沮魚、宋大夫、）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言楚若惡此五人、逐之不用、以德於我、我當感其惠、事之不敢攜也、）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若不惡此五人、用之於楚、使佐政、以間吾之釁、亦吾之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披、分也、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言今楚封崇諸侯之叛人、分與彭城以絶吳晉之外來、宋必攜貳、塞夷庚以毒諸侯、吳晉必懼而謀之、宋之功多矣、豈足為憂哉、）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華元如晉乞師

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冬、十一月、楚子

楊文懿曰、子蕩以弓梏華弱於朝、則華弱直而子蕩屈也、平公偏逐華弱而不逐子蕩、罰為非刑、則華弱子蕩並逐、亦為未得其當也、

楊文懿曰、韓獻子晉之良大夫也、使於鄭尚欲得其玉環、乃子罕稱以不貪為

重救彭城、伐宋、（楚黨於叛臣以害宋、故復救彭城、）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為政、（即韓厥）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宋地）楚師還、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荀罃乞師在十七年、）今彘季（即士魴）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臧武仲之言）十二月、孟獻子會諸侯于虛朾、（池丁切）謀救宋也、

宋華弱來奔

宋華弱（華椒孫為司馬）與樂轡（即子蕩）少相狎、（親狎）長相優、（優戲）又

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以弓加其項、若械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也）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罕即樂喜）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幾日言不久也、我從言亦將出奔也、）

子罕辭玉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能治玉者）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

實而國得玉人之玉又為處之得所哉其賢益過人一等矣

孫文熙曰華臣暴虐亂政於法當誅左師既以姑息而盖之又不救其兄而罪之人之之罰何其矛盾也瘈狗快人天其假手乎

（息決反）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也）冨而後使復其所、（賣玉得冨）

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卒、（閱華元之子）華臣弱皐比之室、（華臣華閱之弟、皐比華閱之子）（弱侵易之也、）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鈹劒如刀、向戍為宋左師、食采於合、故曰合左師、盧門宋城門、向戍所居也、盖臣所使之賊殺吳於此也、）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皐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閉吳之妻、求其玉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華臣時為宋卿、故左師以為亦卿、）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蓋掩其罪不問也）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策馬捶也、戍惡華臣、悔其誅之失、故為短策、且過華臣門必騁、惡之、）甚（甚不欲其見也、）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音制、狂狗也、）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故見國人逐狗入於其家、驚以為逐己、遂奔陳也、）

策當作策士之策自以不逐華臣為短於策也故不欲見之

汪道昆曰敘事能品執扑以行築者字法

孫文熙曰晉韓殺人郤獻子馳救之至則已殺乃令徇之亦足以亦蓋兄共事

子罕為皇國父分謗

宋皇國父為太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歛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父白皙、而居近澤門、）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中○黔音琴、一其廉反）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抶○扑普卜反）

之人羨其事其分謗其不善於偏為厚欽子子罕其可為法哉

汪道昆曰敘事能品兒也句法說之亦字法

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門戶閉塞○行下孟反、抶恥乙反）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役事也）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謗○詛莊慮反、祝之又反）

伊戾讒殺太子座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芮司徒宋大夫○芮如銳反）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長丁丈反）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佐元公）惡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很矣）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戍）寺人惠

孫文熙曰宋公既知大子惡伊戾乃使戾從大子凡其情狀乃從而殺大子人言之險因不仁無以加矣何況故殺大子過期以死又會君夫人而受之譛亦何以擇賢於列國哉

墻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惠墻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太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太子反而徵驗也○欿口感反）騁告公、（騁馳也）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位）公使視之、則信有焉、（有盟徵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以其婉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也、欲使佐失期）過

楼文熙曰稱

人不在多語觀文子送死賦子二事而讀之在臣也默者惟其當也晉有叔向佐文子楚固不能當然服善如子木苟亦何能以當其哉

時會諸侯禁弭兵故戌以為功而請賞

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以玉為馬之先）曰、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佐昔改命也、傳言宋公闇、左師詐、大子所以無罪而死）

宋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

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臧紇為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門之外、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德足副之、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也）能歆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楚涖盟、（重結晉楚之好）

子罕不阿向戌

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言免死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左師之書）左師辭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己音紀）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書其不阿向戌）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之）向戌之謂乎、（善向戌能知其過）

楼文熙曰宋在晉楚間至衝平宜以兵為衛備供不文向戌乃請弭之而又欲因是請賞付其外而貪也然子罕止之而戌能不忌

討亦盛凡子知過之君子矣

汪道昆曰叙事能出於人何有句法

楼文熙曰大人千來察小人之行禁惡之如小人以其行而效之我則又宋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有寵於平公）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宋大夫）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陳）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亥合比弟、欲代比為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聞合比欲納華臣）公使代之、（代合比為右師）見於左師、（左師向戌）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左師以亥賞寺人以陷其兄、故知其亡云）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能愛爾）詩曰、宗子維城、毋

嘗不喜之乃知嗜昔之惡特甚其不附已也人情多如此豈獨元公之於寺人柳哉

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十年、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平公太子佐也）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位使位也熾炭使坐溫地）比葬、又有寵、（諂媚之態人如此）

宋華亥向寧奔陳

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氏戴族向氏桓族）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己、欲先作亂）華亥偽有疾、以誘群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癸卯、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為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欒之母弟）

穆文熙曰春秋君臣之變固多至於君臣互質其子則所未有然元公欲其養子而華向出

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啟、與華氏盟、以為質、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忌、樂舍、（舍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宜鄭皆向戌子）楚建、（楚平王之亡太子建）郳甲、（小邾穆公子）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公黨、畔難出、）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公子之徒衆也、）敗子城、子城適晉、（子城為華氏所敗退走至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費遂太司馬華氏族）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攻華氏本以去憂也、恐殺質子、是憂益長矣、）臣是以

奔其身不弒哉者亦幸矣

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恥也）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華費遂之子、黨華向者、）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可以為功勞）使少司寇牼以歸、（以公子歸公也、牼華亥庶兄、）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為質、必免、（以質信也、送公子歸、可以自明不叛之信、）公子既入、華牼將自門行、（從公門去）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而汝也、所所居官）

華亥向寧入於宋

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僚為

穆文熙曰司馬自知宜僚為諱不能救又與宋公謀逐華貙激成仇殺之變則司馬不能迯

御士、（公御士○貙勅俱反）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惡如字又烏路反）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為大司馬、良子謂華登○亟欺冀反）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君若愛大司馬、則當亡走失國）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憂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告司馬使逐貙）司馬嘆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酬酒幣）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亦如公賜）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

其罪矣

數語多致感慨可玩味

而訊之、（子皮、華亥。訊、問也）宜僚盡以告、（告欲因田以遂之）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華家臣。任音壬）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舊鄘、故城也。桑林、城門名）

昭子知右師之亡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居桐門）

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己）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樂大心出奔傳）

樂祁知宋公昭子之死

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語相泣也、樂祁佐、（助禮）宴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為此冬叔孫、宋公卒傳。喪、息浪反）

[illegible]丈然曰烏枝鳴去長兵用短兵得以少擊衆之法廚人[illegible][illegible]而得其首以

又[illegible]擊華氏則兵家之所謂窮寇也二子其俱深於兵者乎

又云翟僂助公戰而歸者華氏之黨不自居功可以為賢華妵助華氏戰而居於公里則姦也傳言不嘗小忿過矣

宋敗華氏於新里

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齊大夫助宋戍守）廚人濮曰、（濮、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苦雒、偃州員、（二帥、吳大夫救華氏者。雒、古會反）華登帥其餘、（帥吳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出奔）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可借佚死難）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請君待、復戰決勝負）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徽、識）衆從之、公自揚門見之、（見國人皆揚徽、唯陽正東門名揚門）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

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詐言得華登首、以恐華氏、安宋師）遂敗華氏于新里、（華氏所取）翟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僂、力主反。宋公也。民居新里、既助公戰敗華氏、復歸新里、與華氏同居也）華妵居于公里、亦如之、（妵、他口反。華氏族、居公里、助華氏戰、敗公、亦復歸公里、與公同居。傳言古之為軍、不嘗小忿、）

諸侯救宋出華氏

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師至、（城前奔晉、故以晉師至救宋）曹翰胡會晉荀吳、（中行穆子）齊苑何忌、（齊大夫）衛公子朝救宋、丙

子城三射豹人可謂奇中

孫文熙曰華氏在內難甚以為外援其勢必不能支

戌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鵞、（鄭翩華氏黨、鸛鵞皆陳名、）子祿御公子城、莊堇為右、（子祿即向宜、向戌之子也、）干犨御呂封人華豹、張匃為右、（豹華氏黨、為呂邑封疆之官、故曰呂封人、）相遇、城還、華豹曰城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呼已名、故還戰、）將注、豹則關矣、（城將傳矢於弓、豹彎弓射之矣、）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城之父）豹射出其間、（矢出子城子祿之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抽矢、（狎更也、城言若不與我更迭射、則汝為鄙夫、故豹抽矢、讓其射也、）城射之殪、（豹死）張匃抽殳而下、（為豹報擊城、）射之、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斫城車軫）又射之、死、（匃死）干犨請一矢、（犨豹車御、請一矢而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欲訴之）對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死則俱死、乃軍法）干刑而從子、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犨又死）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為欒氏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貙曰、子無我迋、（迋音誑、恐也）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七十人、犯師而出、（犯公師出送華登）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入南里）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無寧寧也、言華氏為宋宗廟之羞恥）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華向皆公族、故稱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

除諸侯之患乃為中策

孫文熙曰樂祁佐宋事晉求公乃使祁往楊楯受禍深於不逆故謀議不可不

孫文熙曰樂祁初主范氏後主趙氏又緣楯獻趙而不及於范則士鞅之猜固非而祁亦有

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拒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為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已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晉人執宋行人樂祁

六年、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樂祁子罕之孫、時為司城、景公宋元公之子、名欒）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晉政多門、恐有禍難、故請祁立後、雖身死不亡其祀）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見其子溷於君、立之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楯、干楯也、以楊木為之）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楯楊貢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范獻子士鞅也）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也、乃執樂祁、（時范趙方惡、又以楊楯獨歸於趙而已、無賂、故士鞅以私意譖樂祁於晉侯而執之）趙鞅（即趙簡子）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范獻子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

以取之矣

叛晉、獻子私謂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恐宋叛故止祁為質）子姑使溷代子、樂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樂祁歸、卒於大行、（太行山在晉東南）范獻子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州晉也）

宋逐桐門右師

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巢向戌曾孫）子明謂桐門右師（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怨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

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已子明也）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樂氏戴公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逐之在明年終叔孫昭子之言）

公子地奔陳

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與富獵也）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向魋司馬桓魋也）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與魋也）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禮辟君也○扶勑乙反頗普多反）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

按文原口皇
野第討魋不得
左師不可奉事
性逆可苟有
禮及親左師

伐魋不勝乃
欲有其大夫
未入則左師
惠入事並得
其失所業哉

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迋欺也○迋古況反）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佗仲幾子彄褚師段子皆宋卿衆之所望故言國人）

宋向魋入于曹以叛

宋向魋之寵害於公、（恃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飲欲因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鞍易薄、（鞍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宗廟所在）乃益鞍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於受賜）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育魋也、（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即救、皇野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

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主迹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麇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皇野假稱公命如此）君憚告子、（難以煩大臣）野曰、嘗私焉、（嘗試也）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皇野曰、君與之言、（使公與要誓）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皇野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宋桓公族故又稱桓公）向魋遂入于曹以叛、（曹宋邑）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懼欲得國內大夫為質）

校文熙曰司馬牛避魋之齊又之吳遂宗令身未爲不善而乃不得死所則皆者之不幸也亦大可憐矣

（還國）入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人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絶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殲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向魋之弟、珪守邑符信）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衛大夫）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牛不欲與魋同仕）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錄其卒葬所在、悲賢者失所）

陳

五父諫不許鄭成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成猶平也）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五父、陳公子佗）陳侯曰、宋衛實難、（可畏難也、難乃旦反）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悛七全反）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商書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其猶可撲滅、（言不可撲滅）周任有言、（周任）

胡氏曰禍莫大於非諫而殺直臣忠矣顧於身者從叔而其言驗矣曰治則放忠其猶在未[illegible]

[illegible]不食其祿也[illegible]

（周大夫）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絶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去起呂反、芟所銜反、殖市力反、信如字、一音申）

陳殺其大夫洩冶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二子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皆衷其衵服（婦人近衷衣也）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含也）不令、君其納之、（勿示逐也）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大雅板之篇、辟邪也、下辟法也、邪僻之世、不可立法、爾無道危行召殘）其洩冶之謂乎、（明洩冶居無道國、不能去位、知其不可諫、而諫）

校文熙曰陳[illegible]不聞其非失刑與

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徵舒、夏姬之子）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弑之、二子奔楚

轅頗出奔

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封內之田、悉賦稅之）有餘、以爲己大器、（大器、鍾鼎之屬）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糗乾飯也、○糗起九反、腶丁亂反）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具皿[illegible]稅）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陳公子完奔齊

穆文熙曰陳完至齊而齊侯欲以卿則完必有以當齊侯者然使之而辭則愈以當齊侯所以終完之卿而用以代齊也完豈常人哉

呂氏曰辭卿之秩開世之基辭一夕之賞而辭歡百年之奉深矣識敬仲託其子孫於齊也

汪道昆曰辭令能品不在此在異國句法故曰觀國以下章法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仍稱大子以實言）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公子完顓孫皆御寇之黨）顓孫自齊來奔（不書非卿）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陳公子完）辭曰羇旅之臣（羇寄也旅客也）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宥赦也）赦其不閑於敎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弛去也擔離也）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取不敬也）請以死告（以死自誓）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翹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命懼為朋友所譏責○乘繩證反）使為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擬主人之辭故言飲桓公酒○飲於鴆反）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為淫樂）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周史知陳氏大於齊

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其妻占之曰吉（懿氏妻）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猶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有嬀之後將育于姜（嬀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子曰出）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周大史也）陳侯使筮之（蓍曰筮）遇觀䷓（坤下巽上觀）之否䷋（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為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

汪道昆曰能品懷璧無獻句法

懷璧

穆文熙曰神之鑒人不爽若此瑣屑史過附論將世之所謂鬼物者耳至於虢

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為乾故曰風為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因觀文以博占故言猶有觀非在己之言故知在子孫）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

虢（姬姓出自王季）

虞（姬姓出自仲雍）

虞叔伐虞公

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旃之也○旃之然反）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人利其璧以璧為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賈買也○焉音煙賈音古）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將殺我○厭於鹽反）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共音洪一音恭地名）

內史過論虢之亡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声以接人莘虢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內史過周大夫○過古禾反）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

公論也則其失愈甚何得不亡

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神異）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甲三用蒼服尚青以此類祭之）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聞虢請於神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嚚皆名。嚚五巾反）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求土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惟德是與）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涼薄也）

晉假道於虞以伐虢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

汪道昆曰辭令妙品天奪之鑒句法五稔字法

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自少養於公宮公與之狎而不以其言為輕重）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請助）宮之奇諫不聽（晉先伐虢）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虞師伐虢滅下陽

虢公敗戎於桑田（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鑒所以自照）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illegible]章法

擬人照曰二句足破其惑然而虞不覺不信宜遂於利也利令人昏信哉

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車尺奢反）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太王之子不從父命俱適吳）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昔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

孫鑛曰輔車依亡之喻王夫不聽乃謂為同不亦宜滅虢何安於虞滅亦恐豈異難亦不聽乃謂事神豈業真可大家

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逸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緊烏兮反）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眾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舉兵）

曹

宋人伐曹滅之

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于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振鐸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戒

背晉奸宋乃曹亡張本

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悅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為明年入曹傳也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說如字說之音悅霸說如字揖音集邘音于）

子臧辭曹

程文熙曰學季乃春秋書曹而有譏畫君子臧者孫可佳尚當與吳季子同為風矣

十五年春會於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惡不及民）凡君不道

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稱人示衆所欲執）不然則否（謂身犯不義者）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次守節（謂賢者）下失節（愚者妄動）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邾

邾子卜遷于繹

邾文公卜遷于繹（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

程文熙曰邾子以短長為時利民為吉議論純人足破千古之惑堪與家為鑑吉矣

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主一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從之○與音預）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四史鴻裁左傳十二卷終

國語序

今之為文者必司馬子長顧子長實有所取裁也世本國語左氏國策太史皆載其事兼取其詞微有損益而已何者雖以太史公雄才必有所藉以發其感憤鬱積之氣而況後之慕學焉者又安得不悉取其書讀之哉而世以選造重

必宋儒經義通者海内學士大夫始益好古力學質有其文稽考功自其來為郎時積已於數書猒飫之乃擇其腥膾而浥其膏華吸其沉齊而引其清泚若有所瑕瑜焉指玉之玷而孚尹益彰徹有所澄汰焉吐珠於澤握其夜光而掩其微纇雖孕未剖者眙然若發蒙矣是非命世之才其能俞乎予獨覽其國語評鈔嘉樂之蓋其酌取十去四五焉而并著其得失美惡長短少多之數於其支經肯綮膏腴榮腠既雋永而深嗜之又為疏其義曲而暢之使煥乎藻績文施為衮冕之華為經國通遠考中度秉之典豈徒以文為哉何者古之為辭者

既治則鐫鐫乃平也是其鋈乎為玉既攻則磨磨乃瑩也是其石乎語云石猶愈疾而況文乎且有周一代之制雖衰微王室猶秉之未至湮盡禮樂征伐所自見也列國相與以辭命應對自免焉及其賢者糾慝矯邪匡危去佚謀猷論議推見至隱是猶將百世憲乎迺今以

文辭焉視之抑又非漢以下書可擬也聞之考功大夫方以宰士銓敘百職遼省臣有所上事幾不測衆廩廩乃力為拯援無少避此其為亮烈義伉氣固盖一時哉夫亦自書所得深也且語本左史所記納誨朝夕志之鑒戒與夫象魏所為法歲終太史奉諱而君齋戒受贄者也令我柱下縣道大夫為梓之傳焉固謂正色立於朝以論議抑揚上下廸造功業於此有所籍手乎若抒發為文辭而宕奇逸縱莫古焉脂潤足以馥毫翰精嘗足以壯筋節一染指而遂充其量舍此則不雅馴又足好乎余敬受簡為引其端

萬曆甲申夏六月沛國劉鳳撰

四史鴆裁十三卷　國語一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周

孫應鰲曰文極醇正耀德不觀兵為主歸終為反覆不過此意

謀父諫征大戎

穆王将征大戎（穆王周康王之孫穆滿也大戎西戎之別名）祭公謀父諫曰、不可。（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先王耀德不觀兵（耀明也觀示也明尚道化不以小忿而示威武）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戢聚也威畏也）觀則玩、玩則無震（玩黷也震懼也）是故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茂勉也性情性也）阜其財求（阜大也大其財求不鄙墾也）而利其器用（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明利害之鄉（示之以好惡鄉方也）以文修之（文禮法也）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保守也滋益也）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棄廢也廢稷之官不復務農）我先王不窋（中律反）用失其官（失稷官也）而自竄于戎翟之間（竄匿也堯封棄于郃王不窋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北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纂繼也緒事也）修其訓典（訓教也典法也）朝夕恪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奕世繼世也載成也忝辱也）

穆文熙曰武王不得已而用兵不失為大德今無故而觀兵大戎則非武王之旨遠矣

至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保養也）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大惡大為民所惡）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商牧（戴奉也戎兵也商郊牧野）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恤憂也隱痛也）

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脩意（意志意也謂邦內之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脩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脩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脩文（文典法也）有不貢則脩名（名謂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脩德（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譴責也）告不王（謂以文辭告曉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刑不辟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享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勤勞也）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幾危也頓敗也）

穆文熙曰歷先王之訓見不可伐有以禦戎見不能伐皆極諫也

吾聞夫犬戎樹惇（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帥循也純專也固一也言犬戎氏循先王之舊德奉其常職天性專一終身不移）其有以禦我矣（禦猶應也距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白狼白鹿犬戎所貢）自是荒服者不至（穆王責犬戎以非禮暴兵露師傷威毀信故荒服者不至）

柳宗元曰康公之母誠賢耶則宜以範滛夫從公其子焉用懼之以數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教子而禍王以女非正也左傳以滅密徵之無足取者

恭王滅密

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恭王穆王之子涇水名康公密國之君姬姓）有三女奔之、（奔不由媒氏也三女同姓）其母曰、必致之於王、（康公之母欲使進於王）夫獸三為群、（自二以上為群）人三為衆、女三為粲、（粲美貌）王田不取群、（不盡群也）公行下衆、（公諸侯也下衆不敢逞衆也禮國君過衆則式禮之也）王御不參一族、（御婦官也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一族之女）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歸女、而何德以堪之、（堪任也）王猶不堪、況爾小醜、（醜類也王者至尊且猶不堪況女小人之類乎）小醜備物、終必亡、（言德小而物備終必以亡）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密今安定陰密縣近涇）

穆文熙曰厲王怒謗國非使巫監謗尤非以生殺之權而寄之於鬼物之口則將何所不至矣

自古中材之主未有不怒謗者厲王暴政乃其甚者斗可當以此為世所戒也

召公諫厲王止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厲王恭王之曾孫夷王之子）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衛巫衛國之巫也監察也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眄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鄣之也、（鄣防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言川不可防而口又甚也）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治也導通也）為民者、宣之使言、（宣猶放也）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以風也列士上士也）瞽獻典、（瞽樂師典樂典也）史獻書、（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師箴、（師小師也箴箴刺王闕以正得失）瞍賦、（無目子曰瞍賦賦以

孫鑛曰天子聽政一段自是本理而首以川壅之後以山川原隰沃衍譬之各極旨趣

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誦謂箴諫之語也）百工諫、（謂若匠師慶諫嘗莊公丹楹刻桷者）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達傳以語士也）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也規盡其規計以告王）親戚補察、（父子兄弟以補察其過）瞽史教誨、（瞽樂大師史大史也掌陰陽天時禮法之書以相教誨者）耆艾修之、（耆艾師傅也脩脩理瞽史之教以聞于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宣人心而言善敗）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平曰衍溉曰沃）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民所善者行之其所惡者備之）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阜厚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彘晉地屬河東）

穆文熙曰榮公好利甚矣弘羊之流耳以利中厲王之欲而求進其身者也

孫鑛曰人臣欲得善

芮伯論榮公專利之害

厲王說榮夷公、（說好也榮國名夷謚也）芮良夫曰、（芮良夫周大夫芮伯也）王室其將卑乎、（卑微也）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專擅也）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利生于物也專利是專百物）天地之所載也、（載成也地受天氣以成百物）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利于己必害于物專利故）（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illegible]）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導開也布賦也上謂天神下謂人物）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極中也）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

[illegible]有不以專利之術於民者

穆文熙曰召公以子代宣王死之於難俟其長而立

（怵惕恐懼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言后稷、文王既布利、又懼難也）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言不可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鮮寡也、歸附周者寡也）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爲卿士、（既已也、卿士、卿之有事者）諸侯不享、王流於彘、（事献也）

宣王子請立

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宣王、厲王之子、宣王靖也、在召公宮者、避難奔召公）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難、（[illegible]）今殺王子、王其以我爲懟而怒乎、（將王子令周人得殺之也）夫

之中興之功當爲第一

孫鑛曰上[illegible]見大事君長以下正見其爲大也

柳宗元曰古之必藉千畝者其道[illegible]

事君者、險而不懟、（在危險之中、不當懟、懟謂若晉慶鄭怨惠公、愎諫違卜、棄而不戰）怨而不怒、況事王乎、（怨、恚也、怒、作氣也）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長而立之、（彘之亂、公卿相與和而脩政事、號曰共和、凡十四年而宣王立）

宣王不藉千畝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天子藉田千畝、諸侯百畝、自厲王之流、藉田禮廢、宣王即位、不復遵古）虢文公諫曰、（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爲王卿士）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共、具也、給、足也）和協輯睦、於是乎興、（協、合也、輯、聚也、睦、親也）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殖、長也）敦庬純固、於是乎成、（敦、厚也、庬、大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

[illegible]天地宗廟社稷[illegible]善矣今而曰將何以求福用人敗於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備也又曰戰於千畝亦爲氣之

穆文熙曰廢嫡立庶貴自此始[illegible]於春秋[illegible]大者教而繫日長矣

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姜氏之戎、西戎之別種、言宣王不納諫務農、無以事神使民、以致敗之咎）

仲山父諫王立戲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王立戲、（以爲大子）樊仲山父諫曰、（仲山父、王卿士、食采於樊）不可立也、不順必犯、（不順、立少也、王命而不從）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令不行、政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使長事少、故民必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傚之、王

孫鑛曰自諫王命語甚緊束

孫鑛曰治民之官各盡職而後民生

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王命若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誅之則誅王命、不誅則王命廢）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懿公、戲也）而立伯御、（伯御、括也）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孝公、懿公之弟稱也）諸侯從是而不睦、（不睦、不親睦於王）

宣王料民太原

宣王既喪南國之師、（喪、亡也、敗于姜戎氏時所亡也、南國、江漢之間也）乃料民於大原、（料、數也、大原、地名）仲山父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

可稱故引司民以下告之治民之本各得其職而後民業可興故引蒐獮以下告之

徐文熙曰宣王號中興賢主而乃不籍千畝料民太原而事屢敗張人喪於姜戎周道於是寖衰矣

柳宗元曰仲山父不以職

（上皆書於版協合也無父曰孤終死也合其名籍以登于王）司商協名姓（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司徒協旅（司徒掌師旅之衆）司寇協姦（司寇刑官也掌姦民以知死刑之數）牧協職（周礼牧人掌牧養犧牲合其物色之數）工協革（工百工之官革更也更制度者合其數也）場協入（場人掌場圃委積之珍物斂而藏之）廩協出（廩人掌九穀出用之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因籍田與民狩以簡知其數也）蒐於農隙（春田曰蒐）耨穫亦於籍[illegible]獮於既烝（秋田曰獮）狩於畢時（冬田曰狩畢時時務畢也）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習簡習也）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言王不謂其衆少而大料數之見示以寡少又欲惡政事不能脩之意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示天下以寡弱諸侯將避遠也）治民惡事無以賦令（言救惡政事無以賦令也）

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危也姑云於已美人何以示少惡事而我況為大妄以奚乎後嗣而以是啟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乱不足以取滅而料民以備之也誣甚也已

柳宗元曰源塞國必亡人之財用不亡何待乎所謂亡天者乎折[illegible]十者曰

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害政賊為政之道也妨後嗣為將有禍亂也）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幽王宣王之子滅謂滅西周也）

伯陽父論周將亡

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三川涇渭洛出於岐山也震動也地震故三川亦動也）伯陽父曰周將亡矣（伯陽父周大夫）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序次也）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過失也言民者不敢序王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烝升也陰氣在下陽氣迫之使不能升也）於是有地震（陰陽相迫氣動於下故地震也）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鎮為陰所鎮也）陽失而在陰（在陰在陰下也）川源必塞夫水土

天則吾閉[illegible]於前矣人也則之財用而取亡者不有他術乎而曰是川之為尤又曰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愈甚乎哉

徐文熙曰天地之變皆人事所致伯陽論陰陽而不以人事驗之以亡國之君類不足為據口也哉

演而民用也（水上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也）水土無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禹都陽城伊洛所近）河竭而商亡（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二代之季謂桀紂也）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依其精氣利澤也）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水泉不潤枯朽而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曰紀）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鄭厲公虢叔復納惠王

惠王三年（惠王周莊王之孫釐王之子）邊伯石遬蔿國出王而立

徐文熙曰孫林父逐君而擊鍾事亦與此然林父同季札之言遂終身不聞樂所以不及於害而王子頹樂禍宜其見殺矣

王子頹（頹莊王之少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蔿國之圃及邊伯之宮又收石速之秩故三子出王而立子頹）王處于鄭三年子頹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子國蔿國也客上客也）樂及徧舞（徧舞六代之樂也）鄭厲公見虢叔（厲公鄭莊公之子突虢叔王卿士）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不舉不舉樂也）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頹歌舞不思憂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頹及三大夫王乃入

內史過論虢亡

十五年有神降於莘（降下也有神言自上而下有聲象以接人莘虢地也）王問

[illegible]述古而驗諸今為不誣矣

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過其名）曰、是何故、固有之乎、（故事也固）對曰、有之、國之將興、[illegible]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illegible]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慝惡也）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崇崇高山也融祝融也）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回祿火神再宿為信聆隧地名）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檮杌鯀也過信曰次丕大邳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

穆文熙曰杜伯死諫人臣之常必且安鸑之馬何得死之後射王以甘心乎是豈不為亂而死為亂也誣杜伯甚矣

（鸑鷟鳳凰之別名也）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鄗鄗京也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宣王殺杜伯而無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而死）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志記也見記錄在史籍者）王曰、今是

丹朱已為后生穆王此語不經之甚

柳宗元曰內史過妄取將日弄浪無狀而寓之丹朱則又以房后之惡與丹朱協而為以生穆王而降於虢以臨周之子孫又曰虢[illegible]七不逾五年

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昭王周成王之孫康王之子房國名也）實有爽德、協於丹朱、（爽亡也協合也丹朱堯子）丹朱馮身以儀之、生穆王焉、（馮依也儀匹也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馮依其身而匹偶以生穆王）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言神在虢其受之）王曰、然則何為、（何為在虢）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逢迎也）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以貪取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大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玉帛往獻焉、（大宰上卿祝大祝史大史狸姓丹朱之後神不歆非類以生也）無有祈也、（[illegible]）王從之、內史過從至虢、（[illegible]而往也）內

斷其為亡侍片言而定甚彰矣

（[illegible]也不掌祭祀王以其貪使聽之）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祝祝史也虢之）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絜祀曰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用用其財力也）精意以享、禋也、（享獻也）慈保庶民、親也、（慈愛也保養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逞快也違邪也）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求利謂求土）十九年、晉取虢、

內史過論惠公君臣之敗

孫應鰲曰[illegible]稍衰[illegible]文之[illegible]信者[illegible]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召公過召穆公之後召武公也惠公夷吾也命瑞命諸侯即位天子賜之命圭以為瑞節）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呂甥呂飴甥也郤芮冀芮也皆晉大夫相相禮儀也不敬慢情也）晉侯執玉卑、拜

穆文熙曰內史論惠公執玉稽首二事為占卜家之說至謂[illegible]心遠降及民卑上以及呂郤相事不敬則位于均之廣非永長之道情欲矣

不稽首、（[illegible]侯所執下也）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後嗣也）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嗣適嗣也）亹亹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亹亹勉勉也保守也任職也戒懼也猶未足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廣其心放非其位遠其鄰背奔賂也）陵其民而卑其上、（不敬王命）將何以固守、（守位也）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替廢也贄執贄之禮）拜不稽首、誣其王也、（誣罔也）替贄無鎮、（鎮重也以自重也）誣王無民、（民亦將誣之）任重享大者、必速及、（速及於禍）故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大臣呂郤也享食也阿隨也）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胄後也）

孫[illegible]曰二將將命天命[illegible]體

孫文融曰內史以有禮占文公之伯文公伯業果[illegible]王

秦人殺子金子公（孫[illegible]之字也公[illegible]）

大宰知文公之霸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大宰文公，王卿士王子虎也。內史興，周內史叔興父也。命，命服也。）上卿逆于境，晉侯郊勞，（用幣郊勞也。）館諸宗廟，（舍於宗廟，尊王命也。）饋九牢，（上公饔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宮，（期，將事之日也。武宮，武公之廟也。命，受王之命。）設桑主，布几筵，（主，獻公之主也。練主用栗，虞主用桑。）大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說云：衣玄端，冠委貌，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也。服，[illegible]也。）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贊，導也。三命，三讓後就。）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如公命侯伯之禮者，[illegible]公。）

（受王命以侯伯待之禮，而又加之以宴好也。大宰，上卿也，而言公者，兼之。）內史興歸，以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謂上卿逆於竟，晉侯郊勞。）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之節，皆如禮。）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導諸侯，諸侯必歸之。（導，訓也。）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言能行禮則有此四者。）忠所以分也，（心中則不偏。）仁所以行也，（仁行則有恩。）信所以守也，（信守則不求。）義所以節也，（則事之節。）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得其度也。）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偷，苟且也。）節度不攜。（攜，離也。）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

[illegible]見有禮也樹[illegible]文之[illegible]是有禮矣

孫文融曰鄭周使居在於鄭王怒而伐之非[illegible]此富辰謂可行寓於六諫[illegible]周之[illegible]不得已而為親之說以止之僭王之不僭也

人必豐。（[illegible]報也，以能豐厚也。）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逮也。（逮，及也。）及惠后之難，王出在鄭，（惠后，周惠王之后，生子帶，帶以翟師伐周，王出適鄭。）晉侯納之。（納王於周，而殺子帶。）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朝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衡雍、踐土，皆鄭地。獻捷，獻所得楚兵，駟介百乘，徒兵千也。）於是乎始霸。

富辰諫以翟伐鄭

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滑，姬姓小國也。）王使游孫伯請滑，（游孫伯，周大夫。）鄭人執之。（鄭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王命而執王使。）王怒，將以翟伐鄭。（翟，隗姓之國也。）富辰諫曰：不可。（富辰，周大夫也。）人有言曰：兄弟讒鬩，侮人百里。（鬩，侮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禁禦它

人。侮己者，百里遠也。）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若是則鬩乃內侮，而雖鬩不敗親也。（雖已相很，外禦它人，故不敗親。）鄭在天子，兄弟也。（言與襄王有兄弟之親。）鄭武、莊有大勳力于平、桓；我周之東遷，晉、鄭是依；（東遷，謂平王也。）子頹之亂，又鄭之由定。（子頹篡王而立，公殺子頹而納之。）今以小忿棄之，是以小怨置大德也，無乃不可乎？（[illegible]）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它，（徵，召也。謂翟人也。）徵於它，利乃外矣。（外利在翟。）章怨外利，不義；（章，明也。）棄親即翟，不祥；（祥，善也。）以怨報德，不仁。夫義所以生利也，祥所以事神也，仁所以保民也。不義則利不阜，（阜，厚也。）不祥則福不降，不仁則民不至。古之明王

不失此三德者（三德、仁義祥也）故能光有天下（光、大也）而龢寧百姓、令聞不忘、王其不可以棄之、王不聽、

富辰諫取翟女

十七年、王降翟師以伐鄭（降、下也）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階、梯也）利內則福、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謂利於翟）其無乃階禍乎、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勳、長老（明、顯也、庸、用也、勳、功也、長老、尚齒也）愛親、禮新、親舊（親、六親也、新、新來過賓也、舊、謂君之故舊也）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役、為也）官不易方（方、道也）而財不匱竭（貢賦有品、財用有節、不乏盡也）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十億曰兆、夫人、猶人人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判、分也、攜、離也、七德謂尊貴至親舊）各以利退（以利其身而去、是自背也）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暨、至也）夫翟無列於王室（列、位次也）鄭伯南也（賈侍中云、南者在南服之侯伯、或云南、南君也）而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蔑、小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自平王以來、鄭世有功、故曰皆受鄭勞、勞、功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捷、鄭文公之名、弱、猶釋也）翟、隗姓也（隗姓、赤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鄭國之封出於宣王之世）夫禮新

孫氏曰能勞若此何不為也

不間舊（間、代也）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書、逸書也、若、猶乃也、濟、成也、言能有所忍、乃能有成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階、階翟禍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封、大也、厭、足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后既立、而通於王子帶、廢之）故翟人來誅殺譚伯（誅、責也、翟人奉子帶以攻王、而殺譚伯、譚伯、周大夫）

晉圍陽樊不下

按文獻曰陽樊畿內之邑例不宜賜人晉文雖有功亦不得輕有所受君上供[illegible]所以陽人不服而求告葛之呼也

王至自鄭（王從鄭至王城也）以陽樊賜晉文公（陽樊在畿內也）陽人不服（不肯服晉）晉侯圍之、倉葛呼曰（倉葛、陽人也）王以晉君為德（為能行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懷、思也）謂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懷、來也、柔、安也）使無有遠志（遠志、離畔也）今將大泯其宗祊（泯、滅也、廟門謂之祊、祊猶宗廟也）而蔑殺其民人（蔑、猶滅也）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尋、討也）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謂諸夏之國及蠻夷之國生逆於是、致武以伐之）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羸、弱也、狎、習也）故未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官、晉有司也、徵、召也）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震、威也、玩、黷也、言衆非義兵誅罰失當、故君之武威將見侵瀆而頓弊之）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見也、匿、隱也、言不當尚武隱文）覿武無烈（烈、威也）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祇、適也、言

穆文熙曰、因元咺與成公訟、殺武叔事、設執之未為不是、必殺之、則非王以上下為言、其尚有典刑哉

（陽人既不式承王室為甸服、又懼晉不忠恤其民、適以衆威推武而見戕戮、不然豈敢自愛而不服乎、）且夫陽豈有裔民、（裔民謂凶惡之民、故在荒裔者、）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若之何其虐之也、晉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放令去也、）

周不殺衛成公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溫晉之河陽也、）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當從王出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言君臣不相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不行謂不順也、言晉侯不行德、攻而聽元咺之愬、欲殺衛侯、）夫君臣無獄、（獄訟也、無是非曲直獄訟之義、）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庸用也、刑法也、）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無後無以復合諸侯、）不然、余何私於衛侯、晉人乃歸衛侯、

王孫滿知秦師之敗

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秦師、秦大夫孟明視之師也、）左右免冑而下、（兵車參乘、御在中央、故左右下也、脫冑而下、敬天王也、）超乘者三百乘、（超乘者跳躍而上車者、）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滿周大夫王孫之名、謫猶咎也、）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謂超乘也、驕謂士卒不肅也、）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脫簡脫也、謂不收旅無隊、）

穆文熙曰、武子入對乃不知殽烝之禮、而輕責王室、其他可知、定王之論其尚有周公之遺意乎

舌人即今之通士

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敗謂殽也、）秦師無謫、是道廢也、（是占道廢、）是行也、秦師還、（鄭商覺之、矯以鄭伯之命犒之、故還、）晉人敗諸殽、獲其三帥丙、術、視、（謂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

定王論饗禮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晉侯、晉文公之孫、成公之子、景公獳也、隨會、晉正卿武子也、）定王饗之殽烝、（烝升也、升折俎之殽、）原公相禮、（原公周卿士、原襄公也、）范子私於原公、（范子隨會也、食采于隨范、故或曰隨會、或曰范會、）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季范子字、）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也、凡禘郊皆血腥也、）王公立飫、則有房烝、（王天子、公諸侯也、禮之立成者為飫、房大俎也、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獎成也、）唯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貽遺也、）余一人敢設飫禘焉、（飫半體、禘全體、）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體委與之也、）夫戎翟冒沒輕儳、貪而不讓、（冒抵觸也、沒入也、儳進退上下無列也、）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適往也、班賦也、）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兄弟晉也、）將龢協典禮、以示民訓則、（協合也、典常也、）無亦擇其柔嘉、（無亦不亦也、柔脆也、嘉美也、）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百籩、（籩竹器、容四升、其實

（棗栗陳剛之餚）修其簠簋（簠簋也、籩豆黍稷之器、）奉其犧象（犧、犧尊、飾以犧牛、象象尊以象骨為之飾、）出其尊彝（尊彝皆受酒之器）陳其鼎俎、靜其巾冪（靜絜也、巾冪所以覆尊彝）敬其祓除（祓除備掃除也）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加豆謂既食之後所加之豆也、其實芹菹兔醢之屬、）酬幣宴貨（酬報也、幣有酬賓束帛之儀、其宴束帛為好謂之宴貨、）以示容合好（示容儀、合和好也）胡有孑然其效戎翟也（孑然全體之貌）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三代夏殷周也）于是乎修執秩以為晉法（秩常也、可奉執以為常法）（者、昔文公蒐于被廬、作執秩之法、自靈公以來、闕而不用、故武子脩之、以為晉國之法、）

單子知陳之七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單襄公、王卿士、單朝也、）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火心星也、覿見也、草穢塞路為茀、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於辰、）候不在疆（候候人也、掌送迎賓客者、猶堠也）司空不視塗（司空卿官、掌道路也、）澤不陂（陂鄣也、古不竇澤、故障之、）川不梁（流曰川、梁津梁、古不防川、故梁之、）野有庾積（庾露積穀也、）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墾田若蓺（蓺穢存也、言其希少、猶若蓺物、）膳宰不致餼（膳宰膳夫也）司里不授館（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國無寄寓（無寄寓者、不為廬舍、可以寄羈旅之客、）縣無施舍（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民將築臺于夏氏（夏氏夏徵舒之家）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南冠楚冠也、）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

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氣日盛、雨氣盡也、）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氐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氐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星也、隕落也、謂建戌之中、霜始降、）火見而清風戒寒（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所以戒人為寒備也、）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九月雨畢、十月水涸、）草木節解而備藏（藏收也）隕霜而冬裘具（孟冬則天子始裘）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謂大火見之初也）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illegible]）（將戒謹舊、成築功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

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舟以濟、梁為渡也、）是廢先王之教也。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也）功成而不收（野場若棄也）民罷於逸樂（罷於為國君作逸樂之事也）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官篇名）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illegible]）（司關掌四方賓客）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illegible]）（班次也）至于王使、則皆官正莅事（正長也、莅臨也、）上卿監之（監視也）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有分族、周之親族也、）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過賓過道為賓）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蔑棄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彝常也）無即慆

孫文融曰只
此一節便足
亡國又何用
上三事乎
孫月峯曰此篇
文最茂而絶凡
四六[illegible]所宗
此又[illegible]之

淫（即就也、慆慢也、）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夏氏姬姓、鄭女亦姬姓、故謂之瀆姓、）陳我大姬之後也、（大姬周武王之女、虞胡公之妃、陳之祖妣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簡畧也、彝常也、謂棄其常服也、）是又犯先王之令也、（先王之令、無從非彝、）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言勉帥其德、猶恐落墜、）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無禮則危、）居大國之間、（大國晉楚、）而無此四者、（四者謂教制官令也、）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柳宗元曰大
夫一儉侈矣
其死亡也有

康公論叔孫東門之侈

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于魯、（劉畿內之國、康公王卿士、）發幣於大夫、（發其禮幣於魯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二子魯卿、居處儉節、）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二子魯大夫、叔孫宣子叔孫僑如也、東門子家公孫歸父也、）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臣尚敬、君尚惠也、）寬肅宣惠、君也、（肅整也、宣徧也、惠愛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本位也、寬則得眾、故可以守位、）肅所以濟時也、（濟成也、）宣所以教施也、（施徧則民不怨、）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不失時而動、則無敗功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阜厚也、）若本

之矣而[illegible]能
必其特之[illegible]
業耶敬令[illegible]
之可必久[illegible]
能必其君之
尊大耶若二
君而壽三君
而大則[illegible]年
載事之[illegible]
之何而乎
儉之一字乃
國家存亡所
[illegible]可不慎哉

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徹、（徹達也、）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儉則有餘、故所以足用、）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寬猶遠也、）以儉足用、則遠於憂、（無乏絕之憂、且遠驕佚之罪也、）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上下君臣也、隙釁也、）其何任不堪、上任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長世多歷年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二子季孟、能以儉足用、）用足則族可以庇、（庇覆也、恭儉節用、無求於人、故其宗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不恤、憂必及之、（[illegible]）若是則必廣其身、（廣大也、自大不顧其上也、）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東門大夫、）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叔孫卿也、季孟上卿、）若皆蚤世猶可、（[illegible]亡也、猶可以免也、）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登年多歷年也、載行也、毒害也、必亡家必亡也、）

孫文融曰按
傳宣公卒[illegible]
者未及而東
門氏[illegible]
是不及二君
簡王十一年
叔孫宣伯奔
齊是不及三
君康公之言
果驗
登年句論入
極細

王孫說論僑如之詐

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簡王八年、魯成十三年也、成公將與周晉伐秦而朝、）使叔孫僑如先聘且告、（使僑如先聘禮、且告以成公將朝也、）見王孫說

潘文熙曰幣薄言諂、巧詐方上銳下又近於相人之術矣焉用之

柳宗元曰惡叔孫者大僇貪陵則可矣方上而銳下非所以得罪於天子

與之語、說、（說周大夫也、）說言於王曰、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唯強、故不歉焉而後遣之、（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禁難卑其欲故不歉說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給供也）故聖人之施舍也議之、（施予也舍不予也）其喜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猶名也）主德義而已、（賞得其人罰當其罪是為德義）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也、王遂不賜、禮之如行人、（如使人之禮無加賜）及魯侯至、仲孫蔑為介、（在賓為介介上介所以佐相禮儀、）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好也言蔑好謙）說

孫應鰲曰叙郤至王叔之交好桓公之述語襄公之斷料皆的然不爽

穆文熙曰夫子即克也曰下述郤至自誇之詞切中郤夫驕態

以語王、王厚賄之、

單襄公知郤至之敗

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郤至晉卿溫季也告慶以勝楚之福）（告王也○郤去逆反）未將事、（將行也未行告慶之禮）王叔簡公飲之酒、（王叔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交酬好貨皆厚、（交酬相酬之幣也好貨宴飲以貨為好事者幣物多也、）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召桓公、與之語、（召桓公王卿士、）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先導焉、可以樹、（二三君子在朝公卿也、導者導晉侯使升郤至以為上卿可以樹黨於晉）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己實謀之、

言欒范不欲且見晉不和求我則強進也

吾之謀也（言戰勝楚吾之謀也）曰、微我、晉不戰矣、（微無也）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強之、（乘勝也）背宋之盟一也、（楚伐鄭背宋盟）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楚王薄德鄭人不從楚以汝陰之田賂鄭）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壯之良謂中軍將幼弱謂司馬子反也）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卿士子囊、子囊不欲背晉、楚王不聽）夷鄭從之、三陳而不整、五也、（楚恭王帥東夷救鄭三陳夷鄭楚也）罕不由晉、晉得其民、（言楚款盟非晉之衆）（釋民得民心也）四軍之帥、旅力方剛、（時晉立四軍、欒書將中軍、郤錡將上軍、韓厥將下軍、趙旃將新軍）（旅衆也剛強也）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彊之、（欒欒書也范士燮也）戰而

以上乃桓公述郤至自誇之言以下則桓公請問之詞也

柳宗元曰單子罪郤至之伐當矣而以列數舍鄭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為好則是後之人隶其戚迹命

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微無也、言無計謀）吾有三伐、（伐功也、三伐、勇禮仁也、）勇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下而趨、禮也、（下下車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之政、楚越必朝、（知政謂為政也）吾曰子則賢矣、（吾召桓公自謂）抑晉國之舉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郤至位在人下、故恐次未及也）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政、（荀伯荀林父也）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宣子趙盾也）今欒伯自下軍往、（欒伯欒書也）是三子也、吾又過之、（三子荀趙欒也）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

之也郤氏越良大夫不幸其宗侈而不能制以及於禍吾猶備焉今夫勢甚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惡以猶於後世然則有大害而得終者則亂淹矣世俗之禍國歎邪

在其頸、其郤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稱擧也）非以讓也。惡其蓋人也。（蓋掩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滋益也求掩蓋人以自高大、則其抑退而下益甚也）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網、民惡其上。（獸惡其網、為其害己。民惡其上、為其病己）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今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之。（待猶備也）晉之克也、天有惡於楚也。故儆之以晉。而郤至佻天以為己力、不亦難乎。（佻偷也、偷天功以為己力）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乘陵也）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畔之。且郤至何三伐之有。夫以義死國謂之勇。（若荀辰也）奉義順則謂之禮。（謂若管仲責楚包茅）畜義豐功謂之仁。（豐大也、謂若狐偃輔晉文）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畔戰而擅舍鄭君、賊也。棄毅行容、羞也。（容容儀也、謂下趨也）畔國即讎、佻也。有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矣。（替廢也）以吾觀之、兵在其頸、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郤至、能勿從乎。（違避也）郤至歸明年死難。（死謂為厲公所殺）及伯輿之獄、王叔陳生奔晉。（王叔與伯輿爭政不勝、遂出奔晉）

語言動作所係如此則人

單襄公論齊晉君臣之敗

柯陵之會、（柯陵鄭西地名）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

可不自檢點哉

叔孫僑如賂郤犨使譖成公於晉侯

穆文熙曰單公論晉侯以容論三郤以言情辭氣眾中者有由非至易讀之未有不然然悍悚然俱者矣

孫鑛評曰此卽中庸見乎四體之旨而讀者乃以為語過矣一篇字字典要句句警省

柳宗元曰視遠步高犯迂伐盡者皆必

錡見單子、其語犯。（郤錡晉卿駒伯也、犯陵犯人）郤犨見、其語迂。（郤犨晉卿苦成叔也、迂誣人也）郤至見、其語伐。（郤至晉卿溫季也）齊國佐見、其語盡。（國佐齊卿國歸父之子國武子也、盡者善惡褒貶無所諱也）魯成公見、言及晉難及郤犨之譖。（魯成公宣公之子成王黑肱也）單子曰、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郤、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體手足也）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矣。（心不固則容不正）目以處義、（義宜也）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在存也）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

國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國將無咎、其君在會、交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矣。（謫譴也）視遠、日絕其義、（言日日絕其宜也）足高、日棄其德、（人君容止佩玉有節、今步高失儀棄其德也）言爽、日反其信、（爽貳也、反違也）聽淫、日離其名。（淫濫也、離失也、名聲也、失所名）晉侯爽二、吾是以云。（爽差忒也、二視與步也）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三卿錡犨至也、復有五人為大夫、故八郤也）高位寔疾僨、（高者近危、速僨隕也）厚味寔腊毒。（厚味腊亟也、其毒亟也）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掩人之美）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

不仁也則宜
死若投其夫
以諫之近而
曰宜死則單
子之諫近是
大者猶然認
卿足孔子若
繼皆見殺然
非單子之所
能知矣

怨之（益猶加也。三怨，陵、誣、伐也），雖齊國子亦將與焉（與，猶與於禍也）。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招，舉也）。唯善人能受盡言（忠聞過以自改），齊其有乎（言無也）。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不脩，不脩德也）。今君偪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恤於晉。且夫長翟之人，利而不義（長狄之人，謂公孫僑如也。僑如之父得臣，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因名其子為僑如。利者，好利不義，通於援義，欲逐季孟而專魯國），其利淫矣，流之若何（言其所利淫淫之事，流放也，放之若何）。魯侯歸，乃逐叔孫僑如。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弒（厲公既殺三郤，欒書、中行偃懼誅，執厲公而殺之於匠麗氏）。

樸文富數
盡可為楷人為
之法君子小選
人莫能擬矣

此陵為散必
及天討為也

單襄公論子周得晉

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談，晉襄公之孫惠伯談也。周者，談之子，晉悼公之名。晉自驪姬之亂，故孫周適周事單襄公）。立無跛（跛，偏倚也），視無還（睛轉後反），聽無聳（不聳耳而聽），言無遠（遠，謂非耳目所及也）。言敬必及天（象天之敬，乾乾不息），言忠必及意（出自心意為忠），言信必及身（先信於身，而後及人），言仁必及人（博愛於人為仁），言義必及利（能利人物，然後為義），言知必及事（能處事物為知），言勇必及制（以義為制也），言教必及辯（辯別也，能分別是非，乃可以教），言孝必及神（孝於鬼神），言惠必及龢（言致和睦，乃能親愛），言讓必及敵（雖在匹敵，猶以禮讓）。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戚共宗也）；有慶，未嘗不怡（怡，說也）。襄公有疾，召頃公而告之（頃公，單襄公之

以文字名德
無奇並亦有
見於經天緯
地曰文者乎
此段凜立無
次敗句
張無蕩固然
抑弘旋盤旋
之曲揖拱揖
見

柳宗元曰筮
子孫皆周之
德十一而曰
合天地之數
豈偶然之言

子也）。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胙，小而後國（天之所福，小則得國，大則得天）。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成也（成，定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德之道路）；端，德之信也（端慤故信）；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言周子明於善德）。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相，助也。慎、成、端、正，履德上事也）。為晉休戚，不背本也（休，喜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被之文德，又以四行輔之，非國何取，言必得國）。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之也（成公，晉文公之庶子成公黑臀也。晉趙穿殺靈公，趙盾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乾，天也，君也，故曰配。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三爻有二變，故君三出於周）。一既往矣，

卿入穀斗象
以附會之皆
下足取也

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一，謂成公已往為晉君也。不知，不知最後者在誰也。其次必此者，周子也）。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之，是為悼公。

柳宗元曰穀
洛將毀王宮
而勿塞則王
罪大矣奚以
中先王之國
塞之誠天也
彼小子之說
說者又見記
卿王室之亂
且單在德而
又奚穀洛之
鬭而根之也

太子晉諫壅川

靈王二十二年（靈王，周簡王之子靈王大心也），穀洛鬭，將毀王宮（穀洛，二水名也。鬭者，兩水格有似於鬭）。王欲壅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大子晉諫曰：不可（晉，靈王大子也）。晉聞古之長民者（長，猶君也），不墮山（墮，毀也），不崇藪（崇，高也。澤無水曰藪），不防川（防，鄣也），不竇澤（澤，居水也。竇，決也。不為此四者，為其反天性）。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物所生歸也）；川，氣之導也（導，達也。易曰：山澤通氣）；澤，水之鍾也（鍾，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聚物也，高山陵也，下藪澤也），疏為川谷，以導

唐與塘同

其氣（通也）陂唐汚庳以鍾其美（畜水曰陂唐隄也美謂滋潤）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大曰崩小曰阤）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沈伏也滯積也越散也）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虞度也）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慎逆天地之性）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避違也）而滑夫二川之神（滑亂也）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明精白也）王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曰無過亂人之門（亂人狂悖怨亂之人無過其門干其怨也）又曰佐雝者嘗焉（雝烹煎之官也）佐鬬者傷焉又曰禍不好不能為禍（猶財也之禍生於好之）夫見亂而不惕

明錯也顯示天淵妨王知成其精白非天

所殘必多其飾彌章（言見禍亂之形不恐懼修省以銷災救而塗飾之禍敗將章著）民有怨亂猶不可遏而況神乎王將防鬬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鬬也其無乃章禍且遇傷乎

叔向論周之興

晉羊舌肸聘于周（叔向之名）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發其禮幣於周大夫靖公王卿士單襄公之孫頃公之子）靖公享之儉而敬（享禮薄而身敬也）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賓禮所以賓待叔向之禮也送之以物曰贈以飲食曰餞餞郊禮也上位在靖公上也視之不敢踰也）燕無私（無私好貨及遺臣之加也）送不過郊（至郊而及亦言無私）語說昊天有成命（語宴語所及者說樂也昊天有成命周頌篇名）單之老送叔向（老家臣室老也禮所大夫之貴臣為室老）叔向告

敘文簡肖四語甚傑又皆人人可勝等讀至此不覺我然有泰矣

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一姓代也）昔史佚有言（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曰動莫若敬（敬可久也）居莫若儉（儉易容也）德莫若讓（讓遠怨也）事莫若咨（咨寡夫也）單子之況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崇高也）器無彤鏤（彤丹也鏤刻金飾也）儉也身聳除潔（聳懼也除治也）外內齊給敬也（外在朝廷內治家也齊整也給備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宴好所以通情結好也享賜所以睦賓賜下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放依也咨言必與上者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殺衰也衆人過邪單子獨否所以不殺衰）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

形佐鏤實辟周在君叔向之論將兼其理耳

單穆公論鑄大錢

御幸元曰古今之言錢幣者多矣未有可一貫以其時之亦降興衰也本夫為大錢者要不知周之時何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貴也）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古者天災降戾（降下也戾至也災謂水旱蟲螟之類）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量猶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拯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貴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貫其貴以輕者貫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小大民皆以為利也錢）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

如我其曰占以則水少間也人民人於內傳曰王其心疾死乎其為害皆類此矣

孫氏曰民之與處數句是極陳推川原之論最足

能無匱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寡故民失其資也）若匱王用將有所乏（民則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也）乏則將厚取於民（厚取厚斂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供也遠志逋逃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修備不忘安不忘危）有至而後救之（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疾量資幣權輕重之屬）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為用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也）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未患輕而重之離民臣則災謂召災）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故已為羸病久周天降禍災未厭已也）將民之與處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以君養政為經臣奉而成之為緯也）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錢而鑄大也）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小曰汙竭盡也無日無日數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災之備也）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備備災之法令）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若政職於民翳猶屏也人民也奪其資民雖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曰翳蔽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單穆公論鑄無射

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無射鐘名律中無射也大林無射之覆也作無射而為大林以覆之其律中林鍾也）單穆公曰不可作重幣

汪文如曰景王之世九府[illegible]不能守矣而欲作大錢以[illegible]之單穆公論錢妨民之財論鐘害先王之制皆極切當

孫應鰲曰[illegible]耳目出入[illegible]明心之權以示樂之本原也文奇

以絕民資又鑄大鐘以鮮其繼（鮮寡也其繼者用物過度妨於財也）若積聚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積聚既喪謂廢小錢生財也殖長也）且夫鐘不過以動聲（動聲謂合樂以金奏而八音從之）若無射有林耳不及也（若無射陽聲之細者林鍾陰聲之大者細抑大陵故耳不能聽及也）夫鐘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鐘聲也（非法之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若目之精明所不能見亦不可以施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六尺為步半步為武）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五尺為墨倍墨為丈八尺為尋倍尋為常）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清濁律呂之變也黃鐘為宮則濁大呂為角則清）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勝舉也）是故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鈞長七尺百二十斤為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律五聲陰陽之法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衡斤兩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易曰制器者尚其象小謂錙銖分寸大謂斤兩丈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耳不及知其清濁也）比之不度（不中鈞石之數）鐘聲不可以知龢（耳不能聽故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量制之法度）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王弗聽問之伶州鳩（伶司樂官州鳩名也）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守官所守之事也弗及知也）臣聞之琴瑟尚宮（凡樂輕者從大重者從細故琴瑟尚宮）鐘尚羽（鐘聲大故尚羽）石尚角（石輕於鐘故尚角清濁之中也）匏竹利制

穆文熙曰重從細輕從大得損益相生之理語極精微可玩

（匏笙也竹簫管也利制聲利為制無所尚也）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宮聲大故為主第次也）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保安也備具也殖長也古者以樂省風而紀農事故曰樂以殖財也）故樂器重者從細（重謂金石也從細尚細聲謂鐘尚羽石尚角也）輕者從大（輕瓦絲也從大謂瓦絲尚宮也）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絲尚宮匏竹尚議（議從其調利也）革木一聲（革鼓也木柷敔也一聲無清濁之變）於是乎氣無滯陰亦無散陽（滯積也積陰而發則夏有霜雹散陽陽不藏冬無冰李梅實之類）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罷勞也）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細謂無射也主正也言無射有大林是作細而大過其律妨於正聲）用物過度妨

穆文熙曰單公之諭猶在於樂州鳩則

於財（過度用金多也）正害財匱妨於樂（樂從和今正害財匱故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龢也（細無射也大大林也言大聲陵之細聲抑而不聞不容于耳耳不能容別也）聽聲越遠非平也（越迸也言無射之聲為大林所陵聽之微細迸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龢平無益於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

二十四年鐘成伶人告龢（伶人樂人也景王二十年）王謂伶州鳩曰鐘果龢矣對曰未可知也（州鳩以為鐘實不和伶人媚王謂之和耳故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龢（言聲音之道與政通也）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亂世之音怨以怒故曰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曹群也）其所曹

真以民心之好惡言之其利害精切矣

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眾心成城（眾心所好莫之能敗其固如城也）眾口鑠金（鑠消也眾口所毀雖金石猶可消之也）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害金害民之金）懼一之廢也（三金之中其一必廢）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五年王崩鐘不龢（崩而言鐘不和者明樂人之諛）

賓孟以雄雞感王

景王既殺下門子（下門子周大夫王子猛之傅也景王無適子既立子猛又欲立王子朝故先殺子猛傅下門子也）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孟周大夫子朝之傅起也）賓問之侍者曰憚其犧也（侍者孟之從臣也憚懼也雞美為犧祭祀所用言雞自斷其尾者懼為宗廟所用也）遽歸告王（遽猶疾也）曰吾見雄雞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犧也吾以為信畜矣（信誠也畜畏為宗廟

用人治人也

穆文熙曰存亡讖有天數

之用故自斷其尾此誠六畜之情不與人同）人犧實難己犧何害（人犧謂雞也為人作犧實難言將見殺也己謂子朝己自為犧當何害乎）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言雞惡為人所用故自斷其是可也）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也（人自作犧則難治人）王弗應（弗應者悅其意畏大臣也）田于鞏（鞏北山今河南縣也）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未克而崩（單子單穆公也恐其不從故欲殺之遇心疾而崩）

彪傒論萇劉不終

敬王十年劉文公與萇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魏獻子為政（獻子晉正卿魏絳之子舒也）說萇弘而與之（說好萇弘從其求也）將合諸侯（合諸侯以城周）衛彪傒適周聞之（彪傒衛大夫也）見單穆公

人事可同不盡廢僕必長弘城周為支天所壞遂卜其不終然果必然至於劉氏亡七於再世獻子之災於大陸左氏常合以為符驗誤矣

曰萇劉其不沒乎（沒終也）周詩有之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支柱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昔武王克殷而作此詩也以為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監焉（監觀也）今萇劉欲支天之所壞不亦難乎自幽王而天奪之明使遂亂棄德而即慆淫（即就也慆慢也）以忘其百姓其壞之也久矣而又將補之殆不可矣水火之所犯（犯害也）猶不可救而況天乎諺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如登命難如崩易）昔孔甲亂夏四世而殞（四世孔甲至桀四世而亡）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玄王契也自契至湯十四世而有天下言其難也）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帝甲亂湯之法至紂七世而亡）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

柳宗元曰彪傒天所壞之說吾友化光銘城周其後牛思黯作訟忠長弘之忠悉矣學者求焉若夫當身速及之說惡

興（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也）幽王亂之十有四世（自幽王至今敬王十四世也）守府之謂多胡可興也（夏殷之亂或四世或七世而亡今周十有四世而無德以投之雖未亡得守府藏天祿已多矣又何可興也）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故能生之良材（言周之道德法所以長育賢才猶天之有山川大藪良材之所生也）而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蕩壞也小阜曰魁悛止也）單子曰（言幽王敗亂周之法度猶壞高山以為魁陵糞土殘絕川藪以為溝瀆無有悛止之時）其咎孰多（謂萇劉也）曰萇叔必速及將以道補者也（萇叔萇弘字也速及速及於咎也以道補若設以天道補人事）夫天道道可而省不（道達也省去也）萇叔反是以誑劉子（誑惑也）必有三殃違天一也（支所壞）反道二也（以天道補人事）誑人三也（欺劉子也）周若無咎萇

又漁須若之言也雖為之耳不修周法而最是

叔必為戮雖晉魏子（魏獻子也）亦將及焉（咎及之也）若得天福其當身乎（當其身禍尚微後有繼故為天福也）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殃及子孫）夫子而棄常法以從其私欲（棄常法不循周法也從私欲欲城成周也）用巧變以崇天災（巧變者見周城於西都平王東遷以後久長故今欲復遷也崇猶益也）勤百姓以為已名其殃大矣（勤勞也名功也）是歲也魏獻子合諸侯之大夫於翟泉遂田于大陸焚而死（田以火田也大陸晉藪）及范中行之難萇弘與之晉人以為討二十八年殺萇弘（范中行晉大夫范吉射中行寅也作難叛其君初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以讓周周為之殺萇弘）及定王劉氏亡（劉氏文公之子孫也）

四史鴻裁國語一卷終

四史鴻裁十四卷　國語二卷

魯

柳宗元曰劌之問洎公之對皆庶乎知戰之本矣而曰神求優裕於享不優神弗福也是大不可方鬬二國之存亡以決民命不務乎實而神是焉遂問則事戰術矣既聞公之言獄也則率然曰可以一戰夫何以一德可恃而信而不事於戰則已耳既至於戰矣持以斷獄為戰之具則吾未之信也

曹劌論戰

長勺之役、曹劌問所以戰於嚴公、（長勺、魯地也、九年、嚴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與嚴公戰于乾時、十年、齊伐魯、戰于長勺、）公曰、余不愛衣食於民、（有惠賜也、）不愛牲玉於神、（牲、犧牲、玉、圭璧、所以祭祀也、）對曰、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本謂樹德施利也、歸之志、志歸於上、）民和而後神降之福、（民、神之主、故民和、神乃降福、）若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君子務治、而小人務力、動不違時、器不過用、（不過用禮、）財用不匱、莫不共祀、（無不共祀、非獨己也、）是以用民無不聽、求福無不豐、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賜、臨戰之賜、獨恭、一身之恭也、）小賜不咸、獨恭不優、（咸、徧也、優、裕也、）不咸、民弗歸也、不優、神弗福也、將何以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裕、饒也、）故不可以不本、（本、先利民、莫不共祀、）公曰、余聽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斷之、（獄、訟也、）對曰、是則可矣、（可者、未大備、可以一戰、傳曰、齊師敗績、）夫苟中心圖民、知雖不及、必將至焉、（苟、誠也、言誠以中心圖慮民事、其知雖有所不及、必將至於道也、）

匠師慶諫丹楹之侈

嚴公丹桓宮之楹、而刻其桷、（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桷、椽頭也、嚴公娶于齊、當見於廟、故丹柱、刻椽以誇之、）匠師慶言於公、（匠師慶、掌匠大夫御孫之名也、）曰、臣

吳文恪曰桓公取於齊而懼彭生之禍何其屏也嚴公復娶於齊而欲丹刻桓廟以誇之豈不取咲齊人也哉

聞聖王公之先封者、（謂若湯、武、周公、太公、）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為後世昭前之令聞也、（為、猶使也、）使長監於世、（監、觀也、觀世成敗、以為戒也、）故能攝固不解以久、（攝、持也、）今先君儉而君侈之、（先君、桓公、）令德替矣、（替、滅也、）公曰、吾屬欲美之、（屬、適也、適欲自美之、非先君意也、）對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之令德、臣故曰庶可以已乎、（已、止也、）公弗聽、

夏父展諫宗婦覿用幣

哀姜至、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同宗大夫之婦也、覿、見也、見夫人也、用幣、言與大夫同贄、）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宗人、宗伯也、展、名也、故、故事也、）公曰、君作故、（言君所作、則為故事、）對曰、君作而順則故之、（順、順於禮、則書以為故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敢不告、（從有司、言備位隨從有司後行也、）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棗取蚤起、栗取敬也、禮曰、婦人之贄、脯脩棗栗、）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章、明也、明尊卑異物也、）今婦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

臧文仲請糴於齊

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魯饑在嚴公二十八年、文仲、魯卿臧孫辰也、）曰、夫為四鄰之援、（援、所攀援以為助也、）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申、重也、）固國之艱急是為、（艱、難也、是為、為艱急也、）鑄名器、（名器、鐘彝也、）藏寶財、（寶財、玉帛也、）固民之殄病是待、（殄病、饑也、）

按大熙曰此與左傳皆乞恭糴之意頗同而命祀一語危見一體之情齊人歸玉而予之糴其知恤隣之義矣

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盍、何不也、市穀曰糴、）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告、請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選事、自選擇其職事也、）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夷、平也、）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無相違恨者、）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鬯圭、祼鬯之圭、長尺二寸、玉磬、鳴磬也、）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饑饉荐降、民羸幾卒、（戾、至也、荐、重也、降、下也、羸、病也、卒、盡也、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在不腆上、）大懼殄周公大公之命祀、（周公為魯、太公為齊、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也、）不腆先君之

敝器、（腆、厚也、）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滯、久也、紓、緩也、執事、齊有司也、滯久積則將朽敗、執事所憂也、諸之所以緩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展喜入齊請平

齊孝公來伐、（孝公、齊桓公之子孝公昭也、魯僖公伐齊、與衛皆盟于洮、故孝公伐魯、）臧文仲欲以辭告、（欲以文辭告謝於齊也、）病焉、（病不能為辭也、）問於展禽、（展禽、魯大夫展無駭之後、柳下惠也、）對曰、獲聞之、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獲、展禽之名也、禦、止也、）若為小而崇以怒大國、（崇、高也、謂自高大、不事大國、）使加己亂、亂在前矣、（亂、惡也、）辭其

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百物之中、可用行賂、將無不趨、言無所愛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乙喜、魯大夫展喜也、犒、勞也、以膏沐為禮、欲以義厭齊、明不以賂貨、）曰、寡君不佞、（佞、才也、）不能事疆場之司、（司、主也、主疆場吏也、不能事、故備我也、）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敝邑之野、敢犒輿師、（輿、衆也、）齊侯見使者曰、魯國恐乎、（使者、乙喜也、）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公曰、室如縣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公及齊先君大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王、（先王、武王也、）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質信也、謂

使之盟、以信其約、）今君來討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釋、置也、）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許為平而還、

僖公請復衛君

溫之會、（溫之會、晉文公討不服、在魯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成公恃楚而不事晉、又殺其弟叔武、其臣元咺訴之晉、故文公執之、）使醫鴆之、不死、（傳曰、晉侯使醫衍鴆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鴆、不死、）醫亦不誅、（不誅醫者、諱以私行毒也、）臧文仲言於僖公、（僖公、嚴公之子、僖公申也、）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隱謂鴆也、）大刑用甲兵、（若今陳軍、）其次用斧鉞、（斧鉞軍器也、）中行用刀鋸、（割劓用刀、斷截用鋸、）其次

用鑽笮（鑽臏刑笮黥刑也）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謂甲兵斧鉞也）小者致之市朝（刀鋸以下也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五刑甲兵斧鉞刀鋸鑽笮鞭扑也次處也三處野朝市）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使者醫衍）諱而惡殺之也（諱殺衛侯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班次也恤憂也言位次同者當相憂也）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訓教也教相救恤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動發晉侯之志）夫晉新得諸侯（新為伯也）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不可以惡亦不可以惡魯也）公說行玉二十瑴乃免衛侯（雙玉曰瑴傳介納玉於王及諸侯皆十瑴王許之）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貴其義也）爵同則厚其好貨（爵與魯同者特厚其好貨）衛侯聞其臧文仲之為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言臣不外交也）

臧文仲請賞重館人

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解削也晉文公誅無禮曹人不服伐而執其君削其地以分諸侯事在魯僖三十年）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魯地館侯館也○直龍反）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固諸侯（人守館之隸也）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於晉不以故班（班次也）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長為尊長先先至也）諸侯其誰望

按文熙曰文仲素以知名乃館人教之速行果得地過於諸侯故其知浮於文仲然文仲請之於魯使為大夫則又所

以善用諸人者也均之為賢也乎

之（誰敢當與魯為比也）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章著也）惡有釁雖貴罰也（釁兆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辟開也）請賞之乃出而爵之（出出之於隸爵爵為大夫）

展禽論祭爰居

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二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不知以為神也）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越迂也言其迂闊不知政要）夫祀國之大節也（節制也）而節政之所成也（言節所以成政）故慎制祀以為國典（典法也）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加益也謂以祭鳥為國法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謂五帝殷契周文也）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族類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講論也仁者心中敘可論功也）而知者處物（處名也）無功而祀之非仁也（言鳥無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災為之所避也）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柳下展禽之邑季字也）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筴簡書也三筴三卿一通謂司馬司徒司空也）

按文熙曰文仲始而祭爰居誠為不知及聞季子之言遂書為三筴紀之人謂無患過而能知知而能改則亦無忝其為知矣

孟文子郈敬子不從毀宅之命

文公欲弛孟文子之宅（文公魯僖公之子文公興也弛毀也孟文子魯大夫文伯穀也宅有司所居公欲毀之以益宮）使謂之曰吾欲利子於外之寬者（於外寬地以利子也）對曰夫位政之建也（建立也此位謂爵言爵所以立政事也）署位之表也（署者位之表識也）車服表之章也（車服尊賤有等所以自章別也）宅章之次也（有章服者之次舍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為不易之故也（君議五者以立政事為不可改易）今有司來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而汝也為欲寬利改也）夫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言朝夕者不宜遠也）臣立先臣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先臣父祖之實）是辱君命也不敢聞命（言臣不守先臣之職而寬利則是辱命之罪也）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納歸也祿田邑也違去也若臣有罪則請歸祿與車服而去其官也）唯里人之所命次（里人里宰也有罪去位則當受舍於里宰）公弗取臧文仲聞之曰孟孫善守矣（善守善守職也）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穆伯文子之父公孫敖也淫乎莒出奔而死于齊今文子守官不失禮故可以掩蓋其父之愆守其後嗣也）公欲弛郈敬子之宅亦如之（郈敬子魯大夫郈惠伯之後玄孫敬伯同也亦如之者亦謂之欲利子于外之寬地）對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言先臣惠伯受命於司里居此宅也）嘗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致君胙者謂君祭祀賜胙也有數有世數也）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出入謂受使出境入國奉聘幣以致君命者亦於此宅世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次舍也外外里也）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違乎（違遠也言有司以位次命職事於臣臣在外次無乃違遠而不便乎）請從司徒以班徙次公亦弗取（司徒掌里宰之政欲子自以有罪君欲黜之故請從司徒徙里合也）

孫應鰲曰公欲益己宮而及兩臣之居侈大其宮爲臣者援引先命秉信以辭以卻之何其宜也

穆文熙曰文公欲取人臣世宅而益其宮蓋侈心也二臣固守不從則不惟能保世業而亦所以止君侈大之過

宗有司論僖公不可躋

夏父弗忌為宗（弗忌魯大夫夏父展之後也宗宗伯掌國祭祀之禮）烝將躋僖公（躋升也謂夏父弗忌進言於公將升僖公於閔公上也）宗有司曰非昭穆也（宗有司司事臣也父為昭子為穆僖為閔臣而升閔上故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明言僖有明德當為昭閔次之當為穆也）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疏也（長幼先後也等齊也胄裔也）故工史書世（工瞽師官也史太史也世世次先後也）宗祝書昭穆（宗宗伯祝大祝也宗掌其禮祝掌其位）猶恐其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以僖為明而升之）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玄王契也主癸湯父也）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稷棄也王季文王父）商周之烝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不使相踰）魯未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未有明德）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二易神之班躋不明也）犯人道二（犯順以逆訓民也）能無殃乎侍者曰若有殃焉在抑刑戮

烝祭也凡四時之祭烝為備

明為昭次為穆議論自何而來

引商周事至為明切弗忌不從背理逆神其得無殃

里革之遷臣於南史而其說辭之奇尤能見獨立異人也

柳宗元曰里革之言美矣若授僕人以入諫之為得公之命革也矣夫而僕人將命以行違一夫而受其史稱是而勿誅則無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奸臣更之則何如

也、其夭札也、（不終曰夭疫死曰札）曰未可知也、若血氣強固、將壽寵得沒、（壽寵老壽而保寵也沒終也、）雖壽而沒、不為無殃、（必以殃終）既其葬也、焚煙徹于上、（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獻逆也、）

里革更書逐莒太子僕

莒太子僕殺紀公、（紀公生僕及季佗既立僕又愛季佗而黜僕僕故殺紀公也、）以其寶來奔、（寶玉也來奔奔魯也、）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命告也、僕人官名文子魯正卿季孫行父）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殺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憚難也、）為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授予也、）里革遇之而更其書、（里革魯太史克也、）曰、夫莒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窮固、又求自邇、（固塞也、邇近也、）為我流之於夷、（夷東夷也、）今日必通、無逆命矣、（今日必通之言）明日有司復命、（文子待書使有司出之覺明日反命於公也、）公詰之、（詰問僕人以違命意、）僕人以里革對、（對以里革所更也、）公執之、（執里革也、）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言所以觸死奮筆所更公命者不欲傷君命耳何啻言所聞非一也、）臣聞之、曰、毀則者為賊、（則法也、）掩賊者為藏、（掩隱也、）竊寶者為軌、（軌在內為軌、）用軌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藏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里革斷罟匡君

宣公夏濫於泗淵、（濫漬也漬罟於泗水之淵以取魚也、）里革斷其罟而棄之、（罟網也、）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降下也、寒氣初下月令孟春蟄蟲始震魚上冰、獺祭魚、）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虞漁師也、月令季冬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鳥獸孕、水蟲成、（孕懷子也此謂春時）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為夏犒、（獸虞掌鳥獸之禁令、罝兔罟羅鳥罟也、矠擉也、犒乾也、夏不得取故于此時擉魚鼈以為夏儲○犒音槀）助生阜也、（阜長也、鳥獸方孕、故取魚鼈助生物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罜麗、設穽鄂、（罜麗小網也、穽陷也、鄂作格所以誤獸也、謂立夏鳥獸已成、水蟲懷孕之時、禁魚鼈之網、設取獸之物也、）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以獸實宗廟庖廚、而長魚鼈畜四時功、足國財用也、）且夫山不槎櫱、（槎斫也以株生曰櫱○槎仕雅反櫱牙八反）澤不伐夭、（草木未成曰夭、）魚禁鯤鮞、（[illegible]子也、鮞未成魚也、）獸長麑䴠、（鹿子曰麑、麋子曰䴠○䴠一考反）鳥翼鷇卵、（翼成也、生哺曰鷇、未孚曰卵○鷇音殼）蟲舍蚳蝝、（蚳蟻子也、可以為醢、蝝蝮陶也、可食舍不收也○蚳蝝音遲沿）蕃庶物也、（蕃息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埶也、（別別于雄而懷子也、埶極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良善也、）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言見此罟則不忘里革之言也、諗告也、）師存侍、（師樂師、存名也、）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寘置也）

聲伯辭晉邑

子叔聲伯如晉謝季文子、（子叔聲伯、魯大夫、公孫嬰齊也、謝季文子皆、魯叔孫）

才但歷考詩文其山折斷盡郤犨所由收

（僑如欲去季氏、譖季文子於晉、晉人執之、郤犨之妻、聲伯之外妹也、故魯成公使聲伯如晉謝之、且請之、事在魯成十六年、）郤犨欲與之邑、弗受也、（郤犨、晉卿苦成叔也、以妻故親聲伯、故欲為請邑以予之、）歸、鮑國謂之曰、子何辭苦成叔之邑、欲信讓邪、抑知其不可乎、（鮑國、鮑叔牙之玄孫、鮑文子也、去齊適魯為施孝叔臣、）對曰、吾聞之、不厚其棟、不能任重、（厚、大也、任、勝也、）重莫如國、棟莫如德、（言國至重、非德不任國棟、）

楊文熙曰昔成氏三亡人往往犯之孫亦有幸免於禍者此日有常言猶可信

夫苦成叔家欲任兩國而無大德、（任、負荷也、兩國、晉魯也、）其不存也、亡無日矣、譬之如疾、余恐易焉、（疢、疾疢也、）苦成氏有三亡、少德而多寵、位下而欲上政、（任為下卿、而欲專國政、）無大功而欲大祿、皆怨府也、（怨之所聚、故曰）府、其君驕而多私、（其君謂厲公也、多私、多嬖臣也、）勝敵而歸、必立新

三府謂少德一句

家、（勝敵、收捷也、大夫稱家、立新家、謂立所幸寵之屬為大夫、）立新家不因民、不能去舊、（不因民之所惡、不能去舊卿也、）因民非多怨民無所始、（古卿多、怨民所始伐也、）為怨三府、可謂多矣、其身之不能定、焉能予人邑、鮑國曰、我信不若子、若鮑氏有釁、吾不圖矣、（釁兆）（此言鮑氏若有禍釁、吾不能豫圖之、）今子圖遠以讓邑、必常立矣、

里革論晉君見殺之過

晉人殺厲公、（晉人、晉欒書、中行偃也、）邊人以告、（邊人、疆場之司、）成公在朝、（成公、魯宣公之子成公黑肱也、）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君、天也、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過不積、不至於殺、）且夫君也者、將

楊文熙曰成公之問原作里革之言則又過至引桀紂幽厲為征其鑒戒

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回、邪也、）民旁有慝無由省之、（慝、惡也、省、察也、）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陷、隧也、振、救也、）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安用君也、）桀奔南巢、（南巢、今廬江居巢縣是也、）紂踣于京、（踣、斃也、京、殷京師也、）厲流于彘、（厲、周厲王也、彘、晉地也、）幽滅于戲、（戲、戲山、在西周、）皆是術也、（術、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川澤者、以君諭川澤、民諭魚也、從之者魚從川之美惡以為肥瘠、）

季文子儉德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仲孫它、魯孟獻子之子、子服它也、）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愛、吝也、華、榮華也、）

楊文熙曰世人皆習聞季氏強臣豈知其有儉之德言論之高如此乎子服它而能改亦足欽賢

文子曰、吾亦願之、（願、華侈也、）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粗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以德榮顯者、可以為國光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囚、拘也、）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子服即它也、八十縷為升、）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柳宗元曰它可謂能補過矣然亦必之布大功之談也然而以之未濟乎中庸也已

叔孫拜鹿鳴之三

穆文熙曰大夫主人以過禮加人未必不知辭用以[illegible]諫家子觀其領其何如之以辭不拜三而拜鹿[illegible]會國之禮所以吾雖強大國不敢侮

叔孫穆子聘於晉、（穆子魯卿叔孫得臣之子豹也、）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及至也、悼公先為穆子作肆夏、文王各三篇、而不拜、至作鹿鳴之三篇、而後拜樂三也、）晉侯使行人問焉、曰、子以君命鎮撫敝邑、（鎮重也、撫安也、）不腆先君之禮、以辱從者、（腆厚也、從者謙也、）不腆之樂以節之、（以樂節禮也、）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敢問何禮也、（大謂肆夏文王、細謂鹿鳴也、）對曰、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君以諸侯之故、況使臣以大禮、（況賜也、）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金奏以鐘奏樂也、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元侯牧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文王、大明、緜、此三篇皆美文王武王有聖德、天所輔祚、故兩君相見得以為樂也、）皆昭令德以合好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臣以為肆業及之、故不敢拜、（肆習也、以為樂人自習其業而及之、故不敢拜、）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伶伶人、簫樂器、編管為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二篇之聲、身歌者相應也、）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嘉善也、鹿鳴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是為嘉善先君之德也、）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章著也、）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此六者皆君之所以教也、）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鄭後司農云、和當為私、）咨才為諏、（才當為事、）咨事為謀、（事當為難、）咨義為度、（咨禮義為度、）咨親為詢、（詢親戚之謀、）忠信為周、（言常咨之於忠信之人也、）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

穆文熙曰豈惟小國畏大國之間不可作中兵以怒

以六德、敢不重拜、（六德謂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

叔孫論三軍不可作

季武子為三軍、（武子季文子之子、季孫夙也、魯伯禽舊有三軍、其後削為二軍而已、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叔孫穆子曰、不可、天子作師、公帥之、以征不德、（師謂六軍之衆也、公謂諸侯為王卿士者也、）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元侯大國之君也、師三軍之衆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承天子謂從王師征不義也、）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諸侯謂次國之君也、有卿有命卿也、無軍無三軍也、若元侯有事、則令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以佐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無卿無命卿也、）帥賦以從諸侯、（賦國中出兵車甲士、以從大國之諸侯也、）是以上能征下、下無姦慝、（征正也、慝惡也、）今我小侯也、（侯者削弱之日久矣、）處大國之間、（大國齊楚也、）繕貢賦以共從者、猶懼有討、（猶懼以不給見誅討也、）若為元侯之所、（之所謂作三軍、元侯所為、）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弗從、遂作中軍、（言中者、明已有上下軍也、）自是齊楚代討於魯、（代更也、）襄昭皆如楚、（襄公、昭公也、如楚朝事楚也、）

之即辭甚東海何其確也而軍本亦須寄之於內故直兵入之前長也大則取忌小則取從此二軍之作而魯其日衰矣

魯伐秦先濟

諸侯伐秦、及涇、莫濟、（及至也、涇水名也、濟度也、魯襄十一年、晉悼公伐鄭、衆人代晉以救鄭、十四年晉使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至涇水、無肯先濟者、）晉叔向見叔孫穆子曰、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及涇而止、於秦何益、（何益於伐秦之事、）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不知其它、（業事也、匏有苦葉、詩邶風篇名也、其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言其必濟、不知其它也、）

叔向退、召舟虞與司馬、（舟虞掌舟、司馬掌兵）曰、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材讀若裁也、不裁於人、言不可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魯叔孫賦匏有苦葉、必將涉矣、（詩以言志也）具舟除隧、不共有法、（隧道也、共具也、舟虞具舟、司馬除道、法刑也）是行也、魯人以莒人先濟、諸侯從之、（諸侯諸從之大夫也、以用也、能東西之曰以）

叔仲勸襄公如楚

襄公如楚、及漢、聞康王卒、諸大夫皆欲還、叔仲昭伯曰、君之來也、非義楚也、畏其名與衆也、（義楚、非以楚有義而往也）夫義人者、固慶其喜而弔其憂、況畏而服焉、（慶猶賀也、弔猶福也）王大子又長矣、執政未改、（執政、令尹、司馬也）予為先君來、

言嗣君執政不能受偏利害本前號然可畏

死而去之、其誰曰不如先君、（後嗣臣子、誰肯自謂繼不如先君者乎）將為喪舉、聞喪而還、其誰曰非侮也、（舉動也、如在國聞楚有喪、將為之舉動而往、死已至漢、聞喪而還、其誰言魯不憚侮之也）求說其侮、而亟於前之人、其讐不滋大乎、（說猶除也、滋益也、亟疾也、言楚君求除其輕侮已者、將急疾於前之人、此讐不益大乎）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二三子計乎、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則可也、（可還也）若未有、不如往也、乃遂行、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方城、楚北山、卞、魯邑也、季武子襲之、以自予）公欲還、出楚師以伐魯、（伐季氏也）榮成伯曰、不可、（成伯、魯大夫、名欒）君之於臣、其威大矣、不能令於國、而恃諸侯、諸侯其誰暱之、（暱親也）若得楚師以伐魯、魯既不違、

穆文熙曰言得楚伐卞勝亦不可不勝亦不可故不如予之甚得處變之權辭說二句尤透徹甚當令人決然自釋也

夙之取卞也、必用命焉、守必固矣、（夙、武子名也、言夙取卞、恃魯人不違而從之、是為能用其命、必同心而守、故言固也）若楚之克魯、（克勝也）諸姬不獲闚焉、而況君乎、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而何德於君、其予君也、（無亦、亦也、同類、同姓也、攘卻也、言楚亦將自置其同姓於魯、以取天下、不予君也）若不克魯、君以蠻夷伐之、而又求入焉、必不獲矣、不如予之、（予之以卞、予武子也）夙之事君也、不敢不悛、（悛改也）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庸用也、公欲伐魯、若人醉而怒、於今止、若醒而喜也、用何傷乎）君其入也、乃歸、

公冶不義季氏

孫應鼇曰季冶先生不知故為所使後乃知之故遂致祿

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季冶、魯大夫、季氏之族子冶也）追而

穆文熙曰張良曰足以見王封韓信意蓋本此二語其時亦不得不然耳

予之璽書、（璽印也、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璽書封書也）以告曰、卞人將叛、臣討之、既得之矣、（此璽書之辭也）公未言、榮成子曰、（恐公懲、故先言也）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利猶便也）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隸僕也、謁告也）子冶歸、致祿而不出、（致歸也、歸祿還采邑也、傳曰、公冶致其邑）曰、使予欺君、謂予能也、（欺、謂璽書言卞人將叛也、能、賢能也）能而欺其君、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享食也）

楚公子圍殺郟敖代之

虢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楚公子圍、靈王也、時為令尹、先謂使二人執戈在前導也）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歸生、蔡子）

大凡容僭之人其心必異以子圍觀之百不一失

家也、罕虎（鄭子皮也）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美謂服飾盛也）抑君也、（似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訓教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承奉也、事使也）士有陪乘、告奔走也、（陪猶重也、奔走使令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有篡國心也）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若不見討、必為篡、不復入為大夫也）夫服、心之文也、（言心所好、身必服之）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會諸侯矣、（不復為大夫以會諸侯也）公子圍反、殺郟敖而代之、（郟敖、楚康王之子麇、圍縊而殺之、葬之于郟、謂之郟敖）

穆子不肯以貨免難

虢之會、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尋宋之盟也）季武子伐莒、取鄆、（鄆莒邑）莒人告于會、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楚人令尹圍也、以魯背盟取鄆、故欲戮之）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曰、吾為子請於楚、穆子不予、梁其踁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梁其踁穆子家臣）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大事盟也）而國有難、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

苟如是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

（[illegible]）鮒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循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必將有循放我者、言諸侯之卿皆有以貨私免者）

作法一段大有是賢人之語

罪非我也一句甚得要

則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患作、所作不衷中、以亂事也）作而不衷、將或導之、（衷中也）是昭其不衷也、余非愛貨、惡不衷也、（欲殺身以或義不欲求生以害道）且罪非我之由、（由武子也）為戮何害、（何害於我）楚人乃赦之、穆子歸、武子勞之、日中不出、（穆子然其背盟伐莒、故不出見之）其人曰、可以出矣、（其人穆子家臣曾阜也）穆子曰、吾不難為戮、養吾棟也、（武子正卿也、是為國棟、言為戮、宗族盡矣、故曰養吾棟）夫棟折而榱崩、吾懼壓焉、（言季孫氏亡則叔孫氏亦必亡）故曰、雖死於外、而庇宗於內、可也、（庇覆也）今既免大恥、而不忍小忿、可以為能乎、乃出見之、

惠伯說韓宣子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弗與盟、（季平子伐莒、莒人愬之於晉、故不與之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執政之臣有二心、於莒而助之也）貳必失諸侯、豈唯魯然、（言不獨失魯也）夫失其政者、必毒於人、魯懼及焉、（必加毒於人）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從至晉謝也）季平子曰、然則意如乎、（平子意如也、時為上卿）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為之貳、（患謂見執、貳副也）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椒惠伯名）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宣子晉正卿韓起也）曰、夫盟信之要也、（要結也）晉為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

言與晉共患所以動之

抑闕矣（闕缺也）、昔欒氏之亂、齊人間晉之禍、伐取朝歌（間候也）、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使叔孫豹悉帥敝賦（賦兵也）、踦跂畢行、無有處人（踦跂跛蹇也）、以從軍吏、次於雝俞（次舍也、雝俞晉地）、與邯鄲勝擊齊之左（邯鄲勝[illegible]）、掎止晏萊焉（從後曰掎、止獲也、晏萊齊大夫）、齊師退、而後敢還（[illegible]）、以魯之密邇於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極至也）、不敢憚其患、而與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illegible]）、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共徵從也）、

語至此人未有不動者思伯其有辭矣

宣子說、乃歸平子、

敬姜語季孫肥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康子魯正卿季孫肥也、文伯魯大夫公父歜也、母穆伯之妻敬姜也）、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大夫稱主、妻亦如之、語教誡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子、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主（願得一言可行者）、對曰、吾聞之先姑（夫之母曰姑、沒曰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能勞、能自卑勞貴而不驕也、有繼、子孫不廢也）、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敬姜怒公父文伯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敬叔魯大夫南宮說也）、以露睹父爲客（睹父魯大夫、客上客也、禮飲尊一人以爲客）、羞鼈焉小（羞進也）、睹父怒（怒鼈小也）、相延食鼈（延進也）、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先子先舅季悼子也）曰、祭養尸、饗養上賓（言祭祀之禮尊養尸、饗宴之禮養上賓也）、鼈於何有（何有言不難也）、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辭請也）、

發文無曰古人無欲遇其有欲不貴難得之物意正如此

敬姜不應康子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如之也）、康子在其朝（在其外朝也）、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入康子之家）、康子辭於朝而入見（辭其家臣、入見敬姜）、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言得無有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與百官考合民事於外朝也）、合神事於內朝（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門內）、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外朝君之公朝）、合家事於內朝（內朝家大夫家朝也）、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寢門正室之門、上下天子以下也）、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庀治也、普弭反）、皆非吾所敢言也、

敬姜論勞逸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季孫康子也、爲大宗）、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僮僮蒙不達也、言居官而未聞道）、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

二句文無曰人[illegible]好逸

[illegible]乃[illegible]至[illegible]民[illegible]勞[illegible]為[illegible]矣

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瘠上利薄又勞而川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不材瘠能少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績，功也。辟，罪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下位，下大夫也）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處事處身於作事也）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怠則有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廢先人。（冀，望也。而，汝也。脩，儆也。）爾今曰：胡不自安。（欲使我不績而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將見誅絕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

婦不淫矣。

此最人情所難而能從禮以昭德之言真非有丈夫之知者不能也

敬姜明其子之令德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辱，自屈辱。共，奉先人之祀者。）請無瘠色，（瘠，毀瘠之色）無洵涕，（無聲涕出為洵涕也）無掐膺，（掐，叩也。膺，胸也。）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輕於禮為降，重於禮為加。）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言處女之知，不如婦；童男之知，不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乃反割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知知也夫。）故曰：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執骨執俎中之骨以起問也

仲尼辨防風氏之骨

吳伐越，墮會稽，（墮，壞也。吳王夫差敗越王句踐於會稽，吳圍而壞之。）獲骨焉，節專車。（骨一節，其大專車。）吳子使來好聘，（好聘，脩舊好也。）發幣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發所齎幣於魯大夫以及仲尼也。爵之，飲之酒也。）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為大？（凡骨何者為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汪芒，長翟之國名。）守封隅之山者也，（封，封山。隅，隅山。在今吳郡。）為漆姓，在虞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今為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僬僥，西南蠻之別名。）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十之，三丈，則防風氏也。）

柳宗元曰左氏作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聞聖人之善言為魯語也今乃取辨大骨石砮以為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言固聖人之知也孔子曰丘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仲尼辨肅慎氏之矢

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隼，鷙也。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曰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北夷之國，故隼來遠矣。）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方賄貨賄也）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監，視也。）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栝翦羽之間也）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

孫應鰲曰恭道德也陷而入於恭不如恭矣又非辟且皆不考古之過故引詩引同幾言之

（大姬武王元女胡公舜後）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展重也玉謂若夏后氏之璜）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陳媯姓也）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故府舊府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如孔子之言也）

閔馬父論恭

齊閭丘來盟（閭丘齊大夫閭丘明也初齊悼公在魯取季康子之妹及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不敢予也齊侯怒伐魯魯與齊平齊使閭丘明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景伯魯大夫子服何也宰人吏人也陷猶失過也如有失過寧近于恭也）閔馬父笑景伯問之（馬父魯大夫也）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滿驕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

穆文熙曰舊伯言陷而入於恭猶言不得已乃失之恭初失之驕也乃過慎之詞未為不是閔馬之論則以聖人之全恭責之耳

為首（正考父宋大夫孔子之先也名頌頌之美者也）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驕為滿恭為謙）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庇覆也恭王周昭王之孫穆王之子也昭王南征而弗反穆王欲肆其心皆有闕失言恭王能克覆之故為恭也）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恭王楚莊王之子也知其過者有疾召大夫曰不穀不德覆亡楚國之師若歿請為靈若厲子囊曰君實恭可不謂恭乎大夫從之）今吾子之教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失道尚為恭如其將道將何為乎）

仲尼不對田賦

穆文熙曰冉有為季氏宰而問田賦仲尼既以為不可行乃求子卒行之凡冉有為季氏聚斂而仲尼鳴鼓攻之也

季康子欲以田賦（田賦以田出賦也）使冉有訪諸仲尼（冉有為季氏宰康子欲加賦使訪之也）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求來汝不聞乎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制土制其肥磽以為差也籍田謂稅也以力謂三十者受田百畝二十者受五十畝六十還田也砥平也平遠近遠近有差也）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以入計其利入多少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為差也）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力謂力役以夫以夫家為數也議其老幼老幼則有復除也）於是乎有鰥寡孤疾（又識其鰥寡孤疾而不役也）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徵徵鰥寡孤疾之賦也無軍旅則不賦已止也）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其歲有軍旅之歲也缶庾也聘禮曰十六斗曰庾十庾曰秉秉一百六十斗也四秉曰筥十筥曰稯稯六百四十斛也）

先王以為足（足其用也）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籍田之法周公所制也）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苟苟且也特康子不聽卒用田賦）

四史鴻裁國語二卷終

四史鴻裁十五卷　國語三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批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齊

桓公用管仲

穆文熙曰鮑叔薦管仲自以為弗及至欲辭其位以讓之何其賢也然管仲用而鮑叔之賢益彰古人之以善相成如此

桓公自莒反扵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加惠扵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扵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扵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扵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扵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子糾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宥赦也猶是言為君猶為子糾也）桓公曰若何（若何得之也）鮑子對曰請諸魯（是時桓公使鮑叔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扵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嚴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

施伯既知管子之才將用之為魯國憂何不令魯公早用之以免齊乎豈嚴公亦非能用管子者耶

桓公一見管子即自忠實遇而授之以情則管子亦得不竭忠此尤見桓公之善用管子也

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扵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嚴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嚴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欲得生自戮之以逞射己之忿也）若不生得以戮扵群臣猶未得請也（猶未得所請）請生之扵是嚴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以香塗身曰釁）桓公親逆之于郊而與之坐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居高臺以自尊）田狩罼弋（田獵狩圍守而取禽也罼掩兔之網也弋繳射也）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崇高也）九妃六嬪陳妾數百（陳列也）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戎車兵車游車游戲之車裂殘也）優笑在前賢材在後是以國家不日引（引申也）不月長（長益也）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為治也）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也）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若工就官府農就田野所以成其事也）而慎用其六柄焉（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四民謂士農工商也）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哤亂貌易變易也哤莫江反）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

使就閒燕（士講道藝者也閒燕猶清淨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萃集也州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物事也遷移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牢也苦脆也）權節其用（權平也節節其大小輕重也）論比協材（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協和也和其剛柔也）以旦莫從事施於四方（施其物用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飭教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令夫商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祿資之也）而監其鄉之資（監視也資財也視其貴賤有無）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何（背曰負肩曰儋任抱也何揭也）服牛軺馬（服牛車也軺馬車也）以周四方（周徧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取也鬻賣也）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贏也）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群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樹藝各有宜也）權節其用耒耜枷芟（權平也平節其

器用大小之宜也枷所以擊草也芟所以芟草也）及寒擊菒除田（寒謂季冬大寒之時）（菒枯草也○菒古老切通作槀）以待時耕（時耕謂立春之後）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疾速也耰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之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掖曰挾槍椿也刈鎌也耨茲其也鎛鉏也）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脫解也茅蒲簦笠也襏襫蓑衣也）霑體塗足（霑濡也）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為農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政異也）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五萬家）立五正（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也聽大夫之治也）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聽縣帥之治）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鄉帥之治也）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眾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屬有不慈孝於

近代鄉約之法亦祖此意至廬大從事鄉貢舉薦非法之遺也

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欲行伯道討不義也）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伯王之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創也）遂滋民與無財（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也）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

此即管子外於王道處然亦必如此乃可論國

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戎事也隱匿也寄託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內政國政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為之長也）十軌為里里有司（為之立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良人鄉大夫也）以為軍令（為軍掌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

為兵所謂寄政也）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為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為軍齊制也鄉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帥長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獀振旅（春田曰獀振整也）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恤憂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居少同游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

楊文憲曰文勢浪起不求洊而自清如金石花然燦學述日

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方猶橫也）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蕃也）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桓公會諸侯於葵丘

孫應鰲管者財而行擇閭而親漢雄張侵霸足以益世國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諸侯則親鄰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埸而反其侵地（審正也反還也侵地謂所取鄰之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資財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州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

大公之兵法良於此後世多祖而行之

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視也其所好則知其奢儉上下君臣也玩好物貴則其國奢賤則其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

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甲鎧也兵刀矢之屬）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輕其罰使以甲兵贖罪）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也可用為甲戟車戟也柲長丈六尺）輕罪贖以鞼盾一戟（輕罪刖劓之屬也鞼盾綴革有文如繢也）小罪讁以金分（小罪以金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足也）宥閒罪（宥赦也閒罪刑之疑者也）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訟者貴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疑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為束則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於朝方聽其訟兩人各七）

酅户圭反

（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則伏入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美金以鑄劒戟（治）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夷斤斸（夷平也所以削草平地斤形似鉏而小斸斫也）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主人供軍用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棠潛（棠潛魯二邑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衛之四邑）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二邑）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於䧟陰（䧟陰地名齊南界也）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酅（紀故紀侯之國酅紀季之邑以入於齊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

[illegible]桓管子之功

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萊東萊莒琅邪徐夷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使貢絲於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所居也制擊也斬伐也令支今屬遼）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與諸侯飾牲為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飾牲陳其牲為載書加於牲上而已不歃血也）與諸侯勠力同心西征攘白翟之地（攘郤也白翟赤翟之別種）至於西河（西河白翟之西）方舟設泭乘桴濟河（方併也編木曰泭小泭曰桴濟度也）至於石枕（石枕晉地名）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大行辟耳山名也拘夏辟耳之谿也）西服流沙西吳（流沙西吳雝州之地）南城周（周襄王庶子帶作亂伐襄王築其東）

亂征也平晉[illegible]從其位於[illegible]也稱文德曰序以召會盟會其[illegible]兵禮義具象車然城以王道然助諸侯以朝天子[illegible]天威於只尺大義森[illegible]未可以伯而天之也言天[illegible]也君臣[illegible]可[illegible]於白之為伯

反胙于絳（門不克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城之）嶽濱諸侯莫不來服（此）（嶽常山也）而大朝諸侯於陽穀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屬亦會也兵車之會在魯莊十三年乘車之會在僖三年凡九也）諸侯甲不解纍（纍所以）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衣服矢服也無者無其用也）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謂首止之會）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天子周襄王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事祭事也）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且猶復也）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王官之伯異姓曰伯舅無下拜也）（下堂拜賜也）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客宰孔也）曰天威不違顏

小白知少禮數[illegible]可行

咫尺（違遠也顏眉目之間八寸曰咫）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承受也）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隕墜也越失也）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大路朝會車渠門亦旗名赤旂大旂也龍旂畫交龍於縿也正幅為縿旁屬為旒）諸侯稱順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魯莊夫人哀姜也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二君弒死國絕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存之謂立僖公而成魯也）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翟人攻邢封而遷之在魯僖元年）男女不淫牛馬選具（選數也）翟人攻衛衛人出廬於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畜六畜也散謂失亡也育養也）桓公與之繫馬三百（繫馬良馬非放牧者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動也（動謂救患分災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贄幣也禮賓之禮也）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不任用也幣雖以馬也）縷纂以為奉（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纂以縷織纂不用絲取易共也纂織文也）鹿皮四个（个枚也）諸侯之使垂橐而入（垂言空而來也橐囊也）稇載而歸（言重而歸也稇絭也）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許謂從其盟約）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與從也）故又大施忠焉（施其忠信）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寬

段文熙曰此處敘人之致亦甚可觀然其垂橐而入滿載而歸不見以利結人恐利盡而人不至也乃為驩虞哉

柳宗元曰桓公苟能弔天下之敗衛諸侯之地使君假以有其國人得以安其者則雖殘賊於諸侯不為過矣又奚用為國之貨以利於天下者是耶則區區齊之資足以奉天下已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

焉（軍謂以軍滅之也不有以分諸侯也桓公奔莒過譚譚子不禮入又不賀北杏之會遂人不至故皆滅之）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施利廣也）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四者皆阨塞與山戎衆翟接者）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禁暴禁其暴掠於諸侯）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塞諸夏之關也）以衛諸夏之地（衛猶扞也）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定息也隱藏也三革甲胄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濟行度河以平晉也）文事勝矣（勝衆也）是故大國慚愧小國協附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歷序伯功而終之以用賢子又首之以管仲見管仲之功大也

晉

欒共子死哀侯

武公伐翼殺哀侯（武公曲沃桓叔之孫莊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孝侯之孫鄂侯之子哀侯光也）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初桓叔為曲沃伯共子之父欒賓傅之故止共子使無死也）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上卿執政命於天子者也）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如一服勤至死也）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食謂祿也）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族類也壹事之事之如一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父為君父在師為師）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賜惠也以力謂家臣也）臣敢

柳宗元曰卜者世之餘技也道之無所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蓋以毆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

復諫之人多為此語久之將厭於中而不自知

穆文熙曰愚人見小利而忘遠害危哉甚矣史蘇守兆而不移其良卜哉

以私利廢人之道（私利謂下死為上也）君何以訓矣（無以教為忠也）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為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為貳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貳二心也）遂鬬而死、

獻公史蘇論卜

獻公卜伐驪戎（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詭諸也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者）史蘇占之（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遇見也挾猶會也骨所以鯁制人也猾弄也齒牙謂兆端左右釁坼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銜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為害也）戎夏交捽（兆有捽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兆端會齒牙交有似捽捽交對也）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勝戎戎復勝晉）且懼有口（齒牙銜骨皆在口也）攜民國移心焉（攜離也）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逞快也壅防也）（甘言入耳心以為快而不知其惡何可防止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司正正賓主之禮者也實滿也）曰飲而無肴（肴俎實也）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卒盡也）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紀經也失官失守官之節）有二辠焉何以事君（二辠蔽兆失官也）大罰將及不唯無肴（及至也蔽兆失官則有大罰非但無肴也）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瘳差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也）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里克晉大夫里季也）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妹喜有寵于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有蘇己姓之國）妲己有寵于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殷賢臣也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姓）褒姒有寵生伯服于是乎與虢石甫比（石甫虢公鼓諂巧佞之人也為卿士）逐大子宜臼而立伯服大子出奔申申人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繒姒姓國從也殺幽王於戲）今晉寡德而安俘女（軍獲曰俘）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三季王桀紂幽也）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夫不踦其國可謂挾乎（踦猶據也言驪姬不據有晉國可謂內外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言驪姬不能得志于其君）若踦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言驪姬若能踦據晉國而得志于其君齒牙之猾國人違之誰有不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

是言可為[illegible]者省

孫應鰲曰男戎女戎交相為勝負妙而確真

穆文熙曰褒姒與妲己亡周已無可考然據石使人猶可言也若夫伊尹比妹喜膠鬲比妲姬不經殊甚不知柳州何以不駁此也

論卜中之要愈精此古人所以重卜

史蘇知亂本

好其色必授之情一句曲盡人主溺嬖妾嬖子之情至今禍本多出於此

獻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驪姬請使諸公子處於外、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言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也、）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基始也、）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信古申字、）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美也、）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立其子、）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厚益也、）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深亂亂深也、女戎女兵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大子而逐二公子、君子

曰、知難本矣、（知難本謂史蘇）

荀息里克丕鄭論大子

楊文熙曰荀息竭力從事從能效死丕鄭里克從義不阿亦未見有挽回之策總之皆忠貞有餘而權術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大子申生（黜廢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竭盡也、役為也、）君立臣從、何貳之有、（君立則臣從而事之、貳二心也、）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阿隨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言民失德陷於刑辟、是棄之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上下之義、）義以生利、利以豐民、（有義則利生豐厚也、）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大子、里克曰、我不

不足非能[illegible]天下之大事者也[illegible][illegible]儀遠矣

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靜默也、）三大夫乃別、烝于武公、（烝冬祭也、武公獻公之禰廟在曲沃、）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涖事、（涖臨也、偁疾不祭而使奚齊者、欲諷群臣使知己意、）猛足乃言於大子曰、（猛足大子臣也、）伯氏不出、奚齊在廟、（伯氏申生也、猶言長子也、）子盍圖乎、（圖所以自安問、）大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羊舌大夫羊舌職之父也）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遷徙也）敬順所安為孝、（敬順敬順父之所安、）棄命不敬、（言公命我守曲沃、我棄之為不敬、）作令不孝、（作令謂擅發舉、以有為也、）又何圖焉、且夫閒父之愛而嘉其況、有不忠焉、（閒離也、況賜也、）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安猶善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晉伐翟柤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田獵也、翟柤國名、氛祲氣象也。柤側加反）歸寢不寐、（欲伐翟柤也、寐瞑也、）郤叔虎朝、公語之、（語以寢不寐也、郤叔虎晉大夫郤豹之父）也、對曰、牀笫之不安邪、（笫簀也）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柤也、（君意在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忌難也、）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其退者距違、（其退去者則距違其君也、）其上貪以忍、（忍為不義也、）其下偷以幸、（偷苟且、幸徼幸也、）有縱君而無諫臣、（縱放縱也、）有冒上而無忠下、（冒抵冒、言貪也、）君臣上下各猒其私、以縱其回、（猒足也、回邪也、）民各有心、無

所據依、（也、據仗）以是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不言讓其上也、）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柤、郤叔虎將乘城、（乘升也、）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政猶職也、役服戎役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已無謀、又恥無功也、）被羽先升、遂克之、（羽負羽繫于背、若今軍將負恥矣、）

優施為驪姬謀去大子

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也、旁淫曰通、）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大事廢適立庶也、）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處定也、極至也、當早定申生、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彼自知其位、所極至也、）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鮮寡也、言人自知其極、戒懼不敢違慢說欲也、）雖其慢、乃易殘也、（言有官任而違慢易殘數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難謂欲殺三公子、）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小心多畏忌、精潔不忍辱也、）而大志重、（大年長也、重悍重也、）又不忍人、（不忍施惡於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僨僵也、悍重者也、）（守節不易其情、則可疾斃僵也、）不忍人、必自忍也、（自忍能自殺也、）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遷移也、）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言知辱者、錘重必移去之、）若外殫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殫盡也、外盡善意待大子、而內以不義加辱之、則其心無不移也、）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銳近愚、）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施讒

徐文熙曰以驪姬之猾借優施二五以為本計耦

又作也有自米夫

於申生、

二五為驪姬謀出三公子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賂遺也、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曰、夫曲沃君之宗也、（宗本宗也、曲沃先公宗廟在焉、猶西周謂之宗周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疆境也、二屈、屈有南北、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威畏也、）疆場無主、則啟戎心、（啟開也、）（戎侵盜之心、晉南有陸渾之戎、蒲接之、北有山戎、二屈接之、）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公說、乃城曲沃、大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大子、乃生之言、（生生說言也、）大子由是得辠、

士蔿諫大子將下軍

十六年、公作二軍、（獻公十六年、王命晉武公以一軍為晉侯、至此初作二軍、軍有上下、）公將上軍、大子將下軍、以伐霍、（霍周文王之子霍叔武之國也、）師未出、士蔿言於諸大夫曰、夫大子、君之貳也、（貳副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位以卿也、）是左之也、（左偏外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大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

張儀甚是以[illegible]

不敢下以積
漸而不偏

上、（猶足不可貳手也、手足左右各自為貳也、）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體四支也、）上貳代舉、（上手代更也、）下貳代履、（下足履步也、）周旋變動、以役心目、（役、為也、）故能治事、以制百物、（制、裁也、）若下攝上、與上攝下、（攝、持也、）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為物用、與百物器用無異、）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左右部也、闕、缺也、）成而不知、是以寡敗、（不知、敵不知有闕也、）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更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也、章、旌旗也、移、動也、）聲章過數、則有釁、有釁則敵入、（釁、隙也、軍法進退、旌鼓有數、過數則有隙、）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凶、猶恐懼也、退、卻也、）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

穆文熙曰士
蔿之諫獻公
甚力而其為
大子謀又的
然可循乃父
子一無所悟
卒成大難禍
變之來果其
自天而人固
不可回歟

子之憂也、對曰、夫大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棟成謂位已定、而更其制、使將兵、危之道也、）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輕其所任、謂輕大子之任、不重責也、雖近危、猶無害也、）士蔿出語人曰、大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以得眾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辠之、雖克與不、無所避辠、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不入、不入君意也、逃、去也、）君得其欲、大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得其欲、得立奚齊也、）大子聞之曰、子輿之為我謀、忠矣、（子輿士為字也、）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不從、不從父命也、）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以戰伐為勤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大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彌、益也、）

穆文熙曰優
施所以為驪
姬策者謂以
子殺父言殊
無理但獻公
溺於讒言而
心迷之詞自
謂秦出之所
以為兵領臨
而斷絕其寵
晉也若施之
教驪姬夜泣
謀乃其僭矣

驪姬以危言劫獻公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彊、彊禦也、）甚寬惠而慈於民、（慈、愛也、）皆有所行之、（行之皆有法術）也、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以國故、恐敗國之故、而以彊劫君也、）君未終命而不歿、（歿、終也、）君其若之何、盡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盡何不也、）公曰、大子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惠、愛也、）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

為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謂安社稷利百姓也、）故長民者無親、（無親、衆利親也、）眾以為親、苟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豈憚殺君也、）以眾故不敢愛親、眾況厚之、（況、益也、言以眾故殺君、除民害、眾益為厚也、）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美、善也、晚、後也、蓋、掩也、言以後善掩前惡、）凡民利是生、（謂為民生利也、）殺君而厚利眾、眾孰沮之、（沮、敗也、）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眾說、（交、俱也、）欲其甚矣、孰不惑焉、（欲、欲大子也、誰不惑、謂國人也、）雖欲愛君、惑不釋也、（釋、解也、）今夫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良、善也、喪、亡也、若紂之有善子、知紂之惡、終必滅國、不如先自殺之、）無章其惡而厚其敗、（厚其敗、謂武王擊以輕劍、斬以黃鉞也、）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

武王、（鈞同也、僭借也）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吾豈知紂之善不哉、（先自亡之故、無知之者）君欲勿恤、其可乎、（恤憂也）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稱老以政授申生也）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桓叔伐晉、殺其兄子昭侯於翼、桓叔生嚴伯、嚴伯又伐翼、殺昭侯之子孝侯、嚴伯生武公、武公滅翼而兼之、武公生獻公、獻公滅桓嚴之族也）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

即以晉事動之益見本色

以皋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皋落東山翟也、苛擾也）使無日以牧田野、（無日不有翟儆、故不得牧於田野也）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果果於用師也、輯和也）若不勝翟、雖濟其辠可也、（濟度也、以不勝罪之）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所求益廣也）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信審也、賴利也）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皋落氏也）衣之偏衣、佩之金玦、（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僕人贊聞之、曰、夫子殆哉、（贊大子僕也、殆危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

勝與不勝主於必害主爲已先言之矣

常不立、（奇異也、不立不得立也）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以用衆也）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衣中分也、堅忍金玦也、玦以示斷也、傳曰、金寒玦離）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險危也）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之使攻伐也）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周礼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楊盾、以驅疫也）其言曰、盡敵而反、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于中、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人贊也）

里克諫大子伐東山

十七年冬、公使大子伐東山、（獻公十七年）里克諫曰、臣聞

皋落氏將戰、（言其不服將與申生戰也）君其釋申生也、（釋舍也）公曰、行也、對曰、非故也、（非故事也）君行大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則守）君行大子從、以撫軍也、（有守則從、撫循軍士）今君居大子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大子之道三、身鈞以年、（身鈞德同也、以年立長也）年同以愛、（立所愛也）愛疑決之以卜筮、（愛疑同也）子無謀吾父子之間、吾以此觀之、（言吾使之征伐、欲觀其能不也）公不說、里克退見大子、大子曰、君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孺少也、偷薄也、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大子、又令握金玦、金玦兵要也、令于大子不為薄矣）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不得

語應數當時公言寡人有子未知誰立克已不對此又言立大子之道克又不對蓋克徒能溫諫卿師之故事而不能深明傳嫡之是非其懼害也甚矣

亦作茲曰中

（不得立也、左傳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且吾聞之、敬賢於請、（賢愈也、言執恭敬愈于請求也、）孺子勉之乎、（勉為孝敬、）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入諫其父、出勉其子、）

大子敗翟於稷桑

翟人出逆、（逆距申生也、）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艾當為外、聲相似誤也、好外多嬖臣也、嬖臣害正、故大夫殆危也、）好內、適子殆、社稷危、（好內多嬖妾也、嬖妾專寵、故適子殆、國家多亂、則社稷危、周幽王是也、）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順也、去雖矣齊、為順父心而遠于死也、）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惠於衆謂不戰也、大子去則國不爭、故利社稷、）况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

王氏所謂善處父子之間長短是而擇術從父子孝有餘思焉柳宗元曰古之所謂善深謀者乎哉成輔佐之位則納君於道否則繼之以死今狐突以位則戎御也以親則外王父也觀申生之敗而杜其門則奸矣而曰善深謀則衆以勸乎事君也已王鄭曰

非歡也、（非歡愛我也、）抑欲測吾心也、（測猶度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裻、權金玦也、）又有甘言焉、（申生將去、父又以美言撫慰之、）言之大甘、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有此甘言、非本意、故言生心也、）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蝎木蠹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木不能避也、）不戰而反、我辠滋厚、（滋益也、）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有恭從之名也、）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不出避難也、）君子曰、善深謀、反自稷桑、處五年、（自從也、戰於稷桑而反也、）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謀謀殺公也、愈益也、）日、吾固告君曰得衆、（日往日也、）衆非利、焉能勝翟、（衆若不利、焉為用而勝翟乎、）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矜大也、善善用衆也、）狐突不順、故

又為君心里克曰中立晉懼民從故中生終不免

不出、（狐突申生之戎御也、不順謂大子不順也、）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彊彊禦也、信言必行之、）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大言許衆以取國也、退改悔也、）言不可食、衆不可弭、（食偽也、弭止也、）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大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來謂特里克之心使來從己、用一日之間、言其易也、）子為我具特羊之饗、（特一也、凡牲一為特、二為牢、）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郵過也、）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孟里克妻字、啗啖也、）我教茲暇豫事君、（茲此、此里克也、暇閒也、豫樂也、）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烏、（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貌、言里克欲為閑樂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曾不如鳥烏、）人皆集於苑、己獨集於枯、（集止也、苑茂木貌、己里克也、人皆與奚齊、己獨與申生也、喻）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無母喻枯、有謗喻傷、傷病也、）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辟去也、奠置也、熟食曰飧、）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曩向也、而汝也、）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大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成定也、）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大子、吾不忍、（秉執也、執君志以殺大子不忍、不忍為也、）通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大子交也、）中立其免乎、

優施曰、免、（中立不阿、亦不助大子）旦而里克見丕鄭、（夜半召優施、旦而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謂優施何言也）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惜、惜其失言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曰不信者、述優施以不然也、距之以不然、則驪姬意疎、不敢必也）亦固大子以攜之、（固、固持也、攜、離也、以固持大子、以離驪姬之意）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故謂多作計術）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以變易其志、志少疏、乃可謂間、間亦離也）（況益）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及追也）將伏也、（伏隱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難殺申生諸二公子也）

晉殺太子逐群公子

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齊姜申生母也、福胙肉也）申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福於絳、（絳晉所都也）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寘置也、鴆運日也）寘堇於肉、（堇烏頭也）公至、召申生獻、（獻胙也）公祭之地、地墳、（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斃死也）飲小臣酒、亦斃、（小臣官名、閹士也）公命殺杜原款、（原款申生之傅）申生奔新城、（新城曲沃也、新為大子城之）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於申生、（小臣大子小臣、名圉）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敏達也）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度尺寸也）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棄寵令大子奪位也、求廣土本宅明也、竄隱也）故陷於大難、然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愛之情也）不反讒、（反謂自申理也）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名也）死不遷情、彊也、（遷易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伏有遺言為、狐突是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死民之思、民所思也為）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釋解也、歸于君、惡歸于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笑諸侯、諸侯所笑也、誰鄉入、誰國也）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就曲沃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有父忍自殺之、況能愛國人乎）

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雉經頭搶而縣死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於死、（猛足申生臣、伯氏狐突字也、不聽謂稷桑之戰不從其言）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苟出而圖吾君、（圖為之謀也）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諡為共君、（諡法既過能改曰恭）（國人告公以此諡也）驪姬既殺大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言與知其逆謀也）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翟、（奄、奄士也、楚謂伯楚、寺人披之字、於文公為勃鞮、翟北狄、隗姓也）令賈華

穆文熙曰、有原款之語、設有申生之子、兩人接踵而死、足為千古 [illegible]

孰其不能行矣

臨死之言悽惋、不忘君父、申生之孝見表於天乎

刜夷吾、夷吾逃于梁、（梁嬴姓之國、伯爵也、）盡逐群公子、（群公子獻公之庶子从先君之支庶也、傳曰獻公之子九人、）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重耳夷吾出奔

狐偃始謀適翟、終謀去齊、兩事乃文公之所以成伯也、識智哉、

冀芮之策不為不奇、但夷吾非其人、所以撓敗而復敗於秦、士不可不先知人也、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柏谷晉地也、）狐偃曰、無卜焉、（不須卜也、）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望大望諸侯朝貢、不恤亡公子也、）道遠難通、（通至也、）望大難走、（難歸也、）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望望其力也、走則且及、）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不與晉通也、）醜陋而多怨、（多怨于戎翟、）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竄匿也、）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監視也、視諸所為、故無不成也、）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冀芮晉大夫冀缺之父、）後出同走、不免於罪、（同走嫌同謀也、）且夫偕出偕入難、（偕俱也、）聚居異情惡、（聚共也、異情謂各欲求入為君、於義惡也、）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秦穆夫人獻公之女、故親吾君也、）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以吾存者、以吾在梁依秦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免免罪也、）乃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環王環、環還也、釋言以言自解釋也、）四年復為君、（秦伯納之、）

舟之僑論虢亡

柳宗元曰、虢小國也、而政荒人亂亡妄、勝而不懼、而猶用兵窮武、以增其仇怨、所謂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惡在乎夢也、舟之僑誠賢者歟、則觀其政可以去焉、由夢而去、則吾笑之矣、

虢公夢在廟、（虢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弟虢叔之後、虢公醜也、廟宗廟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于西阿、（西阿西荣也、）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帝天也、襲取也、）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史嚚虢大史也、）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蓐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傳曰、少皞氏有子曰該、為蓐收、）天之刑神也、（刑殺之神也、）天事官成、（官成謂各以官象成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吉之、故使賀也、）舟之僑告其諸侯、（舟之僑虢大夫、）曰、衆謂虢亡不久、吾今乃知之、（以其賀夢、）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何瘳、（度揆也、大國晉也、瘳猶損也、言君不揆度神意而令賀之、何損于禍也、）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襲入也、）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敖慢也、）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逆命違君命也、）今嘉其夢、侈心展也、（展申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鑒鏡也、所以自省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誑猶惑也、）大國來誅、出令而逆、（逆謂令國人賀夢、）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宗國公族也、遠踈外也、）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云言也、）吾不忍俟也、將行、（行去也、）以其族適晉、六年、虢乃亡、（適晉在魯閔二年、後六年、魯僖五年、）

四史鴻裁國語三卷終

晉

宮之奇去虞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魯僖五年、獻公伐虢、假道于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宮之奇虞大夫、諫虞公勿假晉也、虞公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留外寇謂舍晉軍于國也、）除闇以應外謂之忠、（除去也、去己闇昧之心以應外、謂之忠、忠謂恕也、）定身以行事謂之信、（定安也、行事以安定其身、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于人、闇不除矣、（己之所惡、而以施人、謂假晉道以伐虢也、）以賄滅親、身不定矣、（賄財也、謂虞受晉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之道也、親謂虢也、虞大王之後、虢王季之後、）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釁隙也、圖謀也、）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本謂忠信、）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孥妻子也、西山虢國之西界、）三月、虞乃亡、（晉滅之也、）

尼下尾字

卜偃以童謠論虢亡

獻公問於卜偃、（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也、）曰、攻虢何月也、（何月宜用、）對曰、童謠有之、（童子徒歌曰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丙丙子、晨蚤朝也、龍尾、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晉僖五年冬、周十二月、夏十月、丙子朔之朝、日在尾、月在天策、伏辰在龍尾、隱而未見也、）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均同也、戎服君尼同、振振成武也、交龍曰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鳥星也、賁賁、鶉火星貌也、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傅說、焞焞、近日月之貌也、火、鶉火也、卜晨中也、戎軍、軍有成功也、惇同、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交、晦朔之間也、）

宰孔止獻公如會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為冢宰、食采于周、故曰宰周公、周公自會先歸、遇獻公于道、）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好示、自矜其功、以信施示諸侯、而不務德也、施惠也、力功也、）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輕謂垂橐而入、重謂捆載而歸、）使至者勸、而叛者慕懷之、以典言、（典法也、法言謂陽穀之會、以四教令諸侯之屬、）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薄其要結、謂束牲為盟、皮馬為贄、）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屬會也、三會乘丘之會三也、存三亡國、魯衛邢也、）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甍棟也、又何加為、已成也、）吾聞之、惠難偏也、施難報也、不偏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如出責望其報也、）是之不果奉、（果克也、奉承也、）而暇晉是皇、（暇不暇以晉為務也、）雖後之會、將在東矣、（東東方也、其會于淮是也、）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無懼于不會也、有勤有勤勞也、）

鐘文烝曰惠難偏施難報故引正月小惠難行所以桓德不終雖王猶可長也

里克殺奚齊卓子驪姬

二十六年、獻公卒、（獻公二十六年、魯僖九年、）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奚齊之傅、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其黨也、）荀息曰、死吾君、（死謂吾君也、）而殺其孤、吾有

柳宗元曰夫忠之為言中也貞之為言正也息之所以為忠貞是夫阿君之欲排長嗣而擁非正其於中正也遠矣或曰左氏穀梁皆以不食其言然則為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復其言亂也惡得為信

死而巳、吾蔑從之矣、（蔑，無也）里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抃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得其所任，故不悔也）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往，行也）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吾身乎、雖死、焉辟之、（焉得辟之）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何，荀息言）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二國士，里克、荀息也。遂，行也）我為子行之、（聘行其事，謂使翟援秦人屬也）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也、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也。待我，待我應之）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重耳在翟，故欲告翟，又結援秦以搖動晉國，奚齊之黨也于）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結秦翟之援以立二公子，恩薄者可以得重賂也）厚者可使無入、（於已厚者，可使二公子不得入立）國誰之國也、（言晉可專也）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有義然後利，故曰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貪則棄利，故人怨之）廢義則利不立、（無足，故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蠱，他也。誣，罔也）讒群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信姬之言，使皆奔亡）殺無罪以為諸侯笑、（無罪，謂申生也）使百姓莫不得藏惡於其心中、（人懷悖懼）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

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弭，止也。言諸侯義已，則得以為援也）庶幾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固，安也）今殺君而賴其富、（賴，利也）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不義而富，必危，故不為利）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載、（載，見于書，為有戒也）不可常也、丕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於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食，偽也）

秦人立惠公

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屠岸夷，晉大夫）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非亂何入，非擾何安。亦言勞民易為治也）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鉥、（鉥，導也。音述）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木也。始，根本也）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長，君也。導，訓也）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以喪為樂）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怠，懈也）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不我導，不從我之訓也。長，君之也）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偃，子犯名。為重耳舅，故曰舅犯）喪

孫宗才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遠矣寓鑑而不知入以縱夷吾之欲殆而社稷幾危殆為之言無異乘者若重耳早從子犯秦伯之言而入則晉可以無禍而兄弟之爭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

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剡鋒也、）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洒灑也、）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莅臨也、）夫固國者在親眾而善鄰、（固定也、親眾愛士民也、善鄰善鄰國也、）在因民而順之、（因民所愛而立之為順民也、）苟眾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呂甥郤稱夷吾之徒也、蒲城午晉大夫、）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主子為子內主也、）夷吾告冀芮曰、呂甥欲納我、（冀芮晉大夫郤豹子、從夷吾故告也、）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無常、無常心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亂有所代、危得安之、）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索求也、所在以求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眾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外謂諸侯、內謂大夫、虛國藏以求入也、）既入而後圖聚、（入國乃圖畜聚也、）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呂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自立立謂君也）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于外也、（恐受賂徑自召他公子也、）則民各有心、恐厚亂、（各有心、所愛不同也、）盍請君於秦乎、（秦親晉、故欲請所立、）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于秦穆公、（梁由靡晉大夫、）穆公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

穆文熙曰舅犯教重耳辭得失之際臨為仁義過聞之誠求以此動人乎抑出自中心乎卒之夷吾得逞而重耳復亦謝國微天假之年其不亡命哉

昆裔、（紹繼也、續嗣也、昆後也、裔末也、）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隱憂也、悼懼也、播散也、越遠也、依倚也、）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士死曰不祿、禮君死赴于它國曰寡君不祿、謙也、臻至也、）以君之靈、鬼神降衷、（衷善也、）罪人克伏其辜、（罪人驪姬也、）群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待君令所立也、）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裔胄而建立之、（逋亡也、遷徙也、胄後也、）以主其祭祀、且鎮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于君之威、而欣喜于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貺、而群臣受其大德、（君謂穆公也、貺賜也、）晉國其誰非君之群隸臣也、（隸役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反報也、）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公孫枝秦公孫子桑也、）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當先立誰）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若之也、使之二公子擇所立也、）以為朝夕之急、（言晉無君朝夕之急也、）大夫子明曰、君使縶也、（縶秦公子子顯也、）縶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竄微也、）知禮可使、敬不隊命、（隊失也、）微知可不、（微密故知可不、）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于翟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奔亡之憂、加之以喪親也、）寡人聞之、得國常于喪、失國常于喪、（若齊桓公以喪得國、子圉以喪失之是也、）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亡人無親者、被不孝之名、棄親而亡也、當信行仁道然後有親、）

孫應鰲曰[illegible]聽[illegible]之[illegible]內外[illegible]路[illegible]身即使不得得國[illegible]況背之乎

是故置之者不殆（置立也殆危也）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誰以我為仁也）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人孰信我（人實有之時多）（公子非謂已也我從外徼幸而求之人誰謂我信也）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使者公子縶也）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又問之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它志以辱君義（它志謂為君也）再拜不稽首起而哭（易位而哭）退而不私（不私不私訪也）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勤助我也）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亡人不可以狷潔狷潔則大事不行）重賂配德（以重賂配已之德也）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

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與我助我也）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汾水名汾陽晉地百萬百萬畝也）發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葵之田七十萬（負葵晉地名）君苟輔我蔑天命矣（蔑無也無復天命在秦而已）吾必遂矣（遂成也）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但得守宗廟社稷不敢望國土也）君實有郡縣（言君亦自有郡縣非謂之無也）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東也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也（津水也梁橋也非謂君無有此地者欲使君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故進之耳）亡人之所懷挾嬰瓖

孫應鰲曰秦伯既知重耳之仁而聽公子縶之說立夷吾以後戰于韓原幾被見獲可不為置不仁者之戒哉

以望君之塵垢者（挾持也嬰馬纓纕馬帶言塵垢不敢當盛也）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二十兩為鎰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詩傳曰上為蔥珩下為雙璜）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公子縶言左右謙也）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沒貪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于利也（不沒不貪利國家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載之（載成也）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成威名也）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滑亂之也）且可以進退（進退猶改易也）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仁置有德武置服從）是故先置公子夷吾是為惠公

冀芮論夷吾無黨

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有與為黨必有與為讎言無黨必無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不過差也）怒不及色（無色過也）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佞才也言無恃則恃秦也）君子曰善以微勸

惠公與人之誦

楊宗元曰惠公里丕之[illegible]也則秦禍及之矣又何以神叙口哉其曰禍稷之

惠公入而背內外之賂（外秦內里丕也）輿人誦之（輿衆也不歌曰誦）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偽善為佞佞謂里丕受惠公賂田而納之見佞謂惠公入而不予也果猶竟也喪亡也喪田里丕不得其賂田）詐之見詐果喪其賂（詐謂秦以

門則怨望矣

柳宗元曰芮之謀殺克也其不祥莫大於惠公而異其辭以罰君罰天禍皆附謂蓋誣而附益之者也

（詐立惠公、不置德而置服也、見詐謂惠公入而背之、喪賂秦不得其賂也、）得國而狃、終逢其咎、（謂惠公也、狃忕也、咎謂敗于韓、）喪田不懲、禍亂其興、（謂丕鄭也、不得田、不懲艾、復欲與秦共納重耳、惠公殺之、）既里丕死、（既已也、惠公二年春殺里克、秋殺丕鄭、）禍公隕於韓、（禍謂貪恡之禍也、秦伐晉戰于韓、獲惠公以歸、隕其師徒、在魯僖十五年、）郭偃曰、善哉、夫衆口、禍福之門也、（偃晉大夫、善與人之誦、謀知之、故曰衆口禍福之門、）是以君子省衆而動、（動行也、）監戒而謀、謀度而行、（監察也、度擬也、察衆口以為戒、謀事擬義乃行、）故無不濟、內謀外度、考省不倦、（考校也、）日考而習、戒備畢矣、（日自考省、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于是矣、）

惠公悔殺里克

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冀芮也、鎮重也、）郭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冀芮也、（不先為君謀而諫、使君殺里克者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言不與人謀、而殺里克者、君之過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罰、（言君當力罰也、）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戮辱也、言死且有罪、）罹天之禍、無後、（無後絕也、）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也、及至禍也、勿忘此占言、）（將至也、）及文公入、（文公重耳也、）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納文公、將殺之、文公知之、潛會秦伯于王城、冀芮焚公宮、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惠公殺丕鄭丕豹奔秦

惠公即位、乃背秦賂、使丕鄭聘於秦、且謝之、（謝不時也、）而殺里克、曰、子殺二君與一大夫、（二君奚齊卓子、大夫荀息也、）為子

穆文熙曰慶鄭聘秦入國乃欲謀召三大夫殺之此其為計已疎冀且其使薄報厚示以機宜其見覺殺也

見謂先見之也

君者、不亦難乎、丕鄭如秦謝緩賂、（緩遲也、）乃謂穆公曰、君厚問以召呂甥、郤稱、冀芮而止之、（問遺也、以厚禮問遺也、三人皆晉大夫、來因留止也、）以師奉公子重耳、臣之屬內作、晉君必出、（屬七輿大夫也、出惠公必出奔也、）穆公使泠至報問、（泠至秦大夫也、報問報丕鄭之聘、且問遺呂甥之屬、）且召三大夫、鄭也與客將事、（客泠至也、將事行聘事也、）冀芮曰、鄭之使薄而報厚、（薄禮幣少也、）其言我于秦也、必使誘我、弗殺必作難、（不殺鄭必作難於我、）是故殺丕鄭及七輿大夫、（七輿中上下軍之衆大夫也、）共華、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出奔秦、（豹丕鄭之子、）丕鄭之自秦反也、而聞里克死、見共華曰、可以入乎、共華曰、二三子皆在而不及、（二三子七輿大夫也、不及謂罪不及也、）子使於秦、可哉、（可以入也、）丕鄭入、君殺之、共賜謂共華、（共賜華之族、晉大夫、）曰、子行乎、其及也、（其及將及也、）共華曰、夫子之入、吾謀也、將待及、（言已誤丕鄭、將待禍及也、）賜曰、孰知之、共華曰、不可、知而背之、不信、謀而困人、不知、（謀不中為困、）困而不死、無勇、任大惡三、行將安入、（任荷也、）子其行矣、我姑待死、（子共賜也、）丕鄭之子曰豹、出奔秦、謂穆公曰、晉君大失其衆、背君賂、殺里克、而忌處者、衆固不說、（忌惡也、處者國中大夫也、）今又殺臣之父及七輿大夫、此其黨半國矣、君若伐之、其君必出、穆公曰、失衆安能殺人、且夫禍唯無𨀨、（𨀨死也、罪不至死則）

穆文熙曰、秦伯予糴之言、使是上著說、及公孫枝謂予之以悅其衆、衆悅必咎其君、從而誅之、則伯甚矣

（不為亂、）足者不處、（罪足以民則不處國、）處者不足、（處國者不足以外也、）懼敗、若化、（化、言韓化無常也、猶丕鄭欲殺君反殺之、）以禍為違、孰能出君、（違去也、謂丕豹以禍故去其國、誰能出君乎、）爾俟我、（待我圖之、）

晉背秦糴秦獲惠公

晉饑、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無禮指賂也、）往年有難、今又荐饑、（難謂殺里丕之黨、仍饑曰荐、）已失人、又失天、其殃也多矣、（失人、里克也、失天、荐飢也、）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代更也、）補乏薦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廢也、）謂公孫枝曰、予之乎、（枝、子桑也、）公孫枝曰、君有施於晉君、晉君無施

於其衆、今早而聽於君、其天道也、（聽、聽命於君也、）君若弗予、而天予之、（予之年也、）苟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苟使晉衆不說惠公不報秦施、今不予糴則晉得以為辭故不可不予、）不如予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欲禦我、誰與、是故汎舟於河、歸糴于晉、（汎、浮也、歸、反之辭也、）不　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河上所許秦五城也、）虢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糴、（虢射、晉大夫、）無損於怨、而厚於寇、（厚猶彊也、）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慶鄭、晉大夫、）不可、已賴其地、而又愛其實、（賴贏也、實穀也、）忘善而背德、雖我必擊之、（我當秦虎、亦當擊晉、）弗予必擊我、公曰、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六年、秦歲定、（定安也、歲熟則民安、）

兵法直而壯、即此韓簡敗、及是言懼患、公而終不悟、悲哉

帥師侵晉、至于韓、（韓晉地、韓原也、）公謂慶鄭曰、秦寇深矣、奈何、（深入境深也、）慶鄭曰、君深其怨、能淺其寇乎、非鄭之所知也、君其訊射也、（訊問也、射虢射也、）公曰、舅所病也、（病短也、諸侯謂異姓大夫曰舅、）卜右、慶鄭吉、（右、公戎車之右、）公曰、鄭也不孫、（言不遜不可以為車右、）以家僕徒為右、（家僕徒、晉大夫、）步揚御戎、（步揚晉大夫、御御公戎車也、）梁由靡御韓簡、（由靡晉大夫、韓簡晉卿、韓萬之孫、）虢射為右、（為簡車右、）以承公、（承次也、次公車、）公御秦師、令韓簡視師、曰、師少於我、鬭士衆、（欲鬭者衆、）公曰、何故、簡曰、以君之出也處己、（[illegible]秦己在梁依秦、）入也煩己、（為秦所立、）饑食其糴、三施而無報、故來、今又擊之、秦莫不慍、（慍怒也、）晉莫不怠、（受其施而惰、）鬭士是

故衆、公曰、然、今我不擊、歸必狃、（狃狎也、輕也、）一夫不可狃、況國乎、公令韓簡挑戰、（先挑敵求戰、）曰、昔君之惠、寡人未之敢忘、寡人有衆、能合之、弗能離也、（弗能離言衆欲戰也、）君若還、寡人之願也、君若不還、寡人將無所避、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衡横也、雕鏤也、戈戟也、）曰、昔君之未入、寡人之憂也、君入而列未成、寡人未敢忘、（列位也、）今君既定而列成、君其整列、寡人將身見、（見若云朝見、實欲戰也、）客還、公孫枝進諫曰、昔君之不納公子重耳、而納晉君、是君之不置德、而置服也、置而不遂、擊而不勝、（遂成也、）其若為諸侯笑何、君盍待之乎、（待其亂將自斃也、）穆公曰、然、昔吾之不納公

言明是而子入臣之禮則非其見殺也

子重耳而納晉君、是不置德而置服也、然公子重耳實不肯、吾又奚言哉、殺其內主（謂里克也）、背其外賂（外秦也）、彼塞我施、若無天乎、云（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若有天、吾必勝之（天道助順故必勝也）、鼓而進之、晉師潰、戎馬濘而止（濘深泥也）（止戎馬陷焉）、公號慶鄭曰、載我（號呼也）、慶鄭曰、忘善而背德、又廢吉卜（卜右慶鄭吉公棄不用）、何我之載、鄭之車不足以辱君避也（避難也）、梁由靡御韓簡、輅秦公、將止之（輅迎也）、慶鄭曰、釋來救君（釋舍也）、亦不克救、遂止於秦（止獲也為秦所獲）、穆公歸、至于王城（王城秦地）、合大夫而謀曰、殺晉君與逐出之與、以歸與、復之、孰利、公子縶曰、殺之利（以為臣子絕望）、

穆文熙曰公子縶始欲殺晉君勸穆公納之[illegible]伯功殺夷[illegible]重耳其言雖是於前後相背亦又謬甚小人耳

柳宗元曰秦伯之不殺也以枝之言也夫以晉君之無道其民閒重耳之仁策不知於[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命縶之言而立重耳則

逐之、恐構諸侯（構交構也）、以歸則國家多慝（慝惡也恐知國家閒隙之惡也）、復之、則君臣合作、恐為君憂、不若殺之、吾豈將徒殺之、（徒空也）吾將以公子重耳代之、晉君之無道、莫不聞、公子重耳之仁、莫不知、戰勝大國、武也、殺無道而立有道、仁也、勝而無後害、知也、公孫枝曰、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子思報父之讎、臣思報君之讎、又曰余納有道以臨汝、無乃不可乎（雖立有道君父之恥未刷）、若不可、必為諸侯笑、戰而笑諸侯、不可謂武、殺其弟而立其兄、兄德我而忘其親、不可謂仁、若勿忘、是再施而不遂也、不可謂知、君曰、然則若何、公孫枝

天下諸侯無道者莫有能晉侯不智者[illegible]而秦失其[illegible]公之道而不知秦始欲[illegible]人父子而要河東之賂其小人之術小道其從利也其[illegible]之不能也次之者大

穆文熙曰其言使說動人[illegible]大[illegible]之詔相也

曰、不若以歸、以要晉國之成（要結也成平也）、復其君而質其適子、使子父代處秦（代更也）、國可以無害、是故歸惠公而質子圉（子圉惠公子懷公也）、秦始知河東之政（秦取河東之地而置官司故知河東之政）、

秦歸晉侯

公在秦二月（內侍惠公以九月獲十一月歸）、聞秦將成、乃使郤乞告呂甥（郤乞晉大夫呂甥即呂飴甥）、呂甥教之言、令國人於朝曰、君使乞告二三子曰、秦將歸寡人、寡人不足以辱社稷、二三子其改置以代圉也（欲令更命立它公子以代子圉言父子雖代以感動群下）、且賞以說衆、衆皆哭、焉作轅田（轅易也為易田之法賞衆以田易疆界也）、

呂甥致衆而告之曰、吾君慙焉其亡之不恤（亡謂在外也）、（恤憂也）而群臣是憂、不亦惠乎（憂謂改立君賞群臣作轅田也）、君猶在外、若何、衆曰、何為而可（何所施為而可）、呂甥曰、以韓之病、兵甲盡矣（病敗也）、若征繕以輔孺子、以為君援（征賦也言當賦稅以繕甲兵輔子圉以為君援）、雖四鄰之聞之也、喪君有君、群臣輯睦、兵甲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皆說焉、作州兵（二千五百家為州使州長各帥其屬繕甲兵也）、呂甥逆君於秦、穆公訊之（訊問也）、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公曰、何故、對曰、其小人不念其君之罪、而悼其父兄子弟之死喪者（謂韓之戰敗者）、不憚征繕以立孺子、曰、必報讎、寧事齊楚、齊

妙詞

楚又交輔之其君子思其君且知其罪曰必事秦有死無它故不和比其和之而來故久公曰而無來吾固將歸君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曰不免君子以不公曰何故對曰小人忌而不思（忌怨也不思不思大義）願從其君而與報秦（君謂子圉也）是故云（故言不免）其君子則不司吾君之入也君之惠也能納之則能執之能執之則能釋之德莫厚焉惠莫大焉納而不遂廢而不起以德為怨君其不然秦君曰然乃改館晉君（改更也初秦伯拘晉侯于靈臺故更舍之于客館）饋七牢焉（七牢侯伯之禮也）

惠公殺慶鄭

公未至蛾晳謂慶鄭（蛾晳晉大夫）曰君之止子之罪也（止獲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誤人誤梁由靡令見獲也）有大罪三將安適（適之也）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獨帥其衆）不得君必死之此所以待也（所以不去待為此也）公至于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不自降下而背秦也）降而聽諫不戰（慶鄭諫公使與秦糴若公降必聽之可以不戰）戰而用良不敗（良善也卜右慶鄭吉不用乘鄭卜馭不用良馬故敗）又既敗而誅又失有罪（若鄭出亡是失有罪）不可以封國（封國不可以守也）臣是以待即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行道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言刑殺得正此人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不刑必自殺也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忌怨也）其聞賢于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不可復用戰也）君命司馬說刑之（司馬軍司馬說其名也）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次行列也令軍令也）將止不面夷死（將帥也止獲夷傷也）偽言誤衆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皆在此也）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言我能坐待死而不能面夷乎怨君不用忠言忘善背德也）趣行事乎（趣司馬行其刑也）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神宗元曰慶鄭誤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忠有可用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則獲其用亦大矣晉侯之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此非君又何誅焉

侯文熙曰慶鄭其忠而駭若乎勸其君不聽乃盛氣以臨之至於誤梁由靡失秦伯止惠公其罪何能自解也

十五年惠公卒懷公立（懷公子圉也）秦乃召重耳于楚而納之晉人殺懷公于高梁（高梁晉地）而授重耳實為文公

重耳偏歷諸國

文公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日往日也）非以翟為榮可以成事也（榮樂也成事成反國之事）吾曰奔而易達困而

神宗元曰是作子犯之言也後之好事者為之云耳鹿之人獻塊十二年以有衛土則消人壽桃楚子以塊後十二年其復非妻何沒而不云也而獨載乎是代申之云尤足之怪乎

文公之志頹此不有子犯孰能成伯

孫鑛曰姜氏引臨次之詩莘莘之詩何物女流能通透若是

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休息也戾定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止也）底著滯淫（著附也滯廢也淫久也）誰能興之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蓄養也）齊侯長矣而欲親晉（齊侯桓公也長老也是歲桓公為淮之會明年而卒）管仲歿矣多讒在側（讒謂易牙豎刀之屬）謀而無正衷而思始（無正無正從也衷中也中道也思其初時也）夫必追擇前言求善以終（前言管仲忠善之言）茲可以親（茲此也）皆以為然乃行過五鹿乞食於野人（五鹿衛邑不見禮故乞食）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言民奉土以服公子）天事必象（必先有象）歲在壽星及鶉尾其有此土乎（歲歲星也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為壽星之次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為鶉尾之次）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再拜稽首受而載之（拜天賜受塊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于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它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動謂求反國也）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患文公不肯去也）與從者謀於桑下（從者趙衰之屬）蠶妾在焉（在桑上也）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殺之以滅口也時諸侯畔齊將又欲去恐孝公怒）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貳（貳疑也）貳無成命（疑則不成天命）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成定也謂奚齊卓子）

（校死忠公無親外內惡之）天未喪晉無異公子（同生九人惟重耳存）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天子不敢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于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啟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求及求及時也）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之者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幾近也言重耳得國年時日月近也）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濟成也釋置也）敗不可處（敗謂齊也）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姜與子犯謀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厭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戰死原野子將走不暇豈能復與豺狼爭食乎）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無亦不亦也柔脆也嘉美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過衛衛文公有邢翟之虞不能禮焉（翟人伐衛文公師于訾婁以避之故不能禮焉）寗莊子言于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君親其親所以結民心使相親也）善德之建也（言能善善所以立德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三德謂禮賓親親善善也）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

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謂使伐紂定天下也）天胙將在武族（族胙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仍、重也）、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撫其民、必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自衛過曹、曹共公亦不禮焉、聞其駢脅、欲觀其狀（駢脅、幷幹也）、止其舍、諜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諜、候也、微、蔽也、薄、迫也）、僖負羈之妻言於負羈（負羈、曹大夫）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誅也、子盍蚤自貳焉（貳、別也）、僖負羈饋飧、寘璧焉（熟食曰飧）

（寘、置也、璧於飧下）公子受飧反璧、負羈言於曹伯曰、夫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誰不過此、亡者皆無禮者也、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宗、本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紀、理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失常則政不立）、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文王子也）、晉祖唐叔出自武王（武王子也）、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亡、本也）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佗也）、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

穆文昭云敖

[illegible]
辭[illegible]曹君
之不悟也悟
諫遂大食其
首見誅矣

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宜、義也、闕、缺也）、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三常、政之幹、禮之宗、國之常也）、無乃不可乎、君其圖之、公弗聽、公子過宋、與司馬公孫固相善、（固、宋莊公之孫、大司馬也）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襄公、宋桓公子茲父也、長幼、從幼至長也）、而好善不厭、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先君、獻公、戎御、御戎車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賈佗、狐偃之子、狐射姑）、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成幼、

自幼至成人也）殆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樹、種也、艾、報也）、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叔詹、鄭大夫）、親有天（有天、天所啓也）、用前訓（前訓、先君之教）、禮兄弟、資窮困（資、稟也）、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啓、開也）、同姓不婚、惡不殖也（殖、蕃也）、狐氏出自唐叔（狐氏、重耳外家也、出自唐叔、與晉同祖、唐叔之後、別在犬戎者）、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儁才、離違而得所（言成人而有儁才也、違、去也、離禍去國、舉動得所、）久約而無釁、一也（釁、瑕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同出、同父也）、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靖、治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棄之（載、成）、重耳日載其德、狐

穆文熙曰其
詞懇切甚於
晉衛至以殺
之為言無非
激之使動心
乎故釋楚之
言已既不能
以其言用我
亦未能以其
言殺我則鄭
穆之君可以
觀矣

趙謀之、三也、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公與晉文侯勠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勠、并也、一、同也、）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質、信也、起、扶持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三胙、謂成而儁才、晉國不靖、狐趙謀之也、）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業、事也、前訓、二國同心之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晉鄭同姓、王之遺命、又使相起、可謂兄弟、）若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軫、車後橫木也、還軫、猶回車、）棄此四者、以徼天禍、無乃不可乎、（徼、要也、四者、有天、前訓、兄弟、窮困、）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稷、稷也、無成、謂死也、榮、芳也、）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為、成也、蕃、滋也、廡、豐也、）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殖、長也、）所生不疑、唯德之基、（所生、謂種黍得黍、種稷得稷、唯在所樹、言禍福亦由是也、若不禮重耳、則當除之、不爾、則宜厚之、如此不疑、是為德基也、）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不敢當禮、）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天命、天使之也、饗、飲食也、）亡人而國薦之、（薦、進也、以國君之禮薦進也、）非敵而君設之、（非体敵而設之、如人君也、）非天誰啓之心、既饗、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旄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波、流也、）王曰、雖然、不穀願聞之、對曰、若以君之靈、（靈、神也、）得復晉

穆文熙曰重
耳之志雖權
而語則霸非
處困之道使
若子玉之說
得行其然能
酬其志乎抑
子敬語令人
氣下冀州之
土一句何其
壯也

孫宗元曰重
耳之受懷嬴
不得已也其
取者亦欲為
權可也秦伯
以大國行仁
義交諸侯
乃行非禮以
強予今豈晉
所安者遠哉
與
穆文熙曰此
處以秦嬴之
事及重耳不

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治兵、謂征伐也、古者、師行三十里而舍、三舍為九十里、）若不獲命、（不獲楚還師之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弓無緣者謂之弭、櫜、矢房、鞬、弓弢也、言以禮避君、君不旋、乃敢左執、右屬手于房、以取矢、與君周旋、相馳逐也、）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子玉、臣也、）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脩也、（我德不脩也、）我之不德、殺之何為、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晉在冀州、）且晉公子敏而有文、（敏、達也、文、有文章也、）約而不諂、（在約困之中、而辞不諂屈也、）三材傳之、天胙之矣、（謂狐趙賈三人也、）天之所與、誰能禦之、子玉曰、則請止狐偃、（止、謂留為質也、）王曰、不可、曹詩曰、彼己之子、不遂其媾、郵之也、（曹風蜉蝣之三章也、媾、厚于其寵也、郵、過也、）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效郵、非義也、於是懷公自秦逃歸、（懷公、子圉也、為質于秦、）秦伯召公子于楚、（秦伯、穆公也、）楚子厚幣以送公子于秦、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歸、嫁也、懷嬴、故子圉妻、）公子使奉匜沃盥、既而揮之、（禮、媵入于寢、媵御奉匜盥、揮、灑也、）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卑、賤也、）公子懼、降服囚命、（降服、微正服、囚命、自囚以聽命也、）秦伯見公子曰、寡人之適、此為才、（適、適妃子也、）子圉之辱、備嬪嬙焉、（辱、質于秦時、嬪嬙、婦官也、）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言欲以成婚、懼以為子圉妻、恐離其惡名、非有此則無它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不敢以婚姻正禮致之、而今與子五人歡愛也、）

衍之情詞杜女之內傳來備詞晉以反經亂倫是不識於子犯于餘之意者也子犯之言甚斷子餘之策忠則

孫應龍曰人志已不分彼我各出所能以事其主如重耳使餘

儀而能自謂不如趙衰之文子之言秦伯之要吞不失詩勤不失禮皆推衰具重耳有光輝儀亦有榮焉

故、之、公子有辱、寡人之罪、（辱謂降服也、言寡人不偹禮、故令公子卑之、此自察）唯命是聽、（聽、進退此大、公子命）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于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子餘、趙衰字、）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必先有以自入也、）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重婚日媾、從秦、從其命也、）受好以愛之、（受其所好而親愛之、）聽從以德之、（使之德已、）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歸女、納幣、更成婚禮、逆、親迎也、）他日秦伯將饗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文、文辭也、）請使衰從、乃使子餘從、秦伯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子餘相如賓、（詔相重耳、如賓禮也、）卒事、秦伯謂其大夫曰、為禮而不終、耻也、中不勝貌、耻也、（中、中心、不稱貌、情貌相違也、）華而不實、耻也、不度而施、耻也、（不度已力、而施德也、）施而不濟、耻也、（濟、成也、）耻門不閉、不可以封、（五耻之門不閉塞者、不可以封國為諸侯也、）非此、用師、則無所矣、（非謂此五耻之門、則用師無所也、）二三子敬乎、（敬此五者、）明日燕、秦伯賦采叔、（采叔、苡章日、君子來朝、何錫予之、）子餘使公子降拜、（降、下堂也、）秦伯降辭、子餘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成拜卒登、子餘使公子賦黍苗、（黍苗、其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子餘曰、重耳之卬君也、若黍苗之卬、（卬、牛亮反、亦作仰）陰

雨也、若君實庇廕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在宗廟、為祭主、）重耳之望也、四方諸侯其誰不惕惕以從君命、秦伯嘆曰、是子將有焉、豈專在寡人乎、十月惠公卒、十二月、秦伯納公子、及河、子犯授公子載璧、（載、祀也、授、還也、）曰、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悪其多矣、（巡、行也、）臣猶知之、而况君乎、不忍其死、請由此亡、（亡、奔也、）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質、信也、）

四史鴻裁國語四卷終

四史鴻裁十七卷　國語五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批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晉

穆文熙曰晉侯之入取于[illegible]

文公入於絳

董因迎公於河（因晉大夫周大史辛有之後也傳曰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故晉有董史）公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歲在大梁謂歲星在大梁之次也集成也行道也言公將成天道也）（公以夜出晉祖唐叔所以封也而以參入晉星也元年謂文公即位之年歲星去大梁在實沈之次又受）

（于大梁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高辛氏有子季曰實沈遷于大夏主祀參故參為晉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當歲星在實沈之歲故無不成）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君之行謂魯僖五年出奔時歲在大火大火大辰也傳曰高辛氏有子曰閼伯遷于商丘祀大火）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成善謂辰為農祥周先后稷之所經緯以成善道相視也謂農祥以戒農事封若唐叔封時歲在大火）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瞽史記云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言嗣續其祖明趣同也言晉子孫將繼續其先祖如穀之蕃滋故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乾下坤上泰）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陽下陰升故曰配亨小謂子圉大謂文公陰在外為小往陽在內為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

穆文熙曰勃鞮之言辭而有理又以利害劫人令往將不聽之與乃業上之不旨何出之寺人耶

晉祥也（辰大火也參伐也參在實沈之次）而天之大紀也（所以大紀天時也傳曰大火為大辰伐亦為大辰辰時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秉執也）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召令狐臼衰桑泉皆降（三者皆晉邑召其長也）晉人懼懷公奔高梁（高梁晉地）呂甥冀芮帥師甲午軍于廬柳（甲午晉僖二十四年二月六日廬柳晉地軍猶屯也）秦伯使公子縶如師（告曉呂冀）師退次于郇（郇晉地退師聽命也）辛丑狐偃及秦晉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入于晉師甲辰秦伯還（秦伯送公）（子予河上公入而遂）丙午入于曲沃丁未入于絳即位于武宮戊申刺懷公於高梁（刺殺也）

勃鞮願說文公

初獻公使寺人勃鞮伐公于蒲城（勃鞮寺人披也）文公踰垣勃鞮斬其袪（袪袂也）及入勃鞮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予于屏內困余于蒲城斬余衣袪又為惠公從余于渭濱（重耳在翟從狄君獵於渭濱勃鞮為惠公就殺之）命曰三日若宿而至（若汝也）若干二命以求殺余（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余於伯楚屢困何舊怨也（伯楚勃鞮字也屢數也數見困何舊怨也）退而思之與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故入（知為君為臣之道也入反國也）猶未之知又將出矣（猶未知之將失國出走也）復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君（易反也）君君臣臣是謂明訓（訓教也）明訓能終民（為民主也）二君之世蒲人翟人余

二無乃不的
[illegible]
得不倒

何有焉（當獻惠之世君為蒲人狄人耳二君之所惡也于我有何義而不殺君乎）除君之所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獨無有所設惡如蒲狄者乎）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太甲不明而伊尹放之卒為明王）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為侯伯（賊謂為子糾射桓公也）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乾時之戰在魯莊九年申孫矢名鉤帶鉤也）鉤近於袪而無怨言（近害近也鉤在喉袪在手）佐相以終克成令名今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好其能久矣（言已忠良若所當好而反惡之難久為君矣）君實不能明訓而棄民主（棄為民主之遠）余罪戾之人也又何累焉（勃鞮附上故曰罪戾之人）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是呂甥冀芮畏偪悔納公謀作亂（此二子本惠公黨畏見逼害故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公出救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見之（遽疾也）曰豈不如女言然是吾惡心也（惡心心惡謂不恕也）吾請去之伯楚以呂郤之謀告公公懼乘驛自下脫會秦伯于王城（驛傳也自從也下下道也脫會道行潛逃之言也王城秦河上邑）告之亂故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文公之出也豎頭須守藏者也不從（豎文公內豎里鳧須也公出不從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公）公入乃求見公辭焉以沐謂謁者曰沐則心覆（沐低頭故言心反也）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從者為羈紲之僕（馬曰羈犬曰紲言二者臣僕之後也）居者為社稷之守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眾矣謁者以告公遽見之

文公治晉

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或云夫人辰嬴也傳曰辰嬴賤班在九人非夫人也貫衛之）秦伯納衛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所以設國紀綱為之備衛僕使也）公屬百官賦職任功（屬會也賦授也授職事任有功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棄責除宿責也施施德也舍舍禁也分寡分少財也）救乏振滯匡困資無（乏絕也滯淹也匡窮困之人資無子無財者）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輕關輕其征也易道除賊盜也通商利商旅也寬農寬其政不奪其時）茂穡勸分省用足財（茂勉勸稼穡也勸分勸有分無也省用減國用也足財備凶年也）

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利器利器用也明德明德教也厚民性厚其情性）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方常也物事也立其常官以定百事）正名育類（正名正上下服位之名育長也類善也）昭舊族（昭明也舊族舊臣有功者之族）愛親戚明賢良（明顯也）尊貴寵（國之貴臣尊寵之）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旅客也）友故舊（故舊為公子時也）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諸姬之良掌其中官（諸姬同姓也中官內官也）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遠官縣鄙也）公食貢大夫食邑士食田（受公田也）庶人食力（各由其力）工商食官（工百工商官賈也）皁隸食職（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食職各以其職大小食祿也）官宰加食（官宰家臣也加大夫之家田也）政平民阜財用不匱（阜安也）

楼文照曰伯王作事有叙氣勢有地步文公納王伐原二事可謂得之宜其[illegible]然稱伯與

文公定襄王於成周

冬、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汜、（文公元年冬也、襄王、周惠王之子、昭叔、襄王弟、大叔帶也、昭公為甘昭公、故曰昭叔）是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主簡師父告晉、亦使左鄢父告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親、親君也、未知義故未和）君盍納王以教之義、（使上知事上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失所以事周也）何以求諸侯、（無以為諸侯盟主）不能修身、而又不能宗人、人將焉依、（宗、尊也）繼文之業、定武之功、（文、晉文侯仇也、平王東遷、文侯翼輔之）啓土安疆、於此乎在矣、君其務之、公說、乃以二軍下、次于陽樊、（二軍、左右軍也、東行曰下、陽樊、周邑）右師取昭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溫、隰城、皆周地也、昭叔通翟后、與俱處溫、故取殺之）左師迎王于鄭、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郟、（成周、東都、郟、王成也）王饗醴、命公胙侑、（饗、設饗禮也、醴、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也、侑、侑幣、謂既食以束帛侑公）公請隧、弗許、（事見周語）曰、王章也、（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不可以二王、（國無二王也）無若政何、（無以為政于下）賜公南陽之田、文公伐原、（原不服、故伐之）令以三日之糧、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軍而去之、（疏、徹也）諜出曰、原不過一二日矣、（諜、間候也）軍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也、（庇、蔭也）乃去之、及盟門而原請降、（盟門、原地也、請降、退舍而請降）

文公救宋與楚為城濮之戰

楼文照曰先軫使宋賂齊秦秦公會衛以制宋人討[illegible]深遠如弈者衆大開然自因兵宋為固共其策也者

文公立四年、楚成王伐宋、（宋背楚事晉、故楚伐之）公率齊秦伐曹衛以救宋、宋人使門尹班告急于晉、（門尹班、宋大夫）公告大夫曰、宋人告急、舍之則宋絕、（舍、不救宋、則宋降楚、與我絕也）若楚則不許我、（告、謂請宋于楚、楚不許我）我欲擊楚、齊秦不欲、其若之何、先軫曰、不若使齊秦主楚怨、（主楚怨、為怨主也、謂激齊秦使之惡楚）公曰、可乎、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使宋置晉、獨賂齊秦）藉之告楚、（藉齊秦之勢、使請宋于楚）我分曹衛之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齊秦、（齊秦本與晉俱伐曹衛、今晉分其地、楚必不許齊秦之請）齊秦不得其請、必屬怨焉、（屬、結也）然後用之、蔑不欲矣、（用齊秦也、蔑、無也）公說、是故以曹田衛田賜宋人、令尹子玉使宛春來告、（宛春、楚大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釋、解也）舅犯慍曰、子玉無禮哉、臣取二、君取一、必擊之、（慍、怒也、臣、子玉也、君、文公也、二、謂復曹衛、一、謂釋宋圍）先軫曰、子與之、（與、許也）我不許曹衛之請、是不許釋宋也、宋衆無乃彊乎、（不許釋宋、宋降于楚、其衆益彊）是楚一言而有三施、子一言而有三怨、（三、曹衛宋也）怨已多矣、難以擊人、不若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圖、圖復曹衛）公說、是故拘宛春于衛、子玉釋宋圍、從晉師、楚師陳、晉師退舍、軍吏請曰、以君避臣、辱也、（君謂文公、臣謂子玉）且楚師老矣、必敗、何故退、（師久為老、圍宋久、師罷病）子犯曰、二三子忘

柳宗元曰觀晉侯之狀若曹也今於鄭胡言之則是多為誣者且老敝以至乎是其議若云鄭欲曹也是乃私為之許不足以益其誤

在楚乎、（言在楚特許退三舍）偃也聞之戰鬬直為壯曲為老、（若韓之戰秦師少而鬬士眾晉曲秦直故能敗晉）未報楚惠而抗宋我曲楚直、（抗救也）其眾莫不生氣不可謂老若我以君避臣而不去彼亦曲矣退三舍避楚楚眾欲止子玉不肯至于城濮果戰楚眾大敗、（城濮衛地）君子曰善以德勸、（善先軫子犯也）

文公伐鄭詹伯行說

文公誅觀狀以伐鄭反其埤、（鄭復效曹觀公駢脅之狀、故伐之、鄭無觀狀之事、而叔詹云使淫觀狀、謂淫放于曹、不禮公子、與觀狀之事同耳、反撥也、埤城上女垣、）鄭人以名寶行成、（名寶重寶）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詹鄭卿叔詹伯也文公過鄭時、詹請禮之、鄭伯不聽因請殺之、）詹請往鄭伯弗許、詹固請曰、一

穆文熙曰詞之動人乃不在多詹伯拜之詞通說漢王全祖此

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于臣也、鄭人以詹予晉人、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淫觀狀、棄禮違親、（淫放也、放曹國不禮于君）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于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患知也、（明謂公子、勝猶過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詹伯為將軍、

箕鄭論救饑以信

晉國饑、公問於箕鄭（箕鄭晉大夫）曰、救饑何以、對曰、信、公曰、安信、對曰、信於君心、（不以愛憎誣人以善惡、是謂信於心、）信于名（百官尊卑之號）信于令、信于事、（謂使民事各得其職）公曰、然則若何、對曰、信于君心則美惡不踰、（不相踰越也）信于名則上下不干、（干犯也）信于令則時無廢功、（不奪其時則有成功）信于事、則民從事有業、（業猶次也）於是乎民知君心、貧而不懼、藏出如入、何匱之有、（出其私藏以相振救、如入于家故不乏也、）公使為箕、（為箕大夫）及清原之蒐使佐新上軍、

柳宗元曰信政之常不可須臾離也奚獨救飢耶其言則遠也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內而信之行在歲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變之權也

晉諸臣讓德

公問元帥于趙衰、（元帥上卿）對曰、郤穀可、行年五十矣、（郤穀晉大夫）守學彌惇、（彌益也、惇厚也、）夫先王之法志德義之府也、

（志記也）夫德義生民之本也、能惇篤者不忘百姓也、請使郤穀、公從之、公使趙衰為卿、辭曰、欒枝貞慎、（枝晉大夫）（欒共子之子也）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臣弗若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此述初耳在城濮戰前也）取五鹿先軫之謀也、郤穀卒、使先軫代之、（從下軍之佐超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代先軫也、）

公使原季為卿、（原季趙衰也、次卿也）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偃狐偃也、三德欒枝先軫胥臣也、皆狐偃所舉、）以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章著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偃之兄也）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

孫文融曰、晉諸大夫俱有讓德、而趙衰有為將至、文公乃能嘉其讓而重委任之、君臣俱賢、伯勢安得不華哉、

狐偃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狐毛而佐之、是也、）狐毛卒、使趙衰代之、（代將上軍）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軍伐有賞、（伐功也）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以道事其君、賴其功）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當有賞、能領治其官職、不繆誤、君得以尊、民得以寧、當有賞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言且居有是三德、得此三賞、不可廢而不用、）（倫、五也、三子、晉大夫）乃使先且居將上軍、（代狐毛、）公曰、趙衰三讓、（三使為卿、三讓之、進欒枝等八人、）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于清原、作伍軍、（晉本有上軍、有中軍、有下軍、今有五軍、新上下也、）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

文公問於郭偃、（郭偃、卜偃也、）曰、始也、吾以國為易、（易易治也）今也難、對曰、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矣、（以為易而輕忽之、故其難將至）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以為難而勤脩之、故其易將至、）

胥臣論教因材質

孫文融曰、若如此言、則教可廢乎哉、亦陽處父非可

文公問於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其能善之乎、（陽處父、晉大夫、讙、文公子襄公名、）對曰、是在讙也、蘧篨不可使俛、（蘧篨偃人、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戚施僂人、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僬僥長三尺、不可使舉重、）侏儒不可使援、（侏儒短者、不可使抗援、）矇瞍不可使視、（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嚚、瘖不可使言、（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瘖不能言者、）聾聵不可使聽、（耳不別五聲之和曰聾、生而聾曰聵、）僮

僮人若干輩、一疵病之類、以附當良、非所以為訓矣、

昏不可使謀、（僮無知、昏闇也、）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言質性將自善、而賢良之佐贊道之、則其成就可立俟也、）若有違質、（違、邪也、）教將不入、（不入其心、）其何善之為、（言不能使善、）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為文益其質、（言有美質、加以文采乃善、）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不入、不入于道、）公曰、奈夫八疾何、（八疾、蘧篨至僮昏、）對曰、官師之所材也、（師、長也、）戚施直鎛、（直、主擊鎛鍾也、）蘧篨蒙璆、（蒙、戴也、璆、玉磬也、不能俛、故使之戴磬、）侏儒扶盧、（扶、緣也、盧、矛戟之柲、緣之以為戚、）矇瞍脩聲、（無目、于音聲審、故使脩之、）聾聵司火、（耳無聞、于視則審、故使主火、）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所不能材用也、）以實裔土、（裔、荒裔也、）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能、才也、因其身體、有質可成濟者、就而通利之、）若川

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卬、迎也、言川有原、因利迎之以浦、然後大也、）

文公即位二年、（史言此者、終述善文公之事、）欲用其民、（用、用伐也、）子犯曰、民未知義、（未知尊上之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天子避子帶之難、在鄭地汜、）乃納襄王于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信謂上令以三日之糧、糧盡不降、命去之、）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尚禮以示之、（蒐所以明尊卑、順少長、習威儀也、）乃大蒐于被廬、（被廬、晉地名、）作三軍、使郤縠將中軍、以為大政、郤溱佐之、（郤溱、晉大夫、郤至之先、）子犯曰可矣、（即可用也、）遂伐曹衛、（在魯僖二十八年、）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伯、（穀、齊地名、楚伐齊取穀、使申公叔侯戍之、楚圍宋、晉伐曹衛以

（救之、楚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避晉畏其彊也、）

晉臣薦冀缺

按文照以古今用人若能如齊桓之事則不問仇怨可乎而人才亦可窮以為用文公其用茲以成伯業

臼季使舍於冀野、（臼季、胥臣也、冀、晉邑）冀缺耨、其妻饁之、（冀缺、郤成子也）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文公元年、冀芮畏偪、與呂郤謀殺公焚公宮、秦伯殺之、故也）對曰、國之良也、滅其前惡、（滅、除也）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殛、誅也、鯀、禹父）今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敬子、管仲之諡）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於德以臨事、其何不濟、公見之、使為下軍大夫、（在文公時、而於此言之者、以襄公能繼父志、用冀缺也、傳曰、襄公以父命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予之冀、故云冀缺、）

甯嬴氏論陽處父

詳此語則陽不甚濟深不

陽處父如衛、反、過甯、（處父、晉太傅陽子也、甯、晉邑、）舍於逆旅甯嬴氏、（旅、客也、逆客而舍之也、嬴其姓）嬴謂其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舉、起也、）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山、河內溫山、）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懷、思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容貌者、情之華采、）言、貌之機也、（言語者、容貌之樞機）言文而發之、合而後行、離則有釁、（合謂情也、貌也、言也、三者合而後行、釁、過也、）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濟、成也、匱、乏也、）瀆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如弩機之機應）歷時而發之、（言思慮之詳、）胡可瀆也、且剛而主能、（主直也、言性剛直而高、尚其材能也、）不本而犯、怨之所聚也、（不本、行不本仁義也、犯、犯人也、）吾懼不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期年乃有賈季之難、陽子死之、（賈季、晉大夫、狐偃之子射姑也、）

情剛愎自用之人耳二者有一亦足以招禍況兼而有之其何能免戒之戒之

趙孟舉韓厥為司馬

柳宗元曰趙宣子不於韓獻子而又衰其能也讓當然而使人以其乘車干行陷而至于戮是輕人之死

甚矣啟何非而莫付討也

宣子以義薦厥厥以義報宣子古人相成若此宜傳世之永永也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宣子、盾也、獻子、厥也、）河曲之役、（河曲、晉地、秦伐晉、戰于河曲、）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干犯也、行車列也、）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沒、終也、）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獻子因趙盾以為主、盾升之于公、朝莫喻速也）其誰安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比、比義也、阿私曰黨、）夫周以舉義、比也、（忠言曰周）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文公為義）吾言汝於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觀汝能否、）汝勉之、苟從是行也、（勉之如終其志、是行今所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臨、監也、長、師也、）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宣子請師伐宋

柳宗元曰盟主之討弒君

宋人殺昭公、（宋人、宋成公之子文公鮑也、昭公、鮑之兄杵臼也、殺昭公在魯文十六年、）趙宣子請師于靈公以伐宋、公曰、非晉國之急也、對曰、

[illegible]矣君乃不諭則晉為天下好惡而暇徵之聊古之疑發有大於宋人若而尊若侯梁不可勝逆天之誅何如也宜子之事則足矣而其言無可削者

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為明訓也、（言尊卑各得其所、所以明教訓）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逆民則也、（則、法也）天必誅焉、晉為盟主、而不修天罰、（脩、行也）將懼及焉、公許之、乃發令于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正長也、軍吏主師旅、樂正主鐘鼓）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役事也、趙同盾弟、晉大夫）也、（原同）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憚、懼也）襲侵之事陵也、（輕曰襲、無鐘鼓曰侵、陵、以大陵小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以聲章其罪也）戰以錞于丁寧、儆其民也、（錞于形如碓頭、與鼓相和、丁寧謂鉦也、儆、戒也）襲侵密聲、為蹔事也、（蹔、猝也、其無）備、今宋人殺其君、罪莫大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

吾備鐘鼓、為君故也、（為弒君道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于宋、（振、奮也、伐宋在魯文公十七年）

鉏麑之以廢之死因也矣然而稍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貢其為社稷之衛也

趙穿弒靈公

靈公虐、（虐、厚斂以雕墻、支解宰夫之屬）趙宣子驟諫、公患之、（患、疾也）使鉏麑賊之、（鉏麑、力士、賊、殺也）晨往、則寢門辟矣、（辟、開也）盛服將朝、蚤而假寐、（不脫冠帶而寐曰假寐）麑退、歎而言曰、趙孟敬哉、（言夙興敬恪也）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鎮也、（鎮、重也）賊國之鎮不忠、受命而廢之不信、享一名于此、不若死、（享、受也、殺之為不忠、不殺為不信、故得一名也）觸廷之槐而死、（廷、外朝之廷也、周禮王外朝三槐、三公位焉、則諸侯之朝、三槐、三卿位焉）靈公將殺趙盾、不克、（魯宣二年秋、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盾覺而走、故不克）趙穿攻公於桃園、（趙穿、晉大夫、趙夙之孫、趙盾從父昆弟、武子穿也、桃園、園名）逆公子黑臀而立之、是為成公、（逆、迎也、迎于周也、黑臀、晉文公子、襄公弟、成公黑臀也）

久矣見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卿使不及其假寐也[illegible]同見殺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殺而以小殺見也 稱文照曰止會二行[illegible]于老莊之術者所以當晉鄴之世獨能以然見于論

范武子讓德

郤獻子聘于齊、（獻子、晉卿、郤缺之子、克也、聘在魯宣十七年）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子跛、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將升、婦人笑于房）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退自朝、（武子、晉正卿士會也）曰、燮乎、（燮、武子之子、文子也）吾聞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逞、快也、不快心以伐齊、必發怒於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得政、為政也）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致、歸也）無以內易外也、

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唯敬、（二三子、晉諸卿也、承、奉也）乃老、（乃告老也）

武子杖擊文子

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廋、隱也、謂以隱伏譎詭之言問於朝也、東方朔曰、非敢詆之、乃與為隱耳、是也）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辭其三事）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父兄、長老也）爾童子、何知、而三掩人於朝、（掩、蓋也）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委、冠也、笄、簪也）

郤獻子分謗

靡笄之役、韓獻子將斬人、（靡笄、齊山名、郤克伐齊、從齊師於靡笄之下、獻子時

（為司馬將斬人）郤獻子駕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獻子請以狥其僕曰子不將救之乎獻子曰敢不分謗乎（言能如此故從事不爭）

郤獻子敗齊師

靡笄之役郤獻子傷（傷於矢也傳曰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喙（喙短氣貌）張侯御曰三軍之心在此車矣（張侯晉大夫解張也在此車謂車進則進車退則退也）其耳目在旗鼓（耳聽鼓音目觀旗表）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表旌旗也車表鼓音進退異數）軍事集矣（集成也）吾子忍之不可以言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蜃器）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帶甲纓冑死而後已此兵之常政）病未若死祗以解志

（於適也）乃左并轡右援枹而鼓之馬逸不能止三軍從之（逸奔也）齊師大敗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

靡笄之役郤獻子師勝而反范文子後入（文子時佐上軍）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兵凶事文子後入故武子憂望也）對曰夫師郤子之師也（郤子請伐齊又為元帥）其事藏（藏善也謂師有功）若先則恐國人之屬耳目於我也故不敢（屬猶注也）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免於禍）

士會父子所言無非求是於禍而免禍獨在於讓則讓道乃人之不可一時忘者也

靡笄之役郤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力功也）對曰克也以君命命三軍之士三軍之士用命克也何力之有焉范文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燮也受命於中軍以命上軍之士上軍之士用命燮也何力之有焉欒武子見（武子晉卿欒枝之孫欒盾之子書也時將下軍）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書也受命於上軍以命下軍之士下軍之士用命書也何力之有焉

絳人論梁山崩

梁山崩（梁山晉望也崩在魯成五年）以傳召伯宗（傳驛也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子）遇大車當道而覆（大車牛車也）立而辟之曰辟傳（辟使下道辟傳車）對曰傳為速也若俟吾辟之則加遲矣（加益也）不如捷而行（旁出為捷）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絳晉國都）伯宗曰何聞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將若何

對曰山有朽壤而自崩將若何（朽腐也不言政失所為而稱朽壤言避也）夫國主山川（主為山川主也）故川涸山崩君為之降服出次（涸竭也川竭則山崩降服縞素也出次次于郊也）乘縵不舉策於上帝（縵車無文也不舉不舉樂也策於上帝以簡策之文告于上帝周禮四鎮五嶽崩命去樂）國三日哭以禮焉（以禮于神也周禮國有太災三日哭）雖伯宗亦其如是而已其若之何問其名不告請以見弗許（以見于君）伯宗及絳以告而從之（以車者之言告君君從之）

伯宗之妻賢智

伯宗朝以喜歸（朝罷而歸有喜色）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知辯智也陽子處父也）對

孫應鰲曰何如女流乃有明鑒

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主尚也）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戴奉也上賢也才在人上也）難必及子乎子盍亟索士憖庇州犁焉（亟疾也索求也憖願也庇覆也州犁伯宗子伯州犁也○憖魚僅反）得畢陽（畢陽晉士也）及欒弗忌之難諸大夫害伯宗將謀而殺之（欒弗忌晉大夫伯宗之黨也三郤害弗忌故譖伯宗并殺之）畢陽實送州犁于荊（荊楚也犁本楚為大宰）

敘其簡而有味

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趙文子見諸大夫

孫應鰲曰文彩爛然者可觀也宗伯之言

楊文熙曰寵至益戒二語有味乎其言[illegible]是[illegible]不負此語

趙文子冠（文子趙武也冠謂以士禮始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武子欒書也）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榮者有色貌也實之不知華而不實也）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宣子晉大夫荀庚也）惜也吾老矣（惜已年老不見文子德所至也）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知不足者將寵而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聽於民（詢于芻蕘聽謗譽也）於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工矇瞍也誦讀前世箴）（諫語）之在列者獻詩使勿兜（列位也謂公卿至于列士獻詩以風也兜惑也）風聽臚言於市（風采也臚傳也采聽商旅所傳善惡之言）辨妖祥於謠（辨別也妖

與善之言仰與[illegible]人皆當時時省此也

惡也祥善也行歌曰謠）考百事於朝（百官職事）問謗譽於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術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駒伯晉卿郤錡也）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恃年自矜）見韓獻子（獻子晉卿韓厥也）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蔑無也）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物類也）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糞除而已又何加焉（糞除諭自修潔）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武子晉卿荀首之子荀罃也）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恥乎（成季趙衰也宣趙盾也言文子二賢之後長老乃為大夫非恥乎欲其修德蚤為卿也）成子之文宣子之忠

張老總括數語足判文子趙向賢言者又不可不知

孫應鰲曰三郤雖亡人之

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道達也志記也佐助也先君文公也以政得政也）夫宣子盡諫於襄靈（襄公文公子靈公父也）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濟成也）見苦成叔子（成叔子郤犨也）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眾（執官為大夫也）吾安容子見溫季子（溫季子郤至也）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言汝不知誰可以求其次不欲其高遠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晉大夫張孟也）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滋益也）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物事也人事以備能行與否在子之志也）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

言然在趙文子則亦所謂季孫之惡我藥石也

稱述焉（不足稱述）知子之道善矣（道訓也）是先主覆露子也（先主謂成宣也露潤也）

文子與郤至論伐鄭

按文然曰我王者乎哉語佳而有含蓄尋聽者不必用解矣王者以德言覩下文自見注非

厲公將伐鄭（厲公晉景公之子州蒲也伐鄭鄭從楚故也）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為也（為治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畔鄭伐之故為難本）得鄭憂滋長安用鄭（楚必救之故憂益長）郤至曰然則王者多憂乎文子曰我王者也乎哉（言俱諸侯也）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故無憂（方所在方賄）今我寡德而求王者之功故多憂（我晉也）子見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寡德求富行不得息）

晉敗楚師於鄢陵

按文然曰齊魯之師安得有乘虛盡樂書侯之非是郤至論楚五間卒能破之其深於兵機哉

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興齊魯之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陳公令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興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將退無鬬心）夫陳不違忌一間也（違避也忌謂晦也晦陰氣盡兵亦陰故忌之）夫南夷與楚來而弗與陳二間也（南夷據在晉南也不與陳不欲戰也）夫楚與鄭陳而不與整三間也（雖俱陳不整齊也）且其士卒在陳而譁四間也（譁讙也）夫衆聞譁則必懼五間也鄭將顧楚楚將顧夷莫有鬬心不可失也公說于是敗楚師于鄢陵欒書是以怨郤至

郤至見楚王下奔

按文然曰敵國之君乃若然仇安可見之而下車左氏謂其勇而不禮誤矣

鄢之戰郤至以韎韋之跗注三逐楚共王卒（跗注兵服自要以下注于跗）見王必下奔（下下車奔走也）退戰王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工尹楚官襄其名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事戎事也殷盛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屬見不穀而下無乃傷乎（屬適也傷恐其傷也）郤至甲冑而見客免冑而聽命（免脫也）曰君之外臣至以寡君之靈間蒙甲冑（蒙被也被介在甲冑之間）不敢當拜君命之辱為使者故敢三肅之（禮君事肅拜肅拜下手至地也）君子曰勇以知禮（禮軍禮也）

文子論睦內圖外

其事在前顛倒序之以見始終

鄢陵之役大夫欲爭鄭（與楚爭鄭）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人臣者能內睦而後圖外（睦親也）不睦內而圖外必有內爭盍姑謀睦乎（姑且也）考訊其阜以出則怨請（訊問也阜衆也）（請安也言內且謀相親愛乃考問百姓知其虛實然後出軍用師則怨惡自安息也）

文子欲釋楚鄭以為外患

按文然曰文子此言甚真見厲公之不足以立功而姑以外患撫之其禍深甚應沒矣何晉之諸臣獨不念及乎

鄢陵之役晉伐鄭荊救之（荊楚也）大夫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君人者刑其民（以刑正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成平也）是以內龢而外威（威長也）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刀鋸小人之刑也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而斧鉞不行（斧鉞大刑也不行不行于大臣）內猶有不行而況外乎夫戰刑也（言用兵刑用刑也）刑之過也

（利撥過者）有過由大（由大臣也）而怨有細（怨望者猶細民也）故以惠誅怨（誅除也）以忍去過（忍以義斷也）細無怨而大不過而後可以武刑外之不服者今吾刑外乎大人（外者刑不及也）而忍於小民（忍行刑於小民）將誰行武武不行而勝幸也（幸僥幸也）幸以為政必有內憂且唯聖人能無外患又無內憂詎非聖人必偏而後可（詎猶自也偏有一也）偏而在外猶可救也（在外外有患也）疾自中起是難盍姑釋荊與鄭以為外患乎（釋置也）

文子再論伐楚鄭不可

鄢陵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欒武子將上軍范文子將

下軍欒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吾聞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無德而服者衆必自傷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稱副也副晉之德且諸侯皆叛則國可以少安）

語入情洞禍機灼然

今我戰又勝荊與鄭吾君將伐知而多力怠教而重斂大其私暱而益婦人田（暱近也私近謂嬖臣也大謂增其祿也婦人愛妾也）不奪諸大夫田則焉取以益此諸臣之委室而徒退者將與幾人（徒空也與辭也幾人言必多也）其產將害大盍姑無戰

武子之言似忠但不審禍機終偽臣矣

乎（產生也言其生安將害大臣）欒武子曰昔韓之役惠公不復舍（韓之役秦獲惠公）邲之役三軍不振旅（楚敗晉師於邲師敗衆散故不能振旅而入）箕之役先軫不復命（晉人敗狄于箕先軫死之）晉國固有大耻

三今我任晉國之政（時為上卿）不損晉耻又以違蠻夷以重之（違避也蠻楚也）雖有後患非吾所知也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有二福擇取其重有二禍擇取其輕）福無所用輕禍無所用重晉國固有大耻與其君臣不相聽以

不相聽卽上內憂言固有大私義在內患也云為諸侯笑也詎好而欲遂

為諸侯笑也（不相聽謂惠公不與慶鄭相聽以敗于韓先穀不與林父同聽以敗邲先軫不與襄公相聽以亡于箕）盍姑以違蠻夷為耻乎欒武子不聽遂與荊人戰於鄢陵大勝之於是乎君伐知而多力怠

此所謂委室而欲退者

教而重斂大其私暱殺三郤而尸諸朝（三郤錡犨至也尸陳也產將害大是也）納其室以分婦人（納取也室妻妾貨財也）於是乎國人弗蠲（蠲潔也不蠲公所為）遂弒諸翼葬之翼東門之外以車一

乘（[illegible]晉厲公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欲以胥童夷羊五長魚蟜為卿故殺三郤長魚蟜又以兵劫欒書中行偃將殺之厲公游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執公使程滑弒公葬之以車一乘不成喪）

欒書不從諫文子之言釀成弒君之禍則書之罪若不容誅矣

厲公之所以死者唯無德而功烈多服者衆也

欒書殺三郤弒厲公立悼公

反自鄢范文子謂其宗祝（宗宗人祝祝史也）曰君驕泰而有烈（烈功也）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況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私嬖臣妾也昭明也）昭私難必作（寵私必去舊去舊必作難）

祈宗元曰死之長短而使宗祝祈誅不得良宗祝而已言焉文子乞死何得亦妄之大者

吾恐及焉凡我宗祝為我祈死（祈求也）先難為免（免免下亂）七年夏范文子卒（晉厲公七年魯成十七年）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公殺三郤欒中行偃懼乃殺公）既戰獲王子發鉤（發鉤楚公子茷也悼）

其謀深險人未有不墮其中者

（子、囚楚公子茷、○茷扶發反）欒書謂王子發鉤曰、子告君（使告晉君）曰、郤至使人勸王戰、及齊魯之未至也、（晉乞師於齊魯、時尚未至、晉可敗也、）且夫戰也、微郤至、王必不免、（微、無也、言郤至見王必下趨、安王斜、）吾歸子、（子告晉君如此、吾令子歸楚也、）發鉤告公、公告欒書、欒書曰、臣固聞之、（固、久也、）郤至欲為難、使苦成叔緩齊魯之師、已勸君戰、（已、郤至也、）戰敗、將納孫周、（孫周、悼公周也、）事不成、故免楚王、然戰而擅舍國君、而受其問、不亦大罪乎、（問遺引也、）

穆文熙曰、郤此一罪、郤至可死、不必以上二事誣之、又不宜為將周之謀、則至死而其心不厭矣

且今君若使之於周、必見孫周、公曰諾、欒書使人謂孫周曰、郤至將往、必見之、郤至聘於周、公使覘之、見孫周、（覘微視之）是故使胥之昧、與夷陽午刺郤至、苦成

郤至勇矣、宜有此禍、至死之言則有可取、不可以人廢之也

叔及郤錡、（胥之昧、胥童也、及夷陽午、皆厲公嬖臣、）郤錡謂郤至曰、君不道於我、我欲以吾宗與吾黨夾而攻之、雖死必敗國、國敗君必危、其可乎、郤至曰、不可、至聞之、武人不亂、（勇而不義、則不為武矣、）知人不詐、（為詐則不為知、）仁人不黨、（不群黨也、）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君寵祿以得富、得富故有徒黨、）利黨以危君、君之殺我也後矣、（後、晚也、）且眾何罪、鈞之死、不若聽君之命、（鈞、等也、等一死、不欲為亂也、）是故皆自殺、（傳曰、三郤將謀於榭、長魚蟜以戈殺之、言自殺、取其不校也、）既剌三郤、欒書弒厲公、乃納孫周而立之、是謂悼公、

穆文熙曰、長魚蟜既殺三郤、復欲殺欒中行、故謀之及、不獲命乃逃、奔翟、尚知禍本既發、宗仁可謂異人、柳宗元曰、厲公孰君子蟜、亂臣也、假如殺欒書中行偃、則厲公之敝益衆其矣、可喜乎

長魚蟜奔翟

長魚蟜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謂與胥童共脅之也、脅、劫也、欒、欒書、中行偃、）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言二子擅誅、必將圖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為軌、在外為姦、禦軌以德、禦姦以刑、（禦、止也、以德綏撫之、以刑、謂誅除也、）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強、不可謂刑、（鯁、害也、）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脆弱、弗能忍俟也、乃奔翟、三月、厲公殺、（魯成十七年十二月、長魚蟜奔、閏月、欒中行殺胥童、十八年正月、厲公弒、）

韓厥不與欒書之黨

欒武子中行獻子圍公於匠麗氏、（匠麗氏、晉嬖大夫也、）乃召韓

穆文熙曰、韓厥不從欒氏弒君、又不為欒氏所忌、果敢自信中立、獲免、其知不可及矣

獻子、獻子辭曰、弒君以求威、非吾所能為也、（求威、立威也、）威行為不仁、事廢為不知、（威行於君為不仁、事不成為不知、）享一利、亦得一惡、非所務也、昔者吾畜於趙氏、（畜、養也、韓獻子養於趙盾、）孟姬之讒、吾能違兵、（孟姬、趙朔之妻、晉景公姊也、譖趙同趙括於景公、景公殺之、時獻子能違其兵難、本存趙氏、未可脅與殺君也、）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尸、主也、）二三子不能事君、安用厥也、中行偃欲伐之、欒書曰、不可、其身果而辭順、（果、敢也、順、順其志也、）順無不行、果無不徹、（順者人從之、故無不行、果者志不缺、故無不徹、徹、達也、）犯順不祥、伐果不克、（克、勝也、）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戾、帥也、以果敢帥順道而行之、故民不犯也、）吾雖欲攻之、其能乎、乃止、

悼公新政

移文熊曰其詞婉而有致既不使強臣疑畏又不示之柔懦諸政有條氣度耕然大是春秋賢君

既殺厲公欒武子使知武子彘恭子如周迎悼公庚午大夫逆于清原（清原晉境）公言于諸大夫曰孤始願不及此（及至也）孤之及此天也（引天以自重）抑人之有元君將稟命焉（元善也稟受也）若稟而棄之是焚穀也（穀所仰以生也）其稟不材是穀不成也（不材不可用也不成謂秕也）穀之不成孤之咎也成而焚之二三子之虐也若欲奉元以濟大義將在今日若欲暴虐以離百姓反易民常亦在今日（反易民常下不事上也）圖之進退願由今日（悼公承纂殺之後懼臣下不從故以此約厲焉）大夫對曰君鎮撫群臣而大庇蔭之敢不承業乃

盟而入（承奉也業事也）辛巳朝于武宮（武宮武公廟）定百事立百官育門子選賢良（門子大夫適子育長也長育其材選賢良也）興舊族出滯賞畢故刑赦囚繫（故刑若今被刑者作者畢之不復作也）有問罪為積德（問罪刑罪之疑者）逮鰥寡振廢滯養老幼恤孤疾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謂賢知事者）稱王父王父不敢不承（稱曰王父尊而親之不敢不承命）

四史鴻裁國語五卷終

四史鴻裁十八卷　國語六卷

晉

悼公用人復伯

孫應鰲曰悼公其功勤因其材品用不偷[illegible]續不違志[illegible]倜之中有則[illegible]滿音節妙[illegible]

二月乙酉公即位（先館于外至此乃就宮朝也傳曰館于伯子同氏是也）使呂宣子佐下軍（宣子呂錡之子呂相也）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于上軍（上當為下知莊子荀首也時為下軍大夫）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晉楚戰于鄢陵呂錡射楚恭王中目楚師敗楚養由基射呂錡中項而死）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崇高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季少子也武子士會文子士燮也母弟同母弟也）武子宣法

以定晉國至于今是用（宣明也）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于今是賴（定諸侯謂為軍帥能使諸侯事晉也）夫二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屏藩也）使令狐文子佐之（文子魏犨之孫魏顆之子魏頡也令狐邑名）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克勝也晉荀林父將滅赤翟潞氏七月秦伐晉欲敗晉功魏顆敗秦師于輔氏杜回秦力士也景鍾景公之鐘）

輔氏晉地名

至于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育長也）君知士貞子之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為大傅（貞子晉卿士穆子之子渥濁也）（宣徧也惠順也）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為司空（右行辛晉大夫賈辛也數計也宣明也物事也能以計數明事定功故使為司空）知欒糾之

穆文熙曰用人一章大勢照絡多參差愈出愈奇

可謂曲盡敎公使之法

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為戎御。（欒糾，晉大夫子糾也。政，事也。戎御，御公戎車也。）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為戎右。（有力而不暴，故可親近之。）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族大夫，掌公族與卿之子弟。）公曰：荀家惇惠，（荀家，晉大夫。）荀會文敏，（荀會，荀家之族。）黶也果敢，（黶，欒書之子桓子也。）無忌鎮靖，（無忌，韓厥之子。）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教之道。）使文敏者道之，（道其志也。）使果敢者諗之，（諗，告也。告其得失也。）使鎮靖者修之。（修治其氣性。）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倦，懈也。）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婉，順也。）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壹，一也。）使茲四人者為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為元尉。（元尉，

所用人人各當安得不伯大公之欲一人而已

中軍尉也。）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為元司馬。（魏絳，莊子也。謂大司馬也。）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為元候。（張老，張孟也。）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為輿尉。（遏寇，晉大夫。輿尉，上軍尉也。）知籍偃之惇帥舊職而共給也，使為輿司馬。（籍偃，晉大夫。輿司馬，上軍司馬也。）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為贊僕。（程鄭，晉大夫。淫，邪也。贊僕，乘馬御也。六騶屬焉。）始合諸侯於虛朾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且觀道逆者。（延，陳也。陳君之稱譽于四方，且觀察諸侯之有道德、與逆亂者。）呂宣子卒，（宣子，呂相。）公以趙文子為文也，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三年，公始合諸侯。四年，諸侯會

楊宗元曰僕思命者也亂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貴不能制而罪命者亦非能刑已然則絳豈奈何止公子以請君之命

於雞丘，（雞丘，雞澤。）於是乎布令，結援修好，申盟而還。令狐文子卒，（文子，魏頡。）公乃以魏絳為不犯，（不犯，不可犯以非法也。）使佐新軍。使張老為司馬，使范獻子為候奄。（代張老。候奄，元候也。獻子，范文子之族。）公譽達於戎。（戎，諸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于是乎始復伯。（莊子，魏絳也。繼文公伯。）

魏絳戮揚干

四年，會諸侯于雞丘，魏絳為中軍司馬。公子揚干亂行于曲梁，（揚干，悼公之弟。行，列也。曲梁，晉地。）魏絳戮其僕。公謂羊舌赤（赤，羊舌職之子。）曰：寡人屬諸侯，（屬，會也。）魏絳戮寡人之弟，為我勿失。（戮，辱也。為我執之，勿失也。）赤對曰：臣聞絳之志，有事不避

穆文熙曰以悼公之賢藹揚干之戮絳且不得況其下乎信乎人主守法之難也

言婉而正

難，有罪不避刑，其將來辭。（辭，陳其辭狀也。）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而伏劍。（僕人，掌傳令，聞公怒，欲自殺。）士魴、張老交止之。（交，夾也。）僕人授公，公讀書曰：臣誅於揚干，不忘其死。（誅，責也。）日君乏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日，前日也。狃，正也。）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順令也。）軍事有死無犯為敬。（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為敬令。）君合諸侯，臣敢不敬，（敢不敬，奉其職。）君不說，請死之。公跣而出，（跣，徒跣也。）曰：寡人之言，兄弟之禮也；子之誅，軍旅之事也。請無重寡人之過。反役，與之禮食，（反役，自役反也。禮食，公食大夫之禮。）令之佐新軍。

祁奚薦其子

祁奚辭於軍尉（辭請老也）公問焉曰孰可（誰可自代）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婉順也）游有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不戲弄也）其壯也彊志而用命（命父令也）守業而不淫（業所學事業也）其冠也和安而好敬（冠二十也）柔惠小物（柔仁也惠愛也）而鎮定大事（鎮安也言知謀能安定也）有直質而無流心（流放也）非義不變（言從義也）非上不舉（舉動也放上而動）若臨大事其可以賢于臣也（大事國事）臣請薦所能擇而君比義使代焉（比方也義宜也）公使祁午為軍尉沒平公軍無秕政（平公悼公之子彪也秕以穀諭也）

魏絳和戎

五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龢諸戎（無終山戎之國在北平子爵也嘉父名孟樂嘉父之臣莊子魏絳也和諸戎欲服從於晉也）公曰戎翟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無親無恩親好得貪貨財）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諸華華夏也用師於戎不得存恤諸侯諸侯必叛故失之）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且夫戎翟荐處（荐聚也）貴貨而易土（貴重也易輕也）與之貨而獲其土其利一也邊鄙耕農不儆其利二也戎翟事晉四鄰莫不震動其利三也（震懼也）君其圖之公說故使魏絳撫諸戎於是乎遂伯

韓獻子老（獻子韓厥也）使公族穆子受事於朝（公族同姓也穆子厥

卿所以能為
將二子辭之
絳而公能用
之五君臣俱
賢所以能成
霸業

之子無忌也獻子告老欲使為卿）辭曰厲公之亂無忌備公族不能死（乱弒見殺）臣聞之曰無功庸者不敢居高位（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今無忌知不能匡君使至於難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忝韓宗請退也固辭不立悼公聞之曰難雖不能死君而能讓不可不賞也使掌公族大夫（掌主也初為公族大夫今使主之以是為賞）悼公使張老為卿（卿佐新軍也）辭曰臣不如魏絳夫絳之知能治大官（大官卿也）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不忘利公室也）其勇不疚於刑（疚病也勇能斷決也）其學不廢其先人之職若在卿位外內必平且雞丘之會其官不犯（不犯戮揚干也）而辭順不可不賞也公五命之固辭乃使為司馬使魏絳佐新軍（事已見上獻見張老之讓故復言之）

晉侯賞魏絳

君不忘功賦
臣有遜辭可
謂兩得之

十二年公伐鄭軍於蕭魚（鄭從楚故伐之軍蕭魚）鄭伯嘉來納女工妾三十人女樂二八（嘉簡公也女美女工樂師）歌鍾二肆（肆列也）及寶鎛（鎛小鍾也）輅車十五乘（輅廣車也車軘車也）公賜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和戎翟而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請與子共樂之魏絳辭曰夫和戎翟臣之幸也（幸幸而合也）八年七合諸侯君之靈也（靈神也）二三子之勞也（謂諸軍帥）臣焉得之（焉得得之）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無以濟河（微無也濟河南服鄭）二三

子何勞焉子其受之君子曰能志善也（志識記也）

穆文熙曰叔向之賢併司馬侯而始顯人之遇合豈偶然哉

司馬侯論德義之樂

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司馬侯晉大夫女叔齊樂見士民之能當也）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善善為德惡惡為義）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為行也）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肸叔向之名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時孔子未作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大子彪（彪平公也）

陽畢圖已亂

平公六年（平公悼公之子彪也六年魯襄二十一年）箕遺及黃淵嘉父作亂不克而死（箕遺黃淵嘉父皆晉大夫欒盈之黨也）公遂逐群賊（羣賊欒盈之黨）謂陽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陽畢晉大夫穆侯唐叔八世之孫桓叔之父也晉亂自桓叔始輟止也）民志無厭禍敗無已（厭極也已止也）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速召也）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本根亂本謂欒氏猶尚樹立也）枝葉益長本根益茂是以難已也今若大其柯（柯斧柄所株以伐木）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閒（閒息也謂戮欒氏而去其黨）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訓教也）明訓在威權（言既有明教當有威權以行之）威權在君（言不在民）君掄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掄擇也常位謂世有功於國而中廢者）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逞快也）是遂威而遠權（遂中也遠權權及後嗣）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言皆從君）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皆可畜養而教導之）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欲惡情欲好惡也偷苟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夫欒氏之誣晉國也久矣（誣罔也以惡取善曰誣謂欒書雖殺厲公然人被其德不以為惡傳曰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欒書實覆宗殺厲公以厚其家（覆敗也宗大宗也謂殺厲立悼以取重於國厚其家也）若滅欒氏則民威矣（威畏也）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瑕瑕嘉原原軫韓韓萬魏畢萬皆晉賢人有常位於國者）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欒書立吾先君（先君悼公）欒盈不獲罪如何（言盈不得罪於國為其母范祁所譖耳如何可戚）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暱近也言當遠權為久長計也）行權不可以隱於私（以私恩隱蔽其罪也）暱於權則民不道（不可道訓也）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與無君同）君其圖之若愛欒盈則明逐群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羣賊盈之黨倫理也）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猶少滅之恐少耳）彼若不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謂賂其所適之國厚寄托之而勸勉焉）公許諾盡逐群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適曲沃逐欒盈（曲沃欒盈邑）欒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

將授立之得之者賞（授之爵位而立之）居三年欒盈晝入為賊于絳（齊莊公使析歸父以藩載盈納之曲沃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欒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欒盈滅欒氏（盡殺欒氏之族黨）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

辛俞從欒氏出奔

此亦異人不役猶可必令

復從欒氏則之何以詠[illegible]之罪也

欒懷子之出（懷子盈也出奔楚）執政使欒氏之臣勿從（執政正卿即范宣子）從欒氏者為大戮施（施陳也陳其尸也）欒氏之臣辛俞行（行從亡也）吏執而獻之公曰國有大令何故犯之對曰臣順之也豈敢犯之執政曰無從欒氏而從君是明令必從君也臣聞之曰三世仕家君之（三世為大夫家臣君之如國君也）再世以下主之（大夫稱主）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世隸欒氏於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執政曰不從君者為大戮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以煩司寇（敢不敢也言不敢忘死而叛其君煩君司寇以刑臣也）公說（說其執義）固止之不可（可肯也）厚賂之辭曰臣嘗陳辭矣心以守志辭以行之所以事君也若受君賜是隋其前言（隋懷也臣無二君若受君賜是有二心也○隋許規反）君問而陳辭未退而逆之何以事君（從及也）君知其不可得也乃遣之

向母知叔魚伯石之敗

師宗元曰君子之於人也[illegible]其言而觀其行[illegible]不足以言其[illegible]必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

叔魚生其母視之（叔魚晉大夫叔向母弟羊舌鮒也視猶相察也）曰是虎目而豕喙（豕喙長而氣也）鳶肩而牛腹（牛腹長也）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后為贊理受雝子女而抑邢侯邢侯殺之）遂弗視（不自養視也）楊食我生（楊叔向邑也食我叔向子伯石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食我既長黨于祁盈晉殺盈及食我遂滅羊舌氏）

[illegible]

訾祏止范宣子爭田

范宣子與龢大夫爭田久而無成（成平也龢晉邑之大夫也爭田之疆界久而不平）宣子欲攻之問於伯華（伯華羊舌赤也）伯華曰外有軍內有事赤也外事也（言主軍也）不敢侵官（非其官與之為侵官）問於孫林父（孫林父衛大夫以戚叛事晉）孫林父曰旅人所以事子也唯事是待（旅客也言客寄之人不敢違命）問於張老（張老中軍司馬也）張老曰老也以戎事承子非戎則非吾所知也（戎兵也）問於祁奚（祁奚為公族大夫）祁奚曰公族之不恭公室之有回（回邪也）內事之邪（內內朝也）大夫之貪是吾罪也（大夫公族大夫）若以軍官從子之私懼子之應且憎也（外應受我內情其非）問於籍偃（籍偃上軍司馬）籍偃曰偃以斧鉞從於張孟（張孟張老字）日聽命焉若夫子之命也何二之有（夫子張孟也）釋夫子而舉（舉合也舉動也）是反吾子也（吾子宣子宣子為上卿本使我聽命於張孟）問於叔魚（叔魚叔向之弟）叔魚曰待吾為子戮之叔向聞之見宣子曰聞子與龢未寧（寧息也）徧問於大夫又無決盍訪之訾

韓文燕曰諸大夫非不能言恐其不入故須耆之資訾祏為家老宣子信之故其言易入耳然則進言亦難矣哉

祏○（訾祏宣子家臣祏常慶又）訾祏實直而博直能端辨之（端正也辨別也）博能上下比之且吾子之家老也（家臣室老）吾聞國家有大事必順於典刑（典常也刑法也）而訪咨於耇老而後行之宣子問於訾祏訾祏對曰昔隰叔子違周難於晉國（隰叔杜伯之子違避也宣王殺杜伯隰叔避害適晉）生子輿為理（子輿士蔿之字理士官也）以正於朝朝無姦官為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績功也）世及武子佐文襄為諸侯諸侯無二心（父子為世及至也）及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及為成師居大傅（為成公軍師兼大傅官）端刑法緝訓典國無姦民（士會為政盜逃奔秦是也）是以受隨范（隨范晉二邑也）及文子成晉荊之盟（文子武子之子燮也晉使士燮盟楚於宋西門之外）豐兄弟之國使無有間隙（豐厚也兄弟鄭衛之屬不相加戎）是以受郇櫟（郇櫟晉二邑也）今吾子賴三子之功而饗其祿位（三子子輿武子文子）既無事矣而非龢於是加寵將何治為（晉加寵於子將何所為治乎）宣子說乃益龢田而與之和（所以爭田益之與之平和）

非龢何治語有國致不謀而謀所以特為要所推也

宣子與獻子論訾祏

訾祏死范宣子謂獻子（獻子宣子之子范鞅）曰鞅乎昔者吾有訾祏也吾朝夕顧焉（顧問也）以相晉國且為吾家今吾觀女也專則不能謀則無與（無賢臣也）將若之何對曰鞅也居處恭不敢安易（易簡也不敢自安而為簡易）敬學而好仁和

柳宗元曰羊舌子以其君明猜何如哉若果猜也則從其言斯殺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諭胡乃反被先君以罪之耶是使平公益不欲人諫己也

於政而好其道（言以為政貴和而好說其道）謀於衆不以賈好（賈求也言必徵衆不以求為好）私志雖衷不敢謂是也必長者之由（衷善也由從也）宣子曰可以免身

叔向諫殺豎襄

平公射鴳不死（鴳扈小鳥也鴳音晏）使豎襄搏之失（豎內豎襄名也）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夕至于朝）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徒林林名）以封于晉（言有才藝以受封也）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鴳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恥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殺之益聞說辭以諫）君忸怩顏乃趣赦之（忸怩慙色）

叔向論君子之比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撫拊也）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謂有所建為及諫爭相為終始以成其事也）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無不可言皆從也）籍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君子周而不比故偃問之）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贊事比也（贊佐也）引黨以封己（引取也封厚也）利己而忘君別也（別為朋黨也）

叔向使子負對秦鍼

秦景公使其弟鍼來求成（景公秦穆公之玄孫桓公之子鍼后子伯車也）叔向命召行人子負（行人掌賓客之官負名也）行人子朱曰朱也在

務文熙曰秦晉之和所係甚重故同慎於辱人而獨用子貟與他對賓客不同也子朱不自省而撫劍此向之所以見黜矣

此叔向曰召子貟子朱曰朱也當御（當直也御進也言次應直者）叔向曰肸也欲子貟之對客也子朱怒曰皆君之臣也班爵同（與貟同也）何以黜朱也（黜退也）撫劍就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集成也）子孫饗之（饗饗其福也）不集三軍之士暴骨（必復戰鬬也）夫子貟道賓主之言無私子常易之（易變也）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拂衣從之（拂奏也）人救之平公聞之曰晉其庶乎（庶幾于興）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侍曰公室懼卑其臣不心競而力爭

晉人以信服子木

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楚令尹子木欲襲晉軍（子木屈到之子屈建也傳曰將盟楚人衷甲襲掩也）曰若盡晉師而殺趙武則晉可弱也文子聞之謂叔向曰若之何叔向曰子何患焉忠不可暴（不[illegible]伐恭）信不可犯（犯陵也）忠自中（自中出也）而信自身（身行信也）其為德也深矣其置本也固矣故不可抈也（抈動也音月）今我以忠謀諸侯（謀安諸侯）而以信覆之（覆驗其志）荊之逆諸侯也亦云（逆迎也）是以在此若襲我是自背其信而塞其忠也（塞絕也）信反必斃忠塞無用安能害我且夫合諸侯以為不信諸侯何望此行也荊敗我諸侯必叛之子何愛於死死而可以固晉國之盟主何懼

以德立論深得伯王之體凡夫閱此可銷爭心

馬是行也以藩為軍（藩籬落也不設壘壁）攀輦即利而舍（言人引車就水草便利之地而舍之）侯遮扞衛不行（侯望遮遏也晝則侯遮夜則扞衛）楚人不敢謀畏晉之信也自是沒平公無楚患矣

叔向請先歃楚人

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歃（楚人子木也歃歃血也）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裨補也闕缺也）歃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于先若違于德而以賄成事（政以賄成）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望表謂立木以表其位也鮮牟東夷國燎庭燎也○蕝子悅反）

務文熙曰叔向以信自持先歃楚人立論宏遠地步絕足以服楚

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唯有德也（狎更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

文子固請於楚免叔孫

務文熙曰背盟伐莒似實有罪然叔孫能委身受戮

虢之會魯人食言（魯使叔孫穆子如會尋盟欲以脩好弭兵尋盟未退而魯伐莒取鄆是為食言）楚令尹圍將以魯叔孫穆子為戮樂王鮒求貨焉弗與趙文子謂叔孫曰夫楚令尹其為人也剛而尚寵（尚好也好自尊寵）若及必弗避也（以事及于身者必加戮無所避也）子盍逃之對曰豹也受命於君以從諸侯之盟為社稷也若魯有罪而受盟者逃會必不免（不免于討）是吾出而

亦可謂壯矣文子能救之所以稱伯哉

文子數語出脫叔孫甚當人人能知此則良臣可以不死風勵非淺淺矣

危之也。請為戮也。夫戮出于身實難。自它及之何害。（何害于義。）苟可以安君利國。美惡一也。（美生、惡死。）文子將請之于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盟。（齊一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必殺叔孫豹。文子曰。有人不難以死安利其國。可無愛乎。若皆卹國如是。則大不喪威。而小不見陵矣。何敗國之有。吾聞之曰。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惡人在位弗去亦不祥。必免叔孫。固請於楚而免之。

張老止文子作室之僭

趙文子為室。（室、宮也。）斲其椽而礱之。（礱、磨也。）張老夕焉。而

穆文熙曰文子之賢無論其他即作室一事不惟納張老之諫且令後世知其過豈非人情所難哉

見之。（見匠人為之。）不謁而歸。（謁、告也。）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速、去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密、密理石。謂砥也。先粗礱之、加以密砥。）諸侯礱之。（無密石也。）大夫斲之。（不礱也。）士首之。（斲其首也。）備其物。義也。（物備得宜、謂之義。）從其等。禮也。（從尊卑之等、謂之禮。）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通更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之見之也。（為使也。）其斲者仁者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

文子與叔向論于九原

趙文子與叔向游於九京。（京當為原。九原、晉墓地。）曰。死者若可

陽子大華而不實卒[illegible]致禍可以與舅犯文子並論單且首之乎向於是乎失言矣

作也。（作、起也。）吾誰與歸。叔向曰。其陽子乎。（陽子、處父。）文子曰。夫陽子行廉直于晉國。不免其身。（廉直、剛而無謀、為狐射姑所殺。）其知不足稱也。（稱、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見利、見全身之利、謂與晉文避難、王將反國、無輔佐安國之心、欲望請亡、故其仁不足稱也。）其隨武子乎。（武子、范會。）納諫不忘其師。（言聞之于師也。）言身不失其友。（身有善行、稱友之德。）事君不援而進。（進、進賢也。）不阿而退。（阿、隨也。退、退不肖也。言不隨君所欲、進賢退不肖。）

秦后子論趙文子

秦后子來奔。（后子、景公之弟鍼來奔。）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乎。（問有道不。）對曰。不識。（難即言之、故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

柳宗元曰死其大咎非偷之能必乎爾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惡則不幸及之偷不與也左氏於內傳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有不道事。）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龢孰。（言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必待而賢也。）鮮不五稔。（鮮、少也。稔、年也。少不至五年而亡。）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言朝恐不至夕。）文子出。后子謂其徒。（徒、從者也。）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忨日而歇歲。（忨、偷也。歇、遲也。）怠偷甚矣。（怠、懈也。偷、苟也。）非死逮之。必有大咎。（逮、及也。大咎、非常之禍。）冬。趙文子卒。

醫和論晉侯疾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醫龢視之。（龢、名。）出曰。疾不可為

也（為治也）是謂遠男而近女（遠師傅疏女色也）惑以生蠱（惑于女以生蠱疾）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疾非鬼神亦非飲食生于惑以喪其志）良臣不生天命不佑（佑助也良臣謂其不生將死也）若君不死必失諸侯趙文子聞之曰武從二三子（二三子晉諸卿）以佐君為諸侯盟主於今八年矣內無苛慝諸侯不二（苛煩也慝惡也）子胡曰良臣不生天命不佑對曰自今之謂（從今以往）和聞之曰直不輔曲明不規闇（言文子不能以明直而輔平公之闇曲使至蠱惑大）拱木不生危（拱木大木危高險也）松柏不生埤（埤下溼也言文子不能久也）吾子不能諫惑使至於生疾又不自退而寵其政（寵榮也）八年之謂多矣（已為多矣）何以能久文子曰醫及國家乎

孫文熙曰醫和論晉侯之疾為遠男近文又為上醫醫國俱為奇論但謂君近文臣不能諫奇害死何益造物之理如此也恐未必然若文子之先于公而亡者則亦偶然耳柳宗元曰和妄人也其言晉君曰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凡醫之所取在某脉合脉理也然則

對曰上醫醫國（止其淫惑是謂醫國）其次疾人固醫官也（官職也）文子曰子稱蠱何實生之對曰蠱之慝穀之飛實生之（慝惡也言蠱之為惡害于嘉穀為之蜚若是類生蠱疾者）物莫伏於蠱若嘉於穀（伏藏也嘉善也）穀興蠱伏而章明者也（穀氣起則蠱伏蠱穀不朽蠹而人食之章明之道也）故食穀者晝選男德以象穀明（選擇也擇有德者而親近之以象人食穀而有聰明）宵靜女德以伏蠱慝（靜安也伏去也言夜當安女之有德者以禮自節以去己蠱慝之病言蠱害穀猶女害男也）今君一之（一一晝夜也）是不饗穀而食蠱也（蠱惑女也）是不昭穀明而皿蠱也（皿器也言為蠱作器而受之）夫文蠱皿為蠱吾是以云也（文字也）文子曰君其幾何對曰若諸侯服不過三年不服不過十年（諸侯

諸侯服則榮衛醉脉理亂以速其死不服則榮衛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服則事于也）過是晉之殃也（過十年荒淫之禍及國也）是歲趙文子卒諸侯叛晉（叛晉從楚）十年平公薨（十年後十年也）

叔向均二公子之祿

秦后子來仕（避景公仕於晉）其車千乘（從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子干恭王之庶子公子比也楚公子圍弑郟敖子干奔晉）叔向為大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宣子韓起也代趙文子為政）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五百人為旅為田五百頃）上大夫一卒之田（百人為卒為田百頃）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鈞之也（鈞同也）對曰夫爵以建事（事職事也）祿以食爵（隨爵尊卑）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稱富

也）若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於朝（韋藩蔽前後木楗木檐也）唯其功庸不稱（言無功庸雖富不得服其崇服過於朝無官爵故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文文織錯錯鏤言富商之財足以金玉其車文錯其服以其無爵故不得為耳則止為韋藩木楗是也）能行諸侯之賄（言其財賄足以交于諸侯）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績功也八尺曰尋）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回於富也（回曲也）乃均其祿

程子曰若鯀為夏郊則晉侯宜付而借之初削小非貴盈何得以當祀經之此皆其甚不可書也

子產論黃熊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簡公僖公之子嘉也成子子產之族）平公有疾韓宣子贊授客館（贊導也）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

孫文熙曰辭化前能其說已說乃又以晉不神祀與然公其豈不足說乎子產辭對用以謝于公之家而平公疾未愈則其說之不行謝也其矣有所憑依柳宗元曰鯀之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為能神也說好事者夢之凡人之疾魄動而氣盪視聽離散是寐而有怪夢罔不為也夫何神奇之有

久矣上下神祇無不偏諭也（諭謂祭祀告謝也）而無除今夢黃能入於寢門（夢公夢也能似熊）不知人殺乎抑厲鬼邪（人殺主殺人鬼厲惡鬼也）子產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大政美大之政）僑聞之（僑子產名）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帝堯也殛放殛而殺之）化為黃能以入於羽淵（羽山之淵鯀既死而神化也）實為夏郊（禹有天下而郊祀之）三代舉之（舉謂不廢其祀）夫鬼神之所及（吉凶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同位（紹繼也救周祀之是也）是故天子祀上帝（上帝天也）公侯祀百辟（以死勤事功施于民者）自卿以下不過其族（族親族也）今周室少卑（卑微也）晉實繼之（謂為盟主統諸侯也）其或者未舉夏郊邪宣子以告祀夏郊（為周祀也）董伯為尸（董伯晉大夫神不歆非類則董伯其以姓也尸主也）五日公見子產（祭後五日平公有瘳故見之）賜之莒鼎（莒鼎出于莒也傳曰賜子產莒之二方鼎方鼎鼎方上也）

孫應鰲曰宣及子難而賴卒以汰其身見有德者賴能其救也可以免難而卒也以亡見無德者然雖

叔向賀韓宣子之貧

叔向見韓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之名而無其實（實財也）無以從二三子（從隨也）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其官不備其宗器宣其德行順其憲則使越於諸侯（越發聞也）諸侯親之戎狄懷之以正晉國行刑不疚（疚病也）以免于難（免殺君之難）及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藝極也桓子欒書之子黶也）略則行志（略犯也則法也）假貸居賄（居蓄也）宜及於

改行循懷其於也又深言郤氏以明言之處然柳宗元曰欲富者貴之可賀也則誠然其言吾書以德則行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謂行者滿之言曰欒書殺厲公以善終今而曰無罪之曰前之言曰欒氏之從晉國大失用書之罪以逆其令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則言之不信

難而賴武之德以沒其身及懷子改桓之行而脩武之德（懷子桓子之子盈也）可以免于難而離桓之罪以亡于楚（亡奔也）夫郤昭子（昭子郤至也）其富半公室其家半三軍恃其富寵以泰于國（泰奢于國）其身尸于朝其宗滅于絳不然夫八郤五大夫三卿（三卿郤錡郤至郤犨又有五人為大夫）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之哀也唯無德也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為能其德矣（能行其德）是以賀若不憂德之不建而患貨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宣子拜稽首焉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非起也敢專承之（專獨也承受也）其自桓叔以下嘉吾子之賜（桓叔生萬為韓之祖）

孫文熙曰叔魚見殺其母之言果驗貪之致禍可鑒哉

叔向論三姦罪狀

士景伯如楚（景伯晉理官）叔魚為贊理（叔魚羊舌鮒也贊佐也景伯如楚故叔魚攝其官也）邢侯與雝子爭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巫臣奔晉晉與之邢雝子故楚大夫奔晉晉與之鄐爭鄐田之疆界也）雝子納其女於叔魚以求直及蔽獄之日叔魚抑邢侯（蔽斷也）邢侯殺叔魚與雝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陳尸為戮）宣子曰若何對曰鮒也鬻獄（鬻賣也）雝子賈之以其子邢侯非其官也而干之（官司寇也干犯也）夫以回鬻國之中（回邪也中平也）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司寇而擅殺其罪一也邢侯聞之逃遂施邢侯氏（施捕）

柳宗元曰中行穆子蓋三有道焉而附德者有力屈而奔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穆子曰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是焉知非向之二者耶

穆文熙曰中行伯不納鼓人之叛而以賞奸失信為言此其師不在伐原下矣夙沙釐委質策死之言其殆有所風乎

也，而尸叔魚與雝子於市。（死時在朝，故尸於市）

穆子不受鼓人之降

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圍鼓。（穆子，晉卿中行偃之子荀吳也。翟，鮮虞也。鼓，白翟之別邑）鼓人或請以城畔，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為？」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利，爵賞也）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吾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盈，滿也）且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盈願也，（憾，恨也）晉豈其無？（豈無恨也）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貳，二心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進，進取也）不能而退，不以安賈貳。」（賈，市也。安，謂不勞師而得鼓）令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傅而鼓降。（傅，著也）

穆子使夙沙釐相翟

中行伯既克鼓，以鼓子苑支來。（苑支，鼓子鳶鞮也）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寮，官也）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孥，妻子也）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遷，徙也）臣何賴於鼓？」（賴，利也）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君謂涉佗也）爾止事君，吾定而祿爵。」（定，安也。而，汝也）對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言委質於君，書名于策，示必死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烈，明也）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即，就也。虞，度也。若就私利，是為畔君，畔君有辠，故煩司寇。舊法，策死之法也。若何，臣皆如是，是將有不意度而至之患者，晉其如之何）穆子歎而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吾當脩務何德而得若此之臣乎）乃使行。既獻，（獻，獻功也）言於頃公，（言，薦之賢于頃公。頃公，昭公之子去疾也）與鼓子田於河陰，（河陰，晉河南之田，使君而田之）使夙沙釐相之。

柳宗元可名者大夫公卿執憲之君臣莫或而更也又何他國之不亦甚歟

古人謂娶富不若吾來者即此意

文之戲謔者

范獻子論人不可不學

范獻子聘于魯，（獻子，士鞅也）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言其鄉之山也）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伯禽之曾孫、微公之子獻公具也。武，獻公之子武公敖）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咲焉，唯不學也。（言學則必知諱，不見咲也。禮，入境而問禁，入門而問諱）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董叔乞請於叔向

董叔將取于范氏，（董叔，晉大夫也。范氏，范宣子之女）叔向曰：「范氏富，盍已乎？」（言富必驕，驕必陵人。已，止也）曰：「欲為繫援焉。」（欲自繫綴，以為援助也）他日，董祁愬於范獻子，（祁，董叔之妻，獻子之妹也。范姓，祁名也）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于庭之槐。（紡，縣也）叔向過之，曰：「子盍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

又何請焉

魏獻子却梗陽人之賂

梗陽人有獄將不勝（梗陽魏氏之邑獄訟也）請納賂于魏獻子獻子將許之（獻子晉正卿魏舒也）閻沒謂叔寬曰與子諫乎（閻沒閻明叔寬女齊之子叔褒也皆晉大夫）吾主以不賄聞於諸侯（主獻子也不賄不貪財也）今以梗陽之賄殃之不可（殃猶病也）二人朝而不退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褒在召之使佐食（佐饋勸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唯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

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屬適也厭飽也已止也適小飽足則自節也）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善二子善諭而不逆獻子能覺改也）

獻子改過如此所以為成令德

董安于辭賞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下邑晉邑董安于趙簡子家臣多功也周禮曰戰功曰多魯定十三年簡子殺邯鄲大夫趙午午之子稷以邯鄲叛午荀寅之甥也荀寅士吉射之姻也二人作亂攻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時安于力戰有功也）趙簡子賞之辭（辭不受也）固賞之對曰方臣之少也進秉筆贊為名命稱於前世義於諸侯（言見稱譽於前世諸侯以為義也）而主弗志（志識也）及臣之壯也耆其股肱以從司馬（耆致也司馬掌兵也）苛慝不產及臣之

柳宗元曰功之賞也可行能之道也吾子雖不然亦少將受之今乃逃遁者曰[illegible]則矣賞者[illegible]則立功者怠[illegible]矣君子之為也勤於[illegible]吾[illegible]不知董子之義也[illegible]

長也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民無二心（端玄端委委貌也韠韋蔽膝帶大帶宰人宰官也）今臣一旦為狂疾而曰必賞女（言戰鬪為凶事猶人有狂易之疾相殺傷也）是以狂疾賞也不如亡趨而出乃釋之

簡子賞尹鐸

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墮壞也荀寅士吉射圍趙氏所作壁壘也）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怒曰必殺鐸也而後入大夫辭之（辭請也）不可（可肯也）曰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也）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有孝德以出在公族（為公族大夫也）有恭德以升在位（在卿位也）有武德以羞

景子簡子之父趙成也

為正卿（羞進也）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及景子亦能纂脩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學教也）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同宗之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荀士之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言見壘培可以戒懼是當師保何為不增）是以脩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鑑鏡也鳩安也）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為人矣（微無也）以免難之賞賞尹鐸（免難之賞里賞也）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伯樂無正字）以其賞如伯樂氏（如之）

穆文熙曰無正引喻詳明模擬精深足以感動簡子然簡子賞鐸鐸得祿無正無正不有其功均之為善行矣

孫應鰲曰諫言因犬而入此簡子之所以還也

孫應鰲曰數言乃人臣之鵠也指摘中行非良無所逃

也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祿所得賞也）辭曰吾為主圖非為子也怨若怨焉（若如也）

史墨止簡子適螻

趙簡子田于螻（螻晉君之囿）史黯聞之以犬待于門（史黯晉大夫史墨也時為簡子史犬田犬也門君囿門也）簡子見之曰何為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囿（茲此也）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行臣不從不順（言君從法臣從君也）主將適螻而麓不聞（麓主君苑囿之官也傳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臣敢煩當日（當日直日也言主將之君囿不煩麓以告君臣亦不敢煩主之直日以自白也）簡子乃還

少室周致右於牛談

少室周為趙簡子右（少室周趙簡子臣之姓名也右戎右也）聞牛談有力（牛談簡子臣）請與之戲（戲角力也）弗勝致右焉（致右于談）簡子許之使少室周為宰（宰家宰也）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史墨論良臣

趙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范吉射中行寅）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諫過匡救其惡賞善將順其美）薦可而替不（薦進也替去也）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死其難也）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

不足有餘二語有味

孫應鰲曰異化而下小化而大人之化也吳雲於物者以形身為化者非化之者也

穆文熙曰面很心很口字

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難謂為臣見逐伐君而敗見討伐也）君出在外（以朝歌叛魯哀五年又奔齊）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簡子曰善吾言實過矣

壯馳茲賀簡子求賢

趙簡子問於壯馳茲（壯馳茲晉大夫蓋吳人也）曰東方之士孰為愈（愈賢也）壯馳茲拜曰敢賀簡子曰未應吾問何賀對曰臣聞之國家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今主任晉國之政而問及小人又求賢人吾是以賀

竇犨論人化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小曰蛤大曰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竇犨晉大夫）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人賢人也）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登高也）夫中行范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純色為犧二子晉名族之後嘗為祭主于宗廟今反放逐畎畝之中是亦人之化也）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知果論瑤不可立

知宣子將以瑤為後（瑤宣子之子襄子知伯也）知果曰不如宵也（知果晉大夫知氏之族也宵宣子之庶子也）宣子曰宵也很（很戾不從人）對曰

[illegible]根理識用人來伯在以面請人苟不悖哉

早見備禍故能自全果其賢人哉

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不仁也）。美鬢長大則賢（鬢美類也），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給，足也），巧文辯惠則賢（也）。（巧文，巧于文辭）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族于太史，為輔氏。及知氏之亡，唯輔果在（善其知人）。

士茁論室不宜美

士茁之論足為美宮室者

知襄子為室美（襄子，知伯瑤也），士茁夕焉（士茁，知伯家臣。夕，夕往也）。知伯曰：室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知伯曰：何

懼？對曰：臣以秉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言其高險不交，故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言上茂盛，冬夏有蔭，故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春秋後）。

之戒。然知氏之亡，恐亦不在此，此作者耳

知國論人不可恥

傳文照日始收三卿燕語而因以相照二卑告亦犯中行皆詳起

還自衛，三卿宴于藍臺（還自衛，知襄子伐鄭自衛還也。三卿，知襄子、韓康子、魏桓子。藍臺，地名也）。知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康子，韓莊子之子也。段規，魏桓子之相也）。知伯國聞之，諫（伯國，知氏之族）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言所聞與此異）。夫郤氏有車轅之難（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趙

於彼而人所不備者也於知伯今負于備津能黙傳人之人其志大驕言不入此知伯之所以卒於敗耳

有孟姬之讒（孟姬，趙文子之母莊姬也），欒有叔祁之愬（欒，欒盈也。叔祁，范宣子女，盈之母也。愬之于宣子，逐欒氏），范中行有函冶之難（函冶，范皐夷之邑也。皐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為亂于范氏中行寅，與范氏相惡，故皐夷謀逐二子，卒滅之），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物，事也）。今主一宴而恥人之君相（君，康子。相，段規），又弗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夫誰不可喜，而誰不可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況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反首難，而殺知伯于師（言段規首為策作難，反知伯者），遂滅知氏。

君子處人不可不慎蚋蟻蜂蠆之喻令人瞿然生怖色也

四史鴻裁國語六卷終

四史鴻裁十九卷

國語七卷

明　魏博穆文熙敬甫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布尹閲梓

鄭

鄭謀遷國於虢鄶之間

穆文熙曰王者不擇地伯者不擇時鄭之故地未為不善而乃謀遷虢鄶之間欲其兼而有之不義已甚而又南游於楚北陵於晉王帛持於二境卒為人所兼豈非為謀之拙哉

桓公為司徒（桓公鄭始封之君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也）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周衆西周之衆也東土陝以東也）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史伯周太史故猶難也）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昌盛也偪迫也）當成周者（成周雒邑）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荊蠻羋姓之蠻鬻熊之後也申呂姜姓應蔡隨唐皆姬姓也）北有衛燕翟鮮虞潞洛泉徐蒲（衛康叔之封燕召公之封皆姬姓也翟北翟也鮮虞姬姓在翟者潞洛泉徐蒲皆赤翟隗姓也）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八國姬姓也）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東方之國也）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翟之人也（王支子母弟姬姓是也甥舅異姓是也蠻荊楚也戎翟長翟潞洛泉徐蒲是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親謂支子甥舅頑謂蠻夷戎翟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言此四水之間可迯也謂左濟右洛前潁后河）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是是四水也虢東虢虢仲之後姬姓也鄶妘姓也當宣王時此二國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叔仲皆當時二國君之字也恃勢險而不脩德）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妻子曰孥賄財也）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甚得周衆今直辭伐有罪宜其勝也）若克二邑（二邑虢鄶）鄔蔽補冊依𩿨歷莘君之土也（言克虢鄶則此八邑皆可得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莘華國也）主芣騩而食溱洧（芣騩山名主為之神主也食謂若其土食其水也）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其後卒如史伯之言）公曰南方不可乎（南方當成周之南申鄧之間）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言季紃又聰明能和協其民之心功德盖其先王也）臣聞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替廢也）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光大也）且重黎之後也（重黎官名楚語曰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言楚之先為此二官）夫黎為高辛氏火正（高辛帝嚳也黎顓頊之后吳回也）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淳大也燿明也惇厚也言黎為火正能治其職以大明厚大天明地德故命之為祝融祝始也融明也大明天明若歷象三辰也厚大地德若敬授民時也光照四海使上下有章也）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夔越芈姓之別國也）蠻芈蠻矣（蠻芈謂叔熊在濮從蠻俗也）唯荊實有昭德於周衰其必興矣（昭明也）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姓嬴秦姓芈楚姓代更也干犯也言其代彊更相犯間也）姜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嬴伯翳之後也（伯翳舜虞官伯益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秩宗為太常掌國祭祀）伯翳能議百

此言楚不可入

此言齊秦楚不可入

此言周之當亡見當遠其害

物以佐舜者也、（百物草木鳥獸也、議使各得其宜）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興謂為侯伯也）周衰其將至矣、（至于侯伯也）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也、今在南陽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曰州、何如問可否不）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沓黷也、忍忍行不義、因就也○沓徒合反）惟謝郟之間、（間謂郟南謝北、鄶在焉、鄭後居鄶鄭、遂取之、傳曰葬王于郟、謂之郟鄏是也）其冢君侈驕、（冢大也）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忠信為周、言民慢黷其君、而未及於忠信也）是易取也、公曰周其弊乎、（弊敗也）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殆近也）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言民惡幽王、猶惡紂、欲令之亡、天必從之也）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王、幽王也、高明昭顯、謂明德之臣、暗昧謂不見光明之道也）惡角犀豐盈、

而近頑童窮固、（角犀謂顏角有伏犀、豐盈謂頰輔豐滿、皆賢明之相也、頑童、童昏、固陋也、謂皆暗昧窮陋、不識德義者）去和而取同、（和謂可否以相濟、同同欲也、君子和而不同）夫聲一無聽、（五聲雜、然後可聽也）物一無文、（五色雜、然後成文也）味一無果、（五味合、然後可食矣也）物一不講、（講論也）王將棄是類而與剸同、（類猶和也、剸音專）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石父、虢君之名也、巧從、巧于從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聘后申后、內妾褒姒）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侏儒戚施、皆優笑之人、御侍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以為卿士、而妖嬖之臣用之、于佞幸之人置之于側也）是

柳宗元曰史伯以為王棄高明顯明而好讒慝闇昧近頑嚚窮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繒故以取其亡

然焉可也看言褒神之流禍是好惑者之為身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此言晉之當興亦見不可入

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宣王、幽王之父）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檿、弧弓也、箕木名、服矢房也）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鬻賣也）王使執而戮之、（戮之于市）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府、王內之府藏也）此人也、收以奔褒、（此人、賣弧服者也、收取也）褒人有獄、而以為入、（褒人之君也、獄罪也、入入之于王）王遂置之、（置故寵好）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以邪僻取愛曰嬖、使至有漸之言也）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加遺也、遺以褒姒也）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精熟為酋、腊極也、滋益也○酋子由反、腊音昔）申繒西戎方強、（申姜姓、幽王前后太子宜咎之舅也、繒姒姓、申之與國也、西戎亦宗于申、周衆狄戎翟種也）王室方騷、

（騷擾也）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太子奔申）申人弗畀、必伐之、（畀與也）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言幽王無道、無與共守者）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繒德於二國、二國亦欲助申徼其後福）申呂方彊、（呂申同姓）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隩隩也、於六反）○王師若在、（在在申也）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言石父在、亦從王而怒）凡周存亡、不三稔矣、（稔年也）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時難也、用備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武、武王、文、文王也）文之胙盡、武其嗣乎、（文王子孫、魯衛是也、胙盡謂衰也、嗣繼也、武王子孫當繼之而興）武王之子、

應韓不在、（不在、言不在應韓、當在晉也、）其在晉乎、距險而鄰于小、（距、距守之地險也、小、小國、謂虞虢霍楊韓魏芮之屬、）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啟、（國既險固、若增之以德、可以大開上宇、）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儁也、且大其將興乎、（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為宣王大夫、齊侯、齊莊公、姜姓之有德者、此二人為姜嬴之儁、且國大、故近興也、）公說、乃東寄孥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虢鄶鄢蔽補丹依𡋣歷莘也、后桓公之子武公、竟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騷、（騷謂適庶交爭亂、）十一年而斃、（斃、王伐申、申繒召西戎、周殺幽王于驪山戲水、桓公死之、）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代、更也、）

撮士亹之論、則人之善惡已定、不必用教、乃舉丹朱商均諸惡以例之、此是噎廢食之論、不可為訓、

楚

士亹申叔時論教太子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莊王、楚成王之孫、穆王之子也、士亹、楚大夫、箴、恭王名、）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賴、恃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煩、亂也、）蠻夷戎翟、其不賓也久矣、（賓、服也、）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于申叔時、（叔時、楚賢大夫、申公也、）叔時曰、教之春

穆文熙曰、春秋之世猶為近古、故教太子之法猶詳、莊王申叔講而行之、俱可想見其賢、

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以天時紀人事、謂之春秋、）（聳、獎也、抑、貶也、）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世、先王之世繫也、昭、顯也、幽、闇也、昏、亂也、為之陳有明德者世顯、而闇亂者世廢也、）以休懼其動、（休嘉言動行也、使之嘉顯而懼廢也、）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道、開也、顯德、謂若成湯文武周召僖公之屬、詩所美者、）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則、法也、）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疏、除也、樂者所以移風易俗、盪滌人之邪穢也、鎮、重也、浮、輕也、）教之令、使訪物官、（令、先王之官法時令也、訪、議也、物、事也、使議知百官之事業、）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語、治國之善語、）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故志、謂所記前世成敗之書、）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訓典、五帝之書、）（知族類、謂若惇敘九族、比義、義之于比也、）若是而不從、（不見從也、）動而不悛、（悛、改也、）則文詠物以行之、（文、文詞也、詠、諷也、謂以文詞風託事物、以動行之、）求賢良以翼之、（翼、輔也、）悛而不攝、則身勤之、（攝、固也、勤、勤身以勗勉也、）多訓典刑以納之、（刑、法也、）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徹、通也、）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施己所欲、原心舍過、謂之忠恕、）明久長以道之信、（有信、然後可長久、）明度量以道之義、（義、宜也、言度量所宜也、）明等級以道之禮、（等級、貴賤之品、）明恭儉以道之孝、（恭儉、所以事親、）明敬戒以道之事、（敬戒于事、則無敗功、）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昭、明也、明利、言利人及物、）明除害以道之武、（除害、去暴亂也、）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情精意、斷之以情、）明正德以道之賞、（正德、謂不私所愛也、）

明、齊、肅、以耀之、臨、（齊，壹也、肅，敬也、耀，明也、臨，臨事也、）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濟，成也、為，為師傅也、）

子囊議恭王諡

恭王有疾、（莊王太子箴也）召大夫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業、（業，伯業也）覆楚國之師、不穀之罪也、（謂鄢陵之戰、為晉所敗、）若得保其首領以沒、唯是春秋所以從先君者、請為靈若厲、（亂而不損曰靈、殺戮不辜曰厲、言春秋序昭穆、從先君于廟室也、）大夫許諾、王卒、及葬、子囊議諡、（子囊，恭王弟、令尹公子貞）大夫曰、君王有命矣、子囊曰、不可、夫事君者、先其善、不從其過、（先其善、先舉君之善事以為稱、不從其過行也）赫赫楚國、而君臨之、（赫赫，顯盛也）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其寵大矣、（撫，安也、征，正也、南海，羣蠻也、訓，教也、寵，榮也、教及諸夏、謂主盟會頒號令也）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諡法、既過能改曰恭）若先君善、（先其善事）則請為恭、大夫從之、

一為溢君父者之華

子木祭不薦芰

屈到嗜芰、（屈到，楚卿屈蕩子、子夕也、芰，菱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家臣曰老、宗老為宗人者）祭我必以芰、及祥、（祥，祭也）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建，屈到之子子木也）宗老曰、夫子屬之、（夫子，屈到也）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承，奉也）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微，無也、雖使無楚國之稱、諸侯猶皆樂之以為善也）其祭典

孫應鰲曰、屈建之事屈到、可謂正、然傳曰、孝子於親、思其所嗜而、曾子不忍食羊棗、亦或一道也、

[illegible]權[illegible]義[illegible]不敢賢乎聞也

有之、曰、國君有牛享、（諸侯以太牢也）大夫有羊饋、（羊饋，少牢也）士有豚犬之奠、（士以特牲）庶人有魚炙之薦、（庶人祀以魚）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共之以多、以為差也、）不羞珍異、不陳庶侈、（羞，進也、庶，衆也、侈，猶多也、）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干，犯也）

聲子說子木還湫舉

湫舉娶於申公子牟、（湫舉，楚大夫伍奢之父伍舉也、子牟，申公王子牟也、）子牟有罪而亡、（亡，奔也）康王以湫舉為遣之、湫舉奔鄭、將遂奔晉、蔡聲子將如晉、（聲子，蔡公孫歸生、子家也）遇之於鄭、饗之以璧侑、（饗，食也、璧侑，以璧侑食）曰、子尚良食、（尚，猶強也、良，善也、）二先子其皆相子、（相，助也、二先子，謂湫舉之父伍參、聲子之父子朝也、傳曰、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主，盟主也）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自謂不朽）聲子曰、子尚良食、吾歸子、湫舉降三拜、納其乘馬、聲子受之、（受而不辭、定其心也、）還見令尹子木、（子木，屈建也、）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于晉、然蔡吾甥也、（蔡、晉同姓、謂吾甥者、吾謂之甥、）二國孰賢、對曰、晉卿不若楚、（卿頌說之辭也、時趙武為晉正卿不及子木之也、然而有德）其大夫則賢、（[illegible]）其大夫皆卿材也、若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杞梓，良材也、皮革，犀兕也、）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舅、若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子元欲蠱文夫人、遂處王宮、鬭班殺之、）或譖王孫啟于成王、（子啟、子元之子也、成

可見大國非[illegible]

（諸戎與父同阜）王弗是（是理也）王孫啟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役晉將遁矣王孫啟與於軍事謂先軫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心違（王不欲戰子玉固請王怒少與之師）諸侯之從者畔者半矣（畔舍子玉也）楚師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啟之為也昔莊王方弱（方弱未二十）申公子儀父為師（儀父中公闘班之子大司馬闘克之子）王子燮為傅（燮楚公子）使師崇子孔帥師以伐舒（師崇楚大師潘崇也子孔楚令尹成嘉也）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施皐于二帥二帥潘崇子孔也室家資也）師還至則以王如廬（師子孔潘崇之師也二子懼故以王如廬廬先邑也）廬戢黎殺二子而復王（戢黎廬大夫也子燮及儀父也）或譖析公臣于王（析公臣楚大夫也或譖之言與知二子之亂）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為也（規猶有也東夏蔡沈也）昔雝子之父兄譖雝子於恭王（雝子楚大夫）王弗是雝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鄢之役晉將遁矣（鄢鄢陵也）雍子與於軍事謂欒書曰楚師可料也（料數也）在中軍王族而已（族親族同姓也）若易中下楚必歆之（中下中軍之下也歆猶貪也易欒范之行示之弱誘）若合而函吾中（合合戰也函入也中中軍也）吾上下必敗其左右（晉上下軍必敗楚之左右軍也）則三萃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萃集也時晉有四軍言三集者中軍先入而上下及新軍乃三集以攻之）欒書從之大敗楚師王親面傷則雝子之為也（王楚恭王也）昔莊王既以夏氏之

室賜申公巫臣則又畀之子反卒于襄老（王討以姬賜巫臣則又與子反卒以與襄老）襄老獲於邲二子爭之未有成（晉楚戰于邲知莊子射襄老獲之二子子反巫臣也爭爭夏姬成定也）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狐庸為行人於吳（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在晉請使于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而教之射御道之伐楚至于今為患則中公巫臣之為也今湫舉取於王子牟子牟得辠而亡執政弗是（執政卿也）謂湫舉曰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南望（緬猶邈也領頸也）曰庶幾赦吾辠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矣彼若謀楚其亦必有豐敗也哉（豐大也）子木愀然（愀愁貌）曰夫子何如召之其來乎對曰亡人得生又何不來為子木曰不來則若之何對曰春秋相事以還軫於諸侯（言四時相聘問之事四卑于諸侯也）若資東陽之盜使殺之其可乎（資賂也東陽楚北邑）子木曰不可我為楚卿而賂盜以賊一夫于晉非義也子為我召之吾倍其室（倍其室益其家也）乃使湫鳴召其父而復之

穆文熙曰賂盜以殺乃激之之詐子木來不從而厚其室以召之其善說哉

與伍舉論章華臺

靈王為章華之臺（章華地名）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伍舉椒舉也）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服寵謂以賢受寵服是為美也）安民以為樂（以能安民為樂）聽德以為聰（聽明有德也）致遠以為明（以能）

（遠人也）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彤謂丹楹鏤謂刻桷）而以金石之昌大囂庶為樂（囂譁也庶衆也）先君莊王為匏居之臺（匏居臺名）高不過望國氛（氛祲氣也）大不過容宴豆（言宴有折俎籩豆之陳）木不妨守備（不妨城郭守備之材）用不煩官府（財用不出府藏）民不發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言二國朝事聘）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騑（相導也華元宋卿駟騑鄭子駟也）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贊佐也）其大夫侍之（各侍其君）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敗廢民之時務）百官煩焉（為之徵發）舉國留之（留治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

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與魯侯（啓疆楚卿遠子也侯昭公也）懼之以蜀之役（蜀魯地楚子使公子嬰齊帥師侵魯至蜀魯人懼請盟）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富富於容貌都閑也那美也豎未冠者也言取美好不尚德也）而使長鬣之士相焉（長鬣美須也）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於目則美從則不也）縮於財用則匱（縮取也）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封厚也胡何也何以為美）

申無宇諫城陳蔡不羹

靈王城陳蔡不羹（楚滅陳使穿封戌為陳公城蔡使公子棄疾為蔡公今潁川定陵有東不羹城襄城有西不羹）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子晳楚大夫范無宇楚大夫申無宇也）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不服心不服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志記也言在書籍所記國作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京莊公弟叔段之邑櫟鄭子元之邑）衛有蒲戚（蒲甯殖之邑戚孫林父之邑）宋有蕭蒙（蕭蒙宋公子鮑之邑）魯有弁費（弁費季氏之邑）齊有渠丘（渠丘齊大夫雝廩之邑）晉有曲沃（曲沃欒盈之邑）秦有徵衙（徵衙秦桓公之子景公之弟鍼之邑）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叔段因嚴公不克出奔封亂也）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厲公自櫟侵鄭獲大夫傅瑕與之盟而赦之使殺鄭子而納厲公鄭子嚴公子子儀也）衛蒲戚實出獻公（甯殖孫林父逐獻公獻公奔齊）宋蕭蒙實殺

昭公（昭公兒鮑殺昭公而立）魯弁費實弱襄公（季武子卑公室）齊渠丘實殺無知（無知殺襄公而立雝廩殺之）晉曲沃實納齊師（欒盈奔齊齊莊公納之盈以曲沃之甲晝入為賊于絳）秦徵衙實難桓景（公子鍼有寵于桓景難謂逼也）皆志於諸侯（皆見記錄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于手拇毛脈（拇大指也毛脈髮也）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掉作也變動也勤勞也）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帥循也）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辨之以名（名號也）書之以文（書其名位及其所掌主）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易物易其尊卑[illegible]物之宜也）夫邊境者國之尾

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處暑在七月節、處、至止也。）蝱蟣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大曰蝱、小曰蟣、不能掉尾、蓋重也、以言三國亦將畔也、蟣由季反。）。子晳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言少也、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是言誕也、（誕、虛也、）右尹子革侍、（子革、楚大夫、）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左史倚相謗子亹

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亹、（倚相、楚左史也、子亹、楚申公史老也、廷見、于廷見之、）子亹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舉伯、楚大夫也、）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八十曰耄、舍、棄也、）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之、（交、夾也、）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承受事業、次序也、）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給、供也、）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武公、衛僖公之子、共伯之弟、武公和也、）猶箴儆於國、（箴、刺也、儆、戒也、）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師長、大夫也、士、衆士也、）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舍、謂不諫我也、）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言、謗譽之言也、志、記也、）在輿有旅賁之規、（規、規諫也、旅賁、勇力之士、掌執戈楯、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中庭之左右謂之位、門屏之間謂之宁、師、長也、典、法也、）倚几有誦訓之諫、（誦訓、工師所誦之諫、書之于几也、）居寢有暬御之箴、（暬、近也、）臨事有瞽史之道、

（事、戎祀也、瞽、樂大師、掌訓吉凶、史、太史也、掌詔禮事、）宴居有師工之誦、（師、樂師、工、瞽矇也、誦、謂箴諫也、）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御、進也、）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懿、戒書也、昭謂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懿讀曰抑、毛詩叙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叡、明也、書曰、叡作聖、謚法、威強叡德曰武、）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害、傷也、）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皇暇食、（日昳曰昃、易曰、日中則昃、）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老、老恃楚國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禦、止也、數者、謂箴戒誹謗也、為人臣尚如此、王將復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難以為殆、）子亹懼曰、老之過也、（老、子亹名也、）乃驟見左史、

靈王不納子張之諫

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子張、楚大夫白公也、）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子亹、已、止也、）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禮曰、其中退然、夭死曰殤、殤宮、殤之居也、執謂把其錄籍、制服其身、知其居處、若今世云能使殤也、）九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不欲聞諫也、）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武丁之神明也、（通于神明、）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乂、治也、）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脩

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難以治國）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非嫡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還軫謂出奔也）心類德音、以得有國、（類，善也）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輿，衆也、誦，誦善敗也、誥，告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地方百里曰同方）而至于有畿田、（方千里曰畿）以屬諸侯、（屬，會也）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于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辠也、王病之曰、子復語、（病不能然、故復使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憖寘之于耳、（憖，猶願也、寘，置也、○憖，牛刃反）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賴，恃也）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犛，犛牛也、規，諫也、瑱，所以塞耳也、言四獸之牙角可以為瑱、難盡也、而又以規諫為之乎、）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乾溪，楚東地也）

左史與子期論從違

孫氏曰妾不可以為夫人惟本昭然故倚相再不論而但論其從違順逆昧其為外錢氏然曰子期欲祭非妾、

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子、（子期，楚平王之子、公子結也、為大司馬、卿之適妻曰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笄之、其可乎、（愿，慤也、笄，內子首服衡笄也、）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遺偁以為恭、）子夕嗜芰、子木有羊饋而無芰薦、（子木違父命、以羊饋易芰薦、）君子曰、違而道、（違命合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

而斷相衡論君父從違之道其為蠹實君父且不可苟從況妾乎此為善諫此可為事君父從違者之準

飲馬以斃於鄢、（穀陽豎、子反之內豎也、斃，踣也、）芊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芊尹申亥、申無宇之子也、王縊、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也、）君子曰、從而逆、（欲從欲也）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欲得其道）故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若敖子夕）以之道、而去芰薦、吾子經楚國、（經，緯也）而欲薦芰以干之、（干，犯也、以妾為妻、猶以芰為薦也、）子期乃止、

觀射父論天地

昭王問於觀射父、（觀射父、楚大夫也、）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周書、謂周穆王之相甫侯、所作呂刑也、重黎、顓頊掌天地之臣也、呂刑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謂少皥之末、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謂絕地與天相通之道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若重黎不絕天地、民豈能上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雜，會也、謂司民司神之官各異、）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爽，明也、攜，離也、貳，二也、齊，一也、肅，敬也、衷，中也、）其知能上下比義、（義，宜也）其聖能光遠宣朗、（聖，通也、朗，明也）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徹，達也）如是則明神降之、（降，下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覡見鬼者、周禮男亦曰巫、○覡，胡歷反）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處，居也、位，祭位也、次主、次其尊卑先後也、）而為之牲器時服、（牲之毛色小大也、器所當用也、時服四時服色所宜也、）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烈，明也、）而能知山川之號、（號，名位也）高祖之主、（高祖廟之先也）宗廟之事、昭穆之世、（父昭子穆先后

（之次也、春秋傳僖公謂之逆祀、）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類物謂別善惡利器用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明德降福祥不為災孽也、）民神異業、（業事也、）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嘉生善物也、）民以物享、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少皞黃帝之子、金天氏也、九黎黎氏九人也、）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同位、故雜糅、方猶別也、物名也、）夫人作享、家為巫史、（夫人、人人也、享祀也、巫主接神、史次位序、言人人自為之、）無有要質、（質誠也、）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言民用匱于祭祀、而不獲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烝同、嚴敬也、威畏也、）神狎民則、不蠲其為、（狎習也、則法也、蠲潔也、其為所為也、）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荐重也、臻至也、氣受命之氣、）顓頊受之、（少皞氏沒、顓頊氏作、受承也、）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也、屬會也、所以會羣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也、周禮則宗伯掌祭祀、）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唐尚書云、火當為北、北陰位也、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侵犯也、）是謂絕地天通、（絕地民與天神相通之道、）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堯興而誅之、）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育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羲氏和氏是也、）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叙次也、分位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

孫應鰲曰、述鬬子文甚詳、非頌辞也、先己之所以自處、與君之所以待之、既保其身於前、又保其子孫於後、則以恤民之故耳、子常反是、所以必亡、

馬氏、（程國也、伯爵也、休父名也、失官守、謂失天地之官、而以諸侯為大司馬、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是也、）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寵尊也、言休父之世、尊神其祖、以威耀其民、言重能舉上天、黎能抑下地、令相遠、故不復通也、）遺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亂謂幽平以后也、禦止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言天地成、不復改變也、）何比之有、（言不相比近也、）

鬬且論子常之敗

鬬且廷見令尹子常、（鬬且、楚大夫、子常、子囊之孫囊瓦也、）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實財也、）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國馬、民馬也、）公馬足以稱賦、（公馬、公之戎馬也、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過也、公貨足以賓獻、（賓饗贈也、獻貢也、）家貨足以共用、（家大夫也、）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郵過也、闕缺也、）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封封國也、）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積儲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羞進也、）至於今令尹秩之、（秩常也、）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祿奉也、復反也、）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庇覆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曠空也、）是勤民以自

成王商臣之父也商臣弑成王

封也（勠勞也封厚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先大夫子囊也）而相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已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民無所放（放依也）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速召也）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夫民心之慍也（慍怒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犯敗也）子常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熊蹯不獲而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

以待之（待猶禦也）期年乃有柏舉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昭王不罪藍尹亹

吳人入楚昭王出奔濟於成臼（濟渡也成臼津名）見藍尹亹載其孥（藍尹亹楚大夫也妻子曰孥）王曰載予對曰自先王莫隊其國（隊失也）當君之世而亡之君之過也遂去王王歸又求見王王欲執之子西曰請聽其辭夫其有故王使謂之曰成臼之役而棄不穀今而敢來何也（而汝也）對曰昔瓦唯長舊怨以敗於柏舉故君及此（瓦子常名也長猶積也）今又效之無乃不可乎臣避於成臼以儆君也

陳仁錫曰昭王不罪藍尹亹晉文不罪寺人披豎頭須事相同所以能興楚

今之敢見觀君之德也曰庶懼而鑒前惡乎（鑒鏡也）君若不鑒而長之君實有國而不愛臣何有於死（何惜于死）死在司敗矣（楚謂司寇為司敗）唯君圖之子西曰使復其位以無忘前敗（言見亹則念前敗也）王乃見之

昭王賞及鄖懷

吳人之入楚楚昭王奔鄖（鄖楚邑也）鄖公之弟懷將殺王（蔓成然之子鬭辛也）鄖公辛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平王昭王考也父蔓成然也成然貪求無厭平王殺之）在國則君在外則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鄖公曰夫自敵以下則有讐（敵敵國也）非是不讐下虐上為殺上虐下為討而況君乎君而討臣何

讐之為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鬭伯比以來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殃病害也）懷弗聽曰吾思吾父不能顧矣鄖公以王奔隨（避懷也）王歸而賞及鄖懷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均同也賞罰無別故懼也）王曰夫子期之二子邪吾知之矣（子期蔓成然字）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

昭王賞及子西以為不可父之讐報復為人情所難

藍尹論吳之敗

子西歎於朝藍尹亹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崇終也替廢也）與哀殯喪於是有歎其餘則不君子

長恐人成敗

臨政思義（思公義也）飲食思禮同安思樂在樂思善無有歎焉今吾子臨政而歎何也子西曰闔閭能敗吾師（柏舉之戰）闔閭即世吾聞其嗣又甚焉（嗣嗣子夫差也甚謂攸德過于父也）吾是以歎對曰子患政德之不脩無患吳矣夫闔閭口不貪嘉味耳不樂逸聲（逸淫也）目不淫於色身不懷於安朝夕勤志恤民之羸（羸病也）聞一善若驚得一士若賞（若受賞也）有過必悛（悛改也）有不善必懼是故得民以濟其志（濟成也）今吾聞夫差好罷民力以成私好縱過而翳諫（翳鄣也）一夕之宿臺榭陂池必成六畜玩好必從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人子脩德以待吳吳將斃矣

雲雲夢也徒洲洲名

王孫圉對簡子之問

王孫圉聘於晉（王孫圉楚大夫也）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簡子趙鞅也鳴其佩玉以相禮）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珩佩玉之橫者）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幾何世也）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言以訓辭交結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口實毀弄也）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叙次也物事也）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說媚也）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痛疾也）又

楊宗元曰圉之言楚國之寶使知君子之貴於白珩可哭而北云倚相之徒則何如我觀射相之道若此則覩之美者又何以為寶非可以夸於敵國

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導行也）寡君其可以免罪于諸侯而國民保焉（保安也）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玩弄之物）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玉祭祀之玉也）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憲法也取善惡之法）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珠水精故以禦火災）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金所以為兵也）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譁囂猶讙譁謂若鳴

玉以相）楚雖蠻夷不能寶也（微刺簡子）

文子辭梁

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惠王昭王子越女之子章也梁楚北竟也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貳二心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偪（憾恨也無恨偪得志也偪偪上）偪則懼貳（偪則懼誅貳貳也）夫盈而不偪（盈志滿也）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壽保也）不知其它（它子孫也）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恃險而惡）王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將見誅絕）之魯陽

子高諫子西召白公勝

子西使人召王孫勝（王孫勝、故平王太子建之子白公勝也、）沈諸梁聞之（沈諸梁葉公子高也）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名之使處吳竟為白公）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展誠也、謂復言、非忠信之道）愛而不仁（外愛人、內無仁心也）詐而不知（以詐行謀、而非知道也、知人不訐）毅而不勇（毅果也）直而不衷（衷中也、君子惡訐以為直者）周而不淑（周密也、淑善也）其華而不實者、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思報怨而已、思舊怨以脩其心（脩其報讐之心）非子職之、其誰乎（職主也、言子西將上此禍）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余愛

穆文熙曰仁人可近不仁可遠未有若此明切者何子西之不悟乎愚哉

激切若此乃終不悟豈國家之敗亦自有數乎

子與司馬、故不敢不言、（司馬子西之弟子期也、）子西曰、德其忘怨乎（言安之以德、必忘怨也、）余善之、夫乃其寧、（寧安也）子高曰不然、吾聞之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偪、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偪、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欲專寵也）懼有惡焉（惡其上也）欲惡怨偪、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吾聞國家將敗、必用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嗜貪也、疾味、味為己生疾害、諭好不善也、）夫誰無疾眚、（眚災也）能者蚤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眚也、為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猶恐其至也、（蕃籬落也、閑闌也、）是之為日惕（[illegible]

懇切之極

讀至此不覺令人動心

也）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也、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晳之族而近之、（若敖氏莊王所滅也、子干子晳、王所殺而代之、何獨不召而近也、）安用勝也、其能幾何、（言危不久、）昔齊騶馬繻以胡公入于貝水、（騶馬繻、齊大夫也、貝水、水名、胡公虐馬繻、馬繻殺胡公內之貝水、）邴歜閻職戕懿公於囿竹、晉長魚矯殺三郤於榭、魯圉人犖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惟舊怨乎、（故事也）是皆子所聞也、人之求多聞善敗、以監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蒙覆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逃勝之難也、）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言子論謀好尚勝人也、）不從、遂使為白公、子

子高先事早見成功不居乃古今大賢不獨楚之第一流而已

高以疾閒居于蔡、及白公之亂、子西子期死、（白公[illegible]伐鄭報父讐、子西既許之、未起師、晉伐鄭、楚又救之、白公怒、遂殺二子於朝、）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夫子也、（夫子子西也、）以小怨寘大德、吾不義也、將入殺之、（殺白公也、）帥方城之外以入、殺白公而定王室、（定王室、謂蕪令尹司馬以平楚國也、既定、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子期之子寬為司馬、而老於葉、）葬二子之族、（子西子期之族多見害、故皆為葬之、）

四史鴻裁國語七卷終

四史鴻裁二十卷

國語八卷

吳

諸稽郢行成於吳

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沃大夫種乃獻謀（種越大夫也獻進也）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庸用也）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申胥伍子胥也奔吳吳子與之申地華登宋司馬華費遂之子也華氏作亂於宋登奔吳為大夫簡習也挫毀折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言申胥華登善用兵矣必化之猶一人善射而百夫競著決拾而傚之）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素猶豫也履行也）不可以授命（授命猶國命也）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言不如設兵自守卑約其辭以求平於吳吳民必喜）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言越不足畏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寬緩也）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奪之食稻蟹之屬也燼餘也）乃無有命矣（吳無復有天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諸稽郢越大夫）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得罪謂傷闔廬也）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趾足也孤棄也）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繄是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

孫應鰲曰老子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效於諸稽郢大夫種之謀有感焉夫以越之君臣所謀土地所產甲兵所聚竟背其心於吳者美言焉何不悖也

卑辭動人

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殘伐謂棲會稽也）越國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寇禁之號令）句踐請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埋藏也搰發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明顯也）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芟草曰刈勞功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實實事也）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秉執也義宜也）

申胥諫吳王勿許越成

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欲伐齊也）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成吾又何求若其不成反行吾振旅焉（伐齊反振旅而討之）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又非懾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既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還轉也玩弄也肱本曰股）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蓋猶尚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婉順也約卑從隨也）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孰日長炎炎（炎炎進貌）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虺小蛇大也傳曰封豕長蛇）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奚何也隆盛也）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虞度也）若無越則吾何以春

孫文融曰申胥論越之禍歷歷如在掌上讀之令千古動色何夫差之貪功耽鴻拒而不聽以至於滅亡

七眉代

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又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為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未乾近也）足以結信矣、以盟為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而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荒、空也）

申胥諫吳王勿伐齊

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反、謂盛者更衰、禍者有福）今越王句踐恐懼而改謀、舍其愆令、（舍、廢也、愆、過也）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眾庶、（裕、饒也）其民殷眾、（殷、盛也）以多甲兵、譬越之在吳也、猶人之

有腹心之疾也、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鑑、鏡也、以人為鏡、見成敗、以水為鑑、見形而已）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闕、穿也、陂、壅也、舜葬九嶷、其山體水旋其丘下、故壅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罷弊楚國、以間陳蔡、（間、候也、候其隙而取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沮汾、水名、楚東鄙、沮汾之間、乾谿也）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殃、害也、民罷於中、外叛潰）王親獨行、屏營傍偟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涓人、今中涓也、疇、名也）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

自古極諫之士未有若此者、胥可謂烈忠矣

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墣而去之、（墣、塊也）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闈、棘闈不納、（棘闈、邑門也）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申亥、楚大夫、求王、遇諸棘闈）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此志也、豈遽忘於諸侯之耳乎、（志、記也、言此事皆見記於諸侯之耳、而未忘也）今王既變鯀禹之功、（變、易也、魯語曰、禹能以德修鯀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高高、起臺榭、下下、深汙池也）天奪吾食、都鄙荐饑、（天奪吾食、稻蟹也）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很、違也）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群皆奔、（傾、傷也）王其無方收也、（方、道也、收、還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

直言難聽、惟夫差所有、中人之資、且其戰勝齊來、有不拂諫者矣

夫差十二年、（魯哀十年）齊人與戰於艾陵、（艾陵、齊地）齊師敗績、吳人有功、

吳王殺申胥

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訊、告讓也）曰、昔古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先王、闔廬也、上帝、天也）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二耜為耦、言子胥佐先王、猶耕者之有耦、以成其事也）以立名於荊、此則大夫之力也、（立名於荊、謂敗楚於柏舉、郢王奔隨時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恬、靜也、逸、樂也）而撓亂百度、（撓、擾也、度、法也）以妖孽吳國、（吳為妖言、越當襲吳也）今天降衷于吳、（衷、善也）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鍾鼓、寔式靈之、（式、用也、靈、神也）敢告于

申胥情從[illegible]而出深知夫人之理

陳宗元曰伍子胥非吳之[illegible]也其[illegible]國則以道故由其謀令於前君不合

國無可救於是爲去之可也出則以[illegible]累於人而又入以即死是國非吾之所知也然則員者[illegible]歟

[illegible]曰夫差[illegible]於[illegible]陵之勝乎[illegible]池遂以先晉[illegible]敗申胥之[illegible]

大夫申胥釋劍而對（釋解也）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言闔廬以前）以能遂疑計惡（遂決也計慮也）以不陷於太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比合也）曰余令而不違（不違言[illegible]違也）夫不違乃違也（乃違道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小喜勝敵之喜謂有所克定也）而遠其大憂（大憂在後故遠也）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世繼世也）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得謂身楚也傳曰闔廬食不二味勤恤其民也取之謂此也）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亡之謂不正其師以班處宮後為楚所敗也）用能援持盈以沒（盈滿也沒終也）而驟救傾以時（以時不失時也）今王無以取之（言無政德）而天祿亟至（亟數也）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禽也員請先死（辟易狂疾）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有目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鴟夷而投之於江

越王命范蠡襲吳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稔熟也）乃起師北征闕為深溝通於商魯之閒（闕穿也）北屬之沂（沂水名）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於黃池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任事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沿順也逆流而上曰泝）敗王子友於姑熊夷（姑熊夷吳地也）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

效忠既以一死報之於闔閭早固知其無濟也

王孫雒所言亦救敗之道但於吳之存亡何益

入其郛（郛郭也）焚其姑蘇徙其大舟（大舟王舟徙取也）吳晉爭長未成（長先也成定也）邊遽乃至以越亂告（遽傳也）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越為不道背其齊盟（齊同也）今吾道路悠遠（悠長也）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先晉令晉先歃）王孫雒曰夫危事不齒（王孫雒吳大夫也齒年也）雒敢先對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章矣民懼而走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㕔我（旁擊曰㕔呂爾反）我無生命矣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天子（以侯伯之禮見天子也）吾須之不能必會而先之（先使吳先歃也）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何王孫雒曰危事不可以為安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矣（言人不能以危易安以死易生則何[illegible]知矣）民之惡死而欲貴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長老沒終也）雖然彼近其國有遷我絕慮無遷（遷轉退也慮道遠也）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言晉不能死與我爭）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挑晉求戰以示不懼也廣大也）厲士以奮其朋勢（朋群也勉厲士卒以奮激其群黨之勢使有鬭心也）勸之以高位重畜（重富畜財）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備具也）令各輕其死彼將不戰而先我（推先我也）我既執諸侯之柄（為盟主故執柄）以歲之不穫也無有誅焉（穫收也誅責也不責諸侯之貢賦）而先罷之（罷遣諸侯令先歸也）諸侯必說既而皆入其地（入其國境）王安挺志（挺寬也）一日惕一

日餔（悔疾也、餔徐也、）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

吳人劫盟先歃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繫馬舌、恐有聲也、出火於竈外、以自燭、）為萬人以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矰矢名、以白羽為之、荼茅莠也、）王親秉鉞、載白旗、以中陳而立、（秉越載旗、此王所御中軍、）左軍亦如之、皆赤常、赤旗、丹甲、朱羽之矰、望之如火、（火赤形也、朱羽染為朱也、）右軍亦如之、皆玄常、玄旗、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為帶甲三萬、以勢攻、雞鳴乃定、既陳、去晉軍一里、

昧明即昧爽

昧明、王乃秉枹、親就鳴鐘鼓、丁寧、錞于、振鐸、（丁寧謂鉦也、錞于鐲也、軍行鳴之、與鼓相應也、）勇怯盡應、三軍皆譁釦、以振旅、（譁讙呼也、○釦音口、）其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周軍飭壘、（周繞也、飭治也、）乃令董褐請事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接合也、）今大國越錄、（錄第也、）而造於弊邑之軍壘、敢請亂故、（敢問先期亂次之故、）吳王親對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言無以告祭於天神人鬼、）無姬姓之振也、（振救也、）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爵次當為盟主、）進則不敢、（不敢過先君也、）退則不可、（亦不可不及也、）今會日薄矣、（薄迫也、）恐事之不集、以為諸侯笑、（集成也、）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言欲戰以決之、不勝則服事君、若勝則為盟主、）為使者之無遠也、

小何威福使自見死亡兆耳晉人之見先為上

稷女嬰曰大夫告勞激揚詐以欺人以其罪將無名乎是無狀何以謂之見有戒事成其出幽之態哉

孤用親聽命於藩籬之外、（藩籬籬落也、）董褐將還、王稱左畸曰、攝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坐於王前、（稱呼也、左畸軍左部、）（攝執也、少司馬茲、與王士五人、皆罪人死士、）皆乃進自剄於客前以酬客、（剄刎也、酬報也、將報宋使死士、自剄以示其威○剄於加反、）董褐既致命、乃告諸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墨黑氣也、）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難父作、）大則越入吳、將毒、不可與戰、（毒猶暴也、言若猛獸被毒悖暴也、）主其許之、晉乃令董褐復命、吳王許諾、乃退就幕而會、（幕帳也、）吳公先歃、晉侯亞之、吳王既會、越聞愈章、恐齊宋之為己害也、乃命王孫雄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賓於宋、以焚其北郛焉而過之、（勇獲吳大夫、託為過賓而焚其郛、去其守備、使不敢出、）

夫差告勞於周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于周、（王孫苟吳大夫、勞功也、）曰、昔者楚人為不道、不承共王事、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遠疏也、）吾先君闔廬不貫不忍、（貫敝也、）被甲帶劍、挺鈹搢鐸、（挺拔也、搢振也、）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柏舉也、中原原中也、）天舍其衷、（衷善也、言天衷善於吳、）楚師敗績、王去其國、（昭王奔隨、）遂至于郢、王總其百執事、（百執事百官也、王闔廬也、）以奉其社稷之祭、（言脩楚祭祀也、）其父子兄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於吳、（夫槩王闔廬之弟也、）今齊侯任不鑒于楚、

按文熙曰兵法云知彼知己又云剛者可挫之大夫

（任齊簡公任也）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一二兄弟之國（齊伐魯故）（其年吳會魯以伐齊）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鈹搢鐸遵汶伐博（博都名）簦笠相望於艾陵（簦夫須也簦笠備雨器也相望言不避暑雨）天舍其衷齊師還（言敗而還）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文武二伐也）歸不稔於歲（言伐齊之明年不全於穀熟而復出師也）余沿江泝淮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以徹於兄弟之國（兄弟諸姬也）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苟告於下執事（克能也成事成功也）周王荅曰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遭民之不祥（謂周流厲王于彘子朝纂立敗王民助子朝為亂）余心豈忘憂恤今伯父曰戮力同德（戮共也）伯父若能然余一人兼受而介福（而汝也介大也）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元善也）伯父秉德已侈大哉（侈猶廣也）

大夫種昌謀伐吳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戒儆也）越大夫種乃昌謀（發始為倡）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息也月臣當卜於天（日昔日也卜於天天若棄吳必許我成）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薦饑市無赤米（赤米米之惡者今尚無有）而囷鹿空虛（貟曰囷方曰鹿）其民必移就蒲嬴於東海之濱（蒲深蒲也嬴蚌蛤之屬濱涯也○嬴落戈反）天占既兆（兆見也）人事又見（謂愁誹也）我蔑卜筮矣吳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悛改也）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也（罷歸也）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不待邊兵）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中國國都也）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會也已（言吳邊鄙雖來將不能會戰）吳王若慍而又戰（慍怒也）幸遂可出（使出奔）若不戰而結成（成平也）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將伐吳

越師入吳夫差自殺

楚申包胥使於越（申包胥楚大夫王孫包胥也）越王句踐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徼要也）唯是軍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行猶用也）請問戰奚以而可（以用也）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取貢賦也）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問攻吳所仗也）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觴爵名豆肉器簞飯器）飲食不致味（致極也不極五味之調）聽樂不盡聲（不盡五聲之變）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敬長老也）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此小惠未徧故未可用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和以子之忠惠以善之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

種揣夫差得其情策其一戰而職吳也

按文熙曰材土所應於也

答者一乃分其甘苦次乃恤其疾痛次乃同其好惡次乃均其貧富次乃聽其諫國五者既備而後以仁智、勇行之仁智勇非有出於五者之外也

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不卓取也）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裁謂有餘則税之）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西南北皆以中國志之）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極中也）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銓稱也）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五大夫舌庸苦成大夫種范蠡皋如之屬）曰、吳為不道、求

孫文融曰五臣之言雖不同不過賞罰備禦旗聲進退而已特其語意精微人莫之知惟習於兵機者可與談也

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敢訪諸大夫、問戰奚以而可、句踐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王曰、聖、（審賞賞不失勞）（聖通也）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猛、（能罰則嚴猛也）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辯、（物旌旗物色徽幟之變辯別也）大夫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備守禦之備巧者險不可攻入也）大夫皋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聲謂鐘鼓進退之聲辭不審則衆惑也）王乃入命夫人、王

夫婦君臣有無生之編想其氣象令人可畏尖得不勝哀哉

背屏而立、夫人向屏、（屏寢門內屏也王北向夫人南向）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政婦職外政國事）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婦人禮送迎不出門）乃闔左闔、填之以土、（閉陽開陰示幽也）去笄、側席而坐、不埽、（笄簪也去笄去飾也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檐屋外邊壇也）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均平也修整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國政外軍政也）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示當守備也）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不埽、（示憂無飾也）王乃之

行軍布署常山蛇勢矣越之不敵豈待兵交之日而始知乎

壇列、（壇在野所以誓衆列誓告之處）鼓而行之、至於軍、（軍所之地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環瑱金王之塞耳）（問遺也通行路以亂軍）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伍之令、明日徙舍、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淫逸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六十曰耆七十曰老）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重矣去父母而來也）子歸沒而父母之世、（沒終也）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

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昆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捷、則是盡也、（捷勝也、）擇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瞀之疾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瞀之疾、其歸若已、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龢、（上下皆龢也、）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處止也、）進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鬻、於是吳王起師、軍于江北、

越王深於兵法詳徒以勤吉取勝

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私卒君子王所親近有志行者、）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須須後命也、）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踰度也、）夜中、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夜中夜半也、中水水中央、）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不知越復有中軍、故中分其師以禦之、）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不鼓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沒地名也、）又郊敗之、（郊郭外也、）三戰三北、乃至於吳、越師遂入吳國、圍王宮、（王宮姑蘇、）吳王懼、使人行成、曰、昔不穀先委制於越君、（不言越委制於吳、謙而反之也、）君告孤請成、男女服從、孤無奈越之先君何、（言越先君與吳有好、）許君成、以至于今、今孤不道、得罪於君王、君王以親辱於孤之敝邑、孤敢請成、男女服為臣御、越王曰、昔天以越賜吳、而吳不受、今天以吳賜越、孤敢不聽天之命、而聽君之令乎、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達致也、甬句東海口外洲也、）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夫婦各三伯人以奉之、）夫差辭曰、天既降禍於吳國、不在前後、當孤之身、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夫差將死、使人說於子胥、（說告也、）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遂自殺、越滅吳、上征上國、（上國中國也、）宋鄭魯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謀故也、（集成也、言下其群臣以明吳不用子胥之禍、）

越

穆文熙曰吳越二語參[illegible]殊於吳中見越[illegible]於越中見吳[illegible]

吳許越成越竟滅吳

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上、（山處曰棲、吳敗越于夫椒、越子保于會稽、）乃號令於三軍、（號呼也、）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父兄昆弟者、方在危阨、親而呼之也、國子姓、同姓也、）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知政謂為御、）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

其始末又以數段詳其綱領又備與士請之云厭然於傳則為雙讚矣

賈人（買賤賣貴者）夏則資皮（資，取也）、冬則資絺（絺，葛也。精曰絺、粗曰綌）、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譬如蓑笠（蓑小不及）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後，晚也）、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徹，達也）、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不足以屈辱君親來討也）、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進女為女）、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衆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左右，在君所用也）、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為將不血食也）、係妻孥（係，繫也。死生同命，不為吳所禽虜）、沈金玉於江（不欲吳得之）、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偶，對也）、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事君鋒言戰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也、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言此二國之民，三江遶之，遷徙非吳則越也）、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言勢不兩立也）、將不可改於是矣（言滅之之計不可改易也）、負閭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黨，所

亦為罪己之言以感動百姓

此句踐以下乃歸後之事文勢不能當命其去意

繁言之意無論於此欲庶民者不可不知

也。上所之國，謂中國也）、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言習俗之異也）、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已、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大宰嚭（言請大夫女女於大夫，故因此而納美女於大宰嚭以求免也）、曰、子苟赦越國之罪、又有美於此者將進之、大宰嚭諫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句踐說於國人（說，解也）、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執，猶結也）、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將三百人以入事吳，若宦豎然）、其身親為夫差前馬（前馬，前驅在馬前也）、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今諸暨有句無亭是也）、北至于禦兒（今嘉興兒鄉是也）、東至于鄞（今鄞縣）、西至于姑蔑（姑蔑，今大湖是也）、廣運百里（言取竟內近者百里之中耳。東西為廣，南北為運）、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蕃，息也）、命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禮三十而娶，二十而嫁，今不待時者，務育民也）、將免者以告、

（免乳也）公令醫守之（醫乳醫也）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母乳母也人生三者亦希耳）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當室適子也）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宦仕也仕其子而教之廩以食之也）其達士潔其居（潔其官舍）美其服（賜衣服也）飽其食（稟餼多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禮之於廟告先君也）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稻糜脂膏也）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為後將用之）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耻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有節度也）請報之句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耻請姑無庸戰（姑且也庸用也）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内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請復戰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不患其衆之不足也而患其志行之少耻也（少耻謂進不念功臨難苟免）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不患其志行之少耻也而患其衆之不足也今寡人將助天滅之（言夫差天所不與故曰助天滅也）吾不欲

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旅俱也）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耻如此則有常刑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言得一國之歡心）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雖有恩惠如是君者可不為之死乎）是故敗吳於囿（囿笠澤也）又敗之於沒（沒地名）又郊敗之夫差行成

范蠡三策

范蠡之諫可謂切直而句踐不從乃有會稽之敗歟後竟成伯業者所謂人恒過而改者也

越王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持守也盈滿也）有定傾（定安也傾危也）有節事（節制也）王曰為三者柰何范蠡對曰持盈者與天（與天法天也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定傾者與人（與人取人之心也人道好謙傾危之中當卑辭尊禮）節事者與地（與地法地也土不可擅生事）王不問蠡不敢言天道盈而不溢（陽盛則損月滿則虧）盛而不驕（盛元氣廣大時也不驕不自縱弛也）勞而不矜其功（勞動而不已也矜人也自大其功施而不德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隨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作起也攻者為客起謂天時利害災變之應）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人事謂怨叛逆亂之萌也）（先動為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盈因未富實而君意溢也）未盛而驕（未盛而自驕泰也）不勞而矜其功（未有勤勞而自大其功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吳未有天災而欲伐也）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天應未至人事不起故逆於天而失人和也）王若行之

貳言猶二心故曰吾已斷之言外

恃妨於國家靡王妨身（妨害也靡損也）王弗聽范蠡進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陰謀兵謀也勇為逆德也）淫佚之事上帝之禁也（淫佚放盈也）先行此者不利王曰無是貳言也吾已斷之矣（貳二也二言陰謀淫佚也）果興師而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柰何范蠡對曰君王其忘之乎定傾者與人王曰與人柰何（人在傾危故問與人）范蠡對曰卑辭尊禮（言當卑約其辭尊重其禮以求平也）玩好女樂尊之以名（謂之天王也）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市利也謂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

末笑此地

國家之重器（重器寶器也）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委歸也屬付也）吳人許諾王曰蠡為我守於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宦為臣隸也）三年而吳人遣之歸及至於國王問於范蠡曰節事柰何（欲更脩政故問節事）范蠡對曰節事者與地唯地能包萬物以為一其美惡皆成以養生（物之美惡各有所宜皆成之以養人也）時不至不可彊生（物生各有時也）事不究不可彊成（究窮也窮則變生可因而成也）時將有反事將有間（時天時事人事也反還也間隙也時還則彼在越而吳事有釁隙也）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恒常也制度也）事無間時無反（吳事無釁隙天時未在越）則撫民保教以須之（保守也）王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時節三樂（三樂三時之務使之勸事樂業也）不亂民功不逆天時（從事有業故功不亂因時順氣故不逆也）五穀稑熟民乃蕃滋（稑和也蕃息也滋益也○稑音陸）君臣上下交得其志蠡不如種也（交俱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因陰陽之恒順天地之常（陰陽謂剛柔晦明三光盈縮用兵利鈍之常數也）柔而不屈（外雖柔順內不可屈）彊而不剛（內剛彊威行不以剛）

是故戰勝而不報（敵家不能報也）取地而不反（不復反敵家也）兵勝於外福生於內用力甚少而名聲章明種亦不如蠡也王曰諾令大夫種為之（為治國也）

范蠡始終伐吳之策

四年王召范蠡而問焉（四年反國四年）曰先人就世不穀即位（就世終世也）吾年既少未有恒常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好游田故唯舟與車）上天降禍於越委於吳（委歸也）吳人之那不穀亦有甚焉（那於也甚焉言見困苦也）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范蠡對曰未可也蠡聞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考成也言天未成越當守天時天時反乃可以動也）彊索者

不祥（索求也）、得時不成、反受其殃（言得天時而人不能成則反受其殃夫差克越可取而不取後反見滅是也）、失德滅名、沵（沵古流字）走死亡、有奪、有予、有不予（有奪予而復奪也有予天所授也不予天所去也）、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又將未可知也（未可知或時不得也）、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相道為輔矯過為弼）、聖人不出（通知之人皆隱遁也）、忠臣解骨（解骨謂骨體解倦不復念忠也）、皆曲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御猶將也言皆曲意取容無復相非偷苟且也）、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而謀吳、子曰未可也、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害殺忠正故為逆節萌兆也）、天地未形、而先為之征（形見也天地之占未見征征伐也）、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雜猶俱也刑害也）、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又周七年魯哀十二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稻蟹食稻也）、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謂無困愁然之事未情極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固故也）、妄其欺不穀邪、吾與子

國中其徵宜句踐不足以知之

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王姑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天地人事三合乃可以成大功）、今其禍新民恐（稻蟹所也）、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殆危也言伐吳於是尚危也）、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使越王為此者不以吳為念也）、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肆放也常舊法也）、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言吳王見越馳騁射獵以為意必不修德而縱私好以盡民力也）、又使之望而不得食（悉望於上而天之奪之食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殛誅也）、王姑待之、至於玄月（爾雅曰九月為玄）、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諺俗之善語也）曰、觥飯不及壺飧（觥大也大飯不及壺飧之救饑疾也言已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也）、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曰、微君王之言（微無也）、臣固將謁之（謁請也請伐也）、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蹶走也）、王曰諾、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吳師自潰、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庸用也）、得時弗成、天有還形（還反也形體也）、天節不遠、五年復反（節朔也五年再閏天數一終於

句踐亦有不忍之心不有范蠡之果遂不[illegible]大[illegible]

曰處非人是首拒人之道其應對皆當有節也

蠡遂發兵率而應之言天亦是其時而已其知兵機者哉

務文飾曰蠡亦戒吳即行

（伐父也）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小凶謂危敗大凶謂死滅）先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稽之事乎、王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俞卑、禮俞尊、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勿許、王曰、吾欲勿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援引也）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

者不祥、今吳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忌惡也）、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子爵也言越本蠻夷小國於周室爵列不能成子）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鱉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渚、（鼃黽蝦蟇也水邊亦曰渚）余雖靦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諓諓巧辯之言也方欲拒吳之請故自卑薄以不知禮義也）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請以辭告越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執事蠡自謂也）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無使我為子得罪也）使者辭反、（反報吳也）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

伐吳大遂於一入越國便涉擊蠡不復能兩然矣且志已決去而入國何為此蠡之所以可及想蠡五湖之行去見幾為樂遂不可及所以為古今明哲保身之冠也

其報於蠡者誠是而殺種何

也蠡種去而王亦有以報之矣不去惜哉

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於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聽吾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制法也意志也）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從甲至甲為浹）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環周也）

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誓告也）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鄉方也正其封彊也）

四史鴻裁國語八卷終

戰國策纂序

余生長趙魏之間乃蘇秦氏約從六國於洹水上謀仰關而攻秦者也北首燕路東指齊疆西臨黄榆馬陵為韓地七國五當其衝四豪有其過半今其人與事雖往而遺跡尚存故余於耕壟之暇間取國策讀之叅驗合否久之派貫其事抵掌可悉乃隨意所至輙櫽括數語捭闔從衡判其得失總約之以正道而又取縉雲鮑氏西山真氏元人吳氏諸評國策語綴集其上抜為八卷名為七雄策纂於是開府嶧山賈公見而檄梓澶淵而吳郡金公新至乃竣其事余手之撫然曰文之顯晦蓋亦有時云夫以國策所載皆策士傾危之術漢唯子長孟堅劉向氏治之而唐以下至宋元士皆諱言之故有談蘇張之說者則人皆視之為魍魎魑魅而不食其餘故其書歷千百載皆秦灰遺燼豕亥魯魚半居其間而無善本晦斯極矣迨至我

明弘正間乃刻於大梁而李獻吉序之為始顯近刻於金陵為再顯今賈公復刻茲集于澶淵則其書愈益顯矣夫策自秦至今如故也何始之晦而今之顯也夫其晦之也以人習從衡之名而不知隨時變化之道者也其顯之也則以從衡之術貴在善用故為儀秦而儀秦反覆詐偽黄金相印逐逐然日殁於利

兹孟軻氏之所謂妾婦也為仲連而仲連却秦帝下聊城辭千金而蹈東海則太史公之所謂天下士也又使當其時有明王在上取一時策士而隨材器使之以無忌樂毅為大帥以聶政朱亥荆軻為褊裨以甘羅樗里子張孟談為奉使以觸龍虞卿知果郗疵為輔導則固

不必借才異代而治道可登於上理矣夫遺刃亡鏃戰鬪之具皆良材也斑劍紋琴塚中之物皆珎器也而何必戰國之士不可用㦲矧其文詞變化無微不入事有難言一語立斷而其色蒼然其氣沛然又猶虎豹之皮可以為君子之容而鮑珠犀角象齒翠羽足以華服御

而助觀美者也而摛詞之士又何可不手一編乎善乎蘇洵氏有曰比干有心而無術蘓秦有術而無心使有其心而兼有其術而又以其續餘為文須不大善也耶自洵為此說而人遂謂蘓洵從衡者也今余纂其書而又為策士解嘲人之謂我其又何如

萬曆十四年端陽日前吏部考功司員外東明穆文熙撰

重刻戰國策纂引

敬甫穆考功彙其所著書八種為一帙名曰逍遥園總編余購得之携至維揚以便覽省間示督學詹公鹽法陳公俱各大加賞譽而戰國策纂者繕刻頗未工於是陳公惜其為狐裘羔袖而慨然捐俸重刻之字依宋板徑用吳人比於

余所梓春秋戰國評苑尤稱善本而人人美愛矣乃陳公命余引其端以發同好之意顧余不佞無足為役乃謬為之言曰昔人謂食肉者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蓋言馬之毒在肝食之或至殺人故食者禁之然其味之美擅於全馬往往亦為知味者不棄故比之於書若曰

戰國從衡壞人心術不習其說者不為不知今古嗚呼此言似矣然而未達也胡不曰太牢肥羜黃茂佳蔬少食之則皆養人多食之則皆殺人顧食之者何如耳而何獨忌於馬肝故深山之中虎豹終歲而食一人則人必忌之至於室中之事傷人者甚多乃玩之而不知然

則馬肝虎豹亦不幸而為人所指名耳豈其利害之勢本然乎知此則知諸策士之謀於是乎不可廢矣夫以戰國之世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士生其間而能以功名顯者如儀秦之捭闔從衡誠無足道若夫魯仲連之却帝射書千金弗受拂衣東海允為古今之冠張孟談臧

智氏存趙氏辭榮不居則亦即其流亞觸龍之說趙后宛切動人甘羅之行張唐利害指掌樂毅之謝燕王智氏之保身也范雎之報王稽義士之酬知也虞卿之閉户著書賢士之守道也無忌之虛左迎侯嬴王公之折節也故疆埸之士用之可以篤醜虜諫諍之士用之可

以批逆鱗山林之士用之可以厲高節摻觚秇苑則雄詞足以華國借箸席前則奇謀足以濟變揮麈高座則英論足以絕人故晉人有艷慕其書者而謂之曰天下之事惟有戰國策而已此語雖過亦足以見茲籍之奇而策之言亦有曰亂不可使治危不可使安則無取為

智士矣考其實信然哉策之不可廢若此乃徒習於博士之說以為從衡而諱言之豈不悞乎今穆公既為策纂使策士生色而陳公又復梓之為茲籍增價兩公嗜古崇文蓋相等夷若余桒牘之暇校讐彙魚頗得十之一二則不敢自謂有微勞於茲籍矣

萬曆十六載首夏日河南道監察御史

東明劉懷恕書

四史鴻裁二十一卷

戰國策一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編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西周

穆文熙曰布之為最游說不足道然謂太子不可獨知則深有得于重賂求之道焉

司寇布為周最說周君（赧王慎靚王子徙都王城為西周）

司寇布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齊閔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賂進之最時讓立周以最不肯立故）臣為君不取也函治氏（鐵官）為齊太公（田和）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越人請買之千金折而不賣（雖千金猶為衛折其價）將死而屬其子曰必無獨知（欲使衆識其良）今君之使最為太子獨知之契也天下未有信之者也臣恐齊王之謂君實立果（亦周子）而讓之於最（讓飾說也）以嫁之於齊（言欺齊）君為多巧（猶詐）最為多詐（心欲之而言不肯）君何不買信貨哉（可信之貨非獨知也）奉養無有愛（吝）於最也使天下見之（然則立最信矣）

契猶符驗也

游騰為周說楚

穆文熙曰游騰對楚雖則權詐實為防患之策衛疾實囚何其婉而切也

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以車百乘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甚敬楚王（懷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周人）謂楚王曰昔智伯欲伐厹由遺之大鍾載以廣車因隨入以兵厹由卒亡無備故也桓公伐蔡也號（聲）言伐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也兼有吞周之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厹由戒之故使長兵在前強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日之亡國（恐秦亡之）而憂大王（為楚王憂）楚王乃說

蘇代為周說韓

穆文熙曰無徵甲粟所以不示楚病與之高都所以攖秦之怒上策易識下策雖見救公仲然終為周善之

陸深曰一語凡五出而不厭

雍氏之役韓徵甲與粟于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說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將）謂楚王（懷）曰韓氏罷于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因其饑攻之）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猶以饑疲告之）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以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敝高都得完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綦母恢爲周君取溫囿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周周以魏然之故往求救）魏王以上黨之急辭之（意者有趙兵）周君反見梁囿（林池曰囿）而樂之也綦母恢（周人）謂周君曰溫囿不下此（溫爲河南）而又近（近周）臣能爲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爲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猶爲天子故）而設以國爲王扞秦（設施陳扞衛也）而王無之扞也（無爲周扞者）臣見其必以國事秦也秦悉塞外之兵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趙韓援魏之路絕）

鮑彪曰周君非賢君也秦與伐周而求於周且[illegible]吳師道補得

魏王曰然則奈何綦母恢曰今王許戍三萬人（戍守邊也許爲周扞秦）與溫囿周君得以爲辭於父兄百姓而私（私元作溫利）溫囿以爲樂（許戍公也得周私也）必不合于秦臣嘗聞溫囿之利計歲八十金（魏人貢其上之數）周君得溫囿其以事王者歲百二十金（周許魏之數）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趙韓必不加兵）而贏四十金（贏有餘貢利也）魏王因使孟卯（齊人即芒卯）致溫囿于周君（致送也）而許之戍

此非君子所以事其君者也

蘇厲說白起勿攻梁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是攻（工子通用）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意欲其息）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支如支持之支左右謂背）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善止此時宜息）少焉氣力倦弓撥（反也）矢鉤（矢鋒鉤也）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陸深曰善射不然之詞救

射者欲教以射也

武安杜郵之禍蓋基之千不善息矣

東周

顏率爲周欺齊以道秦師

（惠公臧公子封於鞏號爲東周）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周人）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閔）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即田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塗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

陸深曰秦之問鼎不以兵則不可以得但顏率于齊則以假齊勝[illegible]事則以寸守[illegible]神之且其[illegible]人[illegible]爲不知而中間寄徑以楚也可疑也

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爲王患之夫鼎者非效壷醯（一作壷醢）醬甀耳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灕然止於齊者（灕然流貌）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士卒服用之具）所以備者稱此（士衆齎械具備輓鼎之役者又且八十一萬）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錢文熙曰秦韓相拒權在景翠翠有秦私救宜陽可捲周冣之辭以利害動之而恐其

周累說景翠背秦援韓

秦攻宜陽（秦武王三年攻宜陽）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士之有材武者）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楚將）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楚與韓隣而與秦相圖故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下蔡人仕秦）羇旅也（集韻羇旅寓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相秦）無功則削迹於秦（言不得留）秦王不聽群臣父兄之議而

狡獪之心也

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恥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爲寡人謀且奈何對曰君謂景翠曰公爵爲執珪官爲柱國戰而勝則無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翠時蓋援宜陽而有秦私故說之云）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乘謂因而攻之）必以寶事公公仲慕公之爲己乘秦也亦必盡其寶景翠果進兵秦懼遽效煮棗（屬濟陰宛句）韓氏果亦效重寶景翠得城受寶而德東周

亦真奇句

蘇子說西周下水於東周

東周欲爲稻（爲謂種之）西周不下水（稻宜濕西周居河之上流）東周患之蘇子（非代則厲）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旱也）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有望于上則仰）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

鮑彪曰此策不可行東西周狀地相接豈不能候其所種蘇子東人也爲東遊說西豈得不疑且今下水安能保其不奪雖一爲下何補哉

鄭朝爲周取祭地

與左傳事相同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凡鄭皆鄭人）鄭朝曰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一斤爲金）復取之周君予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之太

穆文熙曰有鳥無鳥之迂易見而且爲大人者難識故必有杜赫之論而後景翠可重

下譴之曰（譴讓問也）周之祭地爲祟（神禍也）趙乃還之

杜赫説周以重景翠

杜赫（周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不可勝賂故宜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求之無益）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爲大人者（言不終窮或且爲大人者指翠）故能得欲矣

馮雎爲西周殺宮他

穆文熙曰馮雎之遺書宮他乃兵法之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其告候者言[illegible]間以告候周君也均之謂反間而稍危甚矣

鮑彪曰此言權亦之非可

宮他亡西周（以罪去國曰亡）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雎曰臣能殺之君予（輸言委以告之）金三十斤馮雎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爲反間書以遺之）書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亟急也）事久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得其人與書）東周立殺宮他

周文君相呂倉

周文君免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有閔閔之心（亦不說也）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誹譽忠臣令誹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

耳而尚見[illegible]晉公戒宿之利則權盡名御[illegible]附何近而可以安于謝近之上不仁我此言也穆文熙曰此引春秋[illegible]矣大臣可無戒夫[illegible]于州[illegible]夏似舒又何必有[illegible]狀

之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閭里中門也爲門爲市于宮中使女子居之）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並三取女也）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爲此人皆譏之仲非樂于毀也）春秋記臣弑君者以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也

秦

衛鞅相秦

衛鞅亡魏入秦孝公以爲相封之於商（屬弘農）號曰商君商君治秦法令至行（至猶極）公平無私罰不諱強大（諱猶避也強宗大族）賞不私親近法及太子（是爲惠王）黥劓其傅（墨涅其額曰黥截其鼻曰劓）期年之後道不拾遺民不妄取兵革大強諸侯畏懼然刻深寡恩特以強服之耳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傳位與之）辭不受孝公已死惠王代後涖政有頃商君告歸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君之身）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爲主大王更爲臣也且夫商君固大王之仇讎也願大王圖之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

穆文熙曰鞅之刻深少恩秦雖殺之然實始終用其法而不變以至始皇二世虐焰愈熾遂以滅亡立法之不可不慎也若此

蘇秦始以連衡說秦（惠文君）

吳師道曰秦時巴蜀漢中未屬秦故蘇秦未可得言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幷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法令）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逆人之心）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敎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

此以下一段叶韻之文

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約親也）天下為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辨也）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民多偽態書策稠濁（言有司文書多閱者昏亂）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文章法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明言者敎令辨言皆游說）（文辭者書策明言章理即科條既備所言偉服即言語相結繁稱文辭即書策稠濁）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

穆文熙曰方惠王之時秦方始盛未有吞併之志而蘇秦即以此說之宜其說之不行也厥後張儀知秦志在於和故爲之連衡六國亦非知秦厥內亂故爲之縱遂皆賞

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近也）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幷天下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縢（羸與纍通縢行縢也）履蹻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

凡以中其欲耳此秦之揣摩成而六國之歡皆奉其名即縱約[illegible]之會樣大

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紝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切近過之）見說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為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四端曰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

以策論入秦事

鮑彪曰秦之自刺可謂有志而未在金玉顯相惟其所欲說過足潑於以興史乃極揚論之無當所謂大丈夫之事哉

而關不通（即所謂秦兵不敢窺函谷關）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絃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勝）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猶用）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後車之隘）炫熿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鑿垣爲門）桑戶棬樞之士耳（特本秦之知賤）伏軾撙銜（撙頓銜勒也）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威）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

陸深曰末數句乃一篇結構而戰國之習俗蘇秦之人品居然見矣

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傾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盍可以忽乎哉

寒泉子請使張儀

秦惠王請寒泉子（秦處士之號）曰蘇秦欺寡人（言以虛聲恐之）欲以一人之智反覆山東之君從以欺秦趙固負其衆（負猶恃）故先使蘇秦以其幣帛約乎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雞之不能俱止於棲亦明矣（連謂繩繫之棲雞所宿也）寡人忿然含怒日久吾欲使武安子起往喻意焉（帶諸侯以不可一之意）寒泉子曰不可夫攻城墮邑請使武安子善我國家（稱國家之美）使諸侯請使客卿張儀秦惠王曰敬受命

景鯉反說秦王

楚王（懷）使景鯉如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衍下不字）與不如景鯉者（元作留）是便計也（便猶利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權猶勢也天下所輕）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使也聞

小天下無楚句甚妙

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爲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重於孤國也（有猶又）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圖秦）則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田華爲陳軫說秦王

穆文熙曰破舌破老二語甚奇故秦王聽之而不信張儀乃上兵代謀之意也

田華之爲陳軫說秦惠王曰臣恐王之如郭君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舌指諫臣）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老成人）乃遺之美男教之惡

楷文[illegible]曰頓王此儀之來一言即令人非無何用多内人之諫以文焉賊[illegible]見高

楊慎曰軫之辯類說繪而其所論樸實當於人心不說於王論周衰辯士未有若軫之絶類離群者也

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今秦自以爲王（許亦未至謂其欲之）能害王之國者楚也楚知橫門君（秦將）之善用兵與陳軫之智故驕張儀以五國（驕謂之也言楚使皆欲相然亦以事爲之以重其權）來必惡是二人願王勿聽也張儀果來辭因言軫也王怒而不聽

陳軫對秦王之楚

陳軫去楚之秦張儀謂秦王曰陳軫爲王臣常以國情輸楚（情國事之隱者）儀不能與從事願王逐之即復之楚願王殺之王曰軫安敢之楚也王召陳軫告之曰吾能聽子子欲何之請爲子約車（約束車也）對曰臣願之楚王曰儀以子爲之楚吾又自知子之楚子非楚且安之也軫曰臣出必故之楚以順王與儀之策而明臣之楚與不也楚人有兩妻者人誂其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誂者對）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我詈人也今楚王（懷）明主也而昭陽賢相也軫爲人臣而常以國情輸楚楚王必不留臣昭陽將不與臣從事矣以此明臣之楚與不軫出張儀入問王曰陳軫果安之王曰夫軫

孫鑛曰秦爲無道首件連不肯爲之歸義渠以之士也軫得來臣問又無采伐楚而說義渠共爲楚患也多而終不能容其故也

天下之辯士也熟視寡人曰軫必之楚寡人遂無奈何也寡人因問曰子必之楚也則儀之言果信也軫曰非獨儀之言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昔者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臣不忠於王楚何以軫爲忠尚見棄軫不之楚而何之乎王以爲然遂善待之

公孫衍教義渠襲秦

義渠君（西羌也北地郡有義渠道）之魏公孫衍謂義渠君曰道遠臣不得復過矣（相過不復）請謁事情（謂白也情猶實）義渠君曰願聞之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焫獲君之國（燒亦焫）中國爲言（火其地也言其以得其地）行事於秦（事謂戰）則秦且輕使重幣（輕言其行疾）而事君之國也（此事之君）義渠君曰謹聞令（令猶）居無幾何五國伐秦（後七年韓趙魏燕齊共攻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撫安）也秦王曰善因以文繡千匹好女百人遺義渠君（遺贈）也義渠君致群臣而謀（致之使至）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李帛伯地名）

司馬錯張儀論伐楚蜀

司馬錯（秦人）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

穆文熙曰周雖微猶名爲共主張儀乃欲秦兵臨二郊誅周王之罪何其甚人心知此乎司馬錯之論既遏暴亂又致富強可謂了人

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討也）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伯王之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

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窮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蜀川）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不貪暴名也得國實也）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韓無罪而伐之）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天下皆有尊周之志）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

水經云縣自石牛道使張儀司馬錯尋路伐蜀滅之

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解免秦兵）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爲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相懽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幷幣（言幷則幣非一物）臣請試之（不自必之辭）張儀南見楚王（懷）曰敝邑之王所說甚

者無大大王（大猶過也）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辭也傳稱）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閔）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言得罪于秦重也）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事猶聽從）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絶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特去秦任楚）獨不賀楚王

高誘曰軫之策可謂明矣而懷王不聽愚而好自用者也其死于秦也宜哉

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無故）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于張儀（言儀必背約）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弭止）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來還也）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

吳師道曰張儀商於之欺雖豎子猶能知之以陳軫之智固不爲難也儀之肆意而無忌者知懷王之愚而軫之言必不能入也 洪邁曰齊不楚之從閉宜割地致幣卑詞謝罪復求其援而反欲賂秦以攻之軫說謬矣

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前反而今至也）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橫度爲廣直爲從）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小人貪寶之稱言不能多與）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都邑有閒于特者）與之伐齊是我亡于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尚全事（不尚尚也）（言無所負）王今以絕齊而責欺于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元作固）必大傷楚王不聽（是亦明計也而不聽是以知楚王之悍也彼安能用）

穆文熙曰秦王語意微婉可謂能馭策士

（屈原哉）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士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過猶誤犯）

陳軫爲楚媾於秦

楚絕齊齊舉兵伐楚陳軫謂楚王（懷）曰王不如以地東解於齊西講於秦王使陳軫之秦秦王謂軫曰子秦人也寡人與子故也寡人不佞不能親國事也（躬親治國）故子棄寡人事楚王今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救之不便子獨不可以忠爲子主計（主懷王）以其餘爲寡人乎陳軫曰王獨不聞吳人之遊楚者乎楚王

高誘曰詳秦王爲子主計則以齊楚王相伐故也今軫言無伐楚亦所以忠爲王也 穆文熙曰陳軫兩虎之喻似若不忠於楚然楚不被兵而齊遂失援不言救事而其事自解策士之巧無以加矣

甚愛之病故使人問之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思吳）左右曰臣又知其思與不思誠思則將吳吟（作吳人呻吟）今軫將爲王吳吟（言不忘秦）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軫傳作管豎子）有兩虎爭人而鬬孟莊子將刺之（傳管作卞刺直傷也）管與止之曰虎者戾蟲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鬬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者也齊楚今戰戰必敗（必有一敗）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利而無伐楚之害計聽知覆逆者（能計善聽知二國之覆逆覆逆言不順于理）唯王可也計者事之本也聽者存亡之機計失而聽過能有國者寡也故曰計有一二者難悖（一二言反）

（覆計之也）聽無失本末者難惑

四史鴻裁戰國策一卷終

四史鴻裁二十二卷

戰國策二卷

扁鵲以醫諫秦王（武王）

吳文[illegible]曰大凡才知之士所以難成為人不樂其為不為所阻則亡今投石而去者豈獨一扁鵲哉

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聽目不明君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砭也）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如此）（此）則君一舉而亡國矣

甘茂拔宜陽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闚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攻也事成盡以為子功（茂欲壽告王勿攻王必疑其故而茂得以為其言）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勿攻之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三縣財賦歸之）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同背）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惠王）魏文侯令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

（姚學之也）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朋公仲名）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姓也）者而殺人。人告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啻同）三人。臣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果攻宜陽。五月而不能拔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在（在中）爭之王。王將聽之。召甘茂而告之。甘茂對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復使甘茂攻之。遂拔宜陽。

楊文照曰甘茂不難宜陽之拔而難於樗里公孫之讒故要王爲息壤之盟卒之二氏之言不入而伐韓成功可謂識先后者矣

甘茂阻公孫衍

吳師道曰告己不知告人機更深險

甘茂相秦。秦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請間之閒暇隙也因暇與語將置相也）因自謂之曰。寡人且相子。甘茂之吏道而聞之。（聞之于道）以告甘茂。甘茂因入見王曰。王得賢相。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于子。焉更得賢相。對曰。王且相犀首。王曰。子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於犀首之泄也。乃逐之。

或諫秦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

謂秦王曰。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主天下之要約）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使鄰國服從）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爲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爲三家笑。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爲黃池之遇。無禮于宋。遂爲勾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

津字作盟字天[illegible]

鮑彪曰此策蓋韓之徒也惜其不名

吳師道曰仲尼之徒無道

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太子申）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擁同）天下之國。徙兩周之疆。（侵逼之）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爲此尾。（言善其後）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爲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爲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行九十里適足以爲五十里）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之心觀之。天下之事。非楚受兵。必秦受兵也。（皆驕强故）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

桓文之事者故策惡足以[illegible]盡于其言驕者必敗亦論之常而較計談爲則不過以力服人者而已

援韓以拒秦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爲權（權言能輕重四國）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也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秦楚）必爲天下笑矣

或爲中期說秦王

陸深曰此亦戰國之高士尚在司馬錯下

秦王與中期爭論人秦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與中期說秦王曰悍人也（悍勇也勇者多近）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王因不罪

甘茂自託於蘇代（昭襄王）

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代）曰君聞夫江上之

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于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

楊文熙曰馮驩借秦以重田文蘇子借秦以重甘茂二事機軸頗同而蘇子之說尤爲有力

蘇子曰善請重公於齊乃西說秦王曰甘茂賢人非恒士也其居秦累世重矣自殽塞谿谷地形險易盡知之彼若以齊約韓魏反以謀秦是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不如重其贄厚其祿以迎之

彼來則置之槐谷終身勿出（代知茂必留齊故言此示不爲茂游說也）天下何從圖秦秦王曰善與之上卿以相迎之齊甘茂辭不往蘇子僞爲齊王（閔）曰甘茂賢人也今秦與之上卿以相迎之茂德王之賜故不往願爲王臣今王何以禮之王若不留必不德王彼以甘茂之賢得擅用強秦之衆則難圖也齊王曰善賜之上卿命而處之

秦以河東講三國

三國攻秦入函谷（魏與齊韓共攻秦）秦王謂樓緩（趙人相秦）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對曰割河東大費也免於國患大利也此父兄之任也（謂公族）王何不召

一名池

高誘曰樓緩時相秦對以公子他之言豈爲侵官哉而曰此父兄之任焉用彼相哉

吳師道曰緩之不自言他以兩悔言皆揣其主之術

公子他而問焉王召公子他而問之對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對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悔其失地）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王不講三國入函谷咸陽必危（咸陽秦都）王又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又不講之悔也王曰鈞吾悔也（鈞均同）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也寡人決講矣卒使公子他以三城講於三國三國（補此二字）之兵乃退

蘇代爲齊獻書穰侯

陸深曰晉楚強故不能制姑言以動之不走且走語者是言不走彼則走此必不聽趙也

楊文熙曰上言勸趙伐齊有五不可下言善齊則保安邑而取上黨皆以利害動之也然安邑屬魏上黨屬韓與齊何與而乃欲偏之以獲利乎吾戒之

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敝邑之王（襄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敝晉（此晉趙也以趙破齊齊破趙亦敝）而後制晉楚之勝（二國破敝秦無後慮可以南制楚）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擊之譬猶以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不信其伐齊）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多兵則非獨齊見制懼晉楚亦見制齊畏秦故不趨秦而與晉楚同患故趨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頓下也二國惡秦而齊先伐故既合則齊爲二國出兵）則秦反受兵四也是晉楚以秦伐齊（晉亦趙也初與秦伐齊）以齊破秦（爲之頓劍是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五也秦得安邑（魏地亦爲韓猶上黨兩屬也）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哉（言可取）夫取三晉之腸胃（安邑上黨如之）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于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矣

秦客卿勸穰侯攻齊

君悉燕兵以下乃正責言穰侯也

秦客卿造（造其名）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借以制天下之權）數年矣攻齊之事成陶爲萬乘（益以齊地）長小國以朝天子天下必聽五覇之事也攻齊不成陶爲鄰恤（言近于憂）而莫之據也（無援國可恃）故攻齊之於陶也存亡之機也君欲成之何不使人謂燕相國曰聖人不能爲時時至弗失舜雖賢不遇堯也不得爲天子湯武雖賢不當桀紂不王故以舜湯武之賢不遭時不得帝王今攻齊此君（謂燕相）之大時也已因天下之力伐讎國之齊報惠王之恥（惠王在昭王前有誤）成昭王之功除萬世之害此燕之長利而君之大名也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吳不亡越越故亡吳齊不亡燕燕故亡齊齊亡於燕吳亡於越此除疾不盡也後雖悔之不可得也已君悉燕兵而即攻之天下之從君也若報父子之仇誠能亡齊封君于河南爲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爲鄰世世無患願君之專志於攻齊而無他慮也

楚黃歇說秦昭王（此春申君未封時書）

天下莫强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鬬而駑犬受其敝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极）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致言加物置之物上）累棊是也今

一段

二段

三段

總文照山以上言秦之強又有戰功當慎重以保終始

又曰此言智伯夫差恃功之害吳大國故獨結之

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陲邊）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常有也先帝文王（惠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於齊（不與通）以絶從親之要（約也）今王使成橋（秦人）守（行也）事於韓成橋已入北燕（使燕入朝於秦）是王不用甲不伸威而出百里之地（燕入秦必出地割予秦）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魏邑）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散也）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兵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磨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絶楚魏之春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憚矣（可長）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恃甲兵之強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于艾陵還爲越王禽于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有日矣韓魏反

一一

又曰此言韓魏仇秦不可借以攻楚楚不可由其地以出兵而楚地又不可出兵皆據理勢

陸深曰尚論將將長八人報出作一折最有理也

張居正曰此處係中篇樞

之殺智伯瑤于鑿臺之上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中道在前後間）此正吳信越也臣聞敵不可易時不可失臣恐韓魏之卑辭慮患而實欺大國也王既無重（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隳刳腹折頤首身分離暴骨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虜相隨於路鬼神狐祥（狐爲妖者）無所食（無人爲作）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臣妾滿海內矣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之攻楚不亦失乎且王攻楚之日則惡出兵王將藉路于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是王以兵資于仇讎之韓魏王若不藉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陽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應王（齊趙魏韓必躡秦也）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兵而攻留方與銍胡陵碭蕭相故宋必盡（七邑）（故皆宋也）齊人南面泗北必舉王破楚於以肥韓魏于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校（敵）於秦矣而齊南以泗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強于齊齊魏得地葆（同保）利而詳事下吏（詳其事以下於利而遲之意）一年

不費作北

收拾卅步之新賢

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強而注（猶屬）地於楚詘（猶反）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授首王襟以山東之險帶以河曲之利韓必為關中之侯（比之侯吏）若是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上蔡召陵不往來也（陳疑不通）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二萬乘之主注地於齊秦之右壤可拱手而取也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言秦地自西海亘東海中斷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以危亡之事恐動之）持齊楚（持劫之也）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痛言攻伐之酷）

段產越人說新城君

段產（秦人）謂新城君（韓襄十二年注芊戎也）曰夫宵行者能無為奸而不能令狗無吠已今臣處郎中（郎廊同漢官表注主郎內諸官）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使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

又說

吳師道曰上章為誠可者

段干越人（魏人令在秦）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云取千里（其言然）馬遇造父之弟子（學出于造父者得稱為弟子非必與之同時也）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不能然）王良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駕車四馬）而不能取千里何也

[illegible]同之於用已言不見羊戎寵衰之意

子纆牽長也（纆索）故纆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戎未常相以共得國事稱之）不釋塞者（言憚之于王不斷）是纆牽長也（詳二）（臣之言則戎之寵少衰矣故范雎得而間之）

范雎因王稽獻書秦王

陸深曰此下四段可通作一篇

范子（魏人）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蒞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不能者不敢當其職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則行而益

利（達）其道若將弗行則久留臣無謂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椹質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于王乎雖以臣為賤而輕辱臣獨不重任臣者後無反覆于王前耶（言焉任者得人無有前后反覆獨不可重之）臣聞周有砥厄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工之所失也（不能別之）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于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皆取其人）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矣是何也為其割榮也（論厚重彼有害之則此無）

有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人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闔（同合）於王心耶亡其言臣者將賤而不足聽耶非若是也則臣之志願少賜游觀之間望見足下書上秦王說之使人持車召之

范雎論遠交近攻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以身受命躬竊閔（猶傷）然不敏（自傷見雎之晚）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見范雎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請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始時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南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尚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即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謂欲言太后及穰侯等）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蔆夫無以餬其口坐行蒲服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二子無補于時猶爲之今爲而有補故以爲榮）臣又何恥乎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蹶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即（就也）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闇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弗敢畏也臣死而秦治賢于生也秦王跪

張居正曰非有所畏句乃患憂恥三句之綱死不爲患三句又爲二段之綱

患憂恥三段相照

穆文熙曰雖懇切數百語無非激發秦王欲得此語及此然後惟吾所言無不聽矣策士之術深哉

鮑本馬備言其不救此言穰侯失計而以齊人代秦之失明似

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至此此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廟也（慁汙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此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此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再拜秦王亦再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戰車千乘奮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如施韓盧而逐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王曰願聞所失

計雎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于秦臣意王之計（以意測之）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已少出師而使人悉出非宜也）今見與國之不可親（與謂韓魏）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于計矣昔者齊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側手曰扶通作膚）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疲敝暴露）君臣之不親舉兵而伐之主辱軍破為天下笑所以然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

鮑彪曰遠交近攻雎之計也當先治本事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復欲伐之立談之間嚇亂若此使人主何適從乎若曰某策為上某次之某其可也

穆文熙曰雎謂親魏非真親伐乃真伐也惟親之乃可伐之鮑彪論非是

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趙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雖不能兼制必有一附）楚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厚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可虛也（虛丘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范雎曰卑辭厚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雎復說也）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為秦害者莫大于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范雎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皋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

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為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范雎危言論太后穰侯高陵涇陽

范雎曰臣居山東聞齊之內有田單不聞其有王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昭王母弟）華陽不聞其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專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言不白王而擅遣使于外）涇陽華陽擊斷無諱（謂刑人無畏）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者下乃所謂無王已然則權焉得不傾而令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為國者內固

穆文熙曰此人特古樣漢若穰侯所費又多才智不亦難免夭傷也

吳師道曰雎欲言太后穰侯先以摩切其王王既於以許其畫書而且陳遠交近攻之策至是始極所欲言此策士之深術也史所謂未聞其內先言外以觀秦王之俯仰是矣

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裂諸侯（謂剖其地）剖符於天下（謂符節）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敝御于諸侯（國謂秦御言為諸侯所制）戰敗則怨結于百姓而禍歸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逸詩）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淖齒管齊之權（管專之也）縮閔王之筋懸之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用趙減食主父百日而餓死今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臣今見王獨立于廟朝矣且臣將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於是乃廢太后逐穰侯出高陵走涇陽于關外昭王謂范雎曰昔者齊公得管仲時以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為父

范雎再論三貴

應侯謂昭王曰亦聞恒思（地名）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叢困我乃左手為叢投右手自為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臣未嘗聞指大於臂臂大於股若有此則病必甚矣百人輿瓢而趨（瓢之如與戟）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

鮑彪曰人君生事之所蹶有得而已況雎說昭王乃以太后為構言忠哉君子所以進其身不當以獨無說乎

裂今秦國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稱瓢為器則已（稱猶等也謂比國于瓢）稱瓢為器國必裂矣臣聞之木實繁者枝必披枝之披者傷其心都大者危其國臣強者危其主其令邑中自斗食以上至尉內史及王左右有非相國之人者乎國無事則已國有事臣必見王獨立于庭也臣竊為王恐恐萬世之後有國者非王子孫也

徐無鬼曰任左右為耳目為術

鮑彪曰此賢人君子之言也人君聞戰宜救聞之

吳師道曰秦自孝公商鞅以來政俗猾惡必將動以兵張曰之立其實賈之所至凡乘人手國者猶有世其志皆不

中期諫秦王輕韓魏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人）魏齊（魏相）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中期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于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

僅任君子之科

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庸芮止秦太后殉葬

穆文熙曰死之無知婦人何足以知之太后雖溺言無知而實畏其有知也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魏人仕秦）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秦人）爲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范雎說秦攻韓以求張儀

秦攻韓圍陘范雎謂秦昭王曰有攻人者有攻地者穰侯十攻魏而不得傷者非秦弱而魏強也其所攻者地也地者人主所甚愛也人主者人臣之所樂爲死也攻人主之所愛與樂死者鬭故十攻而弗勝也今王將攻韓圍陘臣願王之毋獨攻其地而攻其人也王攻韓圍陘以張儀爲言張儀之力多且剖地而以自贖于王幾剖地而韓不盡張儀之力少則王逐張儀而更與不如儀者市（智不如耳）則王之所求於韓者盡可得也

應侯論平原君

穆文熙曰降主父乃手兒事何以爲平原此亦無論有無大抵人之徒有名而無實者皆鼠朴類也然物之朴易辨而人之朴難識矣

應侯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朴過鄭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今平原君自以賢顯名於天下然降其主父沙丘而臣之（降貶損之也）天下之王尚猶尊之是天下之王不如鄭賈之智眩于名不知其實也

應侯說秦以利散六國之士

又云狗以譬士辱人甚矣雎之受金被罪或以自揄乎士之不爲狗者獨與魯仲連在耶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王勿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也相聚而攻秦者以己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臥者臥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鬭者投之一骨輕（忽）起相

穆文熙曰此段原文有誤意遂不通今爲倒一句

吳師道曰六國知連雞俱止知鬭狗所以虎狼秦挾順多其作

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雎載音樂予之五千金居武安高會相與飲謂邯鄲人誰來取者於是其謀者固未可得予也（用金少故未能動謀也）其可得予者與之昆弟矣（言與之和好若兄弟）令人復載五千金不問金之所之金盡者功多矣唐雎行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士大相與鬭矣（得金復爲秦故其謀不協）

客勸應侯無亡趙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君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然曰（補）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武安君所以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

軍不亡一卒雖周呂望之功亦不過此矣趙亡秦王王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之矣秦嘗攻韓邢困於上黨上黨之民皆返爲趙（馮亭事）天下之民不樂爲秦民之日固久矣今攻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楚魏則秦所得不能幾何故不如因而割之（許趙割地求和）因以爲武安功（如是則趙無大功雖不爲之下）

應侯僞言不憂汝南

應侯失韓之汝南（豫州郡近應國應侯所取得之）秦昭王謂應侯曰君亡國其憂乎應侯曰臣不憂王曰何也曰梁人有

段文熙曰應侯失汝南不憂原非其情故秦王疑之[illegible]見[illegible]傲所[illegible]其[illegible]哉

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室家之相此女也男曰家老）曰公之愛子乎（字衍也）天下無有今子死而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乎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即與無子時同也臣奚憂焉臣亦常爲子乎（此臣應侯子餘子也此時無地）爲子時不憂今亡汝南乃即與（元作與即）爲梁餘子同也（大司徒可任之餘爲餘子）臣何爲憂秦王以爲不然以告蒙傲（秦人）曰今也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今應侯亡地而言不憂此其情也（問其心誠然否）蒙傲曰臣請得其情蒙傲乃往見應侯曰傲欲死應侯曰何謂也曰秦王師君天下莫不聞而況于秦國乎今傲勢得爲秦王將（元作爲王將）將兵臣以韓之細也顯逆（言其國小而逆節者）誅奪君地傲尚奚生不若死應侯拜蒙傲曰願委之卿蒙傲以報於昭王自是之後應侯每言韓事者秦王弗聽也以其爲汝南虜也（汝南民爲韓虜侯者）

武安君諫秦昭王伐趙

陸深曰敘事典勁切至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

段文熙曰詳略前後[illegible]

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餔餽以靡其財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相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以來君臣憂懼早朝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將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廟東至竟陵

使民計遍和以限趙武安而又勸秦王復起武安以重其罪空[illegible]哉丁禍狠成兵雖具發哉

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血流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雖稱王令）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頃襄）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疎（疏亦）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城邑在後故言倍）發梁焚舟以專民掠于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勢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國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謂人謀地利軍之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

嚴若起之策秦昭王尊可謂明君使再起兵勞功倍矣何以異君之有三滅不行此自抽其卸之斷也

吳師道曰應侯納蔡之說[illegible]趙郢以和由是起與有隙不救任鄙者為此乎大率起卽起之死也雖之乃知可謂不保

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句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孝成）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為寡人臥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觀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猶威）孰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

其笑

此篇有缺文其二以下似有此言有四行也一句

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爲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答而去

秦以反誅王稽而欲連范睢

秦攻邯鄲十七月不下莊（人名）謂王稽曰君何不賜軍吏乎王稽曰吾與王也不用人言莊曰不然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必不行者曰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毋敢思也此令必不行者也守閭嫗曰某夕某孺子（婦人之美稱）內某士（內私之也言嫗之言亦有必行者）貴妻已去愛妾已賣而心不有（有猶欲有也言父雖令之而非其所欲故令之勿思則必不行）欲教（猶告）之者人心固有（孺子內士人心同欲其告雖非至親令必行也）

策士之妙喻又遠得孫近之

今君雖幸於王不過父子之親（言王之令亦能奪其所貴愛有不必行者）軍吏雖賤不卑於守閭嫗（言且告稽）且君擅主輕下之日久矣聞三人成虎十夫揉椎衆口所移毋翼而飛故曰不如賜軍吏而禮之王稽不聽軍吏窮果惡王稽杜摯（稽之副也）以反秦王大怒而欲兼誅范睢

蘇子勸秦勿攻趙

秦攻趙蘇子謂秦王曰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辭順（順不伐也）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妒其業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元作趙怒）必于其已邑（必欲戰服使爲已邑）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將攻邯鄲不戰故曰今雖）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物事也斷猶止言爭事不止）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雖父責之其子使必爲不可得）也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知乎微之爲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爲用者霸明乎輕之爲重者王（不伐人人所輕也重莫大爲）秦王曰寡人案兵息民則天下必爲從將以逆秦蘇子曰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爲從以逆秦也昔者秦人下兵攻懷（懷屬河內）服其人趙奢鮑佞將楚有四人起而從之臨懷而不救秦人去而不從（趙鮑楚四人本起救懷而不救又恐秦之自去不關繫也）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耶忘其

私文只曰學教語可作名言[illegible]神固也

從文蘇言此篇大縱言秦之謀臣不忠及失伯王之道其策皆在使諸侯得合從爲秦所仲故以破之

憎懷而愛秦耶（亡其猶無亦云）夫攻而不救去而不從是以知（補）三國之兵困而趙奢鮑佞之能也（以不救不從爲能知秦之不可當也）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境諸侯休天下安二十九年不相攻

客說秦王以破從之策

張儀說秦王（元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后事）曰臣聞之弗知而言爲不智知而不言爲不忠爲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言已未能如言）臣願悉言所聞（悉詳盡也）大王裁其罪（裁制也）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荊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爲難（難五十九年與諸侯從）臣竊笑之臣聞之

非字貫三句

首段言謀臣不盡其心以激怒之

曰以能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不盈囷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張去音）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誅不進戰者故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不戰死也）非其百姓不能死也其上不殺也（言亦殺之）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名言有勇決之稱）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言與之爭）天下不足兼而有也然而甲兵頓（此頓言其勞弊）士民病蓄積索（集韻索盡也）田疇荒（疇耕治之田）囷倉虛四鄰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

引齊國證一戰而亡以警動之

卽清濟濁河

此言秦一失伯王之道

臣敢言往昔昔者齊南破荊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兩國從其役）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上所謂南破中破之類）一戰不勝而無齊（燕昭入臨淄事）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頃襄）亡走東伏於陳（見白起傳）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拔其國如舉物然言易也）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強于二國）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舉猶行）四鄰諸侯可朝也

失伯王之道

（使之朝秦）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荊人和令荊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社為木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比密也言其志親）而軍華下（卽華陽之所）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梁以都言魏全國也）舉魏則荊趙之志絕（魏居二國之中而為與國故舉魏則一國不通）荊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尤近秦）荊孤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

三失伯王之道

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而欲以成兩國之功（秦及穰侯所封也如封剛壽以廣陶之類）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潞病於內（潞卽露耳故高注為羸）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矣趙氏中央之國也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此殺趙括事在四十七年）當是時邯鄲不守拔邯鄲引軍而去西攻脩武（屬河內）踰羊腸降代上黨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沱（元作池）以北（中有中分之呼沱在代鹵城）不戰而已為燕矣（燕乘敗取之）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荊魏不能

陸深曰此下三段只就伐趙一段內發揮收拾甚是真切

獨立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蠹魏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流猶灌）一舉而三晉亡從者敗（合從者）大王拱手以須（須待也）天下徧隨而伏覇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覇不覇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卒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卻（且怒且懼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後志河內有李城）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致言極力）非能厚勝之也（厚猶大）又交罷卻（交言秦與趙俱罷兵而退）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

力（極言度其力之所至）願大王有以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亦竭也）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絹素為之非金革也）戰一日破紂之國（以甲子日戰遂克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傷（傷殷之亡耳）智伯帥三國之衆以攻趙襄王於晉陽決水灌之三年城且拔矣襄王錯龜（錯措同置也）數策（以蓍筮也）占兆（灼龜折曰兆）以視利害何國可降（三國中孰為可降）而使張孟談（趙之謀臣）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約（使韓魏背之）得兩國之衆以攻

鮑彪曰凡七論非自為者明荀卿不如秦所以取天下道行此說西而失其入說以張儀名之情哉所稱訓臣忠難也

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之功今臣昧死（自言不知死所）望見大王言所以舉破天下之從（謂一舉）以成覇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覇王之名不成四鄰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狥於國以主不忠於國者（言以主為首）

蔡澤說應侯辭位

蔡澤（燕人）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鬲鼎也人奪之）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

陸深曰此數語乃為綱領

穆文熙曰澤之說應侯始言以奪相長揖不拜乃對曰然皆兵法所謂奪氣之術以下皆盛衰倚伏之理深中雎心故雎自不得不輸服耳

統統緒也孟垂統同

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辯智者志期得此）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

又云以下利害較然讀之令人[illegible]豁也

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之符（行道之效）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事孝公極身（竭已）毋二盡公不還（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卬卒爲秦擒將破敵軍攘地千里吳起事悼王使私不害公讒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義不顧毀譽必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事越王王離（同罹）困辱悉忠而不解（同懈）王雖亡

楊文懿曰談此及此若刃鋒急利直排大敵不由應侯不稱善焉

絕盡能而不離多功而不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忠之節也故君子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惑亂是有忠臣孝子國家滅亂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賤之如刑戮而憐之）人憐其臣子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于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

又云未知何如一句乃[illegible]

[illegible]何也[illegible]

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間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乎以聖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敦厚舊故其賢智于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固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爲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威蓋海內功彰萬里之外不過商君吳起大夫種

蔡說至此極矣雖有數百[illegible]如也

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丘之會有驕矜之色畔者九國吳王夫差無敵于天下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啓叱呼駭三軍而身死于庸夫此皆乘至盛不近道理也夫商君爲孝公明法令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教民耕戰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于天下立威諸侯功已成矣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

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再戰燒夷陵，南幷蜀
漢，又越韓魏攻强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
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業帝。自是之
後，趙楚慴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
十餘城，功已成矣，賜死于杜郵。吳起爲楚悼罷無能，
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壹楚國之俗，南攻
楊越，北幷陳蔡，破横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
功已成矣，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墾草刱（造也）邑，辟地
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以禽勁吳，成霸功。勾
踐終棓（樸也）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此。

楊文照曰世人皆謂澤雖辯能奪睢相印而不知睢之得全有領獨以功名終者皆澤之力也澤亦以雖而勝其用澤納人皆有士而雖不奇

鮑虎曰州具辯士皆矜才角智趨於利而已惟澤爲流通得明哲保身之策

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
然避世，長爲陶朱。君獨不觀博者乎？或欲大投（言全勝也），
或欲分功（分勝者所獲）。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
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
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口，又斬范中行之途（言斷三晉之路），
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
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時不退，則商君、
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
者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
世稱孤，而有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君何居

吳師道曰澤知范雎內慚狀而入秦志在奪相排雎而謁睢其聯因其所以動然往乃矜才而說利之多道德之說者保身之義彼何足以知之

焉。應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
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蔡澤，其人辯士，臣之見
人甚衆，莫有及者，臣不如也。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
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
應侯遂稱篤，因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
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王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
病歸相印，號爲剛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
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于燕，三年而燕使太子
丹入質於秦。（此與蔡澤傳大同，然傳稍有繁冗，不如策文清勁。）

呂不韋計令異人還秦

楊文照曰不韋先以死禍陽泉君後復說以立異人之利如以巨梃發洪鍾安得不響然乎

濮陽人呂不韋賈于邯鄲，見秦質子異人（子楚初名，孝文王子），
歸而謂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
曰：百倍。立國家之主贏幾倍？曰：無數。曰：今力田疾作，
不得煖衣餘食；今建國立君，澤可以遺世（遺後世），願往
事之（事猶爲）。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郚城（趙地缺）。故往說
之曰：子傒（異人異母兄）有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今子無
母於中（異人母曰夏姬，無寵，如無母然），外託於不可知之國（言趙不遺之
故禍福未可知也），一日倍約，身爲糞土（亦死賤也）。且今子聽吾計
事，求歸（以求歸爲事），可以有秦國。吾爲子使秦，必來請子。
乃說秦王后（孝文后華陽夫人）弟陽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

知之乎君之門下無不居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太子子傒）君之府藏珍珠寶玉君之駿馬盈外廄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木槿也朝榮夕死今又不如）說有可以一切（權宜也）而使君富貴千萬歲（衍字）其寧於大山四維（四方之隅不可移也）必無危亡之患矣陽泉君避席（離席而請）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異人賢材也棄在于趙無母于內引領西望而願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子異人無國而

有國王后無子而有子也陽泉君曰然入說王后王后乃請趙而歸之趙未之遣不韋說趙曰子異人秦之寵子也無母于中王后欲取而子之使秦而欲屠趙不顧一子以留計（留不決也）是抱空質也（出質本以交好今不能然故曰空）若使子異人歸而得立趙厚送遣之是不敢倍德畔施是自爲德講（必以恩德講好于趙）趙乃遣之異人至不韋使楚服而見（以王后楚人故服楚制以說之）王后說其狀高其智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變其名曰楚王使子誦（所誦習書）子曰少棄捐在外常無師傅所教學不習于誦王罷之乃留止（止宮中）間曰（間政事之隙）陛下常軔車於趙矣

穆文熙曰不韋教異人間

（軔車句絶曾居趙）趙之豪傑得知名者不少（以名見知于王）今大王反國皆西面而望大王無一介之使以存之（存問也）臣恐其皆有怨心使邊境早閉晚開（有警則然）王以爲然奇其計王后勸立之王乃召相令之曰寡人子莫若楚立以爲太子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相號曰文信侯食藍田十二縣王后爲華陽太后諸侯皆致秦邑

此可語以覺動秦王致秦王於立異人

鮑彪曰不韋賈人也使安然知義欲圖無而依附于猶於又如有天道矣

甘羅說張唐相燕

文信侯欲攻趙以廣河間使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質于秦文信侯因請張唐（秦人）相燕張唐辭曰燕者必徑于趙（徑者道所出也）趙人得唐者受百里之地

文信侯去而不快少庶子甘羅（庶子掌諸侯卿大夫之庶子卑執之戒）曰君侯何不快甚也文信侯曰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而燕太子已入質矣今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行之文信侯叱去曰我自行之而不肯汝安能行之也甘羅曰夫項橐（列子有問日出者豈其人乎）生七歲而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奚以遽言叱也甘羅見張唐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唐曰武安君戰勝攻取不知其數攻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武安君也甘羅曰卿明知功之不如武安君與曰知之應侯之用秦也（見用于秦）孰與文信

高誘曰少庶子官名雖文信家臣也

穆文熙曰甘羅說詞直捷立行張唐而割趙五縣可謂說客之雄

而[illegible]千[illegible]息有此也異哉

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曰卿明知爲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伐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絞而殺之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之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内之）（請于文信）令庫具車廐具馬府具幣行有日矣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見趙王（悼襄）趙王郊迎謂趙王曰聞燕太子丹之入秦與曰聞之聞張唐之相燕與曰聞之燕太子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秦燕不相欺則伐趙危矣燕秦所以不相欺者無異故欲攻趙而廣河間也今

王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強趙攻弱燕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歸燕太子與趙攻燕得上谷（媯州郡）三十六縣與秦什一（以十之一與秦也）

頓子說秦散六國之從（始皇帝）

秦王欲見頓弱（秦人）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即不見也秦王許之於是頓子曰天下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有無其實而有其名者有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知之乎王曰弗知頓子曰有其實而無其名者商人是也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此有其實而無其名者也無其實而有其

[illegible]而先教之[illegible]說

楊文熙曰頓子志在兼併故其欲說以諸侯倍叛而不逃之以誠下陰於山東六國之以心者也故其遊得行而豈真有所感悟乎絕處曰損子之義高于范雖而其說過之遠矣惜其不知擇主焉有仁人君子而爲始皇用者哉[illegible]之豈知之

名者農夫是也解凍而耕暴背而耨無積粟之實此無其實而有其名者也無其名又無其實者王乃是也已立爲萬乘無孝之名以千里養無孝之實秦王悖（悖同）然而怒頓弱曰山東戰國有六威不掩于山東而掩于母（帝迁太后于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秦王曰山東之戰國可兼與頓子曰韓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胷腹王資臣萬金而遊聽之韓魏入其社稷之臣於秦即韓魏從而天下可圖也秦王曰寡人之國貧恐不能給也頓子曰天下未常無事也非從即橫也橫成則秦帝從成即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養（且敬且養）楚王即王雖有萬金弗得私也秦王曰善乃資萬金使東

遊韓魏入其將相北遊燕趙而殺李牧齊入朝四國畢從（燕韓魏趙）頓子之說也

韓非短姚賈于秦王

四國爲一將以攻秦秦王召群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曰四國爲一將以圖秦寡人屈于內（財力用也）而百姓靡於外爲之奈何群臣莫對姚賈（魏人）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一作帶）以其劍（以王衣衣之以王劍賜之寵之也）姚賈辭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爲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

穆文熙曰：士之用世以才，而非乃短姚賈之行，不逮已甚，且非短賈，則李斯安得不短非，此非之所以殺身也。

以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荊、齊，北使燕、代之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之權，外自交于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常盜于梁，臣于趙而逐。取世監門子（父死子繼曰世），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非所以厲（厲同礪）群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未聞）棘津之雠（雠同售）不庸（常求售與人為庸不見用），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鄙鄭郡之人為賈者），南陽之敝幽（仲桓上人常以貧困隱此），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伯。百里奚，虞之

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詬辱醜恥）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己用（汙者非者雖不取不聽察其為用則或聽取之）。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敢以虛願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四史鴻裁戰國策二卷終

四史鴻裁二十三卷

戰國策三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齊

威王料章子必不背齊（威王）

鮑彪曰：列子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賜我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故人君於其臣，欲其自知之也。威王之於章子有焉。

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兩軍相對曰交和），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徽幟也章其別也），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之，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

（如也）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啟（母名）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未有教命），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鮑彪曰齊威賢王也其於章子殺阿即墨大夫明矣獨於是失之於忌之走亦非威王譴之也

公孫閈走田忌

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閈（齊人）謂鄒忌曰、公何不為王謀伐魏、勝則是君之謀也、君可以有功、戰不勝、田忌不進、戰而不死、曲橈而誅、（曲橈言師不直前而敗）鄒忌以為然、乃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閈、公孫閈乃使人操十金而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天下畏其威聲）欲為大事、（代齊而王）亦吉否、卜者出、（田忌之人）因令人捕（捕取也）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

程文燦曰形貌美之雖淺近易相欺人誰欲為人所蔽鄒忌不惟能自反觀而又能引以告君庭矣

鮑彪曰鄒忌嘗以詐走田忌則為之亦何險士耳唯

鄒忌諷齊王納諫

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昳麗、（昳日側也、故有光豔、昳徒結反）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于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群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此言者萬世之寶也

劉向曰齊有田巴先生威王聘而問政巴改製新衣拂飾冠帶顧謂其妾云云恐與忌事有類者

田臣思論救韓宜晚

南梁之難、（二年魏伐趙、趙與韓共擊魏、趙不利、敗於南梁）韓氏請救於齊、田

鮑彪曰田臣思之策則奇中矣非仁義者也孟子曰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况朝韓魏乎

侯（猶上陳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丏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敝、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愬告也）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敝、（承繼其後也）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告者許之也）韓自以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杜赫說楚王封田忌

按文淵曰封田忌必安鄒忌此兵法之所謂內間

田忌亡齊而之楚、鄒忌代之相齊、恐田忌欲以楚權復於齊、（復猶還）杜赫曰、臣請爲留楚、（爲鄒留田於楚）謂楚王威曰、鄒忌所以不善楚者、恐田忌之以楚權復於齊也、王不如封田忌於江南、以示忌之不返齊也、鄒忌必（初）以齊厚事楚、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復於齊、必以齊事楚、（言此示不爲鄒忌遊說也）此用二忌之道也、楚果封之於江南、

又云田嬰盼子不可偏廢

然敵有可乘非我之利其說詞自悉

張丑說楚王勿逐田嬰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欲逐嬰子於齊、（逐使齊逐之田嬰時未封故曰）（嬰子猶盼子）嬰子恐、張丑（齊人）謂楚王曰、王戰勝於徐州也、盼子不用也、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爲之用、嬰子不善、（不與盼合）而用申縛、申縛者、大臣弗與、百姓弗爲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用、復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楚王因弗逐、

按文淵曰以兵助燕則我爲敵國中之勿出則執兩國之權利害宛然令人參

魏處說趙勿助燕擊齊

權之難、（東南有權城楚地也蓋燕自北進齊自東進而戰于楚境）齊燕戰、秦使魏冉之趙、（冉傳言自王惠時任事然則此役文公末年也）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趙人）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然則是君自爲燕東兵（東猶斂燕齊和成斂兵不戰）爲燕取地也、（取齊地）故爲君計者、不如

勑

論事甚細

按文淵曰此言韓魏所以而近秦故於事之齊爲遠秦無如之何利害明切皆本事勢

按兵勿出、齊必緩、（以助燕不力故齊無危急之勢）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敝、（罷同疲）趙可取唐曲逆、（竝屬中山）戰而不勝、命懸於趙、（懸繫也）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割割齊也）兩國之權懸於君矣、

蘇秦以合從說齊（宣王）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言四方皆險固）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蹹卽蹴又卽蹋）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

穆文熙曰淳于髡滑稽者也故二說皆孟浪而能感人說士往往宗之

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秦自疑懼虛作恐喝之詞）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群臣之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淳于髡一日而進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皆山名）之陰則郄車而載耳（郄卻同言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類）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說止伐魏之役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

穆文熙曰觸前王前語甚奇可消人主身勢之心但詞太危激人主難聽晚食安行歸樸還真則其言近乎道矣

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顏斶說齊王貴士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王自稱）願請受爲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顏斶辭去曰夫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餓而食也）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同娛）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斶也

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貞反璞、則終身不辱、

王斗說齊王好士

先生王斗（齊人）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受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失抎（失也）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驥騄耳、王之駟（四）已備矣、世無東郭逡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細繒）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鮑彪曰、王斗造門求見、自卑甚矣、而使以趨見於咫尺之間以爲高、此孟子之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者也、

閔深曰、詞近謔說、吳師道曰、王斗造門求見、鮑謂倨矣、其言好士不可謂不切也、特桓公好狗馬酒色之說、亦管公不害伯之意、此其所以爲辨士之言、而非君子之正爾、又云宣王喜文學之士、賜列第爲上大夫者七十六人、稷下學士至數百千人、士非不盛也、然鄒衍淳于之徒、類皆詭誕無實啗、而識所務非所用、國何賴焉、顏斶王斗譏其不好士有以也、

齊人譏田駢不仕

齊人見田駢（齊士）曰、聞先生高議、設爲不宦（設者虛假之辭）、而願爲役（爲駢給使）、田駢曰、子何聞之、對曰、臣聞之鄰人之女、田駢曰、何謂也、對曰、臣鄰人之女、設爲不嫁、行年三十而有七子、不嫁則不嫁、然嫁過畢矣（畢猶已嫁言過於己矣）、今先生設爲不宦、訾養千種（訾資同所資所養也）、徒百人（徒從車者）、不宦則然矣、而富過畢矣、田子辭（辭謝之也）、

孫文熙曰、語大鄙褻、不宜以此詭人、且天下亦安有此女子、

陳軫爲齊說昭陽（閔王）

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爲齊王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柱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楚相）、陳軫曰、令尹貴矣、王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

鮑彪曰此策深其旨爲習亦持勝之善

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言情其強）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死後爵歸於國）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齊人諫靖郭君城薛

靖郭君（諡田嬰）將城薛、客多以諫、靖郭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而進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

横文曰客猶不城薛亦

客有於此、（言此言外進役有）客曰、鄙臣不敢以死爲戲、君曰、

平平但以海大魚三字開端反走令人求竟其說則進言之機括其妙耳

亡、（言無此也）更言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放也）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雄）齊、奚以薛爲、無齊、雖隆薛之城到于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靖郭君善齊貌辨

靖郭君善齊貌辨、（齊人）齊貌辨之爲人也、多疵、（謂過失）門人弗說、士尉（齊人）以証（諫也）靖郭君、靖郭君不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嬰子文）又竊（猶私）以諫、靖郭君大怒曰、剗而類、破吾家、苟可慊齊貌辨者、吾無辭爲之、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之、旦暮進食、數年、宣王薨、閔王立、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閔王、辭而之薛、與齊貌辨俱留無幾何、齊貌辨辭而行、請見閔王、靖郭君曰、王之不說嬰甚、公往、必得死焉、齊貌辨曰、固不求生也、請必行、靖郭君不能止、齊貌辨行至齊、閔王聞之、藏怒以待之、齊貌辨見閔王、閔王曰、子、靖郭君之。所聽愛夫。齊貌辨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王之方爲太子之時、辨謂

劉辰翁曰過頤即俗所謂耳後見腮豕視即相法所謂下邪偷視

靖郭君曰、太子相不仁、過頤（言頤過豈）豕視、（豕多反視）若是者信。反、（始信後反）不若廢太子、更立衛姬嬰兒郊師、靖郭君泣而曰、不可、吾不忍也、若聽辨而爲之、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爲一、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

曰、必聽之、靖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吾獨謂先王何、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爲二、閔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靖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爲寡人來靖郭君乎、齊貌辨對曰、敬諾、靖郭君衣宣王

鮑彪曰知人之難貴於知其心齊人謂辨爲人多疵靖郭君獨深善之不可奪知其心也士爲知己者死此辨所以不卜生與

之衣冠、舞其劍、（先時所賜）閔王自迎靖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靖郭君至、因請相之、靖郭君辭、不得已而受之、七日謝病強辭、不得、三日而聽、當是時、靖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人非之不爲沮、此齊貌辨之所以外生樂患趣難者也、

孫文融曰儀此策可行於秦不可行於齊也且秦之伐韓何益於齊何補于然韓小弱不能支齊必難攫故事安在其爲厚託儀耳

鮑彪曰此計之必售荼之必行若也儀之所託於特有妾婦之所蓋市人之所不爲若苦然南行以取金欺商於以賞是皆可鄙也唯此爲文無字儀亦明年死矣征此言

張儀事秦惠王惠王死武王立左右惡張儀曰儀事先王不忠言未已齊讓又至（儀嘗曰儀之所甚憎無大齊王則儀齊所惡也）（而秦任之故齊以此責秦）張儀謂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王曰柰何曰爲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言有兵）然後王可以多割地（割諸侯地）今齊王甚憎（衍字）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連謂不解）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周有先周宗社禮器）（諸侯所不備今必出以路秦）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王曰善乃具革車三十乘納之梁齊果舉兵伐之梁王大恐張儀曰王勿患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籍使之齊楚之事已畢（事使事）因謂齊王王甚憎張儀雖然厚矣王之託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寡人甚憎張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何以託儀也對曰是乃王之託儀也儀之出秦因與秦王約曰爲王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地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舉兵伐之故儀願乞不肖身而之梁齊必舉兵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不能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是王業也秦王以爲然與革車三十乘而納儀於梁

大僕也

共師道河鮑謂儀於此言蓋誤矣儀文還意第從死猶未旨甚之行

而果伐之是王內自罷（疲因勞邦攻）而伐與國廣鄰敵以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王曰善乃止

蘇代諫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以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挺猶範也）至歲八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

淳于髡說齊王救薛

孟嘗君在薛（史言文代立在薛時未相也）荊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荊還反過薛孟嘗君（補）令人體貌（有禮容也）而郊迎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憂文無以復侍矣（言且死）淳于髡曰敬聞命至於齊畢報（以使事悉報齊王）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言其不過）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

[illegible]人皆曰淳[illegible]非神於為況乎不言不中而人之從之若響焉死而未[illegible]旅去之遠矣

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為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之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力而荊亦甚固齊王和其顏色曰譆、（痛也）先君之廟在焉疾興兵救之顛蹶之請（此若告者詞也言善說者不勞而攻頓伺救愠也言其請救之遠）望拜之謁（望而拜之言謁之恭）雖得則薄矣（言它人請謁雖有得不如見之厚）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方大略也）人之急也（言應之疾）若自在隘窘之中（隘險也）豈用強力哉、

魯連諫孟嘗君逐客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猿獮猴錯木（錯舍置也）據水則不若魚鱉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銚鎒與農人居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黨友以此士見棄逐不屑與處）而來害相報者（棄逐者必之他國自彼來害我報其棄逐之怨）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言後人視此為戒）孟嘗君曰善乃弗逐、

公孫戍止孟嘗君受象牀

孫文昭曰公孫戍說孟嘗君之詞甚正而乃以寶劍行之何其鄙也又見高志務為孟嘗君所嗣亦淺之乎其為丈夫矣

鮑彪曰孟嘗君於是能止德矣吾知欲止言過而已使得寶乎哉屑何傷止諫者士之所難因得寶而擁訴之後孰敢輕以過聞乎言哉

孟嘗君出行國（兼相它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楚官也）直使送之（直猶當）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漂（漂飄同言其細若飛髮）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得獻之公孫戍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曰然公孫戍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戍曰小國所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小國英桀之士皆以國事累君（累猶誘）說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戍願君勿受孟嘗君曰諾公孫戍趨而去未出至中閨君召而返之曰子教文無受象牀甚善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戍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重言三喜外復有此）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戍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牀（輸亦送也）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善受之乎公孫戍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馮諼彈鋏

齊人有馮諼（史作驩）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屬同囑）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

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草不精也具饌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鋏劍把也與劍俱去）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乘車之客）於是乘其車揭其劍（揭舉也）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待我以客）後有頃復彈其劍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馮諼不復歌後孟嘗君出記

（記疏也）問門下諸客誰習計會（計會會總合也）能為文收責於薛者乎（責債同）馮諼署曰能（署書也）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夫長鋏歸來者也孟嘗君笑曰客果有能也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是（是謂國事）憒於憂（憒同憒亂也以憂思昏亂）而性懧愚（懧常作懦集韻弱也）沉於國家之事開罪於先生（得罪於諼自我啓之）先生不羞乃有意欲為收責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券徧合起（凡券取者與者各收一責則合驗之徧合矣乃來聽命）矯命（託也託言

孟嘗之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祝孟嘗也）長驅到齊（行不留也）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責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以何市而反（孟嘗問）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陳猶列）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子其民（拊猶撫也）因而賈利之臣竊矯君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臣所以為君市義也孟嘗君不說曰諾先生休矣（休息也）後期年齊王謂孟嘗君曰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為臣孟嘗

君就國於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君道中終（元作正）日孟嘗君顧謂馮諼曰先生所為文市義者乃今日見之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僅（元作今）得免其死耳今有一窟未得高枕而臥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予車五十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謂梁王曰齊放其大臣孟嘗君於諸侯諸侯先迎之者富而兵強於是梁王虛上位以故相為上將軍遣使者黃金千斤車百乘往聘孟嘗君馮諼先驅誡孟嘗君曰千金重幣也百乘顯使也齊其聞之矣梁使三反孟嘗君固辭不往也齊王聞之君臣恐懼遣大傅（本周官此齊大臣也）齎黃金

鮑彪曰能者客之人說不能客無能者孟嘗於是孟

不可沒也然之市義歸矣而為之營窟則亦挈利之客耳嗟乎氣俗之移人莫覺害也以諼之賢而不能自拔於氣況不賢者乎

千斤文車二（四文馬彩繪也）服劍一（王所自佩者）封書一謝孟嘗君曰寡人不祥被於宗廟之祟沉於諂諛之臣開罪於君寡人不足為也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國統萬人乎（集韻統攝理也）馮諼誡孟嘗君曰願請先王之祭器立宗廟於薛（前自請邠特自立廟矣今又請立則所謂宗廟非一王也）廟成還報孟嘗君曰三窟已就君姑高枕為樂矣孟嘗君為相數十年無纖介之禍者（介獨也獨則不衆故為微細之詞一說蔕芥也）馮諼之計也

譚拾子諫孟嘗君

孟嘗君逐於齊而復反譚拾子（齊人）迎之於境謂孟嘗君曰君得無有所怨於齊士大夫孟嘗君曰有君滿意殺之乎（問殺之為愿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不知譚拾子曰事之必至者死也理之固然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諭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不敢以為言

蘇子勸齊王勿庸稱帝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致帝號於齊）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

鮑彪曰此策旨為智則明矣謀則忠蘇之巨擘也

也卒（與猝同）而患之所從往者微（患作後故言從往猶從來與也今未著故言微）今不聽是恨秦也（達秦恨之）秦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為（元作卒為從蔣）秦勿庸（庸用也）稱也以為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為無傷也（雖緩有先後無害於帝）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蘇子勸齊王釋儐秦

蘇子（元作秦）謂齊王曰齊秦立為兩帝王以天下為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蘇子問）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立帝（亦問辭）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對曰伐宋利（補此五字）對曰與秦為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儐秦（倍背同儐擯同）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啓（大梁之門）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貳不與秦合也秦約伐趙而此伐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刑猶威也言畏威而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為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齊記與上為一章今詳上章猶欲德秦此章決欲儐之非一日）

孫文融曰上言相機釋帝直言伐宋天懲大宋之備在義舉也兩策對勢異

（之談為二章可也）

蘇秦說齊閔王

蘇子（元作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為天下先）約結而喜主怨者孤（為約以結與國而伐人人必以怨之故孤）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權者事之宜重之所在也）而務興於時故無權藉倍時勢（倍同背）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矣（劌利傷也）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利也）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衛八門土（以土塞門而守）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遡同愬）魏王身被甲底劍（底砥同厲也）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騖亂馳也）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中牟屬河南趙獻侯自耿徙此趙記注詳）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今世之為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鞠窮也言遂事）兵弱而憎下人（衍也字）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長益之）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從謂後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挫強（不以兵為人挫強敵）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衍秦字）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言得地等耳）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人上）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小國之情莫如謹（元作僅下同）靜而寡信諸侯（信猶恃也言恭是矣）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稽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矯揉箭笴也故有蠹[illegible]）而不服矣小國道此（道猶行）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諸侯從之）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昔者萊莒好謀（東萊故萊子國）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莒蔡皆恃遠忽近故亡）蔡恃晉而亡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有能（元作而）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寄言假手於人不為主也）微用兵而寄於義（猶假也）則亡天下可蹻足而須也（蹻不仲也）故明主察相（相之明察）誠欲以霸王（衍也字）為志則戰攻非所先今夫鵠的非

此文與曰不主
然不惟論兵
篇主本於怨字
餘言皆不出此
有味乎其言之
矣

尸則話

又云此段談大
國後起以伐為
智其次小國莫
信諸侯則天下
不賣益微其
微則不見之所
悟也

吳道師昆策
談兵未後起
藉權不為全
怨其云案兵而
後起寄怨而誅
不直微用兵而
寄於義最其
術之深者

又云只言也嘗佐滅中山後取淮北滅宋侵三晉之前蓋已逆知閔王之敗矣

張居正曰策文甚佳首以用兵後起約結遠慮二端

篇言而以總持勢明之後分三節皆推言用兵不為天下先之意而不害然之意在其中錯綜起伏變化不窮只何以知其然也一語六用而不覺其複

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備弓待便巧乃發）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的以難中人爭欲貫之如惡之然人如的者人所惡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戎注刀劍矛戟矢）而諸侯從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雖有百萬之軍比之堂上（言謀之於堂彼自敗也）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倡優倡樂也侏儒短小人）不乏諸侯可同

日而致也何以知其然也（元作矣）昔者魏王（惠）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箠馬策）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使天下從）則王業見矣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為柱衣）建九斿（旗旒）從七星之旟（鳥隼為旟又繪星焉）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

鮑彪曰此策轉轉皆事機而不挽於聖賢綿信樂非所以悠人主若亦孟子色貨之旨閔王驕不能聽以及鼓里之禍百世之戒也

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跣足親地也）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往服齊也）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垂衣拱手言無所事西裒地於秦謂此與）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補）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即墨

陸深曰淳拙奇技

張居正曰楚攻南陽以下乃假之以禍福怵燕王

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讒之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敢歸田單攻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惠王）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不再計）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南面以應楚魏）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即聊城也）

陵乃勤之以利末總歸一智字

鮑彪曰此章蓋好事者爲蘇氏之說擬爲之以補亡而其文章氣胥擬其雄肆萬者或以閔王不能爲三王蘇代勝青爲時秦大與時事不合太史公安其文遂爲傳誦而今辛莫有知其非者也

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此時齊善秦故下兵救之）魏不敢東面（不攻齊也）橫秦之勢合（齊善秦爲橫）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亦棄）右壤（謂平陸）存濟北、計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不救聊城）齊無天下之規（規謀也秦救之而楚魏退無謀）與聊城共據（相持）期年之敝、卽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燕將）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心無所歸。今公又以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

吳師道曰還之大意在於罷兵息民而其料事之明勸以歸燕同齊亦無其事

之守也（公輸班爲雲梯以攻宋九設機變墨子九距之械盡墨之守固有餘）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爲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攘臂前也）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給）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變其國俗）功名可立也。意者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穰侯封陶）衛（商君封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効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恥者不能立榮名。昔者管仲射桓公中

之文可省兵文意反接此後爲斷而謂魯曰連之說不可爲訓貴矣考也

鈎、纂也、遺公子糾而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慚恥而不見、窮年沒壽、不免爲辱人賤行矣。然管子幷三行之過、據齊國之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照鄰國。曹沫爲魯君將、三戰三北、而喪地千里、使曹子之足不離陳、計不顧後、出（計所出也）必死而不生、則不免爲敗軍禽將。曹子以敗軍禽將、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去三北之恥、退而與魯君計也。曹子以爲遭齊桓公有天下、朝諸侯、（此霸者之事欲興霸則可責以義故決與魯君計此）曹子以一

劒之任、劫桓公於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而辭氣不悖。三戰之所喪、一朝而反之、天下震動驚駭、威信吳楚、傳名後世。若此二公者、非不能行小節、死小恥也、以爲殺身絕世、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恚之心、而成終身之名、除感忿之恥、而立累世之功。故業與三王爭流、名與天壤相敝也。公其圖之。燕將曰、敬聞命矣。因罷兵到韇而去（韇弓衣倒示無弓）故解齊國之圍、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貫珠者爲田單解疑

燕攻齊、齊破、閔王奔莒、淖齒殺閔王、田單守卽墨之

鼓從足旋殷也

鮑彪曰、單之計、疑所謂威事、王有與襄王亦不明甚矣、使單有異志、固城陽而王、孰敢不聽、豈俟今日哉、貫珠者之言、上足以擁王之非、下足以救單之死、一言而齊得定、君子哉

程文熙曰、貫珠者與貂勃皆異人、然貫珠言公而意公、貂勃言公而意私

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為太子微（微猶信也、人子易姓名為庸人之、至是始有狀、可信也）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為自立也、襄王立、田單相之、過菑水（菑、淄同）有老人涉菑而寒、出不能行、坐於沙中、田單見其寒、欲使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恐單先發）左右顧無人、巖下有貫珠者、（齊）襄王呼而問之曰、女聞吾言乎、對曰聞之、王曰、女以為何若、對曰、王不如因以為己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收而養之、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憂之、稱寡人之意、（稱猶副）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於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穀猶養）乃使人聽於閭里、聞丈夫之相（衍字舉）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

貂勃欲附田單

貂勃（齊人）常惡田單曰、安平君小人也、安平君聞之、故為酒而召貂勃曰、單何以得罪於先生、故常見譽於朝（不欲正言其讒）貂勃曰、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且今使公孫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使公孫子與徐子鬭、徐子之狗、猶將攫公孫子之腓（腓脛也）而噬之也、若乃得去不肖者、而為賢者狗、豈特攫其腓而噬之耳哉、安平君曰、敬聞命、明日任之於王（白王使任用之）王有所幸臣九人之屬、欲傷安平君、相與語於王曰、燕之伐齊之時、楚王（頃襄）使將軍（淖齒）將萬人而佐齊、今國已定、而社稷已安矣、何不使使者謝於楚王、王曰、左右孰可、九人之屬曰、貂勃可（欲去單之助）貂勃使楚、楚王受而觴之、數日不反、九人之屬相與語於王曰、夫一人身、而牽留萬乘者、豈不以據勢也哉、

（謂單）且安平君之與王也、君臣無禮、而上下無別、內牧百姓、循撫其心、振窮補不足、布德於民、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懷翟與士）陰結諸侯之雄俊豪英、其志欲有為也、願王之察之、異日而王曰、召相單來、田單免冠徒跣肉袒而進、退而請死罪、五日而王曰、子無罪於寡人、子為子之臣禮、吾為吾之王禮而已矣、貂勃從楚來、王觴諸前、酒酣、王曰、召相田單來、貂勃避席稽首、曰、王惡得此亡國之言乎、王上者孰與周文王、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下者孰與齊桓公、王曰、吾不若也、貂勃曰、然、臣固知王不若也、然

隱深曰雖爲孫附會則近論

則周文王得呂望以爲大公、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王得安平君而獨曰單、且自天地之闢民人之治、爲人臣之功者、誰有厚於安平君者哉、而王曰單、單惡得此亡國之言乎、且王不能守乎王之社稷、燕人興師而襲齊墟、王走而之城陽之山中、安平君以惴惴之卽墨（惴惴憂懼也）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敝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安平君之功也、當是時也、闔城陽而王天下、莫之能止、然而計之於道歸之於義以爲不可、故爲棧道木閣、而迎王與后於城陽山中、王乃得反子臨百姓、今國已定民以安矣、王乃曰單、單且嬰兒之計不爲此、王不亟殺此九子者以謝安平君、不然國危矣、王乃殺九子而逐其家、益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

魯仲連論田單攻狄不下

田單將（爲大將）攻狄、（狄北狄）往見魯仲子、（連也）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箕箕器）脩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壘軍壁也、言大不能降一壘、小不能枯一丘、枯言無人物）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蕢、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尚猶久也、言見亡之兆其日已久）歸於何黨矣、（黨猶鄉也、言無所歸）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厲激厲也）立於矢石之所、乃援枹鼓之、（枹擊鼓杖）狄人乃下、

趙威后問齊使

一篇皆同

鮑彪曰威后賢矣其是非乃不謬於聖齊有此數士不能容至使隣國老女子知之王建不足道也時君王后故無恙胡爲亦無察乎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爲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不得在位成其職業）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爲人、哀鰥寡、恤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

絕處曰君王后賢智婦人也惜其不能正君若乃其父正烈男子也義不能收利不能回其斯人乎

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猶誠）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命婦則朝）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以至今不殺乎

齊君王后之賢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庸傭同）太史敫女（敫音曒）奇法章之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常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襄王襄王立以太史氏女為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賢不以不覩之故失人子之禮也襄王卒子建立為齊王君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以故建立四十有餘年不受兵秦昭王嘗遣使者遺君王后玉連環（兩環相貫）曰齊多智而解此環不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及君王后病且卒誡建曰群臣之可用者某建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蓋恐建之不心受詳以病昏耳）君王后死後后勝（疑即后之族）相齊多受秦間金王使賓客入秦皆為變辭（變故之辭蓋使者還以恐動王也）勸王朝秦不脩攻戰之備

齊王建客死於秦

絕處曰建之聽雍門似矣而不卒於即墨惟不明故也不明以亡國有國家者可不以正心誠意為先乎

齊王建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立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元作與）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為可（所可為謀又疑字可為謀本注字）即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臨晉屬左馮翊）鄢郢大夫不欲為秦（不屬之也）而在城南下者百數（齊城）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武關弘農東）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此亦秦人之辭時未有此）乃西面而事秦為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齊客之入秦者）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蓋偽許之）齊王不聽即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處之共松柏之間（共屬河內）餓而死先是齊為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

四史鴻裁戰國策三卷終

四史鴻裁二十四卷　戰國策四卷

楚（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皆其分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

子象為楚說宋

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告急於宋）宋許之子象（楚人）為楚謂宋王（公剔成）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干強楚也（言以助齊犯楚之勢）而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

急宋猶言迫宋之與下文方合註非

江乙論州侯於楚王

江乙為魏使於楚（乙魏人時居魏後乃仕楚故其稱昭奚恤曰臣居魏知之）謂楚王曰臣入境聞楚之俗不蔽人之善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乎王曰誠有之江乙曰然則白公之亂得無遂乎（遂猶成）楚王曰何也江乙曰州侯相楚貴甚矣而主斷（謂其專決）左右俱曰無有（言世無如之）如出一口矣

無有正是不言其惡注非

江乙論人畏昭奚恤之由

荊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也

昭子辨魏氏之惡

魏氏惡昭奚恤於楚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言其親近）而魏入吾君臣之間（以言入之惡奚恤）臣大懼臣非畏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苦矣（苦猶惡也此指江乙）夫苟不難為之外（為謂泄外謂魏也）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無幾日也）王曰寡人知之大夫何患

江乙惡昭奚恤於楚王

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狗為有執而愛之（執言善守）其狗嘗溺井（溺去音）其鄰人見狗之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之寶器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

江乙再惡昭奚恤

江乙欲惡昭奚恤於楚謂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分則不比爭則不周為揚惡張本）王亦知之乎願王勿

鮑彪曰兩賊之況也然必以明大荀不明則適為江乙緣口之貲耳

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善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君子也、近之、江乙曰有人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主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兩聞之、

江乙說安陵君（名壇失其姓）

江乙說於安陵君（楚之幸臣）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歛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猶俛也委曲也）、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

吳師道曰嬖是嬖字無疑真誥曰女寵不敝席男愛不盡輪故出於此

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嬖戚而幸者席不及敝而愛弛）、寵臣不避（備退）軒（車敝則退去今不及然）、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江乙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效、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兕虎嘷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䍧（音詳趨行也）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

鮑彪曰安陵君辭也江乙為之謀又其卑者安有君子而美此流哉

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編席相次）、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蘇秦見楚王

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乎王、談卒、辭而行、王曰、寡人聞先生若聞古人、今先生乃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不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

桂、因鬼見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聞命矣、

蘇秦說楚王合從

蘇秦為趙合從、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屬南郡）東有夏州（夏口城曰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交州郡）北有汾陘之塞（陘召陵陘亭、）郇陽（徐注今順陽屬汝南）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强、大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元作南）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臺在咸陽見楚記）、秦之所害於天下莫如楚、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臣

陸深曰縱橫之士所以熒惑人主者率以聲色玩好為言

一意兩轉古有奇峯

鮑彪曰五國之說蘇子也革面而已非能深究禍從之利害也唯威王雅有難秦之心

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制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矣趙代良馬橐駝（劍奴奇畜）必實於外廐故從合則楚王橫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竊為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橫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為人臣而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橫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者相去遠矣有億兆之數兩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肅侯）使臣効愚計

奉明約在大王命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未見勝焉內與群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如懸旌（旌析羽注旄首以精進士卒）而無所終薄（薄同泊）今君欲一天下安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

子華歷論憂社稷之臣

威王問於莫敖（楚官）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

令尹子文

葉公子高

陸深曰廉義當從廉薄之廉鮑曰言廉言不務小也

莫敖大心

與敵也

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有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表野外薄林也言其初賤）而財於柱國（柱國以子高為柱）

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大也）先君以揜（覆取也）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千夫百夫之夫）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之亡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擊也）一人若捽（持髮）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以是為可以屬衆也）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郢都）大夫悉屬

棼冒勃蘇

楚人既冒棼蒙不以得罪一士

此言可貴者人謂其忘身能塞乎者楚之頑哲之賢者求社稷之也

蒙穀

（屬連俱亡）百姓離散棼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彊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贏糧潛行上峥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襄王）之朝雀立（踊也）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而殫悶瑱（殫氣絶也）旄（眊同）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疾趨也）冠帶不相及左奉其首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言非他人）楚使新造盩（作盩罪也）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于栢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

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于濁水而大敗之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栢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楚將）結（鬭交）鬭于宮唐之上舍鬭奔郢曰若有孤（時未知昭王存亡故言其子）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離次之典（楚國法也散佚其次者）以浮于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珪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

楚王無罪而逐人子知賢人而不知自為賢臣為魏求賢才而逐也

其不忠不信孔子乃教為弟子所欺以是為尼而不信何其愚乎陳軫不言道揣知之矣

楚王以地欺人所以終為秦所詐道盡反中惡之矣

自棄于磨山之中至今無位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發失）其臣決拾（決以象骨為之着于右手大指以鉤弦拾以皮為之着于左臂以遂弦）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陳軫勸楚王勿逐張儀

楚王逐張儀於魏（使魏逐之）陳軫曰王何逐張子曰為臣不忠不信曰不忠王無以為臣不信王勿與為約且

魏臣不忠不信於王何傷忠且信於王何益逐而聽則可若不聽是王令困也且使萬乘之國免其相是城下之事也（言魏耻之城下之盟諸侯所耻）

昭陽勸楚王以地欺韓

五國約以伐（衍齊字）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已破秦必南圖（圖楚）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言可為楚之助）好利而惡難好利可營也（營猶求使求我）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楚王曰善乃命大公事（其人）之韓見公仲曰

按文無問張儀初以好色中懷王繼又為南后鄭袖止求美人

此皆無風無濤無實行既不獲詐偽不為篤人者也

鮑氏曰張儀之所以求用者其術至此所以言必信而功多也可不慎乎在生[illegible]

夫牛闌之事（未詳）馬陵之難（魏三十年齊破魏馬陵）親主之所見也（王謂公仲此言齊孫不可使益強）王苟無以五國用兵請效列城五請悉楚國之衆以圖於齊齊人反趙魏之後而楚果弗與地

張儀見楚王

張儀之楚貧舍人怒而欲歸張儀曰子必以衣冠之敝故欲歸待我為子見楚王當是之時南后（懷王后）鄭褎（美人）貴於楚張子見楚王楚王不說（前[illegible]欺逐之於楚）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楚王曰諾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王曰黃金珠璣犀象（珠璣不圜者）不出於楚寡人無求於晉國張子曰王徒不好色耳王曰何也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黑言其鬢）立於衢閭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見（補）之獨何為不好色也乃資之以珠玉南后鄭褎聞之大恐令人謂張子曰妾聞將軍之晉國偶有金千斤進之左右以供芻秣（芻秣飼馬）鄭褎亦以金五百斤張子辭楚王曰天下關閉不通未知見日也願王賜之觴王曰諾乃觴之張子中飲再拜而請曰非有他人於此也願王召所便習而觴之（使所安者習所昵者）王曰諾乃召南后鄭褎而觴之張

所得金多也

鄭褎即鄭袖以其善於技名袖蘇氏謂與南后為一人

鮑彪曰張旄[illegible]

子再拜而請曰儀有死罪于大王王曰何也曰儀行天下徧矣未嘗見人如此其美而儀言得美人是欺王也王曰子釋之（猶置）吾固以為天下莫若是兩人也

靳尚鄭褎為張儀行說

楚懷王拘張儀（以其欺楚以商於故）將欲殺之靳尚（楚人）為儀謂楚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之無秦也楚必輕矣又謂王之幸夫人鄭褎曰子亦自知且賤於王乎鄭褎曰何也尚曰張儀者秦王（惠）之忠信有功臣也今楚拘之秦王欲出之秦王有愛女而美又簡擇宮中佳（衍字）麗好翫（人之可好可說者書曰翫人喪德）習音者以懽從之（習音所謂懽也以從愛女）資之金玉寶器奉以上庸六縣為湯沐邑欲因張儀內之楚王楚王必愛（句絕）秦女而忘子子益賤而日疏矣鄭褎曰願委之於公為之奈何曰子何不隱言王出張子張子得出德子無已時秦女必不來而秦必重子子內擅楚之貴外結秦之交畜張子以為用子之子孫必為楚太子矣此非布衣之利也（利在為王）鄭褎遽說楚王出張子楚王將出張子恐其敗己也靳尚謂楚王曰臣請隨之儀事王不善臣請殺之楚小臣靳尚之仇也謂張旄（稱之用爭者）曰以

尚以儀之智為足以免于死也

張儀之智而有秦楚之用君必窮矣君不如使人微要靳尚而殺之（微不顯也使若儀殺之）楚王必大怒儀也彼儀窮則子重矣楚秦相難則魏無患矣張旄果令人要靳尚刺之楚王大怒秦楚（補）搆兵而戰秦楚爭事魏張旄果大重、

張儀以連橫說楚、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說楚王（在鄭袞出儀後）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山帶河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收取之如卷席）

按文無旨儀策無他可但虛詐秦張儀足以害楚而五國遠不可恃五恐嚇之詞耳使它日齊楚不絕武關不入秦且奈何哉

（之易無遺也恒山屬趙）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格猶敵）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群羊竊以為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強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爭交（侔齊等也）其勢不兩立而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上流之地）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秦西有巴蜀方舫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舫平音併舟也）一舫載五千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楚之）（晉代楚楚為扞關以距之）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北境之地非幽州郡）秦兵之攻楚也危難于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強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之患也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徹侯漢諱武帝作通）死者七十餘人遂亡

史記蘇秦下後著蘇秦之亂以適

按史無旨蘇秦約說六國合從攻秦佰其難也後人蘇秦為

漢中楚王大怒與秦戰於藍田又卻（所稱楚王皆後人追言耳）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一作危）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也凡天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為武安君而相燕即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佯有罪出走入齊齊王（閔）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按史秦事覺在其死后儀以此明其以詐死耳）夫以一詐偽反覆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其勢當親）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

[illegible]

以秦女為大王箕帚之妾（帚彗也以洒埽之役自居）効萬家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于此者故敝邑秦王（点）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言其為從時）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秦王之制詔）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抱朴子通天犀中有一白理如線置米其上以飼雞雞見之驚卻名駭雞犀）夜光之璧於秦王

張儀以地逐陳軫昭過

張儀相秦（復相時）謂昭雎曰為儀謂楚王逐昭過陳軫請復鄢郢漢中（儀知楚王重地輕人故使雎言之二人逐則楚無良臣雖必得其處也）昭雎歸報楚王（雎蓋叶楚善儀者）楚王說之有人謂昭過曰甚矣楚王不察於爭名者也韓求陳籍（周策陳作師求周使相之）而周不聽魏求相綦毋恢而周不聽何以也周曰（補）是列縣畜我也（待我如縣吏）今楚萬乘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今儀曰逐君與陳軫而王聽之是楚自待（元作行）不如周而儀重於韓魏之王也且儀欲南伐楚故外絕其交（交謂與周）內逐其謀臣陳軫夏人也（夏中國也）習於三晉之事故逐之則楚無謀臣矣今君能用楚之衆故亦逐之則楚衆不用矣此所謂內攻之者也而王不知察今君何不見臣於王請為王使齊交不絕儀聞之其効鄢郢漢中必緩矣（齊楚大國也儀恐其合今合與之地）（則楚益助儀必不為也）是昭雎之言不信也王必薄之

鄭褎讒劓美人

魏王（哀）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褎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褎知王以己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

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為此惡鼻故）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曰何也鄭褎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褎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蓋有臭疾）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不通新人之言）

陳軫論韓朋智困

楚伐宜陽（此二十一年）楚王謂陳軫曰寡人聞韓朋（元作修下同）巧士也習諸侯事殆能自免也（免於危亡也公仲時守宜陽）為其必免吾欲先據之以加德焉陳軫對曰舍之王勿據也以韓朋之智於此困矣今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鹿屬）麋知獵者張網前而驅己也因還走而冒人（蒙犯即人）

[illegible]

欺以詐[illegible]其何[illegible]

（不趣網）至數獄者知其詐偽舉網而進之（偽舉網使其進而即人乃以網網之）麋因得矣今諸侯明知此多詐偽舉網而進者必衆矣舍之王勿據也韓朋之智於此困矣楚王聽之宜陽果拔陳軫先知之也（此策亦可作韓侈以公仲食守宜陽故作朋）

范環論為秦置相

楚王問於范環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足以知之王曰吾相甘茂可乎范環對曰不可王曰何也曰夫史舉上蔡之監門也大不知（元作如下同）事君小不知處室以苛廉聞於世（苛小節）甘茂事之順焉（言大不失其意）故惠王之明武王之察張儀之好譖甘茂事之

穆文熙曰為人主相而必欲以不賢者在敵國之心審矣耳不知當時人主皆必以為賢者之予我以不賢在人人亦必以不賢者何益哉

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也然而不可相秦秦之有賢相也非楚國之利也且王嘗用召滑於越（召滑見甘茂傳）故楚南察瀨湖（察猶治也言楚有而治之）而野江東（以江之東為野）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亂而楚治也今王已用之於越矣而忘之於秦臣以為王鉅速忘矣（鉅太也）王若欲置相於秦乎若公孫郝者可夫公孫郝之於秦王（昭）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被王衣以聽事（言其秦重）眞大王之相已（秦相而曰王之相蓋楚使相之必右楚也）王相之楚國之大利也（甘茂傳有人地小異）

慎子諫不與齊東地

元揭旨兩用而不複鮑彪曰此四臣皆國士也襄王無害人主能不聞慎子欲詢其長慎子方之為臣其可化難

楚襄王為太子之時質於齊懷王薨太子辭於齊王闕而歸齊王隘（阨）之予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予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傅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父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十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群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求反國而得）主墳墓復群臣（復見之）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令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

子良計在與齊地而復攻之

昭常計不與齊地而請守之

景鯉計不與齊地而索救於秦

慎子道曰地棄之辭於齊[illegible]賊之以割地終不與楚

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彊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戰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常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王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

不信必[illegible]使之來當直拒之驅常之不與是也子良之與而復攻隳其實鯉之不共救大之仇而索救[illegible]秦[illegible]恨子不得不非而秦則之則兼其兵食

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於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怫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効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遣子良北獻地於齊。遣子良之明日，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又遣景鯉西索救於秦。子

舊五尺至六十一本作爲善之士卒後又戰曰此四公之策皆可平其勝或爲許人地而許之不信使人守之不義許恐而索之机不智慎子何取此而策用之乎且以不能之奈必不能無備而使接其據秦本策齊陸楚出於篇皆可

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典主（職守）東地，且與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五尺言出幼六十言老者得兵三十餘萬）三十餘萬，弊甲鈍兵，願承下塵。（戰則有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敝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中射士食不死之藥

鮑彪曰此援士乃不可不殺荆王殺之以不能殺之王大謁者曰可食非請汝可食者藥之能不死者乎入耳非欲使刺者不死且入以獻王何與汝而問之是謂得無罪也

有獻不死之藥於荊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之士（射人之在中者）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莊辛論幸臣亡國

莊辛（楚人）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皆楚之寵幸臣）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

絕字一作斷鮑彪曰此求天下之善見其業王雖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故直字無你收象則善爲無此

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辟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留揜（匿）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蚉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

[illegible]大事記曰頃襄既失鄢郢初召莊辛問其言至於色變體慄此其所以能少復故地也

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黃雀因是以、俯噣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持）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以其類而招誘之）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醎、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噣鱔鯉、仰齧蔆衡（香草）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碆（碆與磻義同）盧（盧旅同黑弓也）治其矰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劘磻、（劘利也磻

劉向曰[illegible]計秦從此之世十二諸侯並秦亂之禍敗[illegible]傾之計皆出於秦特不能大有所爲耳

石鏃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抎失墜也）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流、（後語飯茹溪之薤茹溪巫山之溪）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昭十一年楚子誘蔡靈侯殺之於申）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其所貢）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昭）塡黽塞之內、

（塡兵湯也）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郗子淳漁者對智伯欲此體）

唐雎說春申君（考烈王）

唐雎見春申君曰、齊人飾身脩行得爲益、（謂有祿位）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言高其義）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爲能者、（梟勝也）以散棊佐之也、（散謂衆棊）夫一梟之不

勝、不如五散、（獨善不如衆智）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

荀卿以書絕春申君

後又客言春申[illegible]

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荀卿）天下賢人也、君藉之以百里之勢、（時爲蘭陵令）臣竊以爲不便於君、何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史言孫子春申死而廢因家蘭陵不言之趙）趙以爲上卿、客又說春申君曰、昔伊尹（補）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夫賢者之所在、其君未嘗不尊、國未嘗不榮也、今孫子、天下賢人也、

孫子

君何辭之春申君又曰善於是使人請孫子於趙孫子爲書謝曰癘人憐王、（癘雖惡疾猶愈於劫弒故反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察也、此爲劫弒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術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己也、（夫臣專斷於國其近若爲公家其私心則恐人發己陰奸被誅而以是禁之猶言假公濟私也）故弒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牆、

鮑彪曰春申君之愚甚矣人惟不知賢故不能用苟有知之以一人言去之又以一人言召之其持操安在也荀卿絶之宜哉卿禮義人也使卿而在楚春申必無李園之禍此書蓋知之

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丘、百日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擢引也）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癘雖癰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劫弒死亡之主也、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癘矣、由此觀之、癘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禮后服禕衣謂畫袍）不知異兮、閭姝子奢、（姝好也奢即子都美人也）莫知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言衆世皆然）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矣

或勸楚王合從

或謂楚王曰、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聽之也、夫因詘爲信、（詘謂懷王劫死）奮患有成、（奮於患故以能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智者官之、（官尊榮之稱）夫報報之反、（報猶反也言仲屈禍福相反不一）墨墨之化、（墨默同化猶治也言治之共未者）唯大君能之、禍與福相貫、（貫猶通）生與亡爲鄰、不偏於死、（偏猶專也死猶患難）不偏於生、（專於衛生如兩猶重于天下若）不足以載大名、無所寇艾、（寇艾兵艾已所懲創）不足以橫世、（橫言莫之敵）夫秦捐德絶命之日久矣、而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嚂口（集韻嚂牟也言[illegible]說所利之事）利機、上干主心、下牟百姓、（牟取也）公舉

吳師道曰此主從而[illegible]說者之說

[illegible]

而私取利、（舉謂舉措）是以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魏加論臨武君不可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趙人全晉舊姓）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未詳）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人姓名）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京高也）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虛發而下之、魏王曰、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

得大[illegible]廣淺之八節十節以爲知而不思再求知春申君甚多汗明堯舜之對可謂剴切然亦無補于春申前後之主爲賢詞矣

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烈猛也高飛欲避前）故瘡隕也（以瘡痛而墜）今臨武君嘗爲秦孽（嘗敗於秦未詳）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自售於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候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大息（休也）矣汗明蹙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陋也）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春申君曰先生即舜也汗

鮑曾世之懷才抱德之士陸沉於時者比驥者不少而伯樂之不世有長歎之賢特可不

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之賢實不知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于舜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大行蹄伸膝折尾湛胕潰（湛沉同胕膚同）漉汁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轅言步蹇）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洿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湔祓

爲人之哀乎

僕（湔洗其惡祓除不祥也）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聲已之屈梁南梁也）

李園進女弟於春申君

策云君相楚二十餘年君云春申相楚二十五年君又云涤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又無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自趙還入謁）春申君問狀（狀事狀）對曰齊王遣使（言王建）求臣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聘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

[illegible]

不如今君相楚王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王）後彼亦各貴其故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而有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封（四封之內）盡可得孰與其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爲王后子爲太

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楚人）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無妄言可必）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為相國、實楚王也、五子皆相諸侯、今王疾甚、旦暮且崩、太子衰弱、疾而不起、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謂攝也）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卽遂南面稱孤、（不不反政）因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王之舅也、而

鮑彪曰春申君[illegible]以至於此固[illegible]使[illegible]有一女李[illegible]相印而[illegible]春申君[illegible]王又[illegible]不可則[illegible]五湖[illegible]陶朱[illegible]春申君不為此而計出[illegible]小人[illegible]有止不可不戒也

陰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崩、李園必先入據、制斷君命、（制斷矯也君楚王也）秉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曰、君先仕臣為郎中、君王崩、（此章唯楚王更舉楚王可曰楚王餘皆復稱之）李園先入、臣請為君劏其胸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春申君曰、先生置之、勿復言也、李園軟弱人也、僕又善之、又何至此、朱英恐、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崩、李園果先入、置死士止於棘門之內、（宮門以棘衛之）春申君後入、止棘門、園死士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也、是歲秦始皇立九年、嫪毐（呂不韋所進以說始皇母帝太后者也）亦為亂於秦、（不韋傳毐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與后謀曰王卽薨以子為后）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

四史鴻裁戰國策四卷終

四史鴻裁二十五卷　　戰國策五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批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趙

趙襄子滅智伯

發文熙曰段規之言未作則趙段之不敢先怨智伯一索脫然何言止于孤生武定為未有之制

智伯帥趙韓魏而伐范中行氏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韓人）諫曰不可夫智伯之為人也好利而鷙（鷙擊鳥也喻其貪悍）復來請地不與必加兵於韓矣君其與之彼狃（狃犬性驕也）又將請地於他國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然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趙葭（魏人）諫曰彼請地於韓韓與之請地於魏魏弗與則是魏內自強而外怒智伯也然則其錯兵於魏必矣不如與之桓子曰諾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智伯智伯說又使人之趙請簡（元作蔡）皋狼之地（皋狼屬西河）趙襄子弗與智伯因陰結韓魏將以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告之曰夫智伯之為人陽親而陰疏三使韓魏而寡人弗與焉（他日陰謀今則顯矣）其移兵寡人必矣今吾安居而可張

備矢銅安亦知有晉陽之變

孟談曰夫董閼安于簡子之才臣也世治晉陽而君澤循之（君澤趙臣繼安于者）其餘政教猶存君其定居晉陽君曰諾乃使延陵君（襄子臣）將車騎先之晉陽君因從之至行城郭案府庫（案按同）視倉廩召張孟談曰吾城郭之完府庫足用倉廩實矣無矢柰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垣墻也）皆以荻蒿苫楚廧之（苫蓋也楚廧墻同）其高至丈餘君發而用之於是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簬（簬音君）之勁不能過也君曰矢足矣吾銅少若何張孟談曰臣聞董子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室皆以鍊銅為柱質（質礎也）請發而用之則有餘銅矣君

臣聞以下數句孟談自負甚聲然亦得襄子能行之

曰善號令已定備守已具三國之兵乘晉陽城遂戰三月不能拔因舒軍而圍之決晉水而灌之圍晉陽三年城中巢居而處懸釜而炊財食將盡士卒病羸襄子謂張孟談曰糧食匱財力盡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欲以城下何如張孟談曰臣聞之亡不能存危不能安則無為貴知士也君釋此計勿復言也臣請見韓魏之君襄子曰諾張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臣聞脣亡則齒寒今智伯帥二國之君伐趙趙將亡矣亡則二君為之次矣二君曰我知其然夫智伯之為人也麤中而少親（麤粗同疏也）我謀未遂而知則其禍

補大事記曰孟談及聞二國才智可謂過人而志行高乃為智過所識於孟談又知智過獻之而謂子擊智伯則兩人固敵之基也天下之策士計段趙氏用而智氏不用耳

必至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謀出二君之口入臣之耳人莫之知也二君即與張孟談陰約張孟談以報襄子襄子再拜之張孟談因朝智伯而出（兵交使在其間故得朝之）遇智過（過一作果智伯之族）轅門之外（以車為門而轅外向）智過入見智伯曰二主殆將有變君曰何如對曰臣遇張孟談於轅門之外其志矜其行高智伯曰不然吾與二主約謹矣破趙三分其地必不欺也子釋之勿出於口智過出見二主入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意變必背君不如令殺之智伯曰兵著晉陽（著言附其城）三年矣旦暮當拔而饗其利乃有他心不可子慎勿復言智過曰

鮑彪曰段規之策智伯智過之系孟談皆我在其口守此時三晉

不殺則遂親之智伯曰親之奈何智過曰魏桓子之謀臣曰趙葭韓康子之謀臣曰段規是皆能移其君之計君其與二君約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如是則二主之心可不變而君得其所欲矣智伯曰破趙三分其地又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一則吾所得者少不可智過見君之不用也言之不聽出更其姓為輔氏遂去不見張孟談聞之入見襄子曰臣遇智過於轅門之外其視有疑臣之心入見智伯出更其姓今暮不擊必後之矣（恐智伯以過之去之火有感動也）襄子曰諾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日夜期殺守堤之吏而

皆有士而智氏獨不用之而亡封士量非天下之重寶乎

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禽智伯智伯身死國亡地分為天下笑此貪欲無厭也夫不聽智過亦所以亡也智氏盡滅唯輔氏存焉

郗疵策韓魏必反

補文黑曰智伯不納郄疵之言而復以其言告韓魏並其忠不載為人矣必疑既以人事占韓魏之反狀

智伯從韓魏兵（二國兵從之）以攻趙圍晉陽而水之城之不沈者三板郗疵（晉人）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郗疵曰以其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君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不沒者三板臼竈生鼃人馬相食城降有日

又以睹視知智伯之意將從齊自免可謂策士之尤奇者

鮑彪曰智伯至是昧於得而不顧其禍殆天奪其鑑者至以謀臣之言備人以反夫人非狂昏惑者孰肯自承其反哉

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如何也明日智伯以告韓魏之君曰郗疵言君之且反也韓魏之君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今且將拔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於前背信盟之約而為危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是疵為趙計矣使君疑二主之心（二主自稱曰主亦非當時語）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為君惜之趨而出郗疵謂智伯曰君又何以疵言告韓魏之君為智伯曰子安知之對曰韓魏之君視疵端而趨疾（視端見之趨疾避之恐疵要之與見智伯而辭出也）郗疵知其言之不聽請使於齊智伯遣之韓魏之君果反矣

汪文煕曰孟談與襄子共圖戰守三年竟底知氏全趙氏之功則商君比之一旦謝然決去若藏俟敵畫非萬世人臣之所宜者哉留侯二疏蓋聞其風者矣

張孟談去趙

張孟談既固趙宗廟封疆發五霸（伯業不振今復發之）乃告襄子曰五霸之所以致天下者約主勢能制臣無令臣能制主故貴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將軍以上不為近大夫今臣之名顯而身尊權重而衆服臣願損功名去權勢以離衆襄子恨然曰何哉吾聞輔主者名顯功大者身尊任國者權重信忠在己而衆服焉此先聖之所以集國家安社稷乎子何為然張孟談對曰君之所言成功之美也臣之所謂持國之道也臣聞往古臣主之權均之能美未之有也前事之不忘

鮑彪曰張孟談有道之士也周有危難不顧其死出入行陣以就其謀功成事遂則委而去之已去而後出以消國家之難比於范蠡猶然之間賢矣

後事之師君若弗圖則臣力不足愉然有決色（難欲決去）（而猶愉然明不得已也）襄子許之張孟談納地釋事以去權尊而耕於負親之丘（趙地）故曰賢人之行明主之政也耕三年韓魏齊楚（元作燕）負親以謀趙（言五國昔約觀今背之）襄子往見張孟談而告之曰諸侯謀我為之奈何張孟談曰君其負劍而御臣以之國（君自為御）舍臣於廟授吏大夫（校談之吏以為大夫示尊顯之也）臣試計之君曰諾張孟談乃行其妻之楚（使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談趙之謀臣而其妻子分適四國故四國更相疑以為厚趙也）

豫讓報智伯氏

晉畢陽（畢萬之後）之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去而就智伯智伯寵之及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最怨智伯而將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吾其報智氏之讎矣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扞（矛鐏謂之釬刃杜刃其端）曰欲為智伯報讎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之豫讓又漆身為厲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

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矣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人臣懷二心者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所過橋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

[illegible]曰豫子豫子當千載人也或以其無成爲[illegible]自昔大壯士許行其志而已所不成則有命焉者何以少之哉

穆文熙曰以豫子之賢而智伯以國士遇之然晉陽之圍未見一奇策則豫子非國士也後則衆耳

擇交一語乃一篇章本

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臣、臣故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國士名蓋一國者）臣故國士報之、襄子乃喟然嘆泣曰、嗟乎、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使兵環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雖死不恨、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劒三躍、呼天擊之曰、而可以報智伯矣（而自子也）遂伏劒而死、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

蘇秦以合從說趙（肅侯）

蘇秦從燕之趙（此十六年）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秦傳言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外疏之也）遊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與諸侯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終趙王身）請

十二則字

穆文熙曰秦甲向趙以戰[illegible]戰二[illegible][illegible]梁下山[illegible]者不飲

言外患、齊秦為兩敵（為趙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苦言其力）斷絕人之交（橫人蓋然）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兩端謂從橫）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封內之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貴如寶果之類）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夫大王與秦、則

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皆以地與秦）宜陽效則上郡絕（并州郡）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亭名在霸陵軹音止）則南陽動（脩武者）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番音婆）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

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言秦于天下所畏趙害已）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傳附同止兵止於此）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一夫有田百畝）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强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

亡之機節（節目）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掩猶蔽）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天文志權軒轅象後宮此言美人之所處也）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本作同）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愒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鍾文烝曰六國以下聯絡布置長蛇勢也故稍一行之逆合秦人閉關而不敢出秦兵之雄長哉

鍾惺曰從約者天下之心存其勢實大秦有吞天下之心不宜不正諸侯賓肯之兩安德之以其之也同奇過風胡越之相救等

又於其頭目此其勢也故詞之從從者從也順也

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强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子午嶺南北直相當塞之使不得通）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

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儐秦（儐元作擯今並作儐）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涖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為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張儀以連衡說趙（武靈王）

鍾文烝曰連衡之謀不利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言此不敢斥王）大王收率天下以儐秦秦兵不敢

六國殘破之才不在於蘇秦而傳者以儀其說皆以蘇秦之死也蘇不死則儀不得而入口則六國可亡也久矣

鮑本正曰趙爲從盟主故備說之於齊楚矣

鮑彪曰約從以難秦者趙也使秦力足以制趙不告趙也使李子可作則三國橫約可立解而坐破也此時武靈王血氣未定而蘇氏兄弟適不在趙故儀得以售其恐喝之說無明末年而從約復成豈非天下之大幸哉

出函谷關十五年矣大王之威行於天下山東敝邑恐懼懾伏繕甲厲兵飾車騎習馳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責過之也今秦以大王之力（因畏趙而銷兵故）而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有敝甲鈍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迎戰邯鄲之下以甲子之日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恃蘇秦之計秦熒（借眩）惑諸侯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欲反覆齊國而不能自令車裂於齊之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

之國而韓魏稱為東藩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鬬失其黨而孤居求欲無危豈可得哉今秦發三將軍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於成皐敺韓魏而軍於河外一軍軍於澠池約曰四國為一以攻趙破趙而四分其地是故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與秦遇於澠池面相見而身相結也臣請案兵無攻願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相專權擅勢蔽晦先王獨制官事寡人宮居屬於師傅不得與國謀先王棄群臣寡人年少奉

兼載

祠祭之日淺私心固竊疑焉以為一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剖地謝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割河間以事秦

武靈胡服

武靈王平晝（無事之日猶平日）閒居肥義（趙相也餘竝公族）侍坐王曰有高世之功者必負遺俗之累（不與俗同俗所遺也）有獨智之慮者必被庶人之恐（所謂黎元懼焉）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矣肥義曰臣聞之疑事無功疑行無名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定言自定於心不為俗移）殆毋

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王其遂行之王曰寡人非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之狂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之笑賢者戚焉（以此異趣知俗必見遺）世有順我者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敺世以笑我胡地（元作服）中山我必有之王遂胡服使王孫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且將以朝亦欲叔之服之也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故寡人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不佞寢疾不能趨走是以不先進

王今命之、臣固敢竭其愚忠、臣聞之、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異出類敏疾於事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國為有義有行）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使者報王、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即之公叔成家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被髮文身、錯臂左衽、（以兩臂交錯而立、言無禮容）甌越之民也、（即漢東歐閩粵）黑齒雕題、（史注以草染齒為黑題者刻其肌以青丹涅之）鯷冠秫縫、（鯷大鮎以其皮為冠秫綦鍼也言女工之拙）大吳之國也、禮服不同、其便一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之所言者所以制俗也、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而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西有樓煩秦韓之邊、而無騎射之備、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求水居之民、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東胡樓煩秦韓之邊、（言參錯居其邊地）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未塞者志在遠界）而襄主兼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之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

鍾文烝曰置王此論甚確然啟胡服然何必變服公子成此之非心服矣

徐居正曰衛鞅趙武靈所稱民不可與慮始不必相謀者初不全非但所以行是言於於耳傳文采文可以參觀漢儒責國夫概説侈句奴游難之詞類此

累吾民、（累縲同）引水圍鄗、（屬常山）非社稷之神靈、即鄗幾不守、先王忿之、其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服、近可以備上黨之形、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恥、非寡人所望於子、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議、敢道世俗之聞、今欲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令、再拜、乃賜胡服、趙造諫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而動、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俗而動者、（據依）慮徑而易見也、（徑以步道喻其省便）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涖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臣願王之圖之、王曰、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而志淫、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而民易、是吳越無俊民也、（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而乃有孔門顏冉之屬方俗辟陋如吳越且人皆改易而乃有季札大夫種之屬）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便事之謂教、進退之謂節、衣服之謂制、所以齊常民、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聖與俗流、（言其順俗）賢與變俱、諺曰、以書為御者、不盡馬之情、以

又注[illegible]長殺乃有孔頗併四知其越乃有生氣大夫種能危曰析地開途非有國之所先也不俗已而有兼者之事發兵而已兵嚴為士用今[illegible]不楫騷置樂廉句沖其不然

畢易服變古何救於殘

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故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其勿反也

武靈王使周紹胡服以傳王子

王立周紹為傳曰寡人始行縣過番吾當子為子之時踐石以上者（戎石謂鉄騎乘者石乘馬石也）皆道子之孝故寡人問子以璧（閒以禮遺之）遺子以酒食而求見子子謁病而辭人有言子者曰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故寡人以子之智慮為辯足以道人危足以持難（有危若之節）忠可

鍾示曰合周紹一段大似國語文

以寫意信可以遠期諺云服難以勇治亂以智事之計也（猶胡服）立傳以行教少以學義之經也循計之事

（先計而順行之）佚而不累訪（咨也）議之行窮而不憂（窮言盡事之情）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子周紹曰王失論矣非賤臣所敢任也王曰選子莫若父論臣莫若君君寡人也周紹曰立傅之道六王曰六者何也周紹曰智慮不躁達於辯身行寬惠達於禮威嚴不足以易於位重利不足以變其心恭於教而不快（縱逸）和於下而不危六者傅之才而臣無一焉隱中不竭（隱自匿也中謂情實）臣之罪也傅命僕（猶導）官以煩有司（立傅而令之導官以煩有司之養）吏之恥也王請更論王曰知此六者所以使子周紹曰

吳恭正曰凡讀無所見諷

乃國未通於王之胡服雖然臣王之臣也而王重命之臣敢不聽令乎再拜賜胡服王曰寡人以王子為子任（師傅之官）欲子之厚愛之無所見醜御道之以行義勿令溺苦於學（言厚愛以教之無使見惡事御道以行義勿令溺苦於論習之末也）事君者順其意不逆其志事先（先君）者明其高不倍其孫故有臣可命其國之祿也子能行是所以事寡人者畢矣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寡人與子不用人矣遂賜周紹胡服衣冠具帶（帶飾之備）黃金師比（漢書黃金犀比師古云胡帶之飾也）以傳王子

欲其不以王子為驕也傳曰幸勿見醜勿令溺若于學是欸

牛贊諫趙王破原陽為騎邑

王破原陽以為騎邑（若騎士於此）牛贊（趙人）進諫曰國有固

籍（固言不變籍猶令甲）兵有常經變籍則亂失經則弱今王破原陽以為騎邑是變籍而棄經也且習其兵者輕其敵（習於敵入之兵則犯而易之）便其用者（此言本國械用）易其難今民便其用而王變之是損君而弱國也故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今王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臣恐其攻獲之利不如所失之費也王曰古今異利遠近易用陰陽不同道四時不一宜故賢者觀時（猶俗）而不觀於時制兵而不制於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甲兵之用不知陰陽之宜（趙居胡之南陽也欲攻胡而用趙兵）（非其宜也）故兵不當於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於事何

鮑六點曰主六反覆辯論樂大意致隅利口析人期行其志耳智伯王子國皆大類矣

圭當作王

張居正曰按胡服三章多非偶語漢魏敍武王之文所之

穆文熙曰虎喻之奇甚痛切六國況坐是以亡或人之論亦蘇子合從之意也

俗之不可變昔日先君襄王與代交（接）地城境封之（築城境上為之封域）名曰無窮之門所以詔後而期遠也今重甲循兵（循行也言被重甲執兵而行不若胡服騎射之便利）不可以踰險仁義道德不可以來朝（言胡）吾聞信不棄功智不遺時今子以官府之籍亂寡人之事非子所知牛贊再拜稽首曰臣敢不聽令乎至遂胡服率騎入胡出於遺遺之門踰九限之固絕五徑之險至胡中辟地千里

或說趙合韓魏以弱秦

或謂趙王曰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彊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

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易換秦之道以合從）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山東之愚也是臣所為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走獸總名）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鬬兩罷而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鬬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鬬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楚強晉勝先攻其強則弱者沮不敢合楚）今攻楚休而復之（兵已罷而復攻）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

鮑彪曰從橫之說未有善於此者也趙七國之其故以見之以知諸侯之可據而然其效不于見於戰則

是諸侯之不一也叶旨哉

謂楚王（懷）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割地挈而走秦疾于馬兔）秦與韓為上交秦禍安移於梁矣（安言不勞）以秦之彊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安同）環中（一作移於）趙矣（秦視趙在其度內如物在環中）國之舉此（趙國行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謂前

而攻）是秦禍不離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三晉之大合而堅也必不出楚王（恐其合晉）即多割（楚求出故）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趙王因起兵南伐山戎（戎近秦伐之以偪秦）戍韓梁之西邊秦見三晉之堅也果不出楚王而多求地

蘇子說李兌

蘇子（即秦）說李兌曰雒陽乘軒里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繭足胝也）日百而舍（日行百里乃就舍）造外闕願見於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兌曰先生以鬼之言見我則可若

孟嘗君傳本此

按文熙曰二語急切笑語慕淳之說苑雖亦同然然兌不能竟其說所以雖生而兌死計大觀為屋蓋雨

耳舍人既以告主人而又以告蘇子而又能量主人非常人哉

以人事兌盡知之矣蘇子對曰臣固以鬼之言見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兌見之蘇子曰今日臣之來也暮後郭門（門閉後至不及其開時）藉席無所得（藉謂借）寄宿人田中傍有大叢夜半土梗與木梗（土亦言梗木為類也因）鬪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風淋雨（淋言其大能以物）壞沮乃復歸土今汝非木之根則木之枝耳汝逢疾風淋雨漂入漳河東流至海氾濫無所止臣竊以為土梗勝也（此諭不切於兌之事蓋以鬼事發其言耳）今君殺主父而族之君之立於天下危於累卵君聽臣計則生不聽臣計則死李兌曰先生就舍明日復來見兌也蘇子出李兌舍

人謂李兌曰臣竊觀君與蘇公談也其辯過君其博過君君能聽蘇公之計乎李兌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願君堅塞兩耳無聽其談也明日復見終日談而去舍人出送蘇子蘇子謂舍人曰昨日我談粗而君動今日精而君不動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計大而規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請君堅塞兩耳無聽談者雖然先生明日復來吾請資先生厚用（言使兌厚而用之）明日來抵掌而談李兌送蘇子明月之珠和氏之璧黑貂之裘黃金百鎰蘇子得以為用西入於秦

孟嘗君擇舍人為武城吏

文甚近篆

按文熙曰趙人與齊攻魏魏恐取封於謀甚矣齊人說魏叛趙事齊以齊故秦乃是正論

趙王封孟嘗君以武城孟嘗君擇舍人以為武城吏而遣之曰鄙語豈不曰借車者馳之（謂常馳而非愛也）借衣者被之哉皆對曰有之孟嘗君曰文甚不取也夫所借衣車者非親友則兄弟也夫馳親友之車被兄弟之衣文以為不可今趙王不知文不肖而封之以武城願大夫之往也毋伐樹木毋發屋室訾然使趙王悟而知文（訾不思稱意也言其不期得知而見知）謹使（遠吏之辭）可全而歸之

齊人欲說魏事齊（惠文王）

齊欲攻宋秦令起賈禁之齊乃援趙以伐宋（以趙自助）秦

王（畢）怒屬怨於趙李兌約五國以伐秦無功留天下之兵於成皋而陰講於秦又欲與秦攻魏以解其怨而取封焉（下文取陰定封）魏王（昭）不說之齊人謂齊王曰臣為足下謂魏王曰五國伐趙（言趙初約伐秦今乃與秦講若同伐趙趙可亡也）趙必亡矣秦逐李兌李兌必死今之伐秦也以救李子之死也今趙留天下之甲於成皋而陰鬻之於秦令秦攻魏以成其私封王之事趙也何得矣且王嘗濟於漳而身朝於邯鄲抱陰成負蒿（地狀）葛孽（陰成蒿葛孽皆魏邑名）為趙蔽而趙無為王行也今又以河陽姑密封其子（兌子）而乃令秦攻王以便取陰（陰即陶宋地）人比然

以上乃客與魏王之言以下則勸齊王之詞

我文既曰陰重趙下今王因重趙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共之奸謀又其王幸先

而後知賢不（言人必以類相比乃可知）如王若用所以事趙之半收齊天下有敢謀王者乎王之事齊也無入朝之辱無割地之費齊為王之故虛國（謂悉出兵）於燕趙之前用兵於二千里之外故攻城野戰未嘗不為王先被矢石也請問王之所以報齊者可乎韓珉處於趙（珉下皆齊人之去齊者）去齊三千里王以此疑齊（珉處趙意別有謂所以其在趙疑齊親趙）曰有秦陰（疑齊親趙因私於秦）今王又挾故薛公以為相善韓徐以為上交尊虞商以為大客王顧可以反疑於齊乎（用齊之所不善夫在魏也安可疑齊）於是魏王聽此言也甚詘（詘辭塞也）其欲事王（齊也）也甚循（順也）臣願王之亟聞魏（與魏相聞）而無庸見惡也顧王之陰重趙而無使秦之見王之重趙也秦見之且亦重趙（天下得趙則強使秦知重趙恐齊強亦必重之）齊秦交重趙臣必見燕與韓魏亦且重趙也五國事趙趙從親以合於秦必為王高矣（言趙居齊上）臣故欲王之偏劫天下而皆私甘之也（衆育之以威而獨說之以言）王使臣以韓魏與燕劫趙使丹也甘之（丹順皆人名）以趙劫韓魏（此下皆且劫）使臣也甘之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以天下劫楚使珉也甘之則天下皆偏秦以事王（言相與使迫秦也）而不敢相私也交定而後王擇焉

蘇代為齊說奉陽君

除卻上之陶已下先之所取封者也六舉

[illegible]大只曰首言秦只利三晉必及於趙故不利

二言秦用其所從必謀趙故不利

三言秦得韓魏則秦強趙弱故不利

四言秦連橫伐齊因而收楚攻魏必舉包周趙自消弱故不利

五國伐秦無功罷於成皋趙欲講於秦楚與韓魏將應之齊弗欲蘇代謂齊王（閔）曰臣已為足下見奉陽君矣臣謂奉陽君（乃趙之李兌非蘇秦也）曰天下散而爭秦（爭先事之）秦必據宋魏冉必妬君之有陰也秦王貪魏冉妬則陰不可得已矣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昭）受負海內之國（負字疑衍）合負親之交（天下常橫而親秦矣已而負之今復合之）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終不得陰一矣天下爭秦秦王內韓珉於齊內成陽君於韓相魏懷於魏（此皆一國人之與秦事者故秦納之）復合衍（公孫衍時相魏雅不善秦今相懷因使合之）交兩王（秦魏）王賁韓佗之曹皆起而行事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不利於趙而君不得陰二矣天下爭秦秦王受齊受趙三強三親（此三皆強國自相親）以據（猶挾）魏而求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齊趙應之魏不待伐抱安邑而倍（益也）秦秦得安邑之饒魏為上交韓必入朝秦過趙已（以通）安邑矣（言秦之勝趙以得魏之安邑）秦行是計不利於趙而君必不得陰三矣天下爭秦秦堅燕趙之交以伐齊收楚與韓珉而攻魏（珉自善於秦者恃魏疑其有秦私必不合于魏故使之攻魏）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而燕趙應之燕趙伐齊兵始用（交鉾之初）秦因收楚而攻魏（三國交鉾勢不得解）

五言秦[illegible][illegible]伐齊則[illegible][illegible]按兵攻魏則趙不敢救故不利

勝中山之後

六言秦封列國則趙失彊

（故得以此時收收二國）不至一二月、魏必破矣、秦舉安邑、而塞女戟、韓之太原絕、下軹道、南陽而伐魏、絕韓、包二周、即趙自消爍矣、而君終身不得陰、四矣、天下爭秦、秦堅三晉之交攻齊、國破財屈、而兵東分於齊、（破屈分皆謂三晉）秦按兵攻魏、取安邑、（秦於是時因三晉之敝乃按伏其兵攻魏以取安邑）是秦之一舉也、秦行是計也、君救魏、是與秦爭戰也、君不救也、韓魏焉免西合、（韓魏不支必合于秦）國在謀之中、（在秦謀中）而君有（又猶）終身不得陰、五矣、天下爭秦、秦按為義、存亡繼絕、固危扶弱、定無罪之君、必起中山與勝焉、秦起中山與勝、而趙宋同命、（宋小弱趙失中山聽命于秦與宋同）何暇言

土故不利

空韓、空虛之韓也

陰、六矣、故曰君必無講、則陰必得矣、奉陽君曰善、乃絕和於秦、而收齊魏以成取陰、

蘇厲上書說趙王

趙收天下、且以伐齊、蘇厲（元作秦）為齊上書說趙王曰、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前王事據（言行之不疑）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趙時惡韓故秦以亡韓悅趙趙遂以為愛己也）恐其事不成、故出兵以佯示趙魏、（虛以伐韓示之）恐天下疑己、故出質以為信、聲德以與國、而實伐空韓、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者、

[illegible]文熙曰此言秦不可戰齊不可伐利害分明乃為三[illegible]

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此言楚受秦伐趙無秦患故滅中山賦之）今燕盡韓之河南、（盡言其地）得距沙丘、而至鉅鹿之界、（鉅鹿冀州郡）三百里、（自此皆言近趙）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元作唐）之上、即地去邯鄲二十里、攻王之上黨、而危其北、則勾注之西（鴈門）非王之有也、踰（元作喻）勾注、禁常山而守、（守猶閉）三百里、通於唐曲遇、（元作吾）此代馬胡狗不東、而崑山之玉（後志金城臨羌有崑山）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秦與（元作國）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

[illegible]庇曰[illegible][illegible]陳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自春秋至[illegible]天下未嘗[illegible]

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鄭同以兵說趙王

鄭同（鄭人）北見趙王、趙王曰、子南方之博士也、何以教之、鄭同曰、臣南方草鄙之人也、何足問、雖然、王致之於前、安敢不對乎、臣少之時、親嘗教以兵、趙王曰、寡人不好兵、鄭同因撫摩手、仰天而笑之曰、兵固天下之狙喜也、（狙獲屬而狡黠言兵家如之而可喜）臣故意大王不好也、臣亦嘗以兵說魏昭王、昭王亦曰寡人不喜、臣曰、王之行能如許由乎、許由無天下之累、故不受也、今王既受先王之傳、欲宗廟之安、壤地不削、社稷之血食乎、

[illegible]皆以兵為譚今[illegible]仁義之說而談兵者益多之說也

王曰然（此下同對）今有人操隋侯之珠持（下脫一字）丘之環萬金之財時宿於野內無孟賁之威荊慶之斷外無弓弩之禦不出宿夕人必危之矣今有強貪之國臨王之境索王之地告以理則不可說以義則不聽王非戰鬬守禦（亦守）之具其何以當之王若無兵鄰國得志矣趙王曰寡人請奉教

樓緩要王信已

穆文熙曰人臣居外讒言易興此古今通患比之公子尤為至精

樓緩將使伏事辭行（伏猶隱也以隱伏之事要王使信已也）謂趙王曰臣雖盡力竭智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是何言也固且為書而厚寄卿樓子曰王不聞公子牟夷（宋公子）之於宋乎非肉不食（言貴）其文張（它國人）善宋（宋王善之）惡公子牟夷宋然之（言牟夷之親而文張以讒尚能使宋聽其說況已乎）今臣之於王非宋之於公子牟夷也而惡臣者過文張故臣死不復見於王矣王曰子勉行矣寡人與子有誓言矣樓子遂行後以中牟反入梁（史不書）候者來言而王弗聽曰吾已與樓子有言矣

牟之候者之言不入蓋趙王賢君矣

趙奢料安平君

燕封宋人榮蚠高陽君使將而攻趙趙王因割濟東三城合盧高唐平原陵地城市邑五十七命以與齊而以求安平君而將之馬服君謂平原君曰國奚無人甚哉君致安平君而將之乃割濟東三城合城市邑五十七以與齊此夫（夫辭也謂三城）子與敵國戰覆軍殺將之所取割地於敵國者也（此取之彼割之也）今君以此與齊而求安平君而將之國奚無人甚哉且君奚不將奢也奢嘗抵罪居燕燕以奢為上谷守燕之通谷要塞奢習知之百日之內天下之兵未聚奢已舉燕矣然則君奚求安平君而為將乎平原君曰將軍釋之矣僕已言之僕主矣僕主幸已聽僕也將軍無言已馬服君曰君過矣君之所以求安平君者以齊之於燕也茹肝涉血之仇耶（謂即墨之役）其於奢也不然（奢以為不然）使安平君愚固不能當榮蚠使安平君智又不肯與燕人戰此兩言者安平君必處一焉雖然兩者有一也使安平君智則奚以趙之強為趙強則齊不復霸矣今得強趙之兵以杜（猶拒）燕將曠日持久數歲令士大夫餘子之力盡於溝壘車甲羽毛栵（即裂）敝府庫倉廩虛兩國交以習之（言玩其兵）乃引其兵而歸夫盡兩國之兵無明此者矣是軍也懸釜而炊得三城城大無能過百雉者果如馬服之言也

鮑彪曰馬服之請將自知明也其策安平知彼明也夫安平齊宗也其不強趙以奢齊之伯人之情也此言君易疏而不易聽猶謂平原君智不

田單與趙奢論兵

穆文熙曰用兵不必多少

趙惠文王三十年相平都君田單問趙奢曰吾非不

相書之剛與敵將何如耳趙奢以衆而擊白起故為趙敵括代之遂乃全軍覆沒是又安可執一論乎

鮑彪曰單以[illegible]衆奇兵也奢以衆敵衆正兵也用兵者當以正以為當單也但於即墨之勝而欲以奇為常此其論所以屈也

說將軍之兵法也所以不服者獨將軍之用衆者使民不得耕作糧食輓賃不可及也此坐而自破之道也非單之所為也單聞之帝王之兵所用不過三萬而天下服矣今將軍必負（作）十萬二十萬之衆乃用之此單之所不服也馬服君曰君非徒不達於兵也又不明其時勢（兵則吳干之劍時勢則萬國七國之異）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匜薄（迫）之柱上而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謂也且夫吳干之劍材難（材謂脊脾之類不易得也）夫無脊之厚而鋒不入無脾

之薄（脾兵刃處）而刃不斷兼有是兩者無鈞竿鐔蒙須之便（鈞劍頭鐶竿柄也鐔珥鼻也蒙須鉌為劍紩）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君無十萬二十萬之衆而為此鈞竿鐔蒙須之便而徒以三萬行於天下君焉能乎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城雖大無過三百丈者人雖衆無過三千家者而以集兵三萬（國集）距此奚難哉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千丈之城萬家之邑相望也而索以三萬之衆圍千丈之城不存其一角（曾不處城之一角）而野戰不足用也（既不能圍亦不可戰）君將以此何之平都君喟然太息曰單不至也

替文熙曰人臣說國君易而說婦人難左師從容數語而太后不[illegible]色即解可為人臣進諫之法

左師說趙太后

趙太后（惠文王威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長安孝成母弟）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官名）觸讋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以（病亦知太后不罪）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郄也（郤隙同以）（已病足因恐太后不依前亦自恕以及人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

[illegible]未衣服

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息子也舒祺名也）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沒者沈溺無兒之辭）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燕后太后女）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念悲且）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

鮑彪曰觸讋以其子納質而取成功與夫強諫于廷者異乎于生殺上儕范自待必死者力少而功倍矣元申涵盼曰說人不當如是耶編筆古寫

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微猶非）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下左師對）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重器謂名位金玉）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趙之賢士）聞之曰人

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馮亭以上黨嫁禍於趙

秦王（昭）謂公子他曰昔歲殽下之事韓為中軍以與諸侯攻秦日者秦楚戰於藍田韓出銳師以佐秦秦戰不利因轉與楚不固信盟唯便是從韓之在我心腹之疾吾將伐之何如公子他曰王出兵韓（軍於其地）韓必懼懼則可以不戰而深取割王曰善乃起兵一軍臨滎陽一軍臨太行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上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靳黈曰秦起

鮑彪曰平陽嫁禍之言是

不易見而來狀怨之昏於利也勝禹人而嘖言以滿其欲不養秦言而發利歟

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支今王以上黨入和於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智不失守器（若謂瓶守之不失則其人智矣）王則有令而臣失守雖主與子其亦猜焉（疑其能守）不臣請悉發守（發所守之兵）以應秦若不能卒（言戰敗不終事）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馮亭守三十日陰使人請趙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今有城市之邑七十願拜納之于王惟王才（同裁）之趙王喜召平陽君（趙豹）而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且以與秦其吏民不欲為

秦而皆願為趙今馮亭令使者以與寡人何如趙豹對曰臣聞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義何謂無故乎對曰秦蠶食韓氏之地中絕不令相通故自以為坐受上黨也且夫韓所以內趙者欲嫁其禍也秦被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弱而小弱顧能得之強大乎今王取之可謂有故乎且秦以牛田水通糧（牛田秦地蓋近上黨者因其水為漕）其死士皆列之於上地（韓之上流）令嚴政行不可與戰王自圖之王大怒曰夫用百萬之衆攻城踰年歷歲未見一城也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何故不為趙豹出王召趙勝趙禹而

錢文熙曰馮亭何人也始而嫁禍趙而辭封而罪皆高出策士之表然而嫁禍之謀怵矣何忍以生餌約隣好戕民長平之數死乎

告之曰韓不能守上黨今其守以與寡人有城市之邑七十二人對曰用兵踰年未見一城今坐而得城七十此大利也乃使趙勝往受地至以三萬戸之都封太守千戸封縣令諸吏皆益爵三級民能相集者賜家六金馮亭垂涕而免（辭也）曰是吾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而以與人不義一也主內之秦不順主命不義二也賣主之地而食之（食封戸也）不義三也辭封而入韓謂韓王曰趙聞韓不能守上黨今發兵已取之矣韓告秦曰趙起兵取上黨秦王怒令公孫起王齮以兵遇趙於長平

虞卿論講秦不可

秦趙戰於長平趙亡一都尉（軍尉也）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係死（係尉名）寡人使卷甲而趨之（襲之也）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而為講（講元從女從冓求和也與講無異義兩字互用）虞卿曰夫言講者以為不講者軍必破而制講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王之軍乎其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破趙軍虞卿曰王聊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入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合從也且必恐如此則講乃可為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為講（與從之也）發

鮑氏曰虞卿始終事趙事詳此說非實也

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講秦秦已內鄭朱矣子以為奚如虞卿曰王必不得講軍必破矣天下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趙之貴人也而入於秦秦王（用）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為講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講不可得成也趙卒不得講軍果大敗王入秦秦留趙王而後許之講

樓緩虞卿論講秦得失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

錢文熙曰婦婦之所言則至言而樓子之意則私矣故許戒于虞卿

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猶足子之也）人不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為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之不

陳深曰古今主和者罪之戒

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猶飾辭）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史云告趙郝）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至猶及也）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

鮑彪曰虞卿可謂見其明者矣然趙以四十萬衆長平之下人趙虞之臣勢不能秦氣衰以俯割地之安鄉倘析樓緩之口推誤矣之心反使秦人先趨而講七國辯之策而不失其正者惟卿與陳於有為賢矣哉

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補二字）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元作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並言疲）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

尤侗過曰鮑以卿從決於秦稍消失於謀詞事明切然其行求秦要字龍蹤跡未離寂寞之冒也豈卿比哉

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貲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以給之諺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王建）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魯仲連不帝秦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屬河內）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稱客則衍它國人仕魏也）間入邯鄲（間謂微行）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為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帝秦亦失之）今齊（衍閔王字今乃襄王非史亦誤）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衆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

段文興曰辛垣衍亦習聞仲連之高故連迎而不敢見此見遂傾聽其言然仲連一倡為不帝之說而秦將即聞之而引去此非有之兩則說戰也又辭千金行海上果高士哉

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為召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東國齊）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郭璞曰紹介相佑助也）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泄言已白之）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周之介士見莊子）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其人介故人謂之然）今眾人不知則為一身（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此也明已今亦然）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秦制爵二十戰獲首級者計功首爵時所尊上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視民如所虜獲）彼則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

蘇軾曰仲連辯過儀秦氣蓋起衍從橫之利不入於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非難解紛不紓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一人而已

陸深曰連善譏威王敢于也周昔時以不忍其求故不然周以天子而求之於[illegible]也蓋諷趙之下秦故爾若當不可算其求而秦尤不當求之于趙也

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嗟嘆也）而母婢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固猶必）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仲連曰然則（補）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醢肉醬也）辛垣衍怏然不說曰噫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牖里在湯陰）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為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

陸深曰先生以大義不動呈以利害切身之非卸非當時人情之常而王子之言所以不加儀秦之易入也

狩，諸侯避舍，納（衎于）筦鍵（筦，鑰也。使其鍵納者，示不敢有其國），攝衽抱几（抱几也），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籥，鑰同。門下牡也。投者，下其牡），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涂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倍，背。言背之去），設北面於南，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不納必見伐，因人得事老。養，切），死則不得飯含（以珠玉實死者之口曰含。此謂鄒），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

鮑彪曰仲連孔子之所謂逸民非同衆稱者之比也太史公賛之甚矣夫說人者不可一槩然後而嘲之書觀其越折而歸之於仲

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無已，言無止之者），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

[illegible]天下之豪不然則身隱矣

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亢作此）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鮑彪曰平原君計於勝事以魏秦賴鄲救邯鄲之圍有功之天論是以國人咸事奉有奇論之者

公孫龍勸平原君辭封

秦攻趙，平原君使人請救於魏。信陵君發兵至邯鄲城下，秦兵罷。虞卿為平原君請益地，謂趙王曰：夫不鬬一卒，不頓一戟（頓，鈍之頓），而解二國患者，平原君之力也。用人之力而忘之功，不可。趙王曰：善。將益之地。公孫龍（趙人，著守白論，莊子稱之，非是。遂甚直同姓名如公孫弘者乎）聞之，見平原君曰：

君無覆軍殺將之功（言初封時以公子耳），而封以東武城。趙國豪傑之士多在君之右（右者人道所尚等），而君為相國者，以親故也。夫君封以東武城不讓無功（功不以無辭之），佩趙國相印不辭無能，一解國患，欲求益地，是親戚受封而國人計功也（國人受封必計其功與平原異）。為君計者，不如勿受便。平原君曰：謹受令。乃不受封。

諒毅通使於秦

秦攻魏，取寧邑（魏地也）。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趙王憂之，謂左右曰：以秦之強，得寧邑以制齊、趙，諸侯皆賀，吾往賀而獨不得通，此必加兵我。為之奈

鮑彪曰諒毅可謂有專對之材矣觀其辭令如見晉叔向鄭子產相與周旋乎一堂之上而折論豹勝之事何其似乎曰叔子也叔其深于春秋者乎是舉也不辱君命不失秦之心與觸讋同傳可也

何左右曰使者三往不得通者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之諒毅親受命而往至秦獻書秦王（昭）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言則使者歸矣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

吳師道曰諒毅之對婉而不迫籍籍書於人心秦知其不可奪故轉而言曰勿使從政其情亦窮矣故因而順其意則未見失辭使再以討貳勸忠之義莫之庶幾不失其正矣

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欲戰而言受令讓辭也）諒毅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葉陽一作華陽）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衍字）使之便於體膳啗之嗛於口（啗食也膳之可食者）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凰不翔刳胎焚夭（夭小也）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敝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鮑彪曰虞卿之所言皆不借道非反覆揣摩為人設明者也然從本一國假有利說唯不能必趙聽已而先請之則是有[illegible][illegible]之形也

虞卿與趙王論從

魏使人因平原君請從於趙三言之趙王不聽出遇虞卿曰為入必語從（為為我）虞卿入王曰今者平原君為魏請從寡人不聽其於子何如虞卿曰魏過矣王曰然故寡人不聽虞卿曰王亦過矣王曰何也曰凡強弱之舉事強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從而王不聽是魏求害而王辭利也臣故曰魏過王亦過

馮忌論攻燕不可

平原君謂馮忌（趙人）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

陸深曰此段文勢如流水

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勝趙）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敝守邯鄲）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言所以然）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休息之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

平原君曰善哉

虞深曰然則應侯之謝相印豈獨以蔡澤之說蓋亦平有以奪其權也

穆文熙曰少人不能使人多禍人不能

使人愛此理亦甚易知然而不見於少人當人者則偏心之難判也設君可明吾惡說矣

不可得曾亡不可知也

首尾照應

平原君說平陽君

平原君謂平陽君曰公子牟（魏牟）游於秦且東（歸魏）而辭應侯應侯曰公子將行矣獨無以教之乎曰且微君之命命之也臣固且有効於君夫貴不與富期而富至富不與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應侯曰公子之所以教之者厚矣僕得聞此（僕平原自稱）不忘於心願君之亦勿忘也平陽君曰敬諾

或說張相國重趙

說張相國（蓋秦人相趙）曰君安能少趙人而令趙人多君（少多猶薄厚）君安能憎趙人而令趙人愛君乎夫膠漆至黏也而不能合遠鴻毛至輕也而不能自舉夫飄於清風（舉鴻毛以見膠漆）則橫行四海故事有簡而成功者因也今趙萬乘之强國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間北有代帶甲百萬嘗抑强秦四十餘年而秦不得所欲由是觀之趙之於天下也不輕今君易萬乘之强趙而慕思不可得之小梁臣竊為君不取也君曰善（君字誤）自是之後衆人廣坐之中未嘗不言趙人之長者也未嘗不言趙俗之善者也

魏牟說趙王

虞深曰此數句文義正亨

穆文熙曰為國不知為冠

世人通惟篇舉首而驚為驪其王之戾百州而可以緊貞人哉

又云此客知建信君以色事人乃為蓋其固寵宜往從是才士不屬高人矣

鮑彪曰奸人之不可知甚矣彼厚任以事葺以為不世之遇殫力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迎客面之有顧則反）前有尺帛且令工人以為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為天下魏牟曰王能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為王說之曰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王曰郎中不知為冠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所與治國之人）或非也社稷為虛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幼艾且王之先帝駕犀首（駕驂以御馬驂）而驂馬服以與秦角逐秦當時避其鋒今王憧憧（往來不絶貌）乃輦建信以與强秦角逐臣恐秦折王之轉也（轉車旁也以輦對）

或說建信君

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葺（趙人名）之所以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葺乘獨斷之車（不與外治）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令之內治國事外刺諸侯（刺言探侯其事）則葺之事有不言者矣（所治者多不暇悉言）

示之過不能用而不知建信之因之也故因有奸人負知之辞王者寡矣

（也然）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葺之軸令折矣。（不勝任）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於王，厚任葺以事，而重責之。未期年而葺亡走矣。

魏尬說建信君

魏尬（音介元作魁字書無之）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蹄者（用繩以繫獸跡）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蹯獸凡）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害七尺之軀者，權也。今有國非直七尺軀也，而君之身於王，非環寸之蹯也。（言王且以故愛國去之）願公之熟圖之也。

馮忌欲為趙深談

馮忌請見趙王，行人見之。馮忌接手俛首，欲言而不敢。王問其故，對曰：客有見人於服子者，已而請其罪。服子曰：公之客獨有三罪：望我而笑，是狎也；談語而不稱師，是倍也；（背其師）交淺而言深，是亂也。客曰：不然。夫望人而笑，是和也；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言之常者人所同稱非必師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昔者堯見舜於草茅之中，席隴畝而廕庇桑，陰移而受天下。傳伊尹負鼎俎而干湯，姓名未著而受三公。使夫交淺者不可以深談，則天下不傳，而三公不得也。今外臣交淺而欲深談，可乎？王曰：請奉教。於是馮忌乃談。

壺深曰此段文與魏策同不若後之備而盡工任未三四言曰是奇態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相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矣，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者，（桑中有蠹則外磈硊如瘤）王知之乎？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雍者，便辟左右之人及夫人、優（優倡也）、愛孺子也。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月照天下食於詹諸）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唐潤曰王斗趙奢及此三士其言皆出一口即孟子所謂以佚道使人形容之言者著戰國之士大都有所長與

泄鈞說文信侯還春平侯

秦召春平侯，（及平都皆趙人）因留之。泄鈞（秦人）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妬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故謀而入之秦。今君留之，是空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故君不如遣春平侯而留平都侯。春平侯者言行於趙王，必厚割趙以

大事記云牧之死如此傳乃謂牧不死

命趙使人微捕得斬之非也

穆文熙曰牧若不受命則必如樂毅奔趙廉頗奔魏誰得而捕之然二策未為不可而牧不肯為歎舍之歎令人長太息

荷註

陸深曰趙亡不係司空馬之去故於李牧之死特書幽詳末歸[illegible]

事君而贖平都侯文信侯曰善因與接意而遣之

司空馬料趙速亡（幽王）

司空馬去趙渡平原平原津令郭遺勞而問秦兵下趙上客從趙來趙事何如司空馬言其為趙王計而不用趙必亡平原令曰以上客料之趙何時亡司空馬曰趙將武安君（李牧）期年而亡若殺武安君不過半年趙王之臣有韓倉者以曲合於趙王其交甚親其為人嫉賢妬功臣今國危亡王必用其言武安君必死韓倉果惡之王令人代武安君至使韓倉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而捍匕首（誣其以匕前自衛如欲刎王然）當死武安君曰繓（牧名）病鉤（短作如鈎）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問王起居拜及也為不敬）不恐懼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林以接手上若不信繓請以出示出之袖中以示韓倉狀如振捆（捆門橛也牧右臂短故為木材接之如振動捆）緾之以布願公入明之韓倉曰受命於王賜將軍死不赦臣不敢言武安君北面再拜賜死（拜賜死之命）縮（引也）劍將自誅乃曰人臣不得自殺宮中過司馬門（宮門）趣甚疾出諏（別也）門也（謂遠宮中）右舉劍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劍徵之於柱以自刺（銜劍于口因柱以自刺驗其手之不能及也）武安君死五月趙亡平原令見諸公必為之言曰嗟嗞

[illegible]

乎司空馬又以謂司空馬逐於秦非不智也去趙非不肖也趙去司空馬而亡國國亡者非無賢人不能用也

四史鴻裁戰國策五卷終

四史鴻裁二十六卷　戰國策六卷

明魏愽穆文熙敬甫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魏

任章勸魏桓子以地與智伯（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魏人）曰何故弗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國必恐、重欲無厭（重猶多）、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必驕、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釋猶舍也何舍此而不為）、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此舍不圖適足為智氏來伐之資）、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智伯大說、因索蔡皋狼（元作梁）於趙、趙弗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亡、

王應麟曰周書云云蓋蘇秦所讀周書陰符經乎老氏之言皆出于此　朱子曰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書

魏文侯諭西門豹（文侯）

西門豹為鄴令、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敢問就功成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子入而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禾（莠似禾之草幽言其色茂）、驪牛之黃也似虎（驪黑黃色）、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田子方與文侯論樂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岳）、文侯曰鐘聲不比乎（比猶協）、左高（言左方之聲）、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音洛以治官為樂）、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審言聽之察）、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吳起與武侯論西河之美

劉辰曰周衰賢主無如魏文侯之賢者大其師友淵源有子夏子方之徒諸侯覬覦之雖欲無賢可得乎

馬遷曰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侍坐（元作王）、曰此晉國之所以强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補）彭蠡之波（彭蠡湖在豫章彭澤）、右有洞庭之水、汶（元作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衡南岳在長沙湘南）、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今按天門即史大伾伊闕天谿即河濟）、盧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

松雅曰吳起事事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大公望何以加諸

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幷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

公叔痤辭賞田　惠王

魏公叔痤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趙將）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開田以待賞有功者）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直前倚邪行）棟撓而不避者（辟敵之壓已）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脉形地之險阻（脉見其出形見其顯）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已愈有既（非盡）以與人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鮑彪曰公叔此言何其似魏絳也方之祁午嚴構其戎狄已皆矣

吳師道曰按史田文既死公叔爲相而害吳起起懼得罪而去之是乃會北之戰而痤歸功于起之餘教使其嗣受賞何前後之反與

公叔痤薦公孫鞅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死者人之所不能避故云）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比公族官別於國官以太子官）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若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商君傳畧同）

龐葱市虎之喻

龐葱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子）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葱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王曰寡人自爲知（言不信人）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見

楊文懿曰韓子有虎爲事之最無據者也而三言乃成之況疑之疑似者乎此巷伯有萋菲信讒之論矣

魯君論酒味色能亡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共公）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而言）曰昔者帝女（蓋堯舜女）令儀狄作酒而

鮑彪曰觀此君之所稱說則聞公之淫深矣卒然一時而為天下萬世之明戒豈非賢哉

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嗛（言不喜食）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莊）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徙倚）其樂亡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

鮑彪曰止太子之行正謂此也而志於樹德為王則謬矣

主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

惠王使太子申將

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申弟也）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臏也）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

外黃徐子止太子勿將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劉向別錄徐子外黃人）曰臣

鮑彪曰此中失伐莒若之例皆國之覆轍也甚見之於意王非忘之而必為之孟子謂之不仁

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効之今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為王之外無加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希賞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

惠施勸魏王朝齊

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覆十萬之軍魏

釋文熙曰魏與齊孫臏將歷行耳齊雖勝魏亦非若吳之德楚也惠施為魏策今折節朝齊何為哉惑矣

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讎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法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記三十年伐趙趙告急於齊齊救趙伐魏）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謂得度知計）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不為人君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威王）王游人而合其鬭（游謂使人游二國之間也）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罷音疲）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言自比犬馬也）田嬰許

為伐齊敗之詐矣

鮑彪曰施之策非楚知視白黑數一二可謂明矣而不能止太子之將何邪豈言之而不聽耶以施之智計於宋馬陵之戰不發龐矣張丑者亦施之倫與

諸、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此說辭止）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勝謂不敗耳非戰勝）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太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居二國之上）此其暴戾定矣、（言二國謂齊楚戾上矣）且楚王之為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為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大敗齊於徐州、

惠子說襄王更葬日

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駕車用牛故以及其目為冰候）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

穆文熙曰襄王欲弛雪以葬蓋恐過期非禮也一聞惠子引喻即止不錄人臣

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弛解也）更日、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未得其說以說）是其唯惠公乎、（施也）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欒漏泚也）見棺之前和、（和棺兩頭木）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張幕帷如朝廷然）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

勸君不可不明於古典如此欲寄民皇數之說宜其不能入耳

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為猶選）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惠子非徒行其說也、又令太子未葬其先王、而因又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

犀首勸魏王陽與齊陰結楚

徐州之役、（楚敗齊也）犀首謂梁王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與齊乘楚）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衍字）敗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太子申）

穆文熙曰蘇秦說魏王之詞簡易明切不避臣下之忠且以激動人心[illegible]

蘇秦說魏合從

蘇子為趙合從、說魏王曰、魏天下之強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為秦築宮備其巡幸）受冠帶、（受服于秦）祠春秋、（助秦祭）臣竊為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句踐以散卒三千、（散則非衆勇）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紀注士卒皁巾）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

破竹斗

孫文融曰士不相知以此叩之來有不較之而倒投者概世若此殆此之謂

又云犀首詐之燕趙因以驚齊楚不出既而王令六國之事衆之安問若也

乃劫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偷苟且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綿綿不絕（綿綿薄弱也）蔓蔓若何（蔓蔓延也）毫毛不拔（謂樹之萌）將成斧柯（柯斧柄）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強秦之患故敝邑趙王（肅侯）使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陳軫以有事說犀首

陳軫爲秦使於齊過魏求見犀首犀首謝陳軫（辭不見之）陳軫曰軫之所以來者事也公不見軫軫且行不得待異日矣犀首乃見之陳軫曰公惡事乎何爲飲食而無事犀首曰衍不肖不能得事焉何敢惡事陳軫曰請移天下之事於公犀首曰奈何陳軫曰魏王使李從（諸多趙人）以車百乘使於楚公可以居其中而疑之公謂魏王曰（軫教衍）臣與燕趙故矣（言與之故）數令人召臣也曰無事必來今臣無事請謁而往無久（言不久於彼）旬

鮑彪曰於之所言非此有七國相闘處蓋不然醉乎醉矣

鮑彪曰此用賢而使不肖間之之說也而衍也非其人也

吳師道曰公孫衍[illegible]從

五之期（期以十日五日）王必無辭以止公公得行因自言於庭曰臣急使燕趙（言有急事出使）急約車爲行具（行所當具）犀首曰諾謁魏王魏王許之即明言使燕趙諸侯客聞之皆使人告其王曰李從以車百乘使楚犀首以車三十乘使燕趙齊王（閔）聞之恐後天下得魏（恐得魏後於諸侯）以事屬犀首犀首受齊事魏王止其行使（初以無事請行今有齊事魏亦且任之故止之）燕趙聞之亦以事屬犀首楚王（懷）聞之曰李從約寡人今燕齊趙皆以事因犀首（魏爲主約故諸侯因衍以合魏）犀首必欲寡人寡人欲之乃倍李從而以事因犀首（因衍者衆故楚亦因之）魏王曰所以不使犀首者以爲不可（不可任）今四國屬以事寡人亦以事因焉犀首遂主天下之事復相魏

季子說梁王專用公孫衍

公孫衍爲魏將與其相田需不善季子爲衍謂梁王曰獨不見夫服牛驂驥乎不可以行百步今王以衍爲可使將故用之也而聽相之計是服牛驂驥也牛馬俱死而不能成其功王之國必傷矣願王察之

田盼說齊魏將犀首

犀首田盼欲得齊魏之兵以伐趙梁君與田侯（閔王）不欲犀首曰請國出五萬人不過五月而趙破田盼曰

（[illegible]起以用兵難之況而盛及其公言勸兩於既衍而身附貸魏之兵蓋初於戰鬪之背將衍計中以成其謀者也馬陵之役盼為鄰國所畏今以此事魏之盼亦僅于勇而短於謀者也）

夫輕用其兵者其國易危易用其計者其身易窮公今言破趙大易恐有後咎犀首曰公之不慧也夫二君者固已不欲矣今公又言難以懼之是趙不伐而二士之謀困也（二士衍盼）且公直言易而事已去矣夫難搆而兵結田侯梁君見其危又安敢釋卒不我予乎田盼曰善遂勸兩君聽犀首犀首（補二字）田盼遂得齊魏之兵兵未出境梁君田侯恐其至而戰敗也悉起兵從之大敗趙氏

犀首說魏王去田需

（吳師道曰魏王始聽犀首而欲外田需復因蘇代而置為說二人賢否之不知用舍之不能斷疑於讒士之言而拱手以聽之其為何等矣）

犀首見梁君曰臣盡力竭智欲以為王廣土取尊名

田需從中敗君王又聽之是臣終無成功也需亡臣將侍需侍臣請亡王曰需寡人之股掌之臣也為子之不便也殺之亡之毋謂天下何內之無若群臣何也（言殺之亡之內之天下之人與群臣皆以為不然也）今吾為子外之令毋敢入（猶與）子之事入子之事者吾為子殺之亡之胡如犀首許諾於是東見田嬰與之約結召文子（田文）而相之魏身相於韓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

蘇代為田需說魏王曰臣請問文之為魏孰與其為齊也王曰不如其為齊也衍之為魏孰與其為韓也（衍陰晉人時習韓）王曰不如其為韓也蘇代曰衍將右韓而左魏文將右齊而左魏二人者將用王之國舉事於世中道而不可（中立不能兩全二國）王且無所聞之矣（彼有外必王不）（得而聞之）王如不舍（猶厝）需於側以稽二人者之所為二人者曰需非吾人也（需非二人之黨）吾舉事而不利於魏需必挫我於王二人者必不敢有外心矣二人者之所為之利於魏與不利於魏王厝需於側以稽之臣以為身利狂而國便於事王曰善果厝需於側

張儀以連衡說魏

張儀為秦連橫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

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湊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它國境或有山川惟梁無之皆以卒戍守）守亭障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與韓則韓攻其西不親與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為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

（倪文熙曰昆弟爭錢數語）

切中人情使可翻案蘇子

秦韓為一國魏之亡八字一本作秦韓為一國之邑亡

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以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則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主從者趙故不言其亡）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

從人為是國矣不識橫人果何心也

鮑彪曰魏避秦而無國因凡橫人之詞若可畏者惟魏是也故儀先入之魏魏搖而諸侯動矣

吳師道曰魏非不知從之利而秦之不可信也劫于秦之強而爲與國之不一後三年復背秦而合從其情可見矣

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內作乃）嫁禍安國此善事也且夫從人多奮辭（猶大言）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搤腕（把手也）瞋目（張目也）切齒（言之力也）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沉舟群輕折軸衆口鑠金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惷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效河外

惠子說田需善左右

孫文融曰惠子之言若鄙而能發理所謂善左右者亦自有策非必阿意狗之也可與莊析論之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十人之衆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則子必危矣

蘇代請魏太子自相

田需死昭魚謂蘇代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之有一人相魏者代曰然則相者以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曰請爲君北見梁王必相之矣昭魚曰奈何代曰若其爲梁王（若汝也）代

孫文融曰魏之請相於敵國何其愚也蘇代之言自是正論至以太子爲相則左丈矣將相一也太子中不爲將哉

請說君昭魚曰奈何對曰代也從楚來昭魚甚憂代曰君何憂曰田需死吾恐張儀薛公犀首有一人相魏者代曰勿憂也梁王長主也必不相張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齊而左魏犀首相魏必右韓而左魏梁王長主也必不使相也王曰然則寡人孰相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是三人皆以太子爲非固相也（固猶久）皆將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印也）以魏之強而持三萬乘之國輔之魏必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遂北見梁王以此語告之太子果自相

一事一反一正作四大段

智能以爲知能也

蘇代爲信安君說秦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爲說秦王曰、臣聞之、忠不必黨（爲信安說疑於黨之）黨、不必忠、今臣願爲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謂別置相以代信安）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信安右趙者秦召而代之欲魏不通趙）臣又恐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即信安君）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用秦所使）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謂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

此言召魏信之不可

此言用魏信之有益

乘之事而退（謂去相位）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爲親、則難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趙之謀事者曰、魏信見舍於秦、秦亦將易置趙之臣、令其所信愛者用於趙、我之權去勢奪、是趙存而我亡、趙安而我危、則必戰必守而不聽秦命、足趙益以强、）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不事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爲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爲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氏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構難於秦、兵爲招質（言爲召兵之本）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下亦事也）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或爲魏說秦昭王攻楚

獻書秦王（昭）曰、臣竊聞大王之謀出事於梁（謂攻之）謀

恐不出於計矣（非得計也）願大王之熟計之也、梁者山東之要也、有蛇於此、擊其尾其首救、擊其首其尾救、擊其中身、首尾皆救、今梁者天下之脊也、夫秦攻梁者是示天下要斷山東之脊也（明示天下中斷山東諸國之脊也）是山東首尾皆救中身之時也、山東見亡必恐、恐必大合、山東尚强、臣見秦之必大憂可立而待也、臣竊爲大王計、不如南出事於南方（謂楚）其兵弱、天下必不能救、地可廣大（言秦地）國可富、兵可强、主可尊、王不聞湯之伐桀乎、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如試兵耳）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今秦欲與山東爲讎、不先以弱爲武教、

兵必大挫國必大憂秦果南攻藍田鄢郢、

芒卯將秦魏之兵以下齊

芒卯謂秦王（昭）曰王之士未有爲之中者也、（中謂用事於諸國之中猶內應云）臣聞明王不背中而行王之所欲於魏者、長平（元作羊下同屬汝南）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洛林（即蘇代所謂林中河南苑陵林鄉也）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本周官此所謂爲之中）則臣能使魏獻之秦王曰善因任以爲魏之司徒謂魏王曰王所患者上地也、（上流之地近秦）秦之所欲於魏者長平、王屋洛林之地也王獻之秦則上地無憂患因請以下兵東擊齊攘地必遠矣魏王曰善因獻之秦地入

數月而秦兵不下魏王謂芒卯曰地入數月而秦兵不下何也芒卯曰臣有死罪雖然臣有則契折於秦（折毀也言不可有責於秦）王無以責秦王因赦其罪臣爲王責約於秦乃之秦謂秦王曰魏之所以獻長平王屋洛林之地者欲以下大王之兵東擊齊也今地已入而秦兵不可下臣則死人也雖然後山東之士無以利事王者矣秦王懼然曰國有事未贍（元作澹）下兵也（贍給也）今以兵從後十日秦兵下芒卯幷將秦魏之兵以東擊齊啓地二十二縣、

蘇厲說魏王東蘇代

蘇代（元作秦下同）拘於魏欲走而之齊（元作韓）魏氏閉關而不通齊使蘇厲爲之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特來舉宋此使伐所得耳）封涇陽君而秦不受也夫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然其所以不受者不信齊王（閔）與蘇代也、（疑其善魏）今秦見齊魏之不合如此其甚也則齊必不欺秦而秦信齊矣齊秦合而涇陽君有宋地則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復東蘇代（使得之齊）秦必疑齊而不聽也夫齊秦不合天下無憂伐齊成則地廣矣（齊無秦而魏伐之可以得也）

魏謂趙勿助秦

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惠文）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

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孟嘗君說燕趙救魏

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齊閔驕故奔魏魏相之）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惠文）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

按[illegible]田文養說士而其自爲說詞亦若此果自爲之乎抑客獻之乎

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强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魏在趙西爲之蔽秦）今趙不救魏魏歃盟於秦（歃歃血也）是趙與强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昭）曰先日公子（稱其父嬰）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

鮑彪曰田文可謂善言者矣其說趙也過而不其說燕也直而不倨與夫嘗口舌嘵者異矣

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昭）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

白珪謂新城君

白珪（魏人孟子稱之）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爲姦不能禁狗使無吠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戎賁于秦王宜爲秦王今珪說之豈非珪使魏戎束魏）不能禁人議於君也

須賈爲魏說穰侯（安釐王）

秦敗魏於華走芒卯而圍大梁須賈（魏人）爲魏謂穰侯曰臣聞魏氏大臣父兄皆謂魏王曰初時惠王伐趙戰乎三梁十萬之軍拔邯鄲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燕殺子之破故國燕不割而燕國復歸燕趙

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幷乎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數割而隨以亡臣以爲（此魏大臣所稱）燕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無爲也夫秦貪戾之國而無親蠶食魏盡晉國戰勝睪子（地缺）割八縣地未畢入而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又走芒卯入北地此非但攻梁也且劫王以多割也王必勿聽也今王循（猶循）楚趙而講（秦時蓋合楚趙共攻魏魏見二國爲秦用遂欲講秦）楚趙怒而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攻則國救亡不可得已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欲講必少割而有質（求秦質子）不然必欺是臣之所聞於魏也願君

鮑彪曰罪之說不足以已秦也爲世爲謀也過深而說秦者不切夫以秦爲天

幸而欲其無行危也秦豈信之哉梁固之解拊別有故非貢力也

穆文熙曰名母乃首之喻而事稍切易恍悟王遂止

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維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睪子而割八縣此非兵力之精非計之功也天幸爲多矣今又走芒卯入北地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兵以止戍大梁臣以爲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十仞之城臣以爲雖湯武復生弗易攻也夫輕信楚趙之兵陵十仞之城戴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之臣以爲自天下之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之也攻而不能拔秦兵必罷陰必亡則前功必棄矣今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願君之及楚趙之兵未任於大梁也（未以攻梁自任）亟以少割收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爲和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楚趙怒於魏之先已講也（已兵未至）（而與秦講）必爭事秦從是以散（言從事敗）而君後擇焉（擇所與於從散）（之後）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臣願君之熟計而毋行危也穰侯曰善乃罷梁圍

周訢諫止魏王朝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無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於其所學）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尚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綰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綰之首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曰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效其上可乎王尚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頃襄）入秦王以三乘先之（先楚至秦）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尚足以捍秦王乃止

不入秦懷王之臣豈哉論不及此耿

鍾惺曰周訢之愛王也哉

寔喻王也甚切責智人也謂王不能聽而惡支期周訢之所諭者理而期之所劾者事情人固可示以事而難以理諭也欲二臣鑒其爲楚懷梁

孫臣諫魏王割地講秦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益魏人）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上謂當其時）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計不及也）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得秦封欲其璽）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

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臣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更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猶上善用勝矣）欲食則食欲握則握（握不食也食者行棊握不行也）今君劫於群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梟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按猶止也）

唐雎說秦王救魏

秦魏爲與國齊楚約而欲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雎（元作同）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出西說秦令兵先臣出可乎魏王曰敬諾遂約車而遣之唐雎見秦王（昭）秦王曰丈人芒然乃遠至此甚苦矣魏來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矣唐雎對曰大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至者是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不堪其事）且夫魏以萬乘之國稱東藩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爲秦之强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在魏郊矣大王之救不至魏急則且割地而約齊楚王雖欲救之豈有及哉是亡一萬乘之魏而强二敵之齊楚也竊以爲大王籌策之臣無任矣秦王喟然愁悟遽發兵日夜赴魏齊楚聞之乃引兵而去魏氏復全唐雎之說也

鍾文點句虞卿策上之雄者也乃以地爲救痤之計夫救以地救人則人亦以地救救一相之命懸於百里何其悖謬邪行乎

范痤上書信陵君

虞卿謂趙王（惠文）曰人之情寧朝人乎寧朝於人也趙王曰人亦寧朝人耳何故寧朝於人虞卿曰夫魏爲從主而違者范痤也（魏相）今王能以百里之地若萬户之都請殺范痤於魏范痤死則從事可移於趙（趙主從也）趙王曰善乃使人以百里之地請殺范痤於魏魏王許諾使司徒（本周官此特主徒隷者耳）執范痤而未殺也范痤獻書魏王曰臣聞趙王以百里之地請殺痤之身夫殺無罪范痤（字衍）痤薄故也（猶細事）而得百里之地大利也臣竊爲大王美之雖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復生也則王必爲天下笑矣臣竊以爲與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使（元作使）也又遺其後相信陵君書曰夫趙魏敵戰之國也趙王以咫尺之書來而魏王輕爲之殺無罪之痤痤雖不肖故魏之免相也嘗以魏之故得罪於趙夫國無用臣（用言可任者）外雖得地勢不能守然今能守魏者莫如君矣王聽趙殺痤之後强秦襲趙之欲（襲言借因趙之故能也）倍趙之割則君將何以止之此君之累也信陵君曰善遽言之

又云痤之獻趙王書求救緩之其獻信陵書則刻害直透入心骨皆策之尤行者也

王而出之

無忌勸魏王不可從秦伐韓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敵國也今大王與秦伐韓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為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屬韓）與大梁鄰王以為安乎王欲得故地（蓋魏失地於韓今欲取之）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為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便事（便並作更字）便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與之事也（先時趙奢敗秦於此）秦必不為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倍音背）絕漳滏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元作而）谷行三千里而攻危隘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為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衛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故有懷地邢丘之城垝津（址缺）而以之臨河內河內之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河內有垣雍城）決熒澤（在敖倉東南）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異日者（異猶它）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補）河山以闌之有周韓而間之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紂陽有垂都亭）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北至平闞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間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為務因求故地於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韓

吳師道曰信陵之言原切[illegible]識天下之大勢使魏能用其計縱秦雖[illegible]力助韓則韓不失上黨趙不至敗長平六國不至為秦所吞矣

•平都說魏王為從•

長平之役平都君（田單）說魏王曰王胡不為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韓所得雍地）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為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

[illegible]曰此[illegible]之勝與[illegible]而垣雍[illegible]

見鄙人之愚而平都君反以破之矣

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令韓出垣雍之割乎、（韓不畏秦故）王曰、不能、臣故曰、垣雍空割也、魏王曰、善、

或諫魏王信春申君

十八年、謂魏王曰、昔曹恃齊而輕晉、齊伐釐莒、而晉人亡曹、繒恃齊而輕越、（繒後爲）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鄭恃魏以輕韓、魏伐榆關而韓氏亡鄭、原恃秦翟以輕晉、秦翟年穀大凶而晉人亡原、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此五國所以亡者、皆有所恃也、非獨此五國爲然而已也、天下之亡國皆然矣、今王恃楚之強、而信春申君之言、以是償（償作質）一秦、而久（猶後）不可知、即春申君有變、是王獨受秦患也、即（猶是）王有萬乘之國、而以一人之心爲命也、臣以此爲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

穆文熙曰此策但用詰難不言利害而利害曉然自見何秦以此愚列國列國以此自愚而卒莫覺也

張旄與魏王論從秦攻韓

魏王問張旄曰、吾欲與秦攻韓何如、張旄對曰、韓且坐而胥亡乎、（胥同待也）且割而從天下乎、王曰、韓且割而從天下、張旄曰、韓怨魏乎、怨秦乎、王曰、怨魏、張旄曰、韓強秦乎、強魏乎、（問以何國爲強）王曰、強秦、張旄曰、韓且割而從其所強、與所不怨乎、且割而從其所不強、與其所怨乎、王曰、韓將割而從其所強、與其所不怨、張旄曰、攻韓之事、王自知矣、

客說司馬食其倍從

客謂司馬食其（魏人音異基）曰、慮久以天下爲可一者（慮久熟慮也）是不知天下者也、欲獨以魏支秦者、是又不知魏者也、謂茲公（指合從之人）不知此兩者、又不知茲公者也、然而茲公爲從、其說何也、從則茲公重、不從則茲公輕、茲公之處重也、不實爲期、（言期於不可必）子何不疾及三國方堅也、自賣於秦、（謂陰倍從以收秦利）秦必受子、不然、橫者將圖子以合於秦、是取子之資、（資謂從食其所資者從也）而以資子之讎也、（謂橫人將以食其之怨惡之于秦讎秦也）

季梁諫魏攻邯鄲

魏王欲攻邯鄲、季梁聞之、中道而反、衣焦（卷）不申、頭塵不去、（皆以欲見速故不暇）往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大行、方北面而持其駕、告臣曰、我欲之楚、臣曰、君之楚、將奚爲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馬雖良、此非楚之路也、曰、吾用多、（貲用不乏）臣曰、用雖多、此非楚路也、曰、吾御者善、此數者愈善、而離楚愈遠耳、今王動欲成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攻邯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愈數、而離王愈遠耳、猶至楚而北行也、

唐雎說信陵君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趙王（孝成）自郊迎唐雎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信陵君曰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吾憎人也不可得而知也（人不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不可不忘也今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趙王臣願君之忘之也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鮑彪曰唐雎年九十餘其此說莊高所謂耄期稱道不亂者與

縮高全父子君臣之義

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爲管守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爲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使人道之）至縮高之所復（復致也）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人大笑也見臣而下是背王也（下秦）父教子背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不得秦地必受秦攻）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束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無忌將發十萬之

陸深曰戰國惟此策大類

辭令

師以告（告作造）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趙王也）受詔襄王（安陵趙襄子所封後附庸于魏）以守此地也手受大府之憲（蓋晉之成憲憲法令也）憲之上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不得與焉今縮高謹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使我負襄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己（全己之意）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刎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縞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鮑彪曰縮高之義直而諒匹夫以信之之復而好縮高不死必加兵安陵而以一死易一國之命可不謂仁乎吳師道曰信陵君質而服義使其身聞安陵之詞亦翻然而悔矣

縮高不忍消吏之死而收其過情哉

龍陽君泣前魚

魏王與龍陽君（魏之幸臣）共船而釣龍陽君得十餘魚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對曰臣無敢不安乎王曰然則何爲涕出曰臣爲臣（元作王）之所得魚也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臣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於庭（在庭則人爲之趨走）避人於途（在途則行者避）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而趨大王（褰揭也）臣亦猶褰

穆文熙曰此策內寵傷讒事乃從此論近習易為蠹跡說難親明著特甚

臣之前所得魚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曰誤（以不告為誤）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於是布令於四境之內曰、有敢言美人者族（死及其族）、由是觀之、近習之人、其摯諂也固矣（摯猶進）其自纂（元作暴）繫也完矣（蔽覆也、言自芘自結於王）今由千里之外、欲進美人、所效者庸必得幸乎、假之得幸、庸必為我用乎（我謂欲進之人）而近習之人、相與怒我、見有禍、未見有福、見有怨、未見有德、非用智之術也、

魏割地賂秦為嫪毒功

孔叢子曰此言割棄其地不如用其地以戰守為易也其死不如棄其地以圖存為長遠計其勢如何耳在棄之用之得其宜

秦攻魏急、或謂魏王曰、棄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棄謂戰而喪地、用謂割地賂之）死之不如棄之之易也（死謂敗死）能棄之弗能用之、能死之弗能棄之、此人之大過也、今王亡地數百里、亡城數十、而國患不解、是王棄之非用之也、今秦之強也、天下無敵、而魏之弱也甚、而王以是儐（元作質）秦、王又能死而弗能棄之、此重過也、今王能用臣之計、虧地不足以傷國、卑體不足以苦身、解患而怨報（怨謂不棄主攻者也）、秦自四境之內、執法以下（執攻之臣）至於長輓者（長為輓車之人）、故畢曰（畢猶盡）、與嫪氏乎（嫪毒秦大后私人）與呂氏乎（此言與嫪氏耳）雖至於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之如是也、今王割地以賂秦、以為嫪毒功（因毒而割收功在毒）卑體以

穆文熙曰此邪行諭取一時安且作笑也秦主笑主未幾而秦制嫪氏良可當之以為患指

箋

尊秦以因嫪毒、大后之德王也深於骨髓、王之交最為天下上矣、秦魏百相交也、百相欺也、今由嫪氏善秦而交為天下上、天下孰不棄呂氏而從嫪氏（時二人已惡）天下必舍（元作合）呂氏而從嫪氏、則王之怨報矣、

唐雎不辱使命

秦王（始皇）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其許寡人、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善、雖然、受地於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秦王不說、安陵君因使唐雎使於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何也、且秦滅韓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為長者、故不錯意也、今吾以十倍之地、請廣於君、而君逆寡人者、輕寡人與、唐雎對曰、否、非若是也、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里哉、秦王怫然怒、謂唐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唐雎對曰、臣未嘗聞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唐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突也）、唐雎曰、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

魏禧曰刺劫之事自曹沫以至荊軻皆不聞道雖若唐雎者可也為其數而雖不事亦輕也穆文熙曰此文大有奇行

也始皇之前而可挺雀劍以搏之乎色撓長跪則擴天不舍爲矣

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休吉徵祲戾氣、自三子）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擾也）長跪而謝之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寡人諭矣、（曉也）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四史鴻裁戰國策六卷終

四史鴻裁二十七卷　　戰國策七卷

韓（分晉得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襄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

聶政刺韓傀

穆文熙曰嚴仲子之所以感動聶政者不在黃金而在從己游耳政義不受其金而但以爲知己政固伏客不足道也而奇爲知己者死此足以

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以之（猶以此）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以救至得解）於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軹之里名深井）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爲役之日淺、事今薄（薄猶迫）奚敢有請、於是嚴遂乃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仲子遂字）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旦夕得甘脆（肉之肥美者）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辟猶屛闢去之）因爲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丈人麤糲之費、（丈人以尊稱政也）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以有養爲幸）老母在前、（在未死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

殺矣

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言動心睚眦怒觸也）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

楼文懋曰聶政不難自死而獨慮其姊以累仲子其姊不難自殺而必欲揚弟之名一時俠氣殺於此

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事易泄聞）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謂相可否）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仗兵器也以劍為兵盖）韓適有東孟之會（東孟地缺）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列（元作哀下同）侯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去面之皮）抉眼屠腸（抉挑也）遂以

楊慎曰政之孝於其親 [illegible] 評其死感其義烈不忍下筆獨以謂人之倍世不可不知人亦不可妄為人知政不幸其謀為遂所知使其姊知明主貿將相則其姊感泣豈不有愧萬於此者乎哀哉

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懸金募知者）久之莫知誰政姊嫈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言性哭自吾意卜）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矜自持也）是其軼賁育（軼車相出也）高成荊矣（說文成荊古之勇士今對賁育復似兩人）今死而無名（不顯其人）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不顯其名恐累及姊）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列義烈可陳）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

楼文懋曰申韓之於昭侯欲必行其術法而謂其兄請官十此乃所以嘗試昭侯而昭侯果能行其術矣

成午欲求重於趙

成午從趙來謂申不害於韓曰子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而我有兩趙也

昭侯不從申子之請

申子請仕其從兄官（仕其從父兄以官）昭侯不許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謂學於子者也聽子之謁而廢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術而廢子之請乎子嘗教寡人循功勞視次第今有所求此我將奚聽乎（此如此）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蘇秦以合從說韓（昭王）

陸深曰凡言劍字者莫邪外也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强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作之得時力倍於常其勁足以距來敵）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滌蹠蹠弩）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胷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當敵即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㕹芮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皐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强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大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鮑彪曰此非天下之正議也顧所用如何耳使得人如周召兩用之亦何傷若公仲公叔一之細耳何必兩

摎留論公仲公叔不可兩用

宣王謂摎留（韓人）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弒、魏兩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其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群臣或內樹其黨以擅其主、或外爲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必危矣、

公仲陳軫爲韓楚畫策

穆文熙曰此言韓不能戰則足以疑秦韓若聽我則

秦韓戰於濁澤（長社濁澤）韓氏急、公仲朋（元作明）謂韓王曰與國不可恃、（與謂山東）今秦之心欲伐楚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賂之以一名都與之伐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儆公仲之行（儆猶戒）將西講於秦楚王（懷）聞之大恐、召陳軫而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我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以一都之賦爲兵備）秦韓并兵南鄉、此秦所以廟祠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王聽臣爲之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令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韓爲不能聽我（使其或不能從我以與秦戰）韓之德王也、（恩救我）必不爲鴈行以來、是秦韓不和、兵雖至楚國不大病矣、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於韓、韓得楚救必輕

秦必大怒皆兵法之反間也

鮑彪曰二子皆偃中之材也宜惠謀於井言或於重幣雖有公仲之謀但難以入至于非兄弟非素約以虛名救我此言豈不明著矣乎如之何弗聽也

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我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大說、乃儆四境之內、選師言救韓、發信臣多車幣、謂韓王曰、敝邑雖小、已悉起之矣、願大國遂肆意於秦、敝邑將以楚殉韓、（殉言以死從之）韓王大說、乃止公仲、公仲曰、不可、夫以實告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恃楚之虛名、輕絕強秦之敵、必爲天下笑矣、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矣、秦欲伐楚、楚因以起師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秦矣、今弗行、是欺秦也、夫輕強秦之禍而信楚之謀臣、王必悔之矣、韓王弗聽、遂絕和於秦、秦果大怒、興師與韓氏戰於岸門、（潁陰有岸亭）楚救不至、韓氏大敗、韓氏之兵非削弱也、民非蒙愚也、兵爲秦禽、智爲楚笑、過聽於陳軫、失計於韓朋也、

張儀以連衡說韓（襄王）

張儀爲秦連橫、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徼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摯之士、跿跔（謂徒跣）科頭（不著兜鍪）貫頤奮戟者（貫被殺者之頤而插奮戟以戰）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趹（跳也）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裎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幸不破碎無是理也）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言曰、聽吾計、則可以強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詿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

鮑彪曰儀人之辭直所謂虛喝者韓之兵信弱食信寡矣獨否從合則能以弱爲強以寡爲多乎惜乎世主不必察於此也

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強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必喜、（秦王）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效宜陽、

蘇代勸楚王納公仲

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不行其說）南委國於楚（以國事之聽）楚王（懷）弗聽蘇代為謂楚正曰不若聽而備於其反也（反亦謂不信）朋之反也常杖（元作杖不同）趙而畔楚杖齊而畔秦今四國錮之而無所入矣亦甚患之（公仲甚患）此方其為尾生之時也（言公仲自志其反之不利故欲為信）

或勸公叔不可輕秦

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陽侯江海波神）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為辨於薛公（辨猶治也薛公田嬰）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按文既曰最不欲來與臣彊之來二語乃先以釁順之而後突持發明為公知之言已矣間

史舍說公叔仲最

齊令周最使鄭（韓滅鄭有其地故多稱鄭）立韓擾（韓公子立為相蓋）而廢公叔周最患之曰公叔之與周君交也（交言其相善已不可以發之）令我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語曰怒於室者色於市（色作色）今公叔怨齊無奈何也必絕周君而深怨我矣史舍曰公行矣請令公叔必重公周最行至鄭公叔大怒史舍（齊韓使與最同使）入見（見公叔）曰周最固不欲來使臣竊強之周最不欲來以為公也使臣之強之也亦以為公也公叔曰請聞其說對曰齊大夫諸子有犬犬猛不可叱叱之必噬人客有請叱之者疾視而

犬視鄭王太甚矣

徐叱之犬不動復叱之犬遂無噬人之心今周最固得事足下而以不得已之故來使彼將禮陳其辭（以禮陳說不急也）而緩其言鄭王必以齊王（閔）為不急必不許也今周最不來他人必來來使者無交於公而欲德於韓擾其視之必疾言之必急則鄭王必許之矣公叔曰善遂重周最王果不許韓擾

史惕勸公叔順公仲易地

公仲為韓魏易地公叔爭之而不聽且亡史惕（韓史）謂公叔曰公亡則易必可成矣公無辭以復反且示天下輕公公不若順之夫韓地易於上（上流魏之上）則害於

趙（趙魏都也魏也黃趙之害也）魏易於下（下謂韓）則害於楚公不如告楚趙楚趙聞之起兵臨羊腸楚聞之發兵臨方城而易必敗矣

或勸公叔勿殺公子幾瑟

大事記云公仲始末幾瑟後將兩端與瑟既不得入遂改主咎哉瑟留於楚後蓋公欲殺之

公叔將殺幾瑟或謂公叔曰太子之重公也（太子咎）畏幾瑟也今幾瑟死太子無患必輕公韓大夫見王老冀太子之用事也固欲事之太子外無幾瑟之患（時在楚故言外）而內收諸大夫以自輔也公必輕矣不如無殺幾瑟以恐太子太子必終身重公矣

冷向勸韓咎內幾瑟

冷向謂韓咎（史有公子咎有韓咎）曰、幾瑟亡在楚、楚王欲復之甚、今楚兵十餘萬在方城之外、臣請令楚築萬家之都於雍氏之旁、韓必起兵以禁之、公必將矣、公因以楚韓之兵奉幾瑟而內之、幾瑟得入而德公、必以韓楚奉公矣、

尚靳張翠請秦師救韓

楚圍雍氏五月、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望也、秦師不下殽、韓又令尚靳使秦、謂秦王（昭）曰、韓之於秦也、居為隱蔽、出為鴈行、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殽、臣聞之、唇揭者（揭猶反）其齒寒、願大王之熟計之、宣太后

楼文庶曰宣太后語者列今之何其淫褻于此與愛魏醜夫而使之殉葬者無異也秦為戎敵之俗然

曰、使者來者眾矣、獨尚子之言是、召尚子入、宣太后謂尚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其髀（股也）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救韓之危、日費千金、獨不可使妾少有利焉、尚靳歸書（以書歸）報韓王、韓王遣張翠、張翠稱病、日行一縣、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矣、先生病而來、張翠曰、韓未急也、且急矣、甘茂曰、秦重國智王也、韓之緩急莫不知、今先生言不急、可乎、張翠曰、韓急則折而入於楚矣、臣安敢來、甘茂曰、先生毋復言也、甘茂入言秦王曰、公仲柄得秦師（柄猶持）故敢捍楚、今雍氏圍而秦師不下殽、是無韓也、公仲且抑首而不朝（抑首失意貌）、公叔且以國南合於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如此、則伐秦之形成矣、不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果下師於殽以救韓、

公孫眛勸公仲以國合齊楚

楚圍雍氏、韓令冷向借救於秦、秦為發使公孫眛入韓、公仲曰、子以秦為將救韓乎、其不乎、對曰、秦王（昭）之言曰、請道於南鄭（屬漢中）藍田以入攻楚、出兵於三川以待公、殆不合軍於南鄭矣、（不與楚戰）公仲曰、奈何、對曰、秦王必祖張儀之故謀（昔日所謀）、楚威王攻梁、張儀謂

秦王（惠）曰、與楚攻梁、魏折而入楚、韓固其與也、（韓魏之與）是秦孤也、故不如出兵以勁魏、（陽為助魏實欲其與楚戰）於是魏氏勁、威王怒、楚與魏大戰、秦取西河之外以歸、今也其將陽言救韓、而陰善楚、公恃秦而勁、必輕與楚戰、楚陰得秦之不用也、（不為韓用）必易與公相支也、公戰勝楚、遂與公乘楚、易三川而歸（乘因取之也）、公戰不勝楚、楚塞三川而守之、公不能救也、臣甚惡其事、司馬康（秦人）三反之郢矣、甘茂與昭獻遇於境、其言收璽（璽軍符收之者）（言欲止楚之攻韓）其實猶有約也、（疑秦楚約攻韓）公仲恐曰、然則奈何、對曰、臣（補）以公不如亟以國合於齊楚、秦必委國

穆文熙曰秦魏和則見德不和則爭事此正微芒之界非智者不能察所以[illegible]寓孿子之意

於公以解伐、其實猶之不失秦也、（洪合齊楚圖國事耳秦無辭怨之）

或勸韓公仲兩束秦魏

或謂韓公仲曰、夫孿子之相似者、（孿一乳兩子）唯其母知之而已、夫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今公國其利害之相似、正如孿子之相似也、得其道爲之、則主尊而身安、不得其道、則生卑而身危、今秦魏之和成、（韓與二國和）而非公適兩東之、（東猶約）則韓必謀矣、（謀謂和不堅而復議之）若韓隨魏以善秦、是爲魏從也、（從人而已非自約之）則韓輕主卑矣、秦已善韓、必將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於韓以完之、（全秦之事）是公危矣、今公與安成君（韓人）爲秦魏之和、成固爲福、不成亦爲福、秦魏之和成、而公適兩東之、是韓爲秦魏之門戶也、（喻兩國由之）是韓重而主尊矣、安成君東重於魏、而西重於秦、操右契（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責取）而爲公責德於秦魏之王、（公仲倡和爲德於秦今責其報）裂地而爲諸侯、公之事也、（言當倚此）若夫安韓魏而終身相、公之下服、（服猶事以侯國爲上則相猶爲下也）此主尊而身安矣、秦魏不終相聽者也、（後必相違）齊怒於不得魏、必欲善韓以塞魏、魏不聽秦、必務善韓以備秦、是公擇布而割也、（布喻齊魏割喻割之）秦魏和、則兩國德公、不和、則兩國爭事公、所謂成爲福、不成亦爲福者也、願公之無疑也、

穆文熙曰秦韓相依而韓弱秦強[illegible]之伐宋是宋爲秦驅逐也故宅雖後得以行其蠶食之術

一篇要領

穆文熙曰韓魏既相敵侔非有越人不得已之故而

蘇代爲韓說秦王

韓人攻宋、秦王（昭）大怒曰、吾愛宋與新城陽晉同也、韓珉與我交而攻我所甚愛何也、蘇代（元作秦今從史）爲韓說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爲王也、以韓之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面事秦、王不折一兵、不殺一人、無事而割安邑、此韓珉之所以禱於秦也、（禱言以此求事秦）秦王曰、吾固患韓之難知、一從一橫、此其說何也、（韓難知而代說如此何也）對曰、天下固令韓可知矣、（言非獨代知之）韓固已攻宋矣、其西事秦、以萬乘自輔、（萬乘秦也）不西事秦、則宋地不安矣、（雖得宋地不能自安）中國白頭游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伏軾結靷（靷駕牛具在胸者）西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韓者也、伏軾結靷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合伺亦圖也小言之）韓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決事、秦王曰善、

或說鄭王尊秦以定韓

謂鄭王曰、昭釐侯、一世之明君也、申不害、一世之賢士也、韓與魏敵侔之（國匹）也、申不害與昭釐侯執圭而見梁君、非好卑而惡尊也、非慮過而議失也、申不害之計事曰、我執圭於魏、魏君必得志於韓、必外靡於

[illegible]誅生見必以外敵則申不害非人也若夫秦强韓小非有仲連鮮不事之矣

天下矣（韓非哉親之）是魏敝矣諸侯惡魏必事韓是我俛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韓之權莫如朝魏昭釐侯聽而行之明君也申不害慮事而言之忠臣也今之韓弱於始之韓而今之秦强於始之秦今秦有梁君之心矣（謂欲人尊視之）而王與諸臣不事爲尊秦（不以尊秦爲事）以定韓者臣竊以爲王之明爲不如昭釐侯而王之諸臣莫如申不害也昔先王之攻有爲名者有爲實者爲名者攻其心（使之心服）爲實者攻其形（謂地與民）昔者吳與越戰越人大敗保於會稽之上吳人入越而戶撫之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爲臣女爲妾身執禽（小贊也）而隨諸御（吳執事者）吳人果聽其辭與成而不盟此攻其心者也其後越與吳戰吳人大敗亦請男爲臣女爲妾反以越事吳之禮事越越人不聽也遂殘吳國而禽夫差此攻其形者也今將攻其心乎宜使如吳攻其形乎宜使如越夫攻形不如越而攻心不如吳而君臣上下少長貴賤畢呼霸王臣竊以爲猶之井中而謂曰我將爲爾求火也

韓以賣美人之金事秦

秦大國也韓小國也韓甚䟽秦而見親秦（爲秦所親）韓（補）

穆文熙曰止淫用則多金以金事侈秦而不以美人則秦不䟽韓夫美人知內行語甚成致天下知內行者豈惟美人哉又云曰韓以怨於秦而善平原君又以善平原君而增惡於秦然則小國將奈之何有於秦之計出而所善不止平原君則大害天

計之非金無以也（金以事秦）故賣美人美人之賈貴諸不能買故秦買之三千金韓因以其金事秦秦反得其金與韓之美人韓之美人因言於秦曰韓甚䟽秦美人（美人怒韓賣之又知韓之情）從是觀之韓之美人與金（此兩者）其䟽秦乃始（衍於字）益明故客有說韓者曰不如止淫用（侈也）以是爲金而事秦是金必行而韓之䟽秦不明美人知內行者也（謂國中隱事）故善爲計者不見內行（見顯示之謂）韓相國（公仲日）曰人之所以善扁鵲者爲有臃腫也使善扁鵲而無臃腫也則人莫之爲之也（無爲善之）今君以所事（謂王）善平原君者爲惡於秦也（以見惡於秦故善之以支秦）而善平原君乃所以惡於秦也（秦以平原難之故惡之而韓與之善故亦惡韓）願君之熟計之也

四史鴻裁戰國策七卷終

四史鴻裁二十八卷

戰國策八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illegible]
同邑劉傢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閲梓

燕

李允說奉陽君善蘇秦

奉陽君公子成也

奉陽君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允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問何以言然）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取言與之交）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子蘇子在燕而與人取之則齊疑齊疑燕亦不能信齊矣）燕齊疑則趙重矣。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蘇秦始以合從說燕文公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粟之利，民雖不田作，棗粟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城）矣。度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秦說齊還燕十城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齊王按戈而郤曰：（郤秦使退）此

大事記曰戰國策載蘇代說燕之辭謂以爲詐伎倆誰有志如是之人於國乎論其世考其事皆說燕昭之辭也

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爲固民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爲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養兵以備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爲之然則前言舉宋亡也）則齊可亡已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與（在內而不禦）外敵不可拒（不能制內則不可以拒外）王自治其外（謂敵）臣自敝其內（謂治）（於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穆文熙曰伯樂顧不輕顧所以可貴若以一朝之費得之馬雖駿不值矣

蘇代因淳于髡以說齊

蘇代爲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猶連）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爲臣先後者（爲之助）足下有意爲臣伯樂乎臣請獻白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或說燕王以兵合三晉

或獻書燕王曰王而不能自恃（弱國必待援）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也以事強而不可以爲萬世則不如合弱將柰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以爲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魏韓趙也）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助

[illegible]曰此三物皆發於精者也因雖子會僧主亦能感動惜乎言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 吳師道曰此章當是說燕王

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以上三事）人之所能爲也山東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爲山東苦也臣竊爲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爲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蘇代說燕王讓國子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作宣下同）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

[illegible]足以動天下

兵而遂[illegible]之敗也

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蓋鉅鹿，壽之所居）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屬猶付與）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以老自休）不聽政，顧爲臣。三年，燕國大亂。齊閔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都大邑），以因北地之衆（齊之北近燕）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元作公）子平，是爲燕昭王。

齊說魏出蘇代

蘇代過魏，魏爲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嫌其合魏也）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齊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五國無秦之兵），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

[illegible]

張儀說燕連橫

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主（元作王，襄子也）以其姊爲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爲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廚人進斟羹（斟注也），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塗猶污）。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笄簪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武靈）之狼戾無親（恣戾如狼），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爲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

而劫大王（趙燕記皆不書），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趙王已入朝黽池，效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濟北。盧注云：東至海，蓋亦非燕云）非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郭隗說燕昭王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讎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讎者柰何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役僕役）詘指（折節一曰詘指作屈己）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彼趨走後彼安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使人趨事之）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跔籍（跳躍蹈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事有道者）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

臨深曰隗之所陳說美矣但其論致士之道爲出於有意而非東發好燕之良非古也然區區拘其主於報怨之爲亦不類三代

鮑彪曰淺哉郭隗皆三代人也欲爲國雪恥者至問對事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說雖人之從也欲撫與得乎

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蘇子爲燕說齊伐宋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御諸國如馬）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密遣使者）散游士頓齊兵（頓勞敝之也）敝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南使於齊謂齊王（閔）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興兵之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五旬舉之之舉）攻不義今宋王（君偃）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屏側也當作屏匽廁）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者處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

徐文熙曰閔王不道甚矣宋王欲蘇子激齊伐宋亦因其勢而利道之耳非故激齊也不然閔王且與秦爭彊爲帝矣又何有宋乎鮑彪曰聽言亦難矣蘇子所言皆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挾是而招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己而己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罪

而後可以柔人之業

乃可鈌也

蘇代遺書燕昭王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燕前有一子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宋鄭也宋破則此地殘）肥大齊（亦大）大齊讎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幷宋與楚淮北則萬乘而強）而齊幷之是益一齊也北夷（即山戎）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言齊且舉宋且幷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幷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齊桓公好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敗素也而賈十倍（取敗素以爲紫而價反十倍正轉敗爲功意）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背秦而使齊王盟）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

陸球曰爲燕謀而大猶秦於此篇蘇氏兄弟爲天下第一舌也

楊文懋曰此以下設言爲秦王言秦今與燕趙相信因而驅使韓魏以攻齊所謂窮齊也

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爲功（將割以賂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二君秦王母弟）先於燕趙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不從也是國伐也（伐作危秦交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己）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

穆文熙曰孝己尾生鮑無益世用而蘇大肆何所不可代之引喻謬矣

王出走、

蘇代自解於燕昭王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己、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故多窮）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不完則憂）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霸改正、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何為煩大王之廷耶（煩勞也）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飭）戟砥劍、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

穆文熙曰代之偽詐巧妄後人輕之故託言忠信又謂萬乘之主不制於群臣其自固之術密矣

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為燕問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言倚床立未能行也）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奈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眾人、匹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

蘇代與燕王論訑者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沈州謂欺曰訑）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敝猶敗無成事也）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曰善矣

鮑彪曰訑亦吾所發而實不可驗言者使功使過使習之以爲之用人可也反己則否

蘇代約燕昭爲從

陸深曰言秦之行猶此無[illegible]辭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止）曰楚得枳（屬巴郡）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乘夏水（江夏注沔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史注在洞庭）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屬南陽）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隼祝鳩斷易也）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范雎傳伐韓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繇由同）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

封[illegible]如封函谷之封

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不通此四處）下軹（元作枳）道（道道所由也後志河東皮氏有冀亭注引此）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戟在後決滎口（滎澤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徐注紀年曰敖山塞集胥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元作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必言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補）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缺）塞鄳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齊國即墨也）以濟西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元作至）公子延（秦子）因犀首攻趙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

稗人熙曰秦本虎狼之國

[illegible]代之策爲[illegible]名數[illegible]文[illegible]封[illegible]韓[illegible]相絕秦[illegible]而承之以兵[illegible]也

絕從之秦之所以正告諸侯攻其所詐皆愚夫之也而諸侯[illegible]者獨一燕昭知之燕亦不久死矣此故曰秦横之成天幸也

毋（蘇詘勝謂猴侯）男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謂周）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集韻虫名蔚易也）毋不能知勇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封陵之戰（岸門封陵亭名屬潁川）高商之戰（史不書）趙莊之戰（趙莊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illegible]燕同然[illegible]無伐[illegible]代則亦[illegible]五字收尚人作[illegible]其數是使之言[illegible]爲燕何以別也除患報恩二語深切動人

趙恢教楚使說趙王止伐燕

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除之使不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此除患者）燭之武張孟談（皆救患者）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者（謂救患者）而無使除患無至者今與以百金送公也（公謂楚使）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惠文）曰昔者吳伐齊爲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爲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元作承）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

蘇代鷸蚌之喻

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趙惠文）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樂毅去燕適趙（惠王）

昔敘[illegible]功而直

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爲望諸君齊田單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燕之敝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

[illegible]文燕[illegible]曰樂毅[illegible]以報王

之賢而棄之後以惠王之疑而去之擇主而事全身遠害尚非戰國之才甚者之亞流耳

陸深曰成功立名是一篇主意

人有隙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殺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觀之先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出關則以節傳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趙若許約楚趙宋盡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

磨室原本作歷室從[illegible]之所也

陸深曰言先王功大隱然以自明

陸深曰悵惋感惻所謂長歌之哀過於痛哭

又云此蓋明其不輔趙攻

燕以解燕王之疑也

陳氏千曰樂毅之下齊也比於孫吳親紀桓公管仲於鄭此孟子之所以敗會者而樂毅能用之矣

朱子曰樂毅因人心怨湣王之虐故一舉而下齊七十餘城毛死人心之怨已解收其功亦止此而其枉當時之意蓋猶者也

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燕名）故鼎反乎磨室（宮名）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其志以臣爲不頓命（墜）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跡至於郢夫差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遭）毀辱之非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者（即所謂乘燕之敝）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

張丑以吞珠恐境吏

張丑爲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爲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刳判也）及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以書謝樂閒於趙（王喜）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爲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氏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

楊文照曰方以五百金爲壽入而即來問伐之謀其非人矣樂閒諫不聽而去此始智士燕王召之書辭微婉亦可據然燕王不道人情亦五百金壽人必忍而問之終不通也宜夫

召昌國君樂閒（毅子）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爲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正）其願（欲）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間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于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猶負）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爲君擇之也（擇其

鼂尨曰燕喜王復諫伐趙其於問未見有可絕之處而辭悔如此何間絕之深也抑其書辭條達明麗天下之偉文也

處）所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爲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爲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

燕太子使荊軻刺秦王

陸深曰一篇中如田光荆軻樊於期高漸離皆激烈士何其巧相值也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鞫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丹前）

請入使太子休息而已圖之也

（秦秦遇之不善）欲批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救）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惛恐昏瞀且死須臾不能待）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禍）

（且至而猶為之自殺命止於此）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卻行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事也（不令所圖有闕）所善荊軻（衛人）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

穆文熙曰田先生既謂荊卿可使又安用自殺以激之壯士不難於死貴在善用光之輕生君以則何足為人策哉

出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于世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荊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

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

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示之以利）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脫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僨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以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萬斤邑萬家將奈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其胷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痛極）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沾濡衣之一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遣荊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逆也）視乃令秦武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强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變徵為商並悲音）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

鮑彪曰太子丹使一夫行刺於大國而欲執其客資使速反從也取樊以歸此豈匕首之所能得況白衣送者滿道其不濟而先敗亦已審矣

[illegible]乃[illegible]圖[illegible]而後見匕首把袖而後推其身亦大從容天宜其事之不成也

不復還、復爲羽聲（其音怒）忼慨（不得志也）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武陽變色振恐、群臣怪之、荆

軻顧笑武陽、前爲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摻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

敘事於宣

續文熙曰秦王既脫於坐上引起又豈能關之所能得覩其倉卒拔劍斷荊軻良無可想而軻太易視之矣

以其所奉藥囊提（擿也）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荆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復地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罪當坐所）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

朱子曰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此可以見秦政之無道燕丹之謀淺而

天下之勢已至於此雖聖賢復生亦不知何以安之也陸深曰軻之有始有終即聶政之有姊啓天生奇秘也

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爲燕報仇、不中而死、

宋

墨子說止楚王攻宋（景公）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一百里一舍）重繭（累胝如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

鮑彪曰翟之說美矣然此時諸侯强吞弱大併小且患其力不足耳且爲若說止攻哉宜者墨守之謀輸般服焉假此說以銷兵則有之矣、

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偷僻）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兎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穆文熙曰此善處小國之術也小國居大國之間而與之命從伐人利則歸人害則歸己兩未有不亡者矣

宋請緩兵攻趙

梁王（襄）伐邯鄲、而徵師於宋、宋君使使者請於趙王（武靈）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今徵師於敝邑、不從則恐危社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則寡人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敝邑、趙王曰、然、夫宋之不如梁也、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利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乎、（雖知宋不助梁然無辭使宋不聽梁）使者曰、臣請受邊城、（請得攻一城以應梁）徐其攻而留其日、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攻之不力使趙無失城）趙王曰善、宋人因遂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梁王甚說曰、宋人助我攻矣、趙王亦曰、宋人止於此矣、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臧子論荊不救宋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威）大說、許救甚勸、（勸力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敝、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拔宋五城、而荊王不至、

康王見祥不爲祥（康王卽君偃）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鶀（音欺新序作鸇）於城之陬（城隅也）、使史

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爲無顔之冠（冠不覆額曰無顔）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涉之脛（鍥刻也）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侯其臣也）之館、遂得而死（新序得下有病字）、見祥而不爲祥、反爲禍、

衛

復塗偵諫衛靈公（靈公襄公子）

衛靈公近雍疽（靈之幸者）、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

左右復塗偵（衛人）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奚為夢見竈君而言君也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炙燥也）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南文子策犀首伐黃

穆文熙曰大將功成多有內忌故坐御以待中之議

犀首（魏官也非公孫衍）伐黃過衛使人謂衛君曰敝邑之師過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城將下矣已將移兵造大國之城下（言已下黃）衛君懼束組三百緄（組邪文紛綬之組十首為一緄）黃金三百鎰以隨使者南文子（衛大夫）止之曰是勝黃城必不敢來不勝亦不敢來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蒙大名（蒙冒處之也）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坐御言不營為）是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破心懼罪也）恐不免於罪矣彼安敢攻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帥師而歸遂不敢過衛

南學知智伯之謀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騶駼也）四百璧一衛君大說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此小國之禮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

梧下先生說魏王急見衛客

鮑彪曰此一時氣俗無不汲於利者以先生標於世其人不淺矣而以百金諾人為行援猶之計況小子乎彼哉彼哉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蓋以所居為號）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哀）曰臣聞秦出（元作入）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願王專（元作博）事秦無有它計魏王曰諾客趨出（客謂梧下）至郎門而反曰（佯若不為衛者偶思念得之）臣恐王事秦之晚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過猶多）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王問）衛客曰（梧下稱之）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至言失時之喻（嗣君）

穆文熙曰新婦三言雖淺近然切中交淺言深之病世為新婦之言何限顧不自知耳

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皆言愛也）車至門扶（扶婦人）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舒文然曰四國同欲廢中山而張登乃爲驅羊之說

以惑田嬰此即馬服君嫁禍之術也

負海齊也不與者與中山而王也

中山（中山故鮮虞國姬姓）

張登說田嬰許中山王

犀首立五王（秦韓燕宋中山也）而中山後持（持猶疑也立之後而復疑）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竝爲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登對曰君爲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君遣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恐必爲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附趙魏也王廢者齊故不附之）是君爲趙魏驅羊也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柰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必廢王事齊（不王中山齊志也今爲齊廢之所以事齊）是君廢其王而立其國賢於爲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四國而益負海也（中山與四國同欲今與齊遇是奪彼而益我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故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爲人也善以微計薦中山之君久矣（薦進也）難信以爲利田嬰不聽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

藍諸或藍諸

中山相也

設辭

欲伐河東（河東魏地）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竝（元作之）爲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欲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張登令燕趙輔中山

中山與燕趙爲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侔名于我欲割平邑（屬代）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中山相也）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固言輔之堅）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爲齊王（聞）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爲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爲攻伐之難）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奈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奈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者爲中山之獨與燕趙爲王而寡人不與聞焉（此王此君皆中山）是以隘之（隘亦不通也）王苟擧王（補）趾以見寡人請亦佐

鮑彪曰張登燕趙發中言之可行者也雖其所指有併國氣味而大無不亦伎倆可非君子之所排也

吳師道曰按圖伎倆非君子之所排者曰其文之

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必逌燕趙與王相見（此並齊王）燕趙聞之必怒絕之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是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以存之矣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此中山王）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齊王言告之而不往齊）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諸君曰善遣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喜而謂其術之無常作失

陸深曰弘中山馬喜欲死齡言欲其得反客爲主以中公孫如哉

司馬喜反中公孫弘

司馬喜（中山臣）使趙爲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之中山君出司馬喜御公孫弘參乘公孫弘曰爲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爲己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喜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至矣君曰何也曰臣抵罪君曰行吾知之矣（行使之行車二臣推不相害弘無故云然）居頃之（似欲中喜者故知）趙使來爲司馬喜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喜辭陰簡之忌

司馬喜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簡姬名也難忌之）田簡謂司馬喜曰趙使者來屬耳（屬近也）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使近至宜有報可內報使言之趙也）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爲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之（簡）君弗與司馬喜曰君弗與趙趙王（武靈）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爲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請取）使（也）可以爲司馬喜可以爲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簡請使耳實言自使見下）

吳師道曰司馬喜請陰姬以爲趙王而覩中山以行詐取陰說張儀於鄭袖其意合其記者乃參其至意何也

司馬喜說中山王立陰后

陰姬與江姬爭爲后司馬喜謂陰姬公（姬父也）曰事成

則有士得民（言公得封）不成則恐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怪其不來謀）陰姬公稽首（首至地也）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言將厚報之未可先言）司馬喜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强中山中山王說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强中山之說司馬喜曰願之趙觀其地形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爲資（商較也資貨也）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武靈）曰臣聞趙王善爲音佳麗人之所出也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謠俗（徒歌曰謠）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所不至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爲神人（元作力）言

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絕人矣若其眉目准頞權衡（准鼻頞鼻莖權輔骨當作顴衡眉上）犀角偃月（犀角首骨偃月額骨）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之姬也趙王意移大說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憙曰臣竊見其佳麗口不能無道爾即欲請之是非臣所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憙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臣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說司馬憙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柰何司馬憙曰王立為后以絕趙王之意世無請后

者雖欲得請之鄰國不與也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亦無請言也

中山君以壺飧得士

中山君饗都士大夫（都試也言已試而饗之）司馬子期（中山人）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昭）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飧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眾少其於當厄（言施與當在厄時）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傷人之心雖淺怨也）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二死士

四史鴻裁戰國策八卷終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刻史記節畧引

吾友敬甫穆君自爲諸生時即崇尚古文詞嗣登仕籍十餘歲所至浔暇即手一編今歸来浸數歲益於載籍靡所不究而尤耽意於子長史記歷廿年来既已淹貫全書而又取世家本紀列傳八書撮其精華分爲款段各加評語與諸

家評並載之其有字句繁複篇章汗漫原出史遷之所不及修整者則為之隱括成文如東萊詳節之法共為書六卷間出示余余讀之再日而竟既會全史之精更省檢閱之勞此猶鑴豹取胎伐熊落蹯饌千鷄之蹠臛羣鷰之髀髦殘象白一飡輒盡而全體可以勿用矣又其評語簡明允當如論管仲責楚不當謂有申生不可無重耳有伍尚不可無伍員有王陵不可無平勃高帝臨廣武數羽大為失策文帝捧神器徧讓諸王起藩臣縶子垂涎之意韓信反狀乃漢吏織成引相國絳侯繫獄事明之皆切近事情有關大體足發千載之秘真奇

論也集既成而伯完趙君為校正之士行劉子請而刻之蘇莹美則變變則傳文事之興其在玆乎穆公所著又有左氏分紀評語更詳將次第付梓若其所自為詞賦與王元美相唱和集余既與伯完稍稍刻之遲鴻莹流布海内冬觀者當自知穆君也

萬曆己卯歲長至月東明石星拱辰譔

四史鴻裁二十九卷　史記一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批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秦本紀

繆公用百里奚蹇叔

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地里志南陽有宛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

穆文熙曰大凡賢人之在敵國將欲取之必故輕之

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銍音珍栗反地名在沛縣）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

若秦以五羖求百里奚以其必求管仲然後歸國不忌秦而與之終成伯業矣五羊之說如此方為有據

又曰百里奚薦蹇叔甚為有識且見讓賢哉紛紛並用之若今人薦人則不肯為此言矣

又曰夷吾背義而其臣又勤成其惡君臣共失安得不敗

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

繆公獲晉惠公復歸之

晉旱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因其饑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秦大夫公孫子桑）支曰饑穰更事耳（按一饑一穰彼此代有）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按二子同一勸與而奚之言大）於是用百里奚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雍秦國都絳晉國都也）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群臣虢射曰（止裴射音石）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

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鷙（鷙音致國語云晉師潰戎馬還濘而止）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山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

蘇轍曰秦繆東平晉亂西伐諸戎有伯者之風矣然聽杞子之計違蹇叔之諫千里襲鄭覆師於殽雖悔過自誓列於周書而不能東征諸夏以終成伯業於乎繆公賢於也行一不義而喪至狼狽不能洗其祖文蓋而兇其下

子[illegible]曰弦高詐秦人而國以獻其師且其賈而將者也鄭人何不逐用之以資事其身乎據淮南子云弦高詐秦師歸鄭伯以存國之功賞高高辭之曰詐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與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此其人亦賢矣哉

以歸後復歸之

百里奚蹇叔知秦軍之敗繆公復用孟明

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共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與音預）臣老遲還（還待也）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

敗必於殽阨矣（括地志云三殽山又名嶔岑山在洛州永寧縣西北即其古之殽道也）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杜預云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也）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賈人弦高（人名姓）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矣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人秦女也（服虔曰繆公女）

穆文熙曰觀由余應對之辭似亦賢者然陳穆公之術而即為之伐滅本國則視鍾儀之不操南音樂毅之終身不忍謀燕者相去遠矣烏得謂

為秦三因將請曰我君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嚮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恥毋怠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

繆公因由余以伐戎

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戎王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按李善注文選東京賦引史記云戎王使由余聘秦睹秦之除彌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三休臺由余曰臣國土階三尺茅茨不翦秦君猶謂

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此若鬼云云比此為詳）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正義罷音皮）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漢書百官表曰內史周官也）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

之賢乎

毛韋曰由余言治偏駁不槩於道難者子然能行其書事又云奪其志縱其間失其期隱足文法

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徐廣曰奪一作狗）為由余請以疏其閒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閒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

孝公下令求賢

王維楨曰叙先世穆公政績詞簡而壯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彊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按謂魯宋鄒滕等國）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

凌邀曰亡國虎奔貪不拓數四方游士然六國亦用相告其宗族及國人貴戚不然姑與隸國閒伯之者衛公孫鞅也其他系族說魏人張儀魏人范雎皆說人蔡澤燕人呂不韋之人李斯楚人之背郭諸人之力以有天下也

傒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陜城，西斬戎之獂王（駰曰獂戎邑音桓）。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正義曰閹人也）求見孝公。

季札讓國

林文燾曰讓國固誠難事而又能要

五年，王壽夢卒（吳子乘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側界反），次曰餘眜（按史記公羊作餘昧左氏及穀梁並為夷末），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

悅不致激而成禍札誠賢人也

子諸樊，攝行事當國。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

季札掛劒

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

闔廬弑王僚自立

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

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圍楚之六、灊。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言王母老子弱也），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柰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掘地為室也），而謁王僚飲（索隱曰謁請也）。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鈹（音披鈹兩

據文照曰季札從容數語自今誠若心釋又哭哀主以待前王何莫有禮也所以闔廬[illegible]之

王世貞曰季札知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刀小刀）公子光詳為足疾、入於窟室。（音詳陽）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匕首短劍也、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曰匕首）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胷、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

過音戈國名斟灌斟尋同姓也緡有仍之姓也

夫差許越王請成

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於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為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梁國虞縣）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九年、為騶伐魯、十

騶宜作邾

年、伐齊、十一年、復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惟子胥懼、曰是棄吳也、（左氏作豢吳）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顛隕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剝絕無遺也）商之以興、吳王不聽、越竟滅吳、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齊太公世家畧

楊文熙曰僕人弗受鞭而匿襄公閨人茀受殺而逆人弑公子班之

襄公殺桓公無知弑襄公雍林人殺無知

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鬭及立絀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

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臨淄西有地名葵丘陳留外黃縣東亦有葵丘）瓜時而往及瓜而代（以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之間襄公（候公之間際）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棼（齊地。扶云反）遂獵沛丘見彘從者曰彭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茀（非沛反茀主屨者也）三百茀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衆襲宮逢主屨茀茀曰且無入驚宮驚

[illegible]賢其信乎有死於天而不可易若上於雍林人殺無知則快人矣

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茀示之創乃信之待宮外令茀先入茀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茀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

齊桓公殺公子糾用管仲

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

楊文熙曰佯死以誤管仲且遂得立則桓公亦多智人也所以終能用管仲

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齊正卿高敬仲也）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於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

楊文懋曰曹沫以敗而行劫桓公誠劫而賊信此猶用兵者反客為主而遂致勝者也管子誠高見哉

楊文懋曰人之不可用者固多未有如不近人情之甚者故管仲特以此論三子

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於笙瀆（魯地瀆也）句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

桓公成曹沫之約

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柯今東阿邑）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

管仲論開方易牙豎刁不可用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即雍巫也）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

楊文懋曰自古弑逆之君多因淫惑所致齊之莊公陳之靈公可為鑒哉

黃震曰於不大臣書殺杼

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

崔杼弒莊公立景公

六年初棠公妻好（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間莊公嘗笞宦者賈舉賈舉復侍為崔杼間公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公以為崔氏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宦者賈舉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弒之晏嬰立崔杼門外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

戕莊公兄死弟繼者三至今凜凜生氣猶足以寒奸人之胆

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弒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

晏子諫禳彗星

千古正論豈惟星變凡有天事俱當知

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音佩）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衆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

故晏子以此諫之

田乞立公子陽生殺晏孺子

發文熙曰當時議論紛然鮑牧可謂有臨事之權

八月田乞使人之魯召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魚菽謙言其薄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齊邑）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

魯周公世家

周公相成王朝諸侯

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倍負也依斧形屏風也）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匔匔如畏然（匔匔謹敬貌也○音窮一本作夔夔也）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

與小人同知稼穡與小人同事也雍言又不言二言之而人乃喜也

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震懼不敢荒寧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父勞于外為與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讙不敢荒寧密靖殷國至於小大無怨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久為小人於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故祖甲饗國二十三年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

及民之從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誠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周公占齊魯強弱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

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嘆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宣王立戲為魯太子

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言先王立長之命將雍塞不行也）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

王濞劉閭之事亦與此同

隱公攝政被弒

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隱公名息）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左傳宋武公生

仲子手中有魯夫人文故歸魯生桓公今此云惠公奪息婦而自妻不知太史公何據）生子允（一作軌）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八年與鄭易天子之泰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穀梁傳曰祊者鄭伯之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十一年冬公子揮（按左傳揮原作翬字羽父）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菟裘地名）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

穆文熙曰小人離間之術多如此往往人陷其中而不知惜哉

穆文熙曰桓公之篡弒者取殺之道襄公之淫惡乃古今之所未有者而諸侯獨不聞有倡義者何與

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鍾巫祭名也）齋於社圃館於蔿氏（蔿氏魯大夫）揮使人弒隱公于蔿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

桓公與夫人如齊

三年使揮迎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公（申繻魯大夫）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

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

季友鴆叔牙以立斑殺慶父以立釐公

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孟女長也）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孟女生子斑（按左氏作般）斑長說梁氏女（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圉人犖自墻外與梁氏女戲（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

慶父叔牙季友孟孫叔孫季孫

季友立斑

穆文熙曰叔牙不以非誅其為有後宜矣若慶父弒君之賊豈可立後乎是不知周公立蔡不立管之義也

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父死子繼兄死弟及）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鍼巫氏魯之大夫也）使鍼季刦飲叔牙以鴆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

舍于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娣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圉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奔陳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湣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卜齮魯大夫也宮中之門謂之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湣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

又曰桓公有此夬斷罪非為偪也

音乃自殺齊桓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

淮南子曰鴝之所從來始不的尺以其大也主於亡社稷

昭公伐季氏不勝出奔

二十五年春鸜鵒來巢（周禮曰鸜鵒不踰濟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巢）師已（師已魯大夫也）曰文成之世童謠曰鸜鵒來巢公在乾

侯鸜鵒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鬬雞（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鬬雞）季氏芥雞羽（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坌郈氏雞目）郈氏金距（以金錯距）季平子怒而侵郈氏（侵郈氏之宮地自益）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會偽讒臧氏匿季氏（昭伯臧孫賜）臧昭伯因季氏人季平子怒因臧氏老（老臧氏家之大臣）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請囚於鄪弗許（費季氏邑）請以五乘亡弗許（言五乘自省約以出）子家駒曰（魯大夫仲孫氏之族名駒謚懿伯）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之臣戾（左傳曰鬷戾）

楊慎曰齗齗鬭爭也古賦又云洙泗而飲馬躐少長之齗齗益明

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亦殺郈昭伯郈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齗齗如也（齗魚斤反東州語也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愧自守故齗齗爭辭所以為道衰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戾也

燕召公世家

燕伐趙趙擊破燕軍

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閒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鄗（火角反）卿秦攻代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蹵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

（敘文照行奇崇果如此則敗亡由於前定亡國之君可無危亡此類之言不可垂訓）

為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鄗破卿秦樂乘於代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以將渠為相）趙聽將渠解燕圍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崎嶇彊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耶

曹叔世家

伯陽用公孫彊致敗

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謀欲亡曹曹叔振鐸止之（叔鐸武王弟也）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罹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干宋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叔鐸之祀忽諸（杜預註忽諸忽然而絕之也）

四史鴻裁史記一卷終

陳杞世家

夏徵舒弑靈公楚莊王誅夏徵舒

穆文熙曰齊[illegible]公之[illegible]亦[illegible]書不聞其端皆起于君人國不得[illegible]罪其臣耳

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illegible]（三為王后七為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衷其衣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群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為賊弒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

[illegible]有丁云楚戕其莊王所以[illegible]列于伯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踐興

衛康叔世家

石碏殺州吁立宣公

穆文熙曰州吁與叔段友

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莊公（石碏衛上卿）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絀之州吁出犇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弒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碏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碏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是為宣公

[illegible]向[illegible]桓[illegible][illegible]比[illegible]人[illegible]節[illegible]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

穆文熙曰宣公讓為華督所弑而後立穆公之子馮遂成亂階所以漢儒共非之動以宣公為口實則君子可不貴守經哉

穆文熙曰博奕微事往往釀出奇禍故

弑兄弟相戕、亦獨何哉、

宋微子世家

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復傳位於與夷

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群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

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吊水、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

南宮萬弑宋君宋人殺南宮萬

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杜預曰乘丘魯地）魯生虜宋南宮萬、（南宮氏萬名宋卿）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

君子貴於謹微

又曰目夷即子魚評林分二人非是

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湣公于蒙澤、（蒙澤宋澤名也）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闔門扇）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亳、（蕭亳宋邑也今沛國有蕭縣蒙縣西北有亳城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弑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勸而飲之醉時而縛之也）以革裹之、歸宋、宋人醢萬也、

宋與楚戰於泓大敗、

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鹿上宋地）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盂、（杜預曰盂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王戰于泓、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軍法以鼓

穆文熙曰鄭令楚者乃左傳所謂公子歸生受命以伐宋之謂也

（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一云尚何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

鄭楚伐宋

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左傳曰御羊斟也）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匹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

穆文熙曰自古讒妾必能為深奸以進為退深從併遂其[illegible]若驪姬則其又甚者耳

晉世家

驪姬譖殺太子

獻公私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柰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齊姜廟沃在）歸釐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

穆文熙曰泣中刺刺語妾游不動獻公之怒入母子先欲求進自殺則其忠安得不逞哉

凌約言曰婦人之藏毒至驪姬極矣此天之貽禍晉國者也

藥胙中居二日（傳云六日）獻公從獵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將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小臣今閹士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前見君欲廢而恨之今乃自以恨為失也）太子聞之奔新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太子自殺

穆文熙曰有申生之待死則不可無重耳之逃難一以守經一以從權二子於事親之道乃所以相成耳

重耳奔翟

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蔿士蔿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蒙茸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鞮（伯楚寺人勃之字）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

追斬其衣袪（袪袂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

惠公自秦歸晉謀殺重耳

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虢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深入境一曰深心重）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而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二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在馮翊夏陽北今之韓城縣是）惠公馬鷙不行（鷙音竹二反謂馬重而陷之於泥也）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為右輅秦繆公（輅迎也）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絰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戚乎乃與晉侯盟王城（馮翊臨晉縣東有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無面目見社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牢（一牛一羊一豕為一牢）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脩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

虢射謀固可恨

穆文熙曰君臣之間危道之際出言若此安得不取禍乎但鄭之言論正直惠公若早從之必不至敗所以可惜

穆文熙曰晉負秦約而秦輸之粟及敗獲又送之歸即此一事始終則秦乎與王者同道也

此伯者所以哉

重耳自狄適齊

重耳至狄狄伐咎如（赤狄之別隗姓○咎音高）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鯈（直留反）叔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左傳云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鯈叔劉則叔隗長而季隗少也）惠公七年欲殺重耳重耳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興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犂猶比也）吾冢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餽

穆文熙曰文公賢乃不禮重耳構成後患豈人生相

這亦自有說年幼重翻不足責也

又曰重耳初意亦欲老於姜安若非齊女之賢也不誤伯業乎夫天亦多知此所當為戒

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

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

秦繆公送重耳反國

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脅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索隱曰以國君之禮禮之）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

據文叔瞻相從知重耳可以與他公子同視乎鄭君其所以說叔瞻殺之語乃激鄭以禮之耳非本意也且殺之何名乎

柳宗元曰重耳之受懷嬴不得已也秦伯以大國行

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索隱曰適音嫡）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

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言人之出言不可輕易也）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胥臣臼季也）曰其國且伐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

仁義文諸侯而乃行非禮以誘乎人豈將西戎之遺風與

穆文熙曰文公六十二而始返國得立非天假之年何以得此予推之亦當矣

履鞮發呂郤

歌黍苗詩（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惟惠公之故貴臣呂郤之屬（呂甥郤芮）不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共者河伯視之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

重耳即位為晉君

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群臣皆往懷公圉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郤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

之謀又以贖前之罪

鍾惺云文公只伯乎言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詞香曾見不

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予袪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郤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郤呂郤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己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郤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衛徒與戰呂郤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郤等殺之河上晉國復而文公得歸

文公賞功次第

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之皆說

文公伐曹救宋與楚為城濮之戰

晉侯圍曹三月丙午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負羈

禦亡之情

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楚初得曹又新婚於衛今晉執曹伯而分曹衛之地與宋則楚急曹衛而其勢宜釋宋也）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子玉欲執蔿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三百乘不能入也執猶塞也）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咎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先軫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令必戰）既戰而後圖之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與晉侯次城濮己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午晉師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也）

穆文熙曰復衛封曹所而全宋此為救宋何必令曹衛絕楚而又執宛春以怒楚求戰也未戰預謀先行此孔子所以謂其譎而不正也

楚殺子玉而文公喜

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

楚殺子反晉殺三郤欒書弒厲公

六年春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逆見彊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群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間謝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具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微考之果使郤至

穆文熙曰欒書忌功讒殺郤至可為大恨且其謀兇轉多方自非至明之君未有不墮其中者又何有於厲公之淵衛者乎

三者亦義士之言死可惜矣

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宦者奄衆）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公反以為郤至奪豕也）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

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氏（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欒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人迎公子周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弑厲公葬之以一乘車（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

悼公用人成伯

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疏遠毋幾為君（幾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脩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群臣可用者祁傒舉解狐解狐傒之仇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傒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行行陳也）魏絳戮其僕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

舉此二事見悼公能信任賢人所以伯的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況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楚世家

楚熊通自立為武王

三十五年楚伐隨（隨姬姓今義陽隨縣）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

楚之驕慢請

夏曰熊通已然

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

楚莊王問鼎

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

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說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遂至洛觀兵於周郊（觀兵陳兵示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以郊勞禮迎之也）楚王問鼎小大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九鼎楚國折鉤之喙（喙許衛反凡戟有鉤喙鉤口之尖也言楚國戟之鉤口尖有折者足以為鼎言鼎之易得）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祀六百殷紂暴虐鼎遷於

孫文懋曰以德立論而原之於天命足以折楚人覬覦之氣矣

周德之休明雖小必重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言可移）昔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

孫文懋曰伐陳見莊王能從諫伐鄭見莊王能容人所以能伯

楚莊王伐陳伐鄭

十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弒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群臣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陳國後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鄭城門也）

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群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

靈王死於乾谿棄疾即位為平王

十二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

人既[illegible]若[illegible]亦不亡

穆文熙曰靈王二不可之言亦見自插之明然無及矣

穆文熙曰畫出亡國之像暴君讀至此可為動心

穆文熙曰申亥於靈王亡後不能辭誅之禍足為報恩而二女殉之則甚過矣真義於此

王僇負於申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按傳觀起楚共王殺之子從事蔡大夫朝吳非亡在吳也亦無勸吳伐楚事）乃勸吳王伐楚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盟於鄧遂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衆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後者遷之楚衆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鄢（鄢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偟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鋗人（今之中涓）謂曰為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鋗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臥鋗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不見遂饑不能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斷王旌執人於章華之宮）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饑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幷葬之是時

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余不忍從曰人將忍王（按此與胥童對晉厲公語相類）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

吳伐楚辱平王之墓

穆文熙曰子常無他才只誅無忌一節便快人心

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子軫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軫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衆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左傳云囊瓦）誅無忌以說衆衆乃喜四年吳三公子奔楚楚封之以捍吳五年吳伐取楚之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廬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

楊文懋曰秦人商於之約初意亦欲嘗以於楚如以城易趙璧之故事非謂謾

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陳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奔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己卯昭王出奔

張儀詐懷王令絕齊交

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廝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廝也王為儀閉

誑欺楚也不意懷王遽墮術中以成秦人之詐陳軫之策亦顧生之謀也惜其不用哉

楊文懋曰兩國疑當是秦晉謂秦晉合而共伐楚方與下文相應何言秦齊乎

關而絕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群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為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為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兩國謂韓魏）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墮車稱病不出

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尚薄耶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于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

楚懷王入關不返

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驩也太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

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

穆文熙曰上計猶有恤隣之意下計雖可得地然刻削之甚非人所為也

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雎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

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

武公說楚相昭子

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赧使武公（定王之曾孫西周惠公之子）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主臣世君大國不親以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

楊慎曰武公

所說相之文既以惑啖足以折其陰謀之勢

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為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不足以勸兵雖無攻之名為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攻之臣發號用兵未嘗不以周為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譬之夫虎肉臊其兵利身（謂虎以爪牙為兵而自利防身也）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之於虎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絀楚之名

穆文熙曰一譬最精蓋以利害動之楚雖貪不敢肆矣

足以尊主今子將以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三翮六翼亦謂九鼎也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非貪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四史鴻裁史記二卷終

穆文熙曰既已立孤固爲有報於趙氏不死何妨死之過矣

趙世家

韓厥謀立趙武

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爲祟。景公問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命，群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絕。

穆文熙曰既有奇夢爲當道者復爲僊致[illegible]書等而又奇[illegible]書亡帝於人不悉

也是之瑣瑣甚矣言於前過乎

楊慎曰事涉語怪而文自奇

簡子以毋卹爲太子

簡子疾，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索隱曰簡子見當道者乃寤是前夢所見者知其名曰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正義曰范氏中行氏之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正義曰謂代及智氏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

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二國謂武灵王基中山樓煩地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

穆文熙曰識見自是卓然安得不有趙乎

穆文熙曰君欲方熾不遽遏止引用賢人攻其邪心

寶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

烈侯止歌者之田

烈侯元年追尊獻子為獻侯（獻子襄子之子烈侯襄子之孫也）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侯復問公

諸著君若矣

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自代來請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烈侯逌然（逌音由悠然也）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國衣二襲

武靈王胡服騎射

武靈王謂肥義曰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驁民隱逸敖傲之民也）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則王何疑焉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兄弟國策作先王似是）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

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将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左衽謂右袒其臂也）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雕文謂刺其肌以青丹涅之）却冠秫絀（秫絀言其女工鍼縷之粗拙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令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薄洛津名）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檝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三胡林胡樓煩東胡也）

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辠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袑

穆文熙曰按引古昔滾滾若流皆足以絀人之見而飾己之非此其辯亦雄矣哉

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索隱曰按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服非其志皆淫僻也而有孔門顏冉之屬豈是無奇行代）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索隱曰言方俗僻陋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來及大夫種之屬哉）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

楊文熙曰靈王志欲襲秦又自爲使入觀以觀秦王之爲人可爲雄奇之甚特其胡服騎射廉敵立庶釀成子禍萌代

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

公子章作亂李兌殺公子章因主父餓死

二十七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肥義爲相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惠后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爲人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還歸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

楊文熙曰肥義荀息之儔大相類然其志亦可哀矣

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仁不智何以爲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爲怨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孰大焉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数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信期即下高信）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饑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来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群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傫然也反北面爲臣詘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

末復總括數語見主父致禍之由

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開納也），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鷇而食之（鷇爵子也），三月餘而餓死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成、兌專政。

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下笑，豈不痛乎！

蘇厲勸趙王勿助秦伐齊

十五年，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爲齊遺趙王書曰：「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彊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

錢文熙曰利害明切說破秦人心事讀者釋然

而吞二周，故以齊餤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燕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斂減也）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句注，斬常山

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彊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孰慮之。今王毋與天下攻齊，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

趙王不納趙豹之計致有長平之禍

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注城在安州梁城西），拔之。四年，王夢衣偏裻之衣（正義曰杜預云偏左右異色裻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裻衣背縫也音速），乘飛龍上天，不

穆文熙曰漢書謂馮亭受封與括戰死長平漢之馮唐即其後又曰平陽嫁禍之言非甚易明而趙王不納者惑於利也故曰利令智昏信哉

穆文熙曰平原君亦稱賢雖乃貪小利而誤趙國信乎謀事之難也

按戰國策太守凡五處見之

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裻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聽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

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必勿受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正義曰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衍字也）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

穆文熙曰趙貪馮亭故宜有悔然使廉頗不易而趙括不代則亦未必成長平之慘矣

原按之曰太史論趙世家兩及王遷者以遷信讒誅將趙亡之最蓋罪之尤者也

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魏世家

范痤上書信陵

危棟上也蓋升屋以避兵也

穆文熙曰生市自是至理其上書信陵尤剴切動人

穆文熙曰太史公論魏之亡而歸之於天似未必然存亡成敗係乎人事矣

趙使人謂魏王曰為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予王地則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痤魏王曰善痤因上書信陵君曰痤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痤而魏王聽之有如彊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於王而出之

太史公曰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

本欲刎馬肩主借口耳

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昌益乎

田敬仲完世家

騶子相齊威王荅淳于髡隱語

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須臾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說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琴操曰大弦者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索隱曰春秋後語溫字作春春氣溫義亦相通恭邑曰凡絃以緩急爲清濁琴緊其絃則清縵其絃則濁清濁者言琴之聲也）攫之深（徐廣曰持也○攫音已足反）醳之愉者（醳音釋愉音舒）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

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閒騶忌子曰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騶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得全謂人臣事君之禮全具無失也全昌者謂身名獲昌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

穆文熙曰騶子琴諫喻治人或可能至孫隱語五發

而其應如響則非人可及其隱人代

謹毋離前（謂佩服此言常無離君）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豨膏猪脂也棘軸以棘木爲車輪至滑而堅也然而穿孔若方則不能運轉故下忌曰請謹事左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傅合疏罅（昔久舊也幹弓幹也作弓者以膠被昔幹而爲合備上下以勢力相黏爲也然必昔幹麗密則膠可施若有疏罅即膠不能傅合謂上下離捣則非勢力所能騙使也○罅呼嫁反）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閒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較者校量也）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

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而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期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蘇代勸湣王勿稱帝

三十六年王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左思齊都賦註曰齊小城北門也）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冄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且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

穆文熙曰代雖反復游說之士然勸齊勿帝秦亦正論以得尊美矣

尊秦乎。王曰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桀宋之利。（宋世家云宋王偃諸侯皆曰桀宋也）王曰伐桀宋利。對曰夫約鈞。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桀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賓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陽地濮陽之地也）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阿東東阿也）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正義曰淮北徐泗也）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陶定陶今曹州平陸兗州縣也）釋帝而貸之以伐桀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熟慮之。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

孫大儒曰周子論救趙之利數以王建不聽所以六國併爲秦[illegible]哉

周子勸王建救趙却秦

襄王卒。子建立。王建立六年。秦攻趙。齊楚救之。秦計曰。齊楚救趙。親則退兵。不親遂攻之。趙無食。請粟於齊。齊不聽。周子曰。（齊之謀臣史失名也）不如聽之以退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扞蔽也。（此時秦伐趙上黨欲克無意伐齊楚故言趙之於齊楚爲蔽扞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且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之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

王建松栢之歌

天下壹幷於秦。秦王政立。號爲皇帝。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爲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脩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已亡。秦兵卒

湯慎曰齊併入秦其所以然而以始[illegible]於之本王建之所以亡也

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姦臣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栢耶。住建共者客耶。（秦處建於共松栢間客謂客說建狂言遂乃失策令遷共也）疾建用客之不詳也。（請不知其善否也）

燕世家

田生爲營陵侯請王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高帝三年。澤爲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王黃。爲營陵侯。（縣名在濟北）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資。以畫干營陵侯澤。（楚漢春秋田子春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

按文熙曰田生誠奇士然親就伎倖迎合女主釀成無窮之禍則其罪不容誅矣

已得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與黨與言不復與我爲與也）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名澤）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屛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一切功臣（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今呂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雅訓素也謂呂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也〇推音昌誰反）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重難發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

按文熙曰此處方說正意人奚有不從之者

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已王萬户侯亦卿之有（高后紀云封張卿爲建陵侯）太后心欲之而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爲大將軍獨此尚觖望（觖音決）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爲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

齊悼惠王世家

按文熙曰劉章以一少年奮力手劍呂氏於太后之前宜爲太后所不容然竟令鄂平勃以成庭社之功豈非天命在劉而若有以相之者哉吁亦奇矣

劉章以軍法行酒

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爲太后言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而爲王子安知田乎（顧猶念也而汝也）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爲我言田章曰深耕穊種（穊音旣稠也）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依朱虛侯

按文熙曰觀魏勃欲持求進之術乃人之至無賴者所以不顧名義而動齊王及有人謂進必以正猶恐

魏勃掃門求通齊相

灌嬰在滎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啟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命）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何能爲乎乃罷魏勃（罷謂不罪而放遣之）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見齊

（不正此以下正進之于此若爲勃道矣）

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姚氏云物怪物）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一爲參御言事參以爲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爲内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立勃用事重於齊相

四史鴻裁史記三卷終

四史鴻裁三十二卷　史記四卷

明魏博穆文熈敬甫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禮書畧

禮由人起（自此以下至儒墨之分荀子禮論）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梁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

鍾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笫（側里反）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按辨荀作別）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義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臭香也載置也言天子之側常置芳香於左右○按臭茝荀作澤芷）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濩所以養耳也（步緩車騶驟車也武乃武王樂也象武舞也韶舜樂也濩湯樂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交龍為旂斿音旒）寢兕持虎鮫韅（寢兕一以兕牛皮為席持虎者以猛帶皮文飾倚較及伏軾鮫韅者以鮫魚皮飾韅韅馬腹帶也○鮫音交韅音呼見反）彌龍所以養威也（彌龍者謂金飾衡軛為龍此皆王者服御所以示威武故云）

以下更入精刪

所（以養威也○彌亦音弭）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索隱曰言人誰知夫志士推誠守死要立名節仍是養生安身之本故下云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是解上意言人苟以貪生為見不能見危致命知此者必刑殘以及身故云必死下文皆倣此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此四科是儒者有禮義故兩得之也）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為安若者必危情性之為安若者必滅（此四科是墨者無禮義故兩失之也）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

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墨者不尚禮義而任儉嗇無仁恩故使人兩失之）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按此以下至刑錯不用是荀子論兵語亦恐是出讀入刪之意）彊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為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大剛曰鉅）施鑽如蠭蠆（鑽謂矛刃及矢鏃也）輕利剽遬（剽遬疾也○上匹妙反下音速）卒如熛風（熛風疾也○卒村忽反熛必遥反）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死焉（垂涉地名也）莊蹻起楚分而為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哉（參驗也）其

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為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懔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詘城郭不集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之以刑則

民知辠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辠人不尤其上知辠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

殺文穎曰不外者言尚馳騖不出扵隆殺之間也

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以隆殺為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言其性守正不設遠行如常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能知禮義之域限即為士及君子也）外是民也、扵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房皇猶徘徊也周浹言周匝言徘徊周浹委曲得禮之序動不失中則是聖人之行也○房音旁）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樂書畧

宮亂則荒、其君驕（荒猶散）商亂則搥、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扵慢矣（比猶同）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凡音者生扵人心者也、樂者通扵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扵禮矣、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令所以警衆也王肅曰鐘聲高故以之立號也）號以立橫（橫充也謂氣作充滿）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硜（聲果勁）硜以立別（謂分明扵節義）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隅）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會諸音）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畜聚之臣謂容民畜衆者）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聞讙囂則人意動作也）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覺樂之感人

此見人之感樂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扵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

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索隱曰古者師出以律訓凡出軍皆聽律聲　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周禮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左傳云師曠知南風之不競即其類）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武王伐紂吹律從春至冬殺氣相并律亦應之）而音尚宮（兵書云夫戰太師吹律合商則戰勝軍事張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主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焉）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音釋）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

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亂顓頊伐之）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徐廣云子成父）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土一作）雖不及三代之誥

王維禎曰自
[illegible]
作一句

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大較（大較大法也淳于髡曰車不較則不勝其任是也○較音角）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徐廣云如宋襄公是也）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

順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謂三十萬備北邊五十萬守五嶺也）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為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也○阸乞責反選思兗反蠕而兗反）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

楊慎云先儒謂太史公論文帝偃兵息民天下和樂為得論律本意

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為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邪

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七正日月五星二十八舍即二十八宿之所舍也七政二十八舍以下言曆之應律）律曆天所以通五行八政之氣（八政謂八節之氣以應八方之風）天所以成孰萬物也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

不周風

唐順之曰論十二律參差作而篇末多雜評當與通作呂者讀而求之

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東壁居不周風東主辟生氣（辟音闢）而東之至於營室（營室定星也定中而可作室故曰營室也）營室者主營胎（一作含）陽氣而產之東至于危危垝也（垝音果毀反）言陽氣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鐘（白虎通云應者應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漢初依秦以十月為歲首故起應鐘）

十月應鐘

應鐘者陽氣之應不用事也其於十二子為亥（十干為母十二支為子干屬天支屬地干為歲陽支為歲陰）亥者該也（律曆志云該閡於亥〇孟康云閡藏塞也陰雜陽氣藏塞為萬物作種也）言陽氣藏於下故該也

廣莫風

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故曰廣莫東至於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藏於虛（宛音蘊）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于須女（婺女名也）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也故曰須女

十一月黃鐘

十一月也律中黃鐘（白虎通云黃中和之氣言陽氣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黃鐘者陽氣踵黃泉而出也其於十二子為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滋於下也其於十母為壬癸壬之為言任也言陽氣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為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東至於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

十二月大呂

十二月也律中大呂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為丑（此中闕不說大呂）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

條風

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曰條風南至於箕箕者言萬物根棋（一作横）故曰箕

泰蔟

正月也律中泰蔟（白虎通云泰者大也蔟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之也〇蔟音千豆反）泰蔟者

明庶風
三月夾鐘

言萬物簇生也故曰泰簇其於十二子為寅寅言萬
物始生螾然也（螾音引）故曰寅南至於尾言萬物始生
如尾也南至於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也（一作董）南至
於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出矣明庶風居
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夾鐘（白虎通云
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夾鐘者言陰陽相夾廁也其於十二
子為卯卯之為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為甲
乙甲者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符音孚）乙者言萬物生
軋軋也南至于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於亢亢
者言萬物亢見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

三月姑洗
清明風
四月中呂

如角也三月也律中姑洗（白虎通云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莫
不鮮明也）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於十二子為辰辰者言
萬物之蜄也（律曆志云振美於辰蜄音振或作振同音）清明風居東南維
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物益大而軫軫然
西至於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也四月也律中中
呂（白虎通云言陽氣將極中充大也中音仲）中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
也其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已盡也西至于
七星七星者陽數成於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
言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咮也天官書云柳為鳥咮則注柳星也注音丁
救反）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注故曰注五月也律

五月蕤賓
景風
楊慎云大音詠詠落聲也
涼風
六月林鐘

中蕤賓（白虎通云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蕤音作注又）蕤賓
者言陰氣幼少故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景風居
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於十二子為午
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律曆志云愕布於午也）其於十母為丙丁
丙者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
曰丁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吴落且就死也西至
于狼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涼風居西
南維主地地者沉奪萬物氣也（沉一作洗）六月也律中林
鐘（白虎通云林者衆也言萬物成熟種類多也）林鐘者言萬物就死氣林
林然其於十二子為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

七月夷則
八月南呂
閶闔風

（律曆志昧薆於未其意殊）北至于罰罰者言萬物氣奪可伐也北
至于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參七月也律中夷則
（白虎通云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夷則言陰（一作陽）氣之賊（一作
則）萬物也其於十二子為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
物（律曆志物堅於申也）故曰申北至于濁（按爾雅云濁謂之畢）濁者觸也
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于留（留即昴也毛傳亦以留為昴）
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白
虎通云南任也言陽氣尚任包大生薺麥也）南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
於十二子為酉酉者萬物之老也（律曆志留孰於酉）故曰酉
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

九月無射

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為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也、北至于奎、（一作畫○天官書奎為溝瀆婁為聚衆胃為天倉今此說異及六律十母又與漢書不同各是異家之說也）奎者主毒螫殺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也、律中無射、（白虎通云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陰而起無有終已此說六呂十干十二支與漢書不同○射音亦）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無射、其於十二子為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天官書畧

用兵象太白、太白行疾、疾行、遲遲行、角敢戰、動搖躁、躁國以靜、靜順角所指吉、反之皆凶、出則出兵、入則入兵、赤角有戰、白角有喪、黑圜角憂、有木事、青圜小角憂、有木事、黃圜和角、有土事、有年、其已出三日而復有微入、入三日乃復盛出、是謂耎、（耎奴亂反）其下國有軍敗將北、其已入三日又復微出、出三日而復盛入、其下國有憂、師有糧食兵革、遺人用之、卒雖衆、將為人虜、其出西失行、外國敗、其出東失行、中國敗、其色大圜黃滜、（滜音澤）可為好事、其圜大赤、兵盛不戰、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居實有得也、居虛無得也、行勝色、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得盡勝之、出而留桑榆間、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日過參天、疾其對國、上復下、下復上、有反將、其入月將僇、金木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鬭、合相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彊、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雞鳴出大弱、是謂陰陷於陽、其在東方、乘明而出、陽兵之彊、雞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兵、兵有殃、其出卯南、南勝北方、出卯北、北

勝南方、正在卯、東國利、出酉北、北勝南方、出酉南、南勝北方、正在酉、西國勝、其與列星相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夭及彗星將發其國、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彊國弱、小國彊、女主昌、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謹候此、

封禪書畧

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穀道謂食谷道引也主方主方藥也）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物鬼物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竒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

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為黃金矣（齊即劑）

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欒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来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鬬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

搜洞冥記云郅支國貢馬肝石可和丹藥黲白髮武帝嘗以賜文成食之非真食馬肝也

爲五利将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将軍地士将軍大通将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皋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户封地士将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轝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黃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将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将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軍亦衣羽

隄繇築隄人役也

東萊有當利縣

楊文熙曰拔封禪書初述虞舜三代禋祀上帝乃異正典至秦皇遊五岳遣方士入海求神仙蓬瀛長之屬然備未若武帝以公主妻方士之甚

者也太史公引古今以發明之則武帝之過盖浮於秦皇矣眞有意諷武

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

河渠書畧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罷音皮）毋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邸至也）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溝洫志鄭國曰臣爲韓延數歲之命爲秦建萬世之功是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塡閼之水溉潟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

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平準書畧

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

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屩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皋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以其形似刀故曰刀以其利於人也）其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

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此數語一篇命意之要而物盛則衰一語又爲此數語之要）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

穰之濫以末序秦亡言秦耗財故生之命窮而財愈不足於用正所以寓譏於武帝乃作書本意

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以鎰名（二十兩爲鎰）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楊愼曰以富者不佐縣官故興告緡以民巧法故用酷吏皆事勢相激使然也既曰無異又曰曷足怪焉不平之意可見）

四卷終

秦始皇紀

尉繚說秦王

王維楨曰尉繚與范雎之識正同既知秦王不可與游何去而復爲之盡謀乃貪榮好爵之士其亡去實用以試探秦王爾非本心也

大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湣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準（準鼻也、言高也）長目鷙鳥膺（鷙鳥膺突向前也）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居儉約之時易謙卑也）得志亦輕食人（喫食人也）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

秦稱帝號

六國罪案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璽請爲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

王世貞曰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罷侯置守令罷王族懿親無尺土之奉亦不亦廓然大公哉

之荆王獻青陽以西（長沙）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遂號曰皇帝

秦分天下爲郡縣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當立諸子填之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

董份曰不報語而簡括雄武有取天下之氣

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

李斯請火書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僕射秦官名古者重射故以此官督課之僕主也）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拂蒲筆反）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

王應麟曰始皇燔詩書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者趙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

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辟音壁）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因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制曰可

坑儒

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己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illegible]不聞過而日驕下懾伏謾欺以取容

然候星氣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衡秤衡也言奏請表牋期秤至一石方休息也）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悉召文學士、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衆音終）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

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

始皇帝死

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爲仙真人詩、傳令樂人謌弦之（傳令者始皇令所遊天下）（相傳而絃歌也）秋、使者自關東來、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滈池君、（江神以璧遺滈池之神告始皇之將終也蓋秦以水德王故水神相告也）因言曰、今年祖龍死（祖始也龍君之象）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出游、東至平津而病、至沙丘而崩、

趙高殺二世子嬰殺趙高

趙高既立二世、導之誅殺秦之諸公子大臣、天下大亂、盜賊群起、二世乃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乃詐爲有大賊、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

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趙成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弗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

使人至此安得不亡

情至此良苦庸主讀至此亦可感悟

穆文熙曰子嬰宗勢餘力即除大姦可謂英君使其早得嗣立則秦祚為不絕矣惜哉

何孟春曰項籍喜兵法略知其意而不肯竟學是真能學兵法者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真能讀書者

籍以匹夫而致為此語其志亦雄矣哉

進二世自殺趙高遂立公子嬰為秦王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族其家

項羽紀（臨淮下相人）

項籍學萬人敵

項氏故為楚將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

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陳嬰兵屬項梁

項梁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

王維楨曰序陳嬰母者見成敗之理婦人亦能知之漢非豪傑所得擅也

穆文熙曰增勸羽立楚王真得大體何立之未幾而羽遽殺之不聞增出一爭言也

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蒼頭謂皁之異衆異者也○特起謂欲挑立陳嬰）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

范增勸項梁立楚

居鄛人（鄛音巢）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

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南公老人也三戶地名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立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宋義論項梁必敗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

按大全曰楚已拜義爲大將亦甚輕矣羽於此時必有不平之意故於救趙時竟見斬之豈獨以其逗留也哉

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高陵君顯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大悅之因置以爲大將軍號卿子冠（去聲）軍

項羽破秦救趙

項羽與宋義率兵救趙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意欲先鬪秦趙以承其敝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軍無見糧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謂使其子去相齊也）非社稷之臣乃即其帳中斬宋義頭使人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爲上將軍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

劉辰翁曰戰自奇勝寫得聲動楮羽平

吳遂曰下三無不字映起精神活畫矣後無不字遂之氣似

涉閒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章邯歸項羽

柯維騏曰秦將益甚明切此耶所以易動也

章邯既敗於鉅鹿陳餘遺章邯書曰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樹榆爲塞也）竟斬陽周（縣名也）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智愚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楚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僇乎章邯乃與項羽盟於洹水上項羽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

倪思曰增既知為天子氣又云急擊勿失亦愚矣

穆文熙曰將兆者以其伏將奮[illegible]足為將然

劉項鴻門之會

項羽西略地至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遂入至戲西軍鴻門沛公軍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欲呼良與俱去張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為之柰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入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納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白賜反）盡裂項王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今沛公

[illegible]者凡朴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坂下莫能與之爭

劉辰翁曰敘漢項會鴻門事以千分筆力模寫當時事情歷歷如見者

董份云鴻門[illegible]今猶動者

又曰軍門之禁必有禁衛之士訶訊出入沛公恐不能輒自逃濟且疾走二十里亦已移時羽在內何為竟不一問耶范增欲殺沛公惟恐失之豈容在外良久此皆可疑者史因難信哉豈天擁護

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厠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曰今者出未辭也為之奈何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留張良謝張良度沛公已至軍中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

真三人皆迷耶

將軍足下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歎也烏來反。）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

楚漢相臨廣武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王挑（徒了反謂求戰也）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鬪智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之項王瞋目

所謂喑噁叱咤千人皆廢者也

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能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乃與漢約割鴻溝以西者為漢鴻溝而東者為楚張良復勸漢王引兵追之而楚竟亡矣

劉辰翁曰舜重瞳子羽亦重瞳子然羽暴而舜仁句踐長頸烏喙而禹亦長頸烏喙然句踐忍而禹仁被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蠭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

以受面相人者豈足與論士乎

過矣漢書作過失非是

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背約不王高祖於關中懷楚思楚也）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高祖本紀

劉季為沛公

秦二世元年秋陳勝等起蘄至陳而王號為張楚諸郡縣皆多殺其長吏以應陳涉沛令恐欲以沛應涉

[illegible]掾何為主吏

段文熙曰高
祖射城一策
亦自有謀豈
専靠人若耶

掾主吏蕭何曹參乃曰君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於是樊噲從劉季來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謂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為沛令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子弟可立者立之以應諸侯則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恠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衆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

懷王遣沛公入關

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北救趙令沛公西畧地入關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破項梁軍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

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僄（匹妙反）悍猾賊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卒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畧地

沛公引兵下宛

穆文熙曰陳
恢為宛令保
全之策甚高
然沛公寬仁
亦自不願以
破城為勝

南陽守齮（齮綺音）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人民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

楊文熙曰漢王數項羽十罪當在平日傳檄暴其罪天下共知之何不相臨說罵漢挑戰以致伏弩傷胷可爲咎甚矣

劉辰翁曰傷胷要之分寸捫足極未易矯毋令楚乘勝於漢語極有力

漢王數項王十罪

項羽聞龍且軍破則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韓信韓信不聽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饟漢王項羽相與臨廣武之閒而語項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羽曰始與項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入定關中者王之項羽負約王我於蜀漢罪一項羽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罪二項羽已救趙當還報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懷王約入秦無暴掠項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財物罪四又彊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罪六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謂章邯等）而徙逐故主令臣下爭叛逆罪七項羽出逐義帝彭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項羽使人陰弒義帝江南罪九夫爲人臣而弒其主殺已降爲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殺項羽何苦乃與公挑戰項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胷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於漢

高祖本紀

孝文本紀

楊文熙曰文帝初自代來便宜謙讓然天下已定神器有主又何可謙飾推讓以致濞長[illegible]子並起爭延之望乎過矣

有司請早建太子

正月有司言曰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嗛當如此之謂自慊）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安徐也）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陪輔也）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有司皆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宗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

孝文本紀

伯夷列傳畧

王鏊曰太史公伯夷傳在原傳特出議論其亦首發其感憤之意夫傑退之何若傳亦倣此意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厭足也）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

肝人之肉即莊子所謂膾人肝而餔之者也

太史公寓言之意隱然見於此

董份曰妙處在雜引經傳較若出諸己而縱橫變化莫測其端尤特絶衆記

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儻者未定之辭也）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夸者之人貪權勢也）衆庶馮生（馮恃也謂貪生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顔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屈原列傳

作傳之旨

小人讒小君子大抵用是術

屈原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嫺音閑）入則與王圖議國事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遭也騷憂也）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

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淖音鬧）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

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屈原勸懷王殺張儀

張儀既欺懷王、後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廼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

屈原止懷王入秦

孫文融曰懷王既屈平而用子蘭黃歇客死於秦其昏愚已無足論矣但頃襄王嗣位宜反前爲而乃益信子蘭以放屈平則亦何以異於懷王哉

董份曰叙事而雜以議論與伯夷傳同盖變體也

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

屈平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

國家敗亡之故往往如是

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管晏列傳（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

鮑叔知管仲

唐順之曰此傳縱橫自得非軌轍可尋眞所謂神化者也

茅坤曰傳管仲而全以鮑叔爲言此以客形主之體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王維禎曰記越石父於厄見好賢記御者見謙慎

晏子贖越石父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攝束也）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晏子薦御人為大夫

情狀妙甚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唐順之曰太史公作春秋戰國人列傳頗其簡略蓋凡左氏國策中所載皆不複錄也

楊文懋曰抑揚之辭還是許晏子晏子能贖越石父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軼音逸）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

故太史公述感之而願為執鞭焉亦以恨己之不識晏子也

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韓非列傳（韓之諸公子也）

說難

橫失作橫佚言弘放其說無所顧忌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

善議謂引美善之議以推人主之惡也

王世貞曰胍情以纖微篇極人巧奉夫致情發幽窈百出而不亂以文詞餘吏術亦其難矣哉

所出事迺自以爲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己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氾濫博文則多而久之（謂嬈其多而生倦也）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草野鄙陋也）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概格也）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

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爲庖百里奚爲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迺以其子妻之因問

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爲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

穆文熙曰非以不察審權而深言之故死於秦其能言而未嘗能行者哉

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主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李斯姚賈毀韓非

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

老莊是體
[illegible]是用

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也）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礉胡革反）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整肅之律切見

司馬穰苴列傳（田完之苗裔也）

穰苴軍律之嚴

晏嬰薦穰苴於景公景公大悅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旦日謂明日也）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己之軍而己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仆者臥其表也決漏謂決去壺中漏水以賈失期過日中故也○仆音赴）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廼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枹音浮謂鼓枹也）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駙猶外之立木承重校者也）遣使者還報然後行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渡水而解

[illegible]約言白直故戰恐法不行而請君寵臣以監軍蓋逆知其必不用命而欲借之以行法也

吳寬曰爲徇三軍則三軍無不用命矣可以將千里[illegible]聞風退[illegible]而後知其服哉

孫子列傳（齊人也名武）

以兵法試婦人

孫子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

發文侯曰吳王用孫子而斬寵姬齊景用穰苴而斬莊賈然後有

見大不殺有是將也將材何代無之所難者獨其

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中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趣音促急也）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

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孫臏列傳（臏孫武之後世子孫也）

伐魏救趙伐魏救韓

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中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索隱曰解雜亂紛糾者當以手解之不可控捲而擊之捲即拳也）

余有丁曰撒戟當以擊於亦戰也

救鬭者不搏撠（索隱曰救鬭者當善爲撝解之不可相搏撠撠謂無以手持戟刺人也）批亢擣虛（批者相排批也亢敵人相抗拒也擣擊也虛者空也欲令擊梁之虛也）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謂若批其相亢擊擣彼虛則事形相格而其勢自禁止則彼自爲解兵也）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

此正兵法攻其所必救者

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

即用前策

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

唐順之曰此作是將畢事于孫臏於九

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

大[illegible]已動於九天之下蓋不必矢石之間而發者

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虜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顯名天下、世傳其兵法、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伍子胥列傳（楚人名員）

費無忌讒殺伍奢

穆文熙曰無忌既亂楚王之父子而又殺伍奢之父子甚其惡古今鮮有者也

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己、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地名也）、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名也）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

王世貞曰伍員[illegible]之辭也[illegible]智勝勇

穆文熙曰伍尚就死為仁伍員逃奔為義有伍尚不可以無伍員亦猶有申生不可以無重耳也

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訽（音逅）、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

題評破人為勝人

凌約言曰子胥之所當仇者平王無忌也按楚既為之戮無忌滅其家昭王又使入謝先王之過而抱之歸則子胥亦可已矣所以申胥誹楚以為甚也夫

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

覆楚復楚

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言人衆者雖一時強暴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強暴之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

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如行者已晚故疾行逆理也）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迺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

子胥三諫吳王

吳以子胥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卻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

王維楨曰員借吳力行報父讎故盡忠謀如此

穆文熙曰吳方伐齊而子胥使於齊乃屬其子身犯嫌疑故嚭讒得以入之胥於此為失策

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湫音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

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

哉

徐禎卿曰言諫而文自佳足以動吳王矣

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愎皮逼反）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子以此死、

誅嚭以下數句不可少此是斷案且收拾前文允當

揚文然曰數語深得子胥不死之意彼小丈夫死溝瀆其不足言哉

越滅吳殺太宰嚭

吳王既誅子胥、遂伐齊、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己比周也、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四史鴻裁史記五卷終、

四史鴻裁二十四卷　史記六卷

子貢列傳

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

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行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泄作淺）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

楊文然曰此語皆助田常為亂者子貢即欲存魯亦不為此又其文與左傳不同不知太史何所據而云然也

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疏於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於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唯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為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

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絕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絕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猶畏也）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

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勾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於會稽痛入於骨髓日夜焦唇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群臣不堪國家敝於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其志重寶以悅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悅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劍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於吳軍敗身辱棲於會稽國爲虛莽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脩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於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勾踐使者臣種敢脩下吏問於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

楊慎曰太史公信戰國遊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伯越其文震耀其詞便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惑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其事始白

黃震曰謂賜而爲之何足爲賜謂非賜所爲其辨說之詞雖儀秦不之及何物史臣僞爲此書若此

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音趺）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悅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於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謂急卒也）兵不先辨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爲之柰何子貢曰脩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宮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伯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伯越

商君列傳（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姓公孫氏）

商鞅去魏入秦

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柰社稷何公叔曰

孫文熙曰觀鞅料惠王二言便見奇才且見惠王之庸庸亦非惟用鞅者也

痤之中庶子（掌公族也）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脩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

董份曰鞅非能說以帝王之道蓋先以迂闊久遠之

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

[illegible]以帝王之心歆以益堅其用霸之志見鞅之狡譎耳

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趙良說商君

陳[illegible]曰反聽云句乃反己觀省之謂自勝云者言內有以勝乎己私則天理勝乎人僞日銷剛而立也索隱註非

商君謂趙良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

與五羖大夫賢（羖音古）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

田汝成曰序五羖大夫事俱本處齊合畢意

唐順之曰峻刑政事明與五羖施德相反下出尖筆

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款叩也）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非所以爲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爲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左建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

從明與五羖行於中國相反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鞅封商於十五邑故云十五都也）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

楊文熙曰趙良之見至此驗矣不如此不足以快人心也

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謂收錄之也）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嘆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復內於秦秦車裂商君滅其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浮說虛說也謂商君刑政深刻是其天質自有）（但詐則初爲孝公論帝王之術是浮說耳非本性也）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卬音昂）不師趙良之言亦足以發明

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

蘇秦列傳（東周雒陽人）

蘇秦辨毀

人有毀蘇秦於燕王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也

楊文憲曰按蘇秦約從六

進取者所以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毋於東周固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肯為武王臣不受封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却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

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主父大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

國共謀猶正及其為從誤術不必盡甚者代之私於子之進之私相援受罪不容誅矣

長於權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列傳（魏人）

蘇秦激張儀入秦

張儀始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音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

王維楨曰舌在是篇中肯本

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遊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誡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上）讓之（謂設詞而責之也）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

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為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為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為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說楚

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商於古商城也）使秦女得為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悅而許之群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群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為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耶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臣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併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

楊文懿曰思穢以秦得志而蘇秦儀發迹顛而報

蘇秦儀權謀之士以術相尚如此宜其不終也

楊文懿曰陳軫之計包括張儀之外懷王惑深不納故終被欺然非儀之計過人也

楊文懿曰方被秦欺而即欲賂之秦齊方合而即令秦伐齊此皆非是然賂秦不如賂齊之為愈也

匄音郭

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於是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

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不字當作必字）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儀厚禮之如故

余有丁曰按秦死而後儀得行其說所謂蘇君在寧渠能者

陳軫列傳

張儀陳軫爭寵

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為臣曾參孝於其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軫為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為然遂善待之

鍾惺曰軫之辯類儀而其所稱皆當於人心不詭於正論同策士才有如軫之純倫雅群者也

陳軫為秦畫計

陳軫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富貴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中謝謂侍御之官）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卞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

縣文熙曰按言為其主計之之餘即為我計之譏言亂其君而后及秦也聲本在之作句亦是

王維禎曰救鄰國鄰大義也欲不救而又何其傷以利之可謂義乎

臣主與王何異正應上句

牛食耳，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鬬，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朞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也。臣主與王何異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秦興兵而伐，大剋之，此陳軫之計也。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謂說彼之非成我之）

（是扶會其說辭也）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甘羅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彊齊楚。（為彊齊楚所重也）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士也。方秦之彊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四史鴻裁史記六卷終

四史鴻裁三十五卷　史記七卷

明魏博穆文熙敬甫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李斯列傳

觀鼠自喻

余有丁曰斯志在富貴故卒以取敗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迺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

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得時無怠，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但知視肉而食）人面而能彊行者耳。故斯將西說秦王矣。

上逐客書畧

李塗曰李斯上秦王書逐客起句便見當日事前半明論物不出於秦而秦用之後人才不出於秦而秦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伯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

不刪[illegible]論[illegible]作文之法未可以人廢言也

鄒大經曰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國以客興觀齊人松栢之歌則齊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君所擇耳

董份曰秦王性好侈大故斯以紛華靡麗之美以啟其心此善說之術也斯之險詖逢迎也

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皐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駿馬名）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

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謂閑雅隨時而變化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缻音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昭作韶）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

過之歎已兆於此矣

何玉春曰商鞅任法斯論人不可多學為士人妨廢耕戰此其說即焚書坑儒之意也李斯益推而行之耳兩人均不可[illegible]

穆文熙曰李斯物極則衰之言識為至論然何不於此時引身而退若范雎之辭相而去以自全乎彼貪而不能一決死不足悲矣

董份曰始皇為六國定海

為客者逐、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李斯焚書

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以為私學、聞令下、各以其私學議之、入

則心非、出則巷議、遂請焚書

李斯自嘆其盛

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

趙高勸胡亥自立

始皇崩、趙高謂公子胡亥曰、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

內滅服四夷其氣可謂雄毅而惟媼小豎如一趙高者乃足以亡秦亂天下此正所謂胡越起於輦轂禍亂多生於隱微而伏於不測者也人君之御左右可不慎哉

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爲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爲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故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

趙高勸李斯立胡亥

高勸斯立胡亥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

穆文熙曰趙高欲李斯殺蒙恬與趙人激應侯殺武安君同大抵怙寵擅權乃人情之常因其情而說之故能傾動之耳

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

斯曰斯上蔡閭巷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庶幾徼倖也）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子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身死爲

蘇軾曰以法毒天下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始皇最於殺故其子如扶蘇以仁孝死

僇紂殺親戚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斯迺仰天而嘆遂聽高

趙高李斯矯殺扶蘇

使者奉始皇書至上郡令扶蘇自裁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

大[illegible]

来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繫於陽周

董份曰是非顛倒若斯此書何待[illegible]指鹿而後亡秦也

李斯阿二世求容

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群盗吴廣等西畧地過去弗能禁李斯恐懼乃阿二世意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察也責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狥其主矣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格扞也虜奴僕也）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

楊慎曰能罰之加焉必也六字而[illegible]

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布帛尋常庸人不釋（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少也庸人見則取之以其罪輕也）鑠金百鎰（鑠美也）盗跖不搏（取也）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盗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盗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樓季魏文侯之弟也）

泰文自[illegible]古

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牂羊也）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塹音漸）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

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書奏二世悅

董份曰秦之亡惟在此數語耳禍害至是哉

趙高勸二世不見大臣

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傷甚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迺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

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

[illegible]文燦曰奉手中人深巧若是則人焉有不墮其術者乎

趙高誅傾李斯

趙高見李斯曰關東群盗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来請事丞相豈少我哉

唐順之曰斯之死猶不及皆狀說其言亦粗然有感古云貪殘必基字說以命者必窮危禍信哉

余有丁曰此傳詳秦事者所以著斯之亡秦也

也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與盜通城守不肯擊二世以爲然遣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復以李斯屬趙高治

趙高殺李斯

李斯復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爲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迺與俗議（舊有之字）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張耳陳餘列傳

王祐曰秦購求二人金有多寡亦說後決成敗之別也史記如此下句皆非溢然

王鏊曰陳餘見小節不能忍乃於封國大計能不發怒乎故亦以疑忿死張耳竟爲王哉

兩人之見識高惜陳涉不能用

張耳陳餘俱魏之大梁人也張耳爲外黃令與陳餘兩人爲刎頸交（言齊生死斷頸無悔也）秦之滅大梁也聞此兩人魏之名士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姓名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按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號令詐求之）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

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立爲楚王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

張耳陳餘北畧趙地

穆文熙曰說豪傑語數句句鼓動人心

陳涉以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謂以人頭數出穀以其斂之）以供軍費財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鬭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

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乃引兵東北擊范陽

蒯通之辯已見於此

蒯通說下范陽令張耳陳餘勸武信君王趙

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音截）刃公之腹中者（以物插地爲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

通說范陽令十數語所當說武臣於其所欲

然則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武信君兵且至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

穆文熙曰張耳陳餘勸武臣王趙似爲背陳於陳王陳涉不足以謀遠大之君臣之分未定背之未爲不義

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陳王所遣周章軍至戲却（退也）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介特也）不王無以塡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

（言其迅速不容一喘息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為右丞相

廝養卒說歸趙王

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折薪為廝炊烹為養）卒謝其舍中曰（謝告也）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

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三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董份曰養卒甚奇太史公載之亦備至為御而歸想見其時亦為稱快

張耳陳餘有郤

李良既遣人追殺趙王姊乃遂襲邯鄲竟殺趙王武臣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乃求得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章邯引兵至邯鄲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黶音厭澤音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

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十中冀二勝秦）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嘗試也）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

穆文熙曰秦人重圍邯鄲陳餘犄角相望未為不是張耳要以必信俱為無益之死大非人情及餘解印去恬耳又直受不辭則釁端實自耳啟之但餘以兵為請漢必斬張耳則又已甚故卒相滅亡也悲夫

[illegible]顧問哉而豈待[illegible]哉上推[illegible]太伯延陵始終[illegible]不能無所利也

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望怨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客勸之受陳餘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與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二人遂有郤後張耳歸漢陳餘傅趙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復遣韓信張耳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泜音遲又音祇）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厮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在貧賤時也）時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黥布列傳（布六安人姓英氏）

隨何說黥布歸漢

項王封布為九江王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布愈恐不敢往漢三年漢擊楚大戰彭城不利謂左右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太宰掌膳食之官）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大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耶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耶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大宰乃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乃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騷（音掃）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

穆文熙曰空名鄉楚說破九江王心事而又發明楚漢興亡之勢如在目前可謂說辭之極善者

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强（强一作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徼邊境也）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爲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爲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妒媢皆忌嫉也○妒音妬）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豐沛人也）

凌約言曰何收圖籍漢之天下根本於是乎定此何之功所以第一也彼秦以其不收悖之掌故亡之者速矣

蕭何收秦圖籍

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

蕭何功第一

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悅

白雲先生曰發蹤指示四字於何未切當當歸子房

漢五年既殺項羽論功行封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酇侯（音贊）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

楊慎曰鄂君明蕭何之功議論明白所以服人以一時之事萬世之功分說於前而合說於後一時之言亦森然有法

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数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橈功臣多封蕭何（橈屈也女教反）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群臣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数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漢楚相守滎陽数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数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数何缺

於漢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

召平為相國畫計

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

董份曰相國所以免禍以得三智謀士耳功名難終如淮陰之敗以鄧子也有左右所主謀夫又曰何既以自汙而又為民請田以汙本計也蓋

懼其得民故繫之非以利賈人金也

楊文懋曰王衛尉以一小臣能於帝前出大辭解何之罪亦異人也顧不及於何之為謀計誅淮陰乎

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悅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

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数使使問相國何為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上所為数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悅

相國為民請田

相國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稾為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数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茍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数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

徐文熙曰罪何本爲宗族自求說也嫁若非誰謂高祖爲大度哉

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秦法（一說奉字爲秦字）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

等爭烈矣

曹參世家（曹參者沛人也起家自獄吏）

曹參尊禮蓋公

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楚之卿號）郡守司馬侯御史各一人孝惠帝元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

其見黃老術

子坤曰蕭何既沒而獨蕭參參俱抑何亡焉一者蓋兩人同得黃老之術也

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

參代何爲相

參聞何卒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幷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以是先之（正義曰獄市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爲亂秦人極刑而天下叛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

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窋張律反）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少者不足之辭也）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群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

劉辰翁曰參平生惟七十創最著外亦無可言者無蓋

參事安所用子長載從蓋公以來生吏歌呼又生笞窋不可猒

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言參何為而治窋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百姓歌之

董份曰參以戰伐封侯一勇夫耳此宜剛鷙為性而乃篤好黃老尚清淨所以不自盛滿而保其身也當與子房亦相意同看世所[illegible]功大而良極[illegible]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惟參獨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極言合道謂言極合道也）

張良世家 韓人

[illegible]正道惟休息[illegible]故曰[illegible]專進黃老非[illegible]玩之自見

穆文熙曰取履履我人情最所不堪老人調弄子房

圯橋受書

張良令力士狙擊秦王（狙音蛆如狙之伺物也）不中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圯音怡）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

知與之從然而子房亦從歸相從略無怒意故以為孺子可教

張良籍箸為籌

董份曰食其之說以況觀之所見甚大及觀子房之論則始見其事勢分裂真不可行故聽言最難

酈生勸漢王更立六國後漢王以告子房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對曰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置干

凌約言曰前

七者不過數雖沛公不能行古聖王之事以折生之說开至其要折則在八不可一節所以感動沛公者此也

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遊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逐趣銷印

穆文熙曰子房之於高祖言宜無不可若然必待沙中偶語而後請封功臣則進言固有機哉若不得其机而先言之雖子房亦不能得之於漢高況他策士乎

張良勸漢王封雍齒

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復道閣道也音復）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讎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迺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封雍齒群臣皆喜曰雍齒尚爲侯吾屬無患矣

劉辰翁曰欲易太子留侯[illegible]亦段叙[illegible]出[illegible]之[illegible]自[illegible]之[illegible]曰四人[illegible]我不爲漢臣[illegible]以金帛招之人何肯爲[illegible]之客[illegible]必留侯

張良招四皓安太子

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令建成侯呂澤劫留侯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詞安車因使

之詐計偽爲之子以拘制高祖使不敢動而後世卒無有能測之者要亦與封雍齒相同而机則深遠矣

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詞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迺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嘗抱居前上曰終不

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承與間同）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等夷言等輩）、迺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強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及上破布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我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上起去、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

穆文熙曰竟不易太子者四人之力與卒破楚者三人

之力總見留侯之謀知不與功當尤先也

穆文熙曰老人圯上授書之事固為可怪而留侯佐漢終始不著色相至於辟谷一世又有仙子凌雲之風故太史公以黄石神奇之明其不偶也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物謂精怪及藥物也）、至如留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子羽澹臺滅明也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又云羽貌甚惡）

四史鴻裁史記七卷終

四史鴻裁三十六卷　史記八卷

陳平世家

徐文照曰觀下嫂嫉平數語則其下盜嫂之事可知其妄

陳平者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人或謂陳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核）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戶牖富人有張負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喪平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張負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迺負郭窮巷以弊席為門然門外多有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子仲曰

董份曰述負嫁孫幾纏皆歷情實

吾欲以女孫予陳平張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予女乎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因誡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事母平因此齎用益饒游道日廣

陳平歸漢

平事魏王被讒復歸楚殷王反楚項羽迺以平為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以往擊降殷王而還項王拜平為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要與腰同）目之欲殺平平恐迺解衣裸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迺止

徐文照曰觀平裸體刺船即此便是一奇計也

絳灌等讒陳平

冠玉飾冠玉光好外見中非所有也

王禕曰始言伯逐其婦繼言事嫂如母盜嫂之事誣

陳平歸漢漢王以為亞將屬於韓王信軍廣武絳侯灌嬰等咸讒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臣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日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

自采武絳侯等所言甚長太史公亟載之可謂用意深遠

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召讓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己之行（孝己高宗之子有孝行）而無益於勝負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不耳且盜嫂受金又何足疑乎王遂不疑平

陳平論楚漢優劣

余有丁曰是既有嫂當平又何能分金行反間乎未必為確論也

漢王問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

楼文熙曰延將明王大典言何偕以禽人嗣後雖真欲延得誅捉信之此諸侯之所以恐惧而解體也

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頑鈍無廉隅也）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

陳平計禽韓信

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坑豎子耳高帝默然問陳平平曰人之上書言信反有知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不知陳平曰陛下精兵孰與楚上曰不能過平曰陛下將用兵有能過韓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將不能及而舉兵攻之是趣之戰也竊爲陛下危之上曰爲之柰何平曰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信必出郊迎謁謁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迺偽遊雲夢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至即執縛之載後車信呼曰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帝顧謂信曰若毋聲而反明矣還至雒陽赦信爲淮陰侯

陳平受詔斬樊噲

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攻之既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迺冀我死也用陳平謀而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亟馳傳載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既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之曰樊噲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乃呂后弟呂頦之夫（頦音須）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則恐後悔寧囚而致上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即反接載檻車（反接謂反縛兩手也）傳詣長安而令絳侯勃代將將兵定燕反縣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太后及呂頦讒怒迺馳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迺以爲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是後呂頦數讒之曰陳平爲相非治事日飲醇酒戲婦女陳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獨喜面質呂頦於陳平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顧君與我何如耳無畏呂頦之讒也平迺安呂太后欲王諸呂平偽聽之及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孝文皇帝陳平本謀也孝文立陳平欲讓勃尊位迺病謝孝文帝初立怪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平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

楼文熙曰平自謀體剌舩及不斬樊噲求宿衛以避呂頦之讒兵智士也免免於難有由哉

楼文熙曰陳平能讓右相不君誅諸呂之功此正黃老之術所以平卒者雖的勃不免於辟獄耳且北歸賤至呂而終合謀誅之其視王陵第功當萬之也儒若多右陵而左平先知平者哉

陳平對錢穀決獄

孝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

上臣主群臣也若言人主也又云惶恐也

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即問决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内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迺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耶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強對耶於是絳侯自知其能不如陳平遠矣居頃之絳侯謝病免相

陳平專爲一丞相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然其後曾孫終不得續封陳氏

太史公曰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黄帝老子之術方其割肉俎上之時其意固已遠矣傾側擾攘楚魏之間卒歸高帝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及吕后時事多故矣然平竟自脫定宗廟以榮名終稱賢相豈不善始善終哉非智謀孰能當此者乎

絳侯周勃世家（沛人）

周勃繫獄

徐文長曰以文帝之賢而絳侯以證見繫微太后之言[illegible]不伐[illegible]之[illegible]事成功名之下[illegible]難居矣

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見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廷尉下其事長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牘版）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尚奉也不敢言娶）故獄吏教引爲證勃之益封受賜盡以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提音弟如淳曰太后恚怒遺得左右物提之也晉灼曰巴蜀異物志謂頭上巾爲冒絮提者擲也）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文帝既見絳

侯獄辭乃謝曰吏事方驗而出之於是使使持節赦絳侯復爵邑絳侯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乎絳侯復就國

亞夫封條侯

吾不知許負之說則人生信有命是故學貴於知命

文帝乃擇絳侯勃子賢者河内守亞夫封爲條侯續絳侯後條侯亞夫自未侯爲河内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爲將相持國秉（柄）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父侯矣有如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曰有從理

穆文熙曰亞夫軍令之嚴至使天子按轡徐行而營中又何有夜驚之事此文所不可曉者

穆文熙曰按[illegible]

入口（從竪）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之有罪孝文帝擇絳侯子賢者皆推亞夫乃封亞夫為條侯續絳侯後

亞夫真將軍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彀者張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令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

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邪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

亞夫破平吳楚

孝景三年吳楚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饑數欲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太尉帳下太尉終臥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陬隅也）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

勿與爭鋒以梁委之是謂避其來銳待其飢而引去乃出精兵追擊是謂擊其惰歸蓋深於兵機者也

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兵購吳王千金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景帝敕周亞夫

匈奴王徐盧等五人降景帝欲侯之以勸後丞相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則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景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亞夫因謝病景帝中三年以病免相頃之景帝居禁中召條侯賜食獨置大胾（胾大臠也音側吏反）無切肉又不置櫡條侯心不平顧謂尚席取櫡景帝視而笑曰

穆文熙曰置大胾不置櫡乃景帝故示亞夫以觀其[illegible]

而亞夫果顧尚食取箸鞅鞅不平所以帝謂之怏怏非少主臣景帝刻薄殺無足道而亞夫亦非善處危機者矣吁可悲夫

穆文熙曰獄吏深文至以反地下爲言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也可恨也夫

此非不足君所乎條侯免冠謝上起條侯因趨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條侯子爲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錢庸知其盜買縣官器（縣官謂天子也王者官天下故曰縣官也）怒而上變告子事連汙條侯書既聞上上下吏吏簿責條侯條侯不對景帝罵之曰吾不用也召詣廷尉廷尉責曰君侯欲反耶亞夫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邪吏曰君侯縱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條侯條侯欲自殺夫人止之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

余有丁曰亞夫不得其死乃景帝之失太史公以爲守節不遜責之過矣觀細柳營及爭太子事侯之實有學問不比乃父之椎魯也

太史公曰絳侯周勃始爲布衣時鄙朴人也才能不過凡庸及從高祖定天下在將相位諸呂欲作亂勃匡國家難復之乎正雖伊尹周公何以加哉亞夫之用兵持威重執堅刃穰苴曷有加焉足已而不學守節不遜終以窮困悲夫

韓信列傳

淮陰侯韓信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迺晨炊蓐食（蓐食未起而牀蓐中食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

歷大綸曰圯上老人淮陰漂母一翁一媼皆異人也

董份曰何嘗言信而上未用故於信亡而身追之要爲奇以聳動上耳

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

蕭何薦韓信拜大將

韓信數以策干項王不用乃去項王歸漢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

余有丁曰何追信之時此正高祖之所甚動心者當其心之動時而遂決之故易入

董份曰以一亡校使因何立談更不召見而即超爲大將又殊禮其用人如此自三代以後千載帝王之冠也

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

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喑於鴆反噁烏路反廢伏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恐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又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

楊慎曰匹夫之勇易見婦人之仁難言

楊文懿曰登壇一語報計勇怯如在掌中不待垓下而楚漢之雌雄已分矣信真大將也哉

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

韓信木罌渡軍

漢之敗卻彭城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罌音罃缻音缶）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

楊慎曰取罌缻百千以木縛之浮於水以濟軍註非

韓信下趙

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喋徒協反流血滂沱也閼音焉與音余）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樵取木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

董份曰今皆惜廣武君之奇而成安君不能用以敗今觀信使人間視則已患之矣使出茲計則信必知然亦何能敗信也但由廣武策則漢亦不能取勝

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聽廣武君策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乃引兵未至井陘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萆音蔽隱蔽也）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險阻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詳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泜音遲又音脂）禽趙王歇

韓信論兵法

諸將效首虜休（效致也又呈見也）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

李左車畫計

韓信以千金購得廣武君廼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

錢文熙曰策士如左車無敵成安君之右而一爲韓信畫計遂從燕齊授首信乎人之於用與不用也

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鄗音矐）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而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傾耳以待命者（褕美也恐戰亡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肥食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醳古釋字豈亦以酒食養兵士故從酉乎）北首（向也）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

韓信下齊

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齊王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

錢文熙曰此或人之言與左車說成安君之策同而尤多委曲惜史失其名耳

按約言曰壹讀涉傳未嘗

兵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遂平齊

武涉說韓信

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盱眙音吁夷）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

不智其先發而又未嘗不義信之不倍其主也

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人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

蒯通說韓信

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爲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

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一呼（建亦作連）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遝音沓熛音標）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智勇俱困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

劉辰翁曰揣摩親切發越慷慨

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強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通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

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歡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伯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二人猶言此二種人也）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

傅文懿曰說至此而信不從則信之心若合左驗室之懷疑可悲矣

不覺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

楊慎曰數語反覆極人情所難言此文在漢初說

祿者（儋音耽儋石小甖也）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豪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知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跼躅音局竹）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

以千金報漂

韓信千金報漂母

韓信已破項羽垓下高祖襲奪信軍徙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

世人多謂韓信以胯下行忍少年侮覺有道世付之不校是矣

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袴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

韓信以反見誅

高祖既禽信至雒陽赦爲淮陰侯信由此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迺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

褚文懿曰陳豨既爲帝幸

臣何今卒過信信即以反謀漢之且豨之反豨其把致寂寥爲周苛妖漢激成之非書無反謀也信又安得預知之此必加之以罪見殺之有名耳相國解使亦曾有人告之反者使其舉獄不出則亦家辭信之極矣何千載而下竟無人辯之者乎

吾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迺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信方斬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迺爲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

孫文烈曰應劉頁載其情不少隱瞞當同夷兵刑常入故終得免於禍其古今詳止也

高帝釋蒯通之罪

高帝從豨軍来、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迺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

數語乃信之所示人臣居功之道皆宜知之

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迺釋之、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迺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迺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樊噲列傳　沛人

樊噲誚讓項羽

肩蔽字甚妙

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中酒當飲半酣也）也、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羽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

楊慎曰流涕數語真有情

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從、從間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奔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

樊噲排闥見高祖

黥布反時、高祖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

[illegible]此乎萬狀淡供刺愛千萬語不能盡千萬人不能道

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他廣噲之孫也）為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

季布列傳

朱家藏匿季布

畫倫同古之俠皆不偏剛俗謂之人稱人子亦欲制之觀朱家數語識大俠也至引子胥事凜意矣

季布楚人項籍使將兵數窘（困也）漢王及項羽滅高帝購求布甚急季布髡鉗匿魯朱家朱家心知是季布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耶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己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耶汝陰侯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

當是時王名聞當世此子長筆力極高處

季布諫竇長君絕曹丘生

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招來也以其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事貴人趙同等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先使人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

楊文懋曰季布任俠故以名動之且其詞直壯激有動刺之意自不得不入耳

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悅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

凌約言曰凡太史公於士之能辱而不死必亟稱之亦非必本志蓋欲自明自解債耳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屢典軍（屢一作履）搴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

復之聀（復一作冀）

四史鴻裁史記八卷終

四史鴻裁三十七卷　史記九卷

明魏傳穆文熙敬甫批輯
同邑劉懷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閱梓

白起王翦列傳（起岐州人 翦雍州人）

白起阬殺趙卒

穆文熙曰爲將之道所貴

在仁不得已乃誅殺之白起阬降卒四十萬忍心已甚人絕歸路所以他時伐趙竟不復出知出之不能以成功也既後項羽殺降而終敗亭秦殺降而不使俱可爲明鑒矣

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趙括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其將趙括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阬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應侯白起有隙

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擒馬服

倭文照曰將相各有體功亦相之職代斷絕人之父情而應侯不察武安君之北常代

子牟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擒趙括之軍雖周邵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趙韓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

徐文照曰白起策秦趙甚明即伏起而再將不過焉

秦殺白起

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陵攻邯鄲少利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國名也）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乃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君之死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功何乃三請不行自取杜郵之刎秦固少恩起亦愚哉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烈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天下見降秦之卒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也

王翦兼并六國

秦始皇問李信曰吾欲攻取荊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荊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頻陽頻水之陽也）後荊人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

穆文熙曰人知秦併六國終成一統而不知其徼倖成功故蘇子請其空閒而征悲使齊人掃境而伐秦入其厭兵空虛之國覆秦如反掌也

聞之大怒自馳入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爲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怚音粗）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爲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耶王翦果代李信擊荊荊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超距跳躍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遂大破荊軍殺其將項燕秦因乘勝略定荊地虜荊王平荊地爲郡縣而王翦子王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盡并天下秦二世之時王翦及其

穆文熙曰文於幼時已有大志所以終能成之蓋其任俠定於天也

子賁皆已死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果虜王離王離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圽音沒）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田文列傳（田嬰之子齊之宗姓也是爲孟嘗君）

孟嘗君代立於薛

薛公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

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将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迺禮文使主家待賓客名聞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卒代立於薛

（此言以閒道者不但田嬰當知之）

孟嘗君養士

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

（舍業舍棄其業以養亡也）

（王維楨曰嗟食客亦鄙哉一飯以爲去留乃於田文毀敬何有哉）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秦昭王聞孟嘗君之賢迺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来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喻甚剴切）

後孟嘗君卒之秦昭王以爲秦相人或說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迺囚孟嘗君欲殺之賴雞鳴狗盜之客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馮驩彈鋏

初馮驩聞孟嘗君賢躡蹻而見之（蹻音脚）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爲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彈其劍而

（蒯茅繩也緱劍把處也言其劍無物可裝而但以繩）

繹之也

歌曰長鋏歸来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謌曰長鋏歸来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謌曰長鋏歸来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不悅居期年馮驩無所言

馮驩收息焚券

孟嘗君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貸錢者多不能與其息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

黄震曰孟嘗君好客僅得一馮驩平原君好客僅得一毛遂而二君者其始皆不能知之尚何以好士爲哉愚謂二君者不足以知二士而二士歸之者但以貧動祿仕耶其後因事而顯殆非二子初心也士固難知哉

公形容貌狀甚辯長者無他伎能宜可令收債孟嘗君廼進馮驩而請收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廼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者皆来不能與息者亦来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與爲期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焚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聞之怒使使召驩驩至孟嘗

君問故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廼拊手而謝之

孟嘗君以馮驩復相位

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

以此說秦誠有千斤之力

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廼約車幣而遣之馮驩廼西說秦王曰天下之遊士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強秦而弱齊憑軾結靷東入齊者無不欲強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跽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

穆文熙曰以此說齊偏齊有英發之主猶疑文怨望所之不可遺之不可則是激之使殺文也

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強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伯強之略齊王曰善迺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户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

穆文熙曰驩言極近人情翟公知此可以無書門矣

馮驩勸孟嘗君勿絕賓客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嘆曰文嘗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

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市之行列有如朝也）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言日暮物盡也）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平原君列傳（趙之諸公子也封平原君）

平原君斬美人謝躄者

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躄者（躄音壁）槃散行汲（散先寒反）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過半平原君怪問之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躄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迺斬笑躄者頭自造門進躄者因謝焉而門下復稍稍來

顧璘曰躄者欲殺趙之美人亦非庸庸者乎

穆文熙曰殺美人以結士心抑太過矣假如郤克之見笑於蕭同叔子則何以懲之乎

石星曰平原君斬美人以謝躄者可謂貴士而賤色矣竟不聞躄者出一奇畫一策竊恐美人之死不瞑目也

（董份曰目笑者狀其狀態未發而輕之之意寓於目也）

毛遂爲平原君定從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毛遂請行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議論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劒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廼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劒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縣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

（穆文熙曰其言痛切憤激生氣使楚王自不得不仇秦也）

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而楚使春申將兵救趙

（陸深曰其英姿雄風千載而下尤可想見）

李同説平原君

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説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耶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

（王維曰李同之計若此乃不在食客中然則平原君所失士豈獨毛遂耶）

鍾文烝曰平原君聽馮亭之詐謀以挑秦禍後雖因人成事猶為得不償失

鍾文烝曰虞卿為平原君請封其初未見不是但以公孫龍之見形之故概見其非耳然觀虞卿他日之輕去相位則亦非持祿貴人者也

蹻音脚草履也

簦長柄笠也

鍾文烝曰此論拄塞秦之心折樓緩之口又使秦人先講於趙何其工也七國策士其計工而不失其正者惟卿與陳軫耳

卻三十里而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

公孫龍止平原君受封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趙為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為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

虞卿列傳（游說之士也躡蹻檐簦說趙孝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虞卿）

虞卿辯樓緩媾秦之非

虞卿聞樓緩予地之說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為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一城

前取秦攻今得賂是易道也

黃震曰虞卿然言不欲無謀不為大要賂於結和媾國以自重而使秦反於此至當之說也與一時東西捭闔之士異矣棄相印困大梁以著春秋其必有決烈之見而當其要哉

楊慎曰君在濁世為佳公子在治世則否長於諷在言外所以為致深求情大體不斷平原之失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見於世韓子作柳子慕志用此意

虞卿論從魏之便

魏請與趙為從趙王問虞卿對曰魏過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從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王世禎曰云子之好士也以自振也信陵之好士也以存魏也恶乎同

穆文熙曰魏王畏公子不敢任以國政所以他日卒受辞言使之不終才之取忌若此

信陵君列傳（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封信陵君）

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謙作謙）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為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為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為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

穆文熙曰侯嬴屢試公子觀其誠否而公子曲致礼意故能感動嬴而致刎頸蓋俠士要在相感以心者也

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

公子折節下侯嬴朱亥

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不正視也）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

贊告也謂以侯生偏告賓客也

過之謂引之上坐也

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眾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

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公子解邯鄲之圍

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為趙惠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

（穆文熙曰形容宛然如生）

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

（初欲為公子畫計恐其不從故於其復還而畫之所以堅其志也）（小禮無所用照前公子怪之一段）（穆文熙曰已為人畫策足以報之矣而人自刎何為尤過矣）

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教以令如姬竊兵符而又令使屠者朱亥擊晉鄙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奪晉鄙軍擊破秦軍遂救邯鄲存趙侯生果北鄉自剄

公子居趙退讓

（穆文熙曰客言過居功之而大有助於公子令小夫大觀之肖樸當自始如）（楊慎曰客說公子其意甚長厚而公子能聽之至今讀不忘言欲識此是公子天資）

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

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辠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

公子從毛公薛公游

（此見爭札傾以待）

公子留趙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迺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

王維楨曰若平原君豪礼此二人邯鄲之中必有之此乃魏公子獨知之

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謂豪若舉之也）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廼以為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

毛公薛公勸公子還魏

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誡門

穆文熙曰毛公薛公所言深中公子之心亦與毛遂之說楚王相同則公子之將不[illegible]而起也

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使使徧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

秦反間毀公子

穆文熙曰魏王素畏公子賢能茲又兩破秦軍功無二上其讒豈不易入哉然公子得善終幸矣

秦王患公子乃行萬金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迺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四歲竟病而卒其後秦屠大梁

舉此見高祖重信陵君太史公與意自見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

之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祀不絕也

春申君列傳（楚人也事楚頃襄王）

春申計令太子還楚

穆文熙曰妙在先說應侯故其後得見於意

楚使太子黃歇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迺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

穆文熙曰歇為太子謀若是之忠而後施進李女以絕楚嗣則失其初心矣豈亦平原君之利令智昏者乎

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

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歸黃歇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耶（蓋朱英嘗勸殺李園者）

四史鴻裁史記九卷終

穆文熙曰看此則須賈之讒當深於魏齊矣奈何獨報春子此真所謂[illegible][illegible]逆壞者也

四史鴻裁三十八卷　　史記十卷

范雎列傳（魏人字叔）

范雎使齊見疑

范雎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

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魏人鄭安平匿之更名曰張祿

范雎入秦

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以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讎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

余有丁曰雎之料穰侯若燭所為胡寧不奇其料而易置之耶

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内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向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

范雎論遠交近攻

此先言外事

穆文熙曰秦之并吞果定

范雎說秦王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獘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

於遠交近攻一言雎之見出他策士萬萬矣

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則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

范雎微行見須賈

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

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君見於張君因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

鍾文烝曰雎之罪乃賈所讒而責以不止魏齊且身已挨死而又責其醉溺不足以罪賈也

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惟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吴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户包胥辭不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為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迺謝罷入言之昭王

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飲食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莝音挫）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

昭王為范雎報讎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讎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

王維楨曰平原固不出魏齊所以得士

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讎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讎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

鍾文烝曰策士知虞卿奈何與魏齊同亡魏有信陵區區好士而令虞卿窮老終身此皆其不可曉者

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走趙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户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萬户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恨者恨其不及用也

穆文熙曰二子之德既不可忘而其材又不可任將故終累范雎人之酬恩亦甚難也

范雎報王稽鄭安平

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柰何者亦三宮車一日宴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柰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柰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

召王稽拜為河東守又任鄭安平為將軍後鄭安平以二萬人降趙王稽與諸侯通坐法誅昭王臨朝而嘆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列傳（燕人也）

穆文熙曰曷鼻者鼻如蝎虫也巨肩者巨於項也魋者魁梧也齃音遏膝攣者脚之攣曲也刺齒者覆之[illegible]

唐舉相蔡澤

蔡澤不遇而從唐舉相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粱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遂入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羇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

樂毅列傳（中山靈壽人樂羊之後）

穆文熙曰燕惠王於樂毅以疑見棄及用其子又不然疑二之主不可以成功如此

燕王遺樂間書

樂毅卒於趙燕用毅子樂間為昌國君後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欲攻趙而樂間以為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燕王恨不用樂間乃遺樂間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言室家雖有語尚當隱諱不相盡以告鄰里樂毅雖與燕有隙亦不當以燕事告之趙也註非）二者寡人

楊文熙曰太史公學本老子故於樂毅贊特論及之

不為君取也（二者謂君未如封氏未如欣乃今燕之趙故不為取之）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成公（樂毅後）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藺相如廉頗列傳

相如完璧歸趙

[illegible]

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

藺相得而廉尚勇有戰功藺多智有口辯卒能佐趙者兩人相資也

楊文熙曰小人不自揣度多如繆賢所見相如之諭以破迷惑

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常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

相如並料秦之決不忍

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

[illegible]以[illegible]也故以身當之

從文脈看此一段甚得不然則璧不得出秦庭矣

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按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於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

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嘻（乃驚而怒之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

廉頗趙之良將也以勇氣聞於諸侯方其免長平歸

此即湯聯對四文之言也見人情大抵然矣

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後廉頗奔魏居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秦兵思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讎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謂數起便也）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後卒於楚壽春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魯仲連鄒陽列傳

魯仲連射書聊城

其後二十年燕將攻下聊城或讒之燕燕將懼不敢歸齊田單攻之燕將保聊城不下魯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

葉汸曰本言齊雖棄南陽而必攻聊城今楚魏既退則齊無東顧可以專意而聊城必不能支矣

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
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
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
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
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
不如得濟北之利大（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南陽平陸之害不如聊城之利為
大言必攻之也）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
秦之勢成（言此時秦與齊連衡也）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
壤定濟北（謂秦斷楚魏之所攻志在攻聊城而定濟北也）計猶且為之也且
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

又曰以全燕見敗以一城與齊守所以見其能

無意者言若無返燕之意也

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
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羣臣失
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
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
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
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
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
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
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
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

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陶朱
衛鞅也）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
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
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
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
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
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
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燕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況世
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
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

之過而為五伯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
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
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
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
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枝猶拔也）顏色
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
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
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
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
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獘也願公

搫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田單言於齊欲爵魯連魯連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董份曰鄒陽方此係古所未有錄此於所以比物連類之情至哀無復反覆引喻不能已耳

獄中上書畧（鄒陽齊人）

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而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駿馬名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拉力答反）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

根抵木之不求也

按劍相眄者（眄音面）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為萬乘器者（曲盤結交山之木也）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加雕刻而為之容飾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隨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

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利汚義砥礪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而曾子不入邑號朝歌（朝歌者不時也）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出之卒為上客

按文熙曰連天下士也董非鄒陽比太史公因取之世有感於陽之所遇然已而武然陽史因者古所待行其說則事功亦皆自可觀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詞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撓矣吾以是附之列傳焉

聶政列傳

聶政者軹（軹音只）深井里人也（河內有軹縣深井里名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舉酒自暢（一作觴近為得）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眾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夫人麤糲之費（麤糲酒米謙言也）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耶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

頌知道者言

精天然曰政不受嚴子之金蓋獨取其心所謂士為知己者死也

[illegible]

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甚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眾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仇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謂毀其面目使人不識也）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謂煩冤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眾

楊文懿曰觀政之獨行也劍至韓相見其氣真有萬夫莫敵之勇

不待行刺俠累之首已斷在目前矣視軻之遲迴有待者其氣固不同哉

政固奇[illegible]姊亦奇

鮑彪曰人之處世不可不知人亦不可輕為人所知政不幸誤為嚴遂所知故死於一刺客

尚使為明君賢相所知則其所成就豈不萬萬於此

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汙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汙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柰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蹤猶復也從音蹤）妾其柰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荊軻列傳（衛人）

鞠武薦田光田光薦荊軻

燕太子丹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稍蚕食諸侯且至於燕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民衆而士厲兵革其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

楊文懋曰人皆謂鞠武知利害而丹不從所以逆禍愚謂燕秦之仇既深而王翦之兵又已削平五國丹即服從不免也所惜者荊軻之謀不遂

而秦王之不為王僚慶忌耳未可以此而非丹也

既為傭保常畏人故云畏約

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觸也）居有閒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恐懼也）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為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連結一人之厚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

高漸離擊秦王

秦王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傭保匿作於宋子（縣名屬鉅鹿 保酒保也）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傭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約謂貧約也）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

穆文熙曰漸離有此一流而荆卿又與極善當時何不遂使入秦而待他客乎

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互以為客也）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謂以馬屎熏其目使失明也）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被誅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天雨粟馬生角乃許耳）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四史鴻裁史記十卷終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四史鴻裁三十九卷　史記十一卷

明魏愽穆文熙敬甫

同邑劉懐恕士行校正

東郡朱朝聘希尹閲梓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

袁盎鼂錯列傳（盎楚人字絲　錯潁川人）

袁盎論絳侯非社稷臣

袁盎為郎中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目一作）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絶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鐵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袁盎結交

袁盎毀趙同諫馳下霸陵

穆文熙曰袁盎雖刻則之

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為

士然諫下趙同及伯陵斬與貨為臣論然非文帝之賢亦當不能倉卒從諫也

常侍騎持節夾乘（常侍騎車騎從者也夾乘夾乘輿也）說盎曰君與鬭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耶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垂堂邊也不垂堂恐簷瓦墮中人也）百金之子不騎衡（騎音倚衡欄楯也亦有曰車衡者）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騑馬之疾若飛）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董份曰此段在二段之中出不干之意

余有丁曰漢書作起說從今史作跪義對適

袁盎辨折申屠嘉

盎自吳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間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

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采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

袁盎交好劇孟

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沈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博戲之徒也）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毋死客送葬車千餘乘

劉辰翁曰史記劇孟一節無故生問答甚高

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不以親在為辭也）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盎言梁王不宜為嗣其後言立梁王者遂語塞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棓生術士也棓音陪）還梁刺客後曹果遮殺盎

穆文熙曰錯父數諫可為刻薄者之戒但錯心忠於為國故曰刻大忠夫

安陵郭門外

鼂錯請削六國其父知錯必敗鄧公為錯辨寃

錯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反以誅錯為名及竇嬰袁

穆文熙曰鄧公一斷可為鼂錯功罪之案大抵自古及今凡人臣之建大議排大難未有不身罹其禍者豈獨錯十哉

穆文熙曰人言袁盎計殺

盎進說上乃斬鼂錯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道由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

袁盎然皆不快請背必殺然其實錯先有以激之也但錯之謀不忠不為律而發以此發之其所以可慨耳

忼慨遵孝文初立資適逢世（資才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時以變易（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

張釋之馮唐列傳（釋之堵陽人字季馮唐其大父趙人）

釋之論嗇夫口辯

釋之事孝文帝為謁者僕射從行登虎圈（求遠反）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文帝曰吏不

穆文熙曰此言似刻而實得用人之體惟老於抑重者知之

當若是邪尉無賴（無才可恃）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東陽侯張相何如人也上曰長者釋之曰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斅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即虛文也）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

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薄太后聞之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從行至霸陵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慎夫人邯鄲人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間（紵絲屬斮音卓又音錯斬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

劉辰翁曰寫得情景俱活此一段文如畫

唐順之曰從文帝意見寫釋以有感於釋之之言

釋之守法

釋之為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渭橋有三此其中者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長安縣人也）來聞蹕（蹕止行人）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走耳廷尉奏當罰金（當即處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謝曰法如是足也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不欲直言盜開長陵故一抔土輕言之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乃許廷尉廷尉由此天下稱之

釋之為王生結韤（韤音襪足衣也）

景帝立釋之恐（恐其嘗奏劾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不下司馬門也）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曰吾韤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韤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柰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結韤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以前過也久之卒

李廉禎曰又用王生事點綴此傳惜乎其計不聞

此又與侯嬴尊信陵君事同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

楊慎曰馮唐諸問答語狀狀如見

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而搏髀曰（搏音博髀音陛）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主臣戾驚怖猶言惶恐也）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上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内者（閫郭門也）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軍中立市市有租稅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謂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謂良士直百金也）是以北逐單于西抑彊秦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私養錢謂官之別廩給也）五日一椎

宋本擾字作擾攸好

王懋曰二傳皆一時之言見文帝君臣相與如家人父子然

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由此言之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

又云馮唐論將功中今日之弊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張季馮公近之矣

萬石君列傳

萬石君名奮姓石氏其父趙人也徙居溫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於是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出入將命之官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及孝景時以為九卿迫近憚之（憚其恭敬也）徙為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景帝末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歲時過宮門闕必下

鍾文熙曰萬石君家謹厚有餘而才識不足故門以閒散處之然可無過咎其使之為相所以不能揚職循循謹謹而已豈不誤哉

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萬石君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

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建歲餘亦卒其後慶為丞相封為牧丘侯是時天子巡狩海內脩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及慶死後子孫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田叔列傳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屬中山）其先田氏苗裔也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後趙午貫高等謀弒漢高

鍾惺曰田叔以死事趙王敖既事漢高孟舒案梁王惟其寬使景帝母子相安相魯能持其體之非常蓋堅於有用之才非如萬石君徒謹曰長者而已

漢下詔捕趙王及群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皐三族（皐音罪）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

不能堅守士卒戰死者數十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敢有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為雲中守後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曰上毋

徐文燉曰觀田叔答訟王者而王即償人識其坐待王而王遂不獵則知叔鮮其東而王祈試賢王也

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怒之曰王非若主耶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以官卒

叔子田仁武帝時與任安俱為衛將軍舍人有詔召見問能略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鬭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後皆坐戾太子事誅死

褚先生曰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韓長孺列傳

梁成安人屬陳留郡

王維楨曰客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則其學問識見其於此語中

王維楨曰安國此語於緣詞然至況出子孝之思則可尚也

安國保全孝王

韓安國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案責言令使者籍記王過也）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后

曾弗省也（大長公主景帝姊館陶公主也省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謂關中也）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火亞反誇也）鄙縣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之為子孝為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太長公主具以告太后

太后喜曰為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

孫文融曰安國可稱絕大局手令褊心者讀之有愧色矣

安國不較獄吏

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蒙縣名）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為梁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言不足與治之也）卒善遇之

安國泣悟孝王

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為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入見王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於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太子栗姬憂死）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

楊文熙曰君以矢字力字為句比他本較以字作句者為是

楊文熙曰安國雖多和出於忠厚然自貪而樂集人之嗜賢稱之也註非

安國諫伐匈奴

建元六年武安侯為丞相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請與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其後王恢復為馬邑之謀無功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

楊慎曰觀太史公贊索隱言梁多長者則索隱無忠厚之言不合矣古書有意本分明而反因註晦者此類是也

楊慎曰此傳綜敘其事實以著其才畧意氣之所以然又參及蔡等之得志以襯其時世不平之意讀之使人感慨

穆文熙曰文帝歎息者自以太平無所用廣然其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亦皆選將備胡乃竟不聞用廣何也

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也士亦以此稱慕之（索隱曰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也）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為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李將軍傳（隴西城紀人也）

李將軍廣者其先曰李信秦時為將廣家世世受射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殺首虜多為漢中郎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

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景帝即位吳楚軍時廣為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

李廣善戰

李廣為上郡太守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馳騁也）見匈奴

楊慎曰精神全在重一副字

錢文薦曰李廣以數十騎見大敵能前以示有餘資為虜所牽之術若望敵卻走則追射無遺類矣

穆文熙曰李廣疏於用兵約束自在故可令人人自便若使程不

三人與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馬上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柰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

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

李廣程不識用兵同異

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夜擊之名曰刁斗）莫府省約文書籍事（莫府將軍之府也）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

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

識為學處之事則未有不遇害者故用兵之道亦當以不識為正

李廣被獲得脫

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鴈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胡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人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

稍文穎曰李廣被獲於馬間小既作失伏雖未胡兒馬作騰明幸也卒陵故之敢至降勇矣

李廣斬霸陵尉號飛將軍

廣以被虜獲贖為庶人屏居藍田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稍文穎曰霸陵尉小人耳何足與較廣方仟太守即謂與俱而斬之福必若此宜其不侯也

李廣不侯

初廣之從弟李蔡與李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以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中率言中升也）封為樂安侯蔡為人在下中（人品中第八也）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為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迺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

古今之事如廣者甚衆不足異也

後廣以從大將軍出塞失道下吏責對簿廣遂引刀自頸其子李敢後以校尉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負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驃騎將軍去病與青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自此以後李氏陵遲衰微矣

恨謂令其父抱恨而死也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宋曰可漢武殺文成而曰

文成以食馬肝死霍去病射殺敢而武帝又為之諱曰鹿觸殺之賞罰國之紀綱既為自欺又為人欺何也

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悛音詢）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衛青霍去病列傳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其父鄭季為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媼婦人老幼通稱也）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先母適母也）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數去聲）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甘泉中居室使所居也）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無子妒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上聞乃召青為侍中賞賜數日間累千金

孫文融曰自古豪傑[illegible]遭際不拘於門地衛青乃其尤甚者則人豈可以貧賤自棄哉

衛青封侯

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為車騎

孫文融曰衛

青之人以雖當衛夫人然青[illegible]故廣亦不及將人也

將軍出鴈門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遂略河南地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遂以河南地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是行也全甲兵而還又益封青三千戶

衛青拜大將軍

元朔五年匈奴大入代定襄郡殺略漢數千人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與諸將俱出朔方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兵以為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兵追數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小王也）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口浪反）為宜春侯青子不疑為陰安侯青子登為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

又曰青之威功至此極矣亦其後之難繼也

青臣青子在繈緥中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為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

大將軍不斬蘇建

明年大將軍青出定襄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蘇建前將軍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遂將降單于右將軍建獨以身得亡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正軍正閎名也）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

稗宝曰周亞夫不聽天子詔文帝以為真將軍衛青以蘇建歸天子自裁何異也今出不可二罪殺不敢專天間各有當也

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後天子赦建罪贖為庶人）

去病封侯

[illegible]曰此以下入霍去病絕無痕跡盡好手也

去病母即衛少兒霍仲孺所通也

大將軍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為剽姚校尉（音飄搖）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言軍士失少而所殺匈奴多也）於是天子以六千戶封去病為冠軍侯

去病寵貴

上以去病為驃騎將軍令與大將軍各將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凡斬

楊文懿曰青前出塞有功而後無功時亦有利不利故大抵如青之全甲而歸裨將王十餘人亦誹為再失

又曰青之客去與王孟嘗顧同自古及今皆然何怪乎

董份曰太史公論諸將則右李廣而非青論衛霍則右衛而非霍以思見太史多右失意人去病以得意死而青說免為事青亦並論之間有低

捕首虜萬九千級而驃騎所捕斬七萬四百四十三級上由是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為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

域蹋鞠（即今之打毬也）事多此類、大將軍為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元狩六年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玄甲鐵甲也）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謚曰景桓侯、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倣此意其為將如此

楊慎曰載蘇建之語而結之曰其為將如此者其能善保功名也

四史鴻裁史記十一卷終

四史鴻裁四十卷　史記十二卷

平津侯主父列傳

公孫弘對策

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字季、少時為薛獄吏、有辠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廼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為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為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為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悅之、

穆文熙曰弘被徵既六十餘又還報不合罷歸然竟以致位宰相其奇事也人生豈不有命哉

又曰篇中上大悅之上益厚之天子以為謹厚益厚之總言弘遇主從時之意故卒以丞相封侯

主父偃上書畧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游齊諸生

爲客甚困句灯

茅坤曰惜乎八事不及傳而伐匈奴一事乃千古絕議

閒莫能厚遇也齊諸儒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迺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

凌約言曰言伐匈奴利害如指諸掌而文詞渾厚典重爲漢文之冠

流血故聖王重行之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願陛下詳察之

附徐樂上書（樂趙人）

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音勤）褊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

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

嚴安上書（安齊人）

楊文懷曰嚴安書意大槩與偃同而偃之說尤精

楊慎曰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嚴安此論極言事情未[illegible]與[illegible]父偃意相

嚴安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刑錯四十餘

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肆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佗屠睢（音雖）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皮逼反）略濊州（羌僰濊州俱夷國名）建城

[illegible]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illegible]

楊文懷曰[illegible]今諸侯推恩子弟[illegible]發人陰事使大臣[illegible]其口[illegible]自殺此則[illegible]之道也

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書奏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於是拜三人爲郎中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偃後爲

齊相欲發齊王奸事齊王自殺公孫弘爲御史大夫言於上族誅之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游俠列傳

[illegible]曰此傳識論正而氣勢則淺

楊文懷曰原憲季次皆隱者也俠之爲獨行君子[illegible]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二道皆非）也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謂國史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

退廢去也然借二子以明游俠之所為有道之者則誠過之矣

謂亡者存之死者生之

何焯曰引虞舜及孔子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倘有游俠必能濟而出之使居學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於事

余有丁曰按此即上文饗其利者為有德意也索隱註非

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註引延陵生非是蓋太史公凡不名者必其斷當者也

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文其利者則為有德何必知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耶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

或曰季札豈非俠耶余曰太史公既重游俠則必援名人之近似者以尊之猶貨殖傳之援子貢也

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滑稽列傳（滑音骨滑稽酒器也言利口之人出語滑利濟以俳諧如此器之吐酒不已也）

淳于髡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贅者此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之物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隱語也）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

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作盡言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爲田求福也）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甌窶高地也篝籠也○窶音樓）汙邪滿車（汙下地）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

泉按曰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方之樂常知飲酒之非我所樂識長而平生之看亦少衰矣是以於於放蕩之言而能已

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鞲鞠𦝫（帣音捲鞲袖也鞠曲也𦝫音紀言曲跽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眙與瞪同直視也）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言不至徑醉但可二參分也）

龍主長夜之飲豈不有如其慨者秋文然曰必有如是之樂然後有如是之飲飲極則必致傷故曰樂不可極樂極則悲以諷之也

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

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章爲題湊（以木累棺外頭皆內向故曰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柰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銅歷爲棺（歷即鬲也）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

下久聞也、

扁鵲列傳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爲鄚鄚縣名在河間）姓秦氏名越人少時遇長桑君（神人也）長桑君知扁鵲非常人乃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上池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以和藥者也物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方邊也言能隔墻見彼邊之人也）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爲名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皮膚也）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鍼音針）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軒轅時有扁鵲秦越人術似之相類故人以其名之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

設文傑曰說論嫈若今義不但可以論疾亦可以論

治

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隨俗爲變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鵲也

日者列傳（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見列仙傳）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五日一假出洗沐也）相從論議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卜數猶術數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雨新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獵攬也）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

居賢之曰梓子王永福傳本此

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

三諫彼曰語淩然爲然曲盡官情矣

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孅（疵音貲孅音纖）趨而言（猶足恭也）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以無爲有以少爲多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弒君未

崔銑曰士之不才如季主所說者信有之然非士人主孰與治天下耶但昏主亂朝不才輩用耳今稱生之尊用日者可乎

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音釋猶調也）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今夫卜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老子之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者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

須溪曰張守節正義謂日者傳非太史公所作觀其辯辭滾滾亦豈褚生所能

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糈精米所以享神也○糈音所）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

黄東發云六一公欲作为先讀日者傳一過

王維禎曰子長列傳其所編者惟人而已至於龜策異物亦為之傳不其異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體者與八書並列而定以書名庶幾乎同體類屬者矣

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久之忠使匈奴抵罪貫誼死於長沙此務華絕根者也

龜策列傳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著龜已則

棄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著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著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著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睚眦不快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

自是正論

褚先生補

龜策能言後事覺奸窮亦誅三族夫揲策定數（揲音捷抄策也）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卒受彤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豫且舉網得而囚之龜見夢於元王曰我為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衛平乃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乃對元王曰今昔（昔昨夜也）壬子河水大會使者當囚其名為龜王急使人求之於是王乃使人馳而求得之入於端門見於東箱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却復其故處元王怪而問之衛平對曰龜在患中王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

履乃篇中之本

欲亟去也王曰善哉神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王勿遣也以安社稷元王曰龜在患中以我爲賢故來告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何從有福柰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絶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亡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

死國亡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不然王其勿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

元王意遂乃即就遂辨傳務以爲是其文用孟子答齊王好色貨意

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物之紀也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拌音判剖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今王自以爲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爲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人主聽諛是愚惑也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狠湯卒伐桀身死國亡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而目巧教爲象郎（郎作廊）聖人剖心箕子佯狂武王伐之紂死不葬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涫沸也）今寡人舉事不當又安逃亡衛平對曰不

崑崙四海都無前語

其文皆係截莊子雜篇

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再拜而受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

吳棫曰龜策傳全篇皆韻韓文公作元和聖德詩此日足可惜詩亦止用一韻擬史記龜策傳

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楫渠蠭門（三人皆古之善射者也）禹名爲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奈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蝟辱於鵲（郭璞云蝟能制虎見鵲仰地）騰蛇之神而殆於即且（即且蜈公也）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

趙汸曰貨殖傳當與平準書參看平準書是譏人臣橫斂以佐人主之欲貨殖傳是譏人主好貨使四方皆變其故俗而惟利是趨蓋指當時言利之人誤國害民故言之深切至此後世但謂子長陷於刑法無財可贖故發憤作貨殖傳豈知子長者哉

貨殖列傳畧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音昔）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觀其女工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輕重謂錢也）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壤與攘同）皆爲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户之民乎

陶朱公

何俊良曰東坡云以范蠡之賢何至父子力作以營千金爲識余謂蠡既建奇功弃去故因鄙賤之事以神奇出之使鬼神不得持其權正以見其玩弄造化處

昔者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范蠡師也）計然曰知鬬則脩備時用則知物（借上句以明下句言知物之爲時用猶知彼知己所以鬬也）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言米賤則農人病[illegible]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末爲商賈也）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言久停息債物則無利息也）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物極貴必賤故乘時以出之如糞土蓋恐其必賤也下句反是）財幣欲其行如流水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嘆曰

穆文熙曰不責於人求治者要法不然則得不償失終為滿危矣

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隨時逐利也）而不責於人（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白圭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蠒出取帛絮與之食（穀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非苟而已也、

何孟春曰白圭治生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而卒以致富素雖不好學不應辭命弃衆人之所取取衆人之所弃而卒以成德

穆文熙曰說盡世人欲富之情然世人狃於富而多不自知讀此可以自知矣

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讎、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如騖、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揄音臾躡一作跕跕吐協反）利屣（舞屣也）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

穆文熙曰詳所敘都似誇焉人讀之不覺乃見高才遷蓋羨貨利者哉

穆文熙曰樹德乃太史公本意其極論貨財者為世俗言耳非其志也

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按馬遷極知鄙猥不吝情實五歷舉世間死生利害以指斥譏諷使當世不能解免妙絕不可言）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言不仕之人自有田園之奉其利比於封君）故曰陸地牧馬二百

揣之人作

蹏牛蹏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漢書作波）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長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六斛四斗也）若千畝巵茜、（茜音倩一名紅藍可染繒也）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徐廣會聚飲食）（○醵音其庶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舊本無處

卓氏、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大芋如蹲鴟者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新本相字爲句

刁閒

齊俗賤奴虜、而刁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惟刁閒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耶、將止爲刁氏作奴乎、無發聲語助）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任氏

宣曲任氏之先、（宣曲地名）爲督道倉吏、（秦邊縣名）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窖音校）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價、任氏獨取貴善、（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又曰諸業皆足致富任誠一則人亦難耳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發人姓名）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

何良俊曰史記序六家要指推道德絀儒術誠有如班氏所譏然其述六家之要指陳得失有若斷案雖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古奧奇叢而味愈然終日文字之近傑孰有過此者耶

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洒先禮反削音肖謂磨刀以水洗之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誠一結其於微）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太史公自序畧

大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顏曰悖惑也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曰張晏云謂易繫辭案下二句是繫辭文也）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索隱曰言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傳習省察或有不省之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漢書作大詳○正義曰顧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正義曰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忌畏也）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尚儉後有禽滑子傳其術也）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索隱徧音遍偏術言難盡用也）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按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真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

此家兼包五家

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絀聰明、（如淳曰不尚賢絀聖棄智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索隱曰自此以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茨以茅覆屋）采椽不刮、（正義曰採取為椽不刮削也）食土簋、（土簋用土作此器）啜土刑、糲粱之食、（正義曰簋所以盛飯也刑所以盛羹也上謂燒土為之即瓦器也糲粗米也粱粟也謂食脫粟之麤飯也）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

或云名家不宜言儉此儉

（而朱赤瓦業也）藿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

宗為捻捻音涉也求也

遷意蓋重道家故稱其道獨詳

（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正義曰無為者守清淨也無不為者生育萬物也）其實易行（正義曰各守其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正義曰幽深微妙故難知也）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韋昭曰因物為制）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正義曰因時之物成法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正義曰言聖人教迹不朽滅者順時變化也）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正義曰言因百姓之心以教唯執其綱而已）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

董份曰形神二句宜出恐是不及李矣

其聲者謂之窾（音款空也申子云款言無成是也聲若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為之空空有聲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

楊文懿曰吾所欲論著即前六家故遷承之而次其說成篇

周邵謂周南召南也

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

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紬音抽謂綴集之也）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正義曰按遷年四十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正義曰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司馬談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柯維騏曰司馬遷述其先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服虔曰仲舒也）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

大抵載道家之言於前抹推周孔論六經之長於後前後之文本可知家班固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過矣

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案弒君亡國及奔走者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終之辭也）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為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發）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

難知壹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

穆熙曰太史公作史而自附於西伯孔子可謂自負之高而所[illegible]為[illegible]

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正義曰詩書隱微而約省者遷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

[illegible]不以非役則不為江都之董子[illegible]為[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此豈不書哉矣乎

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為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

分閱臨汾縣知縣邢雲路
曲沃縣知縣柳　佐
臨汾署教諭王榮誥
絳縣署教諭張徵音
督工臨汾縣縣丞崔邦服
繕書臨汾縣[illegible]生員張元亨
鄧時寵

四史鴻裁史記十二卷終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書

2072248

ZW 21101000513818

S
Z121·5
16a

四史鴻裁四十卷（通行本）

明穆文熙編文熙有七雄策纂已著錄是編選錄左傳十二卷國語八卷戰國策八卷史記十二卷皆略注字義無所發明批點尤爲弇陋其括此四書曰四史亦杜撰無稽也